

宋史

第十五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宋史

第十五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
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昏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佘和祥
佘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淏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畒"、"畆"、"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様,“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掣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禫)
辯(辯辯辯)	蓋(葢)	膀(髈胮)	善(譱)
飆(飇飈)	剛(罰)	料(㪷)	觴(醻)
餅(䴵)	詬(詢)	躪(蹸)	舐(䑛)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䟽䟽)
躔(躔)	罐(罆)	騮(駵駠)	搜(挍)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亂(亂)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梼橐橐)
欻(欻)	悖(痔)	秣(餗)	蜿(蟃)
垂(𡍮埀)	奸(姧)	彝(彜)	腕(掔)
齪(躖)	殲(纖)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嶋)	截(𢧐)	媲(媲)	溆(潊)
登(豋)	贐(賮賮)	撤(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㪷)	絶(𢇍)	甃(甃)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閫)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髨)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𤏣)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𧙕)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u>太山</u>、<u>泰山</u>,<u>雒</u>、<u>洛</u>,<u>勃海</u>、<u>渤海</u>。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內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內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内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内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瑊、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

"道學"這個名稱，古時是沒有這樣稱的。在三代盛世，天子把這個道作爲政教，大臣百官有關部門把這個道作爲職業，黨、庠、術、序的老師和弟子把這個道作爲講習內容，四方百姓每天都運用這個道却不知曉。所以天地之間，沒有一個人和一樣物不蒙被這個道的潤澤，以成全各自的本性。在這個時候，道學的名稱，又從何而起呢?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没，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説起而乘之，幾至大壞。

文王、周公去世之後，孔子有德而無位，既然不能使這個道的功用逐漸蒙被這個時代，於是退而與他的門徒修定禮樂，申明典章制度，刪定《詩經》，修撰《春秋》，贊美《易象》，探討論説《三墳》，《五典》，期望使五帝三代聖人的道永遠昭明。所以説："夫子比堯、舜賢明，超越遠了。"孔子死後，惟獨曾子得到他的傳授，傳給了子思，這樣傳到孟子。孟子死後，這個道就不傳了。兩漢之後，儒者論説大道，細察却不精要，叙述却不詳盡，異端邪説乘機而起，道學幾乎到了大破壞的地步。

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説》、《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

一千多年以後，到了宋代中葉，周敦頤從舂陵出現，於是得到了聖賢不傳的學問，著作《太極圖説》、《通書》，推明陰陽五行的道理，那些受命於天而禀性於人的奥秘，瞭若指掌。張載著作《西銘》，又極力闡述理一有區别的意旨，然後道的本源從天而出，灼然而没有疑義。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和他的弟弟程頤出生，等到他們

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藴。

長大之後，跟從周敦頤學習，而後便擴充師說，倡明《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并行於世。於是上自帝王心傳的奥秘，下至初學者進德的門徑，全都融會貫通，不再有剩餘的義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到了宋南渡之後，新安的朱熹得到程氏正傳，他的學説更加親近切實。大體上以格物致知爲前提，以明善誠身爲要領，凡是《詩》、《書》、六藝的文章，與孔子、孟子的遺言，在秦始皇焚書中顛倒錯亂，被漢儒所歪曲肢解，在魏、晋、六朝幽隱不明的，到這個時候都焕然而大放光明，井然有序而各得其所。這就是宋儒的學問超越諸子而上承孟子的原因所在。這對於時代的污濁興隆，氣運的繁榮憔悴，有很大關係。道學興盛於宋，可宋在運用上不講究，甚至發生嚴加禁止。後來的君王，如果想要恢復天德王道的治理，一定會到道學中取法。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邵雍天資聰明英發善悟，程氏確實推重他，舊有的史傳把他列在隱逸之類，并不恰當，現在列在張載之後。張栻的學問，也出自程氏，見到朱熹之後，互相交流博通而得要旨從而又大有長進。其他的程、朱門徒，考察他們的原委，各以類相從，因而作本書《道學傳》。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决，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争，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原來叫敦實，後來因爲避英宗的舊諱而改名。由於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的保舉，任分寧主簿。有件案子久而未决，周敦頤來到後，一經審訊，立刻使案情明瞭。城裏的人都驚奇地說："老的獄吏都不如他。"部使者推薦他，於是他調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個囚犯論法不該判死罪，轉運使王逵想重治他。王逵，是個殘酷凶悍的官吏，衆人都不敢與他争辯，惟有周敦頤與他争辯，王逵不聽，於是周敦頤丢下手板返回，打算棄官離去，說道："這樣還可以爲官麼！用殺人來向人獻媚，我不幹這種事！"王逵明白過來，囚犯幸免於死。

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

改任郴州桂陽縣令，治政業績尤爲顯著。太守李初平認爲他是個賢才，對他說："我想讀書，該怎麼讀呢？"周敦頤說："你年紀大了恐怕

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决，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時間緊迫，請讓我爲你説一説。"學了二年果然有收獲。周敦頤又升爲南昌知縣，南昌的人都説："這就是能辨明分寧案件的那個人，我們這下可有地方説理了。"富户人家，名門大姓，狡詐的官吏，爲惡的年輕人，都惴惴不安，不僅擔憂得罪縣令，而且把玷污善政當成耻辱。任合州判官，事情不經他的手，官吏就不敢决斷，雖然發布了命令，老百姓也不肯聽從。部使者趙抃爲讒言所迷惑，對待他非常嚴厲，周敦頤超然處之。通判虔州的時候，趙抃爲虔州太守，仔細觀察他的所作所爲，一下子明白過來，趙抃拉住他的手説："我險些失去了你，從今以後我真正瞭解了周茂叔。"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熙寧初年，周敦頤爲郴州知州。因爲趙抃和吕公著的推薦，任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清冤獄、惠澤於物爲己任。在部中巡行不辭勞苦，即使是充滿瘴癘之氣的地方，艱險遥遠的地方，也要進行視察。後來，他因病請求改任南康軍知軍。於是在廬山的蓮花峰下安了家，前面有一溪流，與湓江匯合，取在營道時就居的濂溪之名字來命名。趙抃再次鎮守蜀地的時候，打算上奏進用周敦頤，還没來得及上奏，周敦頤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七歲。

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黄庭堅稱贊周敦頤："人品非常高尚，襟懷灑脱磊落，好比光風霽月。淡於求名，鋭意求志，不注重求得外在的福禄而注重如何獲得民心，持養自身很菲薄，却注意護養孤寡之人，疏於迎合世俗而崇尚與千古之人爲友。"

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説曰：

>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學識廣博而身體力行，著有《太極圖》，探明天理的根源，萬物的始終。他説：

> 自無極而太極。太極運動而産生出陽氣，運動到了極致就變爲静止，由静止而産生出陰氣，静止到了極致又變爲運動，一動一静，二者互爲本源，陰陽二氣區分開來，二儀就建立了。陽氣變化陰氣參合，於是産生出水、火、木、金、土，五氣順相播布，四時得以運行。五行統一於陰陽之氣，陰陽之氣統一於太極，太極本於無極。五行的産生，都歸一於其各自的本性。

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無極的真粹，二氣五行的精華，奇妙地參合而凝聚，乾道形成男，坤道形成女。陰陽二氣交相感應，就生成變化出萬物。萬物生生不息，變化沒有窮盡。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惟有人得到天地的秀氣而最爲靈異，形體既已産生，心神就發出智慧，五性感動於心而善惡之情由此分明，萬事由此産生。聖人用中正仁義之道來安定人心而力主静，確立人們行動的標準。所以聖人與天地參合其道，與日月混合其明，與四時應合其秩序，與鬼神冥合其吉凶。君子以此修養自己而吉祥，小人違背而遭凶險。所以說："立天之道，是陰和陽。立地之道，是柔和剛。立人之道，是仁和義。"又說："追源返始歸於極，由此而知道生和死的道理。"《易》真是偉大，這就達到了極致。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又寫了《通書》，共有四十篇，以闡發説明太極的含義。爲之作序的人說"言語簡約而道理深大，行文質樸而義蘊精深，探得孔、孟學說的本源，對於學者大有用處"。

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任南安掾時，程珦爲軍事通判，看他精神容貌不同常人，就跟他相交談，獲知他研治學問，通曉道學，就與他交了朋友，讓兩個兒子程顥、程頤跟他學習。周敦頤常常讓他們尋找孔子、顔淵的快樂所在，使他們知道快樂的是什麽事，二程的學說就於此發源、衍變。所以程顥曾說："自從再次見到周茂叔後，在吟風弄月中歸返時，就有了'吾與點也'的心懷。"侯師聖跟程頤學習，没有明白，就去拜見周敦頤，周敦頤說："我老了，闡述不能不詳細。"於是將他留下來，與他對床夜談，過了三天纔回去。程頤對他感到驚異，說："你不是從周茂叔那裏來嗎?"他就是這樣善於啓發開導人。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嘉定十三年，周敦頤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爲汝南伯，在孔子廟中陪祭。

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他有兩個兒子周壽、周燾，周燾官做到寶文閣待制。

程顥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

程顥字伯淳，世代住在中山，後來從開封遷

封徙河南。

徙到河南。

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録舊臣後，以爲黄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他的高祖程羽，爲太宗朝三司使。父親程珦，在仁宗録用舊臣後，被任命爲黄陂尉。過了很久，改知龔州。當時宜獠的區希範已經被殺，鄉人忽然傳説他的神魂降臨了，説“要爲我在南海立祠”，於是鄉人迎接他的神位到南海去，來到龔州的時候，程珦派人察問是怎麽回事，回答説：“經過潯州的時候，潯州太守認爲是妖怪，就把祠中東西扔到了江中，却逆流而上，太守害怕了，於是又加以禮遇。”程珦讓人又扔到水中，却順流而去，虚妄於是止息。改知磁州，又改知漢州。他曾經在開元的僧人房舍宴客，正在行酒的時候，有人喧鬧着説佛光出現了，觀看的人互相踏踩，不能禁止，程珦穩坐不動，一會兒就安定了下來。熙寧新法頒行的時候，各地的知州縣令惟恐執行命令落到後邊，衹有程珦力排衆議，指出其不便之處。使臣李元瑜爲此發怒，於是程珦告病而歸，不久退休，多次轉官爲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去世，卒年八十五。

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時官小禄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程珦慈愛寬厚而又剛毅果斷，平時跟孩童僕人相處，惟恐傷害了他們，但是他們侵犯了義理的時候，就絲毫也不庇護。對他左右的僕役，每天都要察看他們的飢飽冷暖。前後有五次得到任命自己兒子爲官的機會，都讓給了同族叔伯的子孫。他爲孤女辦婚嫁之事，不遺餘力。得到的俸禄，都用來供給貧窮的親戚。伯母寡居，他奉養得很周到。伯父家的女兒嫁人後丈夫死了，他就將其迎回家中，教育供養她的孩子，一如自己的子侄。當時他的官位很小，俸禄也很薄，可是他却能恪守禮義，當時人都認爲很難得。文彦博、蘇頌等九人上表稱贊他清風亮節，皇帝下詔賞賜二百匹布帛，由官府置辦喪葬之事。

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

程顥考中進士後，調任鄠、上元二縣主簿。鄠縣有個百姓借自己哥哥的房宅居住，在挖地時發現了埋在地下的銅錢，於是哥哥的兒子上告到程顥那裏，説：“這是我父親藏下的。”程顥問：“藏了多少年了？”回答説：“四十年。”程顥又問：“他借房子居住有多長時間了？”回答説：“二十年了。”程顥於是派遣吏人取來十千錢觀

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

看，然後對上告的人說：“現在官府所鑄的錢，没有五六年就遍行天下了，這都是未埋藏前幾十年所鑄的，爲什麽呢?”那個人回答不上來。茅山有個水池，其中出一種好似蜥蜴的五色龍。祥符年間曾經捕捉了兩條拿到京城，半路上丢了一條，朝廷使臣説騰空而逝了。民衆嚴謹供奉不懈怠，程顥捕捉到五色龍而把它們做成了肉乾。

爲晋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程顥任晋城縣令，有個姓張的富人父親死了，早晨有個老者來到門前說：“我是你的父親。”姓張的富人感到驚異又滿腹疑慮，無法斷定真假，就和那個老者一起來到了縣上。老者說：“我是個醫生，出遠門治病的時候，妻子生了孩子，家貧不能撫養，就送給了張氏。”程顥問他可有什麽憑證。老者從懷中取出一本書交給程顥，衹見書上寫着：“某年某月某日，將兒抱給張三翁家撫養。”程顥問道：“張氏這時衹有四十歲，怎麽會稱爲翁呢?”老者驚駭謝罪。

民税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老百姓交納的税糧大多要運到邊疆附近，若用車運則愁道路遥遠，如果在當地購買則價錢很高。程顥於是選擇那些富裕而可以信任的人，讓他們預先儲備好糧食等在那裏，這樣費用就節省了許多。老百姓因事來到縣裏，程顥一定要告訴他們孝悌忠信的道理，在家侍奉父兄，出門侍奉尊長。根據鄉村間的遠近成立伍保，使百姓需要出力、服役的時候互相幫助，有患難的時候互相體恤，使奸詐欺僞之人無所容身。凡是孤寡殘疾的人，都責求他們的親戚和鄉里照應，使他們免於流離失所。外地人在途中患上疾病的，都能得到調養。每個鄉都有學校，他在閑暇時親自來到學校，召集鄉中父老談話。鄉里兒童所讀的書，他親自訂正句讀，教員不好，就另外换人。他還選擇優秀的年輕人，將他們集中起來進行教授。百姓舉行村社聚會時，爲他們立公約，甄别善惡，使百姓知道取捨。在這個縣作了三年縣令，百姓就像敬愛自己的父母一樣敬愛他。

熙寧初，用吕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熙寧初年，因爲吕公著的推薦，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其名，幾次召見程顥，每次退朝，神宗都要說：“叫你問對，是因爲我想常見到你。”有一天，程顥從容詢訪，時

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間已是正午，他纔走出殿門。庭中的人説：“你不知道皇上還没吃飯嗎?”他前後向神宗進言很多，大抵是要他端正本心、杜絶欲望、訪求賢士、培育英才，力求以誠意來感悟皇上。他曾經勸神宗要注意防止尚未萌發的欲望，以及不要輕慢天下的士人，神宗聽後俯身説：“我要爲你而警惕。”

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 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己所不如。

王安石執政後，商議更改法令，朝廷内外都認爲不便，言官攻擊很猛烈。程顥被召赴朝中議事，這時王安石正對言官發怒，對他厲色相待。程顥不慌不忙地説：“天下之事不是由一人議定的，希望你能平心静氣地傾聽。”安石於是感到慚愧。自從安石執掌政事，程顥未曾有一句話言及功利。他居言官八九個月，幾度論説時政，最後他説：“智者行事就像禹疏導水流，使水奔流在没有阻礙的地方；如果捨此不爲而使水行經險阻之地，就稱不上是智者。自古以來興治立事，没有朝廷上下的人都説不行而能够成功的，更何况是排擠忠良之臣，廢止公衆的議論，以賤凌貴，以邪干正的人呢? 恰好僥幸小有成績的話，而興利之臣日見進用，崇尚道德的風氣却越來越薄，就尤其不是朝廷的福事了。”於是請求辭去言官。王安石本來與他關係很好，到這時雖然政見不和，還是敬重他的忠正信義，對他没有深加怨怒，衹是讓他出京任提點京西刑獄。程顥堅决推辭，於是改爲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這時在長安，上疏請求隱退，他稱贊程顥梗直，以爲自己不如他。

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歡踴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

程昉治理黄河，徵用了澶州士卒八百人，對他們進行虐待，衆人都逃了回來。澶州的官吏都畏懼程昉，想不接納。程顥説：“他們逃回來，如果不接納，一定會出亂子。要是程昉發怒的話，我一個人來擔當。”隨即親自去打開城門，對衆人進行安撫慰勞，跟大家約定，休息三天，再回去服役，衆人歡呼雀躍着進了城。程顥把事情的經過都上報，得以不被遣逐。後來程昉經過澶州，揚言説：“澶州士卒潰散，是程中允引誘的，我要上告皇帝。”程顥聽到後，説：“他現在正怕我，豈敢這樣做呢。”程昉果然没上告。

曹村埽决，顥謂郡守劉涣曰："曹村决，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厢卒見付。"涣以鎮印付顥，立走决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决口，引巨索濟衆，兩岸并進，數日而合。

曹村的堤壩决口，程顥對太守劉涣説："曹村决口，京城就令人擔憂。爲臣之職，即使用身體堵塞也是應當去做的，你何不把厢兵都交給我?"劉涣把鎮印給了程顥，程顥立即趕到决口的地方，激勵指揮士卒。有人説水流勢不可擋，要堵塞决口是白白耗費人力而已。程顥命令善於泅水的人渡過决口，拉上一條非常粗的繩索，讓其他人也渡過去，然後兩岸同時築堤，幾天的功夫就合攏了。

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閲，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綷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内侍王中正按閲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悦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税。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他請求監洛河竹木務，過了一年也没有記功，特升爲太常丞。皇帝又想讓他纂修《三經義》，執政的人不答應，命令他出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兩條河流穿過縣境，沿河的無賴之徒没有職業，專門截取行船的財貨，每年一定要燒掉十幾條船來逞威風。程顥命人將其中一人逮捕，讓他交待出同夥，赦免他們過去的罪惡，將他們安置在不同的地方，讓他們以拉綷爲業，同時監察做壞事的人，從此縣裏不再有焚燒剽掠的禍患。宦官王中正掌管按察保甲，權勢很大，各地都競相獻上奢靡的供奉以取悦於他，主事人來到扶溝縣時，程顥説："我們這個縣貧窮，豈敢和别的縣相比，從老百姓那裏抽取，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我這裏衹有過去縣令的帷帳可以一用。"任武學判官，李定彈劾他在新法實行之初最先反對，罷歸故官。又因爲釋放囚犯之過，被責降監察汝州鹽税。哲宗繼位，召爲宗正丞，未赴任而卒，時年五十四歲。

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

程顥天資過人，修養有道，面背之上，充盈着静和純粹之氣，他的門人朋友跟他在一起幾十年，也没見過他忿怒嚴厲的臉色。遇事從容不迫，即使在倉促之際，也不動聲色。從十五六歲開始，和弟弟程頤一同就學於汝南周敦頤，從此便厭倦科舉，心懷慷慨，立志求道。他遍讀諸子百家，在道家、佛學之間出入幾十年，最後返歸到《六經》之上而求得道。自從秦、漢以來，還没有人像他所求得的理學。

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鶩高遠，卒

他教導人從求知到知道行止，從修明誠意到治平天下，從日常的灑掃應對到窮理盡性，循循善誘。他不喜歡學習的人棄小不爲而好高鶩遠，

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最終一無所成，所以他説："道所以不明，是異端爲害的緣故。過去的害人之説淺近易知，而當今的害人之説却深澀難辨。過去異説迷惑人是乘人無知，現在異説迷惑人是因人高明。自認爲是窮盡神機通曉變化，都不能够開創事業，説起來無所不包，實際上却悖於人倫常理，極盡深察細微，却不能够進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不是淺陋凝固，就一定是入於此途。自從道昏昧之後，荒誕怪異的邪説競相而起，斥充百姓的耳目，將天下之人陷於污濁之地，即使是具有高才明智的人，也因執於見聞，醉生夢死，而不自知。這都是正路上的荊棘雜草，堵塞了聖人之門，需要除掉纔可以入道。"

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焕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顥去世，士大夫不論是認識或不認識的，無不感到悲傷。文彦博采納衆説，爲他的墓題名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頤作序説："周公死後，聖人之道就不行於世了；孟軻死後，聖人之學就没有傳續了。道不行於世，所以百代也没有一個好的政治；學不傳，所以千年也没有一個真正的儒者。没有好的政治，士人還可以明治政之道，而教人善，并且傳於後人；没有真正的儒者，就昏昏然不知何去何從，從而人欲肆虐，天理滅絶。先生生當一千四百年後，從遺落的經典中得到前人失傳的經學，把復興遺文作爲自己的使命，辨别異端之見，排除奸邪之説，使聖人的道再度昌明於世間，在孟子死後，也就衹有這一個人而已。然而學者如果不知道道在何處，又有誰會知道這個人的功績；不知道道在，又有誰會知道稱他爲明道先生是名副其實的。"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嘉定十三年，賜謚號爲純公。淳祐元年追封爲河南伯，在孔子廟配祭。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

>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程頤字正叔。十八歲時，他上書給皇帝，要求皇帝廢黜世俗的言論，將王道置於心間。他游歷太學時，看到胡瑗問學生顔子喜歡學習什麼的問題，於是程頤回答説：

> 學習以達到聖人之道。聖人可以學嗎？回答説：可以。學習之道怎樣？回答説：天地儲藏精華，得到五行精華的成爲人，

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

其根本是真而静，尚未成長的時候，五種品性都具備，即仁、義、禮、智、信。形體既已産生，外界事物與人接觸因此本性就動摇了，本性一摇動七情就出現了，即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越發熾烈蕩揚，人的本性就被破壞了。所以清醒的人要約束自己的情欲使其合乎中，端正本心，養護本性；而愚蠢的人則不知道制止，放縱情欲以至於邪惡乖僻，將自己的本性桎梏而盡。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那麼學問之道，一定要先明本心，懂得自己修養，然後身體力行以求達到，也就是所說的“從明而達到誠”。誠之道，在於篤信道，篤信道實行起來就果決，實行果決持守就長久，仁義忠信之道不離心，即使在倉促之際也保持此心，即使在困頓之時也保持此心，進退出處言談之間也以此自守，久而不失，那麼實行起來就會很安然，容貌舉動進退之間都合乎禮，那麼奸邪乖僻之心就無從産生了。

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顔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所以顔子的言行，則是：“不合乎禮的不看，不合乎禮的不聽，不合乎禮的不説，不合乎禮的不做。”仲尼稱贊他説：“得到一善行便拳拳服膺不再失去。”又説他：“不遷怒於人，同一種錯誤不犯兩次。”“自己行爲中有不善的地方未曾不知道，知道了未曾再做。”這是好之深篤，學而得道的。然而聖人則是不用思求就能得到，不用自我努力就能合乎標準；而顔子則是一定要通過思求纔能得到，一定要經過努力纔能做得合乎標準。他與聖人衹差一息之間，未做到的衹是他是用心持守，而不是感化所致。以他的好學精神，經過一段時日，很快就會達到教化的。

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

後人不明白，以爲聖人本是生而知之，不是學而知之，於是爲學之道便失去了。不返身自求，而求諸外物，致力於博聞强記、精文麗句，很少有得道的，今天的爲學，與顔子的所好不同了。

與顏子所好異矣。

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

胡瑗得到他的文章，感到非常驚異，立即請來相見，給他安排一個學職。呂希哲首先以老師之禮節侍奉程頤。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

治平、元豐間，大臣屢次推薦程頤，他都不出來爲官。哲宗初年，司馬光、呂公著一同上疏稱揚他的躬行仁義："河南府的處士程頤，致力於學喜好古道，安於清貧信守仁義，言必忠信，一舉一動都遵循禮法。年過五十，還不求仕進，真是儒者中的高行之士，聖世的逸民。希望能不論資歷將他擢升，使天下的士人有所取法。"皇帝下詔命他任西京國子監教授，他堅決推辭。

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熏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不久被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進見之後，又擢升爲崇政殿說書。於是上疏道："學習因智慧的增長，教化隨心靈的躍遷而形成。現在百姓善於教導子弟的，一定要延請有名望德行的士人，使自己的子弟與他們相處，以熏陶他們的品性。更何況陛下正當年富力强，雖然具有睿智聖明的天賦，但輔佐教育之道是不能不備的。大概一天當中，接觸賢人士大夫的時間多，親近宦官宮女的時間少，那麼氣質變化，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希望選拔有名望的儒者進宮宣講，講完之後留下來值班，以備詢問，如果有小的過失，就隨時加以規勸。這樣時間一長，一定能够養成聖明的品德。"程頤每次進宮宣講，容貌都非常莊嚴，接着便向皇帝勸諫。他聽說皇帝在宮中盥洗的時候避開螞蟻，就問："有這回事嗎？"皇帝說："是的，我怕踩傷了螞蟻。"程頤說道："將這種心懷推廣到四海，是帝王的要道。"

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

神宗的喪服還没除掉，冬至這一天，百官進表道賀，程頤說："時序變遷，此時的思情正深切，請求將賀改爲慰。"喪服除掉之後，有關部門請求作樂備宴，程頤又說："除去喪服用吉禮，講究因事設樂，現在特地設宴，是表示喜悦。"結果都聽從了程頤。皇帝曾經因爲長瘡疹有幾天不到邇英殿，程頤到宰相那裏詢問皇帝的安康，并且說："皇上不臨殿，太后不應當一個人坐朝。而且皇上有病，大臣可以不知道嗎？"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員開始向皇帝奏請問疾。

蘇軾不悦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脱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

>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蘇軾不喜歡程頤，程頤的門人賈易、朱光庭憤憤不平，一起抨擊蘇軾。胡宗愈、顧臨詆毁程頤不宜任用，孔文仲又極力申明此論，於是出朝爲管勾西京國子監。許久之後，加任直秘閣，程頤兩次上表辭謝。董敦逸又摘取他有怨恨之情的話，爲此而失官。紹聖年間，被削除名籍貶逐涪州。李清臣任洛陽尹，當天就遣送他，想要進門跟叔母道别都不允許，第二天拿一百兩銀子送給他，程頤不接受。徽宗繼位之後，遷徙到峽州，不久官復原職，崇寧中又被奪官。死時七十五歲。

程頤對書無所不讀，他的學説推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杆，而旁通於《六經》。視聽言動，一概以聖人爲師，不達到聖人的標準不罷休。張載稱道他們兄弟從十四五歲時，就超凡脱俗想要學成聖人，所以終究獲得已經失傳的孔、孟之道，首倡於群儒之間。他倆言論的旨意，就像布帛米粟一樣樸實，明白道德的人尤其加以尊崇。程頤曾經説："農夫冒着嚴寒酷暑，精耕細作，播種五穀，我得以有糧可食；工匠們用他們的技藝，製作各種器物，我得以有器物可用；身披鎧甲的戰士，手握兵器，保衛國土，我得以獲得安寧。而我没有功業恩澤惠及於人，在這裏虚度光陰，安然而居，祇是天地間的一隻蠹蟲，祇有編輯聖人留下的書籍，以有補於世。"於是他寫成《易傳》、《春秋傳》而傳之於世。《易傳序》説：

> 《易》，就是變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作爲一部書，内容廣大萬事皆備，將要用來通性命之理，曉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展示開物成務之道。聖人對後世的憂患，可以説是深切到極至了。現在離古時雖已很遠，可是還存有往古的經典，可是前代的儒者搞錯了經典的旨意而在那裏加以傳揚，後來的學者祇是誦讀經典的言辭而忘記了其所藴含的意義，從秦代以後，就没有傳續。我生當千年之後，傷悼這典文的埋没不明，將要使後人沿流討源，這是《易傳》寫作的原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易》中的聖人之道有四方面：善於言論者崇尚其言辭，善於行動者崇尚其變，利用其製作器具的崇尚象，利用其進行占卜的崇尚占卜。"吉凶消長的道理、進退存亡之道都在書中具備，推究其言辭考察其卦就可以通曉變，象和占卜都在其中了。"君子居處時看其象而玩味其言辭，行動時觀察其變而玩味其占"，明白言辭而不能通曉蘊意是有的，但是没有不明白言辭就能通曉蘊意的。最爲精微的是理，最爲顯著的是象。本體和功用同出一源，顯著與精微渾然無間，融會貫通來施行典制，那麽言辭中是無所不備的。所以善於學習的人，一定要從近處入手來求取言義，忽略了近處的，不是知言的人。我所傳續的是言辭，經由言辭而獲得蘊意，那就在於人了。

《春秋傳序》曰：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春秋傳序》說：

上天創生萬民，一定會有出類拔萃的人才起來作萬民的君長，治理百姓從而爭强弱，引導他們而使他們得以生長養育，教導他們而使人倫常理明晰，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在炎黄二帝之上，聖賢輩出，隨着時運各有作爲，順適風習所向，不在天之前開啓衆人，都是因循時代的變遷而施行政道。等到三王相繼興起，三重已經具備，子、丑、寅的建立，忠誠、質樸、文華的崇尚代相更替，從此人道完備，天道周遍。聖王已經不再出現，持有天下的人即使想效法古人的治道，也祇是以一己之見妄爲而已。事情的荒謬，秦代竟然以建亥爲正；治道的悖亂，漢代專門用智力治世，豈能再懂得先王之道呢?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

孔子生當周朝末年，因爲聖人不再出現，順應上天和時運的治政不再有，於是寫作《春秋》，成爲百代都不能更改的根本大法。即所説的"稽考三王時代没有謬誤，加在天地之上也不違背，質正鬼神没有疑問，流傳百代以等待聖人的出現而無疑惑"。先儒的書傳，子游、子夏這些人不能加一個

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

字，言辭不待加，是説不能參與其中。這個道，衹有顏子曾經聞聽。“行夏代之時，坐殷代之車，服用周代之冕，欣賞樂舞就選擇《韶舞》”，這是其標準。後世的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春秋》，説是揚善斥惡而已，而對於其治世的根本大法，却不知道。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春秋》中所包含的重要義理有幾十方面，其義理雖然很廣大，却如日星在天，輝煌耀眼，因而容易看到。衹是微言隱義，那些隨時的言論，難於明白。有的抑，有的縱，有的取，有的捨，有的進有的退，有的隱有的顯，全都合乎義理，文華和質樸兼具，寬和與嚴格相宜，在是非問題上很公正，是制定事物的標準，度量道理的典範。觀察百物之後纔知道造化的神奇，含納了衆多的材料然後知道建造房室的作用，通過一事一義來窺探聖人的用心，没有大智是做不到的。所以學習《春秋》的人，一定要慢慢地涵味默默地記守，心領神會，然後纔能達到精微的境界。後來的君王如果明白《春秋》的義理，那麽雖然德行比不上禹、湯，還可以效法三代的政治。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自從秦代以後，《春秋》之學没有傳續，我爲聖人的心志不被後世知道而哀傷，所以作《春秋傳》來加以宣明，使後來的人通曉其文來求其義，明白其含義來效法運用，那麽三代的政治就可以恢復了。所以這部《春秋傳》，雖然還不能極盡聖人的深奥含義，却可使學習的人找到入門之路。

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他一生誨人不倦，所以門下的弟子最多，受其淵源影響，這些人都成了有名之士。涪州人在北巖爲程頤修建了祠廟，世人稱他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號正公。淳祐元年，受封爲伊陽伯，在孔子廟陪祭。

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于左。吕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他的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都有許多事迹，值得一書，今附於下卷。吕大鈞、吕大臨的事迹見本書《吕大防傳》。

張載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年少時喜好談論軍事，以至於想糾集人去奪取洮西之地。二十一歲那年，他投書拜謁范仲淹，范仲淹一見，便知道他是個能成大器的人，於是就告誡他說："儒者自有名教作爲樂事，不必談論軍事。"於是勸他讀《中庸》。張載讀了《中庸》，感到還不滿足，又訪求佛、道二家之書，用一年的時間深研其學說，知道不會有收獲，就返歸而研求《六經》。他曾經在京城坐在虎皮上講《易》，聽講的人很多。有一天晚上，二程來了，他們跟張載談論《易》，第二天張載告訴衆人說："我見了二程，看他們都深明《易》道，我比不上，你們可以去拜他們爲師。"於是撤座罷講。他跟二程談論道學的要領之後，精神煥發，充滿了自信，說道："我的道很充足，爲何要向別處尋求呢?"從此他全部抛棄異端之學，十分純粹。

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張載考中進士後，作了祁州司法參軍，雲巖縣令。治理政事把敦促百姓務本、引導民俗向善放在首位，每月初一，都讓人備好酒菜，召集鄉里年紀大的人到縣上一聚，親自勸酒讓菜，意在使百姓懂得敬養老人、尊奉長輩的道理，并以此詢問百姓疾苦，教給他們訓導子弟的方法。

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悦，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

熙寧初年，御史中丞呂公著進言張載具備古人之學，這時神宗正在改革，盼望着得到睿智的才士來謀劃諸事，於是召見了張載，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張載回答説："治理政事如果不效法三代的話，終究是苟且之道。"神宗很高興，讓他作崇文院校書。有一天見到王安石，王安石問他新政怎麽樣，他説："你如果與人爲善，那麽别人也會用善來回報；如果政令如同玉工雕琢玉一般繁，那麽不接受命令是很正當的。"明州苗振冤獄興起，張載去那裏處理，最後免掉了當事人的罪行。

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

還歸朝廷，隨即便稱病而隱居於南山之下，整天在房中正襟危坐，左右都是書籍，俯身閱讀，仰面而思，有心得就記下來，有時候半夜坐起來，點上蠟燭書寫。探求道學，一刻也未曾停止，一刻也未曾忘記。穿着破舊的衣服吃着粗劣

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

的飯菜，和諸位弟子一起講學論道，常常告訴給他們遵循禮以養成道德、改變氣質的道理，告訴給他們學習一定要達到聖人的標準纔可以中止。認爲衹知道人而不知道天，衹求做賢人而不求做聖人，這是秦、漢以來學者的一大弊病。所以他爲學尊重禮義崇尚道德，樂於天命，以《易》爲宗極，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罷黜怪異荒誕，分辨鬼神之論。他家中的婚喪祭祀，一概沿用先王的規範，同時輔以當代的禮節。他還論定井田、宅里、散斂、學校的法規，都想整理成册，以便運用到各項事業之中。

吕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恤，詔賜館職半賻。

吕大防推薦他説："張載自始至終，都善於宣明聖人的旨意，他的政論大略可以復古。應該讓他官復原職，以備詢問。"於是皇帝下詔授知太常禮院。跟有關官員論禮意見不合，於是又因病而歸，半路上病情加重，沐浴更衣而卧，第二天早晨去世。家貧無法入殮，他的弟子共同買好棺材將他送回家鄉。翰林學士許將等人進言説張載不求仕途，請求給予封贈和撫恤，皇帝下詔賜與館職和一半助喪費。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

> 乾稱父而坤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
>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
>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張載學習古道并且身體力行，是關中士人的宗師，世人稱他爲橫渠先生。他的書名爲《正蒙》，又寫了《西銘》説道：

> 乾稱爲父而坤稱爲母，我很弱小，於是處於其中。所以天地充塞我的身體，天地統領我的本性，百姓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朋友。
>
> 君主，是我父母的嫡長子；大臣，是嫡長子的家臣。尊重年紀大的人來敬侍長輩，對孤寡幼小的人慈愛，聖人是與天地合德的人，賢士是傑出的人。凡是天下的疲弱殘疾、鰥寡孤寡者，都是我兄弟之中困苦無依的人。"這個時候去保護他們"，是你的庇祐。"永遠快樂而不憂愁"，是有純真孝心的人。違背就叫有悖於德，害仁叫做賊，助惡的人没有德，有天賦品質的人類似於聖人。
>
> 通曉造化就善於行事，窮竭神思就善於承述志意，即使房屋漏雨也無所羞愧，保全本心、涵養性情不懈怠。厭惡美酒，是崇伯

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之子的奉養；培育英才，是穎封之人的賜與同類。終日勞作而終究安樂，是舜的功勞；無處可逃而等待烹煮，是申生的恭謹。通過接受而達到全面的，該是曾參；勇於遵從而順從命令的，是伯奇。富貴福祉，將厚養我的生命；貧賤憂愁，將造就你成功。活着，我順事；死了，我安寧。

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

程頤曾經說："《西銘》說明理是歸而分的道理，發前人所未發，與孟子的性善論養氣說有同等功績，從孟子以後沒有見過。"學者至今還尊崇其書。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嘉定十三年，賜謚號爲明公。淳祐元年封爲郿伯，在孔子廟接受配祭。弟弟張戩。

張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爲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張戩，字天祺。考中進士後，調任閿鄉主簿，金堂縣知縣。誠心愛人，贍養老者撫恤貧困，時而召集鄉中父老讓他們教育督導自己的子弟。百姓小有善行，都要記下來。用自己的俸錢置備酒菜，每月的月初，召集慰勞年紀大的人，給他們飲酒，同時讓他們的子孫在一旁侍奉，以勸勉孝悌之道。百姓爲他的德行所感化，他所到的地方訴訟案件日漸減少。

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吕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抃有愧色。遂稱病待罪。

熙寧初年，任監察御史裏行。接連上書，論說王安石變亂法度，請求罷免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臣。又彈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模棱兩可，不能糾正時事，韓絳左右曲從，與王安石結爲死黨，李定以奸邪諂媚而竊居臺諫之位。王安石獨掌國政，加上韓絳的曲從左右，臺諫大臣又是李定之輩，他們陸續加入，勢力日盛。吕惠卿爲人刻薄，能言善辯，假藉經學之術來文飾奸邪之言，不適合在皇帝身邊講論。上書幾十次，又到中書省去爭辯，王安石用扇子遮面而笑，張戩說道："我的狂妄直率應該被你恥笑，可是天下之人恥笑你的也不少。"趙抃從一旁勸解，張戩說："你也不是没有罪過。"趙抃面有愧色。於是張戩稱病不出而待罪。

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

被遣出知公安縣，轉監司竹監，以至於全家都不吃竹筍。他常喜歡使用一個役卒，等到要改換的時候，發現他偷盜筍殼，對他治罪，一點也

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逾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仿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毁盡禮。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

不寬容。過失得到糾正後，便又一如原來那樣對待他，一點都不介意，他的品德涵養就是這樣。最後死在任上，終年四十七歲。

邵雍字堯夫。祖先是范陽人，從父親邵古開始移家衡漳，後又移到共城。邵雍三十歲那年，到河南游歷，將他的雙親也埋葬在伊水旁，於是成爲河南人。

邵雍年少時，對自己的才能頗爲自負，志意慷慨想要立功名。讀書無所不及，初治學時，就刻苦磨礪，冬天不用爐火，夏天不用扇子，夜裏不上床就寢達幾年之久。之後感嘆道："過去的人還與古人交友，而我却還没有周游四方。"於是他渡過黄河、汾河，越過淮水、漢水，周游在齊、魯、宋、鄭等古國的廢墟之上，很久以後，駕車歸來，説道："道已經在我這裏了。"於是不再出門。

北海的李之才代任共城縣令，聽説邵雍很好學，曾經到他的住處造訪，對他説："你也聽説過關於物理、性命的學問嗎？"邵雍回答説："希望聽到你的教誨。"於是師事之才，接受了《河圖》、《洛書》、宓羲所畫的八卦六十四卦圖。之才的傳學，淵源深遠，而邵雍探求那精微隱奥的道理，妙悟於心神會其意，洞察深奥的含義，浩瀚汪洋，極爲博大，多出自自己的心得。他的學問越成熟，品德越高尚，游心在高遠清明的境界，來觀察天地的變遷，陰陽的消長，遠至古今世事的變化，小至飛禽走獸乃至一草一木的性情，無不深究察辨，暢意通幽，使其没有困惑，而不是模仿物象、猜測屢中者，於是他推演宓羲先天的旨意，著書十多萬言傳行於世，但世人知道他的道的很少。

剛到洛陽的時候，住處的墻用蓬蒿荆條編成，不能遮風擋雨，他親自砍柴燒飯來侍奉父母，雖然平日經常斷炊，他却顯得異常快樂，旁人不能窺得其意。等到他執辦雙親喪禮的時候，哀傷毁體足行禮道。富弼、司馬光、吕公著等諸位賢者退居洛陽時，敬重邵雍，經常與他交游，爲他買下田宅。邵雍常到田間耕作，收成僅僅能

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時出游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够滿足衣食之需。他把自己的居所命名爲"安樂窩"，於是自號安樂先生。早晨他焚香安坐，晚間喝三四杯酒，微醉即止，經常不能喝醉，興致上來就吟詩自咏。春秋時節進城出游，遇上風雨天常常不出門，出游時他乘坐小車，由一人拉行，想到哪裏就到哪裏。士大夫家知道他車行的聲音，都爭相迎候，兒童僕役都歡呼着相告："我們家先生到了。"不再稱他的姓名。有時他連宿兩夜方離去。好事的人模仿邵雍的住房另外爲他建造了一間房子，等候他的到來，稱它爲"行窩"。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司馬光像兄長一樣對待邵雍，兩人純正的品德格外爲鄉里人欽慕，父子兄弟之間常相申飭："不要做不善之事，怕的是司馬端明、邵先生會知道。"士人路經洛陽，有的不到公府去，却一定要到邵雍的住所。邵雍德氣純粹，一看就知道是個賢人，然而他不求表露，也不與人設防，整天與衆人言笑相處，也不見什麽太大的不同。與人講話，樂於稱揚他好的地方而隱去他不好的地方。有過來向他問學的就爲之解答，未曾强迫他人聽他的。無論是貴賤長少，一律都對他們以誠相待，所以賢良的人欽慕他的品德，不賢良的人佩服他的道德，一時間洛陽的人才非常多，而此地的忠厚風尚名揚天下。

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熙寧期間推行新法，牽强不便施行，有的官吏就上交了辭呈而離去。邵雍在州縣的門生舊友，紛紛致書詢問邵雍，邵雍説："這正是賢人應當盡力的時候，新法固然嚴酷，但是如果能够寬緩一分，那麽百姓就受益一分。上書求去有什麽用呢?"

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

嘉祐中下詔訪求隱逸，留守王拱辰以邵雍應詔，授官將作監主簿，又被推舉爲隱逸之士，補爲潁州團練推官，邵雍都是在堅决推辭之後纔接受任命，最後還是稱病不赴任。熙寧十年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年間賜謚號康節。

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

邵雍高風亮節，英發超邁，出千古之上，可又坦蕩渾厚，不見棱角，所以他清澈而不激越，和順而不流俗，旁人與他交往時間長了，就會越

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

發尊重信任他。河南的程顥剛開始是侍奉他的父親而結識了邵雍，與他談論了一整天，回去之後感嘆道："堯夫，體察的是内聖外王的學問。"

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邵雍思慮超人，事情發生之前能够預知。程頤曾經説："他心明眼亮，自然能够知道。"當時的學者因爲邵雍超人的見識，一定要拔高他的作爲，以致説邵雍有玩世不恭的意思；又因爲他能預知世事，説他對於事物的聲音形色的感知，都能由其動而推測其變。於是又拾取已經發生的事情，都拿邵雍的話來作爲預言，邵雍未必是如此。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邵雍生病期間，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早晚在床前侍候，在他臨終時，他們一同到外間商議喪葬之事，邵雍都能聽到衆人所説的話，於是他把兒子伯温叫來説："諸君想要把我埋在城區附近，應當隨葬先人的塋墓。"下葬之後，程顥爲他題寫墓志銘，稱頌邵雍的道純一不雜，其所達到的境界而言，可以説是安成了。它所著的書叫《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集爲《伊川擊壤集》。

子伯温，别有傳。

他的兒子伯温，本書另外有傳。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

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爲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扑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檄，請易之。富弼嘆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靠恩蔭任壽安主簿、長子縣令，督察官府的拖欠賦稅，不用動用刑罰就收了上來。有一年大旱，官府派遣官吏視察受災地區，爲之蠲減免十分之二的賦稅，劉絢力爭，未能如願，於是將封界的標識上交，請求改換。富弼感嘆說："這是真正的縣令。"元祐初年，韓維推薦說他明悉經典行爲純潔，任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推薦他任太學博士，最後死於任上。劉絢勤奮爲學，孜孜不倦，對《春秋》最爲明瞭。程顥常常對人說："别人的學問，聰敏是聰敏，却不保險，至於劉絢，我没有什麽懷疑。"

李籲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仿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考中進士。元祐年間任秘書省校書郎，後來去世。程頤説他的才器可委以重任，他死了之後，程頤寫下祭文説："自從我們兄弟提倡道學以來，能够使學者仿效而信守遵從的，李籲與劉絢在其列。"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吕大臨、楊時在程門，號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吕大臨、楊時同時受學程頤門下，號稱"四先生"。

"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説》行於世。

考中進士。建中靖國初年，在京城做官，皇帝召見他問對，因爲忤逆了皇帝的意旨而離去。任監西京竹木場時，因爲講話不慎而被囚拘在獄，廢官爲民。良佐所記詳備豐富，對人講引前代史書，能够不差一個字。有不明白的事情，就會額頭冒汗。與程頤分别了一年，又來拜見，程頤問他有什麽長進，他回答説："祇是去除了一個'矜'字。"程頤很高興，對朱光庭説："這個人爲學很努力，是急切求學而勤於思考的人。"他所著的書《論語説》流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録。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清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哥哥游醇同以文章德行知名，結交的朋友都是天下的有名之士。程頤在京城接見了他，説他的資質可以進明於道。程顥復興扶溝之學，將游酢招來讓他修習，於是游酢全部抛棄所學而開始新的修學。考中進士後，調任蕭山縣尉。皇帝身邊的大臣推薦他賢明，於是召爲太學録。升爲博士，因爲侍奉父母不方便，他請求任河清縣知縣。范純仁任潁昌府太守時，徵召他任本府教授。純仁進京任丞相後，游酢又任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年任監察御史，歷任漢陽軍、和舒濠三州的長官，後來去世。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爲，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中很貧賤，長大了還不知道學習的事，在集市上爲人出力幹活。有一次他出門時聽到了鎮上官吏的傳呼聲，心裏很羡慕，就問别人説："怎麽會有這樣的聲音呢?"别人告訴他："這是讀書的結果。"於是他發憤讀書，勤奮治學，結果以文學而知名。参加了鄉里的考試，認爲科舉的風習不好，曾經到和尚住的地方游歷，見到了道楷和尚，準備斷髮師從。這時周行己正在河南作官，警告他説："你爲什麽要抛棄聖人的學問而去學佛道呢？改天程先生回來了，你可以拜他爲師。"正趕上程頤從涪州回來，於是他前去接受教誨，程頤很欣賞他的穎悟。他讀到《孟子》書中"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情懷慷慨，心有所得。他没來得及入仕就去世了。程頤曾經説"我

很晚的時候得到了兩個士人。”指的就是張繹與尹焞。

蘇昞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吕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最初拜張載爲師，最後師事二程。元祐末年，吕大中舉薦了他，由平民百姓而任太常博士。因爲元符年間向皇帝上書而被列入邪籍，編管饒州，後來去世。

尹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先，世代都是洛陽人。曾祖父尹仲宣有七個兒子，其中兩個很有名：長子尹源字子漸，稱爲河内先生，次子尹洙字師魯，稱爲河南先生。尹源生了尹林，官至虞部員外郎。尹林生了尹焞。

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没，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尹焞年少時師事程頤，有一次參加進士考試，試題上有誅殺元祐黨人的議題，尹焞説道：“哎，這樣還可以求得仕禄嗎?”没有答題就走了出來，告訴程頤説：“我不再參加進士考試了。”程頤説：“你有母親在。”尹焞回去禀告他的母親陳氏，母親説：“我知道你用善來充養自己，不知道用禄位來充養自己。”程頤聽到後説：“母親很賢良呵！”從此他終身不再參加科舉考試。尹焞拜師求學，與河南的張繹同時，張繹見識高超，尹焞行爲淳厚。程頤死後，尹焞在洛陽聚徒講學，没有吊喪問病的事就不出門，士大夫們都推崇仰慕他。

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户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吕好問、户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

靖康初年，种師道推薦説尹焞德行高尚可以安置在皇帝身邊以備勸勉講論，於是皇帝將他召到京城，但不想留下他，賜號爲和靖處士。户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吕好問、户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聯名上書説：“河南平民尹焞學問窮究根本之道，德行盡有中和之美，出言舉動都可以師從效法，他的才器可以擔當重任，近年來招納的士人没有超過他的。朝廷將他特地召來，却讓他以處士之名而歸，使他將治國的才器隱藏起來，不爲時世所用，這不符合陛下謙己求賢的本意。希望對他特加提拔，慰藉士大夫們的願望。”不見回應。

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蘇，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

第二年，金兵攻陷洛陽，尹焞全家被害，尹焞死而復生，弟子們將他抬着放到山谷中纔免於

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吕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

一死。劉豫命令僞帥趙斌去禮聘尹焞，如果不聽從就派兵恐嚇。尹焞從商州逃奔蜀地，來到閬中時，從程頤的弟子吕稽中那裏得到了程頤的《易傳》十卦，又從其女婿邢純那裏得到了完整的一部，拜着接受了。紹興四年，停留在涪州。涪州，是程頤讀《易》的地方，尹焞開闢了三畏齋居住，周圍的人都不認識他。侍讀范冲舉薦尹焞代替自己，授爲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説書，尹焞稱病辭謝。范冲奏請贈給尹焞五百金作爲路費，派轉運使奉詔到涪州親自請行。六年，他纔開始上路，寫了篇文章祭拜程頤之後纔走。

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置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絶。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

在此之前，自從崇寧年間以來，禁錮元祐黨人的學術，高宗南渡後，開始召集楊時置於從臣之列，召集胡安國出任給事中、中書舍人，范冲、朱震都居講壇之上，他們極力舉薦尹焞。皇帝召見尹焞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擊程氏的學問，請求加以摒棄。尹焞來到九江，上奏説："有的大臣上書説，程頤的學問惑亂天下。我尹焞師事程頤將近二十年，爲學既已專注，我相信程頤的學問至深。假使讓我在講席上充數，我所講陳的，也超不出從老師那裏所聽到的。而拋開我所學的東西，是欺騙君王，加上我患有疾病，身體衰弱，不能支撑。"於是留下來没有入朝。胡安國這時在衡陽爲祠禄官，上書説："要想使學者蹈襲中庸之道，師從孔、孟之法，却禁止學習程頤的學問，這是要進入房間却不經由門。"

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内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説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

朱震稱病求去，這時趙鼎已離任，由張浚一個人作宰相，於是將胡安國召來，讓他擔任内祠之職并兼任侍讀，又上奏章舉薦尹焞，稱説他抗拒劉豫的氣節，而且説他的學問修養有遠超時人的地方，請求下令江州的守臣迅速將他送到京城。尹焞再一次稱病辭謝。皇帝説："尹焞真可以説是安於退讓呵。"下詔讓他作秘書郎兼説書，急速起用，尹焞纔入朝進見就職。八年，爲秘書少監，没過多久，又堅決辭謝求去。皇帝對參知政事劉大中説："尹焞即使不論他的學問淵源，也足以作爲衆人的典範，群臣中有德高望重的人，這也是朝廷的氣象。"於是讓尹焞爲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下來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

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聵，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説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的病情加重，推舉尹焞代替自己。侍臣進去禀報，皇帝神情慘淡地説："楊時去世了，胡安國與朱震又先後故去，我深感痛惜。"趙鼎説："尹焞的學問淵源，可以繼承朱震。"皇帝指着奏書説："朱震也推薦尹焞代替自己資善堂的職務，衹是尹焞稍微有點耳聾，恐怕教育諸兒感到吃力。"授官太常少卿，仍然兼任説書之職。不久，稱病告假，授爲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

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决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戴天之仇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

這時候金派遣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尹焞上疏説：

我看到本朝北有遼、金之禍，自古未有，中原没有强人，導致了他們的戰亂。以前發生在城下的那場戰役，金百般欺詐，二帝被金俘去，皇室轉徙南遷，國家的危急，已經不絶如縷。陛下即位以來的十二年間，雖然中原没有收復，仇敵没有消滅，可是依靠着祖宗恩德的深厚，陛下撫恤的懇切，天下萬民没有離異之心。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逝世的傳報驟然來到，這意外的情况，天下的人都感到痛心疾首，而陛下却屈降志意，忙於迎奉帝后遺體、詢問他們逝世的日期。現在又作這種打算，則將人心日漸離去，而祖宗積累起來的業績，陛下十二年恤民之功，都會從此中斷。不知道陛下這樣做是深思熟慮過呢，還是朝臣没有加以勸告？

《禮》書上説："父母的仇人我與他不共戴天，兄弟的仇人遇到他我不撤兵。"現在陛下相信仇敵的詭詐，希望與他們議和來緩解目前的急難，這不就失掉了不共戴天、不撤兵的大義了嗎？又何况他們使者前來，名義上是奉皇上詔諭，實際上是爲了割取土地，現在跟他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却要與之講和，我深爲陛下感到痛惜。有人以爲金國内亂，害怕我們偷襲，所以要説些好話來穩住我們的軍隊。如果是這樣，那就尤其應當鼓舞士兵的鬥志，洗去國家的耻辱，還談和幹什麽？

又移書秦檜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强，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

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

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

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禄，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

他又給秦檜寫信説：

現在金的使者在我們的朝廷，天下人都感到擔憂和氣憤，如果議和一事達成，那麽他們日益强大，而我們則日益懈怠，土地逐漸被侵削，天下就有被異族統治的憂患了。過去，我聽説皇帝因爲父兄未歸，幾年都在皇宫内卑躬屈辱地生活，然而也没聽説從此金人就悔改前過，將二帝從大漠之中歸還。接着是帝后逝世的傳報不詳，天下的人都爲此恨之入骨，金人那虎狼般的貪婪本性，已是不言自明了。天下人此時正寄希望於丞相，望能改變現狀，未曾想到丞相却更主張議和。

現在的上策，是自己圖治。自己圖治的要領，是在内部進用君子而罷黜小人，對外則賞賜應該獎賞的人，懲罰應該治罪的人，使皇上的孝悌之心通達於神明，賢明的道德造就國家的安定强盛，不要用瑣屑細小的智慧和道義來圖謀大的功業，那麽將不勝幸運。

他的上疏和回信都未獲回報，於是尹焞堅決辭却了新的任命。

九年，詔命尹焞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他又辭却，并且上奏説：

我在勸講任上，没有闡明什麽新的道義，一個月之内，接連生病，無功而竊取厚禄，無補於聖上的聽察。前代的聖人説過："拿出你的才能去就位，不稱職就不要去。"這是我應當求去的一個原因。我本是一介草民，誤受召用，守大道的話，在師訓上寫得很清楚，而我却貪戀恩寵和榮耀，於是改變了往日的操守，使朝廷提拔擢任，而得以懷抱私利苟且偷安，這是我應當求去的第二個原因。過去我曾不自量力，議論國事，見識迂陋，現在已經得到應驗，我再沿襲庸淺愚陋，怎合時用。這是我應當求去的第三個原因。我自從提拔爲春官以後，未曾供職，因病求去，却獲得升遷，我有何功勞，得以安然接受這樣的恩寵。

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

這是我應當求去的第四個原因。本朝的典制，根據禮經而制定，規定年齡到了七十歲，都應當辭官歸居。現在我年齡已經到了，加上患有疾病，精力已經衰退，應當引以爲戒。這是我應當求去的第五個原因。我聽説聖明的君主有從人所欲的仁道，匹夫有不可奪的志向，現在我有五個應當求去的原因，却没有一個可以留任的理由，我請求查核我幾次的奏書，放我歸還鄉里。

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

奏疏上呈皇帝，皇帝詔命尹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因爲年紀大而請求告老還鄉，轉一官後退休。

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

尹焞自從入朝講論，就請求退休，朝廷以禮挽留他；張浚、趙鼎離任後，秦檜執掌國政，看到尹焞關於議和的上疏和寫給自己的書信，已經不高興，到這時候，得到了尹焞求去的上疏，於是不再挽留。十二年，尹焞去世。

當是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録》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當時，從學於程頤的固然有很多君子，然而要找像尹焞這樣正直剛毅、身體力行的人却少有。程頤曾經用“魯”來稱許他，而且説：“我死之後，不失正道的是尹氏之子。”他的言行詳見《涪陵記善録》，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兩種著作流傳於世。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説，始豁然無疑。

楊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年幼時就很聰明，能寫文章，年齡稍微大些，便潛心鑽研經史之學。熙寧九年，登進士第。當時河南的程顥與弟弟程頤在熙寧、元豐之際講授孔、孟已經失傳的學問，黄河、洛水流域的士人都紛紛師從。楊時不赴調任，以老師的禮節到潁昌拜見了程顥，相處得非常融洽。等到他回去時，程顥目送着他説道：“我的道到南面去了。”四年之後程顥去世，楊時聽説了，爲程顥擺下靈位，在内室門邊哭吊，同時寫信告知各位同學。這時候，他又在洛陽見到程頤，楊時已經有四十歲。有一天去見程頤，正趕上程頤閉目静坐，楊時與游酢就在一旁侍立，没有走開，等到程頤發覺後，門外的雪已經下得有一尺深。關西的張載曾寫下《西銘》一書，二程深加推服，楊時懷疑其義理近於

兼愛之説，他與自己的老師程頤反復進行辯論，在聽到了理一分殊的道理後，豁然開朗，不再懷疑。

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他閉門不出去做官有十年，很久之後，先後作了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的知縣，都行仁政，百姓思念不忘。張舜民在諫臺，舉薦了他，得以任荆州教授。楊時安心在州縣任職，未曾求取更大的聲名，但是他的威望却日益提高，各地的士人都不遠千里前來與他交游，號稱龜山先生。

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

當時天下正是多事之秋，有人對蔡京進言，認爲事已至此，必敗無疑，應當援引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在皇帝身邊，或許還可以補救。宰相認爲有道理。正趕上有人要出使高麗，皇帝問龜山先生在哪裏，使者回答了皇帝。於是皇帝詔命龜山先生爲秘書郎，又升爲著作郎。等到他面見皇帝的時候，上奏説：

> 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 堯、舜説“公允折中”。孟子説“商湯折中”。《洪範》上説“帝王要有終極的標準”。歷代的聖人都遵行此道。熙寧初年，大臣們用六經上的話來掩飾他們的自私行徑，祖宗的法度紛紛更改，毁亡殆盡。接着是元祐時期，又全部回到祖宗的舊制，熙寧法度一律革除。到了紹聖、崇寧年間又嚴厲壓制，凡是元祐中寫入令典的法度，都焚書滅迹。從此分爲兩大黨，士大夫的禍患至今未息。我希望陛下能明確詔令有關部門，分條陳述祖宗的法度，寫出綱要，有適合於當今的就加以采用，應當作些改進的就作些改進，是元祐還是熙寧、元豐姑且拋開別管，一律以折中爲標準。

朝廷方圖燕雲，虚内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録》，

朝廷正在圖謀燕雲之地，國内空虚，將主要力量用於對外，楊時於是上書陳説時政的弊端，而且説：“燕雲的軍隊應該退守内地，以去除運輸物資的勞頓，招募邊地百姓作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的氣焰。”又説：“都城位於四通八達的大道之上，没有高山大河作爲屏障，士人如果懷有二心，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是不能依靠的。”執政的人不能采納他的建議。登殿問對，又極力陳説

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

君臣警惕，應在無憂之時，請求編寫《宣和會計録》，以詳細獲知天下財物的進出數目。徽宗答應。

除邇英殿説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授爲邇英殿説書。聽説金兵前來進攻，對執政的人説："現在的形勢就好像薪火已經燃起，朝廷應該奮發而起，以震動天下之人。如果顯出怯懦的樣子，萎靡不振，事情就没有希望了。過去有汲黯在朝廷，淮南就停止了謀算。論汲黯的才能，未必能超過公孫弘之輩，衹是因爲他那剛直的氣節可以懾伏奸人之心。如果朝廷的威望不振，使得奸人把大臣都視爲公孫弘之輩，那麼就不再有希望了。要害之地，應當嚴加守備，否則等到敵人來到都城，還能來得及嗎？靠近邊疆的各州軍應該堅壁清野，不要與敵軍作戰，使敵軍自己陷入困境。如果要攻城略地的話，應當派遣援兵追剿襲擊，使敵軍腹背受敵，這樣就可以制勝了。"又説："當今的事情，應當把聚攏人心放在第一位。人心如果不歸附，即使有很高的城墻很深的護城河，有精良的武器裝備，也不足依靠。用交錢來免除成年男子的徭役，其影響已經遍布天下，西城的聚斂，東南的花石，爲害尤其嚴重。前一段時間罷止過，但是詔書的墨迹還没有乾，供奉花石的船已是一條接着一條。現在雖然重申前面的命令，如果禍根不除，誰會相信呢？想要求得人心和睦，去掉上述三點，是當務之急。"

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金兵包圍了京城，保衛皇室的軍隊從四面會集而來，却没有人來統領。楊時上奏説："唐代九個節度使的軍隊不設立統帥，即使像李光弼、郭子儀那樣善於用兵，還免不了戰敗。現在幾路大軍會集而爲烏合之衆，我認爲應當設統帥，統一號令，嚴明紀律，然後士兵纔會聽從命令。"又説："童貫作爲三路大軍的統帥，在敵人侵犯邊疆的時候，棄軍逃回，這樣的人誅及子孫都死有餘辜，可是朝廷却置之不理，所以梁方平、何灌都相繼逃跑。應當宣明刑法，作爲臣下不忠於朝廷的規戒。童貫握有兵權二十多年，軍隊傾覆，將領被殺，漸至今日，聽説仍在用宦官守城，覆車之轍，不可重踏。"進疏上呈後，楊時

被任命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敵兵剛退，有的人就主張割讓三鎮的土地議和，楊時極力論說這樣不行，他說：“河朔是朝廷的要地，而三鎮又是河朔的要地。從周世宗到宋太祖、太宗，歷經百戰之後纔得到，一旦遺棄給金，就會使敵人的騎兵長驅直入，貫穿我們的腹心，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到達京城。現在我聽説三鎮的百姓在拼死抵抗，三鎮百姓在前抵抗，我們以重兵緊隨其後，那麽事情還有希望。像种師道、劉光世都是一時名將，剛開始來而没有被任用，我請求陛下召見他們詢問方略。”進疏上呈後，欽宗下詔出兵，而持論的人多猶疑不定，楊時又上疏：“聽説金兵駐守在磁、相二州，攻破了大名，驅趕擄掠，無惡不作，他們誓盟的紙墨未乾，就轉相背棄，我們就是想專守議和，也是不可能的。跨越幾千里的道路，而進犯人家的國都，這是危險之道。他們看見保衛皇室的軍隊從四面八方會集而來，也害怕而返，不是因爲愛我們纔不進攻。朝廷如果割三鎮二十州的土地給他們，這是幫助敵寇來攻打我們自己。聽説當初與肅王定下盟約，到黄河便返回，但是他們現在却渡過黄河，繼續深入，這是對盟約的嚴重破壞。我認爲朝廷應拿肅王是問，責斥他破壞盟約，一定要得到肅王纔罷休。”這時太原已被包圍了幾個月，而姚古却擁兵不進，楊時上疏請求殺掉姚古以整肅軍紀，選拔可以統兵的副將代替他。不見回答。

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

李綱被罷官後，太學生都上書陳請，請求留下李綱與种師道，軍民聚集了幾十萬人，朝廷對此想要予以禁止。吳敏請求起用楊時來安定太學，楊時得以被召論對。他説：“太學生紛紛陳請，他們是忠於朝廷的，没有别的意思，衹要挑選一個有聲望、有品行的人作他們的首領，那麽太學自將安定。”欽宗説：“這没有人超過你。”於是命令楊時兼任國子祭酒。楊時首先説：“三省是制定政策的地方，六部分而治理，各有所司。現在却要另闢新的官署，那些新上來的年輕人，未必比六部的長官强。”他又説：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

蔡京執政二十多年，禍國殃民，幾乎危

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及整個國家，爲人們切齒痛恨，可是論定他罪行的人，却不知道他的本源所在。蔡京以繼承神宗變法爲名，實際上是挾王安石以謀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推崇王安石，給他加封王爵，使他在孔子祠廟配祭。所以現在的禍患，實在是王安石所開啓的。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

王安石挾着管仲、商鞅的謀術，以六經來文飾奸言，變亂祖宗的法度。當時司馬光就已經説他的危害會在幾十年之後看到，拿現在的事情來看，真是非常契合。他發表邪佞的論説來充斥學者的耳目，敗壞學人之心的事情，不可勝數，這裏姑且舉出一兩件事情來説明。

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説也。安石獨倡爲此説，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説之害如此。

過去神宗曾經稱揚漢文帝因爲珍惜百金而罷修露臺，王安石説道："陛下如果能用堯、舜之道來治理天下，那麽即使用整個天下來供奉自己也不算過分，守財的言論不是正道。"他竟然不知道堯、舜都住的是泥土臺階茅草房，禹也説過要勤儉持家，用整個天下來供奉自己，一定不是堯、舜之道。後來王黼用花石供奉，耗盡天下人力，號稱供享皇上，實在是因爲王安石曾在先提倡過。他解釋《鳧鷖》是關於守成的詩，對詩的末章却説："以道來守成的人，役使民衆，狂妄也不算驕傲，主宰萬物，浪費也不算奢侈，誰又辛辛苦苦地以珍惜爲事。"而《詩》所講的，正是説能够把握住豐盈則神靈祖先都會給他帶來安樂，没有後患。自古解釋這首詩的，未見狂妄却算驕傲、浪費却不算奢侈這種説法。惟獨王安石倡言這種論説，以引發皇上的奢侈之心。後來蔡京之輩輕易浪費濫用，以奢靡爲事。王安石邪説的危害就是這樣。

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希望能削奪王安石的王爵，明確詔示朝廷内外，毁掉他配祭孔廟之像，使得奸邪的學説、浮誇的言辭不再迷惑學者。

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説，議論紛然。

進疏上呈後，王安石被降到從祀的行列。士人學習王氏學説考中進士的，已經過了幾十年，不再能分辨其對錯，這時忽然聽説是邪説，都議

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争者，有旨學官并罷，時亦罷祭酒。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録》，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説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

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彦

羅從彦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

論紛紛。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之學，他上書詆毁楊時。正趕上學官中也有紛争，詔令學官一律罷退，楊時也被罷國子祭酒。

楊時又説："元祐黨人中，衹有司馬光一個人受到了褒揚而榮顯，而没有包括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等人。建中初年進言之官陳瓘已被褒揚封贈，而没有包括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相繼得到復官。

不久他又四次上書請求罷去諫省，任給事中，推辭，請求退休，授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楊時堅決推辭直學士的任命，改任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在辭别皇帝的時候，他還上書請求挑選將領、演練士兵，以備戰守之用。

高宗即位後，任工部侍郎。在皇帝召對時他説："自古聖明的君主，没有不重視學經學的。"於是命令他兼任侍讀。他請求纂修《建炎會計録》，請求撫恤保衛皇室的士兵，請求對進言的人寬容相待。接連上書請求外任，詔令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轉而告老還鄉，以本官退休，徜徉在林泉之間，整天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謚號文靖。

楊時在東郡的時候，結交的都是天下名士，前輩賢哲陳瓘、鄒浩都以老師之禮尊奉他。渡江之後，東南一帶的學者推尊楊時爲程氏的正宗。他與胡安國的交往講論尤其多。楊時在州縣做官浮沉達四十七年之久，晚年身居諫臺，一共有九十天，他的論述陳説都切合於時政，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闢除王安石的經學，排斥靖康年間的議和之論，使奸邪的學説不能興起。紹興初年崇尚元祐時期的學術，朱熹、張栻之學得到程氏的正傳，他們的學術淵源及發展脉絡都出自楊時。

楊時的兒子楊迪，勤力致學，通曉經書，也曾經師事程頤。

羅從彦字仲素，南劍州人。因爲數次參加科舉考試而特賜惠州博羅縣主簿。他聽説同州的楊時學得了河南程氏的學問，心裏很感慨羡慕，等到楊時任蕭山縣縣令的時候，他就徒步跑去求

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彦者。從彦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虚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説甚善。”從彦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彦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

學。楊時仔細考察了他,驚喜地説:“衹有從彦可以與他談論道。”於是兩人日益親近,楊時的弟子有一千多人,没有比得上從彦的。從彦剛去拜見楊時三天之後,就驚懼得汗流浹背,説道:“如果不到這裏來,幾乎要枉過一生了。”他曾經與楊時討論《周易》,講到《乾》卦九四爻時,説:“伊川的説法非常好。”於是他賣掉了田地,來到洛陽,去拜見程頤問道。程頤反復相告,從彦致謝説:“我從楊龜山那裏學到的都在這裏了。”於是回去結束學業。

沙縣陳淵,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彦,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奥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

沙縣的陳淵,是楊時的女婿,他常常到從彦那裏去,一定到日落時纔返回,他對人説:“自從我與仲素交友,每天都能聽到没有聽説過的,他那深奥的學問,清正的品德,真是南國之冠。”其後從彦在山裏建了一間房子,不再謀求官職,整天端坐山中,時而去將溪之上拜謁楊時,吟唱歌咏着返回,常常是充實自得的樣子。

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録》,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禄山之亂;内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

曾摘擇祖宗的舊事寫成《遵堯録》,靖康年間,準備獻給皇帝,因爲趕上國難而没有實現。曾經與學者談論治道説:“祖宗的法度不能廢棄,他們的恩澤不能依恃。廢棄法度就會發生變亂,依恃恩澤就會産生驕奢之心。自古以來恩澤最厚的没有人比得上堯、舜了,如果子孫可以依恃的話,那麽堯、舜一定會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法度之好没有比得上周朝的,如果周朝的子孫能够世代相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遺業,那麽周朝存在至今也是可能的。”他又説:“有君子在朝廷天下一定會得到治理,君子被進用就常會發出亂世之言,使得皇帝多有憂慮而産生善心,所以天下能够得到治理。而小人在朝廷天下就會發生混亂,小人得到進用就常會發出治世之言,使得皇帝多有歡樂而産生懈怠之心,所以天下會混亂。”又説:“天下的變亂不産生於四方之地,而産生於朝廷。就好比人傷了元氣,寒暑之疫就容易侵入;樹傷了樹心,就容易被風雨摧折。所以朝廷内有李林甫這樣的奸臣,朝外必定有安禄山的叛亂;内有盧杞這樣的奸臣,那麽外必有朱泚的叛亂。”

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

論述士人的行爲時説:“周公、孔子的心使

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

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人明白道，學者如果能明白道，那麼周公、孔子的心，自會得到。三代之人得到了周公、孔子的心，因而明白道的人多，所以能够把生死去就看得跟寒暑晝夜的交替一樣，而實行忠義之道很容易。到了漢、唐時代，崇尚經術和古文，就失掉了周公、孔子之心，所以經術從董仲舒、公孫弘開始提倡，古文從韓愈、柳宗元開始提倡，從此明白道的人就少了，所以把生死去就看得和萬鈞九鼎那樣重，而忠義之道實行起來就很難了。哎，學者所見，從漢、唐時代開始發生迷失。"又説："士人立於朝廷，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士人正直那麼朝廷就没有過失，士人忠厚那麼天下就没有嗟嘆和埋怨。衹求正直而不助以忠厚，就會流於苛刻；衹求忠厚而不輔以正直，就會流於懦弱。"他議論的純正就類似這樣。

朱熹説過："龜山在東南提倡道，士人在他的門下游學的很多，然而像仲素那樣潛心思考而身體力行，負載重任而達終極的，衹有他一個人而已。"從彥在紹興年間去世，學者們稱他爲豫章先生，淳祐年間賜謚文質。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

>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
>
> 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縣人。二十四歲的時候，聽説同州的羅從彥學得河、洛之學，於是致信拜謁，大略説：

> 我聽説，天下有三種根本，父親生養，老師教誨，君主治理，三缺其一，根本就不能確立。古代的聖賢無不有老師，他們修習的用功與否，入道的淺或深，求得長進的先後，這些情形都在若存若亡之間，詳細情况已經不能考知了。衹有在洙水、泗水之間，孔子七十二弟子，他們的議論辯講問答，都寫在書上，足以考知，這是得於夫子而更加彰明了。孟子以後，道失去了傳續，分出派别，各立門户，天下的真正儒者不再出現。那些聚集門徒，傳授學業的，衹是限於文章句讀和篇章大義，這種情形稱爲學問之道已失也是可以的。
>
> 衹有先生追隨龜山先生左右已經多年，况且又曾到過伊川先生門下，學得已經失傳

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

一千五百多年的道，本性善而賢，行爲完善而高潔，擴充而達到深廣，躬行仁愛寬恕之道，精細深奥，都達到了極至，漢、唐以來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的。至於不用講話就給人灌注祥和之氣，跟人站在一起就能教化，就好像春風開啓萬物一樣，也没有人知道所以然。凡是閲讀聖賢的書籍，略有見識的人，誰不願意在你的門下接受教誨，以解决疑難，至於那些持異議的人，本來應當置而不論。

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我愚頑鄙陋，衹是因爲修習科舉之業，而不得在你的門下接受教誨，現在我非常誠懇地想要向你求教，是因爲我認爲人的追求有比利禄更重要的。我聽説，道可以治心，就好像飯能解飽，衣服能够禦寒一樣。人們被飢寒所迫時，要日夜爲衣食謀劃，即使在匆忙離亂之時，也一刻不曾忘記。至於學習研究，有的人一輩子也不去做，難道是對心的愛還不如身體麽，這也太不加考慮了。

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禄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凈，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我不顧自己資質的淺陋，衹是因爲祖父以儒學起家，我不忍心墜棄祖業，所以孜孜以求修習這獲取利禄的學問，我雖然知道真正的儒者有所作爲時，應當聞風而動，終究不如親自受先生的熏陶更能在動静語默之間有所得，在親眼目睹之中而全面領會。現在我二十四歲，茫茫然還不知何去何從，對理還不明曉因而無以分辨是非，心田還不廣闊而喜怒容易反覆，操行還不完善而多有悔恨，精神還不充實而尚存機謀巧詐，揀擇得還不乾凈，持守而不能敷廣，我早晚都感到恐懼，不衹是像飢寒加身而急欲求得充飢禦寒之物那樣。不然的話，我豈敢勞累先生呢。

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

他從學從彦幾年，從彦教授他《春秋》、《中庸》、《論語》、《孟子》的學説。從彦喜歡静坐，李侗就退到房中，也静坐。從彦讓他在静中觀看喜怒哀樂之情還未生發出來時的心態，以求得所説的“中”，久而久之，李侗對於天下之理都能

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訐，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

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

統攝貫通，有次序地加以解釋，各有條理，從彥常稱許他。

不久退隱歸山，謝絕世事足有四十年，雖然飲食時有不足，但是却怡然自得。侍奉雙親孝敬恭謹，他的二哥性情剛烈，多有忤逆，但是他侍奉却能得到他的歡心。門庭內外，和樂肅穆，就好像没有人聲，然而諸事却自然得到治理。親戚之中有因爲貧窮而不能辦理婚嫁之事的，他就爲他們辦理解囊相助。和鄉人相處，或一起宴飲，或相互談笑，整天都是和悅恭謹的樣子。

對後學的提問，他孜孜不倦地予以解答，雖然是因材施教深淺不同，却一定要自己心有所得纔講。所以他說："作學問不在於多說話，衹是要靜坐，使心靈澄澈，體會天理。如果這樣，即使是一絲一毫私欲的萌發，也要退而聽察。"又說："爲學之人的毛病，在於没有涣然冰釋。像孔子的諸位弟子，他們整天在一起，互相切磋，又得到孔子作爲歸依，在平常時候進行觀摩而受到感化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恐怕那些解釋而脫落之處，不是言說所能達到的。"他又說："讀書的人知道書上所說都是我自己的事，就以自身求得，那麼凡是聖賢做到了而我没有做到的，都可以勉勵自己達到。如果衹是從文字上求證，僅作爲談說吟誦，那麼很少有不玩物喪志的。"他又說："講學根本在於做到深入縝密，這樣纔會意味深長，路徑不差。如果一概以一理而論，而不明察差異，這是學者沉溺於疑似亂真的學說而不自知的原因。"曾以黃庭堅稱贊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作爲善於形容有道之人的形象，常常加以吟誦，對爲學的人說要將此言記在心中，這樣就會遇事心胸開闊，而義理也會稍有長進。

他談及《中庸》時說："聖人之門傳下此書，其開悟後學很完備，然而其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情没有顯露叫做中'，又是全篇的要旨。如果衹是記憶背誦，那又有何用？一定要身體力行，實在看到這個理，就像顏子的感嘆，卓立而有所發現，心中從不背叛，然後將其擴充開來，無所不通，那麼就可以談論《中庸》。"他言及《春秋》

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說：“《春秋》的每件事都是各表明一種事例，就像觀看山水，每走一步景觀都不同，不可拘泥於一種方法。那麼《春秋》所以難於解說，是因爲用一般人的心去測度聖人，没有達到聖人的灑脱，又怎麽能没有差錯呢？”

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李侗閑居在家後，好像不再屬意世事，可是他感嘆時世憂慮國家，議論起時事來感奮激揚打動人心。他曾經說：“現在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所以人心邪惡，不能任用，導致君臣上下不通聲氣，而中原之國日益衰敗。義利不分，所以自從王安石執政以來，就使人心陷於邪惡，至今仍然不能自覺。人們都趨奔於利而不懂得義，君主的勢力就會日見孤弱，君主應當留意於此，不然的話，就成了所謂的‘雖然有糧食，我得食用其他食物’”。

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静，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

當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李侗爲同一師門的學友，素來看重李侗，朱松送自己的兒子朱熹向李侗問學，朱熹最後得到了他的傳學。沙縣的鄧迪曾經對朱松説：“愿中就像冰壺秋月一樣，晶瑩剔透，純潔無瑕，不是我輩所能比的。”朱松認爲這是知人之言。朱熹也稱贊李侗：“姿質高美，氣節豪邁，而修養完美，不見鋒芒，精純之氣呈現於面容，容色温和而言語嚴厲，精神鎮定内氣平和，言語動静之間，端莊閑適安詳，在自然之中好像有一種成法。平常一副恭順之態，對事好像没什麽太大的可否，但是等到發生事變時，他以義理來判斷，就會界限分明，不可凌越。”又説跟李侗從學之後，曾經一度離開，等到再度回來後，發現他的學問越發高超。他就是這樣的上進不止。

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李侗的兒子友直、信甫都考中進士，試官於鄰近的州縣，輪番迎奉李侗歸養。歸途經過武夷山時，正趕上閩帥汪應辰致書帛相迎，李侗去見了他，到達的那一天疾病發作，因而去世，卒年七十一歲。

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信甫官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升爲廣東、江東憲，因爲特立獨行不爲朝廷所容。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道學(三)

朱熹　張栻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親朱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舉他，做了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州、襄州軍馬時，邀請朱松作屬下，朱松辭却了。趙鼎再任丞相時，朱松拜官校書郎，遷爲著作郎。因爲御史中丞常同的舉薦，做了度支員外郎，兼任史館校勘，歷任司勛、吏部郎。秦檜定下議和之策後，朱松與同僚一同上書，極力論説這樣不行。秦檜惱怒，暗示御史彈劾朱松懷有異心，自以爲賢，因此出知饒州，還没成行，就去世了。

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説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吕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朱熹幼時穎悟，剛會講話時，父親指着天空告訴他："這是天。"朱熹問道："天的上面有什麽?"朱松認爲他很奇異。從師學習後，老師教給他《孝經》，朱熹一看，就題句其上説："不如此，便不是人。"他曾與一群小孩在沙土上玩，他一個人坐得端端正正，用手指在沙上寫畫，一看，是八卦的圖像。十八歲時，參加鄉貢，考中紹興十八年進士。調任泉州同安縣主簿，挑選城中的德才兼備之民作爲弟子，每天都與他們講論聖賢修己治人的道理，禁止婦女入流僧道。罷官後請求掌管祠廟，受命監潭州南嶽廟。第二年，因爲宰相的舉薦，與徐度、吕廣問、韓元吉一同受召，因病辭却。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

孝宗繼位後，下詔徵求直言，朱熹上密封奏章説："皇帝您雖然自身没有過失，可是關於帝

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遍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奸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

王的學問不能不反復講論。朝政雖然没有闕失，可是修内攘外的計策不能不早日定下。事物的利害休戚雖然不能備陳，但是對於根本是不能不留意的。陛下您在修德之初，親執簡策，不過是吟誦文辭，涵咏性情，又很是留意老子、釋氏的書籍。記憶吟誦詞藻，不是探求本源而確立治國之道的辦法；老釋講求的虛無寂滅，不是貫穿本末而持立中道的學說。帝王的學問，一定要先求格物致知，來窮盡事物的變化，使得義理所在之處，細微詳盡，無不照見，這樣自然心意誠明中正，從而可以應對天下的事務。"接着他又說："修内攘外的計策未及時定下，是爲講和之說所誤。金人與我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麽不可議和是很顯然的。希望您能按照義理的公正來決斷，閉塞邊關，斷絶和約，任用賢能之人，確立綱紀，整肅風俗。幾年之後，國富兵强，再看我們國力的强弱，和敵人内隙的深淺，再慢慢起兵對付他們。"接着又說："天下的利與弊，在於百姓的歡樂與憂愁，百姓的歡樂和憂愁，在於郡守縣令的賢德與否。監司是郡守縣令的紀綱，朝廷是監司的本源。想要讓百姓各得其所，那麽本原之地也在朝廷。現在的監司，那些奸邪貪贓、行爲敗壞、肆意施虐、侵害百姓的人，無一不是宰執、臺諫的親朋好友、内外賓客。那些已經失勢的，已經按察他們的營私情形罷黜了；而仍然得勢的，又哪裏没有呢，衹是陛下無從知道罷了。"

隆興元年，皇帝又召見朱熹。他入廷論對，其中一點講道："大學之道在於格物致知。陛下雖然富有生而知之的天性，高於世人的操行，却未曾隨事觀理，即理應事。所以在有所舉措時常常招致嫌疑，在察納進言時未免受到蒙蔽欺騙，而治平天下的效果也因此而不顯著。"第二點講道："君父的仇敵與他不共戴天。現在應當做的，不交戰就無法報仇，不防守就無以取勝。"又陳述古代聖王用以加强根本擊退敵軍、以威力來制服遠方之民的方法。當時的宰相湯思退正在提倡議和，拜朱熹爲武學博士，等待依次補缺。乾道元年，催促他就職，赴官後洪适作了宰相，又主張議和，論事不合，歸家。

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讒毁，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疏言：

>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
> 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

三年，陳俊卿、劉珙舉薦他做樞密院編修官，等待依次補缺。五年，遭遇母喪。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相薦，與王庭珪一同被召，因爲服喪尚未結束辭却。七年，喪服免除，皇帝又加以召見，因爲俸禄不够養親而辭却。九年，梁克家任宰相，又重申先前的任命，他又辭却了。克家上書稟奏朱熹屢召不起，應該受到褒獎，執政的人都稱贊他，皇帝説："朱熹安貧守道，廉潔謙讓，精神可嘉。"特改爲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認爲求退而得到進官，於義未安，再次辭却。淳熙元年，纔開始拜受。二年，皇帝要獎勵任用廉潔謙讓之人，來整肅風俗，龔茂良兼攝丞相之事，將朱熹的名字報了上去，拜官秘書郎，朱熹堅決辭却，而且親筆寫信給茂良，言及當時有權勢而得到皇帝寵幸的奸佞之人。衆小人乘機加以詆毁，於是藉朱熹的再次辭却，答應了他的請求，讓他去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五年，史浩再次任宰相，授任朱熹知南康軍，皇帝下達旨令，要他由便道赴任，朱熹一再推辭，不被允許。來到郡上後，他興利除害，正遇上久旱不雨，他講求治荒之策，救活了很多百姓。事畢之後，他上書請求按規格推恩行賞納糧的人。他偶爾也去郡上的學校，招引學子與他們講説辯論。他還訪求白鹿洞書院的遺址，奏請恢復它的原貌，制定《學規》使人遵守。第二年夏天，發生大旱，皇帝詔令監司、郡守條陳民間的利弊，於是朱熹上疏説：

> 天下之事没有比撫恤百姓更重要的，而撫恤百姓的根本，在於君主端正思想來確立綱紀。大概天下的綱紀不能自動確立，一定要君主有公正端平、光明正大之心，没有偏袒、反覆的私情，然後纔能有所附着而確立。君主的心不會自然就端正，一定要親近賢臣，遠離小人，講明義理的歸趣，閉塞私欲邪念的路徑，然後纔能得到端正。
>
> 現在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負責諫諍的大臣都失掉了各自的職守，而陛下與之親密謀劃的，不過是一兩個親幸的大臣。他們對上蠱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説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盗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搗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

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

的正大之道，而愉悦於謀求功利的卑下之説，不喜歡正直之士的正直之言，而認同近侍的鄙陋之態。他們在下面則招集天下那些貪圖利益、没有廉耻的士大夫，文武彙合再加以區分，各入其門。對他們喜歡的人就暗中援引，提拔到清貴顯要的位置。對他們厭惡的人就秘密進行詆毁，公開地肆意排擠。他們互相以財貨行賄，所盗竊的都是陛下的資財。他們任命卿相將領，所盗竊的都是陛下的權柄。陛下所謂的宰相、師傅、賓友、負責諫諍的大臣，有的反而出入其門，看他們的旨意行事；那些僥幸能够自立的，也不過是謹慎自守，未曾敢説一句話來斥責他們；那些特别害怕公衆言論的，纔能够略微警告譴責一下他們的同黨，既然不能深加觸動，而也就終究不敢端正言論來搗其巢穴。他們的威勢建立起來，朝廷内外紛紛歸向他們，使得陛下發布的號令、升降的任命不再出自朝廷，而是出自這一兩個人的門下，名義上是由陛下獨自决斷，而實際上却是這一兩個人在暗中執掌權柄。

又説："莫大的禍患，一定會到來的憂慮，已經近在朝夕之間，可是衹有陛下一個人還不知道。"皇帝讀完這篇上疏，非常憤怒地説道："這是把我看作已經不存在了。"朱熹因病請求掌管祠廟，不獲回報。

陳俊卿以舊任宰相而鎮守金陵，經過朝廷時入宫進見皇上，極力推薦朱熹。宰相趙雄對皇帝説："士人好名，陛下您越是恨他，那麽人們就越發稱譽他，這豈不是正好抬高他。不如根據他的所長而任用他，他逐漸地擔當起職任，那麽是否有才幹自然可見分曉。"皇帝認爲有道理，於是拜授朱熹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不久登録他救荒的功勞，拜官直秘閣，因爲以前所禀奏的納糧人没有推恩行賞，辭却了。

正趕上浙東發生大饑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爲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當天乘坐單車上路，又因爲納糧人没有推恩行賞，辭去了職務。對納糧人行賞後，於是又接受了職任。入朝論對

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盗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泄。

時，他首先陳述發生災異的原由和修明道德、任用人才的見解，接着説："陛下剛剛繼位的時候，大概曾經選用英豪之士，使他們掌管政事，不幸其間不得任用所有的英豪之士，所以不再廣求賢士哲人，而衹是姑且取用那些柔和圓滑、容易控制的人來充任職位。因此左右親近奉使的賤役，開始得以在陛下閑暇時進行供奉，聽憑您的驅使，而宰相的權勢日益減輕。您又擔憂勢力有所偏重，會因此而壅塞自己，於是時常聽聽朝廷外的議論，以此來暗中察訪這些人的過失來牽制他們。陛下既然未能遵循天理、公秉聖心，來端正朝廷的大體，那麼就本來已經失去根本了，而您又想兼聽士大夫的言論，來作爲駕馭之術，可是士大夫的進見是有時纔進行，而親幸之人的勸誘却没有間斷。士大夫禮敬的儀容既莊嚴而難於親狎，他們的言論又逆耳難於接受，親幸之人阿諛逢迎、行奸諂媚的醜態既足以蠱惑人心，那些小吏的狡詐心術又足以淆亂視聽。所以雖然想稍稍壓制一下這些人，而這些人的權勢反而日益加重，雖然想兼采公衆的言論，可是士大夫的權勢却日見減輕。加重的已經挾持其威權，來盗竊陛下的權柄，而減輕的又藉助於加重者的權力，來作爲自己竊取禄位、加固恩寵的打算。日月往復，逐漸損耗，使得陛下的德業日益衰落，綱紀日益敗壞，奸邪充斥，賄賂公行，士兵煩愁，百姓怨恨，盗賊時起，災異多次出現，饑荒一再發生。群小互相延引，人人都得以滿足貪欲，衹有陛下一無所得，反而獨自承受其殃害。"皇帝看完，爲之動容。他的上奏一共有七件事，其中第一、二件事由他親筆書寫以防外泄。

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凑。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

朱熹剛一拜任，就致書其他各郡，招募米商，減免他們的税收，等到他來到郡上後，客商的米船已經輻輳而至。朱熹每天探訪民情，巡行境内，乘坐單車，摒棄隨從人員，所到之處人們都不知道。郡縣的官吏都害怕他的威儀，甚至有的自行引退，部屬一片整肅。凡是丁錢、和買、役法、榷酤等政策，有不便於民的，都加以更改。在救荒之餘，他隨事謀劃，一定要定下長久之計。有人説朱熹的壞話，説他疏於政事，皇帝

"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税，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盗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

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

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

對王淮説："恰恰相反，朱熹的政績很可觀。"

朱熹因爲前後的奏請多被壓抑，僥幸聽從的，也大多拖延時日，致使蝗災旱災接連不斷，他感到非常憂憤，又上奏説："爲今日打算，衹有聖上自己决斷，疾速發布號令，反躬自責徵求直言，然後君臣互相戒持，痛下决心反省改過。其次衹有全部拿出内庫的錢，以供應行大禮的費用作爲收購糧食的資本，下詔户部免徵舊有的債務，下詔主管漕運的大臣按條例驗災放寬租税，下詔宰相淘汰受災路分州軍中那些不合格的監司、守臣，選賢任能，責求他們施行救荒之策，或許這樣還可以對下結納人心，消除他們趁時作亂的欲望。不然的話，我恐怕使人擔憂的將不在於飢餓，而在於盗賊；蒙受損害的將不限於官吏，而是上及於國家。"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是同鄉，與他結爲姻親，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相推薦他，遷官江西提刑，還未成行。朱熹巡察來到台州，狀告仲友的人很多，朱熹察得實情，三上奏章，王淮都藏起來不讓皇帝知道。朱熹奏論更加盡力，仲友也自我辯解，王淮這纔把朱熹的奏章上呈給皇帝，皇帝命令宰府審定，都司陳庸等請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强幹的官員究察實情，并且命令朱熹快速趕往遭受旱災的州郡視察。朱熹這時正留在台州没走，接到詔書後，更加上書論辯，前後六上奏章，王淮不得已，削奪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命授給朱熹，朱熹辭却不拜，於是歸家，并請求供奉祠廟。

這時鄭丙上疏詆毁程氏之學來敗壞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陳賈做了監察御史。陳賈面見皇帝論對時，首先就論説近來士大夫之間有所謂的"道學"，大體上是假藉其名來成其奸僞，希望對這些人加以考察，擯棄不用。大概指的是朱熹。十年，皇帝下詔因爲朱熹幾次請求供奉祠廟，可以差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觀，然後他又接連主管雲臺、鴻慶兩祠達五年之久。十四年，周必大任宰相，拜任朱熹爲提點江西刑獄公事，稱病辭却，不被允許，於是赴任。

十五年，王淮罷相，朱熹於是入朝進奏，他

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仇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

首先說到近年來刑罰失當，獄官應當選擇合適的人。接着說到經制錢、總制錢的擾害百姓，以及江西各州科罰的弊端。最後說："陛下繼位以來的二十七年，因循舊制，逐漸推移，没有尺寸的功效可以酬謝聖上的心願。我曾經反復思考這件事，難道不是因爲平常居朝時，那虛空靈明、應對萬物的心中，天理還不够精純，人欲還没有消滅乾净，所以行善不能達到最大限度，除惡不能去其根，在一念之間，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的心機，在胸中交戰。所以對大臣以禮相待不是不優厚，可是在左右獻媚逢迎的小人被深信爲心腹；思求英才不是不急切，可是那些奸邪庸俗之輩得以久居朝位。不是不樂於聞聽公正的言論，可是有時候却不能容忍；不是不憎恨讒言和暴殄行徑，却未能避免錯誤地接受；不是不願意爲國家報仇雪耻，可是却未能免除畏怯苟安；不是不愛護百姓的資財人力，可是却未能免除百姓的嘆息愁怨。希望陛下從今以後，於一念之間一定要謹慎究察，這是天理呢，還是人欲呢？果然是天理，就恭敬地加以充養，不讓它受到一點堵塞；如果是人欲，就恭敬地加以克制，不讓它有一點凝滯。推廣到言語行動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來裁斷，那麼聖上的心就會透徹無比，内外通融，没有一絲一毫的私欲能够介入其間，而天下事您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無不如意。"這次入朝，有人在半路上邀請朱熹，認爲"正心誠意"的言論是皇帝厭煩聽的，告誡他不要說及。朱熹說："我平生所學，衹有這四個字，又怎麼可以隱藏沉默來欺騙皇上呢？"等到奏章上呈後，皇帝說："我好久没有見到你了，浙東的事情，我自然知道，現在應當給你一個清貴顯要的職位，不要再拿州縣的事來煩你。"

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謂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

這時候曾覿已死，王抃也被逐出，衹有内侍甘昪還在，朱熹爲此極力發表言論。皇帝說："甘昪是德壽所推薦的，說他有才能。"朱熹說："小人若没有才能，又怎麼能打動主上呢？"第二天，拜官兵部郎官，他以足疾請求祠職。兵部侍郎林栗曾經與朱熹討論《易》、《西銘》，見解不一致，他彈劾朱熹說："他本來没有什麼學問，

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逾月再召，熹又辭。

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衹是剽竊張載、程頤的餘説，稱之爲‘道學’。他所到之處動不動就携帶着幾十個門生，妄自仰慕孔子、孟子游歷聘訪的風習，邀求索取高價，不肯供職，他的僞詐不可掩藏。”皇帝説：“林栗的話似乎過分了。”周必大説朱熹上殿那天，足疾還没好，衹是勉强登殿答對。皇帝説：“我也看見他跛足曳行。”左補闕薛叔似也上奏援助朱熹，於是仍讓他任江西提刑的舊職。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林栗論辯，説他的話没有一句符合實際，“稱之爲道學”一句，尤其不符合實際，以前王淮勾結臺諫，暗中廢黜正直之人，大概就用的這種方法。皇帝下詔：“朱熹昨天入廷論對，論説的都是新的職任上的事，我相信他的誠信，又依從了他的請求，請快速赴任。”正趕上胡晋臣拜任侍御史，他首先論説林栗執拗不通，喜歡與自己相同的人而厭惡不同的人，没有事實地指斥學者自成黨派，於是罷黜林栗，讓他出知泉州。朱熹再次辭去任命，拜官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没過一個月，皇帝再次召見朱熹，他又辭却了。

當初，朱熹因爲口説不能盡意，請求上密封奏章來禀告皇帝，到了這時他就投上了密封的奏章，説道：

現在天下的形勢，就好比人生了重病，内起於心腹，外到達四肢，没有一處不遭受病害的。我姑且爲陛下説説天下的根本和如今的當務之急：根本，是陛下的心；當務之急就是輔持太子，選擇任用大臣，興立綱紀，移風易俗，愛惜養護民力，整飭軍政，這六點很重要。

古代的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本心，所以建立師保一類的官職，設列掌管諫諍的官職，凡是飲食、酒漿、衣服、居舍、器用、財物和那宦官、宫中侍妾的事務，無一不由冢宰掌領。使其左右前後，一舉一動，無不用官府的法令來約束，而没有一絲一毫的地方和轉瞬之間可以隱藏一點私情。陛下如今的專精致道而持守本心，果然有這樣的功效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

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説、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

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宫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

了嗎？修養一身整治家室而端正左右之人，果然有這樣的功效了嗎？宫中的事情禁密，我固然不得而知，可是賞賜爵禄的泛濫，賄賂財物的風行，民間私下裏傳説，早已是不勝其多，那麽陛下用以修治家室的，恐怕還没有達到古代聖王那樣。

至於左右近臣，對他們恩寵過當，過去有淵、曾覿、張説、王抃這些人氣焰囂張，權傾一時，現在已没什麽可説的了。祇有前些時候我跟您面陳的那個人，雖然承蒙聖上多方開導，然而我愚昧不化，仍然私下認爲像這樣的人衹應當讓他去看守大門、傳達命令，從事掃除，不應當給他高官，使得他肆意施奸獻媚，在宫廷内製作精巧無益之物，來誘惑聖上的心，在外面另立門庭，結交權勢，來破壞聖上的政業。我路上聽人説，自從王抃被逐出後，諸將的差遣拜任，多出於這個人之手。陛下竭盡百姓的血汗來供奉軍隊，可是士兵們却不能得到温飽，這都是將帥巧立名目，侵奪他們的口糧，肆意行賄於陛下的近臣，來求取進用，那出入於宫廷之内的陛下的心腹之臣，在外結交將帥，與他們一同來欺騙蒙蔽陛下，纔出現這樣的情况。可是陛下却不醒悟，反而寵幸親近他們，認爲他們是自己的人，以致宰相不能議論他們規劃的得失，給諫不能議論他們授任的是非，那麽陛下用以端正左右近臣的，比不上古代聖王又是很顯然的了。

至於輔持太子，那麽在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太子屬官雖然號稱得到了合適的人，可是真正稱職的，大概已經很少了。同時又時常讓那些奸邪輕薄、駑弱庸劣之輩偶爾摻雜其間，所謂的講讀，也姑且是應付文字、濫竽充數，没聽説過他們對太子有規誡之功。至於早晚周旋太子身邊陪侍游玩的，又不過是使臣宦官這些人。師傅和賓客的職位既已不再設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於是太子宫衹是讓使臣來執掌，這樣既無從使

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太子生發尊師尚友、崇德好義之心，又無從防止其狎慢嬉戲、詭邪雜入的危害。應該商討前代的典制，設置師傅和賓客的官職，罷黜太子宮的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

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於選擇任用大臣，那麼以陛下的睿智明察，難道不知道天下事，一定要得到剛毅明達公平正直的人纔能加以任用嗎？之所以常常不能得到這樣的人，反而容忍那鄙陋之人竊居朝位，衹是因爲在一念之間，不能透徹其偏私邪曲的蒙蔽，而那些陛下所寵幸的近侍，平常不能盡合法度，如果任用了剛毅明達公平正直的人作爲宰相，那麼他們就會害怕這樣的人會妨礙他們的行動，加害他們自己，從而不能肆意妄爲。所以在選吏任官時，一定要先排擠掉這些人，而後取用那些疲軟懦弱柔和圓滑、平日裏不敢正色直言的人來揣摩他們，又在其中得到那極其庸愚鄙陋、一定可以保證他們不會對自己有所妨害的，然後再把他們舉到高位。所以拜官的文件還沒出來，人選已經先物色好了，姓名還沒公開，朝廷内外已經料知那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

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

至於振揚整肅紀綱，移風易俗，那麼今日宫廷之内，本是禁密之地，可是天下的不公之理，不正之人，却竟然得以在其間扎營盤據。而陛下的所見所聞，無不是不公平不正派的事，那麼它們的腐蝕侵削，使得陛下向善之心不明，疾惡之意不深，其危害已經是不可勝言了。等到他們作奸犯科，陛下又不能割斷私情，而交付給外廷商議，讓有關部門去論罪，所以紀綱在上面得不到端正，下面則風氣頹敗，這種狀况爲害已經很久了。浙江中部尤其嚴重。他們大抵習用柔媚的姿態、阿附的語言，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當成是得計，甚至把金珠當作肉脯，把契券當作詩文，宰相可以利誘就利誘宰相，親

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啖則啖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

幸可以打通就打通親幸，衹是要求得所欲，不再有廉耻之心。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出現，就群起譏諷排擠，指斥爲“道學”，然後加上矯情過激的罪名。十幾年來，都是用這兩個字來禁錮天下的賢人君子，又像過去所謂元祐學術那樣，對其排斥詆毁，一定要使其無處容身纔罷休，這難道是治世應有的事嗎？

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至於愛護蓄養民力，整飭軍政，則是自從虞允文爲相以來，就將户部每年收入中一定可以指靠的款項全部拿來，號稱歲末羸餘，而輸入内庫。衹是將那些有名無實、積累挂欠、衹是載入簿籍之上、不能催督整理的款項，撥還給户部，作爲内庫的積藏，將會以此來備用將來的進兵之需。然而自此以來的二十多年，内庫的收入不知道有多少，它們又被認爲私家貯藏，由私人掌管，宰相不能用入貢來均調其資財的進出，户部不能用簿籍來登考其資財的存亡，日損月耗，用來供奉私人消費的，恐怕不知道有多少了，又何曾聽説他們能用這些錢去交换敵人之首，如太祖所説呢？衹是使户部的經費日益匱乏，督迫日益急切，以致廢除了祖宗傳下的破分良法，一定要登足十分方纔住催；認爲還不够，就又造作比較監司、郡守等級高下的辦法，來誘迫下面納貢。於是朝廷内外承被此風，競相徵收煩苛的賦税，這是老百姓之所以陷入深重困境的原因。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諸位將領爲了求得進用，一定要先搜刮士兵，來蓄殖私利，然後以此來自相結交陛下的近侍，以求得自己的姓名獲知於陛下的貴將。貴將得到了他們的姓名，就將其交付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軍隊之中，使從什伍以上逐一負責向上申明，稱贊他的才能武藝，能够擔任將帥，然後備下奏章而在陛下面前言説。陛下衹看見他按等級被推任在先，案牘具備，就真的以爲是公正的舉薦而可以得到合適的人了，又哪裏知道他議價成交、輸入錢財，已經像晚唐的債帥了呢？將領，是三軍的司命，可是它選拔設置的方法却如此乖謬，那麽那些智勇雙全、真正有武略的人，又有誰會在宦官、宫妾的門前低頭屈身呢？而陛下所得到任爲將帥的，都是些庸夫走卒，可是您還希望他能整飭軍政，激勵士兵，來壯大國勢，這難道不是錯誤的嗎！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

上面這六件事，都不可以延緩，其根本之處是在陛下的一顆心。這顆心正了那麽六件事無不正，一有私心人欲介入其間，那麽即使想勞神費力，來求得六事得正，也將是徒有其表，而天下事則越來越不可爲了。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説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奏疏呈進時，夜漏正下到七刻，皇帝已經就寢了，急忙起身，點上蠟燭將疏文讀完。第二天，拜授朱熹主管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説書。朱熹堅决辭却，拜官秘閣修撰，供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

光宗繼位後，朱熹再一次辭去職任，仍然任舊職直寶文閣，皇帝下詔給予獎勵表彰。過了幾個月，拜官江東轉運副使，因病辭却，改爲知漳州。奏請免除了漳州屬縣的無名賦税七百萬錢，減免了經總制錢四百萬。因爲當地百姓不懂得禮節，他采擇古代婚喪嫁娶的禮儀，來演示給他們，讓父老們解説，來教導子弟。當地的風俗崇信佛學，男女群聚在僧舍舉行傳經會，女子不出嫁的爲她建一所庵舍讓她居住，朱熹都禁止了。他常常憂慮經界不明的危害，正趕上朝廷討論要劃清泉州、汀州、漳州的經界，朱熹於是察訪事宜，選擇好人員物品和丈量方法獻上。當地欺凌貧弱的豪紳認爲這樣做很不便，一同來阻擾朱熹。宰相留正，是泉州人，他的鄉黨也大多認爲此法不可行。平民吴禹圭上書控告這樣做侵擾百姓，皇帝下詔姑且待以後再説，降旨先劃定漳州

經界。第二年，朱熹因爲喪子請求祠職。

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官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這時史浩入朝覲見，請皇帝收攏天下衆望所歸的人物，於是拜朱熹爲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朱熹一再推辭，皇帝下詔説："論撰之職，用來加寵名儒。"於是拜任。拜官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却。漳州的經界劃定工作最後被罷止，朱熹因爲進言得不到采納而自我彈劾。拜知静江府，辭却，主管南京鴻慶宫。不久，又差遣他知潭州，他堅决推辭了。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爲學問不如朱熹，請求召爲太子官屬，王府直講彭龜年也對大臣稱説他。留正説："我不是不知道朱熹，祇是他性情剛烈，恐怕到這裏不相合，反而成爲負累。"朱熹正要再次推辭，皇帝降下旨令："長沙是一道巨大屏障，以獲得賢人爲重。"於是拜任。遇上僚人來侵擾屬郡，朱熹派人向他們曉以禍福之理，都招降了他們。他還申明皇帝的命令，嚴格軍備，約束奸吏，抑制豪强。所到之處建立學校，申明教化，四面八方的學者都聞風而至。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焕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寧宗繼位以後，趙汝愚首先推薦了朱熹和陳傅良，降旨命二人赴臨安奏事。朱熹行將辭却，這時拜他爲焕章閣待制、侍講，朱熹辭却，不被應允。入朝論對，他首先説道："過去，太皇太后親自定下大策，陛下敬承宏圖，可以説是以權變行事，而又大概不失正道。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竟反而不能確認逆順與名實，我私下裏爲陛下擔憂。還有可以推托的，也是説陛下的心，過去未曾有求位的謀劃，現在未曾忘記思親的情懷，這是權宜行事而不失正道的根本。充揚未曾求位的心，來盡顯自己負罪認錯的誠意，充揚未曾忘記親人的心，來行用冬温夏凊、昏定晨省的禮節，這樣大的人倫就會得以端正，大的根本就得以確立了。"他又當面辭却待制、侍講之職，皇帝手諭説："你的經學淵源，正可資備勸講，論對之職，不要再加以推辭，以稱合我崇儒重道的心意。"於是拜任。

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

這時趙彦逾巡察爲孝宗選定的山陵，認爲這裏土地貧瘠，下面會有水石。孫逢吉按核後，請求另求吉兆。皇帝降旨集合大臣商議，臺史害

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

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

怕，建議中止。朱熹最後上呈議狀說："壽皇德行聖明，作爲他衣冠的藏所，應當多方尋訪名山，不應該偏信臺史的話，將其委棄在水泉沙礫之中。"未獲回應。這時論說的人以爲皇帝不歸還皇宮，就會事體不正而生出疑議；金人使者將要前來，或許有所窺探。皇帝降旨修葺舊的東宮，造屋三四百間，打算遷居進去。朱熹上疏道：

這一定是陛下的左右親幸提倡此說來貽誤陛下，他們企圖以此來實現其奸邪用心。我恐怕不衹是上帝震怒，災異多次出現，正應當驚恐畏懼修行反省之時，不應當發動這樣大的役事，來違背上天的責備警告；也害怕京城地區的百姓飢餓流徙、瀕於死亡之際，會有人怨恨激切，而導致其他變故。不衹是陛下無從感動太上皇之心，以致没有進見之期，也恐怕壽皇尚在停柩之中，山陵還未卜定，靈座的供奉容不得有一點鬆弛，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年事已高，孤單單地在愁苦中度日，早晚的奉養尤其不可缺少。而四方萬民，僅看見陛下急欲大建宮室，從速完成，一旦翩然將此丢棄而去，移就安然便利之處，那麼六軍萬民將會有扼腕不平的人了。前車之鑒并不遥遠，甚是可畏。

我又聽説太上皇后害怕有忤太上皇的旨意，不願意讓他聽到太上的稱謂，又不願意讓他聽到内禪的説法，這又是過慮了。殊不知如果衹是如此，而不靈活方便，那麼父子之間，在上的怨恨惱怒而在下的憂愁恐懼，何時纔有個終止呢。父子之間這一大的人倫，是三綱的核心所在，日久而不相謀劃，也會有藉機造謡生事的，這又是我的大的恐懼。希望陛下明確詔令大臣，先罷止修葺東宮的工程，將其工料撤回，在慈福、重華二殿之間，大略建一二十間寢殿，使其大體可以居住。至於過宮的計劃，那我又希望陛下下詔自責，減少輿服侍衛，入宮之後，暫時改變一下服飾的顏色，就像唐肅宗改穿紫

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

袍、親自執鞭策馬那樣，來表明引罪自責的誠意，那麽太上皇雖然有氣憤惱怒的心情，也將會烟消雲散，歡欣融洽了。

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勛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决，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

至於朝廷的綱紀，我又希望陛下深切詔令左右的人，不要干預朝政。其中確實有功勞而得到的褒揚獎賞沒有讓衆人滿意的，也詔令大臣進行公議，考察典章，對其功勞實行豐厚的報償。而凡是號令的張弛，人才的進退，則一律委托給一班大臣，讓他們反復比較衡量，不要依照一己之見，而是斟酌取用大家的意見，上奏實行。有不恰當的，經過駁還辯論，選擇好的來頒行天下，那麽不衹是親幸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獨斷專行，而且陛下自己也得以更加明瞭天下的事情，對於得失的計算就不再有疑慮。

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説，别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至於山陵的卜定，則希望廢除臺史的説法，另外尋求草野之地，來營建新的宫舍，使得壽皇的遺體能够安居其内，國家百姓都能從中蒙享福祉了。

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

上疏進呈後不見回應，不過皇帝也没有施怒於朱熹的意思。他常常將自己的講論編次成册呈給皇帝，皇帝也開懷容納。

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

朱熹又上奏勸勉皇帝修進德業，説："希望陛下能在平常之際，把求得逸失的心作爲根本，對於玩味觀覽經史書籍，接近儒學，越發地用力。經常召見大臣，切磋治國之道，如果群臣入朝論對，就賜給他們温和的容顔，反復地詢問，來求知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好壞，同時考察其人才的邪正優劣，這樣差不多對於天下的事就各得其理了。"朱熹上奏："禮經上規定，兒子爲父親，嫡孫承擔祭祀重任爲祖父，服喪時都要服斬衰三年；嫡子應當是他父親的後人，如果他不能承位執辦喪禮的話，那麽就由嫡孫承統而代他執辦喪禮。自從漢文帝縮短服喪日期後，歷代相沿，於是天子不再有三年之喪。爲父親都這樣，那麽嫡孫承擔祭祀重任者更可想而知。人倫綱紀毁壞，三綱之義不明，一千多年過去了，没有誰

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能够改正。壽皇聖帝具有天賦的卓絶秉性，在以日易月之外，他還執守通用的喪禮，上朝所穿的衣冠都用粗布製成，應該將此法著明在典册之中，作爲萬世的法則。昔日，遺誥剛剛頒布時，太上皇貴體欠安，不能親自赴喪。陛下以世系嫡孫繼承大統，那麼承擔祭祀重任者的禮服是明著禮典的，應該遵守壽皇已經施行的法則。一時倉促，來不及詳議，於是服用漆紗淺黄色的冠服，不衹是違背了禮法，而且使得壽皇已經施行的禮制興而復墜，我私下裏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過失來不及追改，衹有在將來出殯時，行禮應當再服用初喪的服飾。”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説。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遇到孝宗祔祖廟，朝臣議論宗廟中輪番遷毁的制度，孫逢吉、曾三復首先請求一并遷走僖、宣二位祖先的神主，將太祖供奉在第一個房間，合祭時以向東之位爲正。皇帝降旨命大臣集中商議：僖、順、翼、宣四位祖先的神主要遷走，應該有個歸屬。自從太祖皇帝首先尊奉四位祖先的祭廟之後，治平年間，議論的人因爲世代已漸漸久遠，請求將僖祖遷移到旁室。後來王安石等上奏，僖祖有祭廟，與商周的先祖契、稷没有什麽兩樣，請求恢復原狀。宰相趙汝愚素來對恢復祭祀僖祖不以爲然，侍從們多順從他的説法。吏部尚書鄭僑想要遷出宣祖而祔入孝宗。朱熹以爲將其藏在旁室，就是將祖宗的神主下藏在子孫所居的旁室，神宗再次將其奉爲始祖，已是得到禮的正道，符合人心了，所謂有人興用，就不敢加以廢止吧。他又擬寫了一篇《廟制》來分辨，認爲事物哪有無本而生的。朝廷没有報知皇帝，就撤除了僖、宣二祖的廟室，另外建造廟室來供奉四位先祖。

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争

當初，寧宗繼位時，韓侂胄自認爲有擁立皇帝的功勞，居位於朝廷執掌政事。朱熹擔憂他妨害政事，多次發表言論，并且約同吏部侍郎彭龜年一同論難。適逢彭龜年出外護送使者，朱熹於是上疏斥責左右親幸竊權的過失，在講席上又進行了重申。皇帝批示説：“念你年事已高，恐怕難以再居立講席，已經拜賜你宫觀的職位。”趙汝愚袖藏御批交還皇上，一邊進諫一邊揖拜。内

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黄，修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焕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

侍王德謙直接把御批交給朱熹，臺諫争着挽留，不答應。樓鑰、陳傅良隨即封還録黄，修注官劉光祖、鄧馹交相呈上封章。朱熹赴任，又被任命爲寶文閣待制，發與州縣差遣，朱熹辭却。不久拜知江陵府，辭却，并請求追還新舊職名，皇帝下詔依舊爲焕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任宰相後，收攏召集四方的知名人士，朝野内外翹首期待治政的到來，衹有朱熹爲韓侂胄掌管政事而憂心忡忡。他屢次對皇上言及之後，又多次親筆致信趙汝愚，勸他用豐厚的賞賜酬報韓侂胄，不要讓他干預朝政，其中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的話。趙汝愚却以爲他容易制服，没有留意。到這時候，趙汝愚也被誣陷驅逐，朝廷的大權都歸於韓侂胄一個人了。

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朱熹開始以議論祔廟一事不被聽從而自相彈劾求退，不被允許，他又以疾病再次請求休官致仕，皇帝下詔："辭職謝任，這不是我優禮賢士的心意，依從舊職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陷朱熹有十大罪過，下詔除官，罷免祠職，他的門人蔡元定也被遣往道州編管。四年，朱熹因爲自己已年近七十，反復請求退職，五年，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第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一歲。在病情加劇時，他親自寫信交給兒子朱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殷切地勸勉他們努力治學，囑托他們修正自己的遺文。第二天，他端身而坐，整理好衣冠，就着枕頭而長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朱熹中進士後的五十年，在朝廷外爲官總共有九次，而居朝的日子纔有四十天。家裏過去很貧窮，年少時投靠父親的朋友劉子羽，寓居建州崇安縣，後來徙居建陽考亭，飲食常常没有着落，可是他却安然自樂。從遠方來到的諸位弟子，無論粗茶淡飯，一概與他共享。常常是向人借貸來供給家用，而如果不符合道義就一絲一毫也不取用。

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

自從朱熹離去，韓侂胄勢力越發張盛。何澹爲中司，首先論辯專門之學，文飾詐僞，沽名釣譽，請求辨清其真僞。劉德秀在長沙爲官，不被張栻等人禮遇，等到他做諫官後，首先奏論留正招引僞學的罪過。"僞學"的説法，大概是從這

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

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朱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遍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時開始的。太常少卿胡紘説道："近年來僞學猖獗，圖謀不軌，希望宣示大臣，權且停止奏呈。"於是徵召陳賈爲兵部侍郎。不久，朱熹被削奪職位。劉三傑以前御史的身份奏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這些人，他們同爲以前的僞黨，現在又變而爲逆黨。當天就拜任劉三傑爲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説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視國家大權。於是命令直學士院高文虎草擬詔書宣諭天下，由此攻擊僞學日益激烈，選人余嚞甚至上書請求斬殺朱熹。

在這個時候，士人循規蹈矩、稍稍以儒學知名的，都没有容身之處。那些從學的士人，特立獨行不顧攻擊的，都隱居在山壑之間；阿從懦弱的，改拜他人爲師，過師門而不入，甚至改换服飾，在集市上游狎，來自别於黨派之外。而朱熹却每天與諸位弟子講學不止，有人勸他謝退遣散門生，他笑而不答。有個籍田令名叫陳景思的，是原丞相陳康伯的孫子，與韓侂胄是姻親，他勸韓侂胄不要做得太過分，韓侂胄也漸有悔意。朱熹去世，將要入葬時，有人説：四方的僞徒會聚，爲僞師送葬，在聚會之中，他們若不妄論時人的短長，就要謬議時政的得失，希望命令守臣加以約束。這個建議被采納了。

嘉泰初年，學禁稍有鬆弛。二年，皇帝下詔："朱熹已經退休，拜授華文閣待制，賜與退休恩澤。"後來韓侂胄死了，皇帝下詔賜與朱熹遺表恩澤，謚號爲文。不久贈爲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爲太師，追封信國公，改爲徽國公。

當初，朱熹年少時，慷慨激昂有志求道。父親朱松病重時，曾經囑咐朱熹説："籍溪的胡原仲、白水的劉致中、屏山的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都是我所敬畏的人，我死後，你去師事他們，他們講什麽你都要聽從。"這三人，指的是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所以朱熹的學問既博求於經傳，又遍交當代的有識之士。延平的李侗年已老邁，他曾經跟羅從彦學習過，朱熹從同安歸來，徒步幾百里路去跟他學習。

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説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别録十卷。

他的治學，大抵是主張窮盡事理來獲得知識，反躬自求，親自實踐，其中以保持敬心爲主。他曾經説聖賢道統的傳續散布在書册之後，聖人經典的意旨就不明瞭了，而道統的傳續也開始湮晦。於是他殫精竭慮，來窮究聖賢的典訓。他的著作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他編訂的書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都流行於世。朱熹死後，朝廷將他對《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訓解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尚未脱稿，也立在學官。他一生著文共一百卷，與學生的問答一共八十卷，别録十卷。

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

理宗紹定末年，秘書郎李心傳請求將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入從祀，没有答覆。淳祐元年正月，皇帝視察學校，手詔將周敦頤、張載、二程以及朱熹從祀孔子廟。

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黄榦説："道的正統需要有人來傳續，自從周代以來，擔當起傳道之任的不過有幾個人，而能使大道得以彰明的，祇有一兩個人而已。自孔子以後，曾子、子思繼承這式微之道，到孟子道纔開始復明。孟子之後，周敦頤、程氏、張子繼承這中絶之道，到朱熹纔又開始復明。"有見識的人認爲這話很有見地。

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朱熹的兒子朱在，紹定年間任吏部侍郎。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

張栻字敬夫，是丞相張浚的兒子。他聰慧早熟，張浚很喜愛他，從小學習，教給他的無不是仁義忠孝的道理。長大後師事胡宏，胡宏一見到他，就將孔子論説仁道親近的意旨告訴給他。張栻退而思考，若有所得，胡宏稱贊他説："聖門

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

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

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悦，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

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

有傳人了。”張栻更加奮發自勵，以古代的聖賢來自我期許，作了《希顔録》。

以父蔭補入官列，辟爲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拜直秘閣。當時孝宗剛剛繼位，張浚起於貶謫之列，他開闢屬府，治理軍事，參謀輔佐的人都選用一時的俊才。張栻當時很年輕，在内幫助秘密謀劃，在外參預諸多事務，他的全面謀劃，幕府衆人都自認爲不如。偶爾向皇帝稟奏軍事，於是他進言說：“陛下上念及國家的仇恨和耻辱，下憐憫中原之地遭受塗炭，心中警懼，想着有所振作。我認爲這種心思的萌發，就是天理的存在。希望陛下更進一步内省俯察，研習古事、親近賢人來自相輔助，不要使它稍有止息，那麽當今的功業一定可以完成，而因循守舊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孝宗對他的話感到驚異，於是就定下了君臣之誼。

張浚去位後，湯思退執掌政事，於是罷兵議和。金人乘機縱兵進入淮甸，朝廷内外大受震動，而朝廷仍然力主和談，甚至於命令諸將不要擅自舉兵。這時張浚已死，張栻剛剛辦完喪事，就給皇帝上疏說：“我們與金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過去朝廷雖然也曾興發縞素之師，可是很快便又派遣出奉持玉帛的使者，所以心中依然存有議和之念，而至誠憂傷的心没有感動於天人之間，這是事情屢敗而功業不成的原因。現在陛下雖然深爲奸邪群小所誤，因而國土日蹙，招致寇仇，然而又哪裏知道這不是上天想以此來開悟君心呢？我認爲應該深察此理，使心中洞明没有一點疑惑，然後明確詔令朝廷内外，公正地實行賞罰制度，來舒暢軍民的義憤，那麽就會人心歡悦，士氣飽滿，敵人就不難擊退了。從今以後，越發堅定此志，誓不講和，專門務求自强，即使受到挫折也不屈服，使這種心志精純專一，貫通上下，那麽假以時日，有什麽功業不能成就呢？”奏疏上呈，不獲回報。

過了很久，劉珙向皇帝推薦他，拜知撫州，還未赴任，改知嚴州。當時的宰相虞允文以恢復中原爲己任，然而所得到的人都與自己不同道，他想張栻平常所論應當與己相合，就幾次派人

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傳致親切之意，張栻不予理睬。入朝進奏，他首先說道："先王之所以建功立業無不如願以償，是因爲他心中的誠意足以感動天地人心，而與它們没有間隔。現在您謀劃諸事雖然很辛苦，可是却事功不顯，陛下您是否確實深入省察過，在平日舉措之中，在動念行事之際，有無私心的萌發來侵害自己心中的誠意？如果有就加以克制去除，使自己心中洞明没有雜念，那麽您察見道義一定很精審，持守道義一定很堅定，而天人之間的感應將不求而至。想要恢復中原故地，先要有辦法得到中原人的心，想要得到中原人的心，先要有辦法得到我朝百姓的心。想要得到我朝百姓的心，難道還有什麽别的嗎？祇是不竭盡民力、不傷害他們的財産而已。當今的事，當然應該以申明大義、端正人心爲根本。然而施行起來有先後之分，那麽對事情的輕重緩急就不能不詳察；所從事的有名實之别，那麽選擇取捨就不能不審慎，這又是賢明的君主應該深加究察的。"

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

第二年，召爲吏部侍郎，兼任權起居郎侍立官。宰相認爲這時敵人勢力衰弱可以圖謀，建議派遣泛使去責問他們有關陵寢的事，士大夫中間如果有人擔憂這樣會無所防備而招致敵兵，往往遭到斥退。張栻面見皇帝，皇帝説："你知道敵國的事情嗎？"張栻回答説："不知道。"皇帝説："金國連年饑荒，盜賊四起。"張栻説："金人的事，我雖然不知道，但國内的事，我却知道。"皇帝説："是什麽呢？"張栻説："我目睹近年來各地多水旱之災，百姓日益貧困，而國家兵力衰弱，財力匱乏，官吏散漫，不值得依賴。就算金人確實可以圖謀，我也恐怕我們不能够圖謀他們。"皇帝聽了，沉默良久。張栻於是拿出要上的奏疏讀道："我私下認爲先帝的陵寢受到阻隔，確實是臣子不忍言説的至痛，然而現在没能够奉辭討伐，又不能用嚴正的名義與他們斷絶往來，竟然要用卑微的言詞、豐厚的禮品去求助於他們，那麽對於大的義節已經未能盡守了。而持不同意見的人還要爲此而擔憂，那麽他們的淺陋怯懦，確實是更加嚴重了。然而我私下裏揣摩他們的心意，或許是看到我們没有必勝的形勢，而不

而不在於兩陣决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争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説，上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

能不擔憂吧。大概必勝的形勢，應當存在於提早端正、平常確定之中，而不在兩軍對陣、决一勝負的時刻。”皇帝洗耳恭聽，爲之動容。張栻又讀道：“現在衹應當下達深表哀痛的詔書，宣明復仇的决策，明確拒絶金人，不與他們互通使節。然後修明德政，任用賢人養育百姓，選擇將帥，操練士兵，將修内攘外、進戰退守貫通爲一，而且一定要務求實績而不做表面文章，那麽必勝的形勢隱隱可見，即使有淺陋怯懦的人，也會奮勇争先了。”皇帝聽了，爲之感嘆，并且加以褒揚，認爲以前從没聽到過這樣的話。後來藉賜對時又反復申明先前的主張，皇帝越發地嘉賞贊嘆，當面告訴他：“應當讓你做講官，希望能經常會晤交談。”

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争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

這時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義上是均輸，實際上是全部奪走州縣的資財賦税，遠近爲之騷動，士大夫們争相論説它的害處，張栻也爲之論説。皇帝説：“正志説衹是取之於各郡縣，不是從百姓那裏收取的。”張栻説：“現在州縣的資財賦税大體上没有富餘，如果取之不止，而經費不足，那就不過是巧立名目，從百姓那裏侵取罷了。”皇帝聽了驚愕地説：“如你所説，這是我假手於發運使來侵害我的百姓了。”隨即查核實情，果然像張栻所説的那樣，於是立刻下詔罷免了史正志。

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説：“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

兼任侍講，拜官左司員外郎。講説《詩經·葛覃》，進言道：“治政生於心存敬畏，亂政起於驕奢淫逸。如果治理國家的人常常念及耕種的勞苦，而后妃則不忘記紡織的事情，那麽就很少會丢失本心了。”於是他上陳祖宗齊家治國的美政，下斥當今興利擾民的危害。皇帝感嘆道：“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所謂的‘人言不足恤’，是誤國之論。”

知閤門事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

知閤門事張説拜官簽書樞密院事，張栻連夜草擬奏疏極力諫説不可以，早晨到朝廷去，他責備宰相虞允文説：“宦官執政，從蔡京、王黼開始，親幸執政，從相公您開始。”允文聽了，羞憤難當。張栻又上奏：“文與武確實不可偏廢，然而現在想崇尚武功來均衡文武，可是任用的竟

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喧嘩，說竟以謫死。

然是這樣的人，這不衹是不能讓文臣心服，恰恰恐怕反而會激怒武臣。”孝宗爲之感悟，命令得以中止。然而宰相實際上暗地裏附和張說，第二年命令張栻出知袁州，重申張說原來的任命，朝廷上下一片喧嘩，張說最後因爲遭受貶謫而死去。

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争以善馬至。

張栻在朝廷的時間不到一年，而皇帝召對達六七次之多，他所論説的大體上都是要修身治學，敬畏上天，撫恤萬民，抑制企求非分之徒，摒棄好進讒言阿諛奉承的人，因此宰相更加害怕他，皇帝的親幸尤其不喜歡他。在他退朝居家幾年之後，孝宗想念他，於是下詔恢復他的原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他所治理的轄區荒凉殘破，盜賊很多，張栻來到後，精簡轄區内的士兵，裁汰冗員，補足缺額，將各州强健的黥兵登記造册，讓他們發揮作用，天天演練，經常巡察，申令嚴格實行保伍法。宣諭峒民酋長停止怨恨，與近鄰和睦相處，不要互相殺戮掠奪，於是這些人變得服服帖帖。朝廷在横山買馬，時間長了，漸生弊端，邊地百姓稱説難以承受，馬匹不能按時送到朝廷。張栻察明它的六十多條利弊，上奏革除，邊民感動喜悦，争相把好馬送來。

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

孝宗聽説張栻治政有方，下詔特地進級，直寶文閣，仍任舊職。不久拜官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爲知江陵府，兼本路安撫使。他一天之内除去十四名貪官。湖北盜賊很多，府縣往往放縱他們，使他們得以侵害百姓，張栻首先彈劾放縱盜賊的重要官吏，捕殺窩藏盜賊的奸人，令其同黨能通過相互捕捉告發來免除罪過，這樣衆多盜賊紛紛逃走。屬郡瀕臨邊屯，主將和帥守常常互相不服氣，而張栻却禮遇諸將，得到他們的歡心，他又撫恤士兵，用忠義之道勉勵他們，一隊士兵的首領如果建有功勞往往給他們補加官職，爲此士兵們都很感奮。沿淮水一帶的奸人有的越過邊塞去做盜賊，捕捉到幾個人，其中還有一個北方逃跑的奴隸。張栻説道：“朝廷不能以嚴正的名義去討伐敵人，不要讓我方在疆界之事上面理虧。”命令將這幾個盜賊殺掉在邊境

示衆，而將北方逃跑的奴隸捆綁着歸還給他們。北方的人感嘆說："南朝還是有人的。"

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辯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虚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孝宗聞之，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江陵、静江之民尤哭之哀。嘉定間，賜謚曰宣。淳祐初，詔從祀孔子廟。

信陽太守劉大辯仗勢企求賞賜，他廣招流民，而侵奪現有農户的好地給他們。張栻彈劾大辯欺詐，他所招集的流民不到一百個人，可是却虚報了十倍的數量，請求論定他的罪責，没有答覆。奏章幾次上呈，大辯改任到其他郡，張栻自認爲不得其職請求去官，皇帝詔令他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他在病重臨死的時候，還親手書寫疏文勸導皇帝親近君子，遠離小人，防止以一己的偏見去信任他人，要用天下的公理去秉持好惡之心。天下人都流傳誦讀。張栻有輔相的聲望，去世時年紀是四十八歲。孝宗聽説他去世後，深感哀痛，各地的賢士大夫都灑淚悼念，而江陵、静江的百姓哭悼尤其悲哀。嘉定年間，賜謚號爲宣。淳祐初年，下詔從祀孔子廟。

栻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輒有所隨順。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自言：前後奏對忤上旨雖多，而上每念之，未嘗加怒者，所謂可以理奪云爾。

張栻爲人光明磊落，表裏如一，他見義勇爲，没有一絲的遲疑。每次入朝論對，都一定要説心中想説的話，不會因爲主上高興就順從其意。孝宗曾經説信守節義、爲之獻身的大臣難以獲求，張栻答道："應當在犯顔敢諫的人中間尋求。如果平常不能犯顔直諫，將來怎麼可以指望他爲節義而獻身?"孝宗又説難於得到能辦事的大臣，張栻説道："陛下應當尋求懂得事理的人，不應當尋求能辦事的大臣。如果衹尋求能辦事的大臣，那麽將來有一天敗壞陛下大事的，未必不是這個人。"張栻自己説：他前後奏對有忤皇帝意旨的地方雖然很多，然而皇上每相念及，未曾加怒於他，這就是所説的可以以理奪人。

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櫺，覿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舊典所遺，亦以義起也。

他遠離小人尤其嚴格。做都司的時候，他坐着肩輿出門，路上遇到曾覿，曾覿舉起手想要揖拜，張栻急忙掩蓋好窗櫺，曾覿很羞愧，舉起的手一時放不下來。他到郡上後，閑暇時就召集子弟們進行教誨。老百姓有事來到治所，他一定就事進行開導。又頒寫條令，大體上是以端正禮俗、宣明人倫綱紀爲先務。他排斥異端，毁除淫祠，崇重土穀山川之神和古代聖賢的祭祀，對於舊的典籍中所遺失的東西，也以義理加以創立。

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

張栻聞道非常早，朱熹曾經説過："自己的

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皆行于世。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之要也。

子焯。

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而像敬夫，則是對於大的根本先有了卓越的見解。”他的著作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都流行於世。張栻的言論是：“爲學没有比分清義和利更重要的。義，是本心所應當做的，不是有所爲纔去做的。有所爲纔去做的，都是人欲，不是天理。”這是張栻論學的要領。

張栻的兒子是張焯。

宋史卷四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黄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黄灝

黄榦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它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吕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親黄瑀，在高宗時任監察御史，以堅定地執守正道而著稱。黄瑀死後，黄榦去拜見清江的劉清之，清之認爲他很奇異，説道："你是有大成就的人，當下的學問不是你研治的對象。"於是讓他去師事朱熹。黄榦家法很嚴，於是就去告訴母親，當天就出發了。當時正下着大雪，來到朱熹住所後適逢朱熹外出了，於是黄榦便留在客店，寢卧和起身都在一張榻上，兩個月没有脱衣服，這時朱熹纔回來。黄榦自從見到朱熹後，晚上不再設榻而卧，也不再寬衣解帶，稍有疲倦就略坐一會兒，有時候一靠下就到了天亮。朱熹對人説："直卿志意堅定致思刻苦，與他相處，非常有益。"他曾經到東萊的吕祖謙那裏，把從朱熹那裏學到的東西拿過來質詢就正。等到廣漢的張栻死後，朱熹致信黄榦説："我的道越發孤微了，我在你身上寄托的希望很大。"後來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黄榦。

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它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

寧宗繼位以後，朱熹命令黄榦進獻奏表，補官將仕郎，銓試通過後，授官迪功郎，監台州酒務。遭逢母喪，跟從他在墓地廬舍講論的人很多。朱熹的竹林精舍落成後，致書黄榦，有"將來就可以請直卿代居講席"的話。等到他編集

《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它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仿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禮書》，衹把《喪》、《祭》二編交給黄榦，稿子寫成後，朱熹看過很是高興，説道："定立的規模、編排的次序，嚴密而有條理，將來應該把所編的家鄉、邦國、王朝的禮典，都仿照着它來重新修定。"在他病重時，把自己平常穿的深衣和所寫的書稿交給黄榦，親筆作書與他訣別説："我的道的依托都在這裏，我没有什麽遺憾了。"朱熹去世的消息傳來，黄榦爲他持守了三年心喪，而後調任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吴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争。

這時韓侂胄正謀劃對敵用兵，吴獵任湖北帥，將要赴鎮時，來向黄榦詢問兵事。黄榦説："我聽人議論説現在朝廷準備大舉興兵，深入敵人國土，當真是這樣，一定要失敗。現在是什麽時候，而可以對敵人進兵呢？"吴獵素來敬重黄榦的名聲和品行，將他徵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遇到行事不當時，黄榦一定報效忠誠來力争。

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徵用黄榦做了臨川縣縣令，當年大旱，他極力勸勉百姓賣糧、捕捉蝗蟲。改爲新淦縣縣令，官吏百姓平常知道臨川縣的政事，都感到高興，所以不用命令政令就得以施行。因爲提舉常平和郡太守的推薦，提拔爲監尚書六部門，還未赴任，改爲通判安豐軍。淮西經略安撫司徵召黄榦審判和州的案件，案件過去因爲有疑問一直懸而未决，黄榦來到後，除去囚犯的刑具，給他飲食，進行了詳細的審問，仍然一無所得。有天夜裏，他做夢夢見井中有人，第二天他把囚犯叫來責問道："你殺了人，然後把他扔到了井裏，我都知道了，怎麽能欺騙我呢？"囚犯震驚服罪，果然在一口廢井中找到了尸首。

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凑，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

不久知漢陽軍。正遇到發生饑荒，他就從外地買入糧米、打開常平倉來賑濟飢民。制置司下令，想移入本軍的糧米而禁止他買進，黄榦報請等黄榦罷任後再施行，等到沿用鄂州作法時，十分之一的糧米都從制司買進。治荒的政策全部施用。鄰近州郡的飢民紛紛前來，黄榦給予同樣的恩惠和撫慰，春暖時願意回去的送給他們糧米，不願意回去就蓋房子給他們居住，百姓都非常感

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

動喜悦。他每到一處都重視學校的設立，都以教養百姓爲先務。他在漢陽時，依傍着郡治後面的鳳栖山建造房屋，來給四方的人士提供住所，設立了周敦頤、程頤、游酢、朱熹四位先生的祠廟。因病請求任祠職，主管武夷冲祐觀。

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寨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閲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絶。有老嫗百歲，二子舆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溜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不久起知安慶府，赴任時金人已經攻破光山，沿邊境多有警報。安慶離光山不遠，百姓都感到很恐懼。於是黄榦上書奏請朝廷，在安慶築城以備戰守，不等朝廷回音，當天就破土動工。全城分爲十二料，先自己築成一料，計算一下它的工費，然後委任官吏、寓居人士和當地士人分料主持。徵用鄉兵五千人，每人服役九十天，又根據人户的財産徵用丁夫，一共徵用丁夫二萬人，每人服役十天。服役的人輪班調换，暑天每個月休息六天，每天中午休息一小時，到秋天就逐漸減掉一半休息時間。黄榦每天都是五更時分就坐到公堂上，主管護城的官吏進去聽命，他就把定好的一天計劃告訴給他：徵用某鄉的鄉兵多少，某鄉的人夫多少；分配給某個人的料分，或者搬運某處的土木，來供某料使用；某料的鄉兵和人夫應該輪换，應該散發給他們幾天的錢糧。都交待完畢，纔治理府上的事，處理民事訴訟，接待賓客，檢閲士兵，會集幕僚論説邊防的得失，接着便巡視築城的工程，晚上到書院去講説經史。築城所用的杵，是使用錢監那裏没有熔鑄的鐵，事成後還給它們。城池築成，正趕上上元節張燈，士人百姓扶老携幼，往來不斷。有個老婦人有一百歲了，由兩個兒子用轎子抬着，幾個孫子在後面跟隨着，來到府衙致謝。黄榦以禮相待，命令手下人置備酒肉，并用錢帛來犒勞他們。老婦説："我這次來，是爲全郡的百姓道謝的，太守的恩賜不是我所希望的。"没接受就走了。這一年大旱，黄榦每次祈禱，雨都隨之而下，有時候還没出門，早晨起來登上郡所的臺閣，望着灊山再拜，雨就會隨之而來。兩年以後，金人攻破了黄州沙窩等關隘，淮東、淮西都受到震動，衹有安慶安定如故。接着是大雨下了一個多月，巨流滚滚而來，而安慶城安然無恙。舒州的百姓都感激黄榦，相互説道："不被

敵寇殘害，不被洪水冲淹，是黄父使我們存活下來的。”

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

制置李珏徵召他作參議官，他反復推辭，没有接受。不久，朝廷命令黄榦和徐僑互换到和州，而且讓他先到制府言事，黄榦當天就解印趕往制府。和州人每天都盼望着他的到來，説：“這個人曾經被派到我們郡審訊死囚、受井中人托夢訴冤，大概能够伸張我們的冤屈吧。”

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寨，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

在此之前，黄榦致書李珏説：“丞相誅殺韓侂胄後，爲了防備意外的事變，專門任用左右的親信，常常受到天下公議的譴責。世上的君子於是從而歸咎於您，您不能承受這樣的罪責，就斷然把他們驅除出朝廷，這樣左右的親信就越發專權了。平常没事時，綱紀紊亂，不過是在各州縣内，百姓遭受禍患。至於不修明軍政，邊疆的防衛廢弛，都是這些人所爲，如今大敵壓境，如果再不改變謀略，大勢將去了。現在的事情，没有比這更急迫的了。”他又説：“現在的計策，最好是任用兩淮的人，食用兩淮的糧米，守衛兩淮的地盤。然而其計應當首先申明保伍制度，申明保伍制度後，就要建立堡壘，蓄養戰馬、製造武器來供士兵們使用，用不了幾個月，軍政就可以建成。而且兩淮百姓遭遇過丙寅日的困厄，現在聽説金人遷移到汴水，無不心懷恐懼，準備着拋棄家園，携帶着妻子兒女過江，其中的勇悍之人，就將等待着事變發生乘機而起了。過去胡海、張軍發動事變，其爲害的程度比金人還要厲害，現在如果不早作打算，那麽兩淮之地日見荒廢，當有邊警告急時，就會有人振臂而起了。”李珏都不能采納。

及至制府，珏往惟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寨，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

等到黄榦來到制府時，正趕上李珏要去崔惟揚處視察軍隊，黄榦就和他一起去了，黄榦説道：“敵兵已經退去，應當想想怎麽樣來賞功罰罪。崔惟揚能够在清平山預先設立義寨，斬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够安排抵禦捍衛之事，没讓士兵百姓倉皇逃奔，這兩個人應當舉薦。泗上兵敗，劉倬可以斬首。某州的三名官吏携家逃竄，應當追回治罪，然後加以禀奏。”這時的幕府書館都是些輕薄浮躁奢靡之徒，僚吏士民來獻計獻

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

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

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

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

策的，都被他們抹殺駁回。將帥佐吏，人心不附，所向之處，都不見功效。流民布滿道路，可是各部門官吏們却整天宴飲無度。黄榦知道不能與他們共事，就從崔惟揚處返回，又辭掉和州的任命，仍然請求祠職，閉門謝客，不參加宴樂之事。於是他又告誡李珏説：

浮光的敵兵退去已有兩個月，安豐已經有一個月，盱眙也快要到二十天了，不知道我們有何舉措，施行了什麽樣的對策。邊疆防衛的鬆弛，比先前更嚴重了，日復一日，却安然不知道恐懼，恐怕災禍又不衹是今春這次了。

過去由於輕信人言，進行泗上的戰役，致使萬名士兵戰死。勁卒良將、精兵利器，没交戰就淪没在泗水，黄團的老少，被俘虜殺戮的有五六千人之多，盱眙東西幾百里，都化爲一片廢墟。安豐、浮光的戰事，也和這差不多。我以爲您領兵歸來，一定會痛加自責，到野外宿居，嚴肅地告誡國人説："這是我的罪責，有誰能規誡我的過失，快快入諫。"每天與屬吏及各地的賢士商討謀劃，來作日後的打算。現在您回來已經有五天了，衹聽説您請總領、運使到玉麟堂觀賞牡丹，享用妓樂，又聽説總領、運使請求宴飲賞花也是這樣，又聽説您宴請屬吏也是這樣。國人諸軍聞聽此事，哪裏會不痛心憤恨呢？而且觀賞牡丹的紅艷，難道不想到將士們在邊境的流血；聽着管弦啁啾作響，難道不想到百姓老少的哀號；看着樓宇的宏偉華麗，難道不想到士卒的暴露野外；享用着豐富的美味佳肴，難道不想到流亡百姓的忍凍受餓。敵兵深入，海内不安，皇帝食不甘味，臨朝鬱鬱不樂；大臣們憂慮恐懼，不知道該怎麽辦。尚書您哪能不早晚憂慮恐懼，却竟然像這樣的從容閑逸呢！

現在浮光的警報又到了，金人準備動用十六個縣的民衆，四個月攻下浮光，侵入五

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决矣。五關失守，則蘄、黄决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

個關口，就以一個縣五千人估算，那應當有八萬人攻打浮光，用一萬人來割取我們的小麥，用五萬人來進攻我們的關口。我們守關的將士不過纔五六百人，又哪裏抵得過萬人之衆呢？關隘不能防守是肯定的了。如果五個關口失守，那麽蘄、黄之地就一定不能保全；蘄、黄之地不能保全，那麽江南就危險了。尚書您聞聽這種情形已經有好幾天了，竟然没聽説您有什麽舉措，爲什麽呢？

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其他的言語都很激烈率直，同僚們尤其忌恨，一同來詆毁排擠他。後來光、黄、蘄三地相繼失守，果然如黄榦所言。於是他堅决辭退，一再請求祠職。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

不久又任命他知安慶，他没有就任，而是進入廬山拜訪他的朋友李燔、陳宓，與他們二人流連在玉淵、三峽之間，追踪老師的遺迹，在白鹿書院講説《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來會集。不久，召赴皇帝所在地奏事，拜官大理丞，不就任，被御史李楠彈劾。

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

當初，黄榦進入荆湖幕府時，奔走在諸關之間，與江、淮一帶的豪傑之士交游，而豪傑之士往往願意依從黄榦。等到他佐治安豐、武定時，諸將都歸附於他。後來他佐治建康，主管漢陽，聲譽越發顯赫。諸位豪傑又深知黄榦卓越豪邁，頗有謀略，等他來安慶後，又兼制幕府，長淮地區的軍民，都一致歸心於他。這種聲望一傳出來，當權的人就越發的忌恨，而且擔心黄榦入見皇帝一定會直接談及邊塞之事，來開悟主上，到這時就對他群起而攻之。

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没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黄榦於是歸還故里，弟子一天比一天繁盛，巴蜀、江、湖一帶的人士紛紛前來，他編訂禮文，著述書籍，白天没有閑暇，就利用晚上爲他們講述經學義理，孜孜不倦，把鄰近的寺舍借來讓弟子們居住，早晚來往不斷，質疑請教就像朱熹在世時一樣。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潮州，他辭却未赴，又差遣他主管亳州明道宫，過了一個月他便請求致仕，下詔允許，特地授官承議郎。他去世幾年後，因爲門人請賜謚號，又特贈爲朝奉郎，封他的一個兒子爲下州文學，賜謚文肅。有

《經解》和文集流傳於世。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幼年喪父，依靠舅家長大。紹熙元年中進士第，授官岳州教授，還没赴任時，他前往建陽去師事朱熹。朱熹告訴他曾子關於弘毅的話，而且説："要實現遠大目標固然需要毅力，而擔當重任則需要胸懷弘大。"李燔退下，用"弘"字命名自己的書齋來自我告誡。來到岳州後，他教授給士子古文六藝，不追隨時尚，而且説："古代的人都是通才，任用起來文武兼備。"於是他在習武子弟中選拔那些文才突出而見識高超的，開闢射擊場所，讓他們學習射擊；供應廩食給那些擅長武藝的老將，來勸導偷閑懶惰的人。因爲祖母去世，他解官歸家承擔祭祀。

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没，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它郡無與比。

改授襄陽府教授。他又去見朱熹，朱熹很欣賞他，凡是弟子們不明白的道理先讓他們請教李燔，等到他有所教示後，就請朱熹來質正，弟子們都對他敬畏又佩服。朱熹對人説："李燔所交的朋友都對自己有所助益，而他對學問的研習讓人感到後生可畏，而且他誠信正直淳樸，處理事情一絲不苟，將來擔當弘道之任的一定是李燔。"朱熹死後，學禁嚴了起來，李燔率領同門弟子參加會葬，視察落葬之事，一點也不畏懼。等到皇帝下詔尋訪遺逸之人，九江太守推薦了李燔，召他到都堂去參加審核，李燔辭却了，再次召見，他再次辭却。郡守請他作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的隆盛，其他郡没有能比得上的。

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説。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

拜官大理司直，他辭却了，不久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相推薦他。趕上洞人叛亂，帥、漕商議如何平定，大家各執己見。李燔慢慢地説："這些爲寇之人不是我們的百姓嗎？哪裏一定都壞呢？然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確是因爲我們貪婪苛刻的官吏激發所致，是想要邀功的將領逼迫而成。反其道而行，那麽他們就都變成良民百姓了。"帥、漕説："您説的對，那麽誰可以前往呢？"李燔請求自己前往，於是他駐兵萬安，會見靠近洞區的各位巡尉，察明本地特别惡劣的鄉保加以改换，分兵據

服。

守險要之地，命令善辯之人馳馬前去曉諭作亂的人，給他們講清逆順禍福的道理，這些人都變得服服帖帖。

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燔白于帥、漕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税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閲，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札争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札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

洪州地勢低下，以前贛江漲水，堤壩就被冲壞，遇上久雨，往往發生洪澇災害，李燔稟告帥、漕加以整修，從此田地都變成了沃壤。漕司因爲十四界會子剛剛流行，價值日益降低，於是根據老百姓的税産和物力，讓他們各自藏下若干會子，由官府作下標志，不時查點，如果人們珍重它就可以增值，怠慢政令的就黥面隸籍，可是百姓欺誑詐惑，把持着空券更加不出手。李燔和國子學録李誠之奮力相争都不能制止漕司。李燔又進上札子争辯説："錢幣稀少而紙幣繁多，子母不能平衡，紙幣之所以不能通行，是因爲錢幣不能與它均衡。紙幣不通行却要强迫老百姓來收藏，這是棄置物品。如果能够節約費用，把糧穀生産這類實務放在首位，而不是取决於紙幣，那麽紙幣就可實用了。"札子上呈後，漕司就解除了禁令，到李燔處道謝。李燔又想到設置社倉，衹借給有田人家糧食，而爲人耕種的人却得不到好處，於是倡議收集穀物設立社倉，來借貸給爲人耕種的人。

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咨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宫。燔自惟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

皇帝下令改官，通判潭州，他推辭了，不被允許。真德秀做長沙帥，整個府中的事都來詢問他。没幾個月，他便辭官歸家了。這時候，史彌遠把持朝政，廢掉皇子趙竑，李燔認爲這事關三綱，從此不再出任官職。真德秀和右史魏了翁推薦他，差遣他代理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徵他任參議官，他都推辭了，於是以直秘閣之職主管慶元至道宫。李燔自忖賦閑無以報國，就向朝廷推舉了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

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黄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

紹定五年，皇帝談起當時累召不起的高士，史臣李心傳以李燔應對，而且説："李燔是朱熹的高足，經學行義僅次於黄榦，當今是天下第一了。"皇帝問他現在在哪裏，心傳答道："李燔是南康人，先帝用大理司直職官召見他，他不應召，一直到請求致仕。陛下如果能强迫他應召，

能强起之，以置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華文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

讓他主持講席，那麼對聖學的裨益哪裏會很少呢?”皇帝認爲他説得對，但終究没有召見他。九江的蔡念成稱贊李燔的心懷有如秋月般皓潔。李燔去世時，年紀是七十歲，贈官直華文閣，賜謚文定，將他的一個兒子補官下州文學。

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黄榦并稱曰“黄、李”。

李燔曾經説：“凡是人不一定非得做官爲宦有職有位，纔算功業，衹要依隨己力而到處可以恩及萬物，就算是功業了。”又曾經説：“即使作官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掉清樸的本體。老師所以能够所到之處無不自如，正是因爲磨除驕奢之氣，不至於因爲安居而改變氣節，因爲怡養而改變本體。”於是他誦讀古語説：“事物的分寸，差一毫也够不上，善於處事的人衹是做事善於退一步罷了。”所以李燔即使身居貧賤或者處在患難之中，也一如平常，不爲所動，身穿布衣，即使顯貴了也不更换。他入仕四十二年，而擔任官職一共纔有七次。他在家裏講授道學，被學者所宗承，與黄榦并稱爲“黄、李”。

孫鏞，登進士第。

孫子李鏞，中進士第。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紱，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説，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

張洽字元德，臨江軍清江縣人。父親張紱，進士及第。張洽小時候聰慧過人，跟從朱熹學習，從《六經》傳注開始，都要探究典籍的宗旨所在，以致諸子百家、山經地志和老子、佛家之書，都無所不讀。他曾摘取管子所説的“思索再思索，然後重加思索，如果還思索不通，那麼鬼神將爲你搞通”的話，作爲窮究事理的要領。朱熹贊賞他的堅定志向，對黄榦説：“我寄望於保持道統永遠傳續，像你們這樣的没有幾個人。”

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産業之數投于匱，乃籌核而次第之，吏奸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

當時施行社倉法，張洽向縣裏請求，借貸三百石常平米，在里中設立糧倉，六年之後將所借糧米歸還官府，鄉里人因之而受益。嘉定元年，張洽進士及第，授官松滋縣尉。湖右的經界不分明，弊端日益嚴重，張洽請求實行推排法，縣令將此事交給了張洽。張洽於是命令百姓自己核實自家的土地疆界和産業的數目，將結果投放在櫃子裏，於是他查驗核算來加以排列，這樣，官吏的奸行就無從隱藏了。十多年以後，打官司的人還援引爲證據。

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盗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盗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

改爲袁州司理參軍。有個大囚犯，一審訊就服罪，不久又變卦，而且他足以讓官吏動摇，案件累年不决，因之逮捕的人非常多。張洽將此事禀告了提點刑獄，殺掉了囚犯。有個盗賊非常狡詐，用言辭不能將他駁倒。這時候正好有兄弟二人爲爭奪財産而訴訟於官府，張洽就勸導他們說："到官府訴訟，祗是因爲它是小吏所在之地，而冒犯法規來求勝，怎麽比得上各守本分來保全手足之情呢?"他言辭懇切，來打官司的人爲之感悟。盗賊聽説了這件事，就自動伏罪了。有個百姓殺了人，他賄賂被殺者的兒子將尸體焚燒，過了幾年之後，事情泄露，張洽辦案却苦於没有證據，他很是憂慮，就禀告郡上派人去察訪。不久他夢見有人在庭堂叩拜，指示傷痕在脅骨上。第二天，所派的官吏來報告此事，果然是這樣。

郡守以倉廩虚，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鋭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

郡守因爲糧倉空虚，將二十多家掌管糧倉的官吏没入官籍，讓張洽來審問。張洽查訊得知這些人是被都吏所出賣了。都吏，是州上的大奸之人，他曾經想插手糧倉未能如願，所以以此來中傷管理糧倉的官吏。張洽考慮太守鋭氣正足不可拂逆，就姑且先把這些官吏拘捕來，暗地裏派人核計糧倉的收入去禀報太守説："您把二十多家没入官籍，是因爲都吏的緣故。現在核查幾年當中糧倉的收入，已經比以前豐足了，由此看來，都吏所言是虚妄的。您一定不會忍受都吏的虚妄，却將無罪的人家没入官籍。如果能治都吏的罪，那麽過失就可以免除了。"太守醒悟，於是罷免都吏，而寬免了被没入官籍的人家。

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賕，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鄮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歡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

知永新縣。有一天他去告假，聽到監獄中有鞭打的聲音，原來是獄吏受了賄賂，於是利用機會審訊囚犯想使他無辜服罪。張洽大怒，急忙把獄吏捉拿進監獄，第二天禀告郡裏，將他施以黥刑。湖南鄮地的寇匪作亂，因爲與清江縣接壤，老百姓都感到很害怕。張洽一個人乘車前往縣界，佐吏和寓居的士人都進行勸阻，他不聽。來到後發現作亂的人未曾來過，於是他接見本地的官吏，詢問利害并犒勞他們，接着又巡行安福邊界，結交當地的豪右，獲得他們的歡心。不久，南安舒地的寇匪準備侵犯清江邊界，聽説他們

有所防備，就引兵而去。

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晋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册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閲款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税，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

因爲江東提舉常平的推薦，通判池州。監獄中有個人叫張德脩，誤將人踩死，獄吏誣陷他故意殺人，張洽審訊時感到懷疑，請求再次開審，太守不聽。這時恰好提點常平袁甫到來，正值發生大旱，祈禱於上天也不見效，張洽就對袁甫説："自從漢、晋以來，濫施刑罰而導致天旱，伸張冤屈就會降下霖雨，這種情形在史册上有記載，可以查考。現在天下大旱，哪裏知道不是因爲德脩的事呢?"袁甫爲此在獄中審閲了犯人供狀，德脩於是被判服勞役。他又禀告郡守請求減免税收，寬緩催租，來招致和氣，太守爲此放寬了賦税。三天之後，果然天降大雨，百姓都非常高興。張洽幾次因病請求祠職，這時他便去主管建昌仙都觀，因爲祝壽皇帝賞賜給他紅色的禮服和銀魚佩飾。

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説，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没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

這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因爲白鹿書院荒廢，就招致張洽作院長。張洽説道："噫，這是先師的遺迹，怎麽可以推辭!"到了以後他就挑選一些好學的士人，每天與他們講學論道，淘汰那些不聽從教誨的人。凡是用來養士而被豪右侵吞的田地，一律復原。學院振興後，張洽便謝病而去。

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説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

端平初年，大臣中有很多人推舉張洽，皇帝召他到都堂參加審察，張洽因病未赴，於是拜官秘書郎，不久遷爲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帷之中，皇帝幾次詢問張洽什麽時候能到，將要把説書的職位委任給他，張洽堅決辭却了，於是拜官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因病請求致仕，十月去世，終年七十七歲。

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顔色。所交皆名士，如吕祖儉、黄榦、趙崇憲、蔡淵、吴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

張洽從小就致力於恭肅奉事，所以他用"主一"來命名自己的書齋。平常與一般人没什麽兩樣，等到遇上按義理應當去做的事，他就會奮勇向前無人可以阻奪。賦閑時不談論朝政，有時發生災異變故時，就會悶悶不樂，等到聽説有一個君子得到進用，士大夫們直陳朝政得失，他就喜形於色。他所交往的都是有名的人士，如吕祖儉、黄榦、趙崇憲、蔡淵、吴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

臯、趙汝譡、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

子楷、樫，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

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

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

真德秀、魏了翁、李臯、趙汝譡、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等人，都對他很敬慕。在他死後一天，朝廷降旨拜他爲直寶章閣。他的著作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和文集。

他的兒子張楷、張樫，被賜予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年幼時學習關於科舉的學業，林宗臣見到後認爲他是個奇才，對他説："這不是聖賢的事業。"於是交給他《近思録》，陳淳退下後加以研讀，於是全部抛掉原來的學業。

等到朱熹來作他家鄉的太守時，陳淳請求接受他的教誨，朱熹説："凡是觀覽義理，一定要窮究它的本原。就像做父親的爲什麽行爲要歸結到慈愛，做兒子的爲什麽行爲要歸結到孝敬，其他的問題可以此類推。"陳淳聽後學習更加努力，每天都在探求新的義理。朱熹幾次對人説"我南下以後，很高興得到陳淳來繼承我的道學"，遇到門人提問不合宜的，他就稱贊陳淳善於提問。這之後十年，陳淳又去拜見朱熹，陳述自己的心得，這時朱熹已經卧病，告訴他説："你所學的内容，已經得到事物的本原，所缺少的衹是對人情事理等常識的研求。"從此他所聽到的都是很緊要中肯的話語，過了三個月朱熹就去世了。

陳淳追思師教，痛加自我遏制，他什麽書都讀，什麽事物都要窮究，日積月累，義理豁然貫通，事物的頭緒變得異常分明。所以他這樣來論説太極："太極衹是個理，理本是渾圓的，所以太極的本體渾然一片。就理而言，從末至本，從本至末，一個是聚合，一個是分散，而太極則無處不到達極至。無論是萬古之前還是萬古之後，它都没有一個端點和起始，這是渾然一片的太極的全體。由於它的冲和淡漠、没有迹象，天地萬物都由此産生，等到天地萬物産生之後，便又回到冲和淡漠、没有迹象的狀態，這是渾然一片的無極的妙用。聖人的心就如同渾然一片的太極的全體，而它的應對萬變，無不是太極流動的妙

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

用。做學問，必須貫穿萬事萬物，組成一個渾然一片的大根本，又在這個渾然一片的大根本中散生出萬事萬物，使得没有絲毫障礙，然後我纔算真正得到渾然一片的太極，大用就不會有差失了。”

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静、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痹不仁矣。”

他談到仁時説：“仁衹是天理衍生不息的全體，没有表裏、動静、隱顯、精粗的間隔，衹有這顆心純粹是公正的天理，而絶没有一點人欲的私念，纔可以稱得上仁。如果有一處有病痛，有一事做得有欠缺，有一個念頭發生間斷，那麽就會有私意流行而生理息滅，這就會麻木不仁了。”

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功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墻不决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

他告誡學者説：“道理本來并不玄妙，它衹存在於日常人情事理之間。衹要循序漸進地努力，就會自己有所發現。所謂‘下學上達’，是説必須先要有下學的造詣，然後纔可以去從事上達，然而也不可以因此而安於小的成就。充盈天地之間的千頭萬緒，這是多少人情事理；聖人在他取得大成就的地方，有千節萬目，這是多少造詣。衹應當開闊心胸，拓定根基。必須萬理洞明於心，把自己的心置於天地之間與其他事物同樣看待，然後纔可以談論孔、孟的快樂。必須明瞭三代的法度，運用於當今之世而無所不宜，纔算是完全的儒者，可以與他談論輔佐帝王的事業。運用道理去應對，必須要像探囊取物，屢取不絶那樣，然後纔可以算得上資養深厚，左右逢源，纔真的成爲自己的東西。至於用天理人欲的尺度來參驗賓主進退的取捨，就像喜愛好的容色，厭惡壞的氣味一樣分明，而作爲對天理人欲强弱的論證，一定要使它對是非之分如辨黑白，就像遇到鏌鋣寶劍一樣，不容有猶豫不决的事情出現，那麽即使是在艱難險阻之中，也無不從容自如，然後纔算是達到了知和行的極致。”這番話又正中學者的要害，而把準則展示給他們。

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

陳淳性情孝順，在他母親病重時，他對天哭號，請求讓自己來代替。他的弟弟妹妹中還没有成家的，他都爲他們操辦婚嫁之事。他還安葬了宗族之中喪葬没有着落的人。在鄉里他不沽名釣譽，曲意從俗，而是恬退自守，好像没有什麽聲聞。然而他名傳天下，雖然不爲世所用，可是他

而請焉。

憂懷論説時事，激越慷慨使人心動，從郡守以下都對他禮敬尊重，時常到他的住所去請教。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嘉定九年，他在中都待試，回來時遇上嚴陵郡守鄭之悌，率領着部屬來請他到郡上的學校進行講學。陳淳感嘆陸、張、王的學問没有根源，全然藉用禪家的思想主旨，把形氣的空靈能感知看成是天理的妙處，不遵循窮理格物的途徑，而想直接到達上達的境界，反過來依托聖人之門來自相標榜。於是闡發自家道學的體系，師長學友的治學淵源，用功的條目，讀書的次序，共寫成四章來呈示給學者。第二年，以特奏恩授官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成行而去世，終年六十五歲。他的著作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輯録他的言語，成書《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遂以"果"名齋。長游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他小時候博學能文，爲人端直謹厚、純樸篤實。初次見到朱熹，朱熹對他説："觀察您的爲人，自然是很少會有過失，衹是在寬宏之中要有尺度，在和緩之中要有果斷。"於是他用"果"來命名自己的書齋。他長期在太學游歷，學官李道傳不顧官位和輩份拿着名片前去拜謁。

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逾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

嘉定七年，他參加廷對獲得第三名，調任泉州觀察推官。適逢真德秀來作太守，他對李方子以師友相待，一郡的大小諸事都向李方子進行咨詢。有空閑時就辯論經説，到了夜半也不感到疲倦。按舊的制度，官秩期滿後一定要先致信朝廷然後纔改任新官，方子説："寫信通報，這是在乞求。"當時的丞相彌遠聽到後發怒，過了一年纔拜任他爲國子録。没過多久，將要被選入太子官署，而他不稍加自我貶抑來求得苟合。有人告訴彌遠説："這是真德秀的同黨。"於是彌遠令臺臣彈劾罷免了他。

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訴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

方子回鄉後，學者都會集到他的身邊，他整天正襟危坐，未曾傾側身體，對衆位賓客不妄説一句話，即使是對奴婢也不加訴駡，然而常常對他們施以威嚴。他曾經對人説："我對學問雖然

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不能够掌握得周遍完備，可是有幸在大的根本上有所發現，這顆心常常感到坦然，不被物欲所浸漬。”他死後，皇帝憐憫他，給他的一個兒子賜與恩澤。

黄灝

黄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饉，行振給有方。王藺、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

黄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他年幼時聰敏穎悟，長於記憶，在荆山僧舍修習了三年，進入太學，擢爲進士。在隆興府任教授，知德化縣，以興立學校、崇揚政化爲本務。發生饑荒時，他賑濟有方。王藺、劉穎向朝廷舉薦他，拜官登聞鼓院。光宗繼位後，他遷官太常寺簿，論列當今禮制的缺廢，請求敕令主管部門取用政和年間的婚冠喪葬禮儀，以及司馬光、高閌等人的著書來參訂實行。

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毁屋廬，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閣夏税，遂奏乞并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

除官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地區的老百姓砍伐桑樹，毁掉房屋，餓殍遍野，有的甚至將自己的孩子吃掉，拿着一隻胳膊行乞，可是州縣還在催收拖欠的租税，黄灝見了爲此憂愁不悦。這時皇帝降旨暫停夏税，於是黄灝奏請一并免徵秋税，不等回報就在本州施行。有人指控他專斷，移居筠州，不久又追回貶謫的命令，衹是削減了兩級官階，而答應了他免税的請求。

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

黄灝回鄉後，頭帶幅巾，身穿深衣，在匡山之間騎驢穿行，就像一個一直隱居的人。又被起用知信州，改爲廣西轉運判官，遷爲廣東提點刑獄，他告老未赴，後來去世。

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没，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黄灝品行端正嚴謹，以孝敬友愛著稱。朱熹主政南康時，黄灝對他行弟子禮，向他請教疑難問題。朱熹死時，黨禁正嚴，黄灝一個人乘車前去赴葬，在朱熹墓前久久地徘徊而不忍離去。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曔　尹拙　田敏　辛文悦　李覺
崔頤正(弟)偓佺　李之才

聶崇義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他年輕時參加《三禮》的科舉考試，擅長《禮》學，精通經義。

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國學。

後漢乾祐年間，他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在國學刻版印行。

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别造焉。

後周顯德年間，累升爲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在此之前，世宗因爲郊廟中用來祭祀的器皿衹是由有關部門前後相襲地進行製造，歷年久遠，就没有什麼範式了，於是命令崇義重新整理描畫而上報。四年，崇義獻上，於是命令主管部門另外製造。

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玆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

五年，將要在太廟實行禘祭，有人説宗廟没有祧室，不應當實行禘祫大禮。崇義援引舊事上書，大概是説："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離世，到了五年二月就實行祫祭，第二年又實行禘祭，從此以後便五年一禘祭。而且魏把武帝作爲太祖，到明帝時纔是第三個皇帝，并没有毁掉神主來實行禘祫。這是一個證據。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於十月三日舉行大的祭祀，太學博士議論説，考察禘祫的祭禮，三年舉行一次，五年舉行第二次。由宋高祖到文帝，也纔有三個皇帝，也没有毁掉神主來實行禘祫。這是第二個證據。梁武帝聽從謝廣的建議，三年一禘祭，五年一祫

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

祭，稱爲大祭，禘祭在夏天進行，祫祭在冬天進行。而且梁武帝是受命之君，他纔追尊四朝來實行禘祫，由此知道祭祀本是追懷孝養先人之道，由於時序的推移，孝子心生感慨而思念親人，所以在歲首進獻供品，在仲月舉行祭祀，間行禘祫，修明昭穆，這是禮典的常規，與宗廟的設置與否没有關係。這是第三個證據。"最後皇帝聽從了崇義的建議。

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浸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浸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説，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閲，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

不久，世宗下詔命令崇義參酌商定郊廟的祭玉制度，又詔令由翰林學士竇儼來統領。崇義於是取來《三禮圖》又詳加考訂，建隆三年四月奏表獻上，竇儼爲他寫了序。太祖看後很嘉賞，下詔説："禮器禮圖，歷代相傳沿用，年代久遠，難免會出差錯。聶崇義在國家的學校中任職，衷心信奉儒家經學，他檢核搜求舊的事典，刊正疑誤，盡職盡責，值得表彰。崇義應該量情獎勵，他所進獻的《三禮圖》，應該讓太子詹事尹拙會同三五個儒者再共同參議，希望能更加精詳，如果見解有出入，要好好商量。"五月，賜給崇義紫袍、犀帶、銀器和繒帛以作獎賞。尹拙有很多反駁和刊正的意見，崇義又引證經典來加以解釋，二人的意見都交到了工部尚書竇儀那裏，讓他來裁定。竇儀上奏道："聖人制定禮典，垂之萬世，儒者根據經典，傳授因人而異。年代久遠，圖表闕如，錯亂越來越嚴重，繪製起來没有依據。聶崇義研求先師的遺説，深入體味禮學經典，他所進獻的禮圖比起舊圖來，頗有新意。尹拙承接旨令，能够竭盡自己的聞見。尹拙的駁議和聶崇義的答義各四卷，我又詳加審閲，隨文裁定，對二家都有所增減，又加上注釋，一共分爲十五卷上呈。"皇帝下詔頒行。

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説，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

> 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圜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并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

尹拙、崇義又各自陳述祭玉鼎釜的不同説法，詔令交到中書省共同評議。吏部尚書張昭等人上奏説：

> 按聶崇義稱：祭天用九寸圜好的蒼璧，祭地用八寸無好的黄琮，圭、璋、琥都長九寸。他自己説在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人考據《周官》關於玉人的職事及阮諶、鄭玄的舊圖，記載下其制度。

度。

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説，此即是注“璧羡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别作畫圖，違經立異？

我們按察《周禮》關於玉人的職事，祇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以及“璧直徑長一尺、好長三寸”的文字，没有關於蒼璧、黄琮的制度。注文中又有《爾雅》“肉倍好”的説法，這就是注釋“璧羡度”的文字，又不是關於蒼璧的制度。又詳考鄭玄自己注釋的《周禮》，并没記載尺寸，難道又另外製作圖畫，違背經文另立異説嗎？

《四部書目》内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説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删爲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删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内，亦無改祭玉之説。

《四部書目》中有《三禮圖》十二卷，這是隋代開皇年間敕令禮官修撰的，其圖一、圖二題作“梁氏”，圖十之後題作“鄭氏”，又説不知道梁氏、鄭氏的名號職位根據什麽而得知。現在書府裏有《三禮圖》，也題作“梁氏、鄭氏”，没有説他們的名號職位。後來有個叫梁正的，彙集前代的圖表記載進一步詳細論説，題《三禮圖》説：“陳留的阮士信從潁川的綦毋君那裏接受了《禮》學，采用他的説法製作了禮圖三卷，有很多地方不按照《禮》文而是引用漢代之事，與鄭君的文義不同。”梁正將其删定爲二卷，他所説的阮士信即是阮諶。如果像梁正所講的那樣，可知阮諶圖有錯誤。將三卷《禮圖》删定爲二卷，應該在現在的《禮圖》之内，也没有改變祭玉的説法。

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并無尺寸之説。魏、晋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説，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説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説，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言，强爲尺

臣等參酌詳審自從周公制定禮典之後，叔孫通重新修定以來，禮文中産生緯書，漢代的儒者多有著述，來整理考察祭玉制度，都没有言及尺寸。魏、晋之後，鄭玄、王肅的學派都有門徒，他們對《三禮》、《六經》無不加以論説，可是檢核他們的著書也没言及祭玉的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講的正經没有講尺寸，如果説這是後人謬僞之説，那怎麽就進入了周圖之中？可見崇義等人是把諸侯王入朝進獻給天子夫人的琮璧作爲了祭玉，又配合“羡度”、“肉好”之説，來勉强定下尺寸，對於古今大禮，以錯

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

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

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録》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并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説。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

改錯，於理未通。

又據尹拙所述，致禮神靈的六種玉，説是取自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的《三禮義宗》中的“祭祀上天及五精帝所用的圭、璧、琮、璜都長一尺二寸，來效法十二時；祭地的琮長十寸，來效法地數”。又引述《白虎通》説：“内方外圓的稱爲璧，内圓外方的稱爲琮。”崇義加以非議，認爲靈恩不是周公那樣的才士，没有周公那樣的地位，忽然某一天有所撰述，便填補了關於六玉的缺典，這尤其不合乎禮。

臣等人私下認爲劉向論《洪範》，王通作《元經》，不一定是具備了聖人的姿質，身居上公之位，它們有益於教化，不追求文采的華美。臣等人認爲靈恩所撰寫的書，稽考了古代的法則，祭玉以十二這個數字爲準，是因爲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的玉牒爲十二寸，祭天的籩豆排成十二列，天子用鎮圭來守外，宗后用大琮來守内，所用都長一尺二寸。又祼圭高一尺二寸，君王用它來祭奉宗廟。如果君王親自參加的郊祭，登壇酌酒敬獻天地，身穿寬大的裘衣，插佩大圭，執行叩祭大禮，而手裏拿着一尺二寸的圭，獻給神靈九寸的璧，比不上祭奉宗廟所用的祼圭的大小，那麽對於作爲萬民父母的天地，情理上又怎麽能算得上安妥？如此則靈恩的論説，并没有失理，所以自從《義宗》問世以後，經歷了梁、陳、隋、唐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講禮的人都引以爲師從的法則，現在《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録》都引據《義宗》爲標準。近代的晉、漢兩朝，仍然依從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人妄加穿鑿，更改了很多。自從唐代貞觀年間以後一共有三次對五禮進行大規模修改，都是因襲隋朝的典制，也許在節奏繁簡之間稍有變革，也没有改變祭玉這一説法。我們恭敬地希望依照《白虎通》、《義宗》、唐代的禮儀制度，將它作爲定式。

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

另外，尹拙依照舊圖畫有釜，聶崇義去掉釜畫上了鑊。臣等參酌詳審舊圖，都是有釜無鑊。查驗《易說卦》說"坤爲釜"，《詩經》說"衹有那錡和釜"，又說"在釜鬵裏洗滌"，《春秋傳》說"錡釜這類器具"，《禮記》說"燒熟黍米、撕開豚肉"，注釋說"古代没有甑和釜，所以燒熟黍米、撕開豚肉來祭祀"。可見釜的使用，由來已久，所以列入《禮圖》。現在崇義因爲《周官》祭祀有察看鼎鑊，供上鼎鑊，又《儀禮》中有羊鑊、豕鑊的文字，就說畫釜不如畫鑊。現在諸經典中都記載了釜的使用，確實不能去除，又《周禮》、《儀禮》中都有關於鑊的文字，請求將釜和鑊都畫上。另外如果觀察各家關於祭祀的圖畫，現在還在實行的祭禮，是在舉行大的祭祀的前一天，由光禄卿來察看鼎鑊。敬請將鑊畫在鼎之下。

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皇帝下詔采納。不久，崇義去世，《三禮圖》於是流行於世，并且被畫在了國子監講堂的墻壁上。

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崇義作學官，同時兼掌禮典，一共有二十年，世人推重他博學多識。郭忠恕曾經用他的姓嘲笑他說："近臣顯貴都是昏聵的人，攀龍附鳳之後便裝聾作啞。雖然有三個耳朵，却怎奈稱不上聰明。"崇義答道："我不會作詩，姑且就用一對偶之句來奉答。"隨即說道："不要笑話有三個耳朵，它全然勝過那懷有二心。"大概是藉他的名字來嘲諷他，忠恕聽了非常羞愧，世人稱贊崇義機智敏捷而又不失正派，真是儒者的戲言。

邢昺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間，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年，參加《五經》的科舉考試，廷試那天，皇帝召他上殿講述《師》、《比》二卦，又詢問他群經的開題，太宗稱賞他精審博學，拔舉他爲《九經》及第，授官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賞賜錢二十萬。邢昺因爲鹽城監處在楚州、泰州之間，泰州偏僻而楚州爲樞紐之地，食鹽需求緊急，他請求將鹽城監改屬楚州，朝廷答應了。第二年，他

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勛。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

被召任國子監丞，專門從事講學。升任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地轉爲國子博士。任職期滿回來後，皇帝賜給他緋衣，選任他爲諸王府侍講。雍熙年間，遷升水部員外郎，改爲司勛員外郎。端拱初年，皇帝賞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衣，累升金部郎中。

真宗即位，改司勛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昺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并加階勛。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昺權知院事。

真宗即位以後，他改官司勛郎中，不久知審刑院，因爲邢昺是個儒生不懂刑法，又任命劉元吉一同領事。這年冬天，邢昺上表陳請早些從事勸講之任，遷官右諫議大夫。咸平初年，改爲國子祭酒。二年，開始設置翰林侍講學士，讓邢昺來充任。他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書成以後，這幾個人都進升了官階。不久他又作了淮南、兩浙巡撫使。開始設置講讀職位時，皇帝就讓邢昺在別室中講授《左氏春秋》，命令侍讀參加。五年，講授完畢，皇帝在崇政殿宴請近臣，賜給邢昺襲衣、金帶加上器物錢幣，接着遷官工部侍郎，仍然兼任國子祭酒、學士。知審官院陳恕遭逢母喪，以邢昺來權領其事。

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願沾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

景德二年，邢昺上表說："亡兄邢素曾經舉進士，希望能蒙恩受贈。"特地贈爲大理評事。這年夏天，皇帝臨幸國子監閱覽庫藏書籍，詢問邢昺經版有多少，邢昺說："開國之初不到四千，現在有十多萬，經、傳、正義都有。我小時候從師接受儒學時，經文有疏的不到百分之一、二，大概是限於人力，無法傳寫。現在版印書籍齊備，一般的人家都有，這是儒者身逢幸時啊。"皇帝高興地說："國家雖然崇尚儒術，可是如果不是天下太平怎麼會如此。"皇帝又詢問學館舊事，有没得到興立的，邢昺不能加以論明。在此之前，印書所裁下剩餘的紙張，賣掉後將錢給國子監來供日常雜用，邢昺請求將它們歸於三司，來補充國家費用。從此監學的經費得不到保證，講官對於監學的蕭條冷落也感到厭倦。皇帝正在振興道術，就又讓邢昺和張雍、杜鎬、孫奭舉薦博通經術、品行端正的人，以此來擴充生員。三

年，邢昺加官刑部侍郎。

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宫邸舊僚，嘆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宫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没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

邢昺擔任接近皇帝的官職，常被召見應對。有一天他與皇帝閑談到宫中舊僚，感嘆他們都一一逝去，衹有自己還在。第二天皇帝賜給他一千兩白金，而且詔令他的妻子來到宫廷，賜與冠帔。四年，邢昺因爲年老體弱難於趨步上前，向皇帝陳説曹州是自己的故鄉，希望能准假一年讓他回鄉探視，等到明年舉行郊祀時再回朝。皇帝讓他坐下對他加以慰勞，接着對他説："你就可以權領本州，何須放假呢?"邢昺又説到楊礪、夏侯嶠與自己爲府中同僚，他們兩個人死後都封贈了尚書。皇帝很憐憫他，第二天對宰相説："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意了。"於是越級拜授他爲工部尚書，仍然知曹州。

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

入宫辭行那天，皇帝賜給他襲衣、金帶。這一天，特地打開龍圖閣，在崇和殿宴請近臣，皇帝寫了五言、七言兩首詩賜給邢昺，參加宴會的人都加以賦和。邢昺看着墻壁上的《尚書》、《禮記圖》，指着《中庸篇》説，治理天下國家有九條綱領，於是陳述了其主要内容，皇帝很贊賞地接受了。等到他走那天，皇帝又派近臣去爲他餞行，在宜春苑設宴。大中祥符初年，皇帝準備東上封禪泰山，邢昺上表陳説曹州百姓請求皇帝的車駕經由本州，并讓濟陰令王範安排送父老到朝廷去面請皇帝，皇帝頒以褒美嘉獎的詔書作答。不久邢昺被召還朝廷。皇帝車駕進發後，任命邢昺判留司御史臺。封禪泰山結束後，邢昺升任禮部尚書。

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説爲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爲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

皇帝勤於政事，憐憫田農，每當不適時地降雨雪時，皇帝都面帶憂色，由於邢昺平時熟悉農事，所以經常詳細地詢問他。當初，種田人觀察天氣的陰晴和年成的好壞，都有徵候，在老農中相傳的説法都有徵驗，邢昺常常采用他們的説法來應對皇帝。他又説："百姓的災禍有四個大的方面：一是瘟疫，二是旱災，三是水災，四是畜災。每年一定會有其中的一種，衹是有時輕有時重。在這四種災害中，旱災最嚴重，因爲農田如果得不到灌溉，都將無法補救，糧食定會損失殆盡。《傳》上説：'天災的發生，歷代都有。'説

的就是這個意思。”

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逾月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并進秩。

三年，他因病請假，皇帝下詔讓太醫爲他診治。六月，皇帝親自去探視問候，賜給他一盒子名藥、重一千兩的白金器皿、一千匹彩色繒帛。按本朝舊制，不是皇帝的宗族親戚和將相，皇帝没有問病吊喪的禮節，特別要施加給邢昺和郭贄，是因爲二人是皇帝的舊交。不久，皇帝下令中書召回邢昺的兒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邢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邢若思侍奉他們的父親。過了一個月，邢昺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贈官左僕射，三個兒子都進升了官階。

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悦，因問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説，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内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稿，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録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當初，雍熙年間，邢昺編定《禮選》二十卷獻上，太宗探入書函，得到的是《文王世子篇》，看後非常高興，於是問衛紹欽説：“邢昺爲諸王講論，曾經講到這一篇嗎?”紹欽回答説：“諸王平常詢問邢昺經義時，邢昺每講到闡明君臣父子之道時，都一定要反復陳説。”太宗聽了更加高興。皇帝曾經在内閣曬書時，翻閲了《禮選》，看後加以稱贊，然後召來邢昺一同觀覽，又作了一篇《禮選贊》賜給他。邢昺對皇帝説：“我家裏没有底稿了，希望能得到副本。”皇帝答應了。抄録還没完成邢昺就去世了，皇帝趕緊詔令抄寫兩本，一本賜給他家，一本讓放在他的墓中。

昺在東宫及内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奬。上嘗問：“管仲、召忽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當若是乎? 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

邢昺在東宫和内庭，爲皇帝講授《孝經》、《禮記》、《論語》、《尚書》、《周易》、《詩經》、《左傳》時，除了根據注釋進行鋪陳以外，常常引用時事作喻，他因此而深受皇帝嘉許。皇帝曾經問道：“管仲、召忽都侍奉公子糾，公子小白入齊後，召忽爲公子糾而死，而管仲却回到齊國作了齊桓公的宰相。這難道不是召忽盡忠而死，而管仲却不能固守臣節嗎? 爲臣之道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又鄭玄注釋《禮記·世子篇》説：‘文王因爲勞苦和憂慮而縮減了壽命，武王因爲安逸快樂而延年益壽。’我以爲經文的本意一定不是這樣。而且夏禹的焦慮煩勞，使他得到玄圭之賜，因而享有國位，年壽長久。像文王這樣能够憂慮百姓的憂愁，不追求自己的閑逸，這即使得不到上天的感應，又哪裏至於減損壽命呢?”邢昺都用各自的事理來答對皇帝。

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

在此之前，咸平年間，王欽若知貢舉，有人告發他接受舉人的賄賂，他被下到御史臺審訊，查得罪狀，欽若自我申訴，皇帝下詔令邢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等人到太常寺重新推驗。邢昺力辯欽若無罪，最後讓洪湛來抵罪，欽若由此感恩於邢昺。邢昺受到優厚的寵遇，欽若是幫了忙的。

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爲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仲寶貪鄙不成材，舉止輕率，士大夫們都譏笑他。欽若在中書時，將他徵用爲三司判官，後來官至祠部郎中，因爲貪贓而罷官，去世。若思官至駕部郎中。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小時候和諸弟子一同師從鄉里的王徹，王徹死後，有人向孫奭請教經義，孫奭給他分析那精深微妙的意旨，人人都感到驚異而嘆服，從此王徹的幾百個弟子都來師從孫奭。後來他遷居須城。

《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

他參加《九經》的科舉考試及第後，作了莒縣主簿，他上書表示希望居任講說的職位，遷官大理評事，作了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國子監時，召來孫奭講說《尚書》，講到“做事不師法往古，而能世運長久，說從來没有聽說過”時，皇帝說：“這是至理名言。商宗竟然能得到這樣的賢相！”於是感嘆良久。皇帝賜給他五品官服。真宗任命他作諸王府侍讀。皇帝下詔百官輪流奏事時，孫奭上書談了十件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提拔爲龍圖閣待制。

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悦。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宫。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

孫奭因爲經術而進升，他以道自守，即使有所發言，也未曾阿諛奉承，取悦於人。大中祥符初年，在左承天門得到天書，皇帝準備進行奉迎，召來宰相到崇政殿西廊上論對。王旦等人說：“上天賜與符命，這真是盛德的感應。”都再拜高呼萬歲。皇帝又召來孫奭詢問，孫奭回答說：“我很愚昧，衹聽說‘天有什麽要說的呢’，又哪裏有書呢?”皇帝奉迎天書之後，大赦天下，改用新的紀元，將此公布於天下，修建玉清昭應宫。這一年，天書又降臨泰山，皇帝因爲親身接受符命，所以計劃進行封禪，興禮作樂。王欽

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

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岳，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奸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

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都藉用經義在左右附和，從此天下都爭着講符瑞了。

四年，又準備祭祀汾陰，這一年大旱，京城附近糧穀漲價，孫奭上疏進諫説："先王占卜吉凶而巡狩，要連卜五年而每年都呈現祥瑞，如果祥瑞相連就出行，如果祥瑞不相連就增修道德而改從他卜。陛下您剛剛結束東封泰山，就又要準備西巡，大概不符合先王連卜五年纔出行的慎重態度，這是西巡不能進行的一個原因。汾陰作爲土神，其事不見於經典。過去漢武帝將要封禪，因此先封祭中岳，祭祀汾陰，然後纔巡幸各個郡縣，於是對泰山進行封禪。現在陛下已經封禪了泰山，却又要巡幸汾陰，這是不能西巡的第二個原因。古代建造圓形高丘，掘地爲方池，用來祭祀天地，就是今天的南北郊祭。漢初承襲秦制，祇設立五畤來祭天，而不祭祀土神，所以漢武帝在汾陰設立了祠廟。自從元帝、成帝以後，聽從公卿的建議，就將汾陰土神遷到了北郊，後代的帝王一般不再祭祀汾陰。現在陛下已經建立了北郊，却要捨棄它而遠祀汾陰，這是不能西巡的第三個原因。西漢建都於雍，離汾陰非常近。現在陛下却要歷經重關，跨越險阻，輕易拋棄京都這一根本所在，而去追慕西漢的虛名，這是不能西巡的第四個原因。河東，是唐代王業的興起之地。唐代又建都於雍，所以唐明皇乘巡幸河東之機，祭祀土神。而聖朝的興起，與唐代不同，陛下却無故想要祭祀汾陰，這是不能西巡的第五個原因。過去周宣王遇到上天降下災禍就恐懼，所以詩人贊美他中興周室，把他作爲賢主。近年以來，水旱之災相連，陛下應該戒慎地修明道德，來應答上天的譴告，哪裏應該順從邪惡之人，遠遠地去煩勞百姓，逸游不已，而忘了國家的大計呢？這是不能西巡的第六個原因。雷在二月開始發聲，到八月收聲，它育養萬物，有悖時令就不正常了。現在冬天打雷，尤爲怪異。這是天意在叮嚀來使陛下警戒，可是您却不能醒悟，大概有失天意，這是不能西巡的第七個原因。百姓，是神靈的主人，所以聖王先要建成民業然後纔致禮於鬼神。現在國家連年大興土木，水旱之災相繼

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説。”

而至，荒年居多，您却要煩勞百姓來侍奉神靈，神靈會享用嗎？這是不能西巡的第八個原因。陛下一定要這樣做，不過是效法漢武帝、唐明皇，在巡幸所到之處，刻石記功，來尊崇虛名，向後世誇耀罷了。陛下天資聖明，應當追慕二帝、三王，爲什麽要下承漢、唐的虛名呢？這是不能西巡的第九個原因。唐明皇因爲寵幸奸邪的人，致使内外交困，自身流徙，國家遭難，大兵在闕下交戰，局面之所以如此敗亂，是由於沉湎於歌舞升平，肆意妄爲，結果醞釀成禍亂。現在持議者將開元間舊事説成是盛明之業，竟然想鼓動您也那樣做，我私下裏認爲陛下不采取爲好，這是不能西巡的第十個原因。我辭不達意，陛下如果認爲我的話可取，就請稍稍賜與問對，來完全説明我的意思。”

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

皇帝派遣内侍皇甫繼明前去詢問，孫奭又上疏説：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晋陽，晋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奸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

陛下將要巡幸汾陰，而京城百姓人心不安，江、淮之民難於調遣，按理應該安撫、憐恤他們。而且土木工程還未結束，專事搶劫的盜賊又公然横行，外國演練軍隊，就在離邊境不遠的地方，他們的使者雖然到了，又哪裏可以保證他們的心思呢？過去陳勝在服徭役戍邊途中揭竿而起，而黄巢在災荒之年發動反叛，隋煬帝勤於經略遠方而唐高祖在晋陽興起，晋少主惑於小人致使耶律德光長驅直入。陛下聽從那些奸邪的人，遠遠地抛開京城，涉入連年災荒的地域，修建不合經典久廢不用的祠廟，不顧念老百姓的疲頓，不顧念邊患。怎麽會知道現今的戍卒之中没有陳勝，飢民當中没有黄巢，豪傑之士將不會在切近之地有所窺探，外敵將不會在邊陲相機而動呢？

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奸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勛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

先帝曾經準備封禪，因爲天災而感到敬畏，不久下詔停止。現在奸臣却佐助陛下力行封禪，認爲這是繼承先帝的遺志。先帝曾經想向北平復幽朔，向西攻取繼遷，大業没有建成，以此托付陛下，然而群臣未曾爲您獻出一項計策和謀略，來輔佐陛下繼承先帝

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勛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

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取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

的遺志；反而用卑下的言辭，厚重的金幣，來向契丹求和，縮減國土，耗費官爵，對繼遷進行姑息；竟然不想想君主受辱臣下死去是值得警戒的事，欺上瞞下是應該羞慚的事。製造祥瑞，假托鬼神，剛剛結束封禪，就要商討西巡，輕易地煩勞您的車駕，爲害災區的百姓，希望能平安地往返，便說是大功告成。這是陛下以祖宗艱難地開創下的基業，來作奸邪之人僥幸求勝的資本，這是我所以要長嘆痛哭的原因。

天地神明，聰明正直，對行善的降以百種祥瑞，對爲惡的降以百種禍殃，沒聽說專門從事祭祀，就可以邀來福瑞。《春秋傳》上說："國家將要興盛，就聽受於百姓，國家將要滅亡，就聽命於神靈。"昏愚的我不敢妄加議論，衹希望陛下最後賜與裁斷和抉擇。

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黄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雕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

後來天下又發生了幾次災變，孫奭又説道："古代五年一巡視，這是天子的職事，不一定要先有紫氣黄雲，然後纔登山封禪，先有嘉禾瑞草，然後纔巡視四方。現在野雕山鹿，郡國交相稟奏，秋季乾旱，冬天打雷，群臣都來致賀，可是暗地裏進行非議竊笑的人却很多。誰説上天可以迷惑，百姓可以愚弄，後世的人可以欺騙呢？人情是這樣的刻薄，所造成的損害不可小瞧，希望陛下深入鑒别其虛妄。"

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宫，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

六年，他又上疏説："陛下封禪泰山，祭祀汾陰，親自拜謁宫殿寢廟，現在又要在太清宫舉行祭祀，外面議論紛紛，説陛下事事效仿唐明皇，難道您認爲唐明皇是具有賢德的君主嗎？遠不是這樣。明皇遭禍失敗的情形有值得深加戒備的地方，這不衹是我一個人能知道，近臣之所以不言及，這是懷着奸心來侍奉陛下。對於明皇的無道，當時的臣下也没有敢説的，等到逃奔到馬嵬，士兵們已經殺掉楊國忠，請治假藉詔令的罪名，大臣們纔開始告知明皇識理不明，任人失當。當時明皇雖有自責的言論，可是覺悟已晚，又怎麽來得及。我希望陛下早些覺悟，減損浮華，遠斥奸邪，停止興建土木工程，不重蹈危險

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動亂的踪迹，不去做明皇後悔不及的事，這是天下人的幸運，國家的福分。”皇帝認爲“封禪泰山，祭祀汾陰，拜謁王陵，祭祀老子，這不是始於明皇。《開元禮》也是現在所沿用的，不能因爲天寶之亂，就認爲唐制都不對。秦朝無道已經非常嚴重了，可是現在官名、詔令、郡縣制度還都沿襲秦朝舊制，哪能因人廢言呢”？他作了《解疑論》來呈示給群臣。不過皇上知道孫奭樸實忠厚，所以雖然孫奭言語切直，仍然對他寬容而未加排斥。

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

過了很久，孫奭因爲父親年老請求回歸鄉里，朝廷不答應，任他知密州。兩年之後，遷官左諫議大夫，罷待制歸還後，糾察京城刑獄。這時剛剛設立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都布設齋壇祈禱，擺設宴席慶祝，花費很大。孫奭又請求裁減這些不必要的費用，不獲回報。他又出知河陽，再次請求解官歸養，遷官給事中，徙知兗州。

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

天禧年間，朱能獻上《乾祐天書》。他又上疏説：

朱能者，奸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

朱能，是個奸邪的小人，他妄談祥瑞，可是陛下您却對他尊崇信任，屈降至尊將他迎拜，在秘殿裏供奉他，上至朝廷，下至街巷，無人不感到痛心疾首，心中不服，暗裏非議，可是没人敢明説。

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説，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

過去漢代的文成將軍用帛書來喂牛，而後稱説牛腹中有奇書，殺掉牛得到書，天子認出了他的筆迹。又有個五利將軍妄談，他的方術很多得不到應驗，這兩人都因此而遭到殺戮。先帝時有個叫侯莫陳利用的，因方術而驟得寵用，突然有一天奸情暴露，他就被誅於鄭州。漢武帝可謂雄才大略，先帝可謂英明果斷。唐明皇獲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所僞造，而明皇不能公開地將他們治罪，而是被邪説所引誘，自認爲是德行感動了上天，神靈一定會降福於自己。老君，是聖人，如果真的降下話語，本來應該不會虚妄，可是唐代自從安、史之亂後，皇輿轉

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説，内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既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

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爲言，頗施行焉。

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録》。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

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

徙，兩都傾覆，四海沸騰，難道天下太平嗎？明皇雖然僅僅得以回朝，却又被李輔國所脅迫遷徙，最後在憂愁中去世，這難道是萬壽無疆、長生久視嗎？以明皇那樣的英明睿智，竟然會不知道禍患將要到來，實在是因爲在位的時間一長，就驕傲成性，認爲别人都不如自己，諫言不值得一聽。賞心於日常的安逸，聽慣了阿諛的言辭，内被寵臣所迷惑，外任用邪惡的人，曲意侍奉鬼神，過分尊崇妖妄。今天在樓閣之上拜見老君，明天又到山中去參拜。大臣們尸禄而奉迎，正直之士害怕威嚴而沉默。既已被歪門邪道所迷惑，就使政治出現紊亂，百姓離心，突然之間而發生變故。在這個時候，老君難道肯抵禦外敵，寶符又怎麽能排除危難呢？

現在朱能的所爲，也許就與此相類似，希望陛下想想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效法先帝的英明果斷，借鑒明皇的招致禍端，這樣大概災害就不會發生，禍亂就不會興起了。

不久，朱能果然被廢黜。孫奭又曾經請求減少修寺度僧，皇帝雖然没采納他的意見，但也曾經讓向敏中告知他論説時政得失，孫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件事上言，多被采納施行。

仁宗即位後，宰相請求選用名儒來給皇帝講授經術，於是召孫奭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纂修《真宗實録》。遭父喪，起而復官，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次遷升爲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次講到前代的亂君亡國，都一定要反復規誡。仁宗有時心不在焉，孫奭就静默以待，皇帝爲之恭敬地改而專心傾聽。他曾經畫《無逸圖》獻給皇帝，皇帝把它張貼在講讀閣。這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天一臨殿，與皇帝一同聽政。孫奭説："古代的帝王早晚都要接受大臣的朝見，没有一天不臨朝的。陛下應該每天臨殿，來總覽萬機。"奏章留在宫中不見回報。然而皇帝與皇太后對他格外愛重，每次進見，都對他以禮相待。

他三次請求致仕，皇帝在承明殿召見他論對，對他敦促開導，他以年過七十爲由堅決請求

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群臣即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

致仕，以致淚下，皇帝也感到難過，下詔與馮元一起講授《老子》三章，各賜給帛二百匹。因爲致仕的請求得不到允許，他就請求在離家近的地方爲官，皇帝優待他，拜他爲工部尚書，又出知兖州。皇帝下詔要賜宴之後再赴任，又留他在朝廷待了幾個月，特地在太清樓宴請了他，近臣都參加了，皇帝用飛白體書寫大字來賜給二府，而用小字賜給各位學生，衹有孫奭和晁迥同時賜與大小字。詔令群臣即席賦詩，太后又另外拿出宮中的珍奇酒器來勸酒。第二天孫奭入朝致謝，皇帝又讓他講授《老子》，賜給成套的衣服、金帶、銀鞍勒馬。等到他臨走那天，皇帝再次賜宴瑞聖園，又賜詩，并且詔令近臣都加以賦和。因爲恭謝恩典改任禮部尚書，隨後他幾次上表請求歸還鄉里，以太子少傅致仕。他病重之後，移居正屋，摒退左右侍妾，他對兒子孫瑜説："不要讓我死在婦人手裏。"去世，消息傳來，皇帝對張士遜説："我正打算召回孫奭，可是孫奭却死了。"嗟嘆惋惜了很久，爲之罷朝一天，贈他爲左僕射，謚號宣。

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靧。嘗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

孫奭性情端方持重，侍奉雙親非常孝敬，他父親死時，他用舌頭將臉舔净。他曾經采掇《五經》中切合治道的内容，編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寫了《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他曾經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五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的謬誤以及律定音義。

初，圜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

當初，祭天的圓形高壇四周没有矮土墻，五郊的陪祭不設置席，尊上不加冪；七祠時饗用供神酒使用一尊，不設三登，奏樂時不用《雍》來結束；冬至那天代祭昊天上帝，外圍的等級衹到第十七位，而不用星辰來陪祭；祭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置爵而祭，没有三種祭品；宗廟不備兩種樂舞；大臣應當加封謚號的，有的在下葬之後纔提出請求。孫奭都援用古制奏請改正，於是著於禮典。又請求冬至罷祀五帝，大雩時祭祀五帝而罷祀昊天上帝。此事交給有關部門商議，因爲不適宜而罷止。

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孫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年少時專心好學不去爲官，有卓絶的品行，爲鄉里人所稱道。他常常聚集學徒教授用以自給，李穆和弟弟李肅以及李惲都曾經師事他。鄉里人打官司，不到官府，而經常到昭素那裏裁决。

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

昭素博通《九經》，同時研究《莊子》、《老子》，尤其精於《詩經》、《周易》，他認爲王弼、韓康伯注釋《周易》以及孔穎達、馬融的疏解有的不完全正確，於是撰著《易論》二十三篇。

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

開寶年間，李穆向朝廷推薦了他，皇帝詔令他進宫，在便殿接見了他，這時他已經七十七歲，仍然是精神不減。太祖問道："爲什麽你不求仕進，以致我們這麽晚纔相見？"他回答説："我是個鄉野愚民，無補於聖人的教化。"皇帝賜坐，讓他講《易·乾》卦，召來宰相薛居正等人來觀聽，講到"飛龍在天"時，皇帝説："這本書哪裏能讓一般人看到？"昭素對皇帝説："這本書不到聖人出世就不能應合它的兆象。"於是詢問他民間的事，昭素所説的都是實際情形，没有隱瞞，皇帝很贊賞他。因爲年紀衰老，他請求回到鄉里，拜官國子博士致仕，賜給茶、藥以及錢二十萬，留他在宫中有一個多月，然後遣行，八十九歲那年，他在家中去世。

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

昭素對人很有鑒察能力。當初，李穆兄弟跟隨昭素學《易》，他曾經對李穆説："你所説的精微義理，常常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又對人説："李穆兄弟二人都是好的人才，李穆尤其沉穩厚重，將來一定會用事朝廷。"後來李穆果然參知政事。

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盗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盗者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盗。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

昭素每次買東西，都是按賣主所説付錢，未曾討價還價。縣裏的人都互相誡告説："遇到王先生買東西，不得要高價。"他整治居室，把椽木堆積在門内，夜裏有人盗木準備撬門而入，昭素發覺了，就悄悄地把椽木扔到門外，盗賊羞愧地離去，從此街里不再有盗賊。他家中有一頭驢，别人常來借用，他出門之前，先要問僮僕："外人没有借驢的吧？"回答説"没有"，他纔出

出。其爲純質若此。

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明、鄢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爲考試官，調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悦，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爲國子司業，賜金紫。

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沿革制度并録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

> 《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吴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至玄黄，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

門。他的爲人就是如此的單純樸素。

他的兒子仁著，也具有内藏的美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參加《九經》的科舉考試及第，入仕爲東明、鄢陵二縣主簿。開實年間，禮部又奏請他爲考試官，調任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即位後，擢升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年間，就任國子《周易》學博士，期滿後，遷任《禮記》博士。七年，出使高麗，高麗王王治向孔維詢問禮，孔維用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的次序來答對，王治很高興，稱贊他説："我今天又看見中原的先生了。"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年，遷官主客員外郎。三年，提拔爲國子司業，賜給金魚袋和紫衣。

正逢皇帝準備舉行籍田之禮，孔維把從《周禮》到《唐書》，凡是籍田制度的沿革都彙録上呈，看過的人稱贊他的博學。他又上書請求禁止一年中二度養蠶以利於國馬。直史館樂史反駁他説：

> 《管子》説："糧倉充實了，纔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纔知道榮辱。"所以古代的明君都重視農桑，把它作爲衣食的來源。有一個男子不耕田，天下就會有人挨餓；有一個女子不養蠶，天下就會有人受凍。所以天子要親自參加農耕，后妃要親自從事養蠶，所以要屈尊來化行天下，是因爲它們是整個國家的基礎事業。《吴都賦》説："國家收受一年兩熟的稻子，鄉里獻上一年内八次結繭的蠶絲做成的絲綿。"那麽養蠶有再，由來已久了。現在孔維請求禁止二度養蠶來利於國馬，祇是引述前代經籍中關於物類同氣的文字，不究察現實確真的道理。所買的國馬來自外域，這麽遠奔馳而來，却虧缺喂養，没能好好照料，於是導致馬生病，國馬死掉，很少不是由於這個原因。現在却要禁止養蠶，這非常没有道理。唐朝養馬，監牧制度完備，可是詳察唐代典籍，也没見禁止

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

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涣汗絲綸，所宜重慎。

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

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坰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

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

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

養蠶的文字。何況您近期剛剛發布詔令，來年春天準備耕種籍田，這樣勸農的制度剛剛實行，禁止養蠶的規定又要頒布，前後矛盾，恐怕不好。

我曾經在各州縣任職，略知利弊。百姓之中，貧困的居多，他們春蠶的收入，祇够交納賦税，晚蠶所得的薄利，纔剛好維持度日。現在如果禁絶了他們後面的打算，一定會因此而産生弊端，滋生擾亂，百姓哪能得到安寧？君令如山，您應該十分審慎。

皇帝看後，就中止了晚蠶的禁令。孔維又上疏抗争説：

按察《周禮·夏官司馬》職事有禁止一年内二度養蠶，是因爲它有害於馬。原，是再的意思。在天文上，大火星爲馬。《蠶書》上説，蠶是龍精，大火星主月時，就洗浴蠶種。所以蠶與馬同氣，事物不能兩雄并立，因此要禁止再度養蠶來有益於馬匹。又郭璞説："重蠶爲原，就是現在的晚蠶。"我年少時親自從事過農桑之業，長大後又歷任州縣職官，事情的利弊，我全部瞭解了。敦厚而愚昧的老百姓知道利而不知道害，所以在早蠶之後，重養晚蠶的繭，出絲很少，二度采過的桑葉第二年就長不茂盛了，這豈止是傷害到馬匹，連桑樹也受到損害。我在縣上任官，路上看到曠野裏扔着許多死掉的官馬，如果不是明確地引據典籍，來佐助畜牧，哪裏敢妄加陳言呢？

按察《本草》注："用僵蠶堵塞馬齒，馬就不再能吃草。"物類相感是這樣的明顯。《月令》上説仲春祭祀馬祖，季春祭祀先蠶，都是説的天駟房星，爲馬祈福，就稱爲馬祖，爲蠶祈福，就稱爲先蠶，所以蠶與馬同爲一類。蠶偏重了馬就要受損，這是氣類相感造成的。我認爲依照《周禮》禁止二度養蠶纔恰當。

皇帝雖然没有采納孔維的意見，可是却稱贊他能引經據典，將他的奏章交付史館。籍田結束後，拜官國子祭酒。淳化初年，兼任工部侍郎。

卒，年六十四。

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

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願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

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爲掌事黄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婿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爲恨。

景德四年，録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二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

孔維通曉經術。按照舊制，參加《九經》的科舉考試，一旦不中第就要改舉其他科。開寶年間，孔維奏論這樣做有所不便，於是皇帝下詔禮部，從今以後《九經》同諸科一樣允許再次應舉。

太宗當初治理京城時，孔維作屬邑的官吏，很以經術受到知遇。太宗即位後，孔維開始升官郎署。他自認爲通曉經典，於是請求作司業，皇帝便把司業的官職授給他。出使外國的人都賜給紫色的衣服，孔維出使高麗回來後，正趕上東方的使者到來，孔維對自己身穿紅色的衣服感到羞耻，於是請求面見皇帝，假裝説道："高麗的使者問我犯了什麼罪要降格穿紅色的衣服，我無言以對。"於是落下淚來。皇帝憐憫他，隨即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衣。等到他作了祭酒之後，他又上奏説："朝廷很久不設這個官職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親戚朋友寫來書信的，都稱我爲祭酒郎中。田敏在晉朝擔任祭酒時，依然兼任侍郎，我希望能因循先例，兼領此官，獲得美稱。"皇帝答應了他。然而士大夫們厭惡他作爲一個儒者而急躁求進，没有謙讓的節操。

他曾經建議請求增擴太學，因爲這樣一來要毁壞民宅，皇帝没有答應。他受詔與學官一起校定《五經疏義》，刻版印行，工作還没有完成，他就病倒了，皇帝派遣御醫前去診治，派使者去探問安撫。當初，孔維私自挪用了印書錢三十多萬，被管事的宦官發現，孔維擔憂害怕，急忙用家財來償還，於是疾病加重，皇帝寬免而不追究。孔維臨死前，將他的女婿鄭革召來口授遺表，對《五經疏》未完成表示遺憾。

景德四年，孔維的孫子孔禹圭被登録爲同學究出身。

孔宜　孔延世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是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孫子。

孔子生孔鯉，字伯魚。孔鯉生孔伋，字子思。孔伋生孔白，字子上。孔白生孔求，字子家。孔求生孔箕，字子京。孔箕生孔穿，字子

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屋壁。騰生忠，字季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内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爲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追謚夫子爲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爲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户。子完嗣，邑百户。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

高。孔穿生孔謙，字子慎。孔謙生孔鮒，字子魚，他把弟弟的兒子孔騰作爲自己的繼承人。孔騰字子襄，正值秦朝焚書坑儒之難，他把自家的書籍都藏入墻壁之中。孔騰生孔忠，字季忠。孔忠生孔武。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國。孔延年生孔霸，字次孺，漢昭帝時作博士，宣帝時作太中大夫，教授皇太子經文，元帝繼位以後，賜爵關内侯，號爲褒成君。孔霸生孔福。孔福生孔房。孔房生孔均，字長平，他好學有才華，作了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賜封孔均爲褒成侯，食邑兩千户，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王莽讓孔均作太尉，他三次稱病辭却，等到他返回後，王莽失敗，國家滅亡。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又賜封孔均的兒子孔志爲褒成侯，謚號元成。孔志生孔損，孔損承襲爵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孔損爲褒亭侯。孔損死後，兒子孔曜繼承侯位，食邑千户。孔曜的兒子孔完繼承侯位，食邑百户。孔完早死没有兒子，以弟弟的兒子孔羨來繼承爵位。

羨仕魏爲議郎，黄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户。羨生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户，歷太常、黄門侍郎。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爲崇聖大夫，復十户，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户。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户。

孔羨在魏朝作了議郎，黄初二年，受封爲宗聖侯，享有百户食邑。孔羨生孔震，晋武帝泰始三年，孔震徙封爲奉聖亭侯，食邑二百户，歷任太常、黄門侍郎。孔震生孔嶷。孔嶷生孔撫，孔撫被推舉爲孝廉，辟官太尉掾，曾任豫章太守。孔撫生孔懿。孔懿生孔鮮，孔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繼承奉聖侯的封號。孔鮮生孔乘，孔乘博學多才，後魏孝文帝延興初年，他被推舉爲孝廉，三年，受封爲崇聖大夫，免除十户人家的賦税，提供給他進行日常的灑水掃地。孔乘生孔靈珍，他繼承爵位，曾任秘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爲崇聖侯，食邑百户。孔靈珍生孔文泰。孔文泰生孔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爲恭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讓孔渠承襲封爵，食邑百户。

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邑百户。嗣哲生德

孔渠生孔長孫，隋文帝又封長孫爲鄒國公。孔長孫生孔嗣哲，他參加了制科考試，歷官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爲紹聖侯，食邑百户。孔嗣哲生孔德倫，唐太宗貞

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邑百户，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璲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郯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璲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爲兗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晊歸魯，詔以惟晊爲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户，以供灑掃。惟晊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户絹百匹，充春秋奉祀。自璲之至策，五世并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爲曲阜主簿，三年，遷襲丘令，襲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彦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爲本縣令。

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黄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

觀十一年，封爲褒聖侯，食邑百户，上朝時列入三品官位，免除子孫的徭役。則天天授二年，賜給德倫用玉璽封記的文書和衣服。孔德倫生孔崇基，他繼承爵位，中宗神龍元年，授官朝散大夫。孔崇基生孔璲之，玄宗開元年間，歷官國子四門博士、郯王府文學、蔡州長史。開元二十七年，玄宗下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爲文宣公，兼任兗州長史。孔璲之生孔萱，他繼承爵位，曾任兗州泗水縣令。孔萱生孔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令孔齊卿爲兗州司馬，失陷於東平而死。到了憲宗元和十三年，平叛了李師道，孔齊卿的兒子孔惟晊回到魯地，皇帝下詔任命惟晊爲兗州參軍，供奉夫子的祭祀，免除五十户人家的徭役，讓他們擔當夫子廟中灑水掃地等日常事務。孔惟晊生孔策，會昌元年，孔策歷任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請每年供給受封人家一百匹絹，來供奉春秋二季的祭祀。從孔璲之到孔策，五代都襲封爲文宣公。孔策生孔振，懿宗咸通四年，孔振參加了進士甲科的考試，曾任兗州觀察判官，官至刑部員外郎。孔振生孔昭儉，歷任兗州司馬、曲阜縣縣令。從孔策到孔昭儉，三代之間，朝廷每年都供給絹料，來供奉祭祀。孔昭儉生孔光嗣，哀帝天祐年間，他作泗水主簿，供奉孔子的祭祀。

孔光嗣生孔仁玉，仁玉九歲就通曉《春秋》，他姿容雄奇俊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他任曲阜主簿，三年，遷爲襲丘縣縣令，襲封文宣公，晋高祖天福五年，改爲曲阜縣縣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叛慕容彦超後，皇帝巡幸曲阜，拜謁了孔子廟及孔子墓，召見孔仁玉，賜給他五品官服，又讓他作本縣縣令。

孔仁玉有四個兒子，長子叫孔宜，他參加進士科舉考試没有中第，乾德年間到朝廷上書，自述家世，皇帝詔令他爲曲阜主簿，曾任黄州軍事推官，遷官司農寺丞，掌管星子鎮的市場課税。孔宜上書説："星子地當長江和湖泊的交會處，是商賈雲集的地方，請求將它改置爲軍。"皇帝下詔改爲縣，順便任命孔宜作知縣，後來改爲南

康軍。

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孔宜任職期滿返回以後，獻上幾十篇文賦，太宗看過，很欣賞，就召見了孔宜，詢問他孔子的世系，於是下詔說："素王孔子的道，是百世所尊奉的，傳襲爵位和福禄，明存於典制之中。文宣王的第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孔宜勤勉修習清素之業，磨礪端方不苟的品性，幾次任官，都有政績傳出，他作爲聖人的後代，保持了世代相傳的品德，現在讓他列位朝廷，來光顯先儒的後代，可以任命他作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免除他家的徭役。"不久，孔宜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皇帝下詔興修曲阜的孔子廟，孔宜進獻地方特產來謝恩，皇帝詔令褒獎，遷官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向北討伐，孔宜受詔督促軍糧，在過拒馬河時溺死，死時年紀四十六歲。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爲曲阜主簿，歷閬、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

孔宜的兒子孔延世字茂先，因爲父親死於國事而被賜爲學究出身，作曲阜主簿，歷任閬縣、長葛縣縣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皇帝召他到朝廷，任命他爲曲阜縣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給他白金束帛以及印有太宗御筆的《九經》。咸平三年，皇帝詔令本道轉運使、本州的官吏以賓客的禮節來對待孔延世，又留任他三年，孔延世死在官位上，終年三十八歲。孔宜的次子叫孔憲，太平興國二年考取進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第三個兒子叫孔冕，作應城主簿。第四個兒子叫孔勗，雍熙年間考取進士。

孔聖祐

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緑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并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顔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爲太常寺奉禮郎，又録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

孔延世的兒子孔聖祐，景德初年剛剛九歲，就特別贈爲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皇帝東封泰山，特地讓聖祐身着緑衣陪位，列位京官之後。等皇帝車駕回到兗州，十一月初一，巡幸曲阜，拜謁孔子廟，獻酒行禮，孔氏宗族全都奉命陪位。皇帝又巡幸孔林，在孔墓前凝視很久。皇帝又到了北亭，召集隨從大臣觀賞古碑。給孔子加謚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爲齊國公，母親顔氏爲魯國太夫人。提拔聖祐爲太常寺奉禮郎，又録用他的近親進士孔謂爲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孔延祐、習學究孔延渥孔延

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并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匹，以充奉祠廟。時勗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説。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禄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

魯孔延齡都爲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匹來供奉祠廟。這時孔勗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對皇帝説他在鄉里有聲望，皇帝將他召到朝廷，改爲太常博士，賜給緋衣，任命他知曲阜縣，專門掌管祠廟。二年三月，又派遣使者賜與太宗御筆和《九經》義疏、《三史》藏於祠廟，命令本州選録儒生進行講説。聖祐後來改官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官光禄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來改名爲佑，遷官太子中舍，終年三十歲。

勗爲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孔勗爲司封郎中。孔延魯在大中祥符五年再一次舉進士，中第，後來改名爲道輔，歷官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己有傳。

崔頌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録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爲左拾遺，選右補闕。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親崔協，是後唐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頌幼年喪母，被外祖母所養育。以祖蔭補官河南府巡官，歷官開封主簿、鄧州録事參軍，因病離任。不久，他到朝廷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看到後很是稱奇，提拔他作了左拾遺，選爲右補闕。

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册錢俶爲吴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爲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誤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兖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

後漢初年，加朝散官階，輔佐右散騎常侍張煦册立錢俶爲吴越王。後梁末年，崔協曾經出使兩浙，到這時候，越人都贊美他，饋贈給他很多財物。他回來時，正趕上後周太祖進入京城，他的財物被士兵們洗劫一空。世宗鎮守澶淵，選任佐吏，崔頌和王朴、王敏中都被選中，任命崔頌爲觀察判官，贈送金魚袋和紫衣。世宗治理京城時，拜授崔頌爲司封員外郎，充任判官，因爲斷案失誤而免職，居守本官。世宗即位後，拜任崔頌爲駕部郎中，又遷任吏部，又輔佐尹日就出使兩浙，世宗閲讀唐元稹的《均田疏》，命令他描繪成圖來賜給近臣，又派遣使者去均平各路租税，崔頌被派往兖州，在舊額上增加了很多。恭帝繼位後，改任左諫議大夫。

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説，太祖遣中使以酒

宋代初年，他任國子監判官。正值重修國家學校及武成王廟，朝廷任命崔頌總管此事。建隆三年夏天，開始聚徒講説，太祖派遣宫中使者將

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托有司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

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册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圬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

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崔曥

曥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爲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尤資贊導，維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曥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爲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

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吕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酒果賜給他。皇帝每次駕臨國家學校，召見崔頌談話，説到經義時，崔頌都對答如流。到舉行郊祀時，讓崔頌來代理太僕，登車挽索，皇帝詢問他一代禮典，崔頌從容對答，皇帝很看重他。不久，他因爲托請有關部門爲親友謀求事簡任輕的官職，出任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突然得病而死，終年五十歲。

崔頌喜歡幽默，擅長寫文章，他受命撰寫世宗賜謚册封的文章，當時人稱贊寫得遒勁秀麗。崔頌篤信佛教，見到佛像必拜。他性情多疑，在鄜州官舍時，他曾經請泥瓦工來粉刷廳堂和内室，却用布將他們的眼睛蒙上，别人都笑話他。

他的兒子崔曉，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另一個兒子崔曥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他寬宏儒雅，具有士人的品行，累官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户部判官。景德年間，雍王元份去世，府官都因此罷官。這時戚維爲曹國公元儼府翊善，皇帝對宰相説："元儼年輕，尤其需要幫助引導，戚維迂腐懦弱，緘默無語，不能對元儼進行規誡，聽説崔曥性情純正謹慎，讓他來代替戚維，或許會有所裨益。"於是召見崔曥問對，遷任都官員外郎，充任記室參軍，賜給金魚袋和紫衣，又遷官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官太常少卿、將作監，後來去世。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參加《三史》的科舉考試，調任國都以外縣邑的主簿，代領本鎮的館驛巡官。後唐長興年間，召他爲著作佐郎、直史館，遷任左拾遺，依照先前的直史館一職，加官爲朝散大夫。應順初年，出任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年，加官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爲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

後晋天福四年，尹拙入朝作了右補闕。第二年，轉爲侍御史。正值皇帝詔令尹拙與張昭、吕琦等人同修《唐史》，改任倉部員外郎，賜給金魚袋和紫衣。八年，遷官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爲掌書記。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

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録》，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

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

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宫，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頒公卿，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户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

晋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户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

侵時，趙延壽鎮守常山，讓尹拙作他的掌書記。後漢初年，皇帝召他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

後周廣順初年，遷官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依然充任直學士。奉命出使荆南回來後，改爲兵部郎中。顯德初年，拜官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一同修定後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録》，又與張昭和田敏一同考定《經典釋文》。遭母喪，免職。宋代初年，改任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官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還鄉，以本官致仕。

尹拙性情純正謹慎，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時，命令翰林學士作文章來祭祀白馬祠，學士不知道此事的出典，就去請教尹拙，尹拙列舉了十來個各郡國祭祀白馬的例子，當時人都佩服他的學識廣博。開寶四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

他的兒子季通，官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他從小就通曉《春秋》之學。後梁貞明年間中進士，調任淄州主簿，没讓他赴任，將他留用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年，改爲《尚書》博士，賜給紅色禮服。歲末，成爲國子博士。他上書奏請在四方郊野設置齋宫，没有得到回應。任期一滿，轉官屯田員外郎，因爲詳知禮典而兼任太常博士。他建議請依照《春秋》每年都儲藏一些冰來進獻給宗廟，分賞給公卿，一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顒、路航、李居浣、陳觀等人刪定唐代鄭餘慶的《書儀》，皇帝又詔令他與馬鎬等人一同校定《九經》。改官户部員外郎，賜給金魚袋和紫衣。清泰初年，遷爲國子司業。

後晋天福四年授官祭酒，依然任檢校工部尚書，不久兼任户部侍郎。開運初年，遷官兵部侍郎，充任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有人説田敏衹可以就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聽到後，就改授他爲檢校右僕射，又作了祭酒。後漢乾祐年間，拜任尚書右丞，判國子監。

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虚佇，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

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强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慚。

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子章，至殿中丞。

後周廣順初年，改爲左丞，朝廷派遣他出使契丹，準備每年送給契丹十萬貫錢，來阻止他們的侵削掠奪，契丹不答應。周祖將要親臨郊祀，任命田敏權判太常卿事。世宗繼位以後，實拜他爲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任司空。顯德五年，他上書告老，皇帝賜詔説："你詳細瞭解禮樂制度，廣泛涉獵經典，是儒學的宗師，士大夫的楷模。我正有賴於德高的故老，來詢訪賢言，急切看過你所上奏章，你希望從此致仕。因爲年老請求致仕雖然在舊典上明有此制，可是我尊禮賢士的心正深切虔誠，你的請求不該應允。"遷官工部尚書。不久他再次上表請求歸還故里，來實現自己葬死故鄉的心願，改任太子少保致仕，回到淄州别墅。恭帝繼位後，加任少傅。開寶四年去世，終年九十二歲。

田敏解官回鄉後，家有幾十頃良田，常常釀製美酒來款待賓客，他身體强壯，很少害病，在街巷中走路從來不拄拐杖。每天都親自給兒子們講授經文。自己寫下父親墳墓的碑文，文辭非常質樸。田敏曾經出使湖南，路過荆渚時，將經書刻本送給高從誨，從誨謝道："祭酒您所贈送的經書，在下衹知道《孝經》。"田敏説："讀書不一定要讀很多，《孝經》的十八章就足够了。像《諸侯章》所講'在上位而不驕傲，處高位而不自我標榜，做事注意講究節度，充盈但不要外溢'，都是極其重要的話。"這時從誨剛剛兵敗郢城，所以田敏用這些話來勸誡他，從誨聽了非常慚愧。

田敏雖然精通經學，但也喜歡牽强附會，他所校定的《九經》，很有些自用己見，如將《尚書·盤庚》中的"若網在綱"改爲"若綱在綱"，重復用兩個"綱"字。又如把《爾雅》"椴，木槿"注文中的"日及"改爲"白及"。這種情形非常多，很受世人非議。

他的兒子田章，官至殿中丞。

辛文悦

辛文悦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爲殿前都點檢，

辛文悦，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人。他用《五經》來教授子弟，太祖年幼時曾經跟他學習。後周顯德年間，太祖由禁衛而作了殿前都點檢，

節制方面。文悦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悦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悦長者，故命焉。文悦後累遷至員外郎。

轄制四方。文悦很久没有受到皇帝接見，有一天。他夢見自己阻截皇帝的車駕請求接見，拜過之後，發現是太祖。太祖也夢見文悦來拜謁，於是讓手下的人去尋訪，文悦果然不請自到，太祖感到驚異。等到他繼位以後，就召見了辛文悦，授官太子中允，判掌太府職事。開寶三年，他出知房州。這時周鄭王出居這個州，皇帝因爲文悦是個長者，所以有此任命。文悦後來累官至員外郎。

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又有叫張遁、張文旦的，曾經與太宗是同學，太平興國年間，他們到朝廷自陳情狀，都起用爲主簿。

李覺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迹。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

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博士，賜緋魚。

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

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説，覺

李覺字仲明，本是京兆長安人。曾祖父李鼎，是唐代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代末年，因爲逃避戰亂而遷家青州益都。李鼎生李瑜，任本州推官。李瑜生李成，李成字咸熙，性情狂放不羈，嗜酒，喜歡吟詩，擅長琴棋，尤其工於山水畫，很多人都珍藏他的作品。後周樞密使王朴準備舉薦他，但不久王朴去世，從此他鬱鬱不得志。乾德年間，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聽其名，就召見他，李成於是携帶着家族前往，每天都以痛飲爲事，最後醉死在客舍。

李成的兒子李覺，太平興國五年參加《九經》科舉考試，起用爲將作監丞，通判建州，任期將滿，州裏人借他留用，皇帝下詔褒奬，就地遷官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官秘書丞。太宗詔令孔維與李覺等人校定孔穎達《五經正義》的刻版。王師北征燕薊時，命令李覺部署運送京東各州的糧草到幽州。孔維推薦李覺有學問，遷官《禮記》博士，賜給金魚袋和紅色官服。

雍熙三年，李覺與右補闕李若拙一同出使交州，黎桓對他説："這個地方山川險峻，朝廷中的人初到此地，難道不覺得倦乏麽？"李覺説道："國家封疆萬里，設列四百個郡，土地有平坦之所，也有險固之處，這一方土地有什麽值得一提呢！"黎桓沉默不語而臉色沮喪。出使回來後很久，李覺遷官爲國子博士。

端拱元年春，剛開始讓學官進行講説，李覺

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悦，特賜帛百匹。

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仿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删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絶奉。卒。

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强毅而聰敏，嘗與秘閣校理吴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算雉兔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即試以别法，皆能立就，坐中皆嘆伏。

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首先參加了。太宗巡幸國子監拜謁完文宣王，上車將要出西門時，回頭看見講席，皇帝的左右説李覺正在聚徒講書，皇帝隨即召見李覺，讓他爲自己講解。李覺説："陛下您駕馭着六龍，我怎麽敢隨便登臨高坐呢?"皇帝於是走下車，讓官吏張開帷幕，另外設置座席，詔令李覺講解《周易》的《泰》卦，隨從大臣都依次相坐。李覺於是講述天地相感而通，君臣上下相應的思想，皇帝非常高興，特地賜給他一百匹帛。

不久他獻上時務策，皇帝很是稱賞。這年冬天，他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書道："李覺衹是通曉經書，不應當就任史館之職。"李覺仿效韓愈的《毛穎傳》作《竹穎傳》獻上，太宗很贊賞，於是按下了禹偁的上奏。淳化初年，皇帝因爲經書刻本有被田敏隨意删去的幾個字，命令李覺與孔維詳加校定。二年，詳細校定了《春秋正義》，李覺改官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任司門員外郎。因病休假，病假期滿後，皇帝下詔不絶供奉。後來去世。

李覺多次上書陳説時務，述及養馬、漕運、屯田三件事，太宗稱贊他所言詳備，命令將所上之書送到史館，語在本志之中。李覺性情剛强堅毅而聰敏，他曾經與秘閣校理吴淑等人一同考試開封府秋貢舉人，談到計算雉兔首足的方法，李覺説："這個方法很繁瑣，我能讓它變得簡易。"他的方法出來後，果然很簡練。吴淑以爲他是早就想好的，就用其他算法再來試驗他，他都能很快想出簡捷的方法，在場的人都感嘆佩服。

他的兒子李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并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説《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他與弟弟崔偓佺一同考取進士，通曉經術。頤正在雍熙年間作高密縣縣尉，在任期滿後，國子祭酒孔維推薦了他，被任命爲國學直講，遷官殿中丞。太宗召見他，命他講説一篇《莊子》，賜給錢五萬。判監李至上書説："本監先前校定的諸經音疏，其間文字錯訛還很多，深深憂慮這未能符合仁君好古誨人的心意。大概先前所派的校定官都是專精於一經

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强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

的士人，或者是通曉《春秋》而不通曉《禮記》，或者是通曉《周易》而不通曉《尚書》，至於旁相引證經史，都不是平常所傳授研習的，因此，未能做到周密詳備。我看到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都刻苦努力地治學，博通《九經》，問義質疑，都有依據。希望能讓他們重新訂正，以消除訛誤。”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曰：“朕宫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咸平初年，又有個叫做劉可名的學究說諸經刻本有很多訛誤，真宗命令選派官員詳加校正，於是尋求通曉經義的人，這時李至正參知政事，就舉薦了崔頤正。皇帝說：“我在宫中没什麽事，很想聽聽他的講說。”第二天就在園林裏召見了頤正，讓他講説《尚書·大禹謨》，賜給他牙笏和紅色官服。從此每天都讓他到御書院等待對答，講説《尚書》已達十卷。頤正年紀老邁步履艱難，他上表請求致仕，皇帝賜座給他，問候安撫非常周到，又賜給他器皿錢幣，任由他以本官致仕，同時仍然擔任直講，改爲國子博士。咸平三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崔偓佺

偓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兩點爲甪，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偓佺在淳化年間擔任福州連江縣縣尉，判國子監李至奏請任他作直講，太宗召來他在别室問對，對他説：“李覺曾經稟奏我説，‘四皓’當中有一位先生，有人説他姓‘用’字上加一撇，有人説是加一點。你知道這個字嗎？”偓佺説：“過去秦代程邈撰造隸書，解釋成像僕隸一樣容易使用。現在的字與古代有所不同。我聽説用上加刀爲角字，加兩點爲甪字。用上加一撇一點都不成字。”

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咸平二年，真宗巡幸國家學校，召見偓佺講説《尚書》，隨即特别賜與紅色官服。改元景德以後，命他講授《道德經》，每天都在崇文院等候對答，講完以後，賜給他白金和綵帛。三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他曾經撰寫《帝王手鑑》十卷，并且注釋曹唐的《大遊仙詩》十五卷。他的兒子崔世安進獻給皇帝，皇帝特地賜與他出身。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呵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被授與同進士出身，他爲人淳樸直率，自信而不造作。師從河南的穆脩，穆脩性情躁烈嚴厲，很少有人能與他合得來，雖然之才也常常受到呵斥，但是之才却事奉他越發恭謹，因此最後得到了他的《易》學傳授。當時蘇舜欽等人也跟隨穆脩學習《易》學，但是得到專門傳授的衹有李之才一個人。穆脩的《易》學得自种放，种放受之於陳摶，淵源最長，它的圖形象數的奇妙變化，自秦、漢以來很少有人知道。

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迹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

之才剛開始作衛州獲嘉主簿、權領共城縣縣令。這時邵雍正在蘇門山百源之上爲母親服喪，他身穿布衣，吃着粗劣的飯菜，親手做飯來奉養父親。之才前來敲門拜見，勞問他的辛苦說："你愛好學習專心一致到底是在哪一方面?"邵雍回答說："除了典籍，其他我未曾研習過。"之才說："你不是研習典籍之人，對關於事物道理的學問怎樣呢?"後來有一天又說道："關於事物道理的學問你已經學了，不是還有關於性命的學問嗎?"邵雍聽後向之才兩次揖拜，表示願意受業，於是之才先教給他陸淳的《春秋》，打算用《春秋》來標示《五經》，如果可以跟他談論《五經》要義，就最後傳授給他《周易》。後來邵雍最終以《易》學聞名於世。

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栖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

之才器局遠大，難於被人鑒識，他留任許久，得不到遷官，有人爲他惋惜，說道："你應該稍稍貶損自己以求得到進用。"衹有石延年說道："現實容不下你，你爲什麽不拋開它歸隱呢?"兩次調任孟州司法參軍，這時范雍主管孟州，也不瞭解他。范雍剛剛從洛陽持節奉守延安時，送行的人都送出境，衹有之才與他在近郊分別，有人指責之才，之才告辭說："這是按慣例。"不久，范雍被貶到安陸，之才循着傳檄到洛陽來見他，前些時候送他出境的人没有一個來的，范雍纔開始感到和之才相知恨晚。

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

他的朋友尹洙寫信給中書舍人葉道卿來推薦他，信由石延年轉交，信中說："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紀三十九歲，能作古人的文章，言辭

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决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吴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

直率，語意暢明，不張揚也不窘迫，確實可以追蹈前輩，不是我尹洙所敢品評的，可是安於卑微的職位，無意仕進，很少有瞭解他的人。他的才能又通曉世務，假使稍稍得到現世的進用，一定會超過别人很多，遺憾的是他的貧困使他不能决意歸隱，瞭解他的人應當一起來成全他。”延年又寫道：“現在習文好古的士人非常少而且不顯揚，如果遺棄了這樣的人，那麽這種學問就更加衰落了。”延年一向不喜歡拜謁高官，這一次他前後四五次到道卿門下，直到遞交上他的信纔罷休。道卿推薦了之才，於是之才得以應選新階，有五人保任，改官大理寺丞，作緱氏縣縣令。還未赴任，趕上石延年和龍圖閣直學士吴遵路調兵到河東，就徵用之才爲澤州簽署判官。澤州人劉羲叟跟隨之才學習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超古今曆法之上，其中有楊雄、張衡所没有弄懂的地方，這實際上是之才傳授給他的。

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逾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他在澤州轉官殿中丞，遭母喪，服喪剛剛結束，他就突然死在了懷州官舍，時間是慶曆五年二月。當時尹洙的哥哥尹漸正在主管懷州，他哭吊之才過於哀痛，患病没到一個月也去世了。之才歸葬青社，邵雍爲他作墓志銘，其中説道：“我訪求於天下，得到了通曉道理的君子李公來師從。”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羲叟　林槩　李覯　何涉
王回(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逾年召歸。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他從小就才智出衆，博學而擅長寫文章。考取進士第一名，作了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這時江南剛剛平定，朝廷淘汰李唐時代所度的僧人，裁減了十分之六七。胡旦説："他們無家可歸，恐怕會聚集起來作盜賊。"於是都把他們黥面爲士兵。胡旦遷官左拾遺、直史館，他幾次上書陳説時政的利弊。出京作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過了一年皇帝召他回京。

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鄰。粤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投，奸普屏外。聖道如堤，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奸普"之語，召宰相謂

在此之前，盧多遜被貶，趙普罷相。這年夏天，黄河在韓村決口，不久被堵塞住。胡旦獻上《河平頌》説："上天福祐我聖宋王朝，它給萬民選定明君。配合上天成就美業，祇有堯可以相提并論。滔滔河水，陷溺下民。不是聖人出世，誰來究察節制。屏蔽賢士的人遭到斥退，壅塞恩澤的人受到懲處。我朝禦防大患，黄河豈能興害。叛逆的盧多遜被貶遠地，奸邪的趙普被屏棄於外廷。聖道護民有如堤岸，四海之内，人聲鼎沸。皇帝説要偃武修文，以此來止息喧沸，親和萬民。調來你們這些衛兵，來爲百姓作榜樣。百姓竭盡其力，大臣勤於職守。防水工程結束，黄河終被堵塞。唐堯時洪水圍山，實是神靈在警示世人。漢武修建宣防，實是確立了好的範式。我朝

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録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堵塞了黄河决口，流被澤惠。光輝的業績，是萬代的法則。”太宗看到頌中有“逆遜、奸普”的話，召來宰相對他説：“胡旦獻頌，詞意乖悖。我把他提拔爲進士第一，讓他多次在外任官，但他所到之處没有好的政績。他知海州時被部下狀告，罪案已定，正趕上大赦，我録用他的才能而捨棄他的過失，還使他列官近職，又領任史職，可是他却敢這樣恣肆心中的狂躁，趕快將他驅逐！”於是貶官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上《平燕議》曰：

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氈裘、皮履、羊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

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减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

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

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

他獻上《平燕議》説：

現在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不是國家的急務，希望能將其費用用來從事北伐。而且從天時、地利、人事上看都應該進行北伐。歲星所臨之地，會接受福祐。今年春末到明年，歲星在宋地分野，今年初秋到六年，鎮星在燕地分野。從今年開始作準備，到來年春天發兵。北邊的士兵在春夏季節，他們的裘衣、皮鞋、羊弓、塞馬都不能使用，而中原士兵平常不能忍受寒冷，開赴塞北遇上暖和天氣，就會體力强健。讓勇健的士兵來驅逐不能任用的敵軍，承蒙上天的福祐來討伐要受災禍的城邑，成就功業，就在於此了。

長淮以北，太行以東，黄河不泛濫成災，土地非常肥沃。憑藉這裏的殷足，來收取糧帛，减價來償還官欠，用現錢來高價買入，官府裏有很多積蓄，戰事就不用擔心了，用兵資財豐足，就可以成就大事。

太原收復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七年了，兵甲非常鋭利，士卒非常雄健，他們入夜就寢，清晨起身，冷了有裘衣，餓了有糧米。如果把急促整治行裝的賞賜，在發兵時來頒用，把用來推恩行賞的資財，在戰事成功時來賜與，就可以使將士團結一心，平定敵軍，恢復并拓展原來的國土。

幽州地處平原而背負敵軍，從形勢上看一定要選擇四個人，分成四個方面，讓剛毅果敢的人來領導，挑選一個平和恭謹的人來統率。幽州的北面，都是山谷地帶，能讓人馬通行的超不過十處，統領士兵的將帥也選

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捍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捍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争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

擇十個人，同行則共商軍事，分出則各司其職，敵人來了就一同作戰來把敵人趕走，敵人走了就劃分地域來保衛邊疆。如果堵塞了山路，其餘的敵寇在燕地與大軍相對峙，就拖延時日一直度過春夏二季，敵寇不能受熱，他們就一定會後退了。讓剛毅勇敢和富有才能的士兵各一人擔任將領，如果士兵多就分部來抵禦敵人，攻打城池，讓兩位將領各盡其力。確定他們部隊的名稱和士兵人數。如果我們人少而敵方人多，那麽我們將無力取勝，如果我們軍隊充足而敵方空虛，那麽取勝就很有餘裕了。我方與敵方力量均衡就在所據地形上較量，所據地形一樣就在謀略上競争，區分士兵的勇怯，來各盡其用。

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逐路以納税。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

將茶、鹽、香、藥的價錢降低十分之二，選擇新鮮的先賣給邊城要路、屯有軍馬的地方。將糧草錢帛的價錢提高十分之二，交納貨物時付給票據的到本場進行貨物交易，得到貨物的則沿路納税。用四面八方的豐足物資，來作爲兩地的費用消耗，自然是商人獲利，就會從農夫手中購買，而農夫得到了錢，就會勤於稼穡。所以一定是百姓使用雙倍的力氣，國家儲存下九年的積蓄，撥發財款不藉助於規劃計算，轉運糧物哪裏用得着水陸運輸。糧草的供給，攻城器械的資用，轉運發送，來作爲後繼。

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悦而忘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

現在將要任用二十萬民衆，役使三十個州的百姓，希望陛下明確昭示聖上的誠信，首先降施雨露般的恩澤。百姓知道了有功必賞就會高興起來而捨生忘死，士兵得到依賴就會拼死作戰。這樣一來敵人的營壘就不足以攻下，狡猾的敵人就不足以消滅了。

起爲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户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

起用爲左補闕，又直史館，遷爲史館修撰，參予修訂國史，以尚書户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官司封員外郎。

有傭書人翟穎者，旦嘗與之善，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又舉

有個受雇爲人抄書、名叫翟穎的人，胡旦曾經與他友善，於是爲他改名叫馬周，聲稱是唐代馬周復出，上書詆斥朝政，而且自薦可以作大

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臣。又推舉才能可任公卿的十人，言辭語氣很激烈。當時人都説是胡旦所爲。馬周因此被流放海島，胡旦也被貶爲坊州團練副使。因爲他擅離職守而到鄜州去拜謁宋白，遭到彈劾，既而又被特地寬赦。遷官絳州。漸漸官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爲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素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再遷秘書監，卒。

胡旦素來與宦官王繼恩關係很好，他爲王繼恩草擬的制辭過於溢美。王繼恩失敗後，真宗聞聽此事，對他感到厭惡，將他貶爲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除官籍流放到潯州。咸平初年，移官通州團練副使，又遷到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在西京任職，又作了保信軍節度副使。很久以後，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禪泰山時，改官祠部郎中。爲母親服喪結束後，他説他父親死時皇帝曾經詔令他除去喪服起任職事，請求追補服喪三年。不久他雙目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家居襄州。再遷爲秘書監，後來去世。

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斫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胡旦喜歡讀書，他失明以後，還讓人爲他誦讀經史，他自己靠在几案上傾聽，一刻也不曾中斷。他著有《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一共三百多卷。他治了一方大硯，有五六尺見方，在上面刻上字然後埋掉，字爲“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年他尤其貪污財物，侵擾州縣，挾持官吏的短處，被當時的輿論所鄙視。他死後，子孫非常貧窮，將他的棺材寄放在民間。皇祐末年，知襄州王田向朝廷言及此事，胡旦的子孫纔得到二十萬錢將他埋葬。

賈同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録》七篇。年四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理評事，通判兖州。

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造反，賈同的祖父賈崇帶領鄉里四百多户人依守愚谷山，結果保全了二千人的性命。賈同初名賈罔，字公疎，他篤學好古，在當時有聲望，著有《山東野録》七篇。四十多歲時，授爲同進士出身，真宗命他改用今名。王欽若這時勢力正顯盛，他聞聽賈同的名聲，想要召致他，賈同堅决辭謝不往。過了八九年，纔補任歷城主簿。張知白薦舉他作了大理評事，通判兖州。

天聖初年，賈同上書説：“自從改元祥符以

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奸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譏，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爲難。

來，諫諍的言路被阻塞，丁謂乘機製造符瑞來欺騙先帝，現在丁謂的邪惡已經明瞭，應該明白詔告天下，糾正符瑞的謬妄，罷止宮觀的崇奉，讓不切需要的衛兵們回家，停收没有名目的費用，使先帝免遭後世的議論，國家没有因循舊弊的失誤。"又說："寇準忠心規劃，節操高尚，他疾惡如仇，擯斥邪惡。自從他被貶以後，天下的人没有看到他的罪過，應該讓他歸還內地，來顯示忠邪善惡的區別。"這時章獻太后臨朝執政，而賈同如此講話，時人都認爲很難得。

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再遷爲殿中丞、知棣州，去世。劉顏、李冠、王無忌以及賈同的門生一同爲他命謚爲存道先生。

劉顏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采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嘆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他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喜好古風，治學不專主章句。師事高弁。進士及第後，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因爲犯法而被免官。很久以後，授官徐州文學。屏居鄉里，教授上百個弟子。采擇漢、唐奏議編爲《輔弼名對》一書。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進上他的書，拜任任城主簿。這年發生了饑荒，他發放大户人家積存的糧食，救活了幾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時，都辟用他作從事。後來去世。他著有《儒術通要》，又有《經濟樞言》幾十篇。石介看到他的書，感嘆道："很遺憾我不能作他的弟子。"他的兒子劉庠，單獨有傳。

高弁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户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决澶州，請弛堤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二十歲時，他徒步到終南山向种放求學，又跟隨柳開學習古文，與張景齊名。至道年間，他投文拜謁王禹偁，王禹偁認爲他是個奇才。進士及第，累官侍御史。因爲諫止修築玉清昭應宮，被降官知廣濟軍。不久他以户部判官主持開封府的進士考試，因爲私自開封偷看考生姓名，被削奪二官。逐漸復官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黄河在澶州决口，他請求放開堤壩，讓水任意奔流，這樣可以節省民力，而且又能扼止契丹南侵。他的建議後來被中止。知陝州，去世。高弁性情孝悌友愛。他的文章往往祖述《六經》及《孟子》，喜歡談論仁

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義。著有《帝則》三篇，爲世人所傳閲。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等人友好。石延年、劉潛都是他的門人。

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應試進士没有考中，退居泰山。學習《春秋》，著有《尊王發微》十二篇，大體上是根據陸淳的學説，而增加了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説書。楊安國言其講説多異先儒，罷之。

石介聞名於山東，從他往下都以師禮侍奉孫復。孫復四十歲還未娶妻，李迪知道他有賢德，就把弟弟的女兒許配他爲妻。孫復剛開始還猶豫，石介與諸弟子一同請求説："公卿不屈身交接賢士已經很久了，現在丞相不認爲先生貧賤，想要把自己的侄女托付給您，您應該藉此成全丞相的賢名。"孫復這纔聽從。孔道輔聽説了孫復的賢名，趕往拜見，石介爲孫復拿着拐杖和鞋子侍立在他的左右，上下臺階和行拜禮時就攙扶着他，他前往致謝時也這樣。石介作了學官之後，對人説："孫先生不是個隱者。"於是范仲淹、富弼等都説孫復懂得經術，應該置於朝廷。除官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皇帝巡幸太學，賜給他紅色的官服和銀魚袋，召任他爲邇英閣祗候説書。楊安國説他的講説往往和先儒不一樣，皇帝便將他免職。

孔直温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税，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

孔直温失敗後，查獲他贈給孫復的詩，孫復因此被貶爲虔州監税，又移到泗州，後來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還未赴任，翰林學士趙槩等十多人上言孫復通曉經術，可以爲人師表，不應該讓他去佐治州縣。於是留任直講，漸次遷官殿中丞。他去世後，皇帝賜錢十萬。

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裏常常互相迴避。胡瑗研治經學不如孫復，但是在教授弟子方面要超過他。孫復生病以後，韓琦向仁宗進言，選擇擅長書寫的官吏，供給紙筆，讓孫復的門人祖無擇到孫復家中，獲得了十五萬字的書籍，將這些書籍抄録好藏在秘閣。特地任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後，歷任鄆州、南京推官。他篤學有志向，樂於行善而痛恨邪惡，喜好聲名，遇事奮勵，敢作敢爲。御史臺徵用他爲主簿，還未赴任，因爲議論赦書不應當尋求五代和諸僞國的後人，罷爲鎮南掌書記。代替父親石丙到遠地爲官，作嘉州軍事判官。遭父母喪，他在徂徠山下耕作，將五世之中未能安葬的七十人加以安葬。他在家中教授《易》，魯人稱他爲徂徠先生。入朝作國子監直講，跟他學習的人非常多，太學從此越發興盛。

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説》、《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吕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并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

石介寫文章有氣勢，他曾經憂慮文章的弊病、佛道學説是蠹蟲，撰述《怪説》、《中國論》，談到消除了這三點，纔能有所作爲。又撰寫《唐鑑》來懲戒奸臣、宦官、宫女，指摘時事，無所顧忌。杜衍、韓琦薦舉他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正值吕夷簡罷相，夏竦就任樞密使，又削奪了他的職官，改由杜衍代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以及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同爲諫官，石介高興地説："這是盛事，歌頌是我的職責，怎麽可以停止呢!"於是寫了《慶曆聖德詩》，詩曰：

> 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鋤奸枿。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

> 時間是在慶曆三年三月。皇帝晨起，慢慢走出宫寢。早晨端坐在太極殿，白天打開天門。親自檢閲英才賢臣，親手鏟除奸孽。綸音宏大，聲震環宇。如乾陽興動，如天雷勃發。昆蟲就此徘徊不進，妖怪從此藏身滅迹。就像明道初年一樣，天地一片嘉祥吉瑞。

> 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

> 開始時，聽到皇帝促然不安地説道："我的祖父我的父親，把治國大業交付給我。我深恐大業失落，實在是要依賴輔臣。章得象、晏殊，你們行事謹慎，思慮縝密。你們作我的丞相已經很久，我贊美你們的功勞。你們要繼續作我的丞相，笙歌鐘鳴，交錯和諧。賈昌朝是個儒士，他的學問非常廣博。與我討論政事，用經術將我輔佐。你來協助

兩位丞相，各種事功就會井然有序。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閾。爲予京兆，堲予讒説。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悦。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廑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煉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并來弼予，民無瘥札。

你，范仲淹，真能爲我明察秋毫。太后仗勢，炙手可熱。你這個小臣，却能坦蕩直言。你作我的司諫，爲我端正門庭。作我的京兆尹，憎惡那些讒言邪説。賊兵叛變我華夏，你被派往阻止。六月酷暑，嚴冬積雪，你和士兵一道，經受嚴寒和暑熱。我聽説後感到辛酸，你却從來不叫苦。我很晚纔得到富弼，心裏很喜歡他。富弼每次見我，都不是因私事而請謁。他用道來輔佐我，言語深至懇切。我若不按照堯、舜的榜樣行事，富弼就自我責罰。他作諫官一年，分條陳上的奏表就有滿滿一筐。他在我身邊一年，盡忠竭力。契丹背信棄義，傲狠貪婪。它竟然敢欺侮大國，出言乖張不遜。富弼帶着我的命令出使敵國，不畏縮怯懦。終於修復了舊好，百姓得以衣食無虞。涉過無際的萬里沙漠，他堅定志節，生死如一。看他的皮膚，被風霜剥裂。看他的心志，却堅如金鐵。我要給他加官進爵，來酬勞他所付出的艱辛。富弼堅辭不受，他的心志不可更改。范仲淹、富弼，一個是夔，一個是契。這真是上天對我的賞賜，我哪裏敢疏忽。你們一起來輔佐我，百姓就不會有災病。

曰衍汝來，汝予黄髮。事予二紀，毛秃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杜衍你過來，你是我的元老。你侍從我二十四年，如今已髮脱齒豁。你的心始終如一，履行正道，從不逾越。於是主管樞府，兵事没有什麽挫失。我很早就知道韓琦，他具有奇異的風骨。他的才能高超特出，哪裏能視同小才，他爲人樸實忠存，不事雕琢。可以托付大事，他的敦厚有如周勃。韓琦你來幫助杜衍，知人善任，我稱賢哲。

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禄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

歐陽脩和余靖，你們立朝卓顯。進言奇異不凡，忠誠昭然出衆。雖然禄微身輕，可是志意勇進不弱。曾經詆訶高官，迅速遭到貶謫。可是萬里歸來之後，依然剛勁不改。屢屢進獻直言，來補正我的闕失。王素是丞相的後代，含稟忠義，行履高潔。過去作御史，幾次來到我面前陳言。蔡襄雖然是個小

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并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

官，可是你有聲名，我已獲聞。你也曾進獻諍言，來規諫我的過失。你執守剛正，純粹謹厚，可以與歐陽脩匹配。你們都作諫官，在位神色莊重，態度嚴肅。希望我有過失你們就上言指正，不要鉗住你們的口。”

皇帝聖明，忠邪辨别。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聖明，忠義和奸邪得以分辨。選拔俊才賢良，掃除妖魔鬼怪。衆位賢士的進用，如同拔茅相連而起。大奸的除去，如同鷄距脱落。上倚靠輔臣，來掌管我的調理。下依賴諫諍之臣，來維護我的綱紀。左右都是正人君子，没有邪惡小人。我希望天下太平，立刻就能實現。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

皇帝繼位至今，已經二十二年。神明威武，不主殺戮，静默如淵。聖人具有不能測度的天德，他行動起來就如同上天。賞罰之施盡在我的掌握，分别進行，不失權變。端恭自己來南面稱王，退斥奸臣，進用賢士。要瞭解賢士很不容易，没有明識就做不到。鏟除奸邪很艱難，衹有果斷纔能取勝。英明就不會有差錯，果斷就不會有迷惑。既英明又果斷，衹有皇帝纔具備這種德行。

群臣踧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栗，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

群臣都畢恭畢敬，叠足而立，屏住呼吸，互相告誡説：行事要正直，不要行爲偏邪，否則皇帝會將你殺掉。諸侯戰戰兢兢，以至佩玉、鞋子都失落在地，他們互相告誡説：皇帝神聖英明，我們四季都要按時朝拜，謹慎地奉行我們的職守。四夷之人，跑馬墜落了馬鐙，丢失了鞭子，他們互相告誡説：皇帝英明勇武，我們要解兵進貢，永遠作他的屬國。皇帝這一項舉措，就使群臣恐懼，諸侯敬畏，四夷順服。

臣願皇帝，壽萬千年。

我希望皇帝，萬壽無疆。

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詩中提到的多是一時名臣，其中説到的大奸大概是指斥夏竦。詩將要獻上時，孫復説：“你的禍患由此開始了。”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石介自己不養馬，常借馬騎，出入大臣的門下，又招覽了很多賓客，參預政事，遭到很多人的指責。他感到不自在，就請求出外爲官，通判濮州，還未赴任，就去世了。

會徐狂人孔直温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吕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

正值徐地狂人孔直温謀反，抄查他的家時發現了石介的書；夏竦極爲銜恨石介，又想要中傷杜衍等人，於是説石介是詐死，他人已北逃契丹，請求開棺驗證。皇帝下詔到京東查訪他的生死。杜衍這時在兗州，將驗證石介生死的事告知屬吏，衆人都不敢作聲，掌書記龔鼎臣願意以全族擔保石介肯定已死，杜衍從懷裏拿出奏書給他看，説："老夫我已經擔保石介了。你年紀輕輕，就見義勇爲，前程豈可限量！"提點刑獄吕居簡也説道："如果開棺是空的，石介果然北逃，那麽誅及子孫也不爲過。不然的話，就是國家無故打開别人的墳墓，怎麽向後世交待呢？而且石介死時一定有家族門生一同參加葬禮及殮尸的人，如果召問没有異辭，就讓他們立下軍令狀來擔保，這樣也就足以應詔了。"於是共有幾百人擔保石介已死，這纔免於開棺。石介的子弟被羈管他州，很久纔放還。

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石介家境一向貧寒，妻子兒女幾乎是飢寒交迫，富弼、韓琦一同出俸錢買田來供養他們。石介有《徂徠集》傳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吴中，年四十餘。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他以經術在吴中進行教授時，年紀有四十多歲。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圍十分三厘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宫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

景祐初年，朝廷重新修訂雅樂，皇帝下詔尋求懂得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薦了胡瑗，胡瑗以布衣的身份在崇政殿應對。他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鐘律，分别製作鐘磬各一架。把一顆黍粒的大小作爲一分，以此來確定尺長，律的直徑是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周長是十分三厘九毫三絲。又用大顆的黍粒來累定尺長，用小顆的黍粒來積定龠的容量。丁度等人認爲這不合古制，就罷止了。授任胡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時，徵用他爲丹州推官。後來他又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教學有方，分條縷析，細微詳備，而且身體力行。即使是盛夏酷暑，他也要穿着公服端坐堂上，嚴格師生之禮。他把自己的學生看作是自己的子弟，他的學生也像對待父兄那樣信任愛戴他。跟他學習的人常常有幾百人。慶曆年間，復興太學，朝廷派人到湖州取用

仕。

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

他的教學之法，著爲令式。召任他爲諸王宮教授，他稱病推辭。任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年間，重鑄太常寺的鐘磬，驛馬傳召胡瑗、阮逸，與近臣、太常寺的官吏一同在秘閣商議，於是掌管制作音樂之事。又任命他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他辭却不就。過了一年多，授官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音樂作成後，遷官大理寺丞，賜給紅色官服和銀魚袋。胡瑗居任太學之後，學生更加衆多，以致太學裏容納不下，祇得把學生安置在旁邊的官舍。禮部所録用的士人，常常是胡瑗的弟子居十分之四、五，他們根據自己才能的高下，喜歡自我修飭，所穿的衣服和言行舉止，往往相類似，別人遇到他們雖然不認識，也都知道是胡瑗的弟子。嘉祐初年，胡瑗升任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然掌管太學。不久患病不能入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告老回家。他的衆弟子與朝廷人士在東門外爲他設宴餞行，當時人都認爲很榮耀。他死後，皇帝下詔供給財物以助喪。

劉羲叟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

羲叟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羲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羲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出使河東後，向皇帝推薦他的學術。試官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他精通算學，兼通《大衍曆》等曆書。到修訂唐史時，他被任命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不久作編修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因爲母喪而離任，皇帝詔令他居家編修。書寫成後，升任崇文院檢討，還没來得及入朝謝恩，就因背上生毒瘡而去世。

羲叟博聞强記，尤其擅長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發生在心宿，這時胡瑗所鑄的鐘深直狹長，鐘聲發不出來。陝西又鑄造大錢，羲叟説："這就是所説的損害金屬之事兩度興起，與周景王是同樣的占斷，皇帝將要患心腹的疾病。"其後仁宗果然生病。又月亮進入太微宮，羲叟説："後宫會有喪事。"不久張貴妃去世。至和元年，在正南方發生日食，昴宿上出現忽隱忽現的星，羲叟説："契丹的宗真大概是死了吧？"事情都得到了驗證。羲叟没生病時，曾經説："我到秋天一定會死。"於是他自己在父親墓旁選好墓

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地，占好庚穴，告訴他的妻子，按照他的吩咐埋葬他。他著有《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等書。

林槩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飢者。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親林高，是太常博士，有治績。林槩幼年機敏聰慧，中進士後，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有一年發生了大饑荒，富户人家都停止了賣糧來等待高價，林槩拿出俸糧列在庭院中，并勸導土豪們拿出幾千石糧食來賑濟飢民。

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府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要衝，購傜人使守禦。徙淮安軍。

出知連州。康定初年，林槩上密封奏章說道："古代百姓都是士兵，而今士兵都寄食百姓。古代戰馬寓居民間，而今民間不再習練馬術。這是士兵與戰馬的大憂患。我請求附行唐代的府兵法，百姓四人當中抽出一人，編組成軍隊，平時從事農耕，戰時穿上鎧甲就都成爲士兵。因之命令這些人家中都可以養馬，私騎休閑時，由官府代爲調教。這樣就會讓人習慣戰事，馬懂得隊列。又排列隊陣没有一定的法度，而是出於臨時的安排；將領没有平日的預備，而是在倉促之際起用；軍隊不給予權力，而是讓宦官侍者來監察：像這樣，即使得到了如同古人的才士，如果使用今天的戰法，那也一定會屢戰屢敗。"他又請求防備蠻民，讓當地的百姓著籍爲兵，在要害之地圍起柵欄，出錢雇用瑶民來進行防守。徙官淮安軍。

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飢，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程琳曾經禁止蜀人自己建造溝壩，林槩奏請罷止。他又說蜀地饑荒，希望罷止川峽的漕軍，打開常平倉借糧給百姓，招募商人降低糧價，解除商旅的禁令，使貨物得以流通互用。他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後來去世。他著有《史論》、《辨國語》。他的兒子林希，自己有傳。

李覯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他能文善辯，考舉茂才異等没有考中。因雙親年老，他以教授弟子爲生，學生常有幾十上百人。皇祐初年，范仲淹推薦他試官太學助教，他獻上《明堂定制圖序》說：

《考工記》"周人明堂，度

《考工記》所說"周人的明堂，拿九尺

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

的筵作尺度”，是説堂基的大小，不是指立室的多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説的是堂上之制，而不是室内。東西堂各深四筵半，南北堂各深三筵半。“五室，每室二筵”，是説四個堂中間有方圓十筵的地方，從東到西可以建造五個房間，從南到北可以建造五個房間。十筵中間方圓二筵的地方，既已爲太室，加上其餘的堂室，不能使十二位各當其支辰，應當在東西南北四面以及四角的空缺處，各空出方圓二筵的地方，周相貫通，來建造太廟。太室居於正中，《月令》所説的“中央爲土”、“居太廟太室”，是説太廟之中有太室。太廟之外，在子、午、卯、酉四個方位上各劃出方圓二筵的地方，來與太廟相通，建造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座太廟；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個方位上各劃出方圓二筵的地方，來建造左側室、右側室。

《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也。

《大戴禮記·盛德記》説：“明堂一共有九個房間，每個房間有四個門、八扇窗，一共有三十六個門，七十二扇窗。”八個側室，加上太室一共有九室，每室的四個方向都有門，每個門的兩旁都夾着兩扇窗。

《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名。太廟之内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

《白虎通》記載：“明堂上圓下方，有八窗、四門、九室、十二座。”四太廟前各有一門，可以到達堂上，門兩旁夾着兩扇窗。左右側室其實都是房屋，衹是由於分列左右，形狀如同夾室，所以纔有“个”這個名稱。太廟之内一直到太室，實際是祭祀周文王配享上帝的地方，稱之爲廟理所應當。土行分主四時，所以它在五行之中最爲尊貴，因此天子在土行主時時要居住在太室，用祭祀天地的位置來對它表示尊敬。四個仲月，都處於一季的中間，與其他月不同，所以又在子、午、卯、酉的方位，取用二筵的

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

地方，藉用太廟之名來於朔日聽朝之前行禮。

《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

《周禮》説到堂基而未説房室，《大戴禮記》説到房室而没有説到太廟，考查《月令》這些都記載了，可是如果没有《白虎通》也無從知道門窗的制度。聶崇義所説的秦人的《明堂圖》，其制度中包含十二階，這是古代的遺法，也應當取用。

《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四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又見王宫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内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宫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

《禮記外傳》説“明堂的四面各有五門”，現在查考《明堂位》中説：四夷之國，在四門之外。九采之國，在應門之外。這時天子背負屏風向南而立。南門之外的人面向北以東爲上，應門之外的人也面向北以東爲上，所以南門之外又有應門。既有應門，就不能没有皋、庫、雉門。明堂是四季居住的地方，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那麽其餘三面都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説“正門叫做應門”，它的意思是應當把南門改爲應門。又看到王宫有路門，然後纔有應門。現在明堂没有路門的名稱，而衹有應門，便説不再有重門，而南門就是應門。而且天子正室的前面有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不是天子正室，就將其内門的名字改爲東門、南門，而後有應門，於義何妨？四夷之君，已經居於四門之外，可是外面再無重門，那麽就是讓他們列居在郊野道路之間，這難道符合朝會的禮儀嗎？王宫是常居之所，還設立五門，以區分内外；明堂是效法天地，尊祭祖先配享上帝而作，却衹設一門來標明，這難道合適嗎！

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

至於明堂的建置地點，淳于登説是“在國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玉藻》“朔日聽朝之前行禮於南門之外”，鄭康成注也與此相合。稱爲明，應該在國都的南面；侍奉天神，應該在城門之

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

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窗，是爲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外。

現在圖中用九分來代表九尺筵席的大小，東西堂一共九筵，南北堂一共七筵；中央從東到西一共有五室，從南到北一共有五室，每室二筵，這些取自《考工記》。一個太室、八個左右側室，一共九室，每室有四個門、八扇窗，共有三十六個門、七十二扇窗，這合於戴德的《禮記》。九室四廟，一共有十三個方位，這是根據《月令》。四廟的四面，各有一門，每個門夾兩扇窗，這是八窗四門，稽考了《白虎通》。十二階，是采自《三禮圖》。四面各有五門，是參酌《明堂位》、《禮記外傳》。

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説書而卒。覯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

嘉祐年間，采納國子監的奏請，皇帝召他爲海門主簿、太學説書，而後他便去世了。李覯曾經著有《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他的門人鄧潤甫，在熙寧年間，獻上他的《退居類稿》、《皇祐續稿》及《後集》，請求賜官給他的兒子李參魯，皇帝詔令任他作郊社齋郎。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泛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册葉所在，驗之果然。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他的祖父、父親都以務農爲生。何涉開始讀書時，晝夜刻苦，博覽群書。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有人問他書籍中的事情，他一定要指出在第幾卷第幾頁，一查果然是。

登進士第，調洛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彦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

進士及第後，他調任洛交主簿，改爲中部縣縣令。范仲淹一見稱奇，徵用他作了彰武軍節度推官。朝廷采納龐籍的奏請，遷任他爲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這時元昊侵擾邊塞，軍中的籌劃，何涉都進行參預而有功勞。元昊歸順後，龐籍被召任樞密使，他想讓何涉一起入朝，何涉説："我的雙親年已老邁，這不是我作兒子自便的時候。"上書請求歸家養親，朝廷特地改任他爲秘書丞，通判眉州，又遷到嘉州。因爲文彦博、龐籍的舉薦，皇帝將

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他召還京城，拜任集賢校理。不久他又請求歸蜀，於是得以知漢州。一年之後，遷往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親去世後他罷官歸家，後來去世。皇帝下詔對他家進行撫恤，并任他的一個兒子爲官。

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何涉仁厚有節操，侍奉父母極爲孝敬，平時没有談論過别人的缺點。他每到一處，往往要建立學館，來勸勉教誨學生，跟他游學的人非常多。即使是在軍隊之中，也經常爲各位將領講授《左氏春秋》，狄青等人都横陳經書來聽講。他著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親王平言，試官御史。王回篤行孝悌友愛，正直平和寬容，即使在倉促之際也要考察古人的行事準則加以效法，而不去作些小處的廉潔恭謹來沽名釣譽。他曾考取進士，調任衛真主簿，因爲與自己不相合，他稱病自請免職。

作《告友》曰：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

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

他寫了一篇叫做《告友》的文章説：

古人説天下公認的準則，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個方面都按照其義理遵行了，人倫也就確立了，它們的義理荒廢了，人倫也就從而消亡了。

然而父子兄弟的親情，是出於天性；夫婦的和合，是順乎人情；君臣的相從，是因爲大家心同此理。這些人倫雖然自己想要廢除，可是有理勢進行約束，又如何能够斬斷。衹有朋友一倫，舉凡天下的人無不可以結爲同好，又舉凡天下的人無不可以視爲陌路，認同與不認同都在於我，那麼其義理又歸向何處呢？這就是朋友之義日漸荒廢的原因。

君對於臣，父對於子，夫對於婦，兄對於弟，有過而且不善，就一定會敗亂國家，國家敗亂就會一同受難，承擔這樣的罪名，一輩子也推卸不掉。所以在上位的不敢不進行教誨，在下位的不敢不進行規諫。世事治理，大道通行，人們就能够遵行義理而有所

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

收獲；世事荒廢，大道衰微，人們仍然能够顧全義理而自我保全。偶爾有不這樣作的，也無害於公衆。這叫做由理勢來規守，即使百代以下的情形也可以知道。

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别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既没，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

親近不合乎天性，和合不順乎人情，相從不符合一般人的心理，聚在一起就彼此認同，分開了就成了陌路，有善名不足以與他共享榮譽，有惡聲不足以與他共擔耻辱。大道的施行，如果準以義理那麽可以實現，不能這樣的話，能够做到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聖人尊崇朋友之道，把它列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倫之間來確立一個普遍的準則。聖人死後，它的義理便逐漸衰亡，到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

人有四肢，然後組成身體；如果有一肢不具備，就叫做殘疾。可是如果人倫殘缺，那麽又如何算得人世呢？哎，處在現在這樣的時代而期望施行古人之道，很難呵。姑且尋求肯告知我的過錯，并樂於聞聽他自己的過錯的人，來與他交朋友吧！

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爲郊社齋郎。弟向。

王回退居潁州，很久不肯出仕，朝廷官員有很多人推薦他。治平年間，他被任命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任命剛一下達他就去世了。王回在潁川時，與處士常秩很友好。熙寧年間，常秩獻上王回的文集，朝廷補任王回的兒子王汾爲郊社齋郎。王回的弟弟叫王向。

王向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

王向字子直，擅長寫叙事文章，他戲作一篇《公默先生傳》説：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

公議先生性情剛直，愛意氣用事。他喜好議論，拿來當代的是非進行明辯。他曾在梁、宋之間游歷而不得意，於是離開那裏到了潁，跟他一起去的門徒有一百人。過了二年，他與門徒商量，又要離開潁。弟子任意對他説："先生不要再想着離開了，弟子們跟隨先生已經很久了，大家都對行程感到了厭倦。先生您在潁建造房屋居住，少有生計。這裏的主人賢德，待先生不薄，現在您

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

又要離開，弟子我看不到先生的歸所。先生難道瞧不起潁麽？"

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毁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

公議先生說："來，我告訴你！君子以在世間行道得到信任爲貴，得不到信任就看重能被容忍，不能被容忍就崇尚離去，古代的隱居遁世、逃避封地、逃避非禮的容色、逃避不善的言論都是這樣。我已經三十歲了，樹立節操，循名責實，承受先王的教導，對《六經》進行深入、透徹的研究。我性情愚鈍，很晚纔有所成，收獲無幾；我羅致大綱，但却遺漏了細小。考察自己的所見，算不上個完人。我哪裏敢忘記自己，希望在當世得到進用？我所厭倦悲苦的，正是不容於世。我在世間居處，隨波逐流，混迹流俗。對我的稱譽没有來到，對我的毁謗却日盛一日。小人空相穿鑿，製造事端形迹；千方百計進行排擠，使我無處安身。《詩經》上不是説嗎，'讒害別人的人没有窮盡'。這裏的主人明察寬恕，所以没有懷疑我。可是他却不幸離開了我，下面來的人將是誰呢？讒言一旦奏效，我就要遭到危險。有智之士要利於自身，遠離禍害，保全德性，所以我不如趕快走，去往他鄉。"

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剌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豪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

公議先生説完，任意説道："先生不要説了。我們幾個弟子曾經私下議論先生樂取人怨，實屬難能，不知道您并不高興這樣。現在確實不快樂，先生您知道怎麽會這樣嗎？先生您的聰明才智，要遠遠地超過別人，而您多言評論世事，分辨是非，容不得有一點含糊。您又以公議命名，這是人興怨所在。《傳》上説：'議論別人的人不得好死'，先生您對此感到擔憂是可以的，但是要離開却不對。任意我用三件事來爲先生謀劃，先生如果幸而能够聽取，就不必走；如果不聽，那麽您即使去到絶遠之海，也找不到一個安身之處。"

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

公議先生舌頭僵硬説不出話，他向下看着任意，目不轉睛。過了一會兒，他終於向任意詢問，任意回答説："人的心肝，怎麽

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横。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己，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

可以看得見，它比極深的泉水還要幽深、險不可測。聽到別人的好話，就表面上加以奉承，而暗地裏却進行非議，轉過身又變成憎恨，對别人肆意地詆毁、譏笑。抓住别人的一點小錯誤，就到處傳揚，還要千方百計地進行點綴，致使别人身敗名裂。自然這樣的人，就能作踐别人而抬高自己。任意的三策之中，此爲最上策。先生能采納嗎?”公議先生説道：“不能，你再試着説説第二策。”任意回答説：“抛棄親生骨肉，佯狂而去，使世人不再顧忌。這是第二策，先生能采納嗎?”公議先生説：“不能，你再試着説説第三策。”任意回答説：“先生的立身處世，如此爲世人所遠遠不及，却未能獲稱高世之名，而是詆斥四起，幾乎不能與庸愚之人爲伍，這的確是口禍所致。先生如果能不好議論而好沉默，口不談是非，衹是心裏知道，那麼又何恨不容於世呢？這是最下策，先生能采納嗎?”公議先生嘆了一口氣説道：“唉，我采納你的下策。”

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任意於是大笑，對其他弟子説：“我們先生在世上不得志是很自然的。我爲他謀劃了三種策略，他最後却采納了下策。”弟子陽思説道：“今天要不是任意，先生就挽留不住了。”與其他弟子一同向任意致謝，又通過任意請求將公議改爲公默先生。

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早卒。仕止於縣主簿。

王向的弟弟王同，字容季。性情純樸篤實，也善於寫叙事文章。二人都很早去世。任官衹到縣主簿。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强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他機敏聰慧，長於記憶，以學問操行而知名。天聖二年，他進士及第。歷任連州、衡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他知高安、寧化二縣時，提點刑獄楊紘進入縣境，看到有人戴着刑具耕耘，楊紘就走過去詢問，那個人説：“我因爲家貧貪利的緣故，爲别人作假證，縣令没有欺騙我而我却欺騙了他，我又有什麼怨言呢?”楊紘來到了縣衙，以所聽到之事向上舉薦周堯卿。後來周堯卿通判饒州，累

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

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舉薦他的經術行儀可以爲人師表，還没等到進用，周堯卿就在慶曆五年去世了，終年五十一歲。

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居官禄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

當初，周堯卿十二歲喪父，他就像大人一樣憂愁煩悶，見到他的母親則忍住悲哀，不想讓她傷心。母親知道後認爲他很不一般，對族人説："這個兒子這樣愛我，將來定會懂得很多孝養之道。"後來他終於做到了他母親所説的那樣。等到他母親去世後，他在墓地上守護了三年，以草爲席，土塊作枕，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喝酒吃肉。下葬之後，有幾百隻烏鴉銜土堆積在墳墓之上，時人以爲這是孝感所致。他對兄弟尤其深加厚愛。他爲人簡易持重，不加計較，有人欺侮自己，他一定要厚贈禮品來使對方感愧。他的俸禄雖然微薄，却一定要周濟宗族朋友，一直到用光爲止。

爲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説《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説辭，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

他治學不專主傳注，求問辨析思索，以通達爲目的。他擅長《毛詩》、《鄭詩》及《左氏春秋》。他學習《詩經》，根據孔子所説的"《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孟子所説的"解説《詩經》的人要用自己的心意來逆求作者的心志，纔算對頭，"來考定《詩經》的意旨所在，從而發現了毛氏、鄭玄的對與錯。他説："毛傳想做到簡明，但有時缺少義理，這不合一言以蔽之的致思。鄭箋想要做到精詳，但有時遠離性情，這不符合以意逆志的精神。對此可以不加去取麼？"他學習《春秋》，通過左氏的詳細記載，知道了經書的著論緣由，至於《三傳》之間的異同，他對它們都有所不取。説道："聖人的意思難道會有兩個嗎？"他讀莊周、孟子的書，説："莊周善於説理，但他没能達到參透理。如果參透理，那麼他的好惡就不會違背聖人，孟軻是這樣。孟軻善於談論性，但他没有做到窮盡自己的性。能够窮盡自己的性，就能够窮盡事物的性，然後可以參於天地，能够做到這樣的恐怕祇有聖人吧。天又説什麼了呢？性和天道，是子貢所不可獲聞的。過去宰我、子貢能言善辯，冉牛、閔子、顔淵善於談論德行，孔子説：'我對於辭令，是不行的。'因爲他不談，所

若是。

以纔説不行，大概言語是由於内在不够充足纔産生的。”他的講解論説都像這樣。

有《詩》、《春秋説》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諭，鼎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謐、諷、諲、説、誼。

他著有《詩》、《春秋説》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他有七個兒子：周諭，爲鼎州司理參軍；周詵，爲湖州歸安主簿；其他五個兒子是：周謐、周諷、周諲、周説、周誼。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嘆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他自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用的祇是輔助帝王的大略。他曾經説三公論道經邦，調理陰陽，鎮撫四方，親和百姓，都出自一個道，説起來雖然很廣大，但實行起來却很容易。他曾經參加進士考試但没有考中，就退居鄉野，感嘆説：“士人處在世間，如果得不到進用，就一定要留下言論。”於是他撰寫了《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當時人争相傳閲。

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二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元祐年間，蘇轍以賢良方正的名目薦舉他，廷對時他慷慨陳辭，不避權貴，他的策問被列入第四等。調任龍遊縣縣尉。蔡京知成都時，舉用他爲學官，他没有赴任。後來蔡京進京爲相，王當便不再做官。後來去世，終年七十二歲。王當在經學中尤其精於《易》和《春秋》，對二書都作了注，有很多地方深得聖人的意旨。他又著有《經旨》二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他通過了紹聖年間的制科考試，授官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年，他獻上《迓衡集》來勸導皇帝繼承前制，得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説，陳暘所著的《樂書》二十卷内容連貫，清晰詳備，請求援用他的哥哥陳祥道進獻《禮書》的舊例給予他特殊禮遇。陳暘將《樂書》獻上後，遷官太常丞，進升駕部員外郎，任講議司參詳禮樂官。

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宫爲君，四清以黄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吕、夾鐘，或可分也，而黄鐘不可

魏漢津建議，在樂律上使用京房的二變四清。陳暘説道：“五聲十二律，這是音樂的正典。二變四清，是音樂的蠹蟲。二變以變宫爲主宰，四清以黄鐘清爲主宰。事情因時而起，固然可以改變，然而主宰不能改變。太蔟、大吕、夾鐘，或許可以分解，但是黄鐘不能分解。這哪裏是古

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

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

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并行于世。

人所説的尊無二主的意思呢?”當時的輿論正偏尚漢津，没有采納陳暘的意見。

他進官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曾經因事奪官，不久又復官。後來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祥道字用之。元祐年間，任太常博士，仕至秘書省正字。他所著的《禮書》共一百五十卷，與陳暘的《樂書》并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儒林(三)

邵伯温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温

邵伯温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吕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温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温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温，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

邵伯温字子文，洛陽人，是康節處士邵雍的兒子。邵雍名重一時，像司馬光、韓維、吕公著、程頤兄弟這些人都與他相交往。伯温進家禀受父親的教誨，出門則師事司馬光等人，而司馬光等人也屈尊折輩，與伯温結成再世之交，所以伯温的見聞日益廣博，尤其熟悉當代的事務。司馬光入朝爲相時，曾經想薦舉伯温，没有來得及進行就去世了。後來因爲河南尹與部使者的推薦，伯温被特别授予大名府助教，調任潞州長子縣縣尉。

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温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悦。會吴處厚奏確詩謗朝

當初，蔡確作丞相，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邢恕從襄州移往河陽，到蔡確那裏商議擁立皇帝的事情。等到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赴朝時，邢恕召司馬康到河陽，邵伯温對司馬康説："你服喪完畢還没去拜見皇帝，不應該繞道先去會見朋友。"司馬康説："我已經答應了他。"伯温説："邢恕這個人很狡詐，也許會讓你做什麽事，如果聽從了他，日後一定會後悔。"司馬康最後還是去了。邢恕果然勸説司馬康寫文章稱頌蔡確，來爲日後保全自己和家人作打算。司馬康和邢恕是同年進士，邢恕又出自司馬光門下，司馬康於是按照邢恕所説寫了一篇文章。邢恕大概是想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子，他説蔡確有擁立皇帝之功，世人一定會相信。不久梁燾以諫議赴召，邢

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吕大防謂康素以伯温可托，請以伯温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温既至官，則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

恕也邀請梁燾到河陽，夜以繼日地爲蔡確論定功業，而且拿司馬康的文章作證，梁燾感到不高興。正值吴處厚稟奏蔡確用詩歌誹謗朝政，梁燾與劉安世於是一同請求誅殺蔡確，而且論定邢恕的罪責，也讓司馬康一同分擔，司馬康開始感到後悔。司馬康死時，他的兒子司馬植還很年幼。宣仁后很憐惜他。吕大防説司馬康一貫以爲邵伯温可以托付，請求讓伯温作西京教授來教導司馬植。伯温赴任後，就教誨司馬植説："你是温公的孫子，大諫的兒子，你的賢德與愚頑事關天下，這很值得畏懼。"司馬植聽後，就堅持不懈地努力治學，最後終於得以立身。

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爲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温願補郡縣吏，惇不悦，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温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温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温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

紹聖初年，章惇作宰相。章惇曾經師事邵雍，他想任用邵伯温，伯温不去。正值要去吏部選授官職，程頤對伯温説："我認爲你這次去有些危險。"伯温説："我難道不願意到地下去會見先公嗎?"來了以後他先到吏部擬定官職，而後纔去拜見宰相。章惇論及邵雍的學問，説道："唉，我在先生那裏没能完成學業。"伯温説："先君的先天之學，論列天地萬物没有不能包容的。如果信從它，那麽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恩怨反覆就可以忘記。"這時章惇正興起黨獄，所以伯温用這番話來打動他。章惇聽了感到驚懼。但仍然向朝廷推薦了伯温，而伯温則願意補任郡縣官，章惇感到不悦，於是讓伯温監永興軍鑄錢監。這時元祐時期的諸位賢達正南遷，士人很少有去拜訪他們的。伯温到咸平去拜見范祖禹，到潁昌去拜見范純仁，有人爲他感到害怕，他全然不顧。正值國家在西面邊境用兵，收復夏人所占領的故地，從軍的人可以連升幾級，伯温應當去時，他往往把機會讓給同僚。他任官期滿後，章惇仍然居於相位。伯温守義不到京城，從外臺辟爲環慶路帥幕，實際上是爲了迴避章惇。

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温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

徽宗繼位後，因爲發生了日食而徵求直言。伯温上書數千言，大略是要恢復祖宗的制度，辨清對宣仁太后的誣謗，解除元祐黨禁，區分君子小人，禁止勞民用兵，話語極爲懇切。對宣仁太后的誣謗，伯温既已爲之分辯，又寫了一本書名叫《辨誣》。後來崇寧、大觀年間，將元符時的

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

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争出其門，伯温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温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

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乞行追録，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

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傅。

上書人分成邪正等級，伯温列在邪等，就是因爲這本書。

出監華州西嶽廟，過了很久，知陝州靈寶縣，又移知芮城縣。遭母喪，服喪結束後，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作宣撫使，士大夫們争相攀附，伯温聽説他來了，就到别的州去迴避他。拜知果州，他請求罷除每年輸送瀘南諸州的幾十萬匹綾絹、絲綿來寬緩民力。拜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他都不赴任。升任提點成都路刑獄，這時亂賊史斌攻克武休，進入漢、利，窺視劍門，伯温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共同商議堅守劍門，賊兵最後不得進入，蜀人感恩。拜任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當初，邵雍曾經説："遇到亂世，蜀地安全，可以避亂而居。"等到宣和末年，伯温帶着全家到蜀地任使官，所以幸免於難。

伯温曾經論説元祐、紹聖時的政事説："公卿大夫，應當懂得國事大體，以蔡確的奸邪，將他投置死地，又有什麽可惜！然而他曾經作過宰相，所以應當以宰相的事體來對待他。范忠宣有范文正的遺風，是個知道國事大體的人，所以想要減輕蔡確的罪責。進言得不到采納，就退而執行蔡確的詞翰策命，然後請求離去，這是君子、長者、仁人的用心。蔡確死在南荒，豈止是有傷國體呢！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誠耿直有餘，然而疾惡太甚，不知國體，以致留給後世縉紳之禍，這些人不能没有過錯。"

趙鼎小時候曾經與伯温交游，等到他作了宰相，就請求追贈伯温，這時纔贈官伯温爲秘閣修撰，趙鼎曾經旌表伯温之墓説："以學問操行起於元祐時期，以聲名節操顯於紹聖時期，因爲言論而在崇寧時期被罷黜。"世人以爲這三句話道盡了伯温的進退出處。

他著有《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他的三個兒子是：邵溥、邵博、邵傅。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俞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管，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

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

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歡甚。人知其將并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

喻樗字子才，他的祖上是南昌人。當初，俞藥在梁代作官，位至安州刺史，梁武帝賜他姓喻，後來遷居到嚴，喻樗是喻藥的第十六世孫。他從小就仰慕二程理學，建炎三年，進士及第，他爲人正直，好發議論。趙鼎離開樞密院後，居住在常山，喻樗前往拜謁，於是婉言勸他説："您侍奉皇上，應該多竭誠開導但要使皇帝少加以實行。在您進行開導時，要使言語少而誠意多。"趙鼎認爲他很奇異，就把他延爲上客。趙鼎都督川陝、荆襄時，徵用喻樗爲僚屬。

紹興初年，高宗親自率兵出征，喻樗面見趙鼎説："御駕臨江，使士氣增加百倍，不過您自己考慮這一舉動，是出於萬全之慮嗎？還是姑且作此最後嘗試呢？"趙鼎説："中原常年退避忍讓，民氣不振，致使敵人越發驕横，再也没有屈從的道理了，所以我贊成皇帝出征。至於事情能否成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喻樗説："那麽就應當想想回歸的路，不要讓賊兵給君王帶來憂愁。"趙鼎問："怎麽辦呢？"喻樗説："張德遠聲望很高，居於閩地。現在不如讓他作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使他帶領各道士兵奔赴朝廷，從命令下達那一天起，府庫、軍隊、錢糧都可以由他主管。宣撫使的來路就是朝廷的歸路。"趙鼎説："好。"於是入朝禀奏皇帝説："現在沿江的謀劃大計已基本確定，必須得到大臣的接應和援助纔行。像張浚這樣的人才，陛下會終究棄置不用嗎？"皇帝説："我任用他。"於是起用張浚知樞密院事。張浚來到後，拉着趙鼎的手説："這次行動的舉措都合乎人心。"趙鼎笑着説："這是子才的功勞。"喻樗從此往來於趙鼎、張浚之間，對他們多有助益。不久，因爲趙鼎的推薦，喻樗被授官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

當初，金人退兵後，趙鼎、張浚相處很是歡洽。人們都知道他倆將并立爲相，衹有喻樗説道："二人應暫且一同在樞密院，將來趙鼎退去就由張浚來接替。成事用人，如果相隔不是十分遥遠，就會氣脉長久。如果二人同處相位，萬一有不相合之處，一個應當離任時，那麽另一個一

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

定會改弦更張，這樣賢士就自相悖謬了。"後來事情逐漸如喻樗所說。他又曾說："推車的人遇到艱險就互相指責，等到車子停下後，就又歡好如初。士人對於國家也是如此。"

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

在此之前，喻樗和張九成都説議和不便，而秦檜主張和議，有人就迎合他的旨意，彈劾喻樗和張九成進行誹謗譏刺。喻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不久退休。秦檜死後，喻樗又被起用爲大宗正丞，轉爲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繼位後，任用他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名。淳熙七年，去世。

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當初，喻樗善於鑒定識別人才，宣和年間，他說他的朋友沈晦考進士會得第一。建炎初年，又說今年考進士張九成應當得第一，凌景夏第二。正趕上颳風折斷了大槐樹，喻樗就寫了兩封信給二人，後來果然如此。趙鼎曾經以樊光遠免考之事詢問喻樗，喻樗說："今年的省試不可以没有這個人。"於是光遠也考了第一。當初，喻樗的兩個女兒選擇配偶，富户人家交相請婚，喻樗不答應。等到他見了汪洋、張孝祥，就說道："這是好女婿。"於是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他們。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他小時候讀《禮》讀到《中庸》時，頓悟了性命之理，於是寫文章日見長進。政和年間上舍及第，作湖州士曹，改爲宣教郎。高宗這時在揚州，諸事都處在草創階段，候補官員改秩由軍頭司引見，從洪興祖開始。召見考試，授官秘書省正字，後來作了太常博士。

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

他上疏請求皇帝收攏人心，采納謀略，安定民情，壯大國威。又論説再造國家，應該一概效法太祖。紹興四年，蘇、湖一帶發生地震。興祖這時作駕部郎官，應詔上疏，詳細述説朝政的失誤，爲當時的宰相所厭惡，於是主管太平觀。

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

起用知廣德軍，觀察水源修建了六百多所池塘，百姓不再憂慮乾旱。新修了學校，於是立定從祀之人：從十哲曾子以下的七十一人，又設列

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

先儒從左丘明以下的二十六人。提拔爲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真州地處軍事要地，戰亂的創傷還没有平復。興祖剛到時，請求減免一年的租税，朝廷答應了。第二年再次請求，朝廷又答應了。從此流民開始回歸原業，開墾荒地達七萬多畝。

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移知饒州，此前他夢見自己手持六把刀，醒來後他説道："三把刀就够多了，現在又加倍，大概是饒吧。"後來果然是這樣。這時秦檜執掌國柄，諫官多出自秦檜門下，他們爭相彈劾别人來向秦檜獻媚。興祖因爲曾經爲故龍圖閣學士程瑀的《論語解》作序，語涉怨恨，被編管昭州。後來去世，終年六十六歲。第二年，皇帝下詔恢復他的官職，直敷文閣。

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興祖博學好古，從小到老，他没有一天離開過書籍。著有《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流傳於世。

高閌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爲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説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説，從之。

高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因上舍選送被賜進士及第。執政的人推薦了他，皇帝召任他爲秘書省正字。這時皇帝準備賜給新科進士《儒行》、《中庸篇》，高閌上奏説《儒行》的詞説不醇厚，請求衹賜《中庸》，或許這樣學者就能够獲知聖學淵源，而不被他説所迷惑，他的意見被采納。

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决，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

權任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皇帝召他問對時，他説道："《春秋》的法度，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現在樞密院號稱執掌兵權，可是各路軍馬都屬都督管轄，如此則朝廷兵權被分割爲二。又周代的六卿，遇到大事就聽命於官長，如果是小事，那麽屬官還可以作主。現在一切都拘以成法，雖然利害顯而易見，可是官長都不敢自相决斷，一定要請示朝廷。所以朝廷上的事越發繁多，而省曹的屬官竟變得和官府小吏没什麽兩樣。又政事的施行，給、舍可以加以駁還，臺諫可以論次評定，如果給、舍認爲可以，而臺諫認爲不可以，那麽就不能不作改變。祖宗那個時候，之所以駁還臺諫的章疏不以爲嫌，是因爲恐

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

怕它得以傳聞於上，致使朝廷行事失當。然而這種風氣不見已經很久了，我恐怕朝廷的權柄反而掌握在臺諫手中。而且祖宗那個時候，允許監察御史言事，靖康年間曾經施行過。現在則是名義上爲臺官，實際上却没有言事的責任，這都是名没有得到端正。”

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閌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閌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閌所建明。

不久他遷官著作佐郎，因爲諫官彈劾而免職，主管崇道觀。皇帝召任他作國子司業。這時正興建太學，高閌上奏説應該以經術爲先，皇帝説：“士人研習詩賦已經很久，能够一下子讓他們通曉經術嗎?”高閌説：“先王設立太學，祇是講説經術而已。開國初年還沿用唐制使用詩賦，神宗開始用經術來造就士子，於是罷止詩賦，又考慮到這樣不足以盡攬人才，於是設置詞學一科。現在應該以經義爲主，加以詩賦。”皇帝認爲他説得對。高閌於是分條陳述來稟明皇帝。其方法是以《六經》、《論語》、《孟子》之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之論又在其次，最後是時務策。太學的考試以及郡國的科舉，都施行這種方法，而且確立了郡國士子補任國學監生的制度。南宋中興以後的學制，很多都是高閌所創設的。

閌又言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韶除國子録。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閌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閌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閌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

高閌又説建立太學之初，應該請到年高德劭的人來勸導獎掖後進。於是推薦全州文學師維藩，皇帝下詔拜任國子録。維藩，是眉山人，他精通《春秋》之學，林栗是他的高足，所以首先推薦了他。新學建成以後，高閌上奏補充考生六千人，而且請求皇帝駕臨辟雍，繼而他率領諸生上表陳請。於是皇帝駕臨太學，秦熺手執經卷，高閌講授《易·泰》卦，皇帝賜與三品官服。胡寅聽説此事，就寫信責備高閌説：“閣下身爲學官之首，不能建立宏大的理論，究明天人之理，却阿諛權臣，迎合君主的意旨，請求興作太平之典，欺天罔民，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你平生的志向和操行已被破壞無遺了。”

閌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楊時爲祭酒，閌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閌爲首稱，由是知名。閌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閌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閌薦。中丞

高閌從小宗學程頤。宣和末年，楊時作祭酒，高閌爲學生。胡安國來到京城後，向楊時訪求士人，楊時首稱高閌，高閌由此知名。高閌拜任禮部侍郎，皇帝順便向他問起張九成是否安康，第二天，皇帝又來問秦檜，秦檜懷疑張九成

李文會承檜旨劾閌，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閌辭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是高閌所推薦。中丞李文會稟承秦檜旨意彈劾高閌，高閌出知筠州，不赴任，後來去世。當初，秦棣曾經派姚孚向高閌請婚，被高閌拒絕了。他的著述有《春秋集傳》流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他十歲就能寫文章，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及第。任吳縣主簿，還未赴任，遭父喪。服喪完畢，他撰寫了十論論說時事，獻給朝廷，宰相湯思退對他稱奇，提拔爲太平州教授。第二年，召拜太學正，試任館職，爲秘書省正字。

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鋭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宫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奸。"又言："去歲完顔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

孝宗繼位後，遷爲著作佐郎。這個時候，皇帝剛剛秉政，鋭意建功立業，詔令四出，貴戚近臣有時要參加密謀。正逢皇帝召集百官言事，大昌上奏説："漢代的石顯知道元帝信任自己，就先請下夜間打開宫門的詔令。有一天，他故意在夜間回來，聲稱皇帝的詔令打開宫門，有人説他假藉皇帝的詔令，皇帝笑着拿出先前的詔令給告發的人看。從此石顯真的假藉皇帝詔令，别人不再説話。我朝的命令一定要經過三省，就是爲了防止這種弊端。我請求從今以後皇帝親自授與的文書，都要經由省署的審核上奏纔可以施行，來準合祖宗的法度，防止石顯的奸謀。"又説："去年完顔亮入寇，没有一個士兵死守，可是兵將至今記功不休。祇有李寶在膠西作戰告捷，虞允文與敵兵在采石交戰，二人實際上斬斷了完顔亮的路徑。現在李寶罷兵，虞允文鎮守夔州，輿論認爲這有失公平。"皇帝稱贊他，任命他爲恭王府贊讀。遷官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皇帝問大昌説："我的治道没有長進，怎麽辦呢?"大昌回答説："陛下您的勤儉超過古代帝王，自從與女真通和以後，他們已經知道尊重中原之國，不可以説没有效果。您祇要求賢納諫，修明政事，那麽就可以大有作爲，不必另外尋求奇方異策，以求速成。"又説："淮上築城過多，發生緊急情況時有什麽人可以派守？要設立險要最好是訓練士兵，要訓練士兵最好是選擇好將領。"皇帝聽了，加以稱贊。

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逾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

拜官浙東提點刑獄。正值豐收之年，酒稅超過了規定的數額，有人挾持朝廷的命令請求增加稅額，大昌堅決拒絕，說道："大昌寧可獲罪離職，也不能增加稅額。"遷官江西轉運副使，大昌說："這次可以興利除害，實行我的志向了。"正值荒年，他拿出十多萬緡錢，來代交吉州、贛州、臨江、南安等地的夏稅折帛。清江縣過去有破坑、桐塘兩個水壩，它們捍衛着江河，保護着農田和民宅，幾乎達二千頃地，後來堤壩毀壞，將近四十年連遭水災，大昌傾力恢復舊貌。

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内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修塔之後，潮果不嚙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陣，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

進官秘閣修撰，召任秘書少監，皇帝慰勞他說："你，是我記在簡策之上的。如果主管監察的官吏人人都像你，我還有什麽憂慮呢?"兼任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自認爲鎮伏江潮有功，請求皇帝降命把已置辦的田產賞賜給他們并免除他們的賦稅徭役，大昌上奏："僧寺既已違法置辦田產，又將賦稅徭役移加到百姓頭上，爲什麽要答應他們呢！而且自從修塔之後，江潮果然就不再侵蝕堤岸了嗎?"皇帝中止了降命。大昌權領刑部侍郎，升任侍講兼國子祭酒。他說道："刑法用以止罪，没聽説縱容罪犯爲仁道。現在如果各方審理案件依例擬議赦免死罪，我認爲有關部門應當信守法令，主上審察罪犯確實可以赦免就赦免他。這樣，就可使法律在下面得到伸張，而仁道歸於主上了。"皇帝認爲他説得對。兼任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容部下毆打百姓，守帥辛棄疾因爲上述情狀徙帥江西。大昌於是極力辯説"從此屯戍州郡，不再可爲了"！逢原因此削減兩官，降爲本軍副將。大昌累遷權吏部尚書。説道："現在的諸軍，來自西北地區的舊人日見減少，他們子孫中身體强健的，應當教給他們戰法，不應該輕易聽任他們離開軍隊。而且擔任宫廷警衛的士兵，祖宗不衹是用來預備宫中警衛，南征北戰，禁衛軍都曾衝在最前頭。現在一般經過三年就要補以外任，用非所長，即使有征伐之事，也没有人得到選用。爲什麽剛開始是選擇的有才略武藝的人，而到最後把他們像凡夫一樣地拋棄呢？希望將他們留在衙内不要派遣。"

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

正值施行中外官輪换的制度，大昌堅持請求

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衷甲縱火爲内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還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

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録》、《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爲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

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説，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晋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説、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虚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

到郡縣作官，於是出知泉州。汀州逆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他作戰而死，閩部受到很大震動。漕司傳檄統制裴師武討伐亂軍。師武因爲未得到帥符不肯出征，大昌親筆致信催促他説："事情很急，如果將帥責怪你，你可以拿我的信自辯。"這時候，賊兵正謀劃攻城，他們先派遣間諜内披鎧甲縱火作内應。正趕上師武的軍隊趕到，又抓住了間諜，於是賊兵散去。大昌還知建寧府。光宗繼位以後，移知明州，不久奉祠。紹熙五年，他上書告老，以龍圖閣學士退休。慶元元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謚號文簡。

大昌勤於學習，對於古今之事無不進行研究。他著有《禹貢論》、《易原》、《雍録》、《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等書流傳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入閩時，之奇剛二十歲，跟隨吕本中學習。這時他將參加禮部考試，行至衢州，因爲無法侍奉雙親而歸返。治學更加努力，吕本中認爲他很奇異，從此來向他學習的人接連不斷。紹興二十一年，他進士及第，調任莆田主簿，又改任長汀尉，召爲秘書省正字，轉爲校書郎。

正值朝廷準備讓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的學説，之奇上書説："王氏的三經，都是新法所在之地。晋朝人以爲王弼、何晏的清談之罪，比桀、紂還要深重。本朝的靖康之難，考察其端倪，王氏實際上要擔負和王弼、何晏同樣的責任。在孔、孟的書上，這正是所説的邪僻的學説、偏頗的行爲、浮誇的言辭，不可爲訓。"有人傳言金兵準備南侵，之奇致信當權之人，認爲"和平歲月久了，因而害怕戰争，這是人之常情。金人知道我們看重和平，所以常常對我們虚張聲勢，擺出一副要開戰的樣子，他們不是果真要開戰，而是用以堅定我們和平的意願。想要與他們講和，就應該不懼怕交戰，那麽權變就掌握在我方手裹了。"又説道："戰事的需要不一而足，而以人才爲最先。一定要尋求可以共患難的人，非得到像龐士元所説的俊傑之士不可。"

以痹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禄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因爲痹疾，他請求外任，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預帥議，於是以祠禄居家，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曾經受學於他。淳熙三年去世，終年六十五歲。

有《書》《春秋》《周禮説》、《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他著有《書》《春秋》《周禮説》、《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流傳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吴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虚。《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他兩次參加禮部考試不中，聽説吴中陸子正曾經跟尹焞學習過，就去與他交游。從此他專心致志於聖賢的踐履之學，貫通《六經》和諸子百家，言行一定依用禮義，從四面八方前來向他求學的人大約有幾百人。南渡以後，在東南地區提倡伊、洛之學，是從光朝開始的。然而他未曾著書，祇是對學習的人進行口授，使他們心領神會。他曾經説："道的整體，都包括在太虚之中。《六經》對它已經進行了闡明，後世的注解本來已是支離破碎，如果再增加的話，那麽離道就更加遠了。"

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户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鋭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

孝宗隆興元年，光朝五十歲，因爲進士及第調任袁州司户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覿因爲在皇上即位前蒙受恩寵而得進用，臺諫、給舍的駁議不得施行。張闡從外地被召任執政官，急切地想除去二人，而發覺他們不可屈抑，於是稱説自己年老有病堅決辭任不拜。這時光朝以及劉朔正以名儒的身份被推薦應對，對二人的罪狀論及頗多，因此光朝改任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們舉薦不已，於是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歷任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升任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同時依然擔任史職。這時，張説再次拜任簽書樞密院事，光朝没有前去祝賀，於是他出京作了廣西提點刑獄，後來又移到廣東。

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

茶寇從荆、湘來剽掠江西，逼近嶺南，勢頭很猛。光朝自己帶領郡兵，傳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黄進各自領兵分别控制住要害之地。這時皇帝下詔遷任光朝爲轉運副使，光朝認爲賊兵的勢力正囂張，就留在軍屯中没有離開，督察二將攔擊敵人，將其連連挫敗，賊兵驚恐，連夜奔

"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

逃。皇帝聽説後高興地説："林光朝是個儒生，竟然懂得軍事嗎？"給他加官直寶謨閣，召拜爲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

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宫，卒，年六十五。

四年，皇帝巡幸國子監，命令光朝講説《中庸》，皇帝聽後大加贊賞，當面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色官服；不幾天，就拜任他爲中書舍人。這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推薦，賜給出身，拜官殿中侍御史，命令從宫中發出。光朝驚愕地説："這是輕視臺諫、羞辱分科取士的名目。"立刻封還了諭旨。皇帝忖度光朝決不會奉詔，就改授他爲工部侍郎，光朝不就任，於是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是個老儒，在士人中素有聲望。他在後省任職時還没發表什麽言論時，有人對他表示懷疑，等到聽説了他駁還謝廓然任命的事，士人間的評論都開始敬服。光朝於是稱病提舉興國宫，去世，終年六十五歲。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户，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他進士及第，作了贛州司户，之後調任永州零陵縣丞。這時張浚被貶永州，閉門謝客，萬里三次前去都不得一見，他寫信懇請纔得以見面。張浚勉勵他致力於正心誠意的學問，萬里終身服教，於是給自己讀書的地方命名爲誠齋。

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歡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説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説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寨，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

張浚入朝爲相，向朝廷推薦萬里。萬里拜官臨安府教授，還没赴任，遭遇父喪。改任知隆興府奉新縣，追斂賦税概不入鄉，百姓有欠租的就在集市上張榜公布其姓名，百姓紛紛前往交納，這樣，不擾民而賦税充足，縣稱大治。正值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他們交相舉薦，萬里被召任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因爲論列張説而出守袁州，萬里上書直言請留張栻，又致信虞允文，用和同之説來規勸他，雖然張栻最後没有留下，但是衆人都認爲萬里很了不起。遷官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太常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爲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知常州，不久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賊沈師侵犯南粤時，他率兵前去平定。孝宗稱贊他爲"仁者之勇"，於是打算重用他，先拜官提點刑獄。他請求在潮、惠二州建築外寨，潮州

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

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也大矣。南北和好逾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争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

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

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與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後吴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

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

用來鎮定盜賊的巢穴，惠州用來扼住盜賊的通路。不久他以母喪離職。服喪結束後，召任爲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因爲發生了地震，他應詔上書説：

我聽説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人，不妨礙他成爲忠臣；而在發生了事端時還説天下太平的人，他就大大地是個奸臣了，南北和好已經超過二十年，忽然間斷絶了使者往來，敵情難以測度。而有人説他們有五個單于争王位的禍患，又説他們有匈奴被東胡圍困的禍患，而後都没有得到驗證。又有傳聞説，北人修繕汴京城池，開鑿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强行徵用民兵，增設驛站騎兵，製造馬槽，登記井泉，而我們的間諜却不得進入，這是爲什麼呢？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一項。

有人説金主北歸，是中原之國應該慶賀的事。我以爲中原之國的憂患，正在於此。這個人的北歸，大概是懲創於完顔亮的空國南侵。將要南侵，一定先要北歸；或許是自己去鎮撫北方，而讓自己的兒子和女婿來謀劃南方。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二項。

我私下裏聽説有人説萬一發生緊急情况淮河不能够防守時，就拋開淮河而據守長江，這非常錯誤。過去吴國與魏國全力相争而得到合肥，然後吴國纔得以安寧；李煜失去滁、揚二州，從此南唐日益窘迫。現在説丢開淮河而保守長江，既已没有了淮河，長江又能够保住嗎？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三項。

現在淮東、淮西一共十五個郡，所説的守帥，不知陛下您是讓宰相選擇的呢，還是讓樞密院選擇的呢？如果是讓宰相選擇的，那麼宰相未必爲樞密院考慮；如果是讓樞密院選擇的，那麼除授之命不由自己發出。一個是不爲别人考慮，一個是命令不由自己發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

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

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

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

出，萬一壞了事，就都説不是我的緣故。那時陛下您將要責怪誰呢？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四項。

而且南北各有擅長的技藝，像騎馬射箭，是北方人的長項；像駕船行走，是南方人的長項。現在爲北方謀劃的人，每天都在修整他們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則没聽説有修整的。有的説我們的船平時就準備得好好的，有的説我們的船没有準備好是因爲害怕擾民。紹興辛巳年的作戰，山東、采石所取得的戰功，不是因爲騎兵，不是因爲射箭，也不是因爲步兵，衹是因爲有了船。當時的船隻，現在還可以再用嗎？而且百姓的一天被攪擾，與國家百代的安危，二者哪個輕哪個重呢？事情本來就有比一時的擾民更重大的。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五項。

陛下以爲現在是什麽時候呢？金人日益進逼，邊境日益紛亂，却没有聽説用以防範金人的是什麽策略，保衛邊疆的是什麽方法；衹聽説某一天修正某一禮文，某一天進呈某一典籍，這是用鄉飲酒的禮節來治理軍隊，用舞者手執的干盾、羽扇來解除圍困。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六項。

我聽説古代的君王，如果人不能使他曉悟，那麽天地能使他曉悟。現在國家的事，敵情如此難以測度，可是君臣上下就像太平無事一樣處之泰然，這是人不能使君王曉悟。所以上天顯現災異，過去熒惑侵犯南斗，近日鎮星侵犯端門，熒惑持守羽林。我是一介書生，不懂天文，没敢認爲這是必然之事。至於春天正月裏太陽黑暗無光，好像有兩個太陽在互相摩擦，這不是大大的反常嗎？然而上天還怕陛下不相信，以至於在艷陽春日，又降下雨雪殺害作物，這不是大大的反常嗎？然而上天還怕陛下又不相信，於是在五月庚寅，又發生地震，這不又是大大

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

的反常嗎？而且如果天變相隔很遠，臣子不敢稟奏，您不相信可以；地震發生在外地，郡縣不敢上報，您不相信可以。現在天變頻仍，地震就發生在天子脚下，可是君臣却没聽説由此戒懼，朝廷也没聽説進行咨詢，人不能使君王曉悟，那麽天地能够使君王曉悟。我不知道陛下對此曉悟了嗎，還是没有？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七項。

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静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

連年以來，兩浙離得最近先發生旱災，繼而是江淮，繼而是湖廣，流民不斷，路上餓死的人很多。而常平倉的積蓄，名存實亡；入糧的命令，上面施行，下面怠慢。平安無事時，不知道怎樣來賑濟飢民；一旦發生事情，將如何來仰仗他們資助呢？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八項。

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

古代能够使國用充足、百姓富裕的，祇有食品與財物。現今所説的錢，富商、巨賈、宦官、權貴都將它藏滿自己的屋室，至於百姓和士兵的日用貨幣，祇是破紙幣而已。萬一像唐代涇原部隊那樣，因爲士兵不滿吃粗糧，將食物踢翻，出言不遜，於是發生了朱泚之亂，這能不讓人爲之寒心嗎！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九項。

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晋，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晋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

古代立國一定有令人感到畏懼的，不是畏懼這個國家，而是畏懼這個國家中的人。所以苻堅想要圖謀晋朝，而王猛以爲不行，他説謝安、桓冲是江東有聲望的人，所以使晋朝得以存在的祇是這兩個人。過去的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這都是讓金人感到害怕的人。近來劉珙可用却過早而死，張栻可用却被謗而死，萬一發生緊急情況，不知道能够都督諸軍的是什麽人，能够獨擋一面的是什麽人，而金人平時所畏懼的又是什麽人？而有人説人有才幹，需要經過任用纔能發現。我聽《記》上説："如

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

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

果有車就一定能看到車軾，如果有言就一定能聽到聲音。”現在說有這個人却没聽說他能爲將任相，這是有車而没有車軾，有言而没有聲音。而且任用以後纔有所發現，如果不是讓他面臨大的安危，不是用大的勝負來進行檢驗，就不能看到他的作用。平時無法瞭解這個人，一定要等待大的安危、大的勝負纔能發現。事情如果成功了那很好，萬一失敗了，後悔怎麽來得及呢？過去謝玄北禦苻堅，郗超知道他一定會取勝；桓溫西伐李勢，劉惔知道他一定會攻克。這是因爲謝玄在行步之間都無不能擔當其任，而桓溫在玩博戲時如果不必得就不參預，這兩個人在閑居無事時，就有可能察小觀大的地方，難道一定要經過大用纔發現嗎？這是我所説的在天下太平時説將要發生事端的第十項。

我希望陛下高瞻遠矚，昭然遠悟。不要自矜聖德的崇高，而增益人所不能；不要依恃中原之國生物匯聚，而求其所未備。不要以爲天地的變異是適逢其事，而是效法宣王的畏懼災難；不要以爲臣下的苦言爲逆耳，而要體察太宗的善於納諫。不要以爲寵臣親幸的害政是小事情，而是明鑒漢、唐末世的致亂之由；不要以爲包藏仇敵没什麽了不起，而是懲戒宣、政晚年的受禍之烈。責令大臣周知邊事軍務就像富弼所請求的那樣，不要因爲東西二府而改變心志；委任大臣薦舉謀臣良將就像蕭何所稱奇的那樣，不要以爲文武殊途而改弦更張。不要使人能够通過賄賂宦官而得到旄節，出現像唐代大曆年間的弊端，不要使人通過賄賂近臣而得以委任，如同梁代段凝的失敗。用重視蜀地的心來重視荊、襄，使得東西形勢相連接；用保衛長江的心來保衛兩淮，使得表裏脣齒相依。不要以爲海道没有什麽可擔憂的，不要以爲長江可以憑依。增設屯所，積聚糧穀，整修船隻，控扼險要。君臣之間的咨詢，朝夕進行的講論，姑且拋開那些不急之務，專門精研備敵之策。這樣或許可以上消除天

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奸。

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木水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

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宫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

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絶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决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殿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悦，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閣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爲秘書監。入對，

變，下不爲奸敵所敗。

然而天下的事有根本，有枝葉。我前面所陳述的，衹是枝葉而已。所謂根本，是説君王不可以自行其是。君王自行其是，那麽臣下就會不擔責任，然而這還没什麽害處。至於論及軍事問題，却還説"誰應當爲此事擔憂呢，我應當自己擔憂"。今日之事，恐怕與此類似吧？《傳》上説："樹有根，水有源。"聖道高明，希望您能進一步思考作爲本源的東西。

東宫講官缺員，皇帝親自提拔萬里爲侍讀。宫僚們互相慶賀宫中得到一位正直的人。有一天太子讀《陸宣公奏議》等書，萬里都隨事規誡，太子深深地敬重他。王淮作宰相，有一天他問萬里："宰相首先要致力於什麽事呢？"萬里説："人才。"王淮又問："誰是人才呢？"於是萬里就列出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奉上，王淮陸續將這些人擢用。萬里又歷任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又遷官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夏季乾旱，萬里又應詔，説道："乾旱延續了兩個月，這纔訪求進言，不已晚了嗎？上至侍從人員，下至館閣職官，不都在從中阻隔嗎？現在之所以發生乾旱，是因爲上面的恩澤流施不到下面，下面的情形無法到達上面，所以天地之氣被阻斷而不能相通。"於是他陳述四件事獻上，言辭都很懇切。遷官秘書少監。高宗去世，孝宗想要實行三年之喪，創設議事堂，命令皇太子參預决策諸事。萬里上疏力諫，又給太子上書，説："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一旦觸及險境，後悔又怎麽來得及？與其來不及後悔，哪如謝絶而不爲。希望您能反復推辭，一定不居任。"太子聽後感到很恐懼。高宗還未入葬，翰林學士洪邁不等衆人商議，在配饗人名上僅報上吕頤浩等人。萬里上疏加以斥責，力陳張浚應當列入，而且説洪邁無異於指鹿爲馬。孝宗看過上疏後很不高興，説："萬里把我看作是什麽樣的君主呢！"萬里因此以直秘閣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後，萬里被召任爲秘書監。入廷應

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并觀，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己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焕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悦，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宫，自是不復出矣。

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焕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宫。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禄大夫。

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

對，他説道："天下有無形的禍患，它不是權臣的僭越却比權臣更甚，它不是盜賊的攪擾却比盜賊更甚，這衹有朋黨之論吧！大概想要激怒君王没有什麽比得上朋黨，想要傾盡天下人才没有什麽比得上朋黨。黨論一起，它就發端於士人大夫，而禍及天下。以前的事已經是這樣了，希望陛下在聖心之中建立起大中至正之道，公正全面地進行視聽，析散黨派，是君子就加以任用，是小人就加以廢黜，都不要問他是哪黨哪派。"又論道："古代的帝王，固然知道自己獨攬大權，却不知道臣下會竊權。大臣竊權權就歸於大臣，大將竊權權就歸於大將，外戚竊權權就歸於外戚，親幸竊權權就歸於親幸。竊權中最難防範的，恐怕是親幸吧！他們不敢公開行竊，而是暗地裏進行。以暗中行竊開始，最後必然導致公開行竊纔罷休。可以不戒懼嗎！"

紹熙元年，萬里假藉焕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録院檢討官。正值《孝宗日曆》完成，參知政事王藺按舊例讓萬里爲之作序，可是宰臣却把它交給了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因爲失職堅持請求離去，皇帝降旨勸他留下。進獻《孝宗聖政》時，萬里承當奉進，孝宗仍然不高興，於是他出京作了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廷想要在江南諸郡行用鐵錢，萬里上疏言其不便，拒不奉詔，觸忤了宰相之意，改知贛州，没有赴任。萬里請求祠職，拜官秘閣修撰、提舉萬壽宫，從此他不再出來任職。

寧宗繼位後，召萬里趕赴朝廷，他辭却了。之後升任焕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宫。他以年老請求退休，進官寶文閣待制，退休。嘉泰三年，皇帝下詔進升寶謨閣直學士，賜給衣服和束帶。開禧元年皇帝再召，他又推辭了。第二年，升爲寶謨閣學士。後來去世，終年八十三歲，贈官光禄大夫。

萬里性情剛烈褊狹。孝宗剛開始很愛惜他的才能，就向周必大詢問，必大没説好話，從此萬里不再受重用。韓侂胄執政以後，想要網羅四方的知名人士作爲自己的羽翼，他曾經築建南園，

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别妻子，筆落而逝。

讓萬里爲它寫一篇記，答應日後請他任省職。萬里説："官可以不作，記却不可以寫。"侂胄怨恨在心，改命他人作記。萬里居家的十五年，都是韓侂胄當國的日子。侂胄的專權僭越日益嚴重，萬里憂愁憤慨，怏怏不樂，以致成疾。家人知道他懷憂國事，凡是邸吏來報告時政都不告訴給他。忽然有一天，同族兄弟的兒子從外面回來，倉促間説起韓侂胄用兵的事。萬里聽到後失聲痛哭，急忙呼人拿來紙筆寫道："韓侂胄是個奸臣，他專權獨斷，目無皇上，興師動衆，殘害百姓，陰謀危害國家。我空有這樣的頭顱，報國無門，祇有孤憤！"然後他又寫下十四個字與妻子兒女訣别，扔下筆就去世了。

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萬里精通作詩，他曾經著有《易傳》流行於世。光宗曾經爲他寫下"誠齋"二字，學者稱他爲誠齋先生，賜謚文節。他的兒子叫楊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儒林(四)

劉子翬　吕祖謙　蔡元定（子）沉　陸九齡（兄）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

劉子翬字彦冲，是贈官太師劉韐的第二個兒子。因爲父親的恩蔭授承務郎，被徵用爲真定府幕僚。劉韐死於靖康之難，子翬悲痛氣憤，幾乎無法再活下去，他在墓地守喪三年。服喪結束後，通判興化軍。賊寇楊勍侵犯閩境，子翬和州將張當世謀劃防禦之事，就像平常習於戰事的人，賊兵不敢再犯。此事傳到皇帝那裏，皇帝詔令他繼續留任。

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吕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

子翬當初因爲服喪導致瘦弱有病，到這時因爲不能承擔政事，就辭官歸隱武夷山，十七年没有出仕。偶爾來到他父親的墓前，瞻視徘徊，痛哭流涕，有時要呆上一整天纔返回。妻子死後，他不再娶，侍奉繼母吕氏以及哥哥劉子羽竭盡孝敬和友愛。子羽的兒子劉珙，幼年便聰慧好學，子翬教導他，用力不懈，劉珙終於得以立身。

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説，歸而讀《易》，即涣然有得。

子翬與籍溪的胡憲、白水的劉勉之相友善，每次見面，除了講論學問，别無他言。其他與他交游的，都是天下的知名士人，而以任重道遠相許的，衹有新安的朱熹一人。當初，朱熹的父親朱松臨終時，將朱熹托付給子翬。等到朱熹向子翬問道時，子翬告訴他《易經》上的“不遠復”三個字，讓他終身不忘，朱熹最後終於成爲儒學宗師。子翬小時候喜好佛家學説，後來讀《易》，

其説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

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别母，與親朋訣，付玶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玶别有傳。

吕祖謙

吕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

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

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

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

於是心有所得。他認爲學《易》應當先學《復》卦，所以告訴給朱熹。

有一天，染上小病，於是他拜謁家廟，泣别母親，與親戚朋友訣别，把家事交付給劉玶，自己指定埋葬之所，安置好親戚朋友中孤弱無業的人，對學者講了幾百個字的修身求道的話。過了兩天，他就去世，卒年四十七歲。學者稱之爲屏山先生。劉玶本書另外有傳。

吕祖謙字伯恭，是尚書右丞吕好問的孫子。從他的祖父開始居住在婺州。祖謙的學問源於家傳，有中原文獻的傳承。長大後與林之奇、汪應辰、胡憲交游，既而又與張栻、朱熹爲友，講論求道越發精審。

當初，他以恩蔭補官，後來考中進士，又考中博學宏詞科，調任南外宗教。遭逢母喪，居住在明招山上，四面八方的士人爭相趨附。任太學博士，當時中都官等待授任的照例都補任地方官，祖謙任嚴州教授，不久又召任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到他廷對時，他勸孝宗留意於聖人的學問。并且説："恢復舊土是大事，規模應當確定，方略應當審定。陛下正廣招英豪，共同成就功業，我希望陛下對他們精心考察，使得他們確實能够指明謀劃諸事，誰應當在前，誰應當在後，使企圖僥幸的進説無法陳言，然後再與一兩個大臣定下成謀而先後施行，那麽，大義就可以伸張，大業就可以恢復了。"

召試館職。在此之前，被召試的人都提前到學士院詢問綱目，衹有祖謙不這樣做，可是他的文章却特别典雅優美。他曾經讀陸九淵的文章感到很喜歡，却不認識他。等到他主持禮部考試，發現一考卷，就説："這一定是江西小陸的文章。"揭開封看，果然是陸九淵，大家都嘆服他精於鑒别。遭父喪服除後，主管台州崇道觀。

過了三年，任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因爲修撰李燾的推薦，主持重修《徽宗實録》。《實録》修成晋升，面見皇帝時，他説："治道的體統，是上下内外不互相干涉纔會安定。過去，陛下因爲大臣不能勝任而兼行其

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遍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事，大臣也都親臨具體的事務而行官吏的職事，外至監司、守令的職任，都被他們的上司所侵奪，而不能施令於下。所以不法豪紳玩弄官府，州縣官吏輕慢省部，佐吏干涉主管官吏，地位卑賤的人輕視權臣。平時看不到其害處，一旦發生了緊急情況，誰可以來指揮呢？如果説臣下權力太大，害怕他不能没有私心，那麽還有給事中和中書舍人來宣命和報告，有臺諫來救正，有侍從可以詢訪。如果得到正直無偏的人來處理，自然没有專斷恣肆的憂慮，陛下何必屈勞至尊來代行其事呢？如果人的關節脉絡之間稍有積滯，時間長了就會生病。陛下對於身邊的人雖然用不着操縱控制，但是如果衹是玩賞而不加思慮，那麽他們的聲勢就會越來越大，趨炎附勢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過失就會日見積累，對内害怕被陛下所驅遣而更加思謀如何蒙蔽陛下，對外則害怕爲公論所憤恨而更加肆意詆毁排斥他人。希望陛下虚心尋求天下的有識之士，執掌大事總攬萬機。不要因爲任命的偶然失誤便認爲人都可疑，不要因爲陛下聰慧過人便認爲自己的才智足以明察所有的事，不要精詳於小事而忘了遠大的謀略，不要忽視了眼前而忘了蒙蔽的萌發。”

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豪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

他又説：“本朝的治政，有遠超前代的地方，有不如前代的地方。以寬大忠厚立制度，以禮節成風俗，這是遠遠超過前代的地方。所以在歷經戰亂艱危之後，在東南已過了五十年，没有絲毫可以擔憂的地方，那麽根基的深厚可想而知。然而文治如此可觀而武治却未能振興，名流衆多而辦事才幹和謀略并不見長，所以雖然是在昌盛之時，這種弊病也已經發現。所以在元昊之難中，范仲淹、韓琦都是才極一時的人選，却不能平息叛亂，事功的軟弱由此可見。我認爲今日的治政不如前代的地方，當然要振興奮起；遠超前代的地方，尤其要珍愛而扶持。”

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

升著作郎，因爲四肢的疾病他請求奉祠歸養。此前，書鋪上有一種書叫《聖宋文海》，孝宗命令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説《文海》取捨有誤，恐怕難以流傳後世，何不交給館職加

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采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

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殁，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以權衡選擇，以形成一代文典。孝宗命令祖謙來完成。於是祖謙以中興以前爲限，推崇雅正，黜斥浮華，分類編爲一百五十卷，書成獻上，皇帝賜名爲《皇朝文鑑》。

皇帝下詔任他爲直秘閣。這時正是重視職名的時候，不是有功的人不任官，中書舍人陳騤駁回任命。孝宗批示："館閣之職，以文史爲先。祖謙所上的書，選擇精詳，有益於治道，所以加以升任，可以寫制詞。"陳騤不得已草寫制詞。不久祖謙主管冲祐觀。第二年，任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去世，卒年四十五歲。賜謚爲成。

吕祖謙爲學宗承關、洛之學，又旁徵典籍，浩博無邊。他心平氣和，不標新立異，當時的卓上英才都歸心於他。小時候性情急躁，有一天，讀孔子的"多自我修養而少責難别人"，忽然覺得平時的怨忿頓時消解。朱熹曾經説："爲學做到伯恭那樣纔是能够改變氣質。"他的講論謀劃，都是爲了開物成務，雖然已經卧病在床，可任重道遠的志意依然不減。其居家治政，都可以作爲後世的典範。纂修《讀詩記》、《大事記》，都未能成書。考定之作《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都流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叫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去世後，州人在書院附近爲他建了祠廟。兒子叫吕延年。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飢啖薺讀書。

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天生很聰明，八歲會作詩，每天寫下幾千字。父親蔡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來教授元定，説："這是孔、孟之學的正統。"元定深入體會其中的義理。長大後，他的辨析越發精審。曾登上西山的最高峰，忍住飢餓祇吃薺菜讀書。

聽説朱熹的聲名，就前往求師。朱熹探得他的學問，大吃一驚，説道："這是我的老朋友，不應當列入弟子。"於是與他面對面講論諸經的深奥義理，常常到半夜。從各地來了問學的人，朱熹一定要讓他們先到元定那裏求正。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合上疏向朝廷推薦他，

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

皇帝召見他，他堅决稱病辭却。他在西山建造了房舍，準備終老於此。

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并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别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别，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

這時韓侂胄主政，他下令禁止僞學，以禁絶善良之輩。臺諫迎合旨意，專門肆意排擠攻擊，然而仍然没敢攻擊朱熹。到了沈繼祖、劉三傑作了言官，就開始接連上疏詆毁朱熹，并牽及元定。元定致信學者劉礪説："變化本性起僞，又怎會無罪！"不久，他果然被貶往道州。州縣官吏捕捉元定非常急切，元定聽説以後，没有與家人告别就上路了。朱熹和一起游學的幾百人在蕭瑟的寺廟中爲他餞行，座中人爲其興嘆，有的人還流下了眼淚。朱熹眼看元定，見他與平時没什麽兩樣，便感嘆道："朋友之間的友情，季通不屈的志節，可以説都有了。"元定賦詩道："執手笑相别，無爲兒女悲。"衆人説他應該暫緩離開，元定説："獲罪於上天，上天是可以逃脱的嗎?"他拄着拐杖與他的兒子蔡沉行走了三千里路，脚上直流血，而他却絲毫也没有面帶難色。

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説。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

來到舂陵後，從遠近各地來從學的人日益增多，州中的士人無不來到他的講席前聽他講説。有個恃才傲物、非難譏笑前賢的名士，也心悦誠服地來拜謁，非常恭敬地行弟子之禮。人們説他："當初不敬，如今從命。"愛護元定的人説他應該辭謝學生，元定説："他們爲求學而來，我怎麽忍心拒絶？如果有什麽禍患的話，也不是閉門謝客所能避免的。"他留文訓誡弟子説："獨自走路無愧於影子，獨自就寢無愧於被子，不要因爲我獲罪就懈怠。"有一天，他對蔡沉説："可以謝絶客人，我要安静下來，等待回歸造化。"過了三天，他就去世了。韓侂胄被誅殺以後，元定贈官迪功郎，賜謚文節。

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元定對書無所不讀，對事無不辨究。對義理能够洞察本源，下至圖表書籍、禮樂制度，無不造詣精妙。古書的奇辭奥義，别人弄不明白的，他一見便能明瞭。朱熹曾經説："别人讀容易的書感到困難，季通讀難懂的書感到容易。"朱熹疏解《四書》以及作《易》、《詩》、《傳》、《通鑑》綱目，都和元定一起反復參酌訂正；《啓蒙》一書，則是交給元定起稿。他曾經説："造化的

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精微奇妙，衹有深明天理的人方能知道，我與季通對此言而不厭。"元定入葬時，朱熹爲他作誄文説："精到的見識，卓絶的才能，不可屈抑的氣節，不可窮竭的言辯，今後不再能見到了。"學者尊稱他爲西山先生。

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熹爲之序。

他平生的問學，大多存在於朱熹的書集中。他的著述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朱熹都爲其寫了序言。

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

兒子蔡淵、蔡沉，都在家種田，没有爲官。蔡淵有《周易訓解》。

蔡沉

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蔡沉字仲默，小時候跟朱熹游學。朱熹晚年想要寫《書傳》，未來得及，就交給了蔡沉。《洪範》的數理，在學者中久已失傳，元定獨自獲知於心，然而没來得及成書，他説："著成我這本書的是蔡沉。"蔡沉接受了父親和老師的囑托，潛心研究，反復修訂，歷經幾十年，然後寫成一書，闡明了先儒没有述及的地方。他對於《洪範》的數理，説道："體現天地變化的是《易》的象，記録天地變化的是《洪範》的數。數從奇數一開始，象到偶數二完成。數因奇數而立，因偶數而行。所以二四爲八，是八卦的象；三三爲九，是九疇的數。由此八八再八八爲四千零九十六，象從而完備；九九再九九爲六千五百六十一，數得以周。《易》歷經四位聖人象已顯明，《洪範》賜神禹而數却失傳。後世的作者，不懂象數的本源，不知變通的奇妙，或者就象而立數，或者反數來定象，牽强附會，使得自然之數越發難懂。"

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悦。元定殁，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

當初，蔡沉跟隨元定謫居道州，跋涉幾千里路，經過楚、粤的偏僻之地時，父子相對，常常用理義來自相愉悦。元定死後，蔡沉徒步護喪而歸，有人贈送黄金給他而按理不能接受時，他往往辭却説："我不忍心連累先人。"三十歲時，他就摒棄了科舉學業，專一師法聖賢。隱居在九峰

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别有傳。

山，當朝名臣準備薦用他，他却不屑於就任。次子蔡抗，本書另外有傳。

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毁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

陸九齡字子壽。他的八世祖陸希聲，爲唐昭宗的宰相，希聲的孫子德遷，五代末因避亂來到撫州的金溪定居。九齡的父親陸賀，因爲學問品行好而被鄉里推崇，曾經采録司馬氏的冠婚喪祭的禮儀在家中實行，生有六個兒子，九齡是第五個兒子。九齡小時候聰明莊重，十歲時母親去世，悲哀傷身如同成人。稍微長大後，補爲州學弟子。

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説。久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説，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翻閲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説。

這時秦檜當國，没有人説及程氏之學，而九齡却獨尊其説。過了許久，聽説新博士學習黄、老之學，不遵禮法，感嘆説："這不是我願意學習的。"於是他回到鄉里，跟隨父兄講論問學更加用功。這時候，吏部員外郎許忻名冠朝廷，退居臨川，很少接見賓客，一見到九齡，談得非常高興，就把當代的文獻全都告訴給九齡。從此九齡更加奮力治學，遍閲諸子百家，夜以繼日地攻讀不倦，於是貫通了陰陽、星曆、五行、卜筮的學説。

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摇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悦，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

性情細密謹慎，不肯草率簡略而廣泛涉獵。進入太學後，司業汪應辰舉薦他作學録。乾道五年，進士及第。調任桂陽軍教授，因爲雙親年老，路途遥遠，改任興國軍，還未赴任，遇上湖南的茶寇剽掠廬陵，鄰近的州都有其傳聞，人心恐懼。過去有義社來防備寇賊，州上根據衆人的請求讓九齡主事，他的很多門人都感到不高興，九齡説："文事和武備，是一回事。古代要進行征討時，公卿就是將帥，鄉村的長官，就是那兒的首領。士人耻於爲此，那麽豪俠武斷的人就會專任了。"於是他掌領此事，調遣安排、屯兵防禦都很有章法。賊寇雖然没有來，可是州縣都很倚重他。閑暇時就教鄉里子弟射擊，説："這本來就是男子應當做的事。"年成不好時，搶劫者經過他的家門，一定要互相告誡："這一家射箭往往射中，不要自己去送死。"

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

到了興國軍，此地瀕臨大江，民風節儉而很少知道求學，於是九齡不因爲政事少就自求閑

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床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

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厘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并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

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内、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韵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適，而是更加嚴明紀律，整肅衣冠，就好像莅臨大衆一樣，勸勉安撫引導扶持，一時士人競起。上任不到一年，因爲遭繼母喪而離職。服喪結束後，調任全州教授，還未赴任，就病倒了。有一天早晨起來，坐在床上與客人談話，還念念不忘天下的學術人才。到了晚上，他整理好衣襟，安卧好就去世了，年四十九歲。寶慶二年，朝廷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

九齡繼承父志，進一步修明禮學，治家很有禮法。全家上下共有百口人，男女都按位次各盡其職，家庭像朝廷一樣整肅。而他忠厚誠敬，和樂平易，鄉風爲之感化，人人都謙敬友愛。與弟弟陸九淵互爲師友，二人和而不同，學者稱之爲"二陸"。有人來向他問學，他從容相告，使得人人都有所收獲。有的人難與他交流，九齡就不開口。他曾經説："人的疑惑有時難以用口舌來争辯，言辭激烈了，正好使他更加固執己見；稍加等待，未必不能自悟。"

廣漢的張栻與九齡不認識，到了晚年講學，對九齡寄以擔當世道的重任。吕祖謙曾經稱贊九齡："志向遠大，所據信實。遇到要害處受阻，就是積功九仞之深也不敢放過；發生了絲毫的偏差，就是高立於萬夫之上也不敢安寧。公正觀聽，退立而環顧四方，不達到公允精粹的極至，决不罷休。"哥哥是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學問淵博精粹，隱居深山，白天的言行，晚上一定要記下來。他家幾代同堂，由年紀最大的一個人作家長，一家的事都聽命於他。每年由子弟輪流主持家事，舉凡田疇、租税、出納、厨事、賓客等事，都有專人負責。九韶把訓誡子弟的話編成韵語，早晨起床後，家長率領衆子弟拜謁先人祠廟完畢，就擊鼓誦讀訓辭，讓衆子弟聽好。子弟如果犯了錯誤，家長就會集衆子弟來責難訓誡；如果不改過，就鞭打；終究不改，考慮不能容納的，就報告給官府，將他投置遠方。九韶的著作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静。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陸九淵字子静。三四歲時，就問他的父親天地的盡頭在哪裏，他的父親笑而不答。於是他深入思考，以至於廢寢忘食。長到七八歲以後，他的舉止與一般的孩子不一樣，見到他的人都肅然起敬。他對人説："聽人誦讀伊川的話，我感覺好像是傷害我。"又説："伊川的話，爲什麽與孔子、孟子的話不相似？我近來看到其中有很多不對的地方。"初讀《論語》時，他就懷疑有子的話支離破碎。有一天讀古書，讀到"宇宙"兩個字，解釋説"四方上下叫做宇，古往今來叫做宙"，他忽然頓悟道："宇宙内的事就是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分内的事就是宇宙的事。"又曾經説："東海若有聖人出世，此心相同，此理相同。至於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世，也無不是這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世，此心相同，此理相同。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世，此心此理，也無不相同。"

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

後來，乾道八年考中進士。到達皇帝所在地，士人争着與他交游。他的言論感化力强，聽了之後振作起來的人很多。他教育人不用學規，弟子有什麽小的過失，能以理服人，有時令人汗顔。有人心中理念不明白，他就爲之細細分析，一如那個人心中所想。也有的人在千里之外，九淵聽説了那人的大概情形就可以知道他的爲人。他曾經説："意念不端正的，頃刻間知道了，就可以救正。意念端正的，頃刻間失去了，就成爲不正。有可以根據形迹來觀察的，有不可以根據形迹來觀察的。根據形迹來觀察人，就不足以知人。一定要用形迹來約束人，就不能够救人。"初次任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遭遇母喪。服喪結束後，改任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因爲少師史浩推薦，皇帝召見他審察，他没有去。侍從再次舉薦，授國子正，教授學生與在家時没有兩樣。任敕令所删定官。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仇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仇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

九淵小時候聽説過靖康年間的事，他心懷感慨想要復仇。到了這時候，去訪求智者勇士，與他們商議恢復中原大計。在輪流問對之時，陳述了五論：一論報仇雪耻還未實現，希望廣徵天下

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注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

俊傑，給他們能致力於論道經邦的職務；二論希望能致力於尊德樂道；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情應當循序漸進而不可驟然而至；五論君主不應當掌管細務。皇帝稱賞。不久，任將作監丞，被給事中王信駁議，皇帝詔令主管台州崇道觀。回鄉以後，學者雲集，每次開講，門外脱下的鞋子都滿滿的，長老都拄着杖來聽。自號象山翁，學生稱他爲象山先生。曾經對學生説："你們的耳朵自然就聰察，眼睛自然就明辨，侍奉父親自然能孝敬，侍奉兄長自然能友愛，本來没有欠缺，不必到别處尋求，衹在於自立。"他又説："這種道與陷入利欲之中的人講尤其容易，但是與陷入某種不同見解中的人講却很困難。"有人勸説九淵著書，他説："《六經》注釋我，我注釋《六經》。"又説："學習如果懂得道，《六經》都是我的注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决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置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

光宗繼位以後，差知荆門軍。百姓有告狀的，無論早晚都可以到公堂上，又讓他們自己拿着狀紙去追索被告，爲他們定下日期，他們都如約而至，於是九淵爲他們酌情决斷，勸開了許多人。其間有涉及人倫的，就讓告狀人自己毁掉狀紙，以美化風俗。衹有不可教誨的，纔將其付諸法律。轄境内官吏的貪廉，民俗的風尚好壞，平時都心中有數。有人告狀某人殺了自己的兒子，九淵説："不至於這樣。"等到一追查，那個人的兒子果然安然無恙。有人告狀被盜但不知道盜賊是誰，九淵説出了兩個人的姓名，讓人將他們拘捕來，一審訊二人就服罪了，全部繳獲他們所盜的財物歸還給告狀人，而且寬赦他們的罪過令其自新。九淵曾告訴屬吏某處某人行暴，第二天有人告狀遇上了搶劫的，就是那個人，於是加以追查懲治，屬吏感到驚異，州中人都以爲先生是神明。嚴明保伍制度，有的盜賊犯案了，捉拿不漏一人，於是群盜消失。

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

荆門靠近邊境而没有城。九淵認爲："州在長江、漢水之間，爲四方會集之地，向南捍守江陵，向北援救襄陽，向東護衛隨、郢的邊側，向西地當光化、夷陵的要衝，荆門穩固四鄰就有了依靠，否則就會有背腹之憂。由唐州的湖陽到山

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上去，渡過漢水的地方已經處在荆門之側；由鄧州的鄧城渡過漢水，通山之處已經處在荆門的腹地。此外，有小路可以馳騁，有漢水渡口可以渡江，低坡不足以阻擋奔馬，淺灘不足以陷没戰車，這樣的地方，所在多有。我們藉以出奇制勝，攔截敵兵腹脅，正在這裏。雖然是四山環抱，容易防禦，可是缺少城池，憑什麽來防守呢?”於是向朝廷請示之後修築了城池，從此百姓没有了戰事的憂慮。罷免集市的吏人稽察而减輕税額，使得商賈雲集，税收日見增加。過去使用銅錢，因爲靠近邊界，改用鐵錢，可是禁止用銅後，又讓人貼納。九淵説：“既已禁用，又讓人交納嗎?”全都减免這項徵收。舊制，平時教習士兵射箭，州中的百姓可以參加，射中的人都給與賞賜，推薦其中的人才不拘等級。九淵曾經説：“過去没有等級之分，對於賢與不肖的分辨就嚴格；後世有了等級，賢與不肖的分辨就疏略了。”每當天旱時，他祈禱後就下雨，州人都感到驚異。過了一年，這裏政令通行，民俗爲之一變，各部門交相舉薦。丞相周必大曾經稱贊荆門的政事，認爲這是爲政者躬行所致。

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一天，他對親近的人説：“我的兄長有志於天下，竟然没得到施行就去世了。”又對家人説：“我要死了。”又告訴同僚説：“我將告終。”他祈禱下雪。第二天，天下雪了。於是他沐浴更衣端身而坐，兩天之後的中午去世。前來爲他送葬的有幾千人，謚號是文安。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當初，九淵曾與朱熹相會鵝湖，二人對於所學的論辯多有不合。等到朱熹知南康時，九淵去探望他，朱熹與他一同來到白鹿洞，九淵爲學子講授《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聽講的人中甚至有人爲之落淚。朱熹以爲這切中了學者隱深的頑疾。至於無極和太極的分辨，他們則互相通信辯論不停。九淵的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够傳續他的學説。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是起居舍人薛徽言的兒子。徽言去世時，季宣剛六歲，他的伯父敷文閣待制薛弼收養了他。他跟隨薛弼宦游四方，

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

等到見到了幾位渡江的元老時，聽到了關於中興的謀略。高興地與老校、退伍的士兵談話，對岳飛、韓琦兵將間的事知道得非常詳細。十七歲時，開始被荆南帥辟爲書寫機宜文字，得以侍從袁溉。袁溉曾經跟從程頤求學，程頤將自己的所學全部教給季宣。季宣既已得到他的傳授，對於古代分封、井田、鄉遂、司馬法等制度，無不進行研究和講論，都可以在當時施行。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説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

金兵未到時，武昌令劉錡鎮守鄂渚。季宣告訴劉錡，以武昌的形勢比淮州、蔡州，兵寡勢弱，應該早作防備，劉錡不聽。等到兩軍開戰後，他漸漸向季宣詢求謀略。不久，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沿江而上，皇帝詔令成閔回師入援。季宣又勸汪澈説成閔既已得到蔡州，勢如破竹，那麽他就應該見機行事不要發兵，而讓成閔乘勝直下潁昌，經過陳州、汝州，開往汴都，這樣金兵將會內顧而驚懼潰散，不用交戰就可以將其挫敗。汪澈不聽。

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蒱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閲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遍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摇。

這時江、淮一帶的爲官者聽説金兵將到，都預先遣散了奴僕，把馬繫在院中等待逃跑。祇有季宣留在家中，與百姓約定："我的家就是你們的家，如果發生緊急情况，我與你們一道去死。"百姓聽了，也都自相振作。縣上盜賊較多，季宣很擔憂，正值有命令將百姓編爲行伍，於是他施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根據地形的便利編爲總，不以鄉爲限，由總首、副總首掌領。官宦之家、士人、富户都要附保，他們免予服役，職事是輸送財物供總小用。各總都必須設有場圃來練習射箭，禁止賭博雜戲，而允許比武來一决勝負，每隔五天再到縣接受檢閲，表現突出的將會得到賞賜；不幸而死的人給予棺材，免除他家三年徭役。每鄉都設烽樓，盜賊出現時，就擊鼓舉烽火，眨眼間便傳遍百里。縣府所在地、白鹿磯、安樂口都設兵防守。又向宣諭司請求，獲得十艘戰艦，三百套鎧甲，羅列而置。防守之計確定以後，一直到敵人退兵，人心都没有發生動摇。

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

樞密使王炎向朝廷舉薦他，皇帝召任他爲大理寺主簿，他没有赴任，寫信給王炎辭謝道：

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皇上天資超群，而群臣却没有輔佐光明的才能，幸逢時運，却不能正心求始，以立中興大業，衹是汲汲於功利，誇誇其談來耀俗，這樣即使是恢復中原，也没有用。爲今之計，最重要的是把仁義綱紀作爲根本。至於對敵用兵，請等到十年之後再議。”

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黄州間，并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保巢湖。黄州地直蔡衝，諸莊�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爲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托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這時江、湖一帶發生大旱，流民北渡長江，邊界官吏又上奏説淮北百姓有很多前來投奔的，宰相虞允文奏遣季宣到淮西，將他們收攏來充實邊防。季宣爲他們標立已廢置的田地，區分平原和濕地，恢復了合肥的三十六處堤岸，在黄州舊治東北建立了二十二個村莊，按家分給房屋，按人丁分給田地，分發耕牛及各種農具和糧種各有等級，由官府給每户提供糧食，直到秋天爲止。一共立六百八十五户，分處合肥、黄州之間，連同歸來的邊民一起爲他們振興家業。季宣對别人説：“我不是衹爲今天考慮。合肥有堤岸，邊界有警衛，可以截斷栅江，保住巢湖。黄州地當蔡的要衝，這些村莊會聚起來西道就有屏障了。”光州太守宋端友招集北歸的邊民衹有五户，可是加上了原來的民户一共是一百七十户，將這個數字上奏用以邀賞，季宣查得實情彈劾了他。這時端友正被周圍的人所依托而難以摇撼，季宣的奏章進上後，孝宗發怒，將端友交給大理寺懲辦，端友憂鬱而死。

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托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毁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毁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

季宣回朝後，上奏孝宗説：“陛下左右的人如果有進言的，不得不核查真實情况。假托公正來行奸邪，僞裝正直來兜售邪惡，薦舉貶退人物，未曾明言，游説中傷，自己不曾經意。有朝一日號令雖然從朝廷發出，可是其權力已經歸於私門了。所以齊威王稱霸，不在於東阿、即墨的誅戮賞賜，而在於對誣貶他人的人施以刑罰。我看近日的行政，不是没有東阿、即墨那樣的誅戮賞賜，而是誣貶别人的人安然自若！”皇帝説：“我正在想辦法。”

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南壁闕，而居巢庳陋如

季宣又進言説：“每天在淮築城，以我目睹，合肥的築板剛剛竪起，由於朝廷使臣的督察，就草草地築成了。我經過州時，衹見一個晚上的風雨，就毁壞了五座城樓。歷陽城缺南壁，而居巢

故，乃聞有靡錢巨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

則低陋如故，竟然聽説有人耗資無數來築起四十多丈高的城墻。陛下爲何要這樣做呢！然而這些外事不值一提，錯誤的根源没有消除，這是我深感憂慮的。陛下左右的近臣侍從，暗地裏排擠正直之士可是表面上却稱贊他們，陛下如果因爲他們表面上的言論而聽信了他們，我恐怕像石顯、王鳳、鄭注這些人的計謀會得逞。”又説：“近來有時以好名而棄置士大夫，好名衹是臣子學問的負累。君主爲國家考慮，衹怕士人不好名，如果人人都好名畏義，有什麼風尚不能立呢？”皇帝説好，對季宣相見恨晚，於是爲他加官兩級，授大理正。

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户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强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户部譙責愈急，季宣争之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從此，凡是季宣的奏請論薦皇帝都予以應允。因爲虞允文諱言過失，季宣很不高興。過了七天，出知湖州。正值户部把曆交付場務，錙銖之財都分屬經制司和總制司，各州束手無策，季宣對朝廷説：“自從經總制定了數額，州縣都挖空心思來承擔，即使有守法的官吏想要有所寬緩也不能如願。如果再在額外徵收大半，州又從哪裏籌措？又要巧取於民，百姓怎麼能承受！”户部的責難越烈，季宣抗争越强，臺諫也都交相助奏，於是朝廷收回前命。

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季宣改知常州，還未赴任，去世，卒年四十歲。季宣對《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都有訓釋，其著書藏在家中。他的雜著名《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説爲文章，自成一家，人争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吕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當初他憂慮科舉範文的弊病，思求寫出自己的見解，因而自成一家，人人争相傳誦他的文章，追隨的人雲集，從此他文名當代。這時，永嘉的鄭伯熊、薛季宣都以學問品行聞名，而伯熊對於古人的治世方法，探究講論尤其精審，傅良都拜他們爲師，其中學得季宣的學問居多。等到他進入太學，與廣漢的張栻、東萊的吕祖謙很友好。祖謙對他講述本朝文獻承傳的順序，而恪守持義的根底從張栻那裏得到的居多。從此各地前來拜師的人越來越多。

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

他考中進士甲科後，調任泰州教授。參知政

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録。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强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

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官利其貲，輒没入之。傅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

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别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

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

事龔茂良認爲他有才，就向朝廷推薦他，改爲太學録。之後他出京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掌領帥府，他將職事委托給傅良，傅良公平處理一府的是非曲直，用道義來作爲標尺。這樣强悍的人無法謀求私利，就暗中勾結言官論奏罷免了他。

五年以後，又出任知桂陽軍。光宗繼位後，他逐漸升任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百姓没有後代，而讓異姓來接續後代的，官府看上了這些人家的財産，往往將其没收入官。傅良説："斷絶人家的後代，這不是仁政。"恢復的將近有二千家。之後轉官浙西提點刑獄。任吏部員外郎，離開朝廷十四年，到這時纔得以回朝，鬚髮皆白，都城的人圍攏來觀看都嗟嘆不已，稱他爲"老陳郎中"。

傅良治學，對三代、秦、漢以下無不加以研究，一事一物都要追根問底。而對於太祖的開創基業，尤其潛心研究。到這時，因爲輪流問對，他進言説："太祖皇帝垂恩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當政的人開始去除太祖的約束，一切都加以變更。諸路上交的錢額，比祥符時增加了一倍；崇寧中重新確定歲貢的數額，頒行天下，一般都增至十幾倍。其他雜供，則有熙寧時的常平寬剩、禁軍缺額之類充入庫藏，而無額上供始自元豐時期，經制錢始於宣和時期，總制錢、月樁始於紹興時期，都沿用至今，而折帛、和買之類又不在其内。茶引都歸於都茶場，鹽鈔都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有八九都歸於綱運，都不屬於州縣。州縣没有東西可以上供，就對百姓巧取豪奪，於是立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諸名目，而百姓已是極其窘困了。當今的禍患，何止是四夷？天命的是否長久，在於民力是否寬緩，這難道不很可畏懼嗎？陛下應該以救民窘困爲己任，推行太祖尚未泯滅的恩澤，來建立萬世的大業。"

他又上奏説："現在天下的民力已經因養兵而竭盡，耗資以長江的軍隊最大。都統司稱之爲御前軍馬，即使是朝廷也不得掌管；他們總領所

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爲一體。内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説》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

謂大軍錢糧，即使是版曹也不得參與。於是内外勢分，事權不一，令行不專，即使想要寬緩民力，也無從做起。如果讓都統司的軍隊與過去在制置司時没有差别，使總領所的錢財與過去在轉運司時没有差别，内外就成爲一體了。内外一體，寬緩民力的事就可以商議了。”皇帝聽了，從容嘉許，而且慰勞他説：“卿過去在哪裏？我已很久不見你了。把你寫的書拿給我看看。”傅良回去後將《周禮説》十三篇進呈，升官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

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奸險乘時爲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内侍陳源爲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瘳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

紹熙三年，任起居舍人。第二年，又兼權中書舍人。當初，光宗的愛妃黄氏得寵，李皇后因嫉妒而殺掉了她。光宗既已聽説，又因爲郊祀遇上大風雨，於是受到驚嚇得了心病，從此不再按時批閲奏章。於是傅良上奏説：“一個國家的情勢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底部壅塞了就要導致疾病。今天拖延了某事，明天又阻隔了某人，如果有奸人乘機謀利，内外不通氣，權力下移，甚至於發生天變都不來報告，邊界的警報都不報告，那時就要發生不測之禍了。”皇帝醒悟過來，正趕上疾病也稍見好轉，於是來到重華宫。第二年的重明節，皇上又因爲疾病不去，丞相以下以至於太學學生都力諫，皇帝不聽；這時正召任内侍陳源爲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起草制詞，而且上疏説：“陛下不到宫，衹是因爲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致如此。我曾經就陛下的心反復奏論，自認爲深入切要，陛下也已經贊同。不久發生事變，以誤爲實，而開啓了没有緣由的縫痕；以疑爲真，而形成難以治療的疾病。這是陛下自己留下禍患。”上書進呈後，皇帝準備聽從。百官列位，等待皇帝出來。皇帝走到御屏時，皇后來挽住皇帝回宫，傅良於是快步上前拉住皇帝的衣襟，遭到皇后的喝斥。傅良在朝廷痛哭，皇后更加惱怒，傅良於是下殿徑自離開。詔令他改任秘閣修撰仍兼任贊讀，傅良不受命。

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宫觀，傅良言：“熹難進

寧宗即位後，召任傅良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正值詔令朱熹授京外宫觀之職，傅良説：“朱熹難進易退，内批傳下，

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

舉朝驚愕，我不敢書詞。”朱熹於是進升寶文閣待制，任州職。御史中丞謝深甫責論傅良言不顧行，傅良出京提舉興國宫。第二天，察官交相奏論，傅良削級罷官。嘉泰二年又復官，起知泉州，傅良辭却。授官集英殿修撰，進升寶謨閣待制，終老於家中，卒年六十七歲。賜謚文節。

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傅良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氏章指》等著作傳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文章才思英發。淳熙五年考中進士第二名，授平江節度推官。遭逢母喪。之後改任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向朝廷推薦了他，皇帝召見，不去，改任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很多士人都跟他交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又舉薦他，皇帝召他任太學正。

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虚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

升爲博士，輪流問對時，上奏説：“作爲臣子，應當爲陛下建議的，衹有一件大事而已。二陵之仇還没有報，故國的一半還没有恢復，而進言者以爲應當乘機而動，等待時機。然而機會是要靠我們自己，爲什麽要等待别人？時勢是我們自己造成，爲什麽要等待别人？不是真的困難真的不可以，而正是我們自己造成困難，造成不可以。於是民力屈抑，心氣蕭索，甘心退守伏居到如今已二十六年。累積成如今的所謂困難的是暗中的阻擋，所謂不行的是暗中受阻。説困難有四點，説不行有五點。拋開不共戴天之仇而廣揚兼愛之義，自己造成虚弱。這是國家大計上的困難。國家都已如此定策，士大夫的議論也是這樣。策劃奇謀異略的人停留在等待時機上，盡忠決策的人停留在皇帝親征和國家遷都上，深謀遠慮的人停留在固本自治上。這是謀議上的困難。環視諸位大臣，輪番進退，明瞭事情的根本而可與他反復謀議的人是誰呢？懷抱這種志意而可以對他激勵寄望的人是誰呢？這是人才的困難。言官衹是鑒於五代致亂，而不想想靖康得禍。現在循守舊規，想要使當世的人都來報君王之仇，形

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摇，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虚實，斷是非，决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

除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争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栗，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説，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疏入不報。

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宫者七月，事無巨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

勢乖背多阻，確實没有施展之地。如果因時增損，由此帶來的更新，關聯又非常大。這是法度上的困難。又有非常不可以的，兵因爲多而積弱，財因爲多而積貧，不信任官而信任吏，不信用人而信用法，不録用賢能而專用資格。這五點是普天下認爲不能有所行動的原因，難道這不是當今的真實憂患麽！相沿已久互相牽制，已經很久。講明利害，明白虚實，斷定是非，决定廢置，全在陛下怎麽做了。"奏章没有讀完，皇帝就皺起眉頭説："我近來苦於目疾，志意已消泯，誰能擔當此任，祇有與你來商談了。"等到皇帝再讀時，神情慘淡。

葉適任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曾經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後來他們都被召任，時論稱爲得人。正值朱熹任兵部郎官，還未就職，就被侍郎林栗彈劾。葉適上疏争辯説："林栗彈劾朱熹的罪名没有一件屬實，祇是由私意驅使而忘了自己是在欺騙！至於其中的'謂之道學'一句，利害所涉不祇是朱熹一個人。從過去開始小人殘害忠良，一般都用這罪名，或者説是求名，或者説是立異，或者説是黨羽。近來又説'道學'的罪名，由鄭丙首倡，陳賈應和，居處要位的人密相授與，見到士大夫中有稍有潔身修養的，就把他歸在道學的名下，把爲善作爲品德的缺陷，把好學作爲過失，齊相指責，使他不得進用。於是賢士惴惴，有中等才略的人灰心厭倦，紛紛銷聲匿迹，污穢自己的德行，來逃避這個名聲。林栗作爲侍從，没有能傳達陛下的德意，却轉而襲用鄭丙、陳賈密相授與的説法，把道學作爲大罪，羅織罪名，驅逐一個朱熹，從此善良受禍，什麽不會發生！希望陛下摧毁强暴，扶助善良。"上疏進呈未見回應。

光宗繼位後，葉適由秘書郎出知蘄州。之後入朝爲尚書左選郎官。這時，皇帝因爲生病不上重華宫已經有七個月之久，事無大小都被擱置起來。葉適見到皇帝極力申述："父子情愛出於天然。浮泛的懷疑私下的畏懼，似是而非，豈有事實根據呢？如果因此而使定省之禮廢於上，號令錯於下，致使人情阻隔，會長久麽！"不久皇帝

兩詣重華宮，都人歡悦。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宫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宫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

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决，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摇。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宫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内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

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

兩次到重華宮，都城的人都感到歡欣。葉適又上奏："今後在陛下過宮那天，應該先讓宰執、侍從向陛下問安。平時兩宮聖意有什麽難以言説的，可以以此機會傳達，責任就有了歸屬。不可再讓親幸小人增減言語，從而更生疑惑。"不見回應。事情又發生變化，朝廷内外不安。

等到孝宗病重，群臣甚至號哭着拉住皇帝的衣襟請求，皇帝竟然不去探視。葉適責備宰相留正説："皇帝有病很明顯。父子相見，應當等病好了以後。你不告訴大家，讓臣下輕易地議論君父行嗎？"不久，孝宗去世，光宗不能執掌喪禮。軍中士兵紛擾不安竊竊私語，恐怕將生不測。葉適又告訴留正説："皇帝患病不執掌喪禮，將用什麽來告白天下呢？現在嘉王長大了，如果讓他參預決策，那麽懷疑和誹謗就會消解。"宰相采納了他的話，與他一同入朝奏請立嘉王爲太子，皇帝答應了。不久得到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的話，留正感到害怕而離去，人心越發動摇。知樞密院趙汝愚憂慮不知所措，葉適告訴知閤門事蔡必勝説："國事到了這種地步，你是近臣，難道坐視不管麽？"蔡必勝許下承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一同定下決策。侂胄，是太皇太后的外甥。正值慈福宮提點張宗尹拜訪侂胄，侂胄探得他的意思告訴給蔡必勝。葉適獲知，急忙報告給趙汝愚。汝愚請來蔡必勝議事，於是派遣侂胄將張宗尹、關禮主張内禪的建議稟奏太皇太后，而且請她垂簾聽政，太后應允，於是計謀議定。第二天舉行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繼承皇位，親自行祭禮，百官列位祝賀，朝廷内外一片安寧。凡是表奏都由汝愚和葉適一同裁定，臨朝時授儀曹郎，衆人纔知道他參預了謀議。升國子司業。

汝愚作了宰相，獎賞有功之人將要輪到葉適，葉適説："在國家危難之際效忠，這是應盡的職責。我葉適何功之有？"而侂胄居功自恃，因爲升級不够而怨恨汝愚。葉適告訴汝愚説："侂胄所希望的不過是節度使，應該給他。"汝愚不聽。葉適感嘆道："禍患從此開始了。"於是力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

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强矣。竊謂必先審知强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强，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强，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税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況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

求補外任官。授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等到汝愚貶謫衡陽時，葉適也被御史胡紘彈劾，官降兩級而罷任，主管冲佑觀，又差知衢州，推辭。

起用爲湖南轉運判官，改知泉州。皇帝召他入廷問對，他對寧宗説："陛下剛登寶座時，我曾經闡述《卷阿》之義呈獻。皇上聖明，消除了黨論偏見，人才差不多又聚合起來。然而治國以和爲本，處事以平爲宗。希望人臣能够忘己念國，不究既往，圖謀未來。"皇帝贊許并接納了他的話。當初韓侂胄理政時，擔心别人不歸附，一時間諫官小人，製造了"僞學"這個罪名，將海内的知名人士貶竄殆盡。後來韓侂胄也感到後悔，所以葉適奏及，并且舉薦了樓鑰、丘崈、黄度三人，他們都任州職。從此禁網逐漸開解。

任權兵部侍郎，因爲遭父喪而去職。服喪結束後，皇帝召他進京。當時有人勸説侂胄立蓋世之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侂胄認爲有道理，準備發動戰争。葉適這時上奏説："甘於弱小而僥幸偷安的要衰亡，改變弱小而争取强大的會振興。告誡大臣，謀慮事先的籌劃，打算一報積耻，恢復祖先的大業，是想改變弱小而謀求强大。我認爲一定要先察知强弱之勢再來定論，論定以後再修明實政，行施實德，這樣弱小就可以變爲强大，這不是什麽難事。現在要改變弱小以争取强大，驟然興師問罪，這是極爲重大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準備好纔能行動，守衛好纔能開戰。現在有人認爲金已經衰弱，我們姑且先打金，不再憂懼以後的艱難，謀求宣和時所不能爲的事，做紹興時所不敢做的事，這是極爲危險的事情。所謂實政，是説應當先經營好臨淮河漢水各州，各置營壘，堅牢自守。敵兵來了就受阻於堅固的城防，彼此呼應，再談進攻之事。至於四處御前軍隊，嚴格訓練使得他們足以克敵制勝，大小臣下，全面考評使他們足以主事，這都是實政。所謂實德，是説當今的賦税雖然很重可是國家却越發貧困，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甚至有用田租的一半來交納的。要想恢復大業，應該施加恩

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

澤。請求詔令主管部門，審察何種名目的賦税害民最重，何等徵斂的裁減應該先行。減少徵收的數額，確定百姓應納的税額。既已在上修明政事，又對下施行實德。這是能够屢戰不屈，必勝不敗的保證。”

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崈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

葉適任權工部侍郎。侂胄想靠他草擬詔書來震動朝廷内外，改任爲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稱病堅辭兼職。正值詔令諸將四路出師，葉適又告訴侂胄應該先防守長江，侂胄不聽。不久，諸軍都戰敗，侂胄害怕，讓丘崈任江、淮宣撫使，任葉適爲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葉適認爲三國時孫權曾經以江北來守長江，南唐以來開始失守，建炎、紹興時也没來得及推移。於是向朝廷請示，請求指揮江北諸州。

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争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摇，不可復制，惟劫寨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

等到金兵大舉入侵時，有一天，有兩個騎兵舉着旗好像準備渡水，淮河附近的百姓倉皇間争相砍斷船纜，翻船落水的很多，這件事震動了建康。葉適認爲人心一動摇，就不能再控制了，考慮劫寨是南方人所長，於是就招募城中强悍的少年以及軍中願意前往的士兵，一共二百人，讓采石將領徐緯統領赴敵。過了半夜，遇到金兵，他們隱蔽在茅草蘆葦中射箭，金兵應聲倒下；箭射完了，就揮刀前進，金兵都慌張驚懼，不敢前進。天亮時，纔知道我方軍隊的人很少來追趕，這時，我方的人已經在船上了。葉適又命令石跋、定山的人劫掠敵營，帶着俘獲的敵人歸來。金兵解除了和州之圍，退而屯兵瓜步，城中纔安定下來。又派遣石斌賢在宣化渡河，夏侯成等人分道前往，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金兵從滁州逃走。這時四面八方羽書傳報，而葉適治事一如平常，軍中所需都由官府提供，百姓不受擾。淮地百姓要渡江有船，要留居有寺廟，又頒發給錢糧，百姓紛紛歸來。敵退以後，葉適進官寶文閣待制、兼任江、淮制置使，安排屯田事宜，於是他向朝廷提出建立城堡的建議。

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

當初，淮河沿岸的百姓被軍隊驚散，每天都不能自保。葉適於是在墟落周圍幾十里之内，依傍山水的險要之處設堡壘，讓百姓恢復舊業守

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内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别募死士千人，以爲劫寨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勛。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禄大夫，謚文定。

衛，春夏時節分散耕種，秋冬時節入堡防守，一共有四十七處。又度量長江沿岸之地設三大城堡：石跋之堡屏蔽采石，定山之堡屏蔽靖安，瓜步之堡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發生緊急情况可以接應聲援，首尾互相聯通，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兩千家爲單位，教他們練習射箭。無事時戍守，五百人設一將；有警報就增募新兵、抽調諸州禁軍兩千人，加上堡内居民，總共四千五百人，共同戍守。而制司在每年的護秋時節，另外招募敢死之士一千人，作爲劫寨焚糧的力量。曾上奏堡壘的建成有四方面好處，大概是説："敵人在北岸，與我們共擁長江天險，我們有堡壘作爲聲援，敵人就不敢窺視長江，而我方士氣自然高漲，戰艦也可以策應作戰。和、滁、真、六合等城如果有敵人退逃，那麽我們利用堡壘全力幫助襲擊驅逐敵人，或者在敵人前面邀擊，或者尾隨其後，這樣取勝是一定可以實現的。這叫做用力少而收益多。"三堡建成後，流民逐漸回返。而這時侂胄恰好被殺，中丞雷孝友彈劾葉適附會侂胄用兵，於是葉適被削官奪職。從此他爲宫觀官共十三年，官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葉適去世，卒年七十四歲，贈光禄大夫，賜謚文定。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仇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嘆息焉。

葉適胸懷慷慨之志，平時以經國濟民自許。當侂胄想要興起戰事時，因爲葉適常有大仇未報的話而對他加以重視，而葉適自從召還後，每次上疏一定要説應當察明情勢再發兵，而且堅辭草擬詔書。衹是出師時，葉適若能全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那麽侂胄一定不會妄爲，宋金雙方軍民就可以免遭塗炭。議論者不能不爲之嘆息。

戴溪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别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録兼實録院檢討官。正録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從小就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别頭省試第一名，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任太學録兼實録院檢討官。正録兼史職從戴溪開始。升爲博士，他上奏説兩淮應當設農官，就像漢代的稻田使者，追查閑田，勸導田主出錢，客户出力，主客都得利，作爲救農之策。任慶元府通判，還未赴任，改官宗正簿。多次升官爲兵部郎官。

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

開禧時，軍隊在符離潰敗，戴溪於是上奏說沿邊的忠義人、湖南湖北的鹽商都應該進行安排，用以消除後患。正值和議達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軍京口，戴溪任參議軍事。幾個月後，召爲資善堂說書。

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

由禮部郎中經過六次升級而任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讓戴溪爲他講說《中庸》、《大學》，戴溪以講讀不是詹事的職事爲由推辭，害怕侵犯别人的職事。太子說："在講授結束後穿着便裝說書，不是公行的禮節，不必嫌忌。"又命令他類編《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并且都附上解說進上。戴溪後來權工部尚書，任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退休。去世後，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年間，賜謚文端。

溪久於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宫，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戴溪久作宫官，以深微委婉受知於太子，然而他在朝時的建議，往往務求秘密，有人說他缺少骨氣。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十八歲時，他參加禮部考試獲第一名。這時，陳傅良在太學享有文名，幼學就去跟他游學。每月文章上呈給祭酒芮燁及吕祖謙，接連進行選拔，幼學的成績往往在傅良之上，大家都說幼學的文章超過了他的老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置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説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摇，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并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虚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

孝宗聽說後，將要在考策問時把他列於首位。這時正是外戚張説專權，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都暗中依附他。幼學對策，大略是說："陛下雖然天資聰明可是知識不够，志向雖然高遠可是所追求的不够正，治世雖然精勤可是本源没有確立。即位之初，就期望太平盛世朝夕間來到。奈何現今十年，風俗日壞，將要難以扶正；綱紀日亂，將要難以理清；人心日益動摇，將要難以收拾；官吏怠慢，士兵驕縱，財用匱乏，民生貧困，將要難以救正。"又說："陛下以名相不正爲耻，變更近古之制，使二相并立，傳爲美談。然而他們有的是以虚名亂視聽，而以立功自許；有

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元始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説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

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删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

光宗立，以太學録召，改武學博士。逾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宫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宫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

的是以沉默存身，不能主持正道。”是指虞允文、梁克家而言。又説：“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的職權重而丞相職權輕。公孫弘爲相時，衛青主事，公孫弘苟合取悦，宰相無功。宣、元皇帝任用許、史，成帝任用王氏，哀帝任用丁、傅，相沿而成元始之禍。現在陛下讓姨兄弟參掌兵權，這個人一無可取。宰相甘願與他同列，竟然不感到羞耻。按核其罪名，應該在公孫弘之上。”是指張説而言。皇帝看後不高興，虞允文尤其感到憎惡。於是幼學僅得下等，任廣德軍教授。

遭遇父喪，再調潭州。執政向朝廷推薦他，皇帝答應，而且問：“年紀多大啦？爲何名幼學呢？”參知政事施師點舉出《孟子》書中“幼學壯行”的話來答對。皇帝凝思，感慨地説：“現在已是壯年了，可以任事了。”於是任幼學爲敕令所删定官。他首先進言：“大耻還未雪，國土還未恢復，陛下睿智明哲神聖英武，可以有所作爲。而那苟且的議論，萎靡的積習，衹是減弱陛下想要有所作爲的雄心。”孝宗高興地説：“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要讓我以圖恢復帝業。”不久，以母喪去職。

光宗即位後，召爲太學録，幼學改爲武學博士。過了一年，遷入太學，提拔他爲秘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之後又改官校書郎。當時光宗因病不去重華宫，幼學密上奏章説：“陛下從春天以來，廢棄朝臨北宫。過去壽皇玉體欠安，侍從、臺諫之臣叩頭請求前往，陛下拂衣而起，丞相拉住衣襟，群臣隨之號泣。陛下退朝，宫門全部關閉，大臣幾天都不能一睹君顔。望日那天的朝臨，都城中人都翹首以待，一直拖延到中午，使得禁衛嘆恨。市井軍旅之中，一片誹謗之聲；旁鄰的州縣屯所，不時有怪異的消息傳來，變化興起於倉促之間，陛下實際上身受其禍。陛下如果想一想自己的身體髮膚都是壽皇所給與，國家百姓都是壽皇所確立，那麽父王往昔的慈愛有感於心，能不聖智出斷，恢復父子之歡，消除國家的禍患麽？”上疏進呈不回答。

寧宗繼位後，下詔徵求天下直言。幼學又上

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説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税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

奏説："陛下想要施行爲君之道，主要有三點：事親、任賢、寬民，而根本上又以講學最爲重要。過去小人謀害傾軋君子，以綏靖和平之説來排擠他們。所以大臣圖治却以生事自疑，近臣效忠却擔心忤旨而自棄，最終是皇帝拱手安居而群臣皆廢，謀士盈庭却一籌莫展。不是聖學日日更新，求賢若渴，怎麽作天下才士呢！從熙寧、元豐開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從大觀、宣和開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從紹興開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樁大軍錢；以致茶鹽酒榷、税契、頭子之類，積累漸多，比起國初之制肯定多出數十倍，百姓的困迫已到了極限。"

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悦。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

幼學既已論述時政，最終歸結於聖學。皇帝很贊賞，準備進用他。這時正是韓侂胄專事，他指斥正人爲"僞學"，持異論者立刻罷免。幼學於是力求出朝任官，特任提舉福建常平。面辭皇帝時，他説："現在任官的命令直接從中宫發出，大臣的職責就開始變輕了；諫省、經筵無故被罷黜，謀士的心就開始疑惑了。或許是有什麽原因使得陛下被貽誤到這種地步！"侂胄聽了心中不悦。幼學到任後，每天講述救荒之策。這時朱熹居住在建陽，幼學每件事都去向他詢問，於是被御史劉德秀彈劾而罷官，授宫觀官達八年之久。

起知黄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糴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

起用知黄州，改爲提點福建路刑獄，没有赴任。有人勸説韓侂胄招攬海内名士，於是召任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皇帝時，他説道："高宗建炎年間減免婺州和買絹折糴之事，因之曉諭輔臣説：'一天做成一件這樣的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件事。'陛下免除兩浙丁錢，與高宗一樣，然而戰事既開，諸路就遭受轉運兵糧的艱難，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的攪擾，希望陛下愛惜邦國之本。"幼學升官國子司業、宗正少卿，都兼權中書舍人。

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

侂胄被殺以後，他的餘黨仍然堵塞着正路，幼學將他們一一彈劾，貶竄的尤其多，時人認爲

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閤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闥者，幼學一切釐正。

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㒷除知臨安府，㒷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㒷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㒷命乃下。

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户産高下均賣者曰産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

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汹汹，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絶。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

他稱職。升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按舊制，從閤門、宣贊以下，供職十年，纔能任路都監若鈐轄。侂冑破壞成法，過了五六年、七八年就越級授官，有的人已經被授與外職可是仍然任宫職，幼學統統加以改正。

嘉定初年，與樓鑰一同主持貢舉。這時正道學問久被禁錮，士人專攻聲律度數，正學變得支離破碎。幼學開始取用宣明義理的文章，於是士人的風習逐漸得以復正。又兼直學士院，内外制書都作得温雅醇厚而得體，博得許多人的稱贊。任刑部侍郎，又改任吏部，兼職依舊。趙師㒷任知臨安府，辭却。按舊制，應當有不允的詔書。幼學説："師㒷以獻媚權臣而進官，他三次作京兆尹，都聲名狼藉無善政可言，詔書一定要説褒獎的話，我如何能寫呢？"於是中止了任命。幼學改兼侍讀，師㒷的任命纔下達。

幼學任龍圖閣待制、知泉州，改知建康府、福州，進官福建路安撫使。他爲政講求寬大，惟恐傷害百姓。福建下屬各州，一律阻止百姓買鹽，根據家中出産的多少來平均攤賣叫做産鹽，根據交易契和紙錢的多少進行攤派的叫做浮鹽，都在常賦之外，時間久了便成爲定賦。幼學極力請求減免，未獲回應。提舉司讓百姓根據田地的好壞藏用新會子，不服從命令的就没收其資産。幼學説："欺誣百姓而被允許，我能够加以忍耐嗎！衹有一走了之。"於是他説錢幣不統一，無法進行衡量，堅决請求罷任。於是授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召爲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不久兼任太子詹事。

此前，朝廷到金國去送歲幣，正值其國中有難，未能交納，這時突然向邊關發兵索取。朝廷内外一片喧嘩，都説應當趕快給他們。幼學請求廷對，説道："我們去送玉帛的使者還未回來，侵犯之師就忽然來到，而且肆意侮謾，形諸言辭。天怒人怨，我們能不伸張大義來擊敗他們的陰謀嗎！"於是朝中輿論轉而奮勁，皇帝纔下詔與金國斷絶關係。幼學於是請求"加固根本弭止外患，明示意向確定衆人的志向，公開引人才彙合才幹謀略，審慎懷柔以期歸附統一南北"。他

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

的建議得到皇帝稱贊。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個怪夢，夢見有星隕落在房舍的西南角，便去世。卒年六十四歲。

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横闔闢，沛然如决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幼學早年以文章聞名於世，中年時所作文章，更加窮究根本，不是事關教化、不是情性的正途不說。器質凝重，没有人能够窺得邊際，整天正襟危坐，不妄發一言。辨析論說義理，則縱横馳騁，開闔自如，有如江河沛然而下，即使是辯士也比不上。他曾經續寫司馬光的《公卿百官表》，著有《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共有一百多篇，都流傳於世。

楊泰之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川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吴獵諭蜀，泰之貽書曰："使吴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既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年少時立志苦學，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他睡覺不設床榻。慶元元年參加類試，調任瀘川尉，改爲什邡尉，又調任綿州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置幕府。吴獵宣諭蜀地時，泰之給他致信說："假如吴曦叛亂，士大夫不會聽從，那麼他一定不敢；既已叛亂，而士大夫能够與他抗争，他還有所畏懼。叛亂，是吴曦所爲；而叛亂所以得逞，是士大夫所爲。"

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寨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置壎于法，又罥絓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禄稟數千緡予鄉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州。踦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减，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

改任嚴道縣知縣，攝嘉定通判。白厓寨守將王壎招引蠻人侵掠利店，刑獄使臣將王壎訴諸法庭，又牽連其他的人罪當論死。泰之察訪得知夷都實際上靠近利店，夷都蠻人作亂，不需要接引，堅決請求釋放王壎等人，他的建議不被采納，於是罷官而去。宣撫使安丙舉薦他說："蜀中名儒楊虞仲的兒子，在逆臣發動叛亂時，勸說執政的人不要妄動；他的建議得不到采納，於是拂衣罷官。假如他獲得些許權柄，一定會臨危受命。"皇帝召泰之到朝廷參加審議，他以雙親老邁辭却。差知廣安軍，還未赴任，遭父喪。服喪完畢，知富順監。之後離官而去，把幾千緡禄錢發給鄉里，又用幾千緡禄錢建立了義莊。知普州時，因爲安居、安岳二縣受禍慘烈，極力請求安丙全部免除他們的賦税。安丙又向朝廷推舉他，皇帝召他赴朝，他堅決辭却。後來知果州。踦零錢侵害百姓，泰之用一年經費的贏餘爲各縣邑减

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稅，此法上報尚書省，於是成爲規定。百姓歌頌說："前張後楊，對我們恩惠無疆。"張指張義，由他發端，而泰之繼行其後。

理宗即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說，以救蠹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斫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以爲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泰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

理宗即位，泰之急促入朝論對，說道："效法上天推行天道，奮發有爲英明果斷，皇帝總攬威權，不爲私意牽絆，不爲邪說奪志，拯救危弊，刷新治業。本朝的恩德，近來喪亡，所剩無幾，百姓没有恒心，將憑什麽治國？陛下以直言敢諫爲標準求取人才，却因爲直言而得罪，使得天下人以進言爲戒。臣恐怕言路堵塞之後，士氣會更加消沉，衆人都唯唯諾諾，默默無聞，逐漸形成衰世之風，治理國家的人爲什麽要安於這種狀况？"皇帝認爲他的論對很奇異，讓他任工部郎中，後來論説政事的人相繼不絶，都無所避忌，這種情形是由泰之發端的。後來升官軍器少監、大理少卿。

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霅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以别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

紹定元年入朝論對，説道："風雨暴虐，洪水泛濫，這是陰盛陽衰的象徵。可是臺臣却推諉説霅川水災的慘烈，是桀的餘孽造成。"後來他又説："巴陵追降的詔命，把違背群臣看得很重，而輕易地割斷了友愛之情。陛下居於至逸的天位，應當思念天倫有失的深痛。秦侯死於房陵，既已施行了封謚，又録用了他的兒子。現在却説'不應當爲之立後，以遺後患'，爲什麽要向世人展示自己促狹呢？"又説："現在不説，以後一定會有人來評説。與其等到以後來追封，當然不如現在就進行封贈。"這一天，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他寫信告别丞相説："宰相的職責，没有比用人之道更重要的，去掉自私之心，恢宏容人的氣度，審明取捨之途。"到任後，風俗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去世。

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著述有《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共二百九十七卷。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子)寅 宏 寧

范冲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爲虞部員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

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奸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録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録》，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録》，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奸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

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

范冲字元長，考中紹聖年間進士。高宗即位後，召任他爲虞部員外郎，不久出任兩淮轉運副使。

紹興年間，隆祐皇后生日這天，皇帝在宮中設酒宴，從容談論前朝的事情，皇后説："我老了，心裏有話對皇帝説。我有幸侍奉宣仁聖烈皇后，她聰慧賢明聖母儀範，古今無人能比。往昔因爲奸臣誣衊誹謗，於聖德有所玷污，建炎初年雖然已下詔辨明，然而實録還未經刪定，無法傳信後世，告慰皇后在天之靈。"皇帝受到震動，急忙下詔重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録，召任范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的父親范祖禹元祐年間曾經主修《神宗實録》，寫的都是王安石的過錯，以表現神宗的聖明。後來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對祖禹進行詆毁，祖禹遭貶死在嶺南。到這時又任命范冲，皇帝對他説："兩朝的實録，都被奸臣破壞，所以交給你。"范冲於是論説熙寧時期的改革，元祐時期的復古，紹聖以後張弛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他又極力言説王安石變法的錯誤，蔡京貽誤國家的罪責。皇帝贊賞聽納，升他爲起居郎。

不久朝廷開設御前講席，范冲升任兼侍讀。皇帝平日喜好《左氏春秋》，命令范冲與朱震專門給自己講授。范冲鋪陳經文意旨，婉言規勸，皇帝每次都稱好。皇子建國公趙瑗出宮讀書時，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宫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爲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祐之際，數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震可備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命建國公見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

皇帝首先任命范冲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爲資善堂翊善，由朱震兼任贊讀。皇帝下詔說："我爲祖宗邦國考慮，不敢謀私於一身，在家族名册中進行挑選，得到藝祖的七世孫將他在宫中撫養。現在選擇吉日良辰，出宫讀書，應該有端直賢良的士人任輔導官，縱觀朝廷中人，没有比你范冲更合適的了，你的品行才學，足以説明你是現時的中正之士。你的祖父在嘉祐初年倡發議論，你的父親在元祐年間效忠，他們廣求是非之道，還留有典範。資善堂開設後，史館經筵，姑且一仍其舊。我正在尋求多獲見聞，你確實是兼擅這幾種才能，施教童蒙，綽綽有餘。爲我的意願，你應該安心赴任。"這時張浚在長沙，也舉薦范冲、朱震可以備位訓導。范冲、朱震都是名聞一時的德高望重之人，爲天下最佳的人選，皇帝命令建國公見到翊善、贊讀都要揖拜。不久升范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范冲堅决推謝，又改爲翰林侍讀學士，依照他父親的舊例。不久范冲以龍圖閣直學士爲宫觀官。後來去世，卒年七十五歲。

冲之修《神宗實録》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删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録》，别爲一書，名《辨誣録》。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冲撫育之；爲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范冲纂修《神宗實録》時，寫了《考異》一書，明確去取之處，舊有的文字用墨筆書寫，删去的部分用黄筆書寫，新修的内容用朱筆書寫，世人號稱"朱墨史"。等到他纂修《哲宗實録》時，另外寫了一部書，叫做《辨誣録》。范冲性情好義樂施，司馬光的家眷都歸依到他門下，他加以撫育；他爲司馬光類編《記聞》十卷奏上，請求讓司馬光的族曾孫宗召主持司馬光的祭祀。他又曾經舉薦尹焞代行己任。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勛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政和年間進士及第，在州縣做官以廉潔著稱。胡安國一見到他就非常器重，把他推薦給高宗，高宗召任他作司勛員外郎，朱震稱病不赴召。江西制置使趙鼎入朝作參知政事時，皇帝向他詢問當世的人才，趙鼎説："臣所知曉的朱震，學問淵博，清正廉潔，恪守正道，是士人魁首，如果讓他位居講讀，一定會有益於陛下。"皇帝於是召見他。朱震來到朝廷後，皇帝問他《易》、《春秋》的意旨，他都

上説，擢爲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

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涣、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

震經學深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

用自己的所學來答對。皇帝很高興，提拔他任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朱震於是説："荆、襄之間，漢水沿岸，有肥田七百多里，如果挑選良將帶兵鎮守，招募流民，從事農耕，敵人來了進行抵禦，敵人走了從事生産，不超過三年，軍糧就能自給。又在軍中發茶鹽鈔，招募人來購置，這樣就可以讓江西的商船順流而下，讓湘中的糧米匯入此間。見機行事，席捲河南，這是以逸待勞，爲萬全之計。"

升爲秘書少監兼侍經筵，又轉官起居郎。建國公出宫讀書時，皇帝讓朱震作贊讀，并且賜給五品官服。之後他又升爲中書舍人兼翊善。這時郭千里任將作監丞，朱震説："千里侵奪民田，曾經被審訊，希望停止任命。"意見得到采納。又轉官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升翰林學士。這時，虔州有人行盗，皇帝感到擔憂，於是挑選好的太守前往安撫。太守將要赴任時，朱震對皇帝説："如果爲官的人廉潔不擾民，那麽百姓自然會安定，即使誘使他們爲盗，他們也不會去。希望詔令新太守，到任的時候，明令本州及所屬各縣貪財好賄、行爲不軌的官吏，全部罷去，聽由百姓自己選擇慈善仁惠的人，有治績的予以厚奬。"皇上聽從了他的話。舊制，居喪期間不能參加廟祭之禮。這時徽宗的靈位還没有歸祭祖廟，而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請實行明堂祭祀。朱震説："《王制》上説：'居喪時三年之内不舉行祭祀，衹有祭天地和社稷可以在服喪期參加行祭。'《春秋》寫道："夏五月乙酉吉日，祭祀莊公'，《公羊傳》説：'這是譏諷不實行三年之喪。'本朝景德二年，真宗爲明德皇后居喪，一個月之後除掉喪服，第二年就歸祭太廟，與天地合祭於天壇上。當時没有實行三年之喪，專門實行以日易月的制度就行，在今天來實行就不對了。'皇帝詔令侍從、臺諫、禮官共同商議，最終采納了御史趙涣、禮部侍郎陳公輔的意見，在明堂舉行隆重的祭祀。景德七年，朱震因病請求爲宫觀官，很快又知禮部貢舉，之後因病去世。

朱震經學知識深厚，著有《漢上易解》説道："陳摶把《先天圖》傳給种放，种放傳給穆

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説，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脩，穆脩傳給李之才，之才傳給邵雍。种放把《河圖》、《洛書》傳給李溉，李溉傳給許堅，許堅傳給范諤昌，諤昌傳給劉牧。穆脩把《太極圖》傳給周敦頤，敦頤傳給程顥、程頤。這時，張載在二程、邵雍之間講論問學。所以邵雍著有《皇極經世書》，劉牧陳述天地之間五十五這個數字，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張載寫成《太和》、《參兩篇》。臣現在以《易傳》爲宗，融合邵雍、張載的見解，上采漢、魏、吴、晋，下及唐代至今，包容同異，或許道能離而復合。"他的學説以爲王弼盡去舊説，加進莊、老之道，專門崇尚文辭是不對的，所以他對於象數論説很詳細。論述《圖》、《書》的傳授源流，没人知道出自何處。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

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托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後，拜程頤的朋友朱長文及潁川的靳裁之爲師。裁之與他討論經史大義，對他深爲器重。他三次參加禮部考試，紹聖四年考中進士。開始時，廷試考官把他的試策定爲第一，宰相因爲他的文章中没有詆毁元祐時的言論，就把何昌言定在首位，方天若第二，又想把宰相章惇的兒子定爲第三。這時對策大略上都崇尚恢復熙寧、元豐時期的制度，安國闡發《大學》之道，主張逐步恢復三代之制。哲宗命人再讀他的文章，幾次注意傾聽，口中稱善，於是親自將安國升選爲第三。授太學博士，不與權貴交往。

安國提舉湖南學事，這時皇帝下詔舉薦逸民，安國以永州平民王繪、鄧璋應詔。這兩個人因年老而没有赴朝，安國請求給二人任命官職，用以鼓勵治學的人。零陵主簿聲稱二人是黨人范純仁的門客，受流放之人鄒浩的托請。蔡京平時就厭惡安國與自己不和，得到主簿的話非常高興，就命令湖南提刑將安國下獄論處；又移到湖北再次審查，終究没有什麽證據，安國竟然被革職爲民。不久，主簿因爲别的罪而犯法，臺臣糾正以前的事，將安國官復原職。

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内艱，移江東。父没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禄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吴敏、譚世勣合薦，除屯田郎，辭。

政和元年，張商英任宰相，安國任提舉成都學事。二年，遭父喪，於是移往江東。爲父親服喪結束，安國對子弟們說："我過去是爲了奉養雙親而做官，現在就是有萬鍾厚禄又有何用?"於是稱病不仕，在父親的墓旁蓋了房舍，在周圍耕地種糧，以求自給，想要終老於此。宣和末年，李彌大、吴敏、譚世勣協力舉薦他，被授官屯田郎，推辭。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虚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藴，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摇，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

靖康元年，安國任爲太常少卿，推辭；授起居郎，又推辭。朝廷屢次催他上任，來到京城後，因病休假。一天中午，欽宗急速召見他，安國上奏說："賢明的君主把求學作爲急務，而聖道學問又以端正本心爲要。心是萬事萬物的宗主，端正本心能主宰萬物。希望陛下選拔那些明瞭治國平天下根本的名儒，虚心訪談求問，深入汲取獨到的智慧。"又說："治理天下和國家一定要有確定而不可動摇的計謀，計謀確定之後，君臣加以固守，所以矢志成功，治功纔可立。如今陛下坐北朝南，掌理朝事已經半年，可是綱紀還很混亂，風俗越發衰敗，施治方法不當，舉措煩瑣擾民；大臣競相爭官，由此而萌發朋黨之患；百官窺探，奸詐逐漸興起；用人失當，名器越發輕賤；令出數改，使士人和百姓不再相信。如果不清掃陳迹，順勢改弦更張，恐怕大勢一去，就不可以再行匡正。請求詢訪大臣，讓他們拿出各自的打算，提出一項謀劃進上。先拿給臺諫看，讓他們就事進行疏通和駁議。如果大臣的意見於理有失，就參考利用臺諫的意見；如果疏通駁議不當，就信守大臣的策略。再在朝中集中商議，由陛下作出決斷，定爲國論，按照次序施行。如果有誰敢加以動摇，就堅決予以懲罰，不加寬赦。這樣或許新政纔有常道可循，可以祈盼中興大業。"欽宗說："你且留在翰林等待，我已命人召你進行考試了。"談話没有結束，太陽開始偏西，暑熱異常，汗水浸濕了皇帝的衣裳，安國纔告退。

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己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績效未

當時門下侍郎耿南仲攀附權貴，凡是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就指斥其爲朋黨。他見到安國的論奏，不高興地說："中興盛况如此，却說未見

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强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成效，這是誹謗聖德。”於是就對皇帝説安國企圖爲侍講，不應該召來考試。欽宗不同意。安國屢次辭職，南仲又説安國有異心，欽宗問其罪狀，南仲説：“過去他不侍奉上皇，現在他又不侍奉陛下。”欽宗説：“他是因病辭職，不是有向背之心。”每次臣下登堂論對時，欽宗就問是否知道胡安國，中丞許翰説：“自從蔡京主政後，士大夫們無不受到他的籠絡，像安國那樣超然獨立不與其同流合污的人實在少見。”欽宗聽後嘆息，就派中書舍人晁説之宣旨，讓安國接受任命，而且説：“將來有一天你再求去，就不强留你了。”參加完考試後，安國任中書舍人，賜給三品官服。南仲指使臺諫論列安國受命不恭，應該加以貶官削職。奏疏上呈後没有結果，安國於是就任新職。

南仲既傾宰相吴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之視大臣升黜爲去就，懷奸徇私，并黜之。安國言：“二人爲去就，必有陳論；懷奸徇私，必有實迹。乞降付本省，載諸詞命。”不報。

南仲既已誣陷宰相吴敏、樞密使李綱，又説許景衡、晁説之視大臣的升降而進退，懷藏奸心，徇私情，都將其罷免。安國上奏説：“二人進退有時，一定有所陳言；懷藏奸心徇私情，一定留有實迹。請求降令本省，將其記録在案。”不獲回應。

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葉夢得知應天府，因爲被蔡京所用而獲罪，落職爲宫觀官。安國上奏説：“蔡京已經正罪，子孫被編管，家財被没收，已經没有蔡氏了。過去被蔡京所援用的人，現在都在朝廷之上，如果再把他們作爲蔡京的黨羽，人才被棄置的就會很多，黨論什麽時候纔能消除！”於是朝廷派夢得到小州做官。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安國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决，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据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將全國分爲四道，設四個都總管，讓他們各掌一方，以捍衛王室、抵禦强敵。安國上奏説：“朝廷内外，勢力正好平衡就會安定，偏重於一方就會有危險。現在各州的權勢太輕，按理應該進行變通。一旦將二十三路的廣大地域，分爲四道，使之得以專門决定事情，專門使用財物，得以任命官吏，賞罰士兵，那麽其權勢恐怕就過重了；萬一他們與朝廷抗衡，飛揚跋扈，那將怎麽對待呢？請求根據現今的二十三路帥府，選擇大臣，付以都總管的職權，讓他們專門治理軍隊。如果發生緊急情況，他們就各

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

自率領屬將接應和援助，就會一舉兩得。”不久朝廷讓趙野總領北道，安國説魏都地勢重要，趙野一定不能勝任。當年冬，金兵大舉入侵，趙野逃跑，被衆盜殺死，西道的王襄擁兵自守不管北道的事情，就像安國所説的那樣。

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玨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爲綱游説，玨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李綱罷任，中書舍人劉玨起草詔令，説李綱勇於報國，幾次遭敗。吏部侍郎馮澥説劉玨在爲李綱游説，劉玨因此被貶。安國封還了草詔，認爲“侍從雖然應當進言，可是彈劾官吏一定要是御史。現在臺諫并没有緘默不言之罪，而馮澥越職行事，這個規定若被打破，我恐怕在朝廷的人都根據自己的好惡來進行脅迫傾軋和陷害，這不是使朝廷保持安定的辦法”。南仲聽後大怒，何㮚跟着對安國加以排擠，皇帝下詔讓安國任州職。何㮚認爲安國平時爲足疾所苦，而海門地勢低窪潮濕，於是任安國爲右文殿修撰、知通州。

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

安國在中書省任官的一個月時間，多請假在家，當他出來行職時一定會有所論説。有人説：“那些小事，爲什麽不姑且拋開呢?”安國説：“大事没有不是起源於細微小事的，現在認爲小事不必説，等到發生了大事又不敢説，就没有可説的了。”

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

安國離開以後，過了十天，金兵臨都城。他的兒子胡寅任郎官還在城中，門客爲此感到擔憂，安國憂懼不安地説：“皇上身在重圍之中，號令無法下達，士大夫抱恨效忠無路，又怎敢念及自己的兒子!”敵人的圍困越發急迫，欽宗急忙召見安國和許景衡，但是詔令始終没有傳到。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遍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托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吴、越，引疾還。

高宗即位後，以給事中的官職召安國，安國上奏説：“過去我因爲駁回奏章，已經把權貴都得罪了，現在陛下準備立中興大業，可是政事的寬嚴，人才的升降，還不很適宜，我如果按照職守一一執行，一定會妄自行事，觸犯法典。”黄潛善暗中鼓動給事中康執權論責安國托病，安國被罷免。三年，樞密使張浚舉薦安國可以重用，安國再次任給事中。皇帝賜信給他的兒子起居郎胡寅，讓他以皇帝的名義催促安國赴任。安國赴任經過池州時，聽到皇帝去吴、越的消息，就稱病返回。

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尚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仇敵，迎復兩宮。"論《正心》謂："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强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强於爲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

紹興元年，安國任中書舍人兼侍講，皇帝派使臣急召，安國先將《時政論》二十一篇獻上。他的奏疏到皇帝那裏，又被授給事中。二年七月，安國入朝論對，高宗說："我久聞你的大名，渴望與你相見，爲何你幾次下詔都不前來?"安國謝罪，請求將自己獻上的二十一篇論說付諸施行。他論說的綱目爲：《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定計》上大略說："陛下登基已有六年，論建都，没有定守不移之地；論討伐賊兵，没有一定戰勝不加變更的戰術；論立政，没有令出不改的政令；論任官，没有必信無疑的大臣。現在再不進行圖謀，後悔怎麼來得及!"《建都》中說："應該定都建康以與關中、河內相倚，以此作爲復興的基礎。"《設險》中說："若要固守上游，一定要保住漢水、沔水；若要固守下游，一定要保住淮水、泗水；若要固守中游，一定要以重兵鎮守安陸。"《尚志》中說："應當矢志恢復中原，敬奉先帝陵廟；矢志掃平仇敵，迎接兩宮返回。"《正心》中說："平定禍亂，雖然軍事很重要，可是裁決軍事，一定要本於寸心。希望挑選正直大臣中見識廣、有志向謀慮、敢於直言的人，放在自己身邊，每天與他們討論，以安定本心。"《養氣》中說："用兵的勝負，軍隊的强弱，將帥的勇怯，都在於君王養氣的曲直。希望陛下努力爲善，日新其德，使得爲諸夏、夷狄信服，没有什麼值得非議，那麼至剛之氣就會充塞其間，做到君王一怒而安天下。"安國曾說："雖諸葛亮復生，爲當今之事謀劃，也不能更改此道。"

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

過了十天，高宗又召見了安國，安國以疾病爲由懇請離去。高宗說："我聽說你對《春秋》很有研究，正打算進行講說。"於是把《左氏傳》交給安國讓他來句讀和正音。安國奏言："《春秋》是經世大典，實施到事務中去，不是空談所能相比的。現在正尋求救其艱難之道，《左氏》繁雜瑣碎，不應該虛擲光陰，沉溺於玩味文采，

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

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録黄不下，左相吕頤浩特命檢正黄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

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闈，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吴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

不如潛心研究經典。"高宗説好。不久，任安國兼任侍讀，專門講授《春秋》。當時講官有四個人，他們請求分别專講一經。高宗説："别的人對經典的精通，比不上胡安國。"没有應允。

這時朝廷正準備任命原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上奏説："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朝中，他們緘默不言，專事附會，導致南渡；尊奉任用張邦昌與金國結交，滅棄三綱，令天下人憤慨；等到他位居宰相時，苗、劉作亂，而他却貪生怕死，苟容求活，讓君王蒙受污辱。現在强敵入侵，對叛臣却不加避忌，用人的得失，關係到國家的安危，我十分害怕勝非會貽誤大計。"勝非改任侍讀，安國壓下録黄不發，左相吕頤浩特别命令檢正黄龜年書行。安國説："'有官位的人，不能行其職守就去官'。我現在是待罪之人，於事無補，既已失掉職守，顯然應當去官。况且勝非是我所論難的人，現在朝廷却説他在苗、劉作亂之時，能够保護聖上。過去公羊氏説祭仲廢置君王是行權宜之計，先儒堅决詆斥他的説法。權宜廢置不是用來施加君王的，《春秋》大法，尤其謹慎此事。建炎年間的失節之人，現在既已特釋而不加問罪，又加以提拔，此舉形成習俗之後，對君主不利。我因爲研習《春秋》而入侍君主，却與勝非同爲朝臣，這有違於經訓。"於是他在家，不再出來。

當初，頤浩都督江上還朝後，打算消除異己，還没有想好計策，有人獻計説將異己説成是朋黨，又説："在宫中的朋黨首領，應當首先除掉。"頤浩非常高興，就拉來勝非相助，降旨説："胡安國屢次召見都拖延不到，現在纔開始到朝，却又幾次陳請。先是説勝非不可以任同都督之職，等到改命勝非任職經筵，又説不可，這難道不是因爲時世艱難不肯鞠躬盡瘁，而想以獲微罪而求去，他爲自己考慮得倒是很好，對國事大計又作何考慮呢?"於是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當天晚上，彗星在東南天空出現，右相秦檜三上奏章請求將安國留任，不獲回答，於是他自解相印而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力陳説勝非不可任用，安國不應當去。右司諫吴表臣也説安國抱病

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蹟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

面見君主，想要施行他的學問，現在無故將他責退，恐怕不足以明示天下之人。不獲回答。頤浩隨即罷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以及江躋等二十多人，説是爲了應合上天除舊布新的氣象，臺省爲之一空。勝非於是作了宰相，安國最後罷歸。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

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説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五年，安國授徽猷閣待制、知永州，推辭。皇帝下詔因爲安國是經筵舊臣，重加撫慰，特别聽從他的請求，改爲提舉江州太平觀，讓他纂修所著的《春秋傳》。

此書寫成後，高宗説它深入領會到聖人的意旨，任命安國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還未赴任，諫官陳公輔上疏詆毁相信程頤之學的人，安國上奏説："孔、孟之道失傳已經很久了，自從程頤兄弟首先將其闡明後，人們纔知道可以通過學習而達到。現在假如讓學者師從孔、孟，却禁止向程頤問學，這是入室而不得其門。本朝自從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弟程頤，關中有張載，他們都以道德高尚而聞名於世，爲公卿大夫所仰慕而師法推崇。由於王安石、蔡京等人千方百計排擠，他們的道學不得施行。希望命令禮官商討以前之事，給他們封爵，將他們録入祀典，與荀、楊、韓氏相比肩，并且詔令館閣搜集他們遺留的書籍，加以校正，頒行天下，使邪説不得蔓延。"奏章上呈以後，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迎合宰相的旨意，輪流奏説安國爲學偏頗。讓安國知永州，推辭，再度提舉太平觀，升任寶文閣直學士。不久去世，卒年六十五歲。皇帝下詔贈四官，又詔賜財物助喪，賜給他家十頃田以撫恤遺孤，賜謚文定，這不是一般的贈賜。

安國强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

安國奮力治學又身體力行，以聖人爲榜樣，立志匡濟時難。看到中原淪喪後，黎民横遭塗炭，常常感到切膚之痛。雖然幾次獲罪離任，但他的愛君憂國之心却隨着離朝而加深，每當皇帝有命時，他棄家事於不顧。然而他風度凝重意遠，蕭然脱俗，看天下萬物没有一事可以羈絆他的心。從考中進士到謝任，居官四十年，實際上任職的時間不滿六年。

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震被召後，來向安國詢問該如何辦，安國説："子發學《易》已經二十年了，這件事應當早就定下了。人世間祇有講學論政，不能不探討研究，至於處世的大略，去就言或不言之間，就好比飲食一樣，其飢飽寒温，一定要自己斟酌，不能够由他人來决定，這也不是别人能够决定得了的。我平生的進退都由自己决斷，浮世的名利就好比過眼的飛蠓，何足挂齒！"所以南渡以後，儒士進退符合道義的，要推尊安國、尹焞。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對其他人没有加以稱許的，後來見到安國，感嘆着説："我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的，也就祇有二程先生罷了，没想到還有這個人。"

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安國所與交游的人中，游酢、謝良佐、楊時都是程門高足。良佐曾經對人説："胡康侯就像嚴冬大雪之後，百草都枯萎而死，祇有松柏昂首挺立，卓然獨秀。"安國出使湖北時，楊時正是府教授，良佐爲應城縣令，安國向他們質疑訪道，二人對安國以禮相待非常恭敬，每次謁見後離去時，一定要持笏正立，目送他。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王安石在學官中廢除《春秋》後，安國説道："這是先聖親手改定的書，現在却要讓君主不能聽講説，士人不能相傳習，搞亂人倫滅棄天理，將華夏變成四夷，由此開始。"所以他潛心研究《春秋》二十多年，認爲天下事盡在其中。他常感嘆説："這是以心相傳的經典。"

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安國年少時曾想以文章稱名當世，自從學道以後，便不再着意於此。著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有三個兒子，胡寅、胡宏、胡寧。

胡寅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

胡寅字明仲，是胡安國弟弟的兒子。胡寅將要出生時，安國弟媳因爲已連生幾個男孩想不要這個孩子，恰好安國的妻子夢見一條大魚在水盆中躍動，於是急忙趕往弟弟家將胡寅抱過來作自己的兒子。胡寅小時候暴戾狡詐難以管束，父親把他關在一間空房子裏，房上堆有雜木，胡寅全部雕刻成人的形狀。胡安國説："應當轉移他的

和進士甲科。

注意力。"於是在房間中放了幾千卷書，一年多的時間，胡寅就全部背誦了下來，不差一卷。又到學校游學，宣和年間考中進士甲科。

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㮚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

靖康初年，因爲御史中丞何㮚的舉薦，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楊時擔任祭酒，胡寅受學於他。不久改官司門員外郎。金兵攻陷京城後，商議立異姓爲王，胡寅和張浚、趙鼎一起逃往太學，不簽書議狀。張邦昌建立僞朝後，胡寅棄官歸家，言官彈劾他擅自離任，被降一官。

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

建炎三年，高宗到金陵，樞密使張浚舉薦胡寅爲駕部郎官，不久擢升爲起居郎。金兵南侵，皇帝下詔群臣商議移駐之所，胡寅上書説：

> 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横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

> 昨日陛下派親王、令弟出師河北，二聖既已北徙，就應當集合義兵，向北去迎歸二聖；可是陛下却急於領受擁戴，急忙登上皇位，然後殺戮正直的大臣，以堵塞言路。南巡淮海，苟且偷安，敵人已侵入關陝，却怠慢不加捍衛。盜賊横行，没人敢加以阻攔，無辜百姓，慘遭屠戮的有百萬之多。然而陛下却忙於製造器物、熱衷於祭祀，自稱爲中興。金兵乘虛而入，直搗皇室所在，陛下又匹馬南渡，致使淮甸喋血。等到返回到寶位，移駐建康後，不作長遠打算，一味畏縮逃避。這都是有失人心。

> 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黄潛善與汪伯彦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陷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孚，號令不

> 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够光復舊業，無不憤怒耻恨，如果不能報仇雪恨的話，終究不肯苟且罷休。繼衰微之世承缺絶之業，却固陋求榮，苟且偷安，這樣能長久無禍的，還没有過。黄潛善與汪伯彦現在在用乳母護持赤子的辦法對待陛下，他們説："上皇之子有三十人，現今衹剩下陛下一人，不能不自相珍重。"他們竟然不想想宗廟已被荒草淹没，先帝陵墓已受挖掘之擾，堂堂中華却有胡馬出入，潛善、伯彦貽誤陛下、淪陷陵廟、縮減國土、塗炭生靈，豈可無罪！陛下在繼位之初，没有謀求迎還二聖之策；繼而因循舊制遠狩他方，又不謀求守衛中原之策。以至於現今德義不信，號令不行，刑罰不具，賞賜不勸。如果再不改弦更張挽救危

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爲自全之計。

局，陛下將會永遠負孝悌之過失，有父兄之罪責，人心一失，皇位難保，即使想羈栖山海，恐怕也不是自全之計。

願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决意講武，戎衣臨陣；按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吴、越，豈可同年而語哉！

希望下詔説："朕承繼大統，是出於臣庶的進言，而我却不辨其非；到東南去，是出於僥幸之心，而我却没有考慮禍患。金逆天而行，變亂倫常，我與他們不共戴天，志在報仇雪耻。父兄漂泊異邦，陵廟荒廢殘破，罪責在我，我無法逃脱。"以此來號召天下，聳動人心，决意用武，親自戎衣臨陣；巡行淮、襄，收集當地英豪，與之盟誓，誓欲北伐。這樣天下的忠義武勇之士，定會雲集響應。陛下將爲所欲爲，有何不能如願以償？這與退保吴、越之間，豈可同日而語！

自古中國强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强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絶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决無可成之理。

自古以來，中原之國即如漢武帝、唐太宗那樣的强盛，得志四夷後，也一定要吞并消滅，極盡兵力方肯罷休。中原之國是禮義的發源地，恃强凌弱還是這樣。現在陛下竟然用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來寄望於凶頑的粘罕，豈有這種道理！今日若謀求中興之策，没有比罷黜和議更重要的了，把交給金的錢物，作爲養兵的資財。不然的話，就會偏處東南一隅，萬事不會强盛。交納錢物，有誰比京室更富？交納人質，有誰比二聖更尊貴？反復考慮，所謂求和，决無可成之理。

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虚文。治兵擇將，誓殲大憝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虚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虚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顔泛受，内惡切直者，虚文也。擢智勇忠直

大亂之後，風俗敗壞，想要加以改變，必須求實效，去掉虚浮。治兵擇將，誓要治大亂，是行孝悌的實政；遣使求和，寄僥幸於萬一，是虚浮。屈己求賢，聽信衆人之策，是求賢的實政；外表顯示有禮貌，却不用别人的意見，是虚浮。不衹是表面聽從，一定從内心加以改正，如果有利於國家，當天就加以施行，這是納諫的實政；和顔悦色泛泛接受，但内心却厭惡懇切直率之言，這是虚浮。提拔智勇兼備忠義正直的人，恩威

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奸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爲今日虛文。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

并施，以誠信相約，是任用將領的實政；親近厚待平庸鼠輩，不立威嚴，是虛浮。淘汰疲弱之兵，選擇壯勇之士，供給他們足够的衣食，明確其等級，改變他們驕悍的積習，這是治軍的實政；士兵演練兒戲，紀律廢弛，這是虛浮。挑選好太守、刺史，讓他們長久做官，痛革奸惡貪贓，廣行寬平撫恤，是愛民的實政；軍需之資，取徵於民，減租赦令，衹是欺騙，是虛浮。如果要保衛宗廟、陵寢、土地、百姓，將此六種實政加以施行，就是中興的實政。陵廟荒廢，國土日減，士人百姓，横遭屠戮，這六種虛文行於其間，那就是今日的虛浮。陛下頂戴黄色車蓋，設帷幕之宫，天亮車輦出房，雉扇金爐在兩陛夾侍，兵衛儀仗儼然分列，負責引導的官員引領百官入奉起居，陛下以此度日。而粘罕却晝夜秣馬礪兵，跨河越岱，像閃電一樣横掃中原，進而想要吞并江湖，踐履衡霍。而我們正抱着空虛之器，心中茫然不知所以。

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時，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有被進用，然而罪迹昭著時就予以斥退；君子也偶爾被罷黜，然而當忠義顯現時就加以録用。所以那些成就當世之功、貽輔後人之業的，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就不同了，他廢黜君子，使他們一去不還；崇信小人，一任用就不加改易。所以那些敗壞當世朝政、遺害後世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用的君子，已經時隔久遠，日漸消亡了。而安石所招的小人，却方興未艾。導致誤國破家，極爲慘烈，以致二聖受辱，羿、莽擅朝，殉節死難的不過是一兩人。這浮華輕薄的危害，是聖明的君主所應當畏懼而深戒的。

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爲子弟，欲北向而有爲，將見舉四海爲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

古人稱中興時説："撥轉亂世，使其返回正道。"當今天下混亂已是非常之甚，亂世返歸正道而實現中興，在於陛下；就此衰微不振，也在於陛下。過去宗澤衹是一個老從官，還能够推明誠心感動群盜，北聯懷、衛，同迎二聖，按約期秘密響應的，至少有數十萬人。何况陛下身爲子弟，想要對金有所作爲，那將會令天下人爲陛下所用，以十年爲期，定能掃除妖孽，遠迎父兄，稱爲大宋中興之世。這與今天的恐懼逃匿，蹈危負耻相比，豈不有着天壤之别！

疏入，宰相吕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

奏疏上呈以後，宰相吕頤浩厭惡其太直率切實，授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

二年五月，詔内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强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盗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

二年五月，皇帝下詔朝廷内外官員呈上减省費用、充裕國家、增强兵力、與民休息的策略，胡寅以十件事來應詔，即修明政事，警備邊防、治理軍隊、舉用人才、鏟除盗賊、公正賞罰、清理財用、核察名實、屏棄諛佞、去掉奸慝。奏疏上呈後不見回應。不久知永州。

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

紹興四年十二月，又召任爲起居郎，升爲中書舍人，賜與三品官服。這時朝廷正議論派使者進入雲中一事，胡寅上疏説：

女真驚動陵寢，殘毁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仇也。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

女真占領陵寢，毁壞宗廟，劫掠二聖，是我國的大敵。過去，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延歲月，到今天已經九年了，效果如何？希望陛下洞察邪惡之言，逐漸圖謀恢復大業，那麼忠臣義士就會聞風而起，各自效忠。現在無故蹈襲庸臣舊轍，忘記了復仇之事，陳説自辱之辭，我認爲陛下不應該這樣。

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

如果説如不稍有屈服，那麼二聖將怎麼辦呢？自從丁未到甲寅，我們以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派遣使者，不知已經有多少人了，而知道二聖所在的是誰呢？聽到二聖聲音的是誰呢？得知女真的要領而能平息兵戰的是誰呢？我衹看到從丙午以後，通和的使者歸來還未得到喘息，黄河、長淮、大江就相繼失守。女真知道中原之國所看重的是二

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不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

聖，所懼怕的是劫掠人質，所畏懼的是用兵，而中原之國坐受這種釣餌，經久而不悟。天下的人都說從此一定會改弦更張，爲什麽又定出這種錯誤的計策呢？

當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仇。用復仇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苟爲不然，彼或願與陛下歃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仇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

當今之事，没有比對金的仇恨更大的。要報此仇，一定要消滅這個敵人。采用復仇的謀議，不用講和之策，讓天下人都知道女真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人人都有誓死而戰的决心，然後可以報二聖的仇怨，陛下的人子之職纔可以興。如若不然，他們也許願意與陛下歃盟於泗水之上，不知陛下將怎麽對待？希望陛下以世仇無通使之誼爲念，取消出使的命令。

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

高宗贊許地接納了他的意見，説“胡寅論説出使之事，詞意切實，深合獻納論思之義”。召見他到都堂宣旨，又下詔對他加以獎諭。

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

不久右僕射張浚從江上返回，奏説遣使衹是兵家的機謀權變，竟然背棄了前旨。胡寅又上疏説：“今日的大計，衹應當宣明復仇之義，任用賢士，修明德業，休整士兵，訓練百姓，謀求向金進兵。如果還不行，就按兵堅守等待時機。如果三心二意，没有定見，一定不能成事。”胡寅與張浚既然政見不一，於是請求到一便利的州去爲官以奉養雙親。

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悦、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

起初，胡寅上奏説：“近來起草的詔令多出於詞臣一己之好惡，使得主上命德討罪的言詞，難免有玩弄他人喪失德業的失誤，請求下令詞臣以飾情取悦、含怒相非爲戒。”所以胡寅所撰的詔令多是誥誡之類，由此很多人都嫉妒他。朝廷辨明宣仁聖烈的屈誣，行詞遣出章惇、蔡卞，都是由宰相面授皇帝旨意，讓胡寅來撰寫進上。任爲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推辭。改任集英殿修撰，又以待制改知嚴州，而後改知永州。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仇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去世的消息傳來，朝廷依舊制以日算月服喪，胡寅上疏説：“禮制規定：仇若不報，喪服不除。希望陛下下詔，服喪三年，身着黑衣臨陣，以感化天下。”不久胡寅爲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遭父喪，服喪結

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

束後，正是秦檜當政，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不久請求退休，於是回到衡州。

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秦檜既已忌恨胡寅，所以雖然已告老還鄉，秦檜仍懷恨在心，因致李光的信有譏訕朝政之嫌而獲罪落職。右正言章复彈劾他不爲生母服喪爲不孝，諫止通使修好爲不忠，責降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秦檜死後，詔令他自便，不久復官。紹興二十一年，胡寅去世，卒年五十九歲。

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胡寅氣節豪邁，他考中進士後，中書侍郎張邦昌想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他没有答應。起初，安國很器重秦檜的大節，等到秦檜專擅朝政後，胡寅便與他斷絶了往來。謫官新州的任命傳來後，當天就上路。在貶所寫成的《讀史管見》幾十萬字，以及《論語詳説》都流行於世。著文歸本於義理，著有《斐然集》三十卷。

胡宏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

胡宏字仁仲，幼年時師事楊時、侯仲良，最後得以接傳他父親之學。在衡山脚下悠游二十餘年，專心神明，不捨晝夜。張栻師事他。

紹興間上書，其略曰：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争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静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

紹興年間曾上書給皇帝，大略是説：

治理天下的根本，那就是仁。什麽叫仁？仁指的是心。心意茫茫，没有人知道其去向，如何知道其體呢？如果有所不察就不能知道。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即使有辨知明察的良心，也會不知不覺地逐漸消亡而自己不知，這是我的大憂慮。敵國占據着有利地形，逆臣在中原僭位，他們揚鞭驅馬，想要争奪天下。我不害怕這些，却以良心爲大的憂慮，是因爲良心它充溢於一身，與天地相通，是主宰萬事，統攝百姓的根本。要明察天理没有比屏棄人欲更重要的，要存養良心没有比立定志向更重要的。陛下也有不必擔心朝政，没有諛臣近前，没有嬪妃佳麗環繞左右的時候。陛下試着在這個時候沉思静慮，當今之世，就陛下一人之身，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哪一件事情最急迫？一定會有心感歉然，惻然心痛，起坐彷徨不能安心，那

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

麼良心就可以察見，我的話就可以相信了。

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悦。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宫，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仇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宫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疏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仇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

過去舜由匹夫而成天子，瞽叟由匹夫而成爲天子的父親，接受天下人的供養，難道不比窮困時好麼？而瞽叟還是不高興。從常情來看，舜可以免除憂慮了，可是舜却愁眉不展另有隱憂，天下之大却沒有能解除他的憂慮的。徽宗皇帝享受天下人的奉養幾乎達三十年。欽宗皇帝生在深宫，享有皇權，以至成了皇帝。他們在一個早晨突然被仇敵劫掠，遠走荒凉之地，穿衣失去了司服的定制，飲食失去了膳夫的定味，居處失去了宫殿的安逸、嬪妃的承歡，行動沒有威儀，備嘗辛苦。他們期盼陛下對敵發兵，日夜盼望，就如同飢渴之人期盼飲食。希望得以生還，父子兄弟執手相泣，歡若平生。他們翹首東望，已有九年之久。以疏遠卑賤之人，每念及此還感到痛心，食不下咽，不免要投筷而起，想要有所作爲，更何况陛下身當其任呢？可是那些朝中大臣，不能頌揚天心，來擴大陛下仁孝之志；反而要以天子之尊，向仇敵北面稱臣。陛下自忖，以此侍親，比舜怎樣？

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宫，亦何誤耶！

而且群臣智謀短淺，自料不足以擔當大事，所以想要偷安於江左，貪求寵榮，都是爲自身謀劃。陛下就此相信了他們，以爲一定要如此纔可以進軍中原，拜祭陵廟，要回二帝，這是多麼錯誤呀！

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仇，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

萬世不滅的耻辱，爲人臣爲人子必報的仇恨，這是子孫後代所以要卧薪嘗膽、枕戈以待，誓與仇敵不共戴天的原因；而陛下却顧慮畏懼，將仇恨忘掉而不敢與之爲敵。叛逆僭位的臣下，有的明目張膽地進行背叛，有的協助亂賊爲其羽翼，有的首鼠兩端想要以中立自求免難，而陛下顧慮畏懼，對他們加以寬赦不敢進行征討。如果此道堅持不

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訴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變，那麽祖宗的英靈，就會永久暴露，無法復存；父兄二人，就會永久遭受困辱，不再有歸還的希望；中原的士人百姓，就會一生遭受塗炭，無處傾訴。陛下也曾想到過麽？

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説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横，盜賊内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没，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吴，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

王安石輕易用自己的設想，紛紛變更法令，棄誠懷詐，興利忘義，崇尚事功而背離大道，人人都知道安石廢棄祖宗法令，不知道他是連祖宗之道一起廢棄。邪説既已昌行，正論便被屏棄，所以奸邪阿諛之人膽敢以紹述爲名而逞其私志，下誣衊君父，上欺誣祖宗，誹謗宣仁，廢徙隆祐。使得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時滋生災疫，三綱廢毁，神化之道行將泯滅。於是敵國在外横行，盜賊在内争鬥，軍隊受創潰敗，中原淪陷，二聖遠栖於沙漠，皇駕偏寓於東吴。萬民喧囂，不知道以後在哪裏，禍患極爲慘烈。

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

如果還是因循舊制，懼怕變更，滅棄三綱之本性，遮蔽神化之良能，在上的用利益勢位來誘使臣下，在下的用智謀心術來求奉主上，那麽是非將由此不公，名實將由此不符，賞罰將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倫綱紀由此崩壞，天下萬事就會倒行逆施，人欲横行，天理盡滅。將與前朝有何不同，謀求解除禍亂而達升平呢？

末言：

最後説：

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奸邪得而殺之，於誰責

陛下即位以來，中正之士邪惡之人，輪番進退，没有堅定不移的忠誠。而陳東因爲直諫而死在前，馬伸因爲忠言而死在後，却没聽説誅殺一個奸邪之人，罷黜過一個諛妄之人，爲什麽摧殘中正之士這樣用力，而去除奸邪却這般困難？這些雖然都是當時輔相的罪過，然而中正之士是陛下的心腹耳目，怎麽以天子的威嚴，握有億兆之民的權力，竟然不能保全幾個作爲心腹耳目的大臣來輔助，而讓那奸邪之人得以將其殺戮，這又要

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

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

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强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

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下人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睹忘仇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

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

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怪罪誰呢？我暗自痛心，傷嘆陛下的威權已失。

高閌爲國子司業，請求皇帝巡幸太學，胡宏見到了他的請表，就寫信責斥説：

太學，是昭明人倫的所在。過去楚懷王一去不返，楚國人都感到哀憐，如同喪失了親戚一般。是怨憤秦國用强力欺詐他們的君主，使他不能善終，其慘痛比兵刃相加還甚。太上皇帝爲强敵所劫持，生往死歸，這是臣子刻骨銘心的仇恨，應該卧薪嘗膽，必報此仇。可是權臣竟敢欺天罔人，把大仇當作大恩麽？

過去宋公被楚人捉住，楚王釋放了他，孔子改定《春秋》時就説："諸侯在薄盟誓，釋放了宋公。"不允許楚人制命於中原之國。太母是天下國母，而她的釋放與否却操縱在金人手裏，這是中華的大耻辱，是臣子所不忍心言及的。可是權臣竟敢欺天罔人，把大辱當成大恩麽？

晉朝廢置太后，董養到太學游歷，登上正堂感嘆道："天人之理既已泯滅，大亂將要發生。"於是遠離而去。現在閣下目睹忘記仇恨滅棄天理，北向稱臣以求苟安之事，還安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已不能建立宏論，昭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却又阿諛權臣，迎合其旨意，請求興作太平之典，爲之制詞云云，欺天罔人，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

胡宏當初以恩蔭補官右承務郎，不赴任。秦檜當政時，致信其兄胡寅，問他的兩個弟弟爲何不與自己通信，想要任用他們。胡寧的信衹是叙述和好而已。胡宏的信却措辭非常嚴厲，有人問他爲什麽要這樣，他説："我正是怕召見，所以纔顯示給他不可召見的原因。"秦檜死後，胡宏受召，還是稱病推辭，最後卒於家中。

他的著作叫《知言》。張栻説其言語簡約，語義精到，是道學的樞紐、治政的借鑒。著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胡寧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

胡寧字和仲，以恩蔭補官。秦檜當政時，召試館職，授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胡寧説："秦熺近來任官，外面議論如何?"胡寧説："外面的議論説相公一定不像蔡京那樣行事。"升官太常丞、祠部郎官。

初，以寧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當初，胡寧以父兄的緣故而被召用，等到胡寅與秦檜違忤，便出胡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知澧州，没有赴任。其後主管台州崇道觀，去世。

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安國爲《春秋》作傳時，修纂檢核的工作都是胡寧來作的。胡寧又著有《春秋通旨》，作爲豐富補充。

宋史卷四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儒林(六)

陳亮　鄭樵 林霆(附)　李道傳

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他生下來就目有光芒，爲人才氣超群，喜歡談論軍事，談笑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他曾經考察古人用兵成敗的經驗教訓，寫成《酌古論》，太守周葵得到了，就與他進行辯論，他認爲陳亮是個奇才，說道："這是將來的國士。"把他延請爲上客。等到周葵執掌政事後，朝中官吏每次言事，他一定指派此人去拜謁陳亮，因而陳亮得以結交當代豪傑，傾聽他們的談論。隨後周葵又授給他《中庸》、《大學》，說："讀這兩種書可以使你精通性命之說。"於是陳亮接受并潛心研讀。

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隆興初年，與金人議和，天下人都感到欣喜，慶幸得以休養生息，祇有陳亮認爲這樣不行。婺州此時正以解頭推薦陳亮，於是上奏《中興五論》，奏上不見回應。隨後便退而在家修習，很多學者都去求教，他更加努力地治學著書，達十年之久。

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

在此之前，陳亮曾經環視錢塘，他長嘆說："此城可以灌没！"是因爲地勢低於西湖。到這個時候，是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已經有十七年。陳亮更名爲同，赴朝上書說：

我認爲中原之國得天地之正氣，是天命所集，人心所會，是禮樂典制的會聚之所，是百代帝王的承傳之地。携帶着中原之國的禮樂制度而偏安於一隅，雖然天命人心還有

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所維係，然而難道是長久之計嗎！天地間的正氣被抑塞阻遏長久得不到放逸，一定會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本來就不是偏安一隅能長久維係的。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

國家二百年的太平基業，是三代所没有的；而二聖北俘的傷痛，是漢、唐之世所未聞的。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與敵人不共戴天，終於能以奔逃敗北的餘兵，打敗了身經百戰的敵人。等到秦檜倡言邪説來加以阻止，忠臣義士就被貶死於南方，天下士氣隨之懈怠。三十多年了，雖然西北的流寓之民都抱着兒孫在東南長嘆，可是他們對一切君父大仇不再挂懷，要不是海陵在淮南送死，他們連兵戈爲何事都不知道了。更何况指望他們感憤故國的耻恨，聯合行動來射出一箭呢！

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丙午、丁未的事變，距今還可以説遥遠，而海陵之禍，也就是陛下即位的前一年。衹有陛下奮不顧身，立志消滅仇敵，而天下的人却安於現狀，就像没發生事一樣。時人口中議論，心中非難，認爲陛下好大喜功，不思後患，即使陛下也不能憑高勢威權而勝過他們，隱忍至今，又是十七年了。

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

從前春秋時代，君臣父子互相殘殺的禍患，一世都安然於此。可是孔子却認爲三綱斷絶以後，人就會變成禽獸，於是他匆匆奔走，一個早晨都不能安寧。然而他終於没能遭遇明主，因此矢志寫作《春秋》一書，這樣做還能讓亂臣賊子感到恐懼。現在舉國之人都忘記了君父的大仇，這難道是人道所能相安的嗎？假使學者懂得學習孔子的道，那麼應當論説陛下要有所作爲，而决不會使陛下苟且偷安。南國軍隊不出征，至今已有幾年了，難道没有一個豪傑之士能够奮起嗎？一定會待時而發。如果國家不能起而相承，那麼一定會有相承載的人。不能依賴禮樂制

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

度的悠久，祖宗基業的深厚，就認爲天命人心可以長久安居。“皇天没有親疏遠近，衹輔助有德的人；百姓的心没有一定的歸向，衹留戀恩惠”。自從三代的聖人開始都知道天人非常可畏。

春秋之末，齊、晋、秦、楚皆衰，吴、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决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

春秋末年，齊、晋、秦、楚等國相繼衰落，而吴、越却以小邦興起，於是稱霸諸侯。黄池之會，是孔子所深感哀痛的，這是在明示中原無人。這一點當今的儒者却不加講論。現在金國植根已久，不能一舉消滅；國家的大勢没得到伸張，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能振舉。而人們都主張通和，勸説陛下積財養兵，等待時機。我以爲通和之議，是成全上下苟且偷安兜售愚妄之見，它頗爲人情所安便也在情理之中。自從和議達成至今已有十多年，凡是今天謀劃方略的人，明天將任用他們來運籌帷幄；今天在擊球射雕的人，明天將任用他們來决勝千里。府庫充盈，無非是財貨；甲胄華美，無非是兵器。假使戰事一起，那麽敗迹就會顯露。爲什麽這樣説呢？因爲人才是通過使用纔能見其是否有才幹，坐而論道的人是不足依靠的。兵器財貨是要通過使用纔能見其是否充足，平日裏堆滿了屋子是不足憑恃的。朝廷僥幸獲得暫時的平安，那些庸碌齷齪的人都得以循守條令，履行公文，以奉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慶幸這些人容易指揮而不會生是非。衹是讓那些局外人遭到擯棄而不得一展才智，蹉跎歲月行將終老。我因此説，通和之議是成全上下苟且偷安的策略，是兜售愚妄平庸之源。

東晋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

東晋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所以其臣下東西馳騁，很多都是可用之才。現在剛一不通和，朝野的議論就如同敵兵在本土上一樣，惟恐不能通和，即使是陛下也不得不通和了。過去金人居於草野之地，往來無

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

常，讓人無從防備，沒有一天不能出兵。而今他們的城池宮室、政教號令，一切都與我中原之國沒什麼兩樣，他們興兵點將，屯聚軍糧，往來傳遞檄文，動輒要歷經年月，一方有警報，三方都會騷動起來，這樣他們豈能每年都興兵來侵擾我們呢？然而假使朝野上下常感如同敵兵在境，乃是國家的福分，這正是英雄用武一爭天下的時機，當權者爲什麼要速速求和來怠惰人心呢？

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

晉、楚兩國在邲交戰，欒書認爲："楚國自從攻克庸以來，國君無日不在治理國人而加以訓誡：'聽着！人生不容易，禍患不久就會到來，要警戒，不可以懈怠。'在軍隊裏，無日不搜討軍中情實而對士兵重申警戒：'聽着！勝利不能長保，紂百戰百勝却終致滅亡。'"晉、楚在宋罷兵，子罕認爲："戰爭是用以威懾不軌之人昭彰文德的，聖人因而興世，亂人因而廢事，廢興存亡昏明之際，都因戰爭。現在却要求罷兵，這是用非道來蒙蔽諸侯。"人心不能怠惰，兵威不可廢除，所以即使是在成、康太平之世，還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之事，這是李沆深感不願真宗皇帝與遼和親的原因。更何況在南北對峙之時，却要廢棄戰爭來怠惰人心，使人們安於忘記君父大仇，而將中原之國置之度外，衹是讓愚妄之人感到有利，如此則當權者的失策也就很嚴重了。陛下爲什麼不明辨大義而憤然與金人斷絕和好呢？

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

減少車馬，不去正殿，深刻自責，誓要復仇，以激勵群臣，以振奮天下士氣，以撼動中原之心，這樣雖然不出兵，可是人心却不敢怠惰了。然後東西馳騁，那麼人才就會出現。盈虛互相補充，兵馬糧草就會出現。狂妄的言辭不攻自止，懦弱的庸夫就徑自退縮。會有陛下意料之外的人才奮起，聽候陛下的調用。這雲集響應的形勢，不是坐等而

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

至的。請讓我爲陛下陳説立國的本末，而宣示今日大有作爲的策略；論説天下形勢的消長，而决斷今日大有作爲的契機，希望陛下傾聽。

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隽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唐代從肅宗、代宗以後，皇上失掉權威，藩鎮各自割據，專有土地和百姓，擅用其兵甲財賦，任用官吏，官吏們也都盡心職守，終於釀成君弱臣强、皇位易主的禍患。宋太祖興起以後，各國相繼平定，藩鎮拱手交出兵權，各郡自通於中央。用京官權領州職，三年一换，財賦歸漕司執掌，而兵權歸屬州。朝廷一紙傳命到各州，就像手臂指揮手指一樣，没有阻撓爲難。就是掌管倉庫這樣的微職，也一定要由朝廷來命官，因此天下大勢歸於一統。所以京城曾經屯重兵保衛，州也都有禁軍把守，無不是天子派守其地。兵士都是天子的兵士，財貨都是天子的財貨，官吏都是天子的官吏，百姓都是天子的百姓，綱紀總領於上，法令修明詳備，州縣一件事都不能自專。士人依考試成績而録取，官吏憑資格而進用，不求取超越常規的奇才，不羨慕曠世傑出的事功。天子在上位日夜操勞，以義理之道廉耻之心來約束士大夫，以仁義公正和寬恕之道來厚養百姓，普天之下都循規蹈矩而行事，二百年的太平基業從此奠定。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别。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

然而契丹由此而得以猖狂横行，與中原之國相抗衡，儼然成爲南北朝之勢，致使頭目與手足混而無别。没有澶淵之戰，中原之國的形勢就會逐漸衰微，根基雖然深厚却不再能立。所以慶曆年間增加歲幣之事，富弼認爲是朝廷的大耻辱，終其一身不敢自論勞績。契丹的征伐施令，是主上之權；而天子的供奉進貢，是臣下之禮。契丹之所以能够

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

最終戰勝中原之國，是準備已久的。在他們立國之初，其態勢就决定了必有今日。所以祖宗要經常嚴朝廷而尊大臣，寬州縣而重守令。在立法之內，未曾屈服受困於天下的富商大賈；在法律之外，兼容褒獎天下的英雄豪傑，這都是用以佐助立國之勢，以備非常之需的。

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

慶曆諸臣也曾感憤於中原之國國勢不振，然而其行動大略，却是使群臣爭相進呈己說，變更法令，這樣朝廷就變得輕了；嚴格按察使的職權，使之邀功生事，這樣州縣又變得輕了。這豈祇是對於立國之勢無所幫助，而且又進一步削弱，雖然有章得象、陳執中從中阻事，又怎能不自相敗壞呢！祇有他們的破除舊政，用人不論資排輩，勸民農桑，務求寬大，是合於時宜之策，然而其大的方面已經不對了。這是至今不能一洗契丹平視中原大國的耻辱，而終於引發神宗激憤的原因。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閱以爲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説，首先迎合聖意，然而他實際上是要使天下兵力都歸於朝廷，另行訓練以求强兵；搜求州縣所獲税利盡入朝廷，另加封儲以求富國。青苗法，是惟恐富民不受困；均輸法，是惟恐商賈不摧折。無論罪過大小，動不動就入獄，由此士大夫們都緘默不語、害怕犯罪。西部和北部的邊事派宫中之臣來籌劃，英雄豪傑便耻於戰事了。祇是讓神宗皇帝看到兵力財貨的數量增多，匆忙南北征戰，終於有背聖意，而天下大勢實際上未曾振舉。他不懂得朝廷立國之勢，正是在於文太繁瑣，事權太分散，州縣職權太輕而變得不足依賴，兵權財權太集中於朝廷而變得不易振興。祖宗祇用前述四點以助立國之勢，而安石却不遺餘力加以反對，不知道立國的本末，就不足以謀劃國事。元祐、紹聖時的一反一復，終於成爲金侵犯的根源，還怎麽指望振興中原大國來威

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懾四方呢?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莅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

南渡以來，大抵上因循祖宗舊制，雖然小有變革，也無足輕重。像趙鼎等人固然已是不明變通之理，而秦檜全然詆毀他們，忍受耻辱侍奉仇敵，在一隅之地粉飾太平以自欺欺人，其罪行足以誅殺！陛下爲帝王大業退縮一隅感到氣憤，勵志復仇，不免要以天下的兵力來圖强，搜括州縣之利以求富。即使施惠於百姓，富人也没有五年的積藏；即使不收重税，大商人也没有巨萬之資，國勢日益困竭。我擔心軍籍上的士兵，府庫中的錢財，不足以支付戰時之用。陛下起早貪晚地治理朝政，期待着中興日月之功，却用法度取人，按法令來理事；内外裁决一由聖斷，而大臣衹是備位而已；文書小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避職責，人才日見庸劣。我擔心衹會按公文辦事的士人，憑資格而得以進用的官吏，不足以承擔非常之任。藝祖謀劃天下的大略，太宗已經不能全部采用，現在太祖的遺願，豈能不寄望於陛下！陛下如果能推明其意而加以施行，就可以開創國家數百年的基業，更何况光復舊業呢！不然的話，維持現狀已經窮盡，我擔心祖宗積累起來的舊業也不足依賴。陛下試着讓我備陳己見，那麽就知道今日大有作爲的策略所在。

夫吴、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吴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

吴、蜀當天地氣脉之偏，而錢塘又衹是吴地一隅。唐代衰微之際，錢鏐以小巷之雄，起而稱王，自忖不能獨立，常常是朝事中原大國以倚重。等到宋受命而立，錢俶携家進入京城，自獻本土。所以錢塘歷五代始終，兵事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見繁盛，於是在東南稱雄。到了建炎、紹興年間，成爲皇帝所駐之地，當時的論者，本來已經懷疑不足以擴充而從事恢復。秦檜又隨之設置官府，在官府内宣講禮樂，風俗就此

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華靡，而士大夫又各治園囿臺榭，以求在戰爭之餘歡度歲月，上下安樂，錢塘變成了樂隅之地。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居萬乘，而駐守行將五十年，山川之氣也已盡泄無餘了。所以糧食、桑麻、絲枲等出產，一年年減少，禽獸、魚鱉、草木的生長，一天天衰微，然而朝廷内外不以爲然。公卿將相大多出自江、浙、閩、蜀，而人才也日見平庸，科考得中的士人多達數十萬，而文筆稍有特異，便足以稱雄其間了。陛下憑據錢塘已耗盡的元氣，任用閩、浙日見衰萎的士人，而想鼓動東南習於安逸脆弱的衆人，和金爭奪中原，我知道很困難。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晋，而齊、晋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群盗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代，是楚國以此雄視齊、晋的地方，齊、晋兩國不能讓其屈從。到了戰國之際，獨能與秦國爭帝。這之後三百多年，光武帝從南陽興起，與他一起共事的，大多是南陽故人。又過了二百多年，便成爲三國交相據有的地方，諸葛亮由此興起輔佐先主，荆楚士人相從如雲，而漢氏有賴於此又在蜀國得到存續；周瑜、魯肅、吕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都因爲此地而揚名。又過了一百多年，晋氏南渡以後，荆、雍常常稱雄於東南，而東南則常常倚重其地而成爲强國，梁最後因爲據有它而取代了齊。等到其中氣發泄殆盡，隋、唐以來便成了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常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人口稀少，土地貧薄，能够讓朝廷知道姓名的人才，寥若晨星；更何況到了建炎、紹興之際，群盗出没，遭逢的禍患尤其慘烈，一直到今天，雖然南北分割交相據有，但又往往把其置於不可用之列，老百姓衣食無着，軍隊不能由此進兵。有人議論

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吴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争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

到這裏便感到憂慮，却不知道此地實際上可以利用。這個地方雖然是偏於一隅，然而偏於一隅之地蘊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這樣的事情還没有過，更何况其東連吴會，西接巴蜀，南達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都可以進取。現在如果能够開墾這裏的土地，教化這裏的百姓，導泄其積氣而加以利用，使其足以接通關洛之氣，那麽就可以争奪中原了。這也是形勢消長的恒常道理。

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宫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陛下憤然移都建業，百官之制都草草具備，軍國之儀也一切從簡，又在武昌建造行宫，以表明自己不敢安居；如果常把江、淮之師用來防備金兵入侵，而精選深沉智勇、心懷坦蕩的人來委以荆、襄之任，放寬法令，聽任他廢置下屬部門，安撫激勵於三五年之内，國家大勢可成。

石晋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

石晋丢失了盧龍一道，而釀成開運之禍，是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藝祖皇帝開始跟隨郭太祖東征西討，終於平定了天下。後來契丹甲辰在澶淵戰敗，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宣告太平，是本朝的極盛時期。又過了六十年，神宗皇帝在丁未年即位，國家之事從此爲之一變。六十年之後，又是丙午、丁未，就演變成靖康之禍。上天是在這一年開諭陛下，然後又開啓陛下向金復仇之志。現在距離丙午、丁未，已將近十年了。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能無應變之舉嗎？這確實是今天大有作爲的時機，不能苟且偷安游戲歲月。

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

我無才，從小就立下了馳騁四方的志向，我曾幾次到行都，人物如林，其論見却

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晋、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悦。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

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

不足以起人志意，我由此知道陛下大有作爲之志的孤掌難鳴。辛卯、壬辰之間，我開始退而研究天地造化的本源，考察古今沿革的演變，推究皇帝王伯之道，考得漢、魏、晋、唐歷時長短的緣由，天人之際變得昭然可知。我這纔悟到當今自以爲學得正心誠意之學的儒士，都是那些麻木不仁不知痛癢之人。舉世安於君父之仇，低頭拱手奢談性命，不知道什麽叫做性命？陛下優待他們而不委以職事，我由此信服陛下的仁德。我又悟得當今自以爲學得富國强兵之術的才臣，都是些狂妄而肆意叫喊之人。不在閑暇時講求立國的本末，却在揚眉吐氣地談論富强，不知道什麽叫做富强？陛下對他們加以考察却不敢全部録用，我由此信服陛下的明智。陛下勵志復仇足以應對天命，篤行仁愛足以交結民心，加上仁德明辨足以臨察群臣的片面之論，這是百代一遇的英明君主。現在陛下却委任庸人，籠絡小儒，在大有作爲的年月遷延時日，我感到不勝憤恨，所以忘掉了自己的卑賤來陳述愚忠。陛下如果能讓我當面上奏，那豈衹是我的一片心願，天地之神、祖宗之靈都將聽到。

上書奏呈皇帝後，孝宗大受震動，打算公布朝堂來激勵群臣，按任用种放的舊制，召見他上殿，準備提拔。左右大臣不知道要幹什麽，衹有曾覿知道，他準備面見陳亮，陳亮感到羞耻，跳墻逃走。曾覿因爲他不依附自己，很不高興。大臣們尤其厭惡他直言不諱，對他交相詆毁，於是有都堂候察的命令。宰相以皇帝的意旨，詢問他的意見，他坦蕩陳言不稍加屈服，又不相合。

待命十天以後，再一次到朝廷上書説：

恭仰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偏安一隅，這是於國家有大功的。然而坐守錢塘這個浮華之角來謀劃中原，是不得其地；任用

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東南習於安逸之衆來謀求進取，是不得其人。如果錢財衹是限於府庫，就不足以通天下的財物；如果士兵衹是限於軍籍，就不足以兼用天下的勇士。所以遷延時日的計策得以施行，而陛下大有作爲的志向則遭到背離。這使得我不勝義憤，要齋戒沐浴而致信，獻給陛下，希望能够見陛下一面，陳說國家立國的本末，開示大有作爲的策略；論述天下形勢的消長，決斷大有作爲的時機，務求符合藝祖謀劃天下的本意。然而我待命八天，未見回音。我恐怕天下的豪傑之士將要測度陛下的意向，而雲合響應的形勢不能形成了。

又上書曰：

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他又上書說：

我妄自忖度維持國家的辦法，到現在已經窮盡了，而藝祖皇帝謀劃天下的大義，還可以依靠而謀求國家長久，如果推源其意而加以變通，那麽恢復中原是可能的。而變通的策略有三種：有可以使國家延續幾十年的策略，有可以維持一百五六十年的策略，有可以再創幾百年基業的策略。事勢昭然可見而功效奇絶，如果不是陛下聰明超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聞。我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而大臣們拱手稱旨相問，我也就姑且摘取大體可說的三件事來作答。

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

第一：二聖北去的哀痛，是國家的大耻辱，天下的公憤。五十多年了，雖然天下士氣消墮，不再懂得應當記取這一仇恨與耻辱，但這時正需要主上與諸大臣振作士氣，以泄人們心中的憤怒，使得人人像報私仇一樣急切，這是《春秋》寫衛人殺州吁的用意。

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

第二：國家的制度，使得天下人循規蹈矩來行事，臣民們補救過失都來不及，豈有時間來伸展身軀求得建立奇功呢！

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

第三：藝祖皇帝任用天下文人，代替武

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

將任事，所以本朝以儒立國，儒道的振興，超越歷代。現在天下文人陳腐萎靡，實在可厭惡，正需要主上與幾位大臣反其道而教化，振作士氣加以培養，使他們臨事不至於缺乏才幹，有什麼才能可以得到發揮，那麼立國的制度就不至於背離藝祖的本意，而東西馳騁平定禍亂，不必專任武將了。

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

我要爲大臣們闡說的，大概就是這些。

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

奏書進呈皇帝後，皇帝想要授官給他，陳亮笑着說："我是爲國家開創幾百年的基業，難道想要以此博得一官嗎！"急忙渡江而歸。他每天落魄醉飲不休，與鄉中狂士豪飲，酒醉中戲出狂言，有犯上之嫌。其中有個文人想要攻擊陳亮，就把他的事告訴給刑部。侍郎何澹曾經爲主考官，貶黜過陳亮，陳亮心中不平，幾次語傷何澹，何澹聽到後對他懷恨在心，就把狀紙交了上去。事情交由大理寺處理，陳亮被鞭打得體無完膚，誣陷爲圖謀不軌。事情傳到皇帝那裏，孝宗知道是陳亮，曾暗中派左右近臣考查其事。等到近臣入宮取旨，皇帝說道："秀才酒醉妄言，何罪之有！"撕了狀紙扔在地上，陳亮於是獲免。

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

過了不久，陳亮的家僕在邊界殺了人，正好被殺的人曾經污辱陳亮的父親陳次尹，於是他的家人懷疑此事源出陳亮。此事報告給官府，官府鞭打家僕，家僕幾次死而復活，就是不服。官府又將陳亮的父親囚拘到州獄。而臺官論罪陳亮情節嚴重，把他交付給大理寺。這時丞相淮知道皇帝想要陳亮得活，而辛棄疾、羅點平時推崇陳亮的才幹，援救尤其着力，於是陳亮又得免死。

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

陳亮因爲爲人豪俠而屢遭大獄，回家後更加勵志讀書，學問越發精深。他認爲孟子之後惟獨推崇王通，他曾說："窮究義理的精深，辨析古今異同，推源心體於細微之間，比較禮在分寸之內，以日積月累的努力，以涵養性情爲持正，睟面盎背，這些我和諸儒相比較確實感到慚愧。至於列陣嚴整，大旗正立，風雨雷電交加，龍蛇虎

而并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吕祖謙等云。

豹變幻出現，具有推倒一世的智勇，開拓萬古的胸懷，在這方面，我自認爲或許稍有見長。"陳亮的意思指朱熹、吕祖謙等人而言。

高宗崩，金遣使來吊，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

高宗去世，金國派遣使者來吊唁，於禮傲慢。光宗從東宫赴判臨安府，陳亮有感於孝宗的知遇，來到金陵觀察形勢，纔又上疏道：

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

有非凡的人，能建立非凡的功業。要求得非凡的功業，却任用平庸之才、確定平庸之策、興辦平庸之事，這用不着智者就知道不行。秦檜和談誤國二十多年，致使天下之氣索然無餘。陛下志懷慷慨想要平定海内，又過了二十多年，天下士人纔知道目標所在，這有功於宗廟國家，不是我區區之言所能誦説萬一的。高宗皇帝年事已高，陛下不願大動干戈，而驚擾慈顔，於是委屈自心恭恭敬敬地奉養，聖孝的隆盛，是史書上所没有的。現在高宗既已歸附靈廟，天下的英雄豪傑都抬頭觀望陛下的舉動，陛下難道忍心讓二十年間爲振作天下士氣所作的努力，又忽然間散盡嗎？

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宫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宫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

天下不可以坐等而取，戰争不能常勝，馳騁又不適宜於德高望重之人。太子留下稱監國，出行稱撫軍，陛下何不趁此時任命太子爲撫軍大將軍，每年巡視建業，讓他兼統諸司，總領諸將，設長史司馬來使他專有勞績；而陛下在居喪之餘，任用人才，均調天下，來應付無窮的變化？這是肅宗任命廣平王的舊例。

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

高宗與金有着父兄之仇，他活着時不能報仇，死了一定會寄望於子孫，子孫怎忍心將他去世的消息告訴給仇敵？遺留、報謝，相繼派遣三個使者，金帛實物，千車連發。而金僅派一個使者前來，就好像莅臨小國，哀祭的言辭也空虚傲慢，仁人義士爲此而痛

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

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絶，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

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

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吕興、何念四毆吕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閲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宫，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宫，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

入骨髓，難道以陛下的聖明智勇能够容忍麽！

陛下倘若認爲大義應當伸張，撫軍的建議以爲可行，就應當先經營建業而後讓東宫駕臨。縱然今年未作北伐的打算，而謀劃經營建康，以振起天下與金人斷絶往來，陛下的初衷也可以稍微得到伸展！陛下試着聽我的建議，利用陛下的喜怒哀樂之權來鼓動天下。

大意就是爲了激勵孝宗恢復中原，而這時孝宗將要内禪，不獲回應。由此朝廷大臣恨他，把他看成狂人。

此前，鄉人會宴，將胡椒末特意放到陳亮的湯菜中，這是村俗表示敬待的特殊禮節。有個與他一同吃飯的人回家後突然死了，懷疑是吃了有毒的東西，已經交由大理寺處置。正值吕興、何念四毆打吕天濟將死，他恨恨地説："是陳上舍讓他們殺我的。"縣令王恬確證此事，於是臺官告知監司選派酷吏對陳亮加以審訊，一無所獲，他們就把陳亮投入大理寺，衆人以爲這次他必死無疑。少卿鄭汝諧審閲他單方面的辯辭，非常驚異地説："這是個天下奇才。國家如果無辜殺戮文人，就會上擾天和，下傷國脉。"極力向光宗陳説，於是陳亮得以免死。

不久，光宗考策進士，問禮樂刑政的大要，陳亮以君道師道相對，而且説："我感嘆陛下在壽皇執政的二十八年間，豈有一件政事不挂慮心懷？在問安視寢之餘，察言觀色，由此知彼這樣的事情非常多，陛下已經得其大要而且見諸施行了。豈止是一月當中四次朝見造成京城之美談呢！"這時光宗不朝重華宫，群臣輪番進諫，光宗都不聽從，這時得到了陳亮的策對非常高興，認爲他善於處理父子關係。策對本來奏名第三，御筆擢爲第一。知道了策對的作者是陳亮後，光宗非常高興地説："我提拔得果然不錯。"這時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宫，聽説以後都非常高興，所以賜第告詞説："你早先以文才列居賢士薦書的首位，不久以論奏驚動了上皇。我親自閲覽你的策對，嘉賞你學有淵源，將你提到榜首，這是

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上天留給我的。”授命陳亮爲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還未赴官，在一天晚上，去世。

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陳亮考中進士而歸後，弟弟陳充到境上去迎接他，二人相見，感慨泣下。陳亮說：“假使我日後富貴，首先得益的就是你，等到死時我們各自身穿朝廷命服去見先人，於願已足。”聽到這話的人都感到悲傷。然而他志在經世濟民，重承諾，對人人都可以肝膽相見。與人談話一定要本着父子君臣之大義，雖然身爲平民，可是他推舉士人却惟恐不及。家裏僅有中等産業，可是他爲奇才寒士提供衣食，經久不衰。他去世後，吏部侍郎葉適向朝廷請命，朝廷命令給他的一個兒子補官，這不是朝廷舊制。端平初年，賜謚文毅，又給他的一個兒子補官。

鄭樵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喜好著書，不寫文章，自負不次於劉向、楊雄。住在夾漈山上，摒絶人事。久而久之，遍游名山大川，搜覽奇異，訪求古迹，遇到藏書家，一定要借宿讀完他的藏書纔走。自趙鼎、張浚以下都器重他。起初研究經義，關於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都有所論辯，紹興十九年將著論上獻朝廷，皇帝下詔藏在秘府。鄭樵回鄉後更加磨礪所學，跟他學習的有二百多人。

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翻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

因爲侍講王綸、賀允中推薦，得以召對。於是他講述了班固以來歷代史家著史的錯誤。皇帝說：“久聞你的姓名，你陳述古學，自成一家，爲何我們相見這麽晚呢？”授爲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因爲御史葉義問的彈劾，改監潭州南嶽廟，供應他紙筆回家抄寫所著《通志》。此書完成後，入朝爲樞密院編修官，不久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求撰修金正隆官制，比照中原國家的秩序，因而請求進入秘書省詳閱書籍。不久，又因爲有人進言而中止其事。金兵侵犯邊境時，鄭樵說歲星對應在宋，金主將會自己死掉，後來果然如此。高宗到建康時，命令他進獻《通志》，這時他因病去世，卒年五十九歲，學者稱他爲夾

者稱夾漈先生。

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漈先生。

鄭樵喜好考證分類的學問，成書雖多，但大多博學不精。他平生甘於樸素淡漠，樂於施給，但惟獨急於升官，有識見的人因此而輕視他。

林霆

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産矣。"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即挂冠去，當世高之。

同州的林霆，字時隱，政和年間考中進士，學問廣博精於象數，與鄭樵爲金石之交。林光朝曾經拜他爲師。他收集了數千卷的藏書而且親自校對，對子孫説："我爲你們獲得了好的産業。"紹興年間，任敕令所刪定官時，堅決詆斥秦檜和議，隨即挂冠而去，世人由此而稱贊他。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爲宗正寺主簿。道傳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户參軍，徙蓬州教授。

李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親李舜臣，曾經任宗正寺主簿。道傳小時候端莊穩重，年齡稍大後讀河南程氏書，推究義理，以致廢寢忘食，即使在暗室之中，他也正襟危坐，一派嚴肅。慶元二年考中進士，調任利州司户參軍，又改爲蓬州教授。

開禧用兵，金人窺散關急，道傳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吴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安撫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决此舉，不惟内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

開禧年間北伐，金兵想攻取散關，道傳因各司發檄文之事，路上聽説吴曦造反，他痛心憤怒見於形色。於是派遣門客走小路給安撫使楊輔去送信，論説吴曦必然失敗，信中説："吴曦本不是雄才，作逆興亂，人心離怨，以人心所向，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拿下。如果决定此舉，不僅内亂可以平定，而且也使金人知道中原有人，稍微止息入侵；縱然不勝，也無愧於千古了。"吴曦的同黨拿吴曦的旨意來脅迫道傳，道傳以道義將他們説服，最後棄官而歸。吴曦叛亂被平定後，皇帝下詔因爲道傳堅貞不屈，進官二等。

嘉定初，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會沂府有母喪，遺表官吏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於是皆辭不受。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

嘉定初年，李道傳被召爲太學博士，升任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正值沂王府有母喪，遺表請求官吏一律進級，道傳説："有成事之勞的，可以推恩，我們這些人爲何要進級呢?"於是都推辭不受。改官秘書郎、著作佐郎，見到皇帝時他首先説道："朝廷上聽不到憂慮戒懼的話，這不是治世的氣象。如今民力還不充裕，民心還不穩固，財用還不富足，儲備還不豐厚，邊防還

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道傳，道傳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遷著作郎。

時薛拯、胡榘等皆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郡，於是出知真州。城圮弗治，道傳甓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則决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换，官民如仇；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剥，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委堂試而任荒政，挾漕臣以凌郡守；且言真德秀輕視朝廷，自專掠美，乞遠之。道傳上疏力辨，峴坐免。會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上自宫掖，次及朝廷，以至侍

没得到修治，將帥還没有加以選擇，習俗還不能知義而不懈怠，人才還没有彙進而不乏；八者之中，又以人才爲緊要。至於人才的盛衰，又由於學術的明暗，現在學禁雖然已經解除，却未曾將解除學禁的意向明示天下。希望陛下明確下詔，崇尚道學，取用朱熹的《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行太學，再請求將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這時宰相中有不喜歡道學的，以言語誣害道傳，他不爲所動。兼權考功郎官，升任著作郎。

這時薛拯、胡榘等人都以新入仕途而得勢，他們賄賂成風，道傳上奏："現在有名望的優秀儒臣，淪爲能吏，而那些刻薄殘忍、傲慢奸詐的人却得以進用。"於是請求外出任職，出知真州。城墻毁壞，道傳命人用磚砌起，築起兩道石壩來護衛沿江兩岸的居民，加深兩條護城河，又在陳公塘四周設堤，有警報就决開堤壩作爲屏障，人心開始穩定。又任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剛到任，他就彈劾所屬的十幾個貪官，被施以墨刑驅逐出境的小吏有一百多人，釋放了二百多個被濫捕入獄的犯人，放免了十萬多緡的債錢。夏天大旱，道傳應詔陳説紙幣的改换，令官民恨之入骨；鈔法施行，造成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盤剥，都切中時弊。於是逐條呈上治荒策，朝廷大都聽從。與漕臣真德秀賑濟災荒，道傳分管池州、宣州和徽州，嚴冬時節，穿行在風雪之中，即使是偏遠的山鄉村野也一定要到達，很多人依賴他得以保全性命。攝宣州太守，行朱熹的社倉法，上饒、新安、南康等郡都響應，百姓受益。

廣德太守魏峴彈劾教官林庠丢棄堂試而任救濟之職，挾持漕臣欺凌太守；而且説真德秀輕視朝廷，獨斷掠美，請求遠置。道傳上疏，竭力辯駁，魏峴獲罪免職。正值胡榘任吏部侍郎，舉薦道傳代替自己。道傳稱病請求離朝，未被允許；皇帝召他奏事，再推辭，又未被允許。於是他入廷奏對，上自宫中，次及朝廷，一直到侍從、臺

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未就。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

道傳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卧榻屏間，大書"唤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愼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焉。

三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爲心傳後。

諫，其中的闕失，他和盤托出，無所顧忌，皇帝也不以爲忤逆。授兵部郎官，辭謝未就。監察御史李楠窺視當權者的意旨，請求授道傳節度使鎮蜀，於是道傳出知果州。到達九江時，患病去世，卒年四十八歲，皇帝下詔特賜轉一官退休，謚文節。

道傳從蜀來到東南，雖然未能到朱熹門下拜謁，但他訪求到了曾經跟朱熹學習過的人，與他們一同講論學習，得到了朱熹的全部遺著閱讀一遍。他篤於實踐，氣節高超。沒有經史方面的論著，他說："學問未達到，不敢妄作。"未曾隨意作詩文，他說："學問未達到，無暇來作。"有一天因病請假在家，真德秀來造訪，見他在屏間設一卧榻，大筆書寫"唤起截斷"四個字，知道他如此用功愼獨。爲官以惠利爲本，賑濟饑荒遺愛於江東，人們長久思念他。

有三個兒子：達可、當可、獻可。獻可是李心傳的後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七)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程迥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

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没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調饒州德興丞。盜入縣民齊匊家，平素所不快者，皆胃絓逮獄。州屬迥决禁囚，辨其冤者縱遣之。匊訟不已。會獲盜寧國，匊猶訟還所縱之人，迥曰："盜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冤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仇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居家沙隨，靖康之禍時，遷居紹興餘姚。十五歲那年，遭遇父母去世，孤苦貧困，飄泊無依，難以自振。二十多歲，纔開始讀書，這時戰亂剛平定，西北的士大夫有很多都在錢塘，程迥得以向他們尋道問學。

隆興元年考中進士，任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十頃田地，死後妻女尚存。不久有人狀告他的妻子不是正室，於是官府没收了她的資財，而且追索十年來所收入的地租。部使者把此事推給程迥，程迥説："大烈死了，資產應當歸屬他的女兒。女兒死了，應當歸屬她的生母。"

調任饒州德興縣丞。有盜賊進入縣內百姓齊匊的家，凡是平常與他家關係不好的人，都被牽連入獄。州官讓程迥判决囚犯，找出受冤屈的遣放他們。齊匊訴訟不已。後來在寧國捉住了盜賊，齊匊仍然訴訟放還的這些人，程迥説："盜賊已經捉住了，再讓人追捕，如果他們死在路上，讓親生骨肉無依無靠，這難道是正確的審冤辦法嗎!"唐肅宗時，本縣有個程氏家的女兒，他的父兄被盜賊殺了，盜賊便將她掠走，她隱忍了十幾年，親手將盜賊及同夥全部殺掉，挖出他們的心肝來祭奠父兄。程迥根據《春秋》復仇之説，稱頌道："這是大而公正的報仇之道。"表彰她爲"英孝程烈女"。

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决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訴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温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于其母可矣，何稽滯遍訴有司，而達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横集也。按令文：分財産，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

改任隆興府進賢縣知縣。尚書省文書下達時，知平江府王佐判理陳長年私自變賣田地，他的侄子上告有關部門十八年，七十歲的母親魚氏進了監獄。廷辨時要依法追正，讓他等到母親死後，服喪三年期滿時，再把田産收歸己有，讓天下的州縣都依此例實行。程迥議論道："天下人誰没有慈母？子孫對長輩應該盡侍奉之禮，不應該有自己的財産。律條上規定，禁止子孫别出户籍，禁止子孫擁有不同的財産。在訟辭上報之初，縣令將他杖打送還，讓他回家聽命於他的母親就行了，爲何要拖延讓他遍訴及主管部門，最後到了登聞院呢？《春秋穀梁傳》注説'臣没有訴訟君主的道理'，這是爲衛侯鄭與元咺而發論。諸侯命令大夫都是這樣，子孫對母親竟然使她入獄而面對獄吏，這事讓愛自己父母的人聽説了，不免要涕泗横流。律條上規定：分財産，指的是祖父母、父母三年之喪期滿以前的財産。那麽母親還在，子孫就不能擁有自己的財産。假使他的母親有一天將財産全部用光，他的子孫也不能有違教令。既然已經將財産歸於他的母親，那麽他以前的耗費，都是幼輩擅用長輩的財物，按照法令應當五年之後長輩狀告纔受理。爲何要預先設想母親死去，重開他日爭訟之端呢？又怎能知道不孝子孫不死在母親前面呢？守令，是百姓的老師和表率，是發布政教的人。實在應該整治守令的黷職之罪與子孫的不孝之罪，以示尊敬天下的母親。"

民饑，府檄有訴閉糴及糶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税賦，是以出糶，非上户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强者群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百姓遭受饑荒，府檄文中有禁止買糧以及把糧食賣給商人的規定，程迥議論上報説："種田的人，細米每斗纔賣九十五文錢，迫於賦税的催逼，纔將糧食賣掉，這不是上等户。縣内没有什麽寶物出産，如果不與外人交易，向官府交納的錢從何而來？現在强壯的人聚而成群，他們脅迫行人，强取錢物，打傷了很多人，百姓不敢到集市上去，白白導致糧食缺乏。"他再三申論，意見得到采納纔罷休。

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税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

縣境發大水，稻麥全被淹没，而州上減免租税却非常少，程迥向府署報告説："這是驅趕百姓流轉他鄉！賦税收不到，祇是存下拖欠。"於

郡僚猶曰："渡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户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税、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

境内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爲紀其事白于郡，郡給以錢粟。

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絶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横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

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居番陽，昌禹死，遂失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奩具以撫育孤子，久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爲迥言其事，迥走告于郡守，月給之錢粟。

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仇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説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厄，俾全節行。聽决獄訟，期於明

是全部免除了賦税。州官還在説："渡江以來，還没有全免過，恐怕户部不答應。"程迥力辯説："唐人若損傷了七成，租、庸、調就全免。現在損害十成，夏税、役錢不免除，還在徵收其中的兩項，不能叫寬政。"議論纔中止。

縣裏有位婦女爲别人紡綫織布舂米簸麥，以此來奉養她的婆婆。婆婆對媳婦的孝順很感動，每次吃飯時，都要把手放在額頭上仰望蒼天而祝禱。婦人的兒子爲人放牛，也把乾糧帶回來給她的祖母吃。程迥查訪到這些，就把事情記述下來告知州上，州上發給了她們錢糧。

調任信州上饒縣。每年徵收租税幾萬石，是舊法的兩倍，另外還徵收斛面米。程迥堅持制止杜絶，他曾經説："縣令和小吏的衣食，都是這一縣百姓的膏血。竟然不考慮這一點，横徵暴斂，虐害百姓，鬼神難道不知道嗎！"州追索經總錢非常急迫，程迥説："這種錢就是古時的除陌錢之類，現在已是正賦的三倍，老百姓怎麽能够忍受？"他反復跟當權者述説。

授祠禄官，寓居在番陽的蕭寺。程祥，跟隨伯父待制程昌禹來到番陽居住，昌禹去世，程祥便失去了依靠。繼而程祥去世，他的妻子度氏起初還典賣梳妝用具來撫養孤兒，時間長了便用度告罄而瀕臨死亡，鄰居都認不出她來了。有人想讓她再嫁，度氏説："我的孩子還小，如果去侍奉他人，使得母親不能撫養她的孩子，豈不辜負了良人麽？"終究謝絶了。有人對程迥説了此事，程迥爲之奔走，稟告太守，結果州上每月供給她們錢糧。

程迥居官嚴正，施政寬明，政令簡明而誠信，平抑豪强，安撫弱小，用恩德和道義相引導。積年的訴訟，一句話就能解决。奸猾的吏民，都受到感激，久而久之，便産生悔改之意，欺詐之風得以革除。閑暇時禮待賢士爲賓客，與他們從容應酬，選拔優秀子弟行對等之禮，陳説詩書大義，向他質疑問難的，不論早晚，有求必應。有權勢的人不能與他論私交。祠廟不是典祀不拜謁。暗中修德行善，不論幽隱與彰明，他都要加以表彰宣傳，以鼓勵世風。或者在他們困迫

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訴縣令石邦彦，迥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謂然，遂興大獄，瘐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訖報如迥言。

時相周濟，使他們得以保全自己的節操。斷案止訟，力求公正，凡是上級官員没有查明的，他一定要再三抗争分辯，不輕易罷休。貴溪有人假稱吳漸之名，誣告縣令石邦彦，程迥説匿名信不應當接受，轉運使不以爲然，於是大興冤獄，致使十四人死於獄中。此事報知省寺，省寺審定如同程迥所言。

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説諸論辨》、《太玄補贊》、《户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録》、《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雜志》、《南齋小集》。卒官。

程迥曾向崑山的王葆、嘉禾的聞人茂德、嚴陵的喻樗傳授經學。著作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説諸論辨》、《太玄補贊》、《户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録》、《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雜志》、《南齋小集》。在官任上去世。

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嘆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朝奉郎朱熹致信程迥的兒子程絢説："可敬你的先人，博學多聞品德高尚，可以追配古人，闡釋經典訂正史事，足以開悟後學，又通曉當代事務，不是個衹求章句的儒者。竟然未能一試，在太平盛世遭到棄置，讓有志之士悲嘆不已。不過他的著作充滿家中，足以傳之後世，這也足以不朽了。"程絢因爲程迥退休之恩調任巴陵尉，攝邑事，擅長處理冤案。程迥的孫子仲熊也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户。由是賦役平，争訟息。

劉清之字之澄，臨江人。受業於自己的兄長靖之，甘於貧困努力好學，博覽群書。紹興二十七年考中進士。調任袁州宜春縣主簿，還未赴任，遭遇父喪，服喪結束後，改任建德縣主簿。他向州上請示，讓百姓自己核實户口。從此賦役均平，争訟止息。

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内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

調任萬安縣縣丞。這時江右發生嚴重的饑荒，州傳檄視察旱情，清之徒步行走在田隴間，親自與百姓接觸，凡是經他手減免的賦税，都符合實情。州議論減低常平倉的米價，清之説："這種作法不過施惠三十里之内，外鄉遠地的百姓怎麽能够前來？老幼病殘的人一定會有被餓死

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内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

的。現在有糧食的人家不肯賣糧，實在是因爲伺機搶奪的人多。我有一個辦法，能够讓大户人家得到錢，窮百姓得到米，兩得其便。"於是他請求將境内之地平分八塊，讓有糧的人各自賑濟鄉民，官府主持其事。謀劃防備閑田，百姓依賴他。縣令龔茂良將他的救荒實績上報朝廷，又同其他人一起推薦他。

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閥閲來。"清之貽之以書曰："所謂羸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羸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黄縣。

發運使史正志到筠州巡查，讓清之集中州縣的零頭賦税，清之不同意。有個與清之同年中進士的人作幕僚，他對清之説："侍郎因爲你的話，説你愛護百姓卓異，將要推薦你，他是因爲你有功績纔來。"清之致信侍郎説："所謂盈餘，都是州縣對百姓的盤剥，依照法令應當禁止。即使有盈餘，這也是所謂的羨餘，下面獻給上面而詔令制止，現在却是制止後又搜求，這是從上面發出的。不侵奪就不滿足，弊病數不勝數。希望侍郎自己向朝中請示，姑且回到侍郎之列，主管大農經費，資助國家。這樣的話，士人誰不願意出自侍郎門下？不然的話，我確實不願意有辱侍郎知人善任的明鑒。"因爲有人推薦他兩次被傳命赴審，清之始終不見丞相，到吏部銓選後得以知宜黄縣。

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偷。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逼。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

茂良入朝任參知政事，他和丞相周必大一起向孝宗推薦清之。孝宗召見清之入朝論對，清之首先論道："百姓貧困，士兵驕横，大臣退縮推諉，小臣苟且偷安。希望陛下廣開視聽，集中衆人的智慧謀略，爲政清明安定，提綱挈領全力實行。古往今來，没有習俗不能改變、弊病不可革除的，變革通達，衹在陛下的方寸之間。"又論説用人的四點要略："一是辨别是否爲賢才。道義之臣，大的可以擔當籌謀國事，小的可以作爲典範；功名之士，大的可以使他執政，小的可以使他成事。至於專門謀求富貴利達的人是等而下之的。二是正名實。現在百官職責不明確，不是失職，就是侵權。希望詔令史官考求設官的本意，分别指明應當主管的事情，陛下頒布旨令，親自確定，記載到書上，依照開寶年間任諸州通判的舊制，使得人人都知曉而施行賞罰。三是任用有才能的人。軍隊一定要由武將來率領，錢糧

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奬。”

一定要由能幹的官吏來管理，一定要是忠信不欺的人，讓他們能够各自發揮自己的特長。四是要交換授官。文臣武將不能用錯其才，但不當允許他們自己選擇，應該讓四品以上的文武大臣，根據他們各自的品行才略以及文武技藝，每年互相推舉一個能够充左右職一人，在應當授的資格之外，稍加獎勵。”

改太常寺主簿。丁内艱，服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僞，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判廳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願訪而祠之。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爲當然，而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

改任太常寺主簿。遭遇母喪，服喪結束後，通判鄂州。鄂州是大軍駐地，有很多兵籍是假的，清之報告給州及諸司，請求從通判廳開始，讓作假人自己如實而報加以糾正。州中有個姓張的婦女殉節而死，嘉祐年間，詔封旌德縣君，旌表她的墓爲“烈女”，後來歷經兵火，到這時已經没有人知道她的墓了，清之和太守羅願訪求到後設立了祠廟。鄂州習俗計較利害、崇尚鬼神，貧窮的人家兒子長大後就出贅爲婿，習以爲常，尤其恭謹於對大洪山的祭祀，有病的人不吃藥，而是聽命於巫師，死後不埋葬而是投入火中，清之對這些都加以勸止。

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八萬緡，以四邑所入麯引錢及郡計畸零苗米折納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爲酒麯，謂之麯引錢，其後直以等第敷納。衡有五邑，獨敷其四。取民之辭不正，良民遍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并與常賦不輸。雖得麯引錢四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所酌損補移，漸圖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閣舊逋，戒預折，新簿籍，謹推收，督勾銷，明逋負，防带鈔，治頑梗，梲吏奸，擾户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

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州自從建炎年間兵事興起後，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每年都要送交漕司，不在七八萬緡之下，用四邑徵入的麯引錢及州計總零頭苗米折合充當。按舊制，百姓有吉凶之事要舉辦聚會，允許買酒引作酒麯，稱麯引錢，後來，便徑直根據等級來普遍交納。衡州有五縣，衹徵收其中四個縣的麯引錢。徵税於民没有正當理由，良民百姓普遍受到侵害，而狡猾的人往往欺慢官府，竟連平常的賦税也不交納。這樣雖然徵得四五萬緡麯引錢，而平常賦税的損失，却不衹幾萬緡。清之向朝廷請示，希望與總領所酌情削减移補，逐步减免。未見回應。於是他戒令諸縣：總彙常賦，寬緩雜税，擱置舊的拖欠，防備先折合，重定簿籍，謹慎類推徵收，督察勾除，明確拖欠，防止連帶强取，整治頑固强硬的人，遏止官吏爲奸，安撫户長，做到耗費有節制、滲漏有防備，考核有章可循，補置有序。

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饋。清之

在此之前，州裏裝修客舍以侍奉常平、刑獄兩方使臣，每月舉行一次聚會，互致餽贈。清之

嘆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爲勤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手自書之，吏不與焉。

感嘆道："這是什麼時候？與其向百姓徵取，不如官府節用。我用來事奉上級官吏的，衹是盡心於職守，不負百姓而已。難道是用酒食財貨作爲厚待麼？"清之的所得除了平常的俸祿，全部交公，以充實日常費用。使臣來到時，兵士没有供糧，官吏没有俸祿，上級使臣的供奉一無所備。不久州的財力逐漸充裕，民力逐漸復蘇。有人來稟報情況，他就親手書寫記下，吏人不得參與。

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

他曾經寫下《諭民書》一篇，開頭便說要敬畏上天積善德，勤勉努力致力本業，農工商賈無不受到勸勉，他又教導人們侍奉雙親和睦親族，教育子孫祭祀祖先，立身謹慎節約，利於萬物濟救他人，婚姻在一定的時候完成，喪葬按照禮儀進行。詞意質樸簡單易行。州中每家都藏有他的書，無理的訴訟日益消失。

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説，然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

考慮到士風不振，他每次都利用月講的機會，置備酒饌宴請學生，與他們交流情感研討學問，提出問題讓大家回答，以觀察他們的志向，然後從容地向他們指出先後本末的次序。來的人日見增多，就另外築起臨蒸精舍來供他們居住。他的講授，先是經典正文，接着是訓詁音釋，接着是注解先儒的議論，接着講述現在的論説，然後各自指明其作用，君主治理天下，諸侯治理州縣，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其可以實施的舉措都很明確。

爲閲武場。凡禁軍役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閲。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於左，祠晉死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内史王應之於右。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田以給之。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

建造閲武場。凡是在别處供役，或是隱没在百工之中的禁軍，都按照軍籍讓他們到此接受訓練檢閲。又建造朱陵道院，在左側供奉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在右側供奉晉朝守節而死的太守劉翼、宋守節而死的内史王應之。雅儒吉士每天都在這裏進行活動，往往産生參政佐治的謀略。劉孝昌，是劉摯的孫子，貧窮得不能自立，清之就爲他買田産相救濟。部使臣因爲清之不獻媚於自己，很厭惡他，就致信自己交好的臺臣，誣衊清之勞民傷財，結果清之被罷官，主管雲臺觀。

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

歸鄉後築建槐陰精舍來接納前來問學的人。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都向皇帝極力推薦清之。光宗即位後，清之復官知袁州，疾病發作

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嘆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别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别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

後，還致信執政者論説國事。他的學生前來探視，他仍講論不輟，當説到天下事時，憂嘆不倦，好像他仍在任。病情加重後，致信告别向浯、彭龜年，寫了兩首詩以辭别朱熹、楊萬里。取出高氏《送終禮》交給兩個兒子説："從入殮到埋葬，都要照此書辦理。"周必大前來探視時，對他説："子澄你就澄清思慮吧。"清之這時呼吸已經很微弱，説道"没有什麽思慮需要澄清"，就去世了。

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吕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閲手澤，涕泗交頤。從兄甗流落新吴，族父曄寓丹陽、艾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爲邵州録事參軍，死吴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晋之致書邵守，得其遺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説《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當初，清之考進士，想要應考博學宏詞科。等到他見朱熹以後，便全部焚毁了自己平日所學，决意攻治義理之學。吕伯恭、張栻，都與他神交心合，汪應辰、李燾也都敬慕他。母親還没得到他的奉養就去世了，每每看到母親留下的舊迹，都要涕泗交流。堂兄劉甗流落到新吴，族父劉曄寓居丹陽、劉艾寓居臨川，他都迎來奉養。從祖的兒子劉僑任邵州録事參軍，死在吴錫之亂中，清之讓自己的孫子晋之致信邵州太守，尋得劉僑的遺骨迎歸埋葬。若有從遠方來的族人，他就爲他們設館留住，不忍心讓他們很快離去。曾經爲范仲淹的《義莊規矩》作序，勸勉大家族量力實行。他本於家法，參照先儒的禮書，定下祭禮，付諸實行。高安的李好古因爲族人中有人因財産而訴訟，到豫章來見清之，清之爲他講説《訟》、《家人》二卦，好古心中戒懼，迅速撤去訴訟，買了一本程氏《易傳》回家，終於成爲善士。

所著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墨莊總録》、《祭儀》、《時令書》、《續説苑》、文集、《農書》。

著作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墨莊總録》、《祭儀》、《時令書》、《續説苑》、文集、《農書》。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吴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

真德秀字景元，後來改爲希元，建州浦城人。四歲就開始讀書，過目成誦。十五歲時成了孤兒，母親吴氏在家境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對他加以教育。同州的楊圭見了他認爲不同凡童，讓他和自己的兒子一同學習，最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

慶元五年，考中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而

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兹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争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校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蝻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鋭。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惎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抵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官，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

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吕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

考中博學宏詞科，進入閩帥幕府，召任太學正，嘉定元年升爲博士。這時韓侂胄已被誅殺，他入朝論對，首先説道："權臣擴充疆土，致使南北遭塗炭，如今兩國修好，這難道不是天下之福。然而往日派遣行人，金人想要增加歲幣的數額，我們説可以增加；金人想要獲得奸臣的首級，我們説可以送給；兩國往來中的稱謂，犒賞軍隊的錢帛，匯斂歸附流徙的百姓，我們都畢恭畢敬地應承下來，這不是在一點點地輕慢我們嗎？善於謀劃國事的人不察敵情，觀察自己的政事。現在號稱更化，却没有能使敵人畏服的地方，恰恰讓人擔憂敵人憑藉我們的歲幣而增强自己的實力，乘我們不加防備而增强敵人陰謀，他們一旦挑起争端我們就無以對付，這是讓有識之士感到寒心的地方。"又説道："侂胄自己知道不會被清議寬免，所以對至誠憂國的人士也就指稱爲喜好異端，於是忠良之士遭到貶斥，正直的言論無從聽到；對於正心誠意的學問他就誣衊説喜歡浮名，於是僞學興起，正道無法通行。現在改弦更張，正應當褒揚名節，公開崇揚。"

召試學士院，改任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升爲校書郎。又一次當廷論對，他説暴風、雨雹、熒惑、蝻蝗等災變，都是貪贓官吏所致。不久兼任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升任秘書郎。入朝論對，請求開啓公正大道，堵塞歪門邪道，抑止日漸形成的小人之道；選擇良吏，激勵戰士，扼住群盜正在增長的鋭氣。四年，選任著作佐郎。同僚對他嫉恨誹謗，他恬然處之不與計較。宰相準備任用德秀，正值言官反對，德秀堅決推辭。兼任禮部郎官，上疏説："金有必然滅亡的趨勢，也可以成爲中原之國的憂患。金滅亡了，就會上安逸無憂下嬉樂無備，憂患不在於敵而在我們自己，多事之秋恐怕要從此開始。"五年，改爲軍器少監，升任權直。

六年，升起居舍人，他上奏説："奸臣擅權達十四年之久，朱熹、彭龜年因爲直言不阿而被斥逐，吕祖儉、周端朝因爲上書而遭貶斥，當時近臣還有爲他們争辯的。後來吕祖泰遭貶，不但近臣不再敢陳言，而且臺諫都要極力排擠，由此

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産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没之産以漸給還。

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内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

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盗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盗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

可見嘉泰年間的失誤比起慶元年間要深重。更化之初，群賢都能自相振奮。不久，傅伯成因爲諫官論事而去官，蔡幼學因爲詞臣論事而去官，鄒應龍、許奕又相繼因爲封駁論事而去官。這幾個人，還没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已經不被朝廷所容。所以人們務求自保，一言不發。如果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如此沉默，難道不危險嗎！現在我向陛下進言，僅是勤於訪求詢問、集合衆人的謀議、升降分明三者而已。”這時實施鈔法紙幣，告發事情一再發生，很多人因此而獲罪，没有人敢告訴皇帝。德秀上奏：“有的是一個人犯罪，而連同他兄弟的財産都要没收；有的衹虧欠百十文錢，便要没收百萬資財；至於徵收富家的錢財，扣留鹽商的船隻，根據家産多少，攤派各家所藏紙幣，賣掉田宅來换券，雖大户人家也在所難免，這還能説是便民之策?”從此没收的資産逐步退還。

兼任太常少卿。又論説金人必亡，君臣上下都應當以祈求上天永賜國運爲念。充任金國賀登位使，到了盱眙，聽説金發生内變就返回朝廷。他對皇帝説：“我從揚州來到楚地，從楚的盱眙開始，沃野無邊，陂湖相連，百姓都堅忍强悍，這是上天賜與我們以作大江屏障，增强兵力豐衣足食作爲謀求進取的資本。衹是田地没有得到開墾，溝渠没有得到修治，險要之地無人堅守，壯士没有得到訓練，豪傑勇士没有得到收聚，一旦有警報，就僅以長江爲依靠；不如趁現在大力開墾田地，專門設一個部門來掌領，幾年之後，儲備充足，邊地百姓就會争相保衛自己的田土，這時再以鄉間的伍保，教以兵法，不用糧餉，就都會成爲精兵。”他又論説了邊防要事。

當時史彌遠正以爵禄來籠絡天下的士人，德秀憤恨地對劉爚説：“我們應該迅速隱退，讓朝廷知道世上也有不肯作侍從官的人。”於是他堅决請求離去，出任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出現盗寇，朝廷仍在與金通好，德秀到朝廷辭行，上奏道：“國耻不能忘記，鄰區的盗寇不可輕視，苟且偷安的謀術不能依賴，曲意逢迎的言論不可聽從，公正的言論不可忽視。”寧宗説：

"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

"你有餘力，到達江東時請爲我節約財用，以助邊防之用。"

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毁太平州私創之大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榘、薛拯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

江東發生旱災蝗災，廣德、太平尤其嚴重，德秀於是和留守、憲司劃分所轄的九個州大講治荒之策，他掌領廣德、太平。親自來到廣德，與太守魏峴自主打開糧倉，讓教授林庠從事賑濟，事畢而歸。百姓幾千人把他送到郊外，他們指着路旁成群的墳墓哭着説："這都是以前餓死的。没有你，我們已經跟着到這裏了。"他又廢除了太平州私設的大斛。新的徽州太守林琰没有廉迹，寧國太守張忠恕想欺瞞賑濟的糧米，德秀對他們進行了彈劾，而後讓李道傳代理徽州政事。此前，都司胡榘、薛拯常譏誚德秀是個迂儒，讓他理事一定會失敗，到這時德秀的政聲日高，於是他們散布言論説旱情本來很輕，是監司喜好功名，致使賑濟太過，讓魏峴彈劾林庠來動摇德秀。德秀上書申明，朝廷明白過來，授魏峴宫觀官，授林庠幹官，而道傳不久也加以召還。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禽之。復遍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

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外國來進行貿易的商船害怕徵收繁重的税金，每年到達的船還不到三四艘，德秀首先寬税，來到的船驟然增加到三十六艘。交納租税時讓百姓自報，主持訴訟祇是出示姓名，人自動到州上來。泉州有很多大家族，爲害鄉里，德秀對其繩之以法。有人原爲田地而争訟，甚至焚燒了地券不敢再相争。海盜作亂，就要逼近城，官兵戰敗，德秀爲戰死的士兵致祭，而後親授計謀，將海盜擒拿。又遍巡海濱，審察地形，增加要害地點的屯防，以防備不測。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黄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

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以前政令寬廢，於是他稍行整頓。尤其留意軍政，打算分出鄂州的部分士兵去屯守武昌，以及將廣鹽通到贛州及南安，以平息汀州、贛州的鹽寇。還没來得及施行，因母喪返歸故里。第二年，蘄州、黄州失守，盜寇由南安興起，征討了幾年纔平定，這時，人們都佩服德秀的先見之明。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

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他用"廉仁公勤"四個字來勉勵部下，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的學術源流來勉勵文

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蘇其民。民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遍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稾請，以飛虎軍戍壽昌，并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

人。罷止榷酤，除掉斛面米，申請免除和糴，使民力復蘇。百姓吃糧艱難，他既竭盡全力加以賑給，又設立了儲糧五萬石的惠民倉，使其每年都能賣糧。他又換了九萬五千石的穀，分十二個縣設社倉，使社倉遍及鄉村。他又另外設慈幼倉和義墓。善政都得到了施行。每月測試諸軍的射技，捐助回易所得以及官田田租。凡是軍營中生病的、死了而没能入葬的、有身孕的、要行嫁娶之事的，都給予相應的補給，朝廷聽從了壽昌朱稾的請求，讓飛虎軍戍守壽昌，讓他們的家眷前來，德秀力爭罷止。江華縣的盗賊蘇師入境進行殺戮搶劫，他發文廣西守官一同加以討伐平定。司馬遵鎮守武岡，激起軍變，德秀對他進行彈劾并誅殺作亂的人。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晋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饋賂公行，熏染成風，恬不知怪。"

理宗即位，德秀被召爲中書舍人，不久提拔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皇帝，他上奏道："三綱五常，是支撑宇宙的棟梁，是奠基安定百姓的柱石。晋廢除了三綱造成劉、石之變，唐廢除了三綱致使安禄山發動叛亂。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身處人倫發生變動，傳聞四方，損害不淺。霅川之變，不是濟王的本意，在前有退避隱藏的舉動，後來又聽到了討伐捕捉的謀劃，事情的本末，灼然可見。希望能够商討雍熙時追封秦王捨罪恤孤的舊制，濟王没有子孫，還希望陛下能興滅繼絶。"皇帝説："朝廷對待濟王也够好的了。"德秀説："如果認爲這件事的處置已經盡善盡美，我不敢苟同。看舜對待象，顯然可知陛下不如舜。君主應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皇帝説："我是一時倉促了。"德秀説："這是已往的過錯，希望陛下知道有這樣的失誤而更加進講學問進德。"接着説："霅川的案子未聽説拿到朝廷上公議，淮、蜀二將的任命都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天下的事不是一家的私事，有什麽吝惜不能與衆人共謀呢。"而且説道："乾道、淳熙年間，朝中官員以饋贈家門爲耻，受任於外的官員以賄賂入都感到羞愧。而今賄賂公行，相習成風，却安然處之，不以爲怪。"

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

他又上疏説："朝廷中，敏鋭之官多於年高

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篏夫對，親擢篏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札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

有德的人，雖然曾經以年高德劭褒揚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揚柴中行，以安於退隱任用趙蕃、劉宰；但是像陳宓、徐僑這樣忠誠、敢於講話的人士，都未能受到任用。”皇帝詢問廉潔的官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篏夫相薦，皇帝提拔篏夫直秘閣爲監司。德秀帶着手札入朝面謝皇帝，乘機進言崔與之守蜀，楊長儒守閩，都有廉吏聲譽，請求廣加詢訪。

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宫闈之義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

皇上初臨清暑殿時，德秀因講經而得以接近皇上，他進言説：“這是高、孝二祖養神安歇的地方，仰視楹桷，應當像二祖真的駕臨一樣。陛下的居處靠近東朝，不宜一下子就承當主上的供奉。現在宫闈之義逐漸完備，讓一己之心承受衆人的攻擊，没有不逐漸浸染而遭到蠹蝕的，衹有學習可以宣明此心，衹有敬重可以存養此心，衹有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於是極力陳述古代居喪的方法，和先帝臨朝聽政的勤苦。

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争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綉。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

寧宗小祥祭日，詔令群臣穿黑祭服，德秀争辯道：“自從漢文帝任情改變古制後，衹有我孝宗堅持穿三年衰服，朝衣朝冠都用粗布製成，可惜當時没有同時定下臣下服喪之禮，這是千載無窮的遺憾。孝宗去世後，依從朝臣羅點等人的建議，命令群臣在一個月之後，不要除去衰服，衹是在舉行朝會辦理事情時權且用黑帶公服，還要按時哭吊，到大祥祭纔除去衰服。侂胄執政後，開始小祥日用吉服。而且帶子不用金色，皮帶不用紅色，佩飾不用魚袋，馬鞍上不加文綉。這對群臣有什麼損害，對朝儀又有什麼損害？”於是此議被擱置。

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焕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宫。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

德秀屢進直言，皇帝都虚心聽納，可是史彌遠却越發害怕他，便謀算動摇他的辦法，但是害怕公議没敢有所舉措。給事中王塈、盛章開始駁議德秀主持的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彈劾他，於是以焕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宫。諫議大夫朱端常再次彈劾他，便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一次彈劾他，請求將他放逐貶死。皇帝説：“仲尼不做過分的事。”於是停止。

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

德秀歸鄉以後，開始作《讀書記》，對門人説：“這是君主治世的門徑，如果有人用我，我

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

將帶着前往。”汀州寇起，德秀向常平使臣史彌忠舉薦陳韡有文才武略，史彌忠稟報給朝廷，於是起用陳韡討伐平定了盜寇。紹定四年，德秀改授職爲宫觀官。

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决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

五年，德秀進升徽猷閣知泉州。迎接他的人堵塞了道路，遠處鄉村的百歲老人也拄着拐杖出了門，城中歡聲動地。諸縣的二稅常常預借六七年之久，德秀入境後，首先禁止預借。諸縣中有的一個月也不能送一文錢，州中一無所有，難以爲繼。有人怪罪他對百姓寬恤太急，德秀説百姓如此貧困，寧願自己代其受苦。辦理訴訟從卯時忙到申時，有人勸他要愛惜存養精神，德秀説州中疲困無力施惠百姓，衹有用治政、理訟相自勉。建炎初年在泉州設南外宗政司時，官員僅有三百人，由漕司與本州供給，朝廷每年還要助以度牒。隨後不再供給，却增加到了二千三百多人，州事因此而更加不可治理。德秀向朝廷求助，詔令賜給百道度牒。

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横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横，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

彌遠去世，皇帝親政，德秀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令部屬不要濫施刑罰，不要横徵暴斂，不要徇私納賄，罷免市令司，他説："貨物一樣價錢就一樣，豈有公私的差異?"閩縣的里正苦於催督賦税，他加以革除。屬縣苦於高價買糧，就相機打開常平倉加以賑濟。海盜横行，逐一將其捉拿消滅。不久，聽到金滅的消息，京、湖帥臣奉布告時畫上了八陵圖，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的建議，德秀感到擔憂。呈上密封章奏説："移用江、淮甲兵去把守無用的空城，運送江、淮錢糧來耕治無法開墾的廢地，富庶的功效未可期許，根本上的弊病却立刻可見。希望陛下慎重從事。"

召爲户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兹，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逾年，知貢舉，已得疾，拜

召任爲户部尚書，入見皇帝，皇帝迎上前來對他説："你離朝十年，我常常深切思念。"於是德秀獻上《大學衍義》，再次陳説祈求上天永賜國運，説："敬是德的會聚。儀狄的酒，南威的色，盤游射獵的歡娱，禽獸狗馬等玩好，貪上其中的一種，就足以有害敬天。"皇帝欣然接受他的告誡，改任翰林學士、知制誥，關於時政多所建論。過了一年，知貢舉，害病之後，任參知政

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禄，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禄大夫。

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他三次請求爲宫觀官，皇帝不得已，進升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他辭謝。病情加劇後，冠帶整齊而坐，一直到辭官，都是神爽不亂。遺表上奏後，皇帝感到震驚和痛悼，停止臨朝，贈爲銀青光禄大夫。

德秀身材修長前額寬闊，容貌如玉，看到他的人無不以三公、輔相相期許。他在朝中不滿十年，但是所上奏疏多達幾十萬言，都切中當代要務，正直的名聲震動朝廷。四面八方的人士誦讀他的文章，都想目睹他的風采。爲官一方，普遍深入地施行惠政，做到無愧於自己所說的話，由此内外人士交口稱贊。都城中的人經常驚傳他來傾城而出，奔擁着出關説："真直院來了！"果然來到後，人群便又堵塞了道路圍觀不散。當任的宰相更加因此而忌恨他，動輒擯棄不用，然而他的名聲却越發顯赫。回到朝廷後，正值鄭清之向敵人挑戰，士兵百姓戰死幾十萬，内外遭到重大損耗，這正是世道升降治亂的契機，然而這時德秀已經衰老。杜範攻擊清之誤國，而且説他貪職黷武更甚於前，但是德秀説："這是前面權臣貪圖安逸、荒廢時日的罪過，今日舉措的失誤，就好比是和、扁在庸醫之後，錯用一藥而致誤，代替庸醫承當罪責。"他的持論與杜範如此不同。自從侂胄立僞學之名來禁錮善類以來，凡是近世大儒的書，都標示禁絶。德秀生當其後，獨自慷慨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實行。黨禁打開後，正學便彰明於天下和後世，這多賴德秀的出力。

著作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去世後，皇帝思念不已，賜謚爲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小時他跟兄長們一道入學，儼然像個大人。年紀稍微大些，聰明超群，日誦千言，過目不忘，在鄉里號稱神童。十五歲時，寫成《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家風範。

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遍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强，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冑持不可而止。

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吴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化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户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爲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考，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宫，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

慶元五年，考中進士。這時正忌諱談道學，但了翁在策文中談到了道學。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全力盡職。嘉泰二年，召任國子正。第二年，改爲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執政，謀劃對金作戰來穩固自己的地位。舉國上下都感到憂心驚駭但不敢說。於是了翁說："國家綱紀不立，國是不定，習俗苟且偷安，邊防廢弛，財用凋敝損耗，人才疲弱，而民間紛紛擾擾，都説將要進行北伐，人心洶洶不安，懷疑是錯出計策。金土地廣闊，勢力强大，不可以急相圖謀，返求自身，没有發現我們藉以取勝的地方。何不抓緊內部治理，姑且避開外擾。不然的話，拿天下來孤注一擲，事關國家的存亡，不可忽視。"策文出來後，衆人都大吃一驚。了翁改任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隨即彈劾了翁對策狂妄，祇有侂冑認爲不能這樣，事情纔罷休。

第二年，升官校書郎，以父母年邁請求外任，於是出知嘉定府。來到江陵時，蜀大將吴曦正以四川反叛，了翁進策説吴曦一定失敗。第二年吴曦被殺，蜀地平定，了翁奉送雙親還鄉。侂冑也因爲誤國被殺。朝廷收攏召集賢士，了翁參預其間。正值史彌遠入相專政，了翁洞察他的所爲，堅決辭掉召命。生身之父去世，解官居喪，築室在白鶴山下，用自己從輔廣、李燔那裏學到的知識開課授徒，士人争相投奔。從此蜀人知道義理之學。

差知漢州。漢州號稱事務煩重的大州，了翁在治理時改變風俗。首先減免積欠税收二十多萬，去除攤派賣酒的弊端，嚴禁婚姻相互欺騙，又制定文告來培厚人倫，止息訴訟，百姓敬奉教令不敢觸犯。轄境內有座橋坍塌，有百姓被壓死，部使臣上報朝廷，詔令了翁降官一級，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幾個月後，又官復原職知眉州。眉州雖然是禮樂之邦，但是百姓熟悉法令，知道官吏的優劣，所以號稱難治。聽説了翁來了，大家争着用各種事情來驗試他。於是他尊禮長者，選拔才俊，每月的初一十五都到學校去，親自爲學生講説，指點教授，行鄉飲酒禮以

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

示教化，增加貢士人員來振作文風。修復蟇頤堰，築造江鄉館，凡是有利百姓的事，衹要知道了就去做。士論大爲嘆服，習俗爲之一變，了翁政聲遠揚。

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奸，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侶、吴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

嘉定四年，越級任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升爲轉運判官。制止官吏行奸，詢問百姓疾苦，檢舉揭發不避權貴，儀態嚴肅。上疏請求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賜爵定謚，爲學生指明方向，朝論認爲他説得對，實施了他的請求。遂寧缺少太守，了翁赴任。於是奏請修整城郭以備不時之需，朝議認爲應當節省費用，了翁增高城墻，加深河道，就好像敵軍要來一樣。一年之後，潰散的士兵攻掠州縣，知道遂寧有所防備不敢前來，人們這纔嘆服預先設防的必要。十年，升爲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遭母喪，服喪結束後，差知潼川府。嚴於律己而富足百姓，政績非常顯著。像游侶、吴泳、牟子才，都是蜀中名士，都來了翁門下拜師受業。

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虚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録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五年，了翁被召入對，上疏二千多字。首先論述人與天地爲一，一定要仿效天地行事方能不曠天位，兼及人才、風俗等五件要事，論述切中時弊。他又論及州邑幹强枝弱的弊病，認爲應當加以變通。自從了翁離朝到現在已經有十七年，這時皇帝對他進行優厚慰勞，贊賞并接納他的意見。升兵部郎中，不久改任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百官輪流奏事，他論説江、淮、襄、蜀應當分爲四大重鎮，選人任職，虚懷聽納，給以權力，資助財用，爲聯絡防禦作準備。接着論及蜀邊墾田及實録缺文等事，都把他的奏章下發給中書省。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升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

十七年，遷秘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静，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

十七年，升爲秘書監，不久任起居舍人，兩次辭謝後就任。入朝論奏，極力陳言事變的相因禍福、人心的向背、疆界的安危，鄰寇的動静，有五點，他説："應該明察時機來共就天命，尊重道義而嚴明法令，集思廣益，積極謀劃，這不比坐觀事變，聽任局勢演變要强嗎?"又論説士大夫中的弊病，説："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然後

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嘆。"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

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閑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并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

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别，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

纔能平時有所助益，事情發生時有所倚仗。如果人人都爲自己謀劃，那麼天下的禍患就没有窮盡。現在士大夫口是心非，習慣阿諛繼踵陋俗，我實在感到恐懼。何不明察人心的邪正，推求世事的相因演變，拓寬格局，會聚人才，這樣或許在事變發生時不致有乏人之嘆。"言辭懇切，無所顧忌，然而當時宰相開始不高興。

寧宗去世，理宗以宗室入朝即位，時事忽變，了翁積憂成疾，三次上疏請求居閑不獲恩准，改官起居郎。第二年，改年號寶慶，雷鳴不合時節，皇帝説"我的心日夜不能安寧"。了翁入朝論對，論説道："君主的心是義理的安居之所，這叫做天，不是説此心之外另有所謂天地神明。陛下何不就不安求天，面對天地，侍奉太母，接見群臣，親自講讀，都隨事反求，那麽根本就會確立起來，没有什麽事不可爲了。"又論説道："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没有犯顏直諫的忠臣，臨難没有仗節殉義的勇將。希望廣求碩儒，闡揚正學，圖謀長治久安。"又請求對大臣重申，在授任時，要公聽并觀，這樣纔能展露實情，人才得以出來。

正值濟王遭貶而死，有關部門左右觀望，葬喪不敬。了翁每次見皇帝，都請求增厚人倫綱紀，以消止别人的言論。應詔論事的有十多個人，朝中人士衹有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論能够引義直諫，最爲切實。這時了翁也以病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彈劾夢昱將其流放嶺南，了翁出關爲他餞行，於是指斥了翁倡發異論，準備對他進行彈劾，而彌遠還對外顯出很寬容的樣子。不久了翁權尚書工部侍郎，堅決稱病辭却，於是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過了兩天，諫議大夫朱端常彈劾了翁欺世盜名，朋比謗國，詔令官降三級，靖州居住。當初，了翁第二次入朝時，彌遠想拉他輔助自己，了翁不爲之屈，未曾私自拜訪。所以三年之中，衹是按部就班地升遷，未曾官處要職。了翁到靖州後，湖、湘、江、浙的人士，不遠千里來求學。於是撰寫了《九經要

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創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

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别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

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

義》一百卷，考訂精審詳備，是先儒所没有過的。

紹定四年恢復官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久知遂寧府，辭却不受。升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州是個大州，所轄面積二千里，然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於是奏請修繕樓櫓雉堞，增設器械，教閱訓練牌手，嚴明軍紀，興建學校，減免積欠税額，恢復社倉，創立義冢，建造養濟院。幾個月後，百廢俱興。彌遠去世，皇帝親政，了翁升爲華文閣待制，賜給金帶，沿襲舊任。

了翁念及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政，外變風俗，綱常淪落，法度敗壞，貪官在位，舉事成弊，無法清洗。於是應詔上奏論説十弊，請求恢復舊典以示更新：一是恢復三省舊典以重視六卿，二是恢復二府舊典以集合衆議，三是恢復都堂舊典以重視中書省，四是恢復侍從舊典以引來忠告，五是恢復經筵舊典以興起聖學，六是恢復臺諫舊典以使官員升降公正，七是恢復制誥舊典以重命令，八是恢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九是恢復三衙之職以加强皇權，十是恢復制兵舊典以罷止私意。陳述萬言，先引典故，次論時弊，區分利害，黑白分明。皇帝讀後感悟，頗受震動。隨即在經筵上命人誦讀。後來，舊典都被復原。

大臣密上奏章多是請求召回了翁及真德秀，皇帝因爲他們的威望都召進朝廷，任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朝論對時，了翁首先請求辨明君子與小人，作爲進退用廢的依據，以此杜絶奸邪窺探、伺機求進的機會。接着論及故相有十大失誤，又論及修身、齊家、選任宗族賢士、建立宮中小學等，都是關係到皇帝自身的。其他如和議不可信，金軍變化莫測，軍資財用不能依仗等，共十多項。又口陳利害關係，直到時到四十刻纔告退。受任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不久兼吏部尚書。每次給皇上進讀，皇帝都一定要鄭重聆

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閫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黄二帥是非，如究見黄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

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争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

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

聽，向他詢問政事，訪求人才。他又條陳十件事獻給皇帝，都是苦心搜求，直述事實，講别人所難講的事。皇帝全都贊賞接納，而且手詔獎諭。他又奏請收回并保全藏在彌遠家的御筆，請求確定趙汝愚配享寧廟，請求敦促崔與之參預政事，請求定下施禄田畝的法令來寬緩民力，請求詔令從臣集合商議改革紙幣的弊病，請求儲備帥才以應不時之需。又乘機獻上舊制：如儲備人才、凝聚國人之論，如力圖自治的策略，如頒布罪己詔書，如分辨襄、黄二帥的是非，如查明黄陂叛亂士兵的利害，如分任諸帥處置降服歸順的人。

了翁回朝六個月，前後上了二十多封奏書，都是當時的急務。皇帝準備援用他共謀國政，然而忌恨他的人聯合起來排擠他，使他不能安居朝中。執政便説近臣中衹有了翁懂得軍事，體察國情，於是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正值江、淮督府曾從龍因憂慮而死，又把江、淮一并付與了翁。朝論大爲驚駭，認爲這樣不行，三學也上書争辯。這時邊疆警報紛至沓來，皇帝内心焦慮憂煩，了翁爲了避嫌，五次辭任但不被允許，於是便受命上任，開建府署，晝押同二府奏事，皇帝慰勉至深。不久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禮如同宰相，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像張浚那樣賜給自主行事的詔書。了翁到朝廷辭别皇帝，皇帝當面賜給他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個大字，又賜給金帶鞍馬，詔令宰相爲他在城外餞别。於是了翁斟酌於上下流之間，在江州開設幕府，戒勉將帥，調遣援兵，褒獎殉職的官吏，罷黜退縮的將領，奏上邊防應注意的十件事。過了二十天，了翁被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朝奏事，他稱病堅辭不受，朝中諸人剛開始打算以此任命來逐出了翁，逐出以後又感到建督不對，雖然朝廷恩禮有加，但是督府奏陳動不動就來牽制，所以急忙召還，前後都不是皇帝的意思。

不久改任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了翁又堅决辭却，詔令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不久，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幾次上書請求告老，朝廷

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不允許。病重之後，再次上疏。門人來探病，他衣冠整齊地與他們應答，他說："我平生處世，淡泊而没有私求。"又説到蜀兵叛亂的事，額頭皺了很久，然後口授遺表，不一會兒拱手而逝。十天之後，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退休。

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嘆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

遺表上報，皇帝感到震驚和悲傷，停止臨朝，感嘆有用才不盡的遺憾。詔令贈太師，賜謚文靖，在蘇州賜給宅第，累贈秦國公。

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著作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説》、《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慚服。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小時候學習佛學，得到了龜山楊時的書，讀後恍然大悟，於是便向朱熹去求學。乾道年間考中進士。知莆田縣。百姓中有人祭奉淫祠，德明將其治罪，把神像沉入江中。有個顯要人物想占取城中土地擴大居室，德明不同意，太守會見僚屬時對他進行勸説，德明説："太守，是爲天子守護土地的臣子，没聽説把土地送給别人的。"太守慚愧地服從了他。

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托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多次升官知潯州，有政績。各部門交相舉薦，德明説："現在我老了，更何况是以道徇人呢？"堅辭不受。選任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人不避權貴。當年要推薦人才，朝中顯貴很多人致信請托，德明説："這是國家的官職。"全部原信退還。有個同鄉任主簿，德明聽説他是個賢才，就舉薦了他。德明巡行諸縣時，這位主簿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宴請他，全都借用富人的食具，非常豐盛。德明發怒説："一個主簿竟然這樣奢侈嗎？一定是個貪官。"於是追還薦書，他的公正嚴明就是這樣。

時盗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

這時盗寇攻陷桂陽，逼近韶州，韶州人感到恐慌，德明談笑自若，遣將前去攻打，自己拿着小旗督戰，大敗盗寇。於是分地戍守，在遠處放哨，明確賞罰，宣布威信，韶州像平時一樣安定下來。改知廣州，升爲吏部左選郎官，授宫觀

祠，卒。

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説，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官，去世。

德明初爲潯州教授時，給學生宣講聖賢心學的要領，在學校種植了三棵柏樹，潯州學生如同甘棠一樣愛護敬守。在南粤時，建師悟堂，刊刻朱熹的《家禮》以及程氏諸書。公務之餘延請僚屬及學生親自爲他們講説，遠近都得到熏化。曾經告訴人爲官的要領："我從開始做官，一直到主持州事，衹是用的三代直道而行這句話。"有《槎溪集》流傳於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黄震

湯漢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奇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爲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别院試，正奏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塈言："漢，今海内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

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録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詔上封事曰：

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爲天下共主，爲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他與兄長湯干、湯巾、湯中都是當世知名之士，柴中行一見而稱奇。真德秀在潭州時，延請湯漢爲賓客。湯漢曾經造訪趙汝談，汝談説他："第一流的人。"江東提刑趙汝騰向朝廷舉薦湯漢，詔令免除解差，充任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别院考試，正奏名，任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塈上奏説："湯漢，是當今海内知名人士，豈能讓他到州縣爲官！"詔令加兩任資格，任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院長。

淳祐十二年，任史館校勘，改任國史實録院校勘。洪水暴發，密上奏章説："君王持心的敬畏與否，是上天喜怒的緣由。一念之敬，上帝就會賜福，祥風瑞雲由之而來；一念不敬，上帝就會震怒，洪水災害因之而生。"發生了火災，他應詔密上奏章説：

我聽説擔當治理天下的重任，立心不能不公正，持心不能不敬畏。陛下受皇天的眷愛委命，承當祖宗留下的寶業，就不當懷有私恩，爲天下共主，爲萬民立命，就不應厚待私親。大臣小臣，近臣遠臣，都是陛下仰仗的，不應當衹信服自己親近的人。三省、密院，是陛下的朝廷，是發號施令的地方，

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答私恩；於群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

不應當有出自私人的命令。四海九州，八方版圖，都是陛下的倉廩府庫，不應當蓄積私人財產。陛下對於皇天祖宗的恩德没有時刻牢記，而是報答私人恩德；對於黎民百姓的疾苦没有深加體恤，而是自己的親舊獲得富貴；公卿在朝廷，對他們的信任不如親近的人深篤；中書制定命令，頒行不如內批能行通；陛下立心，未能全部合乎天下的公意。

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強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爲。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籍群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之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

以往陛下上畏天威，下愛人言，內受權臣的制約，外有恐於强敵，敬意未敢徹底廢弛，私意也不得徹底施行。近年以來，天戒人言已久而多，貪婪污濁之人執掌國政，貪得無厭，他們既然要恣行私欲，就不得不放縱陛下的作爲。於是以往的敬畏就全部忘却，而私心念頭旁溢四出以致不可抵擋。且看近來發生的事情：定策的碑文，忽然出自宫中，過去没曾想親自撰文；貴戚子弟，遍布朝野，過去不是如此放任；土木之禍，輾轉流布，訴訟小事，胥吏賤人都能以宦官的勢力，深入宫中，過去不是如此猖狂，御筆一出，上則廢棄朝令，下則侵及有關部門，過去没有這樣多；賄賂公行，致信請托，過去不是這樣明顯。

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爲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爲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因此陛下之所以未以擔重任，而致使招怨積禍，是始於立心不公，形成於持心不敬，私意爲主，放縱而行。這是感發天地，數月之間，水火災害頻出的原因。陛下能不立即治理亂勢危局，而再用平常的輕慢之心來對待嗎！

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

授太學博士，輪流進對時，他説："毁掉太祖一半天下的，是蔡京、王黼。毁掉高宗一半天

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强，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涣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

下的，是鄭清之。”又説：“如果有志氣，綱紀一定要先加以端正，根本一定要先進行强固，屏障一定要先加以穩固。之後纔能心寬體胖，涣然而悠閑自得，快樂無比。捨此不爲，衹是在九重深宫、以佳人一笑爲樂。樂極而思，我有朝廷却不能治理，我有百姓却不能保護，起而環視四周，外敵又來入侵。這樣雖然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的華麗，瓊林的富貴，又有什麽快樂呢!”

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賓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秘書郎，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

召試館職，升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加冠時，充太常博士，引導賓客行禮，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爲秘書郎，輪番入對時，極力論説邊事，認爲：“現在扶危救亂没有其他辦法，衹有主上清心去欲，盡用天下財力來治兵；大臣公心忘我，盡用天下人才來强本，或許還有希望救亡圖存。”

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嵩之、泉州守謝堊。召爲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還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爲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虚己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以撓其正；四海之内，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

提舉福建常平，彈劾福州太守史嵩之、泉州太守謝堊。召爲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不久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知寧國府。改官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改爲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爲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討官。入朝奏對説：“希望陛下正本清源，虚懷就下，恢復大公之道，打開直言之門，使得朝廷之上，光明洞開，没有邪惡來阻撓正道；四海之内，歡欣流布，没有怨恨之氣侵擾和氣。我的忠愛之心，没有比這更深切的。”

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迹絶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壼奥之中，給事宗廟之内，此其重干

改官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德，改任秘書少監。上疏論道：“過去董宋臣氣焰熏天，他的勢力能够驅逐臺諫，排擠大臣，勾結頑凶，惡德交會，導致兵戈相繼的禍亂。陛下洞察其事，斥而遠之，我以爲他就此銷聲匿迹。豈料他陰消再凝，冰解驟合，既得已自便，又圖謀進用，以他的罪餘之身，一旦使他又出入深宫，備職宗廟，這是重犯天人之怒，再植禍亂之源，上下惶惑不安，大小切齒痛恨。而陛下正在爲他分辯，大臣

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

正在與他和解，我深嘆這是錯誤的做法。自古以來，小人復出，爲害必烈，他們將一逞心中的憤怨，呼朋喚友，顛倒乾坤，令陛下的神威有時不能施展，這非常可怕。”

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

請求退休，升爲太常少卿，太子致信挽留。他又請求外任，以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隆興府。

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以私昵瀆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

度宗即位，召他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爲起居郎兼侍讀，入奏道："希望陛下持守敬天之心以釐正百事，追養繼孝，報答先帝，一定會越發興盛；先意承旨，侍奉太母，一定會越發恭謹。愛惜身體，不因物欲而破壞平和；正家門，不因私相親昵而毀壞法度。政令出自朝廷，預防政出多門，人才源於明薦，杜絶出於邪道。"

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宫。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

兼權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他幾次請求退休，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過了許久，又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直學士提舉玉隆宫。升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退休。後來去世，卒年七十一歲。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

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湯漢潔身自好，淡於升官，著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黄榦適知其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親伯熭爲臨川縣丞時，黄榦正好主持縣事，伯熭讓兩個兒子拜見并師從讀書。黄榦告訴他們一定要真心實地刻苦下功夫纔能行，何基敬畏受命。於是黄榦隨事誘導，何基得知淵源之學。對於微言奥義，他精研深思，平心静氣，以待通解，未曾參以己

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者。

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净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净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

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

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録發揮》。

意，標新立異，依從他人而稍加改變。凡是他讀過的書無不加以標點，意義顯明，有時不需論説而自現。

朱熹的門人楊與立一見而佩服。向他從學的人很多，他曾經説："爲學立志貴在堅定，格局貴在宏大，踐履服行，死而後已。讀《詩》的方法，必須盡掃胸中雜念，而後吟哦諷咏，意態從容，使人感悟興發，這纔算得有功。"他説："用《洪範》參驗《大學》、《中庸》，有的地方不約而同。"他説："讀《易》，應當盡去固執閉塞支離破碎的見解，使自己的心恢復潔净，玩味精微的義理，潛入其中深入研究，得其根源，纔能漸觀爻象。"因爲他固守師訓，所以纔能精義造約。

王柏執弟子禮後，何基謙抑自守不以師道自處。王柏高明絶倫，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疑問難，有時一事要往返十次，何基終究不加改變來等待他决定。曾經説："研治經書應當謹慎持守精心玩味，不必多發疑論。有句要對後學説的話，那就是謹慎再謹慎。"何基淳厚篤實，絶似漢儒。雖然他源自朱熹，然而對朱熹的言論進行闡明時，精義新意層出不窮。著有文集三十卷，與王柏的問難辯論有十八卷。

太守趙汝騰任婺州太守時，曾聘請他講學，他辭而不去；又首先向朝廷推薦，再率領知名部下共同推薦。通判鄭士懿、太守蔡抗楊棟相繼請他出仕，都辭却。景定五年，詔令舉賢，特薦何基與建州人徐幾，一同受命添差婺州學教授，何基兼任麗澤書院山長，堅辭未成時，理宗去世。咸淳初年，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次辭却，改爲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究没有受任。後來去世，享年八十一歲。國子祭酒楊文仲請示朝廷，賜謚文定。

著作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録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

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逾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黄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

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没，家貧，爲之斂且葬焉。

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

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祖父崇政殿說書師愈，跟隨楊時學習《易》、《論語》，而後又與朱熹、張栻、呂祖謙交游。父親王瀚，爲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都師從朱熹、祖謙門下。

王柏小時候仰慕諸葛亮的爲人，自號長嘯。年過三十，纔知道家學淵源，於是盡棄俗學，勇於求道。與朋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看到《論語》中"居處恭，執事敬"時，他敬懼而嘆："長嘯不是聖門持敬之道。"急忙改號魯齋。

王柏與朱熹的門人交游，有人告訴他何基曾從黄榦那裏獲得朱熹真傳，他就前去從學，何基授給他立志居敬的宗旨，而且爲他作了《魯齋箴》相勉勵。王柏篤實堅苦，有疑難一定要向何基質詢。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進行標注點校，非常精密。作《敬齋箴圖》。他每天早起拜祖廟，治家嚴整。暑天閉門静坐，子弟們來稟報事情時，不備好衣冠不出見。

從小成爲孤兒，侍奉自己的長兄非常恭謹。小弟早年而死，他撫養遺孤，又割讓自己的田產。他聚攏宗族，救貧扶弱。開之死後，家裏很窮，他爲之治葬。

向他求學的人很多，教授時一定先教《大學》。蔡抗、楊棟相繼爲婺州太守，趙景緯爲台州太守，他們聘請王柏爲麗澤、上蔡兩書院的導師，鄉里年高有德的人都向他執弟子禮。理宗去世，王柏率領諸弟子裁製喪服在州城服喪。

王柏說："伏羲依《河圖》來畫八卦，文王推演八卦來合《河圖》，先天是後天的宗祖。《河圖》是逐位奇偶相交，後天是統體奇偶相交，祇有四產生數不變動。用四來成數或下或上，上偶下奇，無不自然。"又說："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關於限數，不謀而合。《洪範》，是經傳的宗祖！'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這是帝王相傳的大訓，不是箕子的

'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言論。"又說："現在《詩》三百零五篇，難道盡是定於夫子之手？所删的詩，間或也存於里巷浮薄之輩的口中，漢儒取來補足散失之詩。"於是他考定《二南》各有十一篇，兩兩相配。將《何彼穠矣》、《甘棠》退歸《王風》，删除《野有死麕》，去掉鄭、衛的淫奔詩。又作《春秋發揮》。又說："《大學》的《致知格物章》未嘗散失。"他把《知止》一章還於《聽訟》章之前。說："《中庸》古有兩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他的卓識獨見多是這樣。

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

去世前，整好衣冠端坐，揮斥婦人不要近前。國子祭酒楊文仲請示朝廷，賜謚文憲。

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學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左淵源》、《伊洛精義樵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著作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學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左淵源》、《伊洛精義樵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爲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莘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少年聰明，嗜讀經史，下及野史小說，過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考中進士。歷官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湖南帥臣括田，號爲增加耕稅，别的縣都恭謹奉令。惟獨夢莘說縣裏没有新田，租稅無從出。帥臣怨憤

獨謂邑無新田，租税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捃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

他私愛百姓，想要從文簿中收集他的過失，終於一無所獲，由此反而更器重他。

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概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説，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毁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

不久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這時朝廷正議論改變二廣鹽法，派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到境内集議。夢莘隨行，説道："廣西有山阻隔，衹應當沿用官般法，如此則不害民；廣東諸州依傍江流，或許可以容許商賈販賣，不應該對二廣一概而論。"他的意見與廷直不相合。廷直最後施行自己的説法，以客販變法得以任轉運使。夢莘知賓州後，仍然認爲前議行不通，於是罷去。不到三年，二廣商賈棄業，百姓苦於無鹽，於是又實施官般法。

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稡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

夢莘淡於升官，他常念及自己生當靖康之亂，四歲時江西阻於争亂，母親背着他逃離，纔免於一死。思求探明本末，於是收集舊聞，會粹同異，撰作《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從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起，到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死去止，上下四十五年，涉及敕、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都登載無遺。皇帝聽説後表示嘉許，提拔他直秘閣。

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録》，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録》，有《集仙録》，皆以"儒榮"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

夢莘一生多有著述，有《集補》，有《會録》，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録》，有《集仙録》，都冠以"儒榮"之名。他嗜學博文，孜孜不倦、死而後已。開禧元年秋八月，夢莘去世，享年八十二歲。夢莘的弟弟是得之，侄子是天麟。

徐得之

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

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考中進士。部使臣以廉吏相薦，得之以通直郎退休。他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有《左氏國紀》、《史記年紀》，又作《具敝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

徐天麟

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

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任撫州教授，歷任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流入對時，他説君主應當持心敬

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

天。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到之處興辦學校，宣明教化，有仁政。

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

著有《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謝官之後，在蕭灘之上建造了亭子，畫上嚴子陵的像供奉。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

李心傳字微之，是宗正寺簿舜臣的兒子。慶元元年被鄉里舉薦，落第之後，决意不再應舉，閉門著書。

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

晚年因爲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前後二十三人的舉薦，由制置司敦促來到朝廷。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剛完成三朝，因有人進言而罷止，添差通判成都府。不久升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令他不要入幕府，允許他設官置局，接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朝廷，爲工部侍郎，他上奏説：

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舛，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

我聽説“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是因爲殺戮人多，賦税繁重，使得百姓憤怒怨恨，上干陰陽之和，而至於如此。陛下應當與諸大臣清除亂政，與民更新，作爲消除惡運、納迎善祥之計。然而法度凋敝未曾改弦更張，百姓勞苦未曾賑濟安撫，既不能改變舊制，又進一步加深。所以帝德未能無過，而朝綱則苦於雜亂，廉潔清平的官吏，所在少有，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的人，却挾敵興兵，從四方而起，力圖一逞私欲。如此而指望五福來聚，百穀豐登，無異於緣木求魚。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

我考察致旱之由是：和糴增多而民心生怨，流亡百姓無家可歸而民心生怨，檢税不

曰檢税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絶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賫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兹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却絶，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内，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

符合事實而民心生怨，没收資財入官不治罪而民心生怨。凡此種種都起於大兵之後，却没有消解的措施，所以越積越深。成湯是個聖主，然而他在桑林祈禱，還以六事來自責。陛下圖治，於今已有七年，其間災害饑饉，史不絶書，原因何在？朝令夕改，没有常規，那麽政令就没有節制；行賫居送，了無間歇，致使百姓疾病；陪都園廟，營造甚多，土木工程興起；東宫女道，氣焰熾烈，那麽女謁從此風行；進獻珍奇玩好，很少聽説謝絶，包苴納物開始流行；耿直的言論，多遭抛棄，進讒之人猖獗。這六事有一事，就足以致旱。希望陛下迅速下發罪己詔，修明六事來贏回天心。群臣之中若有進獻聚斂搶奪的言論來求升官的，一定重加罷黜，使其不能玷污聖德，那麽旱情雖然酷烈，仍然可以消災。然而如果境内百姓抱怨，境外强敵逼臨，事急勢危，什麽事情不能發生！陛下即使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也不知道如何辦了。

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

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不久，又因爲進言而離去，爲宫觀官居住潮州。淳祐元年罷宫觀官，之後再授宫觀官，再次罷宫觀官。三年，退休。後來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吴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心傳有史學才能，通曉掌故史實，然而他作《吴獵》、《項安世傳》時，對人物的褒貶有失史家秉筆直書的原則。他心中常常看重川蜀，而對東南之士則有所輕視。

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録》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録》五卷、《西陲泰定録》九十卷、《辨南遷録》一卷、詩文一百卷。

寫成的著作，有《高宗繫年録》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録》五卷、《西陲泰定録》九十卷、《辨南遷録》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又字知道，温州

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

人。少年立志喜好古學，師從朱熹。參加禮部考試名列第一。時當僞學遭禁，味道考策問時，一本程頤，無所避忌。知舉胡紘見到他的對策將他貶斥，説："這一定是僞徒。"落第之後，他又跟朱熹到武夷山中游學。學禁解開以後，考中嘉定十三年進士，調任鄂州教授。

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虚。"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

理宗訪求朱熹的門徒以及著作，部使臣便把味道的行誼上報，朝廷差他主管三省架閣文字。升爲宗學諭，輪流入對時，味道説："皇上務學，這是天下人的福氣。一定要堅定志意固守所學，謹於幾微來驗證所學，端正綱常來磨礪所學，取用忠言來充實所學。"到上奏時，他又述説帝王傳心的要領，和四代作歌作銘的旨意，最後他説："言語宣發内力就要衰減，文辭取勝意蘊就要空虚。"從臣中有人舉薦味道可作講官，於是授官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

故事，説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説《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别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

舊制，説書的職事衹是就《通鑑》進行解説，不涉及經書。味道請求先講説《論語》，詔令依從。皇帝忽然問起鬼神的事，懷疑伯有的事涉及荒誕。味道回答説："陰陽二氣的聚散，即使是天地也不能改變。有的人死了而魂仍不散，這是常態。有的人死非其所而魂鬱結不散，這是變態。所以聖人設宗廟，分别親疏遠近，正是用來教民親愛之義，參贊化育。現在伯有獲罪而死，他的魂不散，興妖作鬼，使得國人上下不安，這時如果爲他立子洩爲後，那麽或許鬼神有知，就無不安寧了。"這是在諫諷皇子趙竑的事。

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説。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摇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

三京用兵，廷臣邊帥都進説這是機會。味道進呈議狀，認爲："開邊拓疆，應援倍加艱難，攤派日益繁重，轉餉日益急迫，一旦百姓不堪忍受，就會立刻發生龐勛、黄巢的禍難，這就先動摇了根本，無補於邊事。"在經筵上奏事時，没有一天不重申他的話，而洛師不久便傳來失敗的消息。於是大家認爲味道深謀遠慮。

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

味道的奏書陳言，無一不是引導和扶佐，以求切合皇上；旁徵博引循回往復，推求治道。升

治道。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

官秘書著作佐郎後便去世。消息傳到皇帝那裏，皇帝爲之震驚和痛悼，拿出內府的銀帛來辦理喪事，升官一級以任用他的後人，這是舊制所没有的。

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著作有《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王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他九歲通曉《六經》，淳祐元年考中進士，跟從王埜求學。

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爲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

調任西安主簿，縣民因爲他年少而輕視他，交税過了預定日期。應麟報告給太守，請求將緩交租税的人繩之以法，於是賦税立即交齊。諸兵校想要作亂，知縣翁甫驚慌失措，應麟以禮義説服了他們。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任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臣鄭霖對他異禮相待。遭父喪，服喪結束後，調任揚州教授。

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

當初，應麟考中進士，他説："現在應舉的人，沽名釣譽，一旦得到了便將一切拋棄，對於制度典故茫然無知，這不是國家期望於通儒的。"於是閉門發憤，發誓要考博學宏辭科來自我顯現，借來館閣的書閲讀。寶祐四年考中此科。應麟與弟弟應鳳同日出生，開慶元年應鳳也考中了此科，皇帝下詔褒獎，應麟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

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皇帝到集英殿考對策，召來應麟覆核。考試排名上呈後，皇帝想把第七份考卷改放在首位。應麟讀了此卷，叩頭説道："這份考卷具有古人風範若龜鏡可爲借鑒，忠肝義膽如鐵石，我冒昧地祝賀陛下得到了賢士。"於是把第七卷提到首位。後來一唱名，原來是文天祥。應麟遷官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

遷國子録，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蹙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强爲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

升爲國子録，進升武學博士。上疏説："陛下閲奏理事多，希望治世長久。正當時勢艱難，疆土迫於外患，人才匱乏，民力殆盡，應該勉力爲善，增修道德，不要自行懈怠，自我敗壞；弘揚士氣，使下情全部上達，以綱紀明確委任，謹戒左右防止蔽塞，求得哲人來輔佑後代。"論對

既對，帝問其父名，曰："爾父以陳善爲忠，可謂繼美。"

之後，皇帝問他父親的名字，説道："你的父親以善道爲忠義，你可以説是繼承了他的美德。"

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脣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悦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爲壅蔽所欺。"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

丁大全想要羅致應麟，不得如願。應麟改任太常寺主簿，面見皇帝時，説："淮地的戍守正告危急，蜀道很艱難，僻遠之域河川上流都有藩籬被毁脣亡齒寒的憂患。軍功尚未會集却吝惜賞賜，民力已經疲困仍然聚斂，這不是修内攘外之計。陛下不要自求安逸，不要因爲取悦之言而自我寬懷。"皇帝面帶憂懼地説："邊疆的事很讓人擔憂。"應麟説："無事時有深憂，臨事時不懼怕。希望陛下極力防備，不要被蒙蔽欺騙。"這時大全正諱言邊事，於是應麟被罷官。

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擢秘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迕權臣意，故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

不久，大全告敗，朝廷起用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升秘書郎，不久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出現，應麟應詔極力論説執政、侍從、臺諫的罪責，積斂私財、使用公田的危害。又説道："應對天變没有比挽回人心更要緊的，挽回人心没有比聽納直言更要緊的。堵天下人的口，壞直道而行的臣下的正氣，又怎能應對天變呢?"這時進獻直言的人大多違忤了權臣的旨意，所以應麟論及。升官著作佐郎。

度宗即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

度宗即位，應麟攝禮部郎官，草擬百官表。按舊制，請求聽政時，已經上了四表；有天晚上，應麟入朝，宰相傳旨增撰三表，應麟援筆立就。丞相總領百官朝見回來後，要起草退位表三道，使臣立在一旁等待，應麟不急不忙地擬好交給他。丞相驚異嘆服，隨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

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政殿説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遷將作監。

馬廷鸞知貢舉，詔令應麟兼權直，不久兼崇政殿説書。升官著作郎，守軍器少監。開筵講經時適逢正月初七日下雪，皇帝詢問這有什麽典故，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人的應制詩對答。因而奏言："春雪過多，民生飢寒，寸心仁愛，應當謹相感召。"改官將作監。

帝視朝，謂應麟曰："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强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

皇帝臨朝，對應麟説："爲學要洞見古人之心。"應麟答道："恭謹敬畏，不敢懶散，克勤克儉，不要自我放縱，加强駕馭屬下，裁决事情要果斷，這是古人之心。然而操作容易在幽遠之際而輕忽，兢兢業業常常因游樂而遺忘。"皇帝表

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

示贊許接納。不久輪流入對，應麟說道："君主防止尚未萌發的欲望，保存永不止息的誠意。"擢升爲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升官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說市舶之事，不獲回答。

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奸邪并進，卑逾尊，外陵内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决矣。

賈似道爲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自求去，似道也求去。應麟上奏，孝宗朝宰相缺位的時間也超過了一年，皇帝急忙告知似道。似道聽到應麟的話，對他非常厭惡，對包恢說："我在朝中斥逐像王伯厚這樣的人多了，衹是此人素以文學著名，我不願意讓天下人說我棄士。他爲何不稍加收斂!"包恢告訴了應麟，應麟笑着說："得罪了宰相的禍患小，有負於君主的罪責大。"升官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天雷鳴，應麟說："十月雷鳴，衹有東漢時出現過幾次。這是號令不專，奸邪并進，卑賤凌越尊上，以外凌内的徵象。應當清天君，謹奉天命，體察天德，以回天心。守成一定要師法祖宗，臨治一定要總領威福。"似道聽說了，便决意要逐出應麟。

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閣修撰主管崇禧觀。

應麟以牒閣門直前奏對，説用人没有比察明君子小人更要緊的。把疏文藏在袖中待位時，臺臣急忙上疏反駁，由此二史直前的制度便廢除了。應麟以秘閣修撰主管崇禧觀。

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摧豪右，省租賦，民大悦。

很久之後，應麟起知徽州。父親王撝曾經作此州太守，州中父老都說："這是清白太守的兒子。"赴任後，打擊豪强，减輕租賦，百姓大爲高興。

召爲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説，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

召爲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堅决辭却，不被允許。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侍講。升爲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他陳說成敗逆順的道理，而且說："國家所依仗的是大江，襄、樊是其喉舌，商議不容延緩。而朝廷正安閑如常，機會一旦失掉，又豈能自保安定?"朝臣中無人言及邊事，皇帝開始不高興。似道又謀劃驅逐他，正好應麟遭母喪而離朝。

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廉耻、通下情、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

似道在江上潰敗後，應麟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於是上疏陳說十件事，迅速征討、明確政令、厲飭廉耻、通察下情、謀求將才、訓練軍隊、儲備糧餉、舉薦真正的人才、選擇州縣長

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

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粗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吴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況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

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官、設防海路，此爲綱目。他又説："謀治大患一定要略去細故，求得實效一定要去除虛表。"於是請求會集諸路勤王兵，有能率先到達的，應該厚賞以振作士兵的勇武之氣，合力進兵戰鬥。衹有能戰鬥纔能守住城池。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升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發生日食，他應詔論説應答天戒的五件事，陳説備禦十策，都没來得及采用。

不久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任用徐囊爲御史，提拔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等人，應麟上奏説："徐囊與夢炎是同鄉，有私近之嫌；萬石粗疏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責嚴重。現在正想拉攏他們以自助，善類恐怕爲其吞食，一定會携手而去。吴浚貪濁浮躁，豈該任用？何況夢炎違背法令，輕慢諫言，正直的話不敢告知，今日賣國投降的，多是他所任用的人。"上疏兩次進呈，不見回應。出城待命，再次上奏："趁時勢危急而搞亂綱紀，用偏見違背公論，我的駁正不能施行，與大臣意見不合，理當求去。"上疏進呈，又不見回答，於是他東歸故鄉。

皇帝詔令宦官譚純德以翰林學士的職位召還應麟，有識之士認爲奪他的官路，而以清閑官籠絡，不是待賢者之道。應麟也堅决辭却。之後二十年，應麟去世。

著作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黄震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吴縣尉。吴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洲、華亭，皆有聲。

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吴君擢守嘉興，皆倚嬖倖厲民。華甫病革，强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

入爲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閲，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録》。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宫中建内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

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横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爲别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爲常，鬥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栲掠以徼福者，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考中進士。調任吴縣縣尉。吴縣豪門勢家很多，將私債告到縣尉那裏，很多百姓飢寒困苦，死在尉卒之手。黄震來到以後，不接受豪門的狀告。州府令他攝縣事。後來攝長洲、華亭二縣，都有政聲。

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聘請他主管帳司文字。這時錢庚孫爲常州太守，朱熠爲平江太守，吴君擢爲嘉興太守，三人都恃寵肆虐百姓。華甫病重，他撑起病軀劾罷三人，靠的是黄震的幫助。沿海制置司招爲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他不就任，改任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施行後，黄震改官提領官田所，進言公田不便，不被采納，又轉般倉職。

入朝爲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升爲史館檢閲，參與撰修寧宗、理宗兩朝的《國史》、《實録》。輪流入對時，論説當時大的弊端是：民窮、兵弱、財乏，士大夫無恥。請求罷止僧人道士的度牒，待這些人老死之後就加以消額，收繳他們的田産，用作富兵裕國，舒緩民力。這時宫中正建内道場，所以首當其衝。皇帝發怒，批諭降官三級，立即逐出京城。因爲諫官進言，纔又中止。

出京通判廣德軍。當初，孝宗在全國頒行朱熹的社倉法，而廣德軍則由官府置倉。百姓苦於交納利息，甚至以息爲本，利息又都是横徵暴斂，有的百姓因貧困而懸梁自盡。人們認爲這是朱熹定下的法令，不敢置議。黄震説："不對。法令出於堯、舜、三代聖人之手，還可以變通，哪有先儒制法，不能改其弊的呢？何況朱熹的法令，是社倉歸之於民，官府不得參與。官府雖然不參與，可終究有交納利息的弊病。"黄震另外買田六百畝，用其租税代替社倉利息，約定不是災荒之年不貸糧，而貸糧的人不收取利息。

州裏有祠山廟，每年都要會聚江淮一帶參加祈禱的幾十萬百姓，供祭都用牛。州中惡少常常持刀舞牛迎神，爲此而發生争鬥以致犯法。風俗還有自帶桎梏、自相拷打來邀福的，黄震見到

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鐍一夕，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絶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

後，就去問怎麼回事，原來是士兵。黃震責令他自述罪狀，士兵説："我本來無罪。"黃震説："你的罪狀很多，不敢對人講，所以特來禀告神靈以求免罪。"於是杖打士兵示衆。又有所謂埋葬會的習俗，在庭院中挖個坑，深寬各五尺，將作爲祭品的牛和幾百個器皿放在其中，上面蓋好牛皮，封存一個晚上，第二天打開來看，所埋之物已不知去向。黃震認爲這是妖孽，殺牛用於淫祀違反法令，他禀明有關部門，將此禁絶。太守賈蕃世因爲自己是宰相的侄子而驕縱不法，黃震幾次與他爭論是非，蕃世不堪忍受，就上疏説黃震擾亂政事，黃震因此而辭官。

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没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創軍營五百間，皆善政也。

不久通判紹興府，俘虜了海盜，將其殺掉。撫州遭受饑荒，黃震作爲知州，單車疾駛，路上與富人和老人約定到城中會集，不要超過某天。來到城中以後，他大書告示："停賣者没收資財，强買者斬首。"將其公布於衆，然後就在驛舍簽署文書，不到州治所去，没有抑制米價，而米價一天天降下來。他親自煮粥給飢餓的人吃。向朝廷請示，給有功的人進爵予以表彰，然後進入州治理政。轉運司扣留了州中買入的七萬石米，黃震説："老百姓的生計已經發生了困難，豈能再逼迫。"於是用没收的三處官田的收入代替。他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廟，樹立晏殊的里門爲"舊學坊"，造祭祀社稷的祭器，恢復風雷的祭祀，勸民種麥，禁止船競渡，焚毁渡船一千三百多艘，用船上的丁鐵創建了五百間軍營，這些都是善政。

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决其獄者，以結關爲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鬥爭漁。會知縣事蹇雄爲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

詔令黃震進級，於是升任提舉常平倉司。過去州中有些人因爲結關拒捕而入獄已有二十八年，這些人活着的已不到十分之三、四，因爲事關尚書省，没有人敢斷案，把結關看成是作亂。黃震説結關就像其他州的結甲，不能比同作亂，何况已經經過了數次赦罪，於是將其全部釋放。新城與光澤地界犬牙交錯，兩縣百姓夾溪而居，每年常常因爲捕魚而相爭鬥。適逢知縣蹇雄爲政擾民，於是百姓起而相攻，以致焚燒掠奪。黃震彈劾罷黜了蹇雄，勸導百姓散開。當初，常平倉有慈幼局，是爲貧窮棄子的人設的，久而久之便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核民産業，不使下户受抑於上户。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

名存實亡。黄震説在人拋棄之後加以收養哺育，不如在人還未拋棄時加以保全。於是改革舊制，凡是要生育而貧困的，允許里胥向官府申請贍養，拋棄的嬰兒允許別人收養，由官府出糧給收養的人家，這樣救活了很多孩子。黄震實施役法，先讓縣裏派人核察百姓的産業有多少，不讓下户受上户的壓制。大力興修水利，凡是廢壞的陂塘水壩以及被豪强侵占的設施，一律加以復原。

改提點刑獄，决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之，貴家怨。又强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并爲監察御史，有内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

改升提點刑獄，處理積壓的案件，清理民事訴訟，果决威嚴有如神明。有個富貴人家侵害百姓，黄震進行審訊，富貴人家心中抱怨。他又强行分發富户人家的糧食給百姓，富户人家也心中抱怨。御史中丞陳堅因爲聽了讒言，彈劾罷黄震官；進讒言的人，是怨恨黄震的人。於是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後，朝廷以宗正寺簿相召，將和俞浙同爲監察御史，有個内戚因爲畏懼黄震的正直，制止了此事，而俞浙也因爲直言離任。

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飢民，折盗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

改官浙東提舉常平，安撫飢民，在萌芽狀態將盜賊扼止。這時皇叔祖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於是讓黄震兼王府長史。他上奏説："朝廷中的制度，尊卑有别，綱紀不能紊亂。雖然是藩王，監司也可以評説他的過錯。現在我爲其屬下，豈敢核察他的過錯，爲什麽要從我開始破壞成法呢？"堅决不任長史。朝廷又進任他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都不就任。

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决。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黄震曾經告訴人説："不是聖人的書不能看，無益的詩文可以不作。"居官常常是天不亮就開始理政，有了事情立即處理。他很節儉，如果別人有急難，則予以周濟，毫不吝惜。著作《黄氏日抄》有一百卷。去世後，門人爲他私謚稱文潔先生。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鄰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 馬應
和峴 (弟)嶸(附)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録，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自古以來創業垂統的君主，根據他們一時的愛好，因而對這一時代的規模，可以預知了。太祖改朝换代之後，首先重用文職官吏而剥奪武臣的權力，宋代重文而輕武，根由就在這裏。太宗、真宗在做儲王時，已有了好學的名聲，從他們即位開始，崇文日益增長。從此以後，子孫相承，在上爲君主的，無不致力於學，在下爲臣子的，從宰相到縣令録事參軍，無不進士及第，海内文士人才輩出。

建國初年，楊億、劉筠還承襲着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立志於恢復古風而又力量不足。廬陵歐陽脩出來，提倡古文，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群起響應，從此宋代文風一天天趨向古風。南渡以後文氣不及北宋，難道不足以考察世代變遷嗎！作《文苑傳》。

宋白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鄠、杜間，嘗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

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十三歲時，就善於寫作文章。多次在鄠、杜之間游歷，曾寄住在張瓊家，張瓊是武人，賞識宋白有才華，待他非常優厚。宋白豪爽英俊，崇尚氣節，重視交友，在詞場聲譽卓著。

建隆二年，竇儀掌管貢部，選拔宋白中進士甲科。乾德初，宋白進獻文章一百卷，應試拔萃中高等，出仕爲著作佐郎，朝廷賞賜襲衣、犀

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

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擢爲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録》，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

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衆，群議喧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

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黄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

張去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道

帶。後蜀平定後，任玉津縣縣令。開寶年間，閻丕、王洞交相舉薦他有才能，適宜進入朝班行列。宋白因雙親年老，請求任地方官職，連續任蒲城、衛南二縣知縣。

太宗在藩邸爲儲王時，宋白曾進獻文章，受賜襲衣；等到太宗即位，升爲左拾遺，權知兗州，一年多召還。泰山有唐玄宗所刻的銘文，宋白臨摹下來獻上，并表達了承平日久的陝西以東人民希望皇帝幸臨的意願。參加修撰《太祖實録》，不久爲直史館，判吏部南曹。隨從太宗征伐太原，判皇帝所在地御史臺。劉繼元投降，第二天，宋白奏上《平晉頌》，太宗當夜召到行宮褒獎，并説："等回到京城，即用璽印詔書授給職位。"宋白在帳幄中謝恩。不久爲中書舍人，賜給金紫。

太平興國五年，宋白與程羽一同主持貢舉，不久充任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再主管貢部，改爲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不久，召進翰林院爲學士。雍熙年間，召令宋白與李昉集合文士們編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年，加授禮部侍郎，又主持貢舉。宋白共三次掌管貢舉進士，招來許多譏諷議論，但朝廷所得人才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等，都是宋白録取的。這時，詔令恢復舊制，由有關部門專管，宋白所録取的二十八人，有很多被罷退，衆議喧嘩。太宗迅速召集已被罷黜者親自進行復試，一連録取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

宋白曾經拜訪何承矩家，他家正張羅歌舞歡宴。有個進士叫趙慶的，平常行爲不檢點，在何承矩門下走動，趁這時悄悄地拜見宋白，求宋白薦舉他。等到宋白掌管貢部時，趙慶隨即被舉薦，人們大多以此指責宋白。宋白把妹妹嫁給王沔，淳化二年，王沔被罷去參知政事。當時寇準正譴責揭發求進之人，因此王沔被逐出朝廷，又説宋白家中用的黄金器皿是推舉人的賄賂，其實是宋白以前奉詔撰寫錢惟濬墓碑時，所得到的塗金器皿。

張去華其人，與宋白同年而生，因尼姑道安

安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逾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户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

之事被貶。宋白平時與張去華交情很好，也出朝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過了一年，上書爲自己陳辯，其中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的話，太宗看後憐憫他，召回他爲衛尉卿，不久又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年，任翰林學士承旨。至道二年，遷爲户部侍郎，不久又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任吏部侍郎，判昭文館。

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

在此之前，宋白曾獻上他抄録的唐陸贄的《牓子集》，皇上察知他的用意，是想求得任用，於是任命他爲開封府知府來試用他，過後宋白又厭倦了判案，祈求罷職。咸平四年，提升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朝任要職，因爲宋白是老臣，任爲禮部尚書。

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内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疏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内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産，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匹。

宋白學問宏博，爲文敏捷，然而辭意放蕩不羈，缺少法度。在内署長久，非常厭倦值班，起草文辭粗疏省略，大多不合旨意。景德二年，與梁周翰都被罷職，又爲刑部尚書、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以前三館學士僅五日在内殿居住，此時正趕上錢易上言建議，命令三館學士都到外朝值班。宋白老邁步履蹣跚，值班時跌傷了脚，不久，上表告老。皇上因他是舊臣眷念他而没有允許，他又上表辭職，於是以兵部尚書退休，皇上向宰臣詢問他的家産，擔心他家匱乏，當時宋白的繼母還平安無疾，皇上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宋白坐轎到北苑辭行，皇上召見他交談很久，進吏部尚書，賜給帛五十匹。

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録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

大中祥符三年，宋白母親去世服喪。五年正月，宋白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贈官左僕射。録用他的孫子宋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宋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侄子宋唐臣試正字。

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恤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奬，時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爲人，黜落之，彭

宋白善於談笑戲謔，不拘小節，常贍養周濟親族，撫育救助孤幼，世人稱贊他和睦大度。他收藏書數萬卷，所藏圖畫也多是古遠的。曾把各種故事按類編爲千餘門，叫《建章集》。唐代前賢編集有遺落的，宋白大都收集補綴上。後輩中有文學才能的人，他必定極力稱贊褒奬，當時俊傑之士多以他爲宗主，如胡旦、田錫都出自他的門下。陳彭年舉進士，年輕才俊而喜歡嘲諷毁

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爲文憲，内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謗，宋白厭惡他的爲人，貶黜他使之落榜，陳彭年對他很不滿，後來陳彭年居近侍，制定貢舉條例，多有禁令，大概是爲宋白所設。有關機構爲宋白定謚號爲文憲，這時内廷出示密奏説宋白平時没有節操，於是改謚號爲文安。宋白有文集上百卷。

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兒子宋憲臣，爲國子博士；宋得臣，賜進士及第，官至太常丞；宋良臣，爲太子中舍；宋忠臣，爲殿中丞。

梁周翰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彦温，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户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爲相，引爲秘書郎，直史館。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親梁彦温，官爲廷州馬步軍都校。梁周翰幼年好學，十歲就能作文章。後周廣順二年，舉爲進士，授官虞城主簿，稱病不赴任。宰相范質、王溥認爲他是名人，不應到外地任職，於是改任開封府户曹參軍。宋初，范質、王溥仍爲宰相，引薦他爲秘書郎，直史館。

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内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

當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書，議論武成王廟配祭七十二賢，其中王僧辯因不善而終，恐怕不是道德始終完美。不久皇上詔令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高錫重新確定，功績始終無瑕的賢人纔能配祭。梁周翰上言説：

> 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内，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勛，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内則管、蔡流言。疐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删《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栖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盗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

> 臣聽説自從有天地以來，寰宇之内，聖賢交相崛起，古今同流，察其本末，少有完美的。周公，是聖人，輔佐武王定天下，輔助成王使天下太平，極好的德行，偉大的功勛，盈天極地。在外有淮夷發難，在内有管叔、蔡叔流言。進退兩難，幾乎顛沛困頓；趴在草樹叢中，僅能辨明自己。這能説是完美之人嗎？臣以爲并非如此。孔子，是聖人，删定《詩》、《書》，制定《禮》、《樂》，繼承唐堯、虞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最後却飄泊離開魯國，奔走被困於陳國，雖曾試用於魯定公、魯哀公，但終不被季氏、孟氏所容。又曾跟隨盗跖的虎尾，聆聽南子的佩環響聲，辱没謹慎的名聲，并未見到這類行爲可行。這又能説是完善的嗎？我以爲并非如此。此後區區有數的賢者，建立瑣屑細碎的事迹，比於二位聖人，究竟有什麽可稱

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爲難其人矣。

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争，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别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

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菹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吴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

道的，而如今却要苛責他們爲人堅貞不渝、始終如一，我私下認爲這是强人所難了。

自唐朝開始，推崇祭祀太公。推測其用意，大概是因爲天下雖大，不能離開軍隊；國内有争執，還不能没有戰争。依靠軍隊保佑人民，立其爲用武之祖，希望伸張國威，於是進封王號。貞元之間，祭祀典禮愈加修備，因而用歷代武臣陪祭，有如文宣王祭奠的制度，有弟子列侍，這樣做雖没有經典依據，但意義足以鼓勵。何況在以往，不乏完美的賢者，遇有疑難討論，也還算折中。現在如果要求分類考查，另立褒貶善惡的標準，因些許小疵，就忘掉大好處，恐怕能入選的人，僅有幾人可以保存。

譬如樂毅、廉頗，都曾逃亡當過俘虜；韓信、彭越，都被烹醢而處死。白起則被賜劍自殺於杜郵，伍員被迫自殺浮尸於江濱。李左車也是敗兵之將，孫臏實爲刑後之人。司馬穰苴敗亡於齊國，吴起則在楚國死於非命。周勃稱爲重臣，則有購置帝王所用甲械的嫌疑；陳平善於謀劃，蒙有收受將領賄賂的毁謗。周勃死於獄吏之手，鄧艾則在囚車上被追殺。李廣因延誤軍期而自殺，竇嬰因結黨而使自己死亡。鄧禹在回溪戰敗，終身没有主管軍事；馬援死於討伐蠻族，尸體運回而缺乏遣使祭奠的儀禮。其餘如諸葛亮之輩，事奉一方之主；王景略之輩，輔佐非正統之君。關羽則被敵國所捉，張飛則被部下所害。凡是這類名將，都是人中英雄，如果要指出缺點，他們誰能没有牽累，有的經過淘汰，完全可被拋棄。何況他們功業極天，名聲顯赫，樵夫幼童，都曾聽説；列將諸侯，暗自思慕。如果一旦被除去神位，摒出祠廟，對古代吹毛求疵，對古人投袂忿惡，必將使當代人情困惑，私下議論紛紛。景慕高山般德行，又怎能對以往功績瞻仰呢；而使英魂烈魄，將在聖明時代抱有遺憾。

於明時。

> 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

> 何況陛下正在振作軍威，將要遏止戰亂，講究兵法，締造武臣祠廟，用來激勵武臣，以得到神靈幫助。忽然使祠廟的長廊顯得空虛遥遠，僅有幾個可以圖畫的形象；中殿前空，不見配祭賢臣之座。似非公允恰當，臣私下感到疑惑。深思凡事貴在得當適中，用來體現體統，如果像今天這樣議論古代可以，恐怕將來人們也能否定今天。願陛下接受臣細微的忠心，特下明令，臣請求批下這篇奏疏，當廷評議長短。

不報。

没有得到答覆。

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内，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彦温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彦温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

乾德年間，梁周翰獻上《擬制》二十編，被提拔爲右拾遺。正值修繕皇宫，又獻上《五鳳樓賦》，爲許多人傳誦。五代以來，文體卑劣，梁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學習崇尚古文，名聲相當相互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當初，太祖曾在軍中結識梁彦温，石守信也和梁彦温是舊交。有一天，太祖對石守信説，將用梁周翰掌管制誥，石守信稍微透露了皇上的旨意，梁周翰馬上上表稱謝。太祖發怒，於是取消任命。

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税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

梁周翰先後通判綿州、眉州二州，在眉州因杖人致死得罪，被罰降二級官階，起用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爲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正值準備郊祀，因而上疏説：“陛下再次祭祀天帝，必定廣爲赦免寬宥。臣認爲天下至大，其中有恩澤達不到的地方，禮節所未能概括的，應推廣開來。如今賦税的收入極多，加上折合錢税的物品，名目很多，調配發送供給運輸，都困難重重。而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等地，都歸爲王土，如果陛下確實能以三方所得的利益，減免各路租賦的收入，就差不多可望平均恩澤而寬省民力了。”不久因杖擊責罰錦工的過失而得罪，被錦工控訴，太祖非常生氣，責備他説：“你難道不知道别人的肌膚血肉和你是一樣的，爲何就匆忙處以酷刑！”要用杖打他，梁周翰自己説道：“臣身負天下才名，不應當這樣處罰。”太祖纔解除怒氣，降爲

止左授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

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逾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

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邅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録。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

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

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

司農寺丞。一年之後，任太子中允。

太平興國年間，爲蘇州知州。梁周翰精通音律，喜歡賭博，以飲酒作樂爲務。州中有伶官錢氏，家有數百人，梁周翰每日命令錢氏出一百人爲樂妓，每次出行，必定自備食物跟隨。不治州中事務，以本官分司西京。過了一個月，授左贊善大夫，仍任分司。不久任楚州團練副使。雍熙年間，宰相李昉將他的名字奏聞皇上，召爲右補闕，賜緋魚，出使江、淮提點茶鹽。

梁周翰因辭章爲同輩人所稱許，多次出任地方官職，不喜吏事。正值翰林學士宋白等人列名奏舉他有史才，却徘徊於下位，於是任命他兼史館修撰。太宗親自考試貢士，梁周翰爲考官，當面賞賜金紫，并告訴宰相，稱贊他有文才，不久升爲起居舍人。淳化五年，張佖建議恢復設左右史的官職，於是命令梁周翰與李宗諤分别充當。梁周翰兼起居郎，因而上言説："從現在起凡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的言論，大臣論列的事情，希望依舊制由中書省作爲時政記。其中樞密院事關機密，也命令本院編纂，每到月終送交史館。此外其他各部門凡是有關對拜、除改、沿革、制置等事，都逐條報本院，以備編録。便令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分别值班崇政殿，以記言行，另編爲起居注，每月先呈進御覽，然後再交付史館。"同意他的意見。起居注呈進御覽，是自梁周翰等開始的。梁周翰早有聲譽，被長期不用，等到被越級提拔後，尤其合於時論。

正逢考核京官朝官，有敢於隱瞞前科的，都削職爲民。梁周翰被譴責的事尤其多，向有關機構上報時偶然遺漏一事，應當免職。判館楊徽之率領三館學士到相府，認爲他并非有意迴避，實際是所犯過失頻繁，不能全記，於是僅罰金一百斤。

此前，趙安易建議在西川鑄造大鐵錢，以一當十，梁周翰上言説："古代貨、幣、錢三者都用，如果錢比貨、幣少，那麽就鑄大錢，有的以一當百，有的以一當五十，是爲了增加錢數而够

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

用罷了。現今不如讓蜀民買賣，凡是鐵錢一僅當一錢用，官中買物就以兩錢當一錢。又西川極爲缺鹽，請在益州設專賣院，納物交易，則公私都流通便利。"至道年間，升爲工部郎中。

真宗在儲宫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即位，未行慶，首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創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逾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録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

真宗在當太子時就知道梁周翰的名聲，召他，當時他爲左庶子，因而真宗令他取來他的文章，梁周翰把全部文章編纂起來獻上，真宗寫信答覆他；真宗即位，還沒有舉行慶典，就首先越級提升梁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令與趙安易一同編修所屬圖籍。唐末戰亂，圖書譜籍很少保存下來，無從取例，梁周翰制定規則，很有條理。皇上到澶淵，命梁周翰判留司御史臺，梁周翰懇求隨駕，皇上同意他的請求。第二年，授爲給事中，與宋白一起罷免學士。大中祥符元年，升爲工部侍郎。過了一年，得病而死，享年八十一歲。真宗憐恤他，録用他兒子梁忠寶爲大理評事，供給錢財辦理喪事。

周翰性疏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録》。

梁周翰性情放達超逸而又急躁，遇事過於嚴酷暴虐，因此多有失誤。晚年才思逐漸減退，起草詔書很多不合聖意。有文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録》。

朱昂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顔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

朱昂字舉之，祖先是京兆人，世代居住渼陂，唐天復末年，遷徙到南陽。梁祖篡唐，他父親朱葆光與唐舊臣顔蕘、李濤等人携家南渡，寓居潭州。每到正月初一的晚上，必定在南嶽祠前，望北號哭，將近二十年。後來李濤回北方家鄉，朱葆光却樂於衡山的風景勝地，於是前往安家。

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昂嘗間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爲?"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

朱昂年少時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愛好讀書，人們稱他爲"朱萬卷"，把朱昂看成是"小萬卷"。朱昂曾走小路經過廬陵，在途中遇到一位異人，那人對他説："中原不久會有真主統一天下，你官位將至四品，哪用得着在南方做事?"於是朱昂北游江、淮。當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領兵到揚州，朱昂前往謁見，陳述他的治亂策略，韓令坤認爲他是奇才，徵用他代理揚州

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

宋初，爲衡州録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

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虚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菑畬。將使同方姬、孔，抗迹孫、蘧。精騖廣漠，心游太虚。傲朝曦兮南榮，溯夕飆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

繇是含穎懷粹，凝和習懿。器淪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渫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

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摇摇。感朝榮而夕落，嗟響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謡。願在首而爲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而爲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蹤於浮丘。願在服而爲袂，傅繒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鑒，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簟，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虚受之爲器，革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硎刃而有

揚子縣知縣。這時正值戰亂的時候，軍隊逃亡超過半數，朱昂根據情況自行安撫收編，恢復逃亡者七千多家，韓令坤便上表授以本縣縣令。

宋朝初年，任衡州録事參軍，曾讀陶潛《閑情賦》而傾慕，因而擴寫其辭道：

承受天地之氣呵有清有濁，獨自得意呵從容不迫。兩耳聽覺多麽靈敏呵没有垂玉，衣衫多麽瀟灑呵没有長裾。與其致力於沉思苦想得失，寧可在耕作中勤勞四體。將與姬旦、孔子志趣相同，跟孫叔敖、蘧伯玉分道揚鑣。精魄在遼闊空間飛行，心靈在寂静太空遨游。傲立在早晨霞光呵草木朝南繁榮，回溯在夜晚疾風中北方更加疏遠。這不是道的弊病，而是情的舒展。

因此包含鋒芒懷抱精粹，在和諧中凝聚在美德中修練。才器深廣呵胸懷深憂，品德芬芳呵結黨營私。井水尚未排除污染呵泉水融融，明珠深藏光輝呵河流明媚。又何必鄙薄揚雄推崇《太玄》，嘲笑奕秋專心致志，悲傷墨翟憂世如素絲所染，嘆息展禽守節而居於下位？如能據時舉用賢才，這就是斯文不曾跌落。

流盼雲霧風景呵飄飄渺渺，心懸挂的旗幟呵摇摇晃晃。感慨花兒早晨開放而傍晚凋落，嗟嘆哄響的蟋蟀而秋蟬又鳴叫。姑且深藏名爵而有所等待，以寄托情懷而長歌。願意在頭上有弁冠，束住黑髮而不會衰老。趕上名分爵器而有所收獲，這就跟繫纓戴冠插貂尾相宜。願意在脚上而成爲鞋，有什麽坎坷危險可憂愁。要效法豎亥的勤勉，想追隨浮丘的足迹。願意使衣服而成爲衣袖，傅承絲綢來修飾自己。跟那化爲黑色的黑泥不同，寧肯用來拭面而到頭。願意在眼部而成爲鏡子，一個早晨就把美醜分辨出來。驚心於青春難於長久保存，希望白髮時被徵召任用。願意在地上而成爲竹席，對着暑熱而仍自冰寒。如果肌膚尚有病痛，用什麽在病床上睡眠覺醒時求得平安？願意在酒杯中成爲清酒，不亂德又不泯天真。空虚的物體是承

餘。願在橐而爲矢，美筈羽之斯全。疇懋勛而錫晋，射窮壘而衄燕。願在體而爲裘，托針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爲篁，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待。

受的器具，改變詭譎性情以回歸淳樸本性。願意握在手中成爲劍，常常用來輔助保全衣冠。跟鉛鑄的利器效用很不相同，比刃鋒利而有餘。願意在箭囊中成爲箭，箭尾的羽毛由於箭而完美。酬報大功勞用箭賞賜晋國，用箭射書信給圍困的燕國而使燕投降。願意在體而成爲裘衣，拜托針綫而縫成衣服。不爲珍貴華美而用來修飾，祇爲穿着而有儀容。願意在廊前而成爲竹，經歲寒而不改本性。挺立正直節操而自我持守，擴展坦蕩心胸而有所期待。

人之願兮實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爲志兮璞藏，發爲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言兮植杖，終俯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覩物兮解頤。雲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黄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己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鼎而勿飴？

人的欲望呵多麽繁雜，我的心呵也是如此。蘊存志向呵像保藏璞玉，抒發文辭呵像雲霧飄散。已手拿瑾呵把握瑜，又采擷蘭草呵種植香芷。起初無言呵培植依傍，終於俯首呵嗟嘆壯志漸消。振衣呵自由行動，觀物呵開顔含笑。白雲無心呵遠游，女蘿倚纏樹幹呵叢生滋長。想像陵谷變爲平地，何况玄黄顔色染改素絲。人們可以淘洗也可以鍛煉，自己不磨損也不變黑。如果能够一鳴驚人，爲何不甘於五鼎之味而自得。

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户蓽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爲伍，仰疏籟兮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吕磻？滌我慮兮緑綺，清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契休哉於《考槃》。

然後抱膝長嘯，解懷自寬。桑木軸竹編門呵可樂，鳩鳥飛梭魚跳呵有何難。遥指夜月呵爲伴，仰望遠空呵邀歡。何必是王孫牧羊呵伊尹耕種？何必是巢父隱居箕山呵吕尚釣魚磻溪！蕩滌我的思慮呵緑綺琴，清淳我的安眠呵琅玕席。周旋應酬呵有準則，徘徊憑靠呵有可觀。終於舒展呵自得，契合美好呵如《考槃》詩所謂成德樂道。

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爲贄，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

李昉爲知州時，在空閑時多次召朱昂交談，朱昂呈上他的文章作爲獻禮，李昉非常贊賞。朱昂歷任宜城令。開寶年間，授爲太子洗馬，蓬州知州，徙任廣安軍。渠州妖賊李仙聚集一萬人衆，劫掠廣安軍，朱昂設計捉拿了他。其餘果州、合州、渝州、涪州四州人民連結妖賊爲妖的，都不予追究，蜀人就此安定。宰相薛居正稱贊他有才能，升爲殿中丞、泗州知州。

嘗作《隋河辭》，謂浚决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亡隋也。

朱昂曾作《隋河辭》，認爲隋煬帝開河勞民，游覽傷財，是天意要隋滅亡。假使隋朝不興發勞

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

嘗聚淮水流尸三千，爲冢瘞之。有戍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詿誤者悉貰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還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還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

真宗即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既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逾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凉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

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爲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賻贈，録其孫适出身。

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

役浪費錢財來害民，那麼又豈能有今天的水利呢！

朱昂曾聚集淮水漂浮尸體有三千多具，掘墓埋葬。有戍邊兵士謀反，朱昂殺掉其中的首惡，凡是餘黨中被牽連的都被赦免。升爲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爲鄂州知州，加官殿中侍御史，任爲峽路轉運副使，改爲庫部員外郎，升爲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賞賜金紫。過了許久，出朝任復州知州，他上表請求辭職，不准許。升爲水部郎中，再次請求告老，被召回，又直秘閣，不久兼越王府記室參軍。

真宗即位後，升官爲司封郎中，不久任知制誥，判史館，受詔命編輯三館秘閣書籍，完成後，加官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過了一年，上章乞求告老還鄉，進宫應對，皇帝厚加開導，但他的請求更加堅決，於是授任工部侍郎退休。第二天，派遣使臣到他的府第賞賜器幣，供給全俸，詔令本府逢年過節慰問，凡有奏章由驛站上報朝廷。任命他的兒子朱正辭爲公安縣知縣，以便服侍奉養，准許回江陵。舊制規定，退休官員衹在殿門外告辭，朱昂特地被請進宫謁見皇帝，并賜座，皇恩禮遇很優厚。皇帝命他等秋凉後上路，派遣宦官在玉津園賞賜宴席，兩制三館官員都參加，并詔令衆臣賦詩爲他餞行，縉紳們都覺得很榮耀。

朱昂前後所得俸禄賞賜，三分之一都用來購買奇書，把誦讀這些書作爲樂趣。到了閑居後，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獻上，詔令把這部書交付史館。弟弟朱協以純厚謹慎著稱，官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朱昂寫信召他回家，朱協也告老還鄉。兄弟二人都長壽，當時人把他們比作漢代的疏廣、疏受。知府陳堯咨題寫他們的居處爲東西致政坊。朱昂在他住的地方建了兩座亭子，叫知止亭、幽棲亭。他喜愛佛教書籍。晚年自己作了墓志銘。景德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門人給他謚號爲正裕先生。詔令贈錢資助喪事，録他的孫子朱适進士出身。

朱昂愛好學習，品性純厚有節操，淡泊功名

利，爲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内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真宗居儲宫，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并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利禄，任太子洗馬十五年，從不介意。在内署時，没有公事從不到兩府去。他在王府時，真宗正居儲位，知道他的平素操守，所以經常加以褒獎，然而朱昂從未爲自己要求過什麽，進退依照禮節，士人很贊許他。有文集三十卷。他的兒子朱正彝、朱正辭都考中進士，另一個兒子朱正基爲虞部員外郎。

趙鄰幾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鄰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别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他家世代務農。趙鄰幾少年好學，能寫文章，曾作《禹别九州賦》，共一萬多字，被許多人傳誦。

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鄰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

後周顯德二年，舉爲進士，初次做官爲秘書省校書郎，歷任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年，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任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任中書舍人，謝恩那天交相舉薦趙鄰幾，不久他進獻頌辭，皇上看後很贊賞，升爲左補闕、知制誥，幾月後趙鄰幾去世，享年五十九歲。宦官護喪。

鄰幾體貌尪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

趙鄰幾身體相貌非常瘦弱，好像連衣服都承受不了。文章浩大宏博，傾慕徐陵、庾信及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文體，每當構思，必定斂起衣襟正坐，構成千言纔下筆。對句精密切當，立意縝密，當時人都推崇敬服他。等到任知制誥後，文辭冗長，不合體例，没有稱職的贊譽。

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録，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爲恨。至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鄰幾追補《唐實録》事，鄰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没焉，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鄰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

他常想要追記補寫唐武宗以來的實録，勤奮不懈地訪求遺事，幾乎廢寢忘食，趕上病重，遺憾書没有寫成。淳化年間，參知政事蘇易簡因故説到趙鄰幾追寫《唐實録》事，趙鄰幾的一個兒子趙東之，因此被恩蔭補爲郎山主簿，護送軍糧到北部邊境，死在那裏，他的家屬寄居在睢陽。太宗派直史館錢熙前往取他的遺著，得到趙鄰幾補寫的《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他著述的《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還有其他書籍五十多卷獻上，都是經塗改過的手稿。詔令賜給他家十萬錢。

何承裕

時又有何承裕者，晋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爲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彦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

當時又有何承裕其人，在後晋天福末年，中進士第，有清雅的才能，好作詩歌，并且嗜酒狂放。起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守兖州時，知道他性情真率，不讓他負責吏事。多次升官到著作佐郎，直史館，離京任盩厔、咸陽兩縣縣令，醉酒後就光着頭騎牛趕到州府，府尹王彦超因爲他是名士而寬容他，然而他治事清簡而不勞民，百姓很安定。何承裕看訟狀，一定像戲判來曉明是非曲直，訴訟的人大多心服而離去。他經常召來豪吏接待就座，注滿酒杯後，吏人就趁着醉酒挾帶着私意禀事，何承裕心中明白，笑着說："這是在騙我呢，應當挨棍子。"打完後，又召來飲酒。他不檢點的事情大多如此。

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開寶三年，由涇陽縣令入朝爲監察御史，後來歷任侍御史，接連爲忠州、萬州、商州三州知州。太平興國年間，去世。

鄭起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爲黄金，往依焉，遂削髮爲侍者。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爲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

鄭起字孟隆，不知是何地人氏。少年時游歷京、洛之間，輕佻淺薄没有操守。聽説襄州雙泉寺的僧人能造黄金，就到那裏投靠他們，於是削髮作了侍者。過了很久，知道僧人説謊欺惑，於是還俗，舉爲進士。當時被推舉的士子大多崇尚詩賦，惟有鄭起有文章七卷，詩歌尤其清新秀麗。後周廣順初年，調補尉氏主簿，任期滿後，寫書信給宰相范質求官，被推薦爲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年，升爲殿中侍御史。

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

乾德初年，離京出掌泗州市場賦税。刺史張延範爲檢校司徒，官吏喊他爲"太保"。鄭起家貧，經常騎騾。一天，跟着張延範出城到近郊送客，張延範作揖對鄭起説："請打馬前進。"鄭起説："這是騾子，不應溢美。"用這話來譏諷張延範，張延範深爲懷恨，密奏鄭起嗜酒誤事。

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横絶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

起初，顯德末年時，鄭起見太祖掌握禁軍，衆望所歸，於是上書給范質，極力談論此事。又曾在路上遇見太祖，横穿太祖前導隊而過，太祖也不生他的氣。等到張延範的密奏一到，就調出朝任鄭起爲河西令。後蜀平定，鄭起應調任爲邊

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

遠官，不願前往，於是用火烙自己的脚，因此致病而死。

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爲群小窘辱，終亦不改。

鄭起自負有才而爲人倨傲，攻擊詆毁的事情很多，屢次被小人困辱，但却始終不改。

郭昱

時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盗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鄧間。雍熙中，卒。

當時有郭昱其人，喜歡寫作古文，心胸狹隘詭詐乖僻。後周顯德年間，進士及第。耻於赴任常規被選官職，向宰相趙普寫信，自比於巢父、許由，朝廷議論厭惡他的矯情偏激，因此長久没有升調。後來他又一次等候趙普，迎候着趙普的車馬自我表白，趙普笑着對人說："今天很榮幸，被巢父、許由在馬首叩拜。"開寶末年，趙普離京鎮守河陽，郭昱到薛居正那裏上書，誹謗趙普，薛居正奏上此事，詔令任郭昱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守襄陽，征討金陵，讓郭昱隨軍出征。郭昱半夜醉酒號叫，官兵都被驚擾，第二天，潘美就遣還了他。一年多以後，因盗用官錢犯法，削職爲民，於是住在襄陽，游乞於樊、鄧之間。雍熙年間，去世。

馬應

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效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

又有馬應其人，稍有文學才能，常穿道士衣服，自稱"先生"。開寶初年，仿元結的《中興頌》作《勃興頌》，用以叙述太祖攻取荆、湖的功績，并要刻石碑立在永州元結《中興頌》的旁邊，縣令討厭他的怪誕，不上報此事。太平興國初年，進士及第，授官大理評事，因事被削職爲民，寄居他鄉多年。淳化年間，寫詩給同年登第的殿中丞牛景以求官，牛景奏上這件事，太宗看了詩很贊賞，又授他爲大理評事，不久去世。

又有穎贄、董淳、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翰善箋啓。贄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纘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又有穎贄、董淳、劉從義都擅長作文章，張翼、譚用之善於作詩，張之翰擅長寫書啓。穎贄以拔萃科及第，官至太子中允。董淳爲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奉詔撰寫《孟昶紀事》。劉從義藏書很多，曾彙集長安碑文編爲《遺風集》二十卷。其他人官位都不顯達。

和峴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晋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峴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親和凝，是後晋的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峴出生那

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

年，恰逢和凝進入翰林、加賜金紫、知貢舉，和凝高興地說："我平生的美事，三樣一起來了，這孩子正合我意。"因此給他起名叫三美。

七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遷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

和峴七歲，因恩蔭得官左千牛備身，升爲著作佐郎。後漢乾祐初年，加朝散官階。十六歲時，爲著作郎。父親去世，服喪期滿後，爲太常丞。建隆初年，授太常博士，隨從祭祀南郊，引導乘輿，進退從容優雅，太祖對近侍說："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麼精於贊唱引導？"左右人就把和峴的門第回答太祖。不久授爲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别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説，今二后同祔别廟，亦宜共殿别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内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爟火。

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在南郊祭天。丁丑日冬至，有關部門又請求祭祀昊天上帝，詔令和峴議定禮制，和峴認爲祭祀的要義是避免頻繁，請求停止這項祭祀。二年，議論孝明、孝惠兩位皇后的神位歸附到祖廟以外的廟堂，和峴認爲舊禮有二后同廟的條例，没有分殿異室之説，如今二后一同歸附到另外的廟堂，也應同一殿堂而各居一室。孝明皇后曾爲天下母儀，應居於上室；孝惠皇后僅是追封尊號，應居於次室。皇上同意他的意見。三年春，剛攻下夔州，任命内衣庫使李光睿權任知州，和峴通判州事。任滿還朝，這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戊戌是臘日，有關部門在七日辛卯蜡祭百神，和峴呈上議論糾正這一錯誤。四年，舉行南郊祭祀，和峴建議在望祭、燎祭的位置上安置火炬。

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宫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别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并從其議。事具《禮》、《樂志》。

和峴又曾上奏説："依照舊典，宗廟的殿庭應設挂鐘磬的宫懸三十六架，擱鼓吹樂器的熊羆十二具，朝會登堂奏五首瑞曲，在郊廟祭祀上供用四首瑞曲，儀仗回到樓前奏《采茨》之曲，到御樓前奏《隆安》之曲，各用相應的樂章。"又舉唐代舊有事例，在宗廟祭祀外另設珍貴食物，用以表明孝敬的心意。又説："《八佾》之舞是用來象徵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部舞蹈。"他的建議都被采用。其事記載在本書《禮志》、《樂志》。

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

此前，王朴、竇儼精通音樂，考訂過很多前代不合樂律的樂章。王朴、竇儼死後，還没有能

没，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吕，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于樂府。

繼承他們的人。正趕上太祖因爲雅樂音調過高，詔令和峴考求原理，用調律器來調節，從此八音和諧順暢，皇上非常贊賞他。這些記載在本書《律志》。有種叫叉手笛的樂器，皇上想把它增入爲典樂演奏的樂器，和峴馬上命令樂工調音，與樂律相諧，手持這種樂器演奏的樣子像是在拱手作揖，和峴請求起名叫“拱辰管”，皇上詔令放在樂府内。

開寶初，遷司勛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晋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采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兖州，改京東轉運使。

開寶初年，升爲司勛員外郎，泗州代理知州，判吏部南曹，歷任夔州、晋州二州通判。九年，江南被平定，受詔令爲采訪使。太宗即位，升爲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爲兖州知州，改任京東轉運使。

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

和峴生性苛刻吝嗇，愛好聚斂錢財，又輕視欺侮人，他曾用官船裝私貨販賣謀利。起初被判官鄭同度論罪上奏，後來彰信軍節度使劉遇也上言，核實情况後，被革職除名，流放到汝州。

六年，起爲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勛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

六年，起用爲太常丞，分司西京，恢復官階恩賞朝服。端拱初年，皇上親自耕種籍田，和峴送留司官員賀章到宫中，并把他所著的《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上御覽，皇上非常贊賞，又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

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㠓。

這年秋天和峴得暴病，去世，享年五十六歲。有弟弟和㠓。

和㠓

㠓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咏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嘆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

和㠓字顯仁，是和凝的第四個兒子。出生五六歲，和凝教他誦讀古詩賦，教一遍就不忘記。試着讓他作咏物四句詩，很有意趣，和凝很嘆賞他的詩才，對和峴説：“這孩子以後一定以文章揚名，那時我就老死見不到了，你們要好好保護他。”

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爲詳覆官，遷光禄寺丞。

太平興國八年，和㠓被提拔進士及第，出仕爲霍丘主簿。雍熙初年，爲崇仁縣知縣，就地授爲大理評事。江南轉運使楊緘上奏他有才幹，調任南昌縣知縣。任滿還京，刑部録取爲詳覆官，升爲光禄寺丞。

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爲《疑獄集》，㠓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㠓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

此前，和凝曾選取古今史傳中訴訟斷案、昭雪冤枉等事著爲《疑獄集》，和㠓增加事例類別，分爲三卷，寫表呈上。不久又獻上所著文賦五十卷，召他在中書省考試，升爲太子中允。此前，馮起撰寫《御前登第三牓碑》獻上，皇上十分稱贊獎賞，任命他直史館。淳化初年，和㠓又撰寫《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和凝所作《古今孝悌集成》十卷獻上，就以本官直集賢院，入朝謝恩那天，賞賜緋魚。淳化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令交付史館，升爲右正言。

是歲，太宗親試貢士，㠓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㠓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㠓，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㠓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逾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嘆，遣中使就家問疾狀，并恤其孤，賵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評事；次子璈，補太廟齋郎。

當年，太宗親自考試貢士，和㠓參預考試事務，作歌獻上，皇上對宰相稱贊他，召來問他多大年紀。當時正摹印《儒行篇》，賜給新登第的進士及三館、臺省官，被賜的人都上表稱謝。皇上在便殿就座，拿出上表給宰相看，其中和㠓與張洎的上表尤其合皇上的心意，因而對李昉説："和㠓，是宰相的兒子，勤學自立，有文采，能擔當重任，像和㠓這樣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就以本官爲知制誥。不到一年，加官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賞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這年秋天，有一天早晨起身正要上朝，突發中風而死，享年四十五歲。皇上聽説後驚嘆，派遣宦官到他家詢問病狀，并撫恤他的遺孤，以錢財幫助辦理喪事并提高規格。長子和珙纔十歲，就授爲大理評事；次子和璈，補爲太廟齋郎。

㠓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㠓眸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和㠓喜歡修飾容貌儀表，從五更點燈到看清天色，帽子衣帶纔穿戴完。雖然他幼年就能作文章，但極少有警句，每次起草制文，必定精心構思研究探討而後纔寫成，拘泥於引用典故對偶，很不合於典誥文體。皇上因他是貴家子弟又能從事文事，對他非常寵愛，要召他進入翰林，對近臣説："和㠓眼睛昏憒，心胸必定不正，不可以讓他作近侍。"於是任命被壓下。

㠓弟㟽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和㠓的弟弟和㟽最初爲三班奉職，淳化年間，獻文章要求考試，皇上因他是前宰相的後裔，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户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親馮道，是後周的太師、中書令，追封爲瀛王。馮吉，後晉天福初年因父親的恩蔭被授爲秘書省校書郎，升爲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任屯田、户部、司勳郎中，多次晉升官階賞賜金紫。後周顯德年間，升爲太常少卿。

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

馮吉嗜好學習，擅寫文章，精於草書隸書，議論的人認爲他可以掌管制誥。但他性情滑稽没有操行，每次中書舍人空缺，宰相就想任用他，但最終都因他的輕佻淺薄而作罷。

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

馮吉十分喜歡彈琵琶，能極盡其妙，號稱名手的教坊供奉也趕不上他。他父親常禁止不讓他彈，但馮吉生性喜好，不能改。馮道要羞辱他，一次家宴時，讓馮吉奏琵琶祝賀，賜給他帛匹，馮吉把帛放在肩上，左手抱着琵琶，像伶官那樣手按膝蓋行拜謝之禮，没有一點慚愧的表情，家人都大笑起來。

及爲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等到他任少卿時，很不得志，就以飲酒自娱。每次朝臣聚會宴飲，雖然没有請他也常自己去，飲酒酣暢時就彈琵琶，彈罷就賦詩，詩成就起舞。當時人喜愛他的俊逸，稱他爲“三絶”。

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初，受詔撰寫《明憲皇太后謚議》，被時人稱道。建隆四年，去世，終年四十五歲。

宋史卷四百四十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紿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頔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

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爲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

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爲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游處，迨逾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年間舉爲進士，同輩人騙他說："爲何不向裴僕射求情?"當時裴皞以左僕射退休，後輩進仕的人没有投到他門下的。高頔生性純樸，相信他們的話，把文章獻給裴皞作進見禮。第二年，禮部侍郎馬裔孫主持貢舉，是裴皞的門生。裴皞對他講了高頔，於是擢中乙科，四次升遷爲魏博觀察支使。

後周顯德年間，符彥卿上奏任高頔爲掌書記。當時太宗在大名親自迎接懿德皇后，符彥卿派遣高頔迎候，日夜陪伴接待，相交尤其親密。後來跟隨符彥卿鎮守鳳翔，詔令符彥卿留守洛陽時，高頔又爲天雄軍掌書記。後因病免職，住在魏。

雍熙二年，太宗親自考試貢士，高頔的兒子高南金考學究，自己陳述説："我父親已八十四歲，曾輔佐使臣幕府，罷職很久了，家中貧困無以贍養。希望賜我考中一個名次，來獲得一點點俸祿，用以奉養老父。"皇上問左右人，他父親是誰?宰相宋琪回答説是高頔，并説他平素廉潔正直，老年更加嚴厲，很受搢紳推重。皇上説："這是高頔的兒子呀!高頔在大名幕府時，曾和我交游相處，大概有幾十天。早晚案几相對進食，經常拱手正坐，從未稍稍懈怠，他的恭謹大

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頔有清節，力學强記，手寫書千餘卷。彦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頔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彦卿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彦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愧，無敢復游魏者。惟頔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

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丞。

概出於天性。可惜他老了，不能再用官事來煩擾他了。”立即録取高南金及第，授高頔以左補闕退休，賞賜十萬錢。後來高頔在家中去世。

高頔有清廉節操，勤學强記，親手抄寫書籍一千多卷。符彦卿待他很優厚，有時過分優厚供給，高頔按他家人口接受費用，多餘都不要。符彦卿左右的人大多肆意貪婪行虐，人民不堪忍受，等到符彦卿罷免軍鎮，他舊時的將官、賓客都心中有愧，無人再敢到魏這裏來。惟有高頔清苦守法，魏人很愛戴他，在魏三十年，没有一個人説他的壞話。他騎的馬老了，用粥來喂養。他的僕人年紀七十歲，高頔待他像當初一樣。當時人稱他爲長者。

次子高鼎，舉爲進士，官至殿中丞。

李度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録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爲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

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黄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悦，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

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游多好景”之句，遂題爲《奉使南游集》，未成編而亡。

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李度，河南洛陽人。後周顯德年間舉爲進士。李度精通作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的詩句。當時翰林學士申文炳主持貢舉，樞密使王朴寫信抄録上他的詩句向申文炳推薦，申文炳隨即拔擢李度爲貢舉第三名。初出仕爲永寧縣主簿。

李度爲官累升爲殿中丞、歙州知州，因事被貶爲絳州團練使，十年没有調升。李度在歙州，曾把他作的詩刻在石上，有個太監得到石刻的拓本，傳進宫中，太宗見到後，對宰相説：“李度現在在哪裏？”立即下令召到宫中，在便殿應對，和他交談後十分高興，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賞賜緋衣。端拱初年，皇上籍禮完畢，交州黎桓受到恩賞，命令李度暫爲太常少卿充當官告國信副使，皇上賜詩以示寵愛送行。未到交州，死在太平軍館舍，享年五十七歲。

李度在出使南方時，每到一個州府，就借地圖觀察當地名勝，都寫成詩篇，因爲皇上所賜的詩有“奉使南游多好景”的詩句，於是題名爲《奉使南游集》，未編成就去世。

他的弟弟李康也擅長作詩，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

韓溥，京兆長安人，後唐宰相韓休的孫子。

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少年聰敏，善於寫文章。後周顯德初年，舉爲進士，多次遷升歷任使臣幕府。開寶三年，以靜難軍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三次遷升至庫部員外郎，華州知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得病，上表請求辭職就醫，被允許。韓溥博學，善於立論，熟悉臺閣故事，很瞭解唐朝氏族，與人談話娓娓動聽，被稱爲"近世肉譜"，搢紳很推重他。尤其擅長寫書信札記，很多人收藏他的尺牘。他弟弟韓洎也是進士及第。

鞠常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黄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父鞠真，爲黄縣令。父親鞠慶孫，爲申州團練判官，作詩有名。

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爲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爲相，擢爲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爲《春蘭賦》，頗存興托。後爲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

鞠常少年好學，擅長寫文章。後漢乾祐二年，進士及第，排在第二十一名，初出仕爲秘書省校書郎。後周廣順年間，宰相范質上奏讓他充任集賢校理，出朝爲鄆州觀察支使，歷任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縣令。顯德四年，進宫獻策，召來考試，又授爲猗氏縣令，升蔡州防禦判官，又任介休、魏縣令。開寶年間，趙普爲宰相，擢任爲著作佐郎。當時擔任這個職務的，僅有鞠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四人在當時都很有名。鞠常應舉時，作了《四時成歲賦》一萬多字，又作《春蘭賦》，頗含比興寄托。後任清河縣令。七年，去世，時年四十七歲。

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爲文成二十卷。

他的兒子鞠仲謀，字有開，雍熙年間進士及第，有才幹，歷任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使，至兵部員外郎。鞠仲謀編輯他父親所作的文章爲二十卷。

弟愉，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弟弟鞠愉，後周廣順年間考中進士，與鞠常齊名。

宋準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彦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秘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祖怒，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父宋彦升，爲庫部員外郎。父親宋鵬，爲秘書郎。宋準，開寶年間進士及第，翰林學士李昉主持貢舉，擢宋準中進士甲科。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上訴李昉徇私情取捨不當。太祖發怒，召來宋準在便殿覆

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爲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秘書省校書郎，直史館。

試，見到宋準形神偉岸，應試敏捷，很贊賞他，認爲他可在俊才人士之輩的首位，因此又擢爲進士甲科，立即授爲秘書省校書郎，直史館。

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爲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爲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還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

八年，宋準受詔修定各路地理圖籍。不久奉命出使契丹，回京禀報使命符合皇上旨意。第二年，出朝爲南平軍知軍，改南平軍爲太平州時，仍按以前任命主持州事，就地加官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升爲著作郎，通判梓州，轉爲左拾遺，回朝參加編修各類書籍。八年，同知貢舉，出朝爲河北轉運使，過了一年多，以本官爲知制誥。雍熙年間，加官主客員外郎，又參加主持科舉考試，不久判大理寺。四年，得病，升金部郎中，罷免知制誥。端拱二年去世，年五十二歲，賜給他家一百萬錢。

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莅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録其子大年試秘書省校書郎。

宋準風度儀表很美，善於談論，辭藻清新秀麗，任職所到之處，都有治政的名聲。盧多遜流放南方時，李穆因是盧多遜同師門生而被罷免，左右近臣没有人敢替他説話。宋準爲此上奏，力陳李穆是有德長者，有廉潔操守，平常厭惡盧多遜專横恣肆，根本不是他的同黨。皇上醒悟過來，不久，恢復李穆全部官職。輿論都因此稱道他。天禧三年，録用他兒子宋大年試秘書省校書郎。

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并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别有傳。

宋準的堂弟宋可觀，爲金部郎中。族子宋郊、宋祁，都是天聖二年進士甲科，本書另有傳記。

柳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劍逐之，盗逾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親柳承翰，乾德初年爲監察御史。柳開幼年聰明異常，有膽識。後周顯德末年，侍奉在南樂任職的父親，一天夜間和家人站在庭院中，有盗賊進屋，衆人害怕不敢動，柳開纔十三歲，急速取劍追賊，盗賊翻墻而出，柳開揮劍斬斷他兩個脚趾。

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

上學後，喜歡討論經義。五代文風淺薄，柳開傾慕韓愈、柳宗元的文章，因而給自己取名肩愈，字紹先。不久改了名字，認爲自己能開闢聖人之道。著書則自己起號爲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了兩篇傳來表達意向。他崇尚志氣以爲

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俊。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爲“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并加延奬。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録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粮。選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争，貶上蔡令。

己任，不拘小節，交往的都是當時豪傑。范杲愛好古學，尤其推重柳開文章，世人稱他們爲“柳、范”。王祐爲大名府知府，柳開以文章爲進獻禮，大受王祐贊賞。楊昭儉、盧多遜都對他加以褒奬。開寶六年中進士，補爲宋州司寇參軍，以辦案稱職，升爲本州録事參軍。太平興國年間，擢升右贊善大夫。正值征討太原，監督楚、泗等八州運糧。選任爲常州知州，升殿中丞，調任潤州，任監察御史。召回朝中，爲貝州知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因與監軍争執而獲罪，貶爲上蔡縣令。

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决。逾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

當時正大舉北征，柳開護送軍糧，快到涿州時，有個契丹酋長率領上萬騎兵與米信交戰，相持不下，不久契丹派使者假稱要投降，柳開對米信説：“兵法説：‘不經約盟而請求講和，這是謀略。’契丹要有所圖謀，加緊攻打他必勝。”米信遲疑不决。過了兩天，賊兵又帶兵來挑戰，後來偵察到他們果然因爲箭矢用盡，等着從幽州取來。軍隊回來後，柳開到朝廷上書，願在邊境從軍效死，太宗憐惜他，又授爲殿中侍御史。

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没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争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户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并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

雍熙年間，出使河北，因而上疏説：“臣蒙受非常之恩，還没有報答，年紀纔四十歲，膽力正壯。如今契丹還没有消滅，願陛下賞賜臣步兵騎兵幾千人，委任於河北用兵地區，我一定能出生入死，爲陛下收復幽薊，雖身死戰場，也是臣的願望。”皇上因五代戰争以來，從節度使到刺史都任用武官，他們大多不通曉政事，人民深受其害。因此想要兼用文士，於是以侍御史鄭宣、户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都爲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柳開爲崇儀使、寧邊軍知軍。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

柳開調任全州。全州西溪洞有姓粟的，聚集族人五百多人，經常搶劫人口糧食牲畜，柳開爲此製作了衣帶巾帽，挑選三個勇敢有口才的小吏，讓他們到那裏告訴粟氏説：“如果你們能歸順我，就有厚賞，供給田地建造房屋安排你們；不然的話，我們發兵深入，消滅你們。”粟氏害怕，留下兩個牙吏爲人質，派四位酋長和另一個

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

牙吏一同前來投降。柳開優厚犒賞他們，官吏人民爭相以鼓樂宴請他們。幾天後讓他們回去，他們按期扶老携幼都來歸順。柳開立即授以産業，作《時鑑》一文，刻在石碑上告誡他們。派他們的酋長入朝，授爲本州上佐。朝廷賜給柳開三十萬錢。

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産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二州。

淳化初年，調任桂州知州。當初，柳開在全州時，有個兵丁訴訟柳開，柳開就杖打他的背部并刺面把他送到朝廷。有關部門説這個兵丁的罪過還不够徒刑，召來柳開押在御史臺監獄，彈劾拘禁，削去兩級官階，貶黜爲復州團練副使，改至滁州。又恢復舊官，爲環州知州。三年，調任邠州。當時官府徵調百姓車輛趕往環州、慶州運送糧草，已經運送二次，百姓都傾家蕩産，轉運使又督促再運送，百姓數千人到州府哭訴。柳開寫信對轉運使説："我柳開最近纔離開環州，知道即使不增加糧草，大軍也可以支持四年。如今蠶桑農事正忙，再徵調一半人運送糧草，老幼疲憊困乏，牲畜車輛困乏用光，爲何還要讓百姓受苦呢？如果不停止，我柳開立即快馬到朝廷，在皇上面前報告。"終於停止這種做法。柳開又爲曹州、邢州二州知州。

真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

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

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

真宗即位，柳開加官如京使，回到朝中，詔令爲代州知州，他上言説：

國家創建基業將近四十年，陛下承繼太祖、太宗的皇位，精心追求最好的治理。倘若固守舊規，這就還不能盡善，如能創立新法，纔能顯現神異。

臣認爲益州稍爲平靜，希望陛下選用賢能來鎮撫這裏，此人必須德高望重有威信，即使小人們也敬畏順服。再説西部邊區如今雖歸順聖朝，以後未必可以保有，如有反覆，必須有人制服防禦，如果拿契丹來比較議論，則西部邊區隱患更深。爲什麽呢？契丹君臣名分確定已久，蕃、漢區分已久，即使萌生南侵之心，也還必須自我思量。而西部邊區積怨未消，貪心不改，部下十分猖狂，爭相圖謀作惡，掠奪財物未必知足，姑息寬待也還不能感恩，希望經常預加防備他

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凉，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静，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

們。派良將把守那裏的要害，用厚賞滿足他們的貪婪，用撫慰感召他們，用寬容大度平息他們的欲念。多派人出使西部深入甘州、凉州，深厚結交他們的心，成爲我們的聲援，如有什麽動静，可讓他們掩護襲擊，使敵方有後顧之憂，就可以牽制他們輕舉妄動。如今軍械士兵雖多，却趕不上太祖時人人練武，謀臣猛將與那時相比也很懸殊，因此往年西北多次遭到侵擾，養兵就每月花費甚多，出征打仗則未聽説過報捷。誠懇希望訓練約束軍隊，使他們像往日那樣，士兵作戰必求勇敢，指揮不能隨意先後，違紀的都要問罪，立戰功的一定獎賞，偏將主將没有威嚴的撤職。皇上聽政決策之暇，親臨殿庭，輪流召集勇士，讓他們擊劍馳騁，以表彰神武盛威。

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内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别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别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别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别無利害，虚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

臣又認爲宰相、樞密使，是朝廷大臣，委任他們必須没有疑心，任用他們必須極爲恰當。他們銓選官僚屬下，評議職官品級，在朝内則主管各有關部門，在朝外則分别治理天下。如今對京官朝官就另設審刑院，對供奉、殿直就另立三班，不讓刑部審判斷案，另立審刑院，宣徽院如同虚設。大臣得不到親信，小臣却説最公正。至於銀臺司，舊時屬於樞密院，近年改制後，機構官員很多，加倍設員，辦事却還像以前一樣，此外没有什麽利害，虚有變革之名。臣希望停止審察官、三班，重新托付給中書省、樞密院、宣徽院，銀臺司重歸樞密院，審刑院再歸刑部，除去其中繁瑣，簡化頭緒。

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

又京城首都，是天下的軌範，希望依循舊例，選任親信賢才。如今皇族子弟大都成長，平時讓他們生活優裕安逸，不考核他們的才能，應委派他們赴外地王府，選擇文武忠誠正直的人，爲左右輔佐之臣。

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户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户已上

還有天下州縣官吏不均衡，有的任期拖長極多，有的積年長久缺任。希望四千户以上的大縣選拔朝官擔任，三千户以上的縣選

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并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禄，仍均濟於職官。

拔京官擔任。減省主簿一職，命令縣尉兼管其事。其餘的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都酌情減省，免去官禄中虛費的部分，在職官中均匀資助。

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又人情貪婪，世態輕浮，即使是骨肉至親，面對勢利也變化多端。同僚之間，多數不和，窺測裂縫就致人於傾倒危險，遇到患難就完全没有人來救援，仁義的風氣蕩然無存。希望公開頒布告諭，使惡習各自更改，使民心淳厚風化淳樸，永使政治根本厚實。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濅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恭敬想到太祖神明威武，太宗聖賢文雅，光芒籠罩百王，威德普加萬國，賢才都被任用，國事無所不知。希望陛下開闊胸懷，如天如海般廣大，可斷就斷，宜行就行，愛惜忠直的臣子，洞察奸佞黨徒。臣久居顯位，承蒙恩寵，辭狂理拙，請聖明皇上寬恕！

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换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年五十四。録其子涉爲三班奉職。

柳開到了益州，修葺城郭戰備，將領大多非議不合作。柳開對他的侄子説："我看到昴宿發光，雲大多從北面來侵犯邊境上，敵寇快要來了。我聽説軍隊克敵取勝關鍵在於和睦，如今諸位將領怨恨我，一旦敵人來到，必定危害到我了。"於是請求調换州，調任忻州刺史。等到契丹侵犯邊境時，柳開上書，請皇上到河朔觀戰。四年，調任滄州，在路上患頭瘡去世，享年五十四歲。録用他兒子柳涉爲三班奉職。

開善射，喜弈棋。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

柳開善射箭，喜歡下棋。有文集十五卷。作《家戒》一千多字，刻於石碑以訓誡兒輩。性情倜儻重義氣。在大名時，曾到酒肆飲酒，有讀書人在旁，言辭容貌有點不平常，柳開詢問他的名字，則知他從京城來，因爲貧窮不能安葬他的雙親，聽説王祐爲人篤厚忠義，將去乞求他。柳開問他所需費用，他説："二十萬足够了。"柳開傾其所有，拿出百餘兩白金，又加上數萬錢送給了他。

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并進士第，灝秘書丞。

柳開哥哥柳肩吾，官到御史。柳肩吾有三個兒子，柳湜、柳灝、柳沆都進士及第，柳灝官至秘書丞。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爲《洞庭賦》曰：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年時就有優異的才華。太平興國年間，由進士推舉爲官，歷官至著作佐郎。出使到巴陵，作《洞庭賦》說：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渺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促然跂，栗然駭，愕然眙。恍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懵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爲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

楚的南部有水叫洞庭，五州像衣帶般環繞在周圍，浩渺不知有幾百里大。臣在乙酉年夏天出使岳陽，到達洞庭湖上，構思作賦。明日披衣而觀湖，則心神飛動，急促翹望，顫抖驚駭，愕然瞪視。恍惚好像駕春雲而扶着霓虹，浩蕩好像浮游寥廓空間而升天。退如依據泰山般安穩，進如踏千仞高峰般危險。懵懵然無所知覺，智慧却像通曉玄微。站不住好像不倚靠什麽，走不穩好像要飛馳起來。耳朵來不及掩住，眼睛没空閑躲避，感情驚恐而心中好玩。二三天之後，神智開始復元，氣息開始正常，如此不敢再提作賦的事有二年光景，心中却眷念不已。

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崒兮興，欻兮止。興止未霽，急若有遇。由是濆陽輝，沐芳澤，睹一異人于岩之際，霞爲裾，雲爲袂，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

有一天登高丘，眺望大澤，有雲聚集呵興騰，疾然呵停止。雲興停止而天還没有晴，忽然好像有所遇見。於是沉浸在陽光中，沐浴在芳澤中，看見一個異人在山岩邊際，彩霞爲襟，白雲爲袖，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仙逝，實在與其相配。

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嘩談，吾爲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邇則爲江兮，遠則爲河；積則爲潴兮，總則爲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

因而異人說："你不是愛寫文章的人嗎?"我説："是的。""既然如此，那麽你好像智慧有所不通，見解有所不盡，用不通不盡的智慧見識而在没有來由的綱紀中巡行，這樣能够没有危險嗎?"我又説："是這樣的。""然而志向極至則物有所應，思慮精到則道自來，嘉許如此勤勉而又没有嘩衆取寵之談，我爲你稱道：'太極的産生，叫做天叫做地。其中包含五精，五精發生作用而水爲其一。水的疏通，近則爲江呵，遠則爲河；積蓄則爲水池，匯集則爲湖。譬如今天所謂洞庭湖，獨立而孤獨，廣闊無邊，其龐大没有徒侣。含陽育陰，爲水神的都邑。昏暗迷茫，百川不敢越過。百川有的像臣子，有的像賓客，有的像僕夫，有的像子女，有

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静，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没其間。萬頃咸沸，强而名之爲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大淵。縱之不逾，局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胸，溟海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氣瀇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静。'"

的像附庸，有的像姬妾。就像禹在塗山會盟，武王在牧野巡狩，千水流出，百川聚匯，都在麾下。每當宇宙澄静，則洞庭在中流回蕩顧盼。莽莽蒼蒼，絲毫雲烟都不遮掩。太陽月輪，出没其間。萬頃波濤都沸騰起來，勉强給它命名爲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大淵。放縱却不逾矩，約束却不卑下。突然像賢人，以穩重自持。誘惑不向前，侵犯更堅定。又像良將，用計謀守衛邊境。澎湃洶涌，浩然一體。又好像天地初開，還没有仁義。冲漠虚寂，陰陽二氣交錯。又好像宇宙混沌，凝固而没有鑿開。這是大地之心胸，海洋的屏障。三代之前，氣象空廓。浩浩蕩蕩波浪滔天，與萬物一起循環變化。淹没樹木削平山陵，無際無邊。上帝降賜的鏡子，是巨人創造的作品。於是上帝命玄夷氏，傳授機宜給大禹。鑿山填谷，開源暢流。然後就像金在熔爐，像木在加工，化爲金精，加工成器，這樣何處不通。這個大澤，適得其所。本性謙遜，於是得其正道。有升有降，有動有静。'"

臣應之曰："升降動静，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圜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黄。劃象爲"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内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静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物鴻洞，爍爲隆暑。澤之作，傾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覿，杳不可睹。蒸之爲雲，散之爲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爲神，素氣清泚。蕭蕭翛翛，群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

我回應説："升降動静的道理，能告知我嗎？"神説："水的本性既非圓也非方，既非柔也非剛，既非直也非曲，既非黑也非黄。畫"易"象爲"坎"卦，來自伏羲氏。外表婉轉而堅固，内在强健而光明。下降由"姤"卦開始，上升由"復"卦擴張。安静時在陰，動時隨陽。是六府的首位，是萬物的綱常。直觀是澤，乃知天意。至於説到四季變化，長夏安居。烘乾就炎熱，沸騰像煮水。萬物融通，化爲酷暑。大澤的創造，容貌修長，好像離去好像留住，好像生吞好像嘔吐。神靈趨來怪異進見，杳然不可看見。蒸發爲雲，飄散爲雨。瞬息萬象，如同回到太古。真可嘉賞。至於像秋之爲神，素氣清澈。蕭蕭瑟瑟，萬籟四處發聲。大澤波動，姿態黝然。好像站着好像靠着，好像行走好像停止。"巽"宫離落，爲興風雲。蒼梧山

若止。"巽"宫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崇，爲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氲。其聲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凑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革。氣然而榮，浲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吴，足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

高，爲供雲霧。四顧一樣顔色，神色黯然迷濛，聲響瀰漫，似商非商，似徵非徵。向東齊赴海門，一個浪濤一千里。又實在可怕。説到形狀，則岩石是骨骼，岸壁是皮膚。氣霧是血，泛濫是脉。有山是心，有洞是腹。有玉是身，有珠是眼。隆鼻即孤島，張嘴即萬谷。雙臂挾帶三吴，兩脚踮着荆、巫。有時好像舉踵而望，有時好像展翅而飛。鄱陽湖、太湖，難道説得上嗎?"

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潜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遭，或曳裾而圜。或秃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呿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蝦。或修臂而立，或横騖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大虚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我又問道："大澤的狀態我已知道了，水中族類又是如何居處的呢?"神説："大道變化更替，或者文華或者樸質。沉潜自如，種類不一。有的披甲飛跑，有的拖襟盤旋。有的秃頂跋涉，有的生角蜿蜒。有的吞咽張口，有的咬食以牙。有的心像蟹類，有的眼像蝦族。有的長臂而立，有的横行疾走。有的頭上長髮，有的肘生鬚髯。有的儼然莊重，有的剛毅狡猾。斑彩紛呈，如天地包含萬物，各循生長之道而又與群物和諧。"

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静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鞚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吴，陽侯、神胥，齪齪而游，曾不我儔。"

我又問道："有如神的資質，品位又如何呢?"神説："清净安静了，美麗之極，又邈然難以知曉。發端於古代，而古代也有所不及，形成於今世，今世也有所不察。如果不是太初虚寂使他的心合乎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握三才，根基六道。何况水居陸處，有何不能照耀。是駕御鯉魚的賢者，套住龍的仙人，乃是我同類。其餘海若、天吴，陽侯、神胥，拘謹而游，畢竟不是我的同輩。"

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爲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爲旌，聚心爲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

我又問道："《易經》説'王公設險'，這澤的險要可設爲屏障。然而歷代興衰之事，如何汲取其意?"神説："天道行順不行逆，地道行謙不行盈。因此太平時代，立仁爲旗幟，凝聚人心爲城郭。因而弓没有閑暇上弦，矛没有閑暇磨利，天下因此大同。何

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爲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爲金，其水爲湯。守之不義，欻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黄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

必依仗險阻，何必占據要衝？就像秦國得到天下險要河山而稱帝，齊國獲得天下十分之二賦税而爲王。其山爲金，其水爲濠。但守之却以不義，迅疾滅亡。水不在大，依仗就失敗。水不在小，依賴就危急。就像漢武帝被練兵昆明池而疲憊，夏桀被酒池而困頓，也屬此類。所以黄帝奏樂而興盛，三苗抛棄仁義而傾覆。由此可知洞庭波濤因爲行仁不因爲作亂，因爲行道而不因爲盗賊，惟有賢者能觀察而有所得。"

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

於是盤桓徘徊，凝眸四視。辭對已盡，天色忽暗。

徐鉉見之，曰："是玄虚之流也。"人多傳寫。

徐鉉看到這篇賦，説道："這是道家玄虚之類。"很多人傳寫。

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韵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羡，青雲侍玉輿。"上依韵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爲誡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

端拱初年，太宗知道他的名聲，召入考試辭賦，升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賞賜緋魚。正月十五晚，皇上親臨乾元門觀燈，夏侯嘉正獻上一首五言十韵詩，最後兩句是："兩制誠堪羡，青雲侍玉輿。"皇上依韵和詩賜給他，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的詩句，議論者認爲是告誡夏侯嘉正熱衷於進仕。不久染病，詔令任爲益王生辰使。他把所得的金幣，换了錢乘車回家，忽然有一串錢從地上立起，許久以後纔倒地，聽説的人都很驚異。夏侯嘉正的病情就此加重，一個多月後去世，年三十七歲。

子紓，太子中舍。

他的兒子夏侯紓，授太子中舍。

羅處約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祖衮，唐末爲諫官。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黄老先六經論》，曰：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代酷吏羅希奭的後裔孫。伯祖父羅衮，唐末爲諫官。父親羅濟，在後蜀做官爲升朝官。歸附皇朝，官至太常丞。羅處約曾作《黄老先六經論》，説：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黄、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虚而應萬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

前代儒者認爲太史公議論道德，以黄、老爲先而把《六經》爲後，這是太史公的毛病。我説："不這樣，道是什麽呢？是無名稱，無不由此。萬物混同而成仙，陰陽兩儀極其虚而適應萬物，這是不能尋根究底的。何况命名爲'道'，道既然有了名稱，接下

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

來稱爲聖人的，是能知來鑒往，與天地齊的人物，所以黃帝、老子、姬發、孔子通稱聖人，本體叫做道，功用叫做神，没有適應，没有不適應，一切以道貫穿，説什麽在先而尊，在後而有愧。”

《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敘九疇之秘，焕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

《六經》，《易經》是闡明人的權而根本在於道；《禮》是節制人民的情欲，使之趨向本性；《樂》是用來和諧民心，保全天真；《書》是叙述治理天下的秘要，彰揚二帝的美德；《春秋》是正君臣名分并加强名教；《詩》是用來端正風雅而立規矩戒律。因此道與《六經》是一致的。

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净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説。

況且仲尼宗法唐堯、虞舜，更何況有人效法黃帝呢？黃帝所夢華胥氏國的太平盛世，是遠古的德政，史書記載詳細了。老聃世稱爲方外之教，然而却與《六經》一樣都足以治國修身，清净就可以得到。漢文帝時，還來不及建立學校，竇太后用老聃之術而使天下太平，曹參用之而成了宰相，幾乎廢棄刑罰。而且仲尼曾向老聃問禮，有的俗儒否定其學説。

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嘆。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爲禮，筍虡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説？病之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

我説："《春秋》昭公十七年記載，郯子來朝覲，仲尼向他學習，使後人推重好問的旨意。況且老子是有道之士，不是周朝的史官嗎？我認爲《六經》的教育，教化不息則臻於大同，大道通行則年終祭祀百神停止感嘆。黃、老之説與《六經》，誰爲先而誰爲後呢？又何必用彩墊裝飾玉帛然後纔可以行禮，用樂架懸鐘鼓然後纔可以奏樂呢？我認爲太史公的志向，由此可見了。怎麽可以把道的表現、儒的末流相抵牾而仇視道家學説呢？非難的人可以觀察，而没有看到其妙處。”

人多重之。

人們都很看重他的觀點。

登第，爲臨涣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吴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并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

進士登第，任爲臨涣主簿，再升爲大理評事，爲吴縣知縣。王禹偁爲長洲縣知縣，兩人每日以詩唱酬，蘇州、杭州之間多有傳誦。後來一同被召入朝，皇上親自定題考試他們，任命王禹

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

伏睹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議。陛下虔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玄黄之協氣，爲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

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内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管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禄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爲身謀。蠹弊相沿，爲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説，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

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臣嘗讀《説命》之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説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

偁爲右拾遺，羅處約爲著作郎，都直史館，賞賜緋魚。正趕上詔令徵求直言，羅處約上奏説：

我看到今年春天的詔令，指責諫官虚備其位不曾議論政事，即使是九寺、三監的官員，也應盡獻直言。陛下虔敬勞神，勵精圖治，努力推行王道，因而使天下太平。本心先於天而不違天意，百姓空前有道德。所以散發天地的和氣，或爲萬物的祥瑞，却仍不誇耀成功，屢次徵求朝政得失，這真是唐堯、虞舜的用心。

臣連日以來，上朝餘暇，有時在卿士大夫當中聽到一些議論時政的言語，都説聖上認爲三司之中，是國家財政的總管，公文案牘已經很多，綱目條規實在繁多，將要徵求更完善的法規，希望能協調出適中的途徑。我聽説中書省上言，要設置十二名判官兼管三司職責，重視各自管理各自的部門，可以恰當執行適中的職事。臣認爲三司的制度不是古代的。大概在唐朝中葉之後，争戰頻仍，河朔一帶不遵王法，軍隊征伐没有平定，因是賦税徵調管轄專賣等發布的地方，所以從尚書省分出三司來掌管。然而國家用度所需，是朝廷緊急事務，因此臣僚官吏等部屬十分倚重。有的因爲這個位置重要而留任，因俸禄優厚而寵用，勤勉辦事的人姑且因循舊制，盡忠爲國的人有的因此産生忿争，因循舊制則對國事没有補益，産生忿争則與時政不協。有淺薄的人用心計來挑毛病，見識深的人以同意來爲自身謀利。弊害相沿續，爲害時日已久。如今這十二名判官的説法，也祇是權變除害的一個辦法。

然而聖朝政事要達到太平，應考求古代規矩，制定傳世之法。臣曾讀《説命》一書，認爲"事不師古，匪説攸聞"。又《二典》説："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都説是依古道而達到太平。依臣所見，不如恢復尚書都省舊例，其中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類屬官，請求依照六典

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管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廪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浚哲乎！

舊制。因爲如今三司所負責錢幣粟帛管轄專賣支度等事，都在二十四司辦理，如此一來則各有其責，可以負責集中辦理這些事。如今金部、倉部怎能知道儲倉貨藏的盈虛情況，司田、司川誰能瞭解屯田徭役河渠的遠近，有名無實，日久成爲常規。何況此次退一步恢復都省的事，下臣還都能知道其可行，何況陛下是那樣聰明睿智呢！

然議者以爲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爲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創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爲勾覆之司，周知内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

然而議論的人認爲此制不施行已久，難以改變，如果決斷出自聖上，下達到相府，都省制度，舊的典章就保存下來。上司命令下屬執行，誰説不可以。人可以與其習以爲常，却難以適應變革；可以起樂於完成，却難與考慮開始。在《周易》上有這樣的話："天地革而四時成。"這是説能够改命而創建，到小人樂於完成那就改變臉色而用來順從上級了。何況三司的名稱興起於近代，堆滿案几的公文書籍，何嘗能全部想到閲覽呢？又在三司之中，再安置下屬官吏，則更遠離本原了。如今三司勾院就是尚書省，比部所掌原是勾覆的機構，掌握内外經費，陛下若想恢復，則制度都在。至於九寺、三監大多是多餘無用的機構，雖然設有官員，却不行其職。

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望陛下在太平的日子，創立傳世的規章，不必麻煩重新差遣使臣，另外設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裁省多餘的官員就能節省這部分經費，所以《尚書》説："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我希望陛下效法天地簡易的變化，建立《洪範》所載大中之道，可以傳億萬年，天下從此可以垂衣裳而端坐拱手，無爲而治了。

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

羅處約受詔爲荆湖路巡撫，打算用苛刻嚴察來樹立名望，奏上彈劾的官員衆多，很多官吏被罷官責罰。淳化三年，去世，年三十三歲。

初，濟爲開封府司録，太宗尹

當初，羅濟爲開封府司録，太宗爲開封府

京，頗嘉其强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

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爲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

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尹，很欣賞他的强幹。太平興國年間，羅處約和他的兄長羅賁一起舉進士，太宗親臨考試，知道羅賁是羅濟的兒子，就把他擢爲優等。八年，羅處約又考試及第。羅賁後來官至員外郎。

羅處約形體肥壯，見到他的人更加器重他，雖然有文采却急於進用，當時的議論也因此而鄙薄他。死後，蘇易簡、王禹偁搜集他的文章，共十卷，題名《東觀集》。王禹偁作序，蘇易簡上表呈進，詔令交付史館。

蜀地士人又有叫嚴儲的人，太平興國年間進士，後直史館，出使河北監督軍糧，淪陷在契丹。

安德裕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皋，河南人。父重榮，晋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未期，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爲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

安德裕字益之，又有字叫師皋，河南人。父親安重榮，爲後晋成德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安德裕生在真定，還没滿周歲，安重榮起兵失敗，乳母抱着安德裕逃到水洞中。將要出來時，被把守兵士抓獲，押着他們去見軍校秦習，秦習與安重榮是舊交，因而把他藏了起來。秦習起先撫養石守瓊爲兒子，成年後没有子嗣，就把安德裕交給石守瓊撫養，因此姓秦。秦習世代都是兵家，以弓箭、狗馬爲職業。安德裕在幼兒時就喜歡筆硯，看到文字就誦讀出聲，被其他孩子看不起，秦習惟獨認爲他不平常。長成兒童，就讓他上學，從此博通文史，精於《禮》、《傳》，嗜好《西漢書》。秦習死後，安德裕服了三年喪，然後改回本姓。秦習家人在他行囊中裝滿了東西給他，共有白金一萬多兩。安德裕把白金退回，説："這是秦家的積蓄，有什麽屬於我的。大丈夫應當自立功名，以取得富貴，豈能要别人所有的東西呢！"聽到這話的人都認爲他高尚。

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

開寶二年，選拔爲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任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年間，多次升官爲秘書丞，廣濟軍知軍。當時廣濟軍城剛建好，安德裕作了《軍記》與《圖經》三卷，皇上特爲下詔嘉獎。不久改爲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地任知州。雍熙初年，升爲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尚未動身，宰相李昉説他有史才，於是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年，改爲金部員

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

外郎。

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并爲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并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

淳化初年，爲開封縣知縣，正值充實三館職官，改爲直昭文館。淳化三年春，廷試貢士，安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都是考官，皇上對宰相說："他倆都是有名之士却都老於郎官，梁周翰心胸狹隘，安德裕嗜酒，我聽説他們能幹而改官。"於是都賞賜金紫。不久安德裕升爲司勛員外郎。至道初年，安德裕曾作《九絃琴五絃阮頌》獻上，皇上稱贊他詞藻古雅。至道三年，轉爲金部郎中，出朝爲睦州知州，回京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德裕性介潔，以風鑒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游詞場，德裕力爲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十卷。

安德裕性情耿直高潔，以有遠見卓識自負。王禹偁、孫何都剛進入詞場，安德裕大力爲他們揚名。等他主管考試，孫何又是他的首選進士。然而嗜酒太過分，因此很難被提拔重用。有文集四十卷。

錢熙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群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專掌箋奏。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親錢居讓，陳洪進任命他爲清溪令。錢熙幼年聰明，長大後，博通群書，善作文章，陳洪進賞識他的才華，把弟弟的女兒嫁給他。要安排錢熙在府中任職，他謝絶不赴任，作《楚雁賦》來表明志向。不久又被徵召爲巡官，專職掌管書信奏議。

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舉進士。雍熙初，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延譽于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

陳洪進歸順朝廷，錢熙没有按舊職任用，舉爲進士。雍熙初年，帶上文章謁見宰相李昉，李昉深爲賞識器重，爲他在朝廷揚名，讓兒子李宗諤與他交往。第二年，考中進士甲科，補爲度州觀察推官。任滿回京候選，寇準掌管吏部選官，上書舉薦錢若水、陳充、王扶及錢熙都有文才，錢熙得以在中書省任職，升爲殿中丞，賞賜緋魚。他著作《四夷來王賦》進獻，共一萬多字，太宗欣賞，隨即以本官直史館。

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鄰幾追補《唐實録》，鄰幾卒，家睢陽，即命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

淳化年間，任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提到趙鄰幾追記補寫《唐實録》，趙鄰幾去世後，家人住在睢陽，於是命錢熙乘驛站馬車前往，把書稿全部取來獻上。錢熙曾對楊徽之提起張洎、錢若水將被任用，錢熙與劉昌言是同鄉，關係很好，又對劉昌言説起此事。劉昌言因而把這話告

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還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爲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

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箋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

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訴了張洎，張洎懷疑錢熙有意勾結，就告發他，錢熙因此被削職，通判朗州，不久調任衡州，就地改爲太常博士。真宗即位，升爲右司諫。李宗諤、楊億平時待錢熙很好，於是與梁顥、趙況、趙安仁一同上表請求恢復他的舊職，没有回答。不久通判杭州，政事常不稟報而自行上達，被轉運使奏告，調任爲通判越州。

錢熙恃才自負又好學，喜歡談笑，擅寫公文書信，急躁而一心進取。罷職後，因憤懣致疾，咸平三年，去世，享年四十八歲。曾仿照古樂府，作《雜言》十餘篇及《措刑論》，被有識之士贊賞。有文集十卷。

他的兒子錢蒙吉，也進士及第。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百

文苑(三)

陳充　吴淑 舒雅　黄夷簡 盧稹 謝炎 許洞(附)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衎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

陳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娱，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

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陳充字若虚，益州成都人。他家素爲豪强，少年時以聲色飲酒自娱，不喜歡做官。鄉人敦促他應舉，到了京城，在科場有名聲。雍熙年間，天府、禮部奏報進士姓名他都列爲進士第一名，朝廷面試拔爲甲科，初次出任爲孟州觀察推官，就地改任掌書記。逢寇準舉薦他有文才，得以召入考試，授爲殿中丞，出朝爲明州知州。又入朝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升工部、刑部員外郎。因久病告假滿任，被除名，真宗可憐他貧病交加，令他退休，供給半薪。不久病愈，依本官資歷，仍然擔任官職，因爲官已久按次序升爲兵部員外郎。景德年間，與趙安仁一同主持貢舉，改爲工部、刑部郎中。

大中祥符六年，因脚病不能勝任上朝拜謁，調出京城權西京留守御史臺，不久以本官分司去世，享年七十歲。

陳充詞風典雅豐贍，唐朝牛僧孺作《善惡無餘論》，説無論堯舜之善，還是伯鯀之惡，都不能對其子孫的吉慶或禍殃産生影響，陳充作論文反駁他，文章太長本書不録。性情曠達，喜歡開玩笑，淡泊榮華利禄，自號"中庸子"。皇上很熟悉其人，因他有病未能擔任詞臣職務。臨終時陳充爲自己作墓志銘。有文集二十卷。

吴淑

吴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吴，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内史。

吴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親吴文正，在吴做官，官至太子中允。愛好學習，常親自抄寫書籍。吴淑少年時英俊豪爽，作文章很敏捷。韓熙載、潘佑因文章而聞名於江左，一見到吴淑，就非常器重。從此每當文思滯疑，難以措詞時，一定讓吴淑表述。吴淑以校書郎直内史。

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吕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秘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録》，再遷職方員外郎。

江南平定後，歸附皇朝，很久没有調任，非常窮困。不久因近臣推薦，試用學士院，授爲大理評事，參加編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有一天，被召入應對於便殿，皇上出示古碑文一編，令吴淑與吕文仲、杜鎬識讀。吴淑又歷任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初設秘閣時，以本官充任校理。曾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識他學問淵博。他又作《事類賦》一百篇獻上，詔令加以注釋，吴淑分别作注編成三十卷獻上。升爲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管起居舍人職事，參加編修《太宗實録》，再升爲職方員外郎。

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奥，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傅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

當時各路所上的《閏年圖》，都由儀鸞司掌管，吴淑上言説："天下山川險要，都是王室的秘密，國家的急務，因此《周禮》規定由職方氏掌管天下圖籍。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繳秦的圖籍，因此盡知險要所在。請求把現今閏年所獻納圖籍上繳職方。還有州縣地里，犬牙交錯，以往僅畫出一個州的地形，怎能與其他州相合呢？希望詔令各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地圖統一上繳職方。希望天下險要，不用窺探就可得知；九州輪廓，就像在指掌之間。"采納他的意見。正值下詔徵詢防禦外敵的策略，吴淑上書請求用古代車戰法，皇上看後，很賞識他的博學。咸平五年，去世，時年五十六歲。

淑性純静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説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

吴淑性情純静好古，詞章典雅。當初，皇朝軍隊圍困建業，城中缺糧。里巷中有個與吴淑同姓的人，全家都死了，僅有兩個女孩活着。吴淑就像親生一樣收養了她們，長大後，把她們嫁出去。當時的輿論很贊許他的義舉。有文集十卷。他擅長寫公文書信，愛好篆書古籀文，選取《説

《説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録》三卷、《祕閣閒談》五卷。

文》中有字義的字共一千八百多條，撰《説文五義》三卷。又著有《江淮異人録》三卷、《祕閣閒談》五卷。

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

他的兒子吴安節、吴讓夷、吴遵路都進士及第。吴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

舒雅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秘閣校理。好學，善屬文，与吴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潜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咏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舒雅字子正，長久在南唐李氏朝中做官。江南平定後，任爲將作監丞，後來充任秘閣校理。愛好學習，擅長寫文章，與吴淑齊名。多次升遷任職方員外郎，請求外任，任爲舒州知州，并賞賜金紫。淡泊榮禄，州中潜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知州任期滿後，就請求掌管觀事。封禪泰山時，就地加官主客郎中，改爲直昭文館，轉爲刑部。在觀中多年，暢游山水，吟咏自樂，爲當時人贊美。去世時七十多歲。弟弟舒雄，爲端拱二年進士。

黄夷簡

黄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廷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禄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

黄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親黄廷樞，爲王審知從事，很受親信知遇。王審知後代王延鈞把女兒嫁給了他。吴越錢氏占有福州時，被任爲光禄卿。黄夷簡小時候成了孤兒，愛好學習，在江東有名，錢惟治知明州時擔任判官。太平興國初年，隨從錢俶來朝，授爲檢校秘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賞賜他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錢俶辭讓元帥，改授黄夷簡爲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錢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授黄夷簡爲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

俶薨，歸朝，爲考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秘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禄少卿。

錢俶去世，歸附皇朝，任爲考功員外郎，多次升官任都官郎中，掌管名表，人們很稱賞他得體。至道二年，上奏説浙右人没有在館閣中任職的，接着又提到自己曾勸説錢俶歸朝，言詞誠懇激切，太宗憐恤他，任命他直秘閣，不久判吏部南曹。咸平年間，召入翰林院試任，升爲光禄少卿。

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并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爲不

起初，宰相張齊賢想引薦黄夷簡與曾致堯一同爲知制誥，正好有緊急制令要起草，趕上值班舍人離開翰林院，於是張齊賢立即密封除官條文

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真宗以其吴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秘書少監。三年，丁内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絶其奉給，特授檢校秘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逾年卒，年七十七。

而命黄夷簡起草制文，輿論認爲不可這樣做，因此黄夷簡僅進升官階而已。景德年間，黄夷簡得病，請假超過二百天，御史臺上言應當免去官籍，真宗因爲他是吴越的舊官，有詞章學問，而且年事已高母親還在，特地命令繼續供給月俸。大中祥符初年，升秘書少監。三年，他母親去世，皇上派遣宦官慰問，贈送安葬費，他請求護送母親靈柩回浙右，被准許；并且不斷絶供給俸禄，特地授爲檢校秘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一年後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咏，老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慊。"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歌詩流布于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

黄夷簡喜歡談論，擅長作文章，尤其精通詩歌，老而不止。曾代理鴻臚卿，護送許國長公主安葬，在道上，駙馬都尉魏咸信對他禮遇很薄，黄夷簡記恨他，對皇上説："發喪那天，送給臣三萬錢讓臣辦理行裝，不看重下臣，似有輕視國命的意思，臣拒絶没有接受。"皇上派遣宦官責問魏咸信，魏咸信説："黄夷簡開始接受使命時，多次向我求取錢財，又獻挽詞以希圖賄賂，臣都不敢接受，因此他很不滿。"此後黄夷簡又獻詩歌一編，大多是譏諷魏咸信吝嗇，并且表現出怨恨咒罵。又提起没有接受三萬錢一事，意圖要索取。真宗非常鄙視他，不想讓他的詩歌流傳在外，命令中書召來黄夷簡當面燒掉。士大夫從此鄙視他的人品。

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浙右的優秀才士，還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

盧稹字淑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絃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束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盧稹字淑微，杭州人。幼年聰明，七歲能作詩，十二歲學作文章。長大後，通曉《五經》大義，酷愛《周易》、《孟子》。端拱初年，游歷京師，當時徐絃因是宿儒爲士子推爲宗師，徐絃看到盧稹的文章很是稱奇，爲他在朝中揚名。這一年進士及第，調補真定束鹿主簿。到了府衙，正值契丹圍困城池，没來得及上任，去世，享年二十七歲。曾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親謝崇禮，

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韓、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

任泰寧軍掌書記。謝炎傾慕韓愈、柳宗元的文章，與盧稹齊名，當時稱他們爲"盧、謝"。盧稹怯懦，謝炎率直，反而交情很好。端拱初年，舉爲進士，調補昭應主簿，調任伊闕，連續爲華容、公安二縣知縣。去世，年三十四歲。有文集二十卷。

許洞

許洞字洞天，蘇州吴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疏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

許洞字洞天，蘇州吴縣人。父親許仲容，以太子洗馬退休。許洞性情放達超逸，幼年練習弓箭擊刺，長大後，改變志向刻苦學習，尤爲精通《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初出仕爲雄武軍推官。曾經到府中稟事，有個吏卒傲慢地坐着不起身，於是杖打了他。當時馬知節任知州，許洞又去信責備馬知節，馬知節對他的狂傲不遜非常生氣，正逢許洞私自挪用公款，上奏把他削職爲民。

歸吴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争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决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回到吴中幾年，每日以飲酒爲事。曾在坊間賒酒，有一天在墻上大寫《酒歌》數百字，鄉人争相去看，許洞比平時多買酒幾倍，鄉人就替許洞全部償還了欠的酒錢。景德二年，獻上所作《虎鈐經》二十卷，考中洞識韜略、運籌决勝科，因曾被謫降而不上報，就地授爲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祭祀汾陰時獻《三盛禮賦》，召入中書考試，改爲烏江縣主簿。去世，年四十二歲。有文集一百卷。又著有《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　徐鍇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吴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昪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鍇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悦所作，悦與齊丘誣鉉、鍇泄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户掾，鍇貶爲烏江尉，俄復舊官。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作文章，不胡亂交往，與韓熙載齊名，江東稱他們爲"韓徐"。在吴任校書郎，又在南唐李昪父子朝做官，試任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和。當時有人得到軍中傳出的檄文，徐鉉與弟徐鍇評論其文援引不當。這篇檄文是湯悦所作的，湯悦與宋齊丘誣告徐鉉、徐鍇泄露機密，徐鉉因此被貶爲泰州司户掾，徐鍇被貶爲烏江縣尉，不久官復舊職。

時景命内臣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常、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盗賊群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

當時李景命内臣車延規、傅宏在常州、楚州經營屯田，他們辦事苛刻，人們不堪忍受，以致盗賊四起。於是任命徐鉉乘驛馬前往巡撫。徐鉉

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饒州，俄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

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决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事，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靜難行軍司馬。

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别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

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

到楚州後，上奏停止屯田，車延規等人害怕，出逃避罪，徐鉉緊急捉拿他們，權臣近臣爲之側目。捕到盜賊首領後，不等上報立即斬首，於是因擅自殺人被流放舒州。周世宗南征，李景調任徐鉉爲饒州知州，不久召入爲太子右諭德，復任知制誥，又升任中書舍人。李景死後，事奉其子李煜爲禮部侍郎，兼管中書省事，歷任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

宋軍圍困金陵，李煜派遣徐鉉請求宋停止進攻。當時李煜大將朱令贇領兵十幾萬從上江來救援，李煜因徐鉉已動身，於是想令朱令贇不要東下。徐鉉説："此行未必能保證成功，江南所依靠的是援兵，爲什麽要阻止他呢！"李煜説："正要求和解而又要决戰，能對你有利嗎？"徐鉉説："要爲社稷考慮，豈能顧及區區一個使者，把他置之度外就可以了。"李煜流着淚派他走了。到了宋，雖没能使宋停止進兵，然而進見辭歸，禮遇都和平常一樣。等到隨李煜到宋覲見，太祖責備徐鉉，聲音非常嚴厲。徐鉉回答説："臣爲江南大臣，國亡而罪當死，不應再問其他。"太祖感嘆説："這是忠臣！事奉我應當像事奉李氏一樣。"任爲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年，李昉一人直翰林院，徐鉉直學士院。跟從太祖征討太原，徐鉉起草軍中詔書，提筆即成，用辭精當，當時輿論認爲他能幹。軍隊回朝後，加官給事中。八年，出朝任右散騎常侍，遷升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尼道安誣陷徐鉉有奸行，道安因誣告不實抵罪，徐鉉也被貶爲靜難行軍司馬。

起初，徐鉉剛到京城，見到穿毛製成的短衣者就譏笑，邠州苦寒，但他始終不穿厚毛衣服，以致受冷得病。有一天早上起來剛戴冠束帶，馬上要筆親手寫疏，交待安排後事，又另外寫道："道，是天地之母。"寫完就去世，享年七十六歲。徐鉉没有兒子，他的門人鄭文寶護喪到汴京，胡仲容把他歸葬於南昌的西山。

徐鉉性情淡泊寡欲，質樸不矯飾，不喜歡佛教却喜歡神怪之説，有向他獻上這類書籍的，所

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説文》，《序》曰：

許慎《説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訛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説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

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絶，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説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説。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

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

請求的事都如願以償。徐鉉精通小學，喜歡李斯小篆，達到絶妙境界，隸書也很好。曾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一起校《説文》，作《序》説道：

許慎《説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共一萬零六百多字，聖人的旨意可以説是完備了。八卦畫出，萬象分明之後，文字就是其帝王之車，書籍就是其六馬，先王的教化之所以在百代通行，聖人恩及萬物的功德與造化都是不可忽視的。雖然五帝之後文字改變成不同的字體，六國的時代文字形體各不相同，但是還保留着篆字籀體的痕迹，没有失去形體類别的根本。到殘暴的秦朝施行苛政時，散字隸書興起，便利於流俗之人，人們競相效法。古文字已經變化，詐僞之風日盛。到漢宣帝時開始命令儒者們修訂倉頡的字法，但也不能恢復。到東漢光武帝時，馬援上書議論文字的錯誤荒謬，他的言論周詳。到和帝時，命令賈逵整理舊文字，於是許慎采取史籀、李斯、楊雄的書，遍訪博學之人，由賈逵考訂，著《説文解字》，到了安帝十五年時纔獻上。然而隸書流行已久，再加上行書、草書、八分書紛紛出現，人們反而以爲篆字籀體是奇怪的字形，不再留心。

至於六經的古文字，經世代相承傳寫，多求方便隨俗，漸漸失去本來面貌。《爾雅》所記載的草、木、魚、鳥的名稱，隨意增加，已經不可觀看了。儒者們傳解，也不是精通小學的人，没有人能矯正。

唐朝大曆年間，李陽冰的篆書字迹格外出色，獨冠古今，於是他刊定《説文》，修正筆法，爲學者師法愛慕，篆籀之體復興。然而却很排斥許慎，自創臆説。把己意作爲獨見，破除先儒的祖傳學説，難道是聖人的本意嗎？當今研究文字學的人，也贊同李陽冰的新義，這正是所謂衹重耳聞而不相信親眼所見。

自從唐末戰亂，經籍受損。有宋承運，

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

人文典籍，粲然復興，認爲文字是六藝的根本，當遵從古法，於是詔令取出許慎《說文解字》，精心校勘，垂法百代。臣等竭盡愚陋，全部加以詳細考訂。

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

其中許慎的注義、序例中有記載而在各部未見的，考察後得知漏收，都加以補充登録；又有在經典中相承傳寫以及時俗所用而《說文》未載的字，都增附進去，以擴大篆籀之路。以上也都按形聲相從、不違背六書的義例。

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訛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并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

其中《說文》中録有正體而爲時俗所訛變的字，則在注中具體說明。其中義理舛誤、違背六書的，都在後面加上序文，使學者没有疑問。大抵此書力求援古以正今，不隨今而違古。如果是高文大册，則適合以篆籀之體著於金石，至於平常的簡牘，則用草隸之體就足够了。

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

又許慎的注解，詞簡義奥，不可詳知。李陽冰之後，儒者們箋注中有可取的，也附録增加在後；還有不盡的，則由臣等略加訓釋，以成一家之書。

《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并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

《說文》的時代，還没有反切，由後人增加，互有異同。孫愐的《唐韻》流行已久，現都以孫愐的音切爲定則，希望學者能有所適從。

鍇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

徐鍇也擅長小學，曾把許慎《說文》按四聲譜次序編成十卷，題名爲《說文解字韻譜》。徐鉉作序說：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訛。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

從前伏羲畫八卦而文字的發端就此出現，蒼頡模仿鳥的足迹而文字之形確立。史籀作大篆爲之潤色，李斯變爲小篆使文字變得簡易，文字達到完美了。等到程邈作隸書而人們競相趨向簡省，古法爲之一變，字義漸漸訛舛。先儒許慎擔心會出現這種情况，所以彙集《倉頡》、《爾雅》的學術，精研六書的法則，廣泛詢訪專家，師事賈逵，作

逵，作《説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

其後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訛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

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奂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堙微。

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閲，而偏傍奥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韵區分，開卷可睹。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爲之篆，鏤板以行于世。

鍇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鍇，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爲秘書省正字，累官内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

《説文解字》十五篇，共一萬零六百字。字書精博，沒有能超過這本書的，篆籀之體，在這部書中到頂了。

此後賈魴把《三蒼》之書都寫做隸字，隸字開始推廣而篆籀轉爲衰微。從後漢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凡是擅長書法的人都寫草書隸書。隸書的法則又有刪繁補闕之説，那麽其中的訛僞是斷然可知了。所以當今字書的數量是從前的數倍。

聖人創制都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對此慎重，史書有空缺文字，格言就在這裏。像草、木、魚、鳥，是由形聲相符，觸類而增加，無窮無盡，如果不以古義來分析，有什麽值得看的呢？因此許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文字，習慣從俗雖久，重要的是不可用於篆文。從前，李陽冰天賦其能，中興篆籀之學。贊倡許氏，使之焕然一新。然而古法違離世俗，易被湮没。

如今許慎、李陽冰的書存世無幾，學者非常少，舊刻罕見。執筆寫字，要藉助於查閲字書，但偏旁深奥繁細，不能由推想而知，要找一字，往往翻遍全書，要做到省力而事半功倍，必須思索適宜的方法。舍弟徐鍇非常愛好小學，因而命令他以許慎所記，按《切韻》次序排列，聲韵區分，開卷可查。徐鍇又彙集《通釋》四十篇，考證先賢的微言大義，使許慎的深意易懂，指正李陽冰新義所失，分析流俗的異端妄説，文字之學，到此盡善盡美。如今此書僅想便利檢索，無助其他，姑且保留訓詁，以便識別。其他的鋪陳論説，另有《通釋五音》共十卷，贈獻於志同道合者。徐鉉親自作篆文，刻版通行於世。

徐鍇字楚金，四歲喪父，母親正在教育徐鉉，沒有時間教徐鍇，他却能自己讀書。李景見到他的文章，授他爲秘書省正字，多次升官任内史舍人，因徐鉉奉命出使宋，他憂慮恐懼而去

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

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録》，多出於其客蒯亮。鍇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世，年五十五歲。李穆出使江南看到他兄弟兩人的文章，贊嘆説：“即使是二陸也不如！”

徐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的《稽神録》，大多出於門客蒯亮之手。徐鍇所著就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等。

句中正 孫逢吉 林罕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爲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録事參軍、氾水令，又爲潞州録事參軍。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代，寓居於孟昶宰相毋昭裔的府第，毋昭裔上奏授以崇文館校書郎，又舉進士及第，積官升任爲毋昭裔從事。歸附皇朝，補爲曹州録事參軍、氾水令，又爲潞州録事參軍。

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

句中正精通字學，古文字、篆書、隸書、行書、草書無不精通。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平時就聽説過他的名聲，召入朝中，授爲著作佐郎、直史館，受詔審定《篇》、《韻》。

四年，命副張洎爲高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説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録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吴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

四年，任命他爲高麗加恩使張洎的副使，回朝後，升爲左贊善大夫，改爲著作郎，與徐鉉重新校定《説文》，刻印頒行。太宗看後贊賞，於是問句中正，僅有讀音没有字形的共有多少？句中正回去後，列爲一卷獻上。皇上説：“我也找到二十一個字，可以收在一起。”當時又命句中正與著作佐郎吴鉉、大理寺丞楊文舉一同寫定《雍熙廣韻》。句中正最先把按門類排列的獻上，皇上面賜緋魚，不久加官太常博士。《廣韻》編成，共一百卷，特授虞部員外郎。

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嘆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秘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

淳化元年，改爲直昭文館，三次遷官任爲屯田郎中，閉門修道，以文章爲樂。太宗的神位及封謚寶册上的篆文，都詔令句中正書寫。他曾用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寫《孝經》并摹寫在石上，咸平三年上表獻上。真宗在便殿召見他，賜他坐下，問他用了多少時間寫完，句中正説：“臣寫這部書，十五年纔寫成。”皇上贊嘆良久，賞賜金紫，命將書藏於秘閣。當時乾州獻上古銅鼎，形狀是四方的并有四足，上面有古文二十一字，無人認識，於是命句中正與杜鎬詳細分辨并上

以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并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

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吉嘗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説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説》，刻石蜀中。

報，援引考據非常詳細。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句中正喜愛藏書，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其子句希古、句希仲都進士及第，句希仲爲太常博士。

蜀人還有孫逢吉、林罕：孫逢吉曾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林罕也擅長文字學，曾著《説文》二十篇，題目叫《林氏小説》，刻石存於蜀中。

曾致堯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録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秘書丞，出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

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

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爲涇、原、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選致堯爲判官，仍遷户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爲黄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榷酤，轉户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

致堯頗好纂録，所著有《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初出仕爲符離主簿、梁州録事參軍，升官三次爲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爲秘書丞，出朝任兩浙轉運使。曾上言説："去年我管轄地區的秋租，衹有湖州一州按時督促交納，而蘇州、常州、潤州三州都有拖欠，請分别按情况賞罰。"太宗因江、淮地區連年遭受水災，而蘇州、常州尤其嚴重，曾致堯所説太刻薄不能施行，詔令告誡曾致堯不要擾民。不久調任壽州知州，轉爲太常博士。

曾致堯性情剛烈，好論事，前後屢次上章奏事，大多言辭激烈攻擊别人。真宗即位，升爲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推舉他的才幹，要任他爲詞臣，命他在翰林院試任知制誥，不久因輿論反對而罷免。

李繼遷侵犯西部邊境，靈武危急，任命張齊賢爲涇州、原州、邠州、寧州、環州、慶州等州經略使，選曾致堯爲判官，改爲户部員外郎。受命後，却上疏自述，情願不接受印章綬帶的賞賜，詞意狂放浮躁。詔令御史府審問他的罪過，貶爲黄州副使，收回金紫。不久，官復舊職，改爲吏部員外郎，歷任泰州、泉州、蘇州、揚州、鄂州五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年，升爲禮部郎中，因爲擔任揚州知州時冒領一個月的薪俸，降職掌管昇州酒類專賣，轉爲户部郎中。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曾致堯非常愛好編纂集録，所著有《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

《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十五篇。他兒子曾易從、曾易占都進士及第。

刁衎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衎用蔭爲秘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父親刁彥能，在南唐官爲昭武軍節度。刁衎因父蔭被任爲秘書郎、集賢校理，穿五品官服，以文章進宮侍從，很受親近。李煜曾命他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

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

金陵平定後，隨李煜歸宋，太祖賞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他稱病假滿後，隱居京城數年。太平興國初年，李昉、扈蒙在翰林院任職，鼓勵他出仕，因而寫了《聖德頌》進獻。詔令復本官，出朝爲睦州桐廬縣知縣。

會詔群臣言事，衎上《諫刑書》，謂：

> 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并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奸凶于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皋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
>
> 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黄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决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并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
>
> 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

正值詔令群臣論事，刁衎獻《諫刑書》，説道：

> 濫刑酷法并非是法律條文所記，希望詔令天下都要禁止。巡檢使臣捉到盜賊、逃兵，應一起送到本部法官審訊，不得擅自加以虐待。古時放逐奸人凶犯到邊遠的地方，如今却把遠方的囚徒都押回京城，以作勞役，最不恰當。而且京畿勝地，是天子所居，豈能讓流放犯在此集中服役。今後應在外地處置犯人，希望不再允許押送上京，也不許留犯人充當各種勞役。
>
> 又《禮》説："在街市中處死犯人，與衆人一起棄之。"由此得知皇宫之中，不是用刑行法的場所。希望從此以後在聖上面前不再執行處决刑罰，由殿前引見司管理行刑法具，與犯人一同前往御史臺、廷尉所屬監獄；敕令刑杖無論大小，都帶往御史、廷尉處理。在京城府衙或者派出宦官，或者任命法官，都要按禮制監管，以重視皇帝明刑慎法的旨意。
>
> 有的人犯搶劫偷盜之罪而逃亡，罪行嚴重的斷足釘身，在國門張布刑令。這是小民不明刑律，迫於衣食，偶然作惡，道義上够不到其他罪行，遭受這樣的慘毒酷刑，實在

化，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税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尸，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會考校百官殿最，衎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加奬，徙知廬州。

真宗即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

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毁譽有如是之異。

陛下纂圖兹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毁而來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二宗之美，不

有傷風化，也希望減輕免除這樣的法令。如此則人心不驚懼，各自安於生計；和氣不傷，必定達到至吉至祥。

刁衎再升任大理寺丞，進獻文章四十篇。召入考試，授爲殿中丞、湖州通判，上疏請求確定天下酒税限額、修繕州縣城壕、用法規約束州縣官、免除兩浙丁身錢、禁止汴水流尸，共五件事。不久爲婺州知州，改國子博士。正值考核百官政績高下，刁衎被召，因没有過失得以爲光州知州，就地改爲虞部員外郎，轉運使寫狀上報他的政績，特詔加以褒奬，調任廬州知州。

真宗即位，升比部員外郎。曾上書説：

臣聽説國家，是最爲寶貴的；衆生，是群養。治理國家的人執掌劃一的準則來矯正法度，保全群衆整治教化使人達到本性。所以聖人説没有比天更神聖，没有比地更富有，没有比帝王更大的。又説：帝王順應地氣而總領萬物，以使用人。如此則知萬乘的尊貴，一人之位，與天地的覆載等同，像日月的照耀光臨，不可不慎重思慮以安定人民，這關係到百姓憂歡并施及萬物！所以堯、舜專心施行善道以垂示教化，而人民稱他們爲天；桀、紂懷藏凶德以殘害當代，而人民叫他們爲獨夫。那麼君主對於百姓來説，善惡有如此的效驗；人民對於君主來説，毁譽有如此的差别。

陛下繼位之初，布政革新，應做的是上順天意，下從人欲，揚善以除惡，避謗而招譽。遵循唐堯、虞舜治國之道，排斥商紂、夏桀亂國之政，私賞不要至於小人，私罰不要加於君子，任用賢人不要三心二意，避開奸邪不要動摇。廣開諫諍之門，堵塞讒言之口，愛惜一個人還要瞭解他的短處，憎惡一個人還要瞭解他的長處，不要因正當盛年而耽溺於安逸享樂，不要因血氣方剛而迷惑於聲色。像太祖那樣勤儉，像太宗那樣慈祥，報答天地廣賜的恩德，保全祖宗艱難開創的事業，如此則周成王、漢文帝二帝的美德，

可同年而議擬也。

代還，獻所著《本説》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改直秘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并預檢討，衎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册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衎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禄位，善談笑，喜棋弈，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

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郎；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中并進士及第。

姚鉉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宣、昇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内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

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强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

不可同日而語了。

任滿回京候選，獻上所著《本説》十卷，得以本官充秘閣校理，出朝爲潁州知州。又入朝爲駕部員外郎，改爲直秘閣，充任崇文院檢討官。當時杜鎬、陳彭年都是檢討，刁衎上言他兩人可以專任此職，詔令允許解免他的官職，判三司開拆司，參加編修《册府元龜》，加官主客郎中。請求擔任地方官職，得任湖州知州，轉爲刑部郎中。任滿，又參加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修成，授爲兵部郎中。入朝，突然中風，真宗派遣宦官急忙賞賜金丹，已不能救活，享年六十九歲。

刁衎當初在南唐爲官，權勢很重。父親是藩帥，家中富有，被服飲食，極其奢侈。歸宋後，以純静淡泊安詳文雅聞名於當時，對官位看得很淡，善於談笑，喜愛棋弈，交友之道淳厚忠實，士大夫多推重他。

兒子刁湛、刁湜、刁渭都進士及第。刁湛，爲刑部郎中；刁湜，爲屯田員外郎；刁渭，爲太常博士。刁湛的兒子刁繹、刁約，天聖年間都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考中進士甲科，初次爲官任大理評事，爲潭州湘鄉縣知縣，三次升官任殿中丞，通判簡州、宣州、昇州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在内苑侍宴，應皇帝之命作《賞花釣魚詩》，被特别嘉獎，第二天，命令宦官到他的宅第賜以白銀獎賞他。

至道初年，升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任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不久上言説："我見各路官吏，有的辦事剛直明察、對人民施政仁愛，則必定確立教化條文，排除煩擾。然而狡詐小吏之流，認爲不合他們之意，等他罷官後，把記賬簿籍都收藏起來，危害公事腐蝕政治，没有比這更嚴重的。《禮》上説：'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中又説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這實在是聖人的格言，國家的當務之急。希望在職官吏，凡是有利

在官吏，有經晝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曆，受代日録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

國利民而可以長久的事，當在年終時寫在簿籍上，交接官職時鈔録交給新官，使他遵守。如果此事有明顯不便，上報裁決，等候回答後改正。"詔令采納他的意見。

咸平三年，河决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入淮、泗，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膂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

咸平三年，黄河在鄆州王陵埽决口，向東南溢進鉅野，流入淮、泗一帶，城中積水毁壞房舍，任命姚鉉知州事，把州的治所遷徙到汶陽鄉的高地，委任他處理災害之事，允許他可先行處理後上報。工程完畢，加官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調任兩浙路。

鉉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摭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况。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

姚鉉爲人豪爽，很重義氣。薛映爲杭州知州，與他不和，辦事多有矛盾。薛映摘取姚鉉的數條罪狀，秘密上報，詔令使臣彈劾他，罪當剥奪一級官階，特詔令削職爲民，貶爲連州文學。姚鉉從吉州萬安抵虔，江中有贛石，舟船行駛在江中，急流險難萬狀，姚鉉過後，感慨作賦來比喻自身處境。大中祥符五年，逢大赦，近移岳州，又近移舒州，不久授爲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去世，年五十三歲。

鉉文辭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摘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爲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内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爲《聰悟録》，人多傳之。

姚鉉文辭敏捷華麗，善寫公文信札，藏書極多，頗有一些異本，在兩浙時督促官吏抄寫書籍，也是薛映所指摘的罪狀之一。雖被流放貶斥，還雇人挑書跟着自己。有文集二十卷。又選編唐人文章一百卷，題名爲《文粹》。去世後，他兒子姚嗣復把他的藏書獻上，詔令藏在内府，授姚嗣復爲永城主簿。幼子姚稱，聰明秀美，很會寫文章，十歲就死了。姚鉉紀念他的生平作《聰悟録》，流傳於世。

李建中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游京師，爲王祐所延譽，館于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

李建中字得中，他的祖先是京兆人。曾祖李逢，唐朝左衛兵曹參軍。祖父李稠，後梁商州刺史，避難入蜀。正值王建僭位，李稠參加擁立王建爲輔佐功臣，任爲左衛將軍。李建中幼年好學，十四歲父親去世。蜀被平定，侍奉母親居住在洛陽，招收學生作爲謀生自給。他帶着文章游歷京城，王祐爲他播傳名聲，借住在石熙載的宅第，石熙載待他優厚。

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録事參軍。轉運使李

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及第，初次授官爲大理評事，知岳州録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舉薦他

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榷易院。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

有才幹，兩次升遷爲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爲殿中丞，歷任通判道州、郢州二州。柴成務主管漕運，再次上表稱賞推薦，轉爲太常博士。當時論事的人都依據權勢利益進言，而李建中上表陳述時政利害，論王道霸道之策，太宗贊賞他，在便殿接見對答，賜以緋魚。正值考核京官朝官，李建中曾因公務有過失而被罰金，漏報此事，因此降級授爲殿中丞，監在京榷易院。當時蘇易簡正受恩寵，多次得以對答，曾說起蜀中文士，因而提到李建中，太宗平時也知道他，任命他直昭文館。李建中父親名叫昭文，爲避諱懇切請求辭任，改爲集賢院。幾月後，出朝任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任通判河南府，曹州、解州、潁州、蔡州四州知州。景德年間，因任官已久按次序升爲金部員外郎。

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静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

李建中性情簡約沉静，風神優雅，淡泊榮華利禄，前後多次請求爲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其喜愛洛中風土，在此建造園池，稱爲“静居”。喜好吟咏，每次游歷山水，多留詩題記，自稱巖夫民伯。加官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李建中擅長修生養性之術，正值詔命官吏校定《道藏》，李建中參加了。又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任命出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地設道場。完成使命回來後得了病，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争取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奬。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李建中擅長寫公文書信，尤其擅長行書，多有創新，草書、隸書、篆書、籀書、八分書也寫得很妙，有很多人摹寫，争相獲取作爲楷法。曾親手寫郭忠恕《汗簡集》獻上，都是蝌蚪文，詔令嘉奬。他好古勤學，藏有很多古器名畫。有文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并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他兒子李周道、李周士都進士及第。李周士歷任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賞賜金紫，官至工部郎中。李周民，爲太子中舍。

洪湛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洪勳，爲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父洪壽，任桐城令。父親洪慶元，獻書給李煜，授爲奉禮郎，補爲新喻

郎，補新喻令；歸宋，至冤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録所著十卷爲《齠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置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

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黄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時沆坐吕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宫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黄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

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閤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閤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終以勞人罷之。

湛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

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秦爲道地，署紙許銀七鋌，仁雅、惠秦隱其二，易爲五鋌。惠秦素識王欽若已

令；歸宋後，官至冤句令。洪湛幼時好學，五歲能作詩，尚未成人，鈔録自己所著十卷編成《齠年集》。舉爲進士，有名聲。雍熙二年，廷試落榜，復試，選爲優等，初次任官爲歸德軍節度推官。召回朝廷，授右拾遺、直史館。

端拱初年，通判壽州、許州二州。歸宋。他與左正言尹黄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閤請求立許王元僖爲太子，詞意張狂輕率，太宗很生氣。當時宋沆因是吕蒙正親黨得罪，已被貶出朝廷爲宜州團練副使。皇上因而對近臣説："太子，是邦國的根本，我豈能不知。但近來風氣淺薄，如果立太子，則東宫中的僚屬都要稱臣，官職排次則與朝廷臺省没有差别，人心深爲不安。這事到時我自會安排。"洪湛因此被削職，出朝爲容州知州，尹黄裳爲邕州知州，馮拯爲端州知州，宋沆爲靖州知州，王世則爲蒙州知州。容州有兵卒圖謀暗中發難，被洪湛偵察得知，立即斬首。兩次升遷後爲比部員外郎，任郴州、舒州二州知州。

咸平二年召還回朝，任命試職舍人院，又直史館。這年秋，任命他與閤門祇候韓紹輝出使荆湖視察民事，逐條奏論利弊很多。回朝後，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不久，又同修起居注。當時正議論在綏州建城，邊臣互陳利弊，派遣洪湛與閤門祇候程順奇一同前往視察，洪湛上言建城好處有七條而害處有二條，於是詔令營建，終於因用工太多勞民而停止。

洪湛儀表風度很美，善辯而有才幹，共五次出使西北議論邊防大事。真宗有意提拔他，待他很優厚。在苑中侍宴時，作賞花詩，不一會兒作成獻上，很被皇上獎賞。

五年春，河陰平民常德方訴訟臨津尉任懿因行賄而登第，轉御史臺審理，拘留任懿，供認説："咸平二年，補爲太學生，借住在僧人仁雅家，由仁雅求寺院主僧惠秦代爲疏通，在紙上簽署答應給銀七錠，仁雅、惠秦隱瞞二錠，改爲五錠。惠秦素知王欽若已在貢院，於是求王欽若門

在貢院，乃因館客甯文德、僕夫徐興納署紙于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五場，睿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預奏名授官，未行，丁内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逮欽若屬吏。

客甯文德、僕人徐興把簽署的銀紙交給王欽若的妻子李氏，李氏密召家僕祁睿把任懿的姓名寫在左臂上，并口頭告訴他答應賄賂的數目，祁睿到中書省轉告王欽若。等到任懿經過五場考試，祁睿又拿着湯食到中書省，王欽若派遣祁睿告訴李氏，讓她去取銀，而任懿没有馬上給。不久任懿已在奏名授官之列，還没動身，他母親去世，任懿回家鄉。仁雅飛速寄信索取銀錠，并在信中咒駡。"常德方，在縣市爲人占卜，得到這封信，把這件事告訴中丞趙昌言，趙昌言把此事具體奏告，請求逮逋王欽若交給執法官吏。

先是，欽若爲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托爲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于家，而惠秦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内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毋賓古就太常寺别鞫，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餽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乃以爲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秦，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秦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

此前，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祁睿是他治所幹事小吏，等到任滿交接回朝，帶祁睿從行而没有除去他在州中的役籍。等貢舉的事情辦完，正好有亳州人張續回鄉服喪，托他替祁睿注銷役籍。到這時事發，王欽若陳訴説："祁睿停止服役之後，纔被我家雇傭，而惠秦從未到過我家。"王欽若當時正受恩寵，就詔令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内侍副都知閻承翰一起用驛車召來曹州知州邊肅、許州知州毋賓古到太常寺另行審訊，任懿改口供説："我的妻兄張駕舉爲進士，認識洪湛，我任懿也同張駕一起拜訪洪湛門下，曾把二百枚石榴、一百秤木炭送給他。我送銀兩時，僅是依靠二位僧人送到一位主司手中，實在不知他們是誰?"於是認爲是洪湛收下銀錠。洪湛正出使陝西，中途被召還，當時張駕已死，甯文德、徐興都逃走，王欽若近日參議軍政大事，門下的僕人多是新招募的，不認識惠秦，因此無人爲他作證。王欽若又堅持説知貢舉時還没有雇用祁睿，於是便認爲是洪湛接受銀錠，依法當判死罪，特爲下詔削職，流放儋州。任懿被杖脊，流放在忠靖軍。惠秦因接受書簡但雖然隱瞞銀錠却没歸自己，因爲年紀已七十多歲，罪當罰贖銅八斤，特杖刑一百，刺面發配爲商州坑冶。仁雅杖脊，流放郢州監獄，却没有追究任懿賄銀的事由。

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

起初，王旦與王欽若一同知貢舉，因出任樞密副使，任命洪湛代他主管貢舉事。洪湛進貢院時，任懿第三場考試已經完畢，等到官府收繳洪湛的贓物時，家中其實没有財物。洪湛平時與梁

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

顥友好，有時借梁顥的白金器皿，也被拿走充公。六年，趕上赦免移惠州，走到化州調馬驛去世，年四十一歲。

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爲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没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稚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

當時洪湛的一個兒子同行，年紀很小，州中上報此事，特地下詔賜錢二萬，官府爲他護喪回到揚州。因而詔令凡是發配流放嶺外後去世的朝廷命官，都發給緡錢，聽任回鄉安葬，如果親屬年幼，則由所在地方派遣小吏護送。洪湛有文集十卷。

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他兒子洪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官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湖湘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杲，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爲唐朝宰相路巖第四代孫。路巖貶死在嶺外，他兒子路琛避難在湖湘之間，就定居此地。路振父親路洵美事奉馬希杲，被任爲連州從事，因病辭職，在家中去世。路振幼時聰明，五歲能讀《孝經》、《論語》。十歲時聽人講解《陰符》，聽了一百多字就不聽了，路洵美責備他，讓他學完。路振說："一百字推論道理足够了，其餘的何必再學呢?"路洵美大爲稱奇。十二歲時父親去世，母親擔心他完不成學業，每日加以教誨激勵，雖在隆冬盛暑，也從不懈怠。

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眙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游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典贍，太宗甚嘉之。擢置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

他在淳化年間舉爲進士，太宗因詞場舞弊，許多事情輕薄浮淺，不能貫通古道，因而定試題爲《卮言日出賦》，以此觀察進士們的學術。當時赴試的共有數百人，都被驚得瞪眼忘記題目的出處，即使是當時馳名科舉考場的人也面有難色。路振貧寒，游歷京師很少有人知道他，但作的賦却尤其典雅富麗，太宗很欣賞他。選拔甲科，初次任官爲大理評事，通判邠州，調任徐州。召還朝中，直史館，又派遣他到任，升太子中允，爲濱州知州。一天，契丹攻到城下，城中兵少，衆人都慌恐，都説路振是文官，没有戰守方略，聚成圈哭起來。路振就親自撫慰，并認爲敵勢正盛不能和他們爭鋒，應堅壁自守。幾天後，契丹領兵離去。轉運使劉綜稱贊他的才能，皇上下詔褒獎。

常作《祭戰馬文》曰：

曾作《祭戰馬文》説：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

咸平年間，契丹侵犯高陽關，捉住大將康保裔，劫掠河朔而離開。天子親臨魏，特爲派遣將領王榮帶五千騎兵追擊。王榮没有將才，衹會跑馬，以騎射爲本事，受命後膽怯多日不敢出擊，等賊兵渡河後纔發兵。敵兵搶劫淄、齊的數千騎駐在泥沽，王榮不想遭遇敵兵，就帶領他的騎兵巡視河南岸而歸。晝夜急馳，不喂食而在道上倒斃的馬有十之四五，天子憐恤，派遣使臣收葬。因作祭文道：

房駟之精，降爲驪騂。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騺獰。丹髦曉霞，的額秋星。茀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

天馬精靈，下凡爲駿馬。飲泉呼風，流沙激蕩。猛虎般的背脊高高挺出，騰龍般的軀幹凶猛。丹赤的長髦如拂曉的紅霞，白色的額頭像秋夜的星星。寶馬旋毛生於脅下，良駒回紋列在胸前。高峻的額頭如峰角般聳起，方直的背脊如珠光般明亮。

爾其絶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圉人負紖，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急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受紲。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躈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駃，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駔儈。蜀錦吴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

邊塞草木荒凉，八月即降下白霜。毛縮鐵蹄，筋骨舒放血脉伸張。害怕被惡獸吞噬，要馳騁避開凶獰的虬龍。呼吸噴沙散沫，千里奔馳飛雪。馬師牽繩，武士挽鏈。前攔後衝，雷震地裂。忽而拉住一匹而制服百騎，終於伏鞭而被紲住。牧官辛勞，每年定契約。蹄迹累累，通於遠方。名馬挽結，銜尾入塞。慰勞他們的酋長，讓牲口經紀人節制。蜀錦吴絲，堆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事重，幣帛給他們事輕。

於是絡黄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嚙，或嗅而吪。原蠶申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内殿，養之于外皂。飲以玉池，秣之瑶草。

於是繫黄金的籠頭，在天池波浪中沐浴。振鬣在天街，弄影在天河。有的踢蹄而咬，有的嗅鼻而嘶。夏秋的蠶繭禁收，收購的駿馬如此衆多。皇帝念此神物，經過遠道而來。在内殿檢閲，在外厩飼養。用玉池飲馬，以瑶草飼養。

窮冬邊塵，入我河濆。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雕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

嚴冬邊塞塵地，侵入黄河之濱。緊急軍書夜飛，皇上御駕北巡。挑選儀仗下的名馬，托付朝廷外的武臣。雕戈亮如閃電火燭，禁軍像星星列隊。授以長鞭，統率全軍。壯士怒呵山可劈，猛馬咆哮呵虎可叱。

虎可咋。何嘆喈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

冰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餧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録》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

振文詞温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咏，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亳，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箋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録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郎。

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换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

爲何没有有氣勢的勇士，反而拖延而躲避敵人。

冰霜凄凄，披甲而馳。不飲馬不喂馬，又渴又飢。駿馬餓死，行人嗟嘆。天馬骸骨抛棄在大道上，星宿魂魄返回到雲霧。報答皇上恩典已經來不及，再收集兵力又多麽錯誤。用鮮草來祭祀，破敗的帳帷完成禮儀。收葬在高崗，保全馬的軀體。馬如在天有靈，當知皇帝的仁愛。嗚呼！

又因對夏戰事尚未停止，入朝判大理寺，改爲太常丞，爲河中府知府，調任鄧州知州。任滿回朝候選，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年間出使爲福建巡撫，不久爲判鼓司登聞院。正值編修《兩朝國史》，任命路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年，出使契丹，撰《乘軺録》獻上。改爲太常博士、左司諫，提拔爲知制誥。

路振文詞典雅華麗，屢次奏獻賦頌，被名流稱賞，尤其擅長作詩，多有警句。等到擔任翰林，深受輿論好評，從此更加精勤自勵。隨從皇帝祭祀譙州、亳州，當時他的同事分局管事，惟有路振獨自在皇帝所在地，專管詔策文書，箋奏堆積，而他没有拖拉，當時推重他敏捷。七年，任命爲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因記事有過失被降級，因此挑選路振與夏竦代替他們。後因嗜酒得病，當年冬天去世，享年五十八歲。録用他兒子路綸爲太常寺奉禮郎。

路振爲人純樸厚道没有城府，非常謙恭，時人惋惜起用他太晚。有文集二十卷。又曾選集五代末九國君臣的事迹編寫成世家、列傳，書没有完成就去世。

崔遵度字堅白，本是江陵人，後遷移到淄州的淄川。純樸正直好學，剛七歲，就聽受叔父崔憲講經，曾問崔憲《春秋》編年、《史》《漢》紀傳的體例，崔憲説："這孩子今後會成名。"太平興國八年，舉爲進士，初次爲官任和川主簿，换任臨汾。運送糧草，三次到綏州，渡過無定河。河沙與流水混在一起流迹不定，不斷有人陷溺河

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迹，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

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逾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内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并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絶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爲左司諫。

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云：

> 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
>
> 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吕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吕之節也；

中，崔遵度憐憫遇難者，作銘紀念。端拱初年，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奏説他勤於政務的情况，召回朝廷，坐着與皇上對答，趁此獻文章自薦。當時正新建秘閣，命令中書讓他試作一首頌，選拔爲著作佐郎。

淳化年間，吏部侍郎李至推薦他，升殿中丞，出朝爲忠州知州。李順之亂時，賊兵派遣同黨張餘來攻城，崔遵度帶領兵士一百多人背城而戰，賊兵翻越城墻而入，崔遵度跳進江中，幸賴州兵救他，得以免死。因城池失守而獲罪，貶爲崇陽令，移爲鹿邑。咸平初年，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年，内廷點出崔遵度的名字，在崇政殿引見對答，詔令索取他所作的文章，召入試用舍人院，改爲太常丞、直史館。正值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一同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任命爲同修起居注。封禪泰山時，進爲博士；祭祀汾陰，當年，真宗因兩省官員太少，崔遵度因皇上廣施恩澤而被選補，任命爲左司諫。

崔遵度與世無争，嘴上不談論是非，淳樸清静，淡泊於勢利。執掌右史十多年，站在殿階上，常藏在柱子之間，擔心皇上看見。他擅長鼓琴，深得其趣。他租住的房舍很低下狹小，有一小閣，他親手種了幾棵竹子，退朝後，静默地坐在閣上，彈琴獨酌，怡然自得。曾著《琴箋》説：

> 世間談論琴的人，必定説長三尺六寸象徵一周日，十三琴徽象徵一周月，中間的琴徽象徵閏月，前代還没有人對此辨别。到唐朝協律郎劉貺用樂器配合節氣時候，而説琴是夏至的音。至於泛聲，始終没有説明，我常覺得這是毛病。爲此把琴弓鋪在案上，彈撥弦，發出泛聲而十三徽之聲具備，何况是琴瑟上的弦呢！由此可知琴并不是所説的象徵，而是天地自然産生的音節，又豈是夏至的音而已。
>
> 《易》有太極，由此而生天地。天地，是太極的節拍；四季，是天地的節拍；音律，是四季的節拍；晝夜，是音律的節拍；時刻，是晝夜的節拍。這些節拍之間相互承

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考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

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弦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

《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黄，在音爲宫，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

受，從細到大構成年歲。既不能人爲地使之成爲節拍，也不能人爲地使之不成節拍，這是氣自然而成的。氣既已成節拍，發聲相同就響應，既不能人爲地使之響應，也不能人爲地使之不響應，這是數的自然而成的。既成節拍而且響應，那麼天地的文章就形成了。文章的意義，有的是隨形而顯著，有的是借物而發揚。太陽星辰的文章在天上，山岳河川的文章在地下，動物植物，開花的長節的，五色就具備了。這是天地隨形的文章。至於人所固有的五性却不顯著，根據事情來觀察五性就顯著；太陽所固有的五色却看不見，從水中觀察五色就能看見；氣所固有的五音却聽不到，用琴弦調校五音就能聽到。這是天地借物的文章。

因此聖人不能創作《易》却能知道自然的數；不能製作琴却能知道自然的節拍。爲什麼呢？數的根本在一而完成在三，據此重叠，所以《易》畫六爻而成卦。至於響應，一必定在四，二必定在五，三必定在六。氣與氣之間互相感召，響應是必然的。卦已畫了，因此就畫琴。最初用一根弦在桐管泛聲，正對着節拍就清楚地號叫，不對着節拍就像没有聲響，豈是人力造成的！并且琴徽有十三個，而居中心的是一。從中間向左泛聲有三個，又向右泛聲有三個，聲音減小而已，弦盡就聲減。至於響應，第一弦必定在第四弦，第二弦必定在第五弦，第三弦必定在第六弦，節拍之間互相感召，它們的響應就是必然的了。

《易》中書寫，三三配對爲六，天地人三才配合具備，萬物由此而出。雖説是六畫，説到數，僅是三而已。琴的畫數，是六配對而根本在一，一鐘，是道産生的地方。在數爲一，在音律爲黄，在音爲宫，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多琴徽由此而生。雖説爲十三個，説到節拍，僅有三個罷了。《易》卦的德澤體現爲方，是經；蓍卜的德澤體現爲圓，是緯；所以萬物不能逃出卦象。徽有

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弦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弦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弦具之，尺弦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

三節，是經；弦分爲五音，是緯；故衆音不能超出文章。先儒說八音中以弦絲爲君主，絲弦以琴爲君主。我說琴以中心琴徽爲君主，這就說到頭了。十三琴徽，是全部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的。如果用全部琴弦來調校，總共有二十三琴徽，這是屬於同一氣的。丈長的弦具備，尺長的弦也具備，豈有大小長短的限制呢！

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

如此則萬物的根本在於天地，天地的根本在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無物；聖人的根本在於道，道的根本在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的根本在於琴，琴的根本在於中心琴徽，中心琴徽之外以至於無聲。由此而知作《易》的人，是考察天地之象的；作琴的人，是考察天地之聲的。前人包藏樂音而尚未談論，後人專於聲響而忘了樂理。《琴箋》的著作，希望能接近樂理。如有闕失，以待君子指正。

世稱其知言。

世稱其知言。

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爲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爲右正言，復亦責爲工部郎中。逾歲，并復其秩。

七年，在東郊祭祀，建祭壇恭敬感謝。祭壇上設正座供奉天地，配座供奉太祖、太宗二聖。崔遵度當時與張復一同掌管起居注，把昊天寫成天皇，又增設聖祖的配位，因爲謬誤犯罪，降爲右正言，張復也被責罰降爲工部郎中。一年以後，都恢復原來官階。

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并爲王友。改户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宫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

九年，仁宗因壽春郡王開建府署，詔令宰相選擇年高有德并正直有學問之士，都説崔遵度有學問，有士德，時人稱他爲長者，於是命他與張士遜一同爲壽春郡王友。改爲户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賜給襲衣、犀帶、緡錢。皇上作七言詩以示寵愛，因而對左右説："翊善、記室，都是王府中的屬官，因此郡王接受他們的禮拜，如今爲賓友的禮節，應讓郡王答拜。"府中文書都是崔遵度撰作。郡王讀完《孝經》全章，又作御詩賜給他。國史修成，爲吏部員外郎，壽春郡王進封昇王，改爲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昇王立爲太子，又加官吏部兼左諭德。不久，受命出使契

命使契丹，判司農寺。

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

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丹，判司農寺。

崔遵度生性與衆寡合，喜愛讀《易》，曾說："覺得有疑問，就彈琴分辨其義，用《易》占筮觀察象數，没有不追究到底的。"

天禧四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有兩個兒子授官。仁宗即位，特詔追贈工部侍郎，又授他二個孫子爲官，有文集二十卷。

陳越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册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勤職。真宗以其奉薄，并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箋奏多命草之，勛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群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父陳守危，爲興道縣令。父親陳夏，爲虞部員外郎。陳越小時候好學，尤其精通歷代史。善作文章，辭氣俊逸。咸平年間，詔令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推薦他，策問考試入第四等，初任官爲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爲端州知州，又徙爲袁州知州。不久召還，升著作佐郎、直史館，掌管鼓司登聞院。參加編修《册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其勤於職守。真宗因他們俸禄菲薄，一起命令每月增加五千錢。皇上朝拜祖陵，陳越掌管留司名表，當時受稱道。從此兩府箋奏多命令他起草，高勛權貴人家請他撰寫墓志銘的很多。遷升太常丞、群牧判官，祭祀汾陰時，升爲左正言。

越耿概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杯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

陳越爲人耿直任性，喜歡規勸告誡朋友，放達於酒宴，家徒四壁，不以爲意。然而嗜酒過度，每次飯前都要先喝幾升，少有清醒的日子，也因此致病。大中祥符五年，去世，年四十歲。没有兒子，母親年事已高，人們都爲此傷悲。

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真宗憫之。及《册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

陳越的哥哥陳咸，曾考進士，没有考中。楊億、杜鎬、陳彭年先後上奏説到他，真宗憐憫他。等到《册府元龜》奏上，特賜陳咸同《三傳》出身。

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舊制，中書的章表應由中書舍人撰寫，封禪泰山後，朝廷常有慶典，舍人有時因其他事務纏身，就選擇館閣官員來寫，選上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以及陳越分别撰寫表奏，宰相曾把他們的名字奏上，後來他們先後掌外制，惟有陳越没來得及提升，時人爲之惋惜。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

列傳第二百一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貫　蘇舜欽
尹源　黃亢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穆脩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師，叩登聞鼓訴冤。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間出游丐以給養。久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

脩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爲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爲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

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脩雖窮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年好學，但不學章句。真宗封禪泰山時，詔令薦舉齊、魯學經有德之士，穆脩被選，賜進士出身，調任泰州司理參軍。他自恃有才，與衆人争論不和，通判忌恨他，使人誣告他有罪，貶到池州。中途逃到京城，敲登聞鼓訴冤。没有得到答覆。在貶地住了一年多，遇大赦得以放還，接母親住在京城，不時外出乞討來供養母親。過了許久，補爲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明道年間，去世。

穆脩性情剛直，好議論針貶時弊，非議譏刺權貴，有人想和他結交，往往被拒絶。張知白爲亳州太守，亳州有個豪紳修建成佛廟，張知白派人請穆脩作記，記寫成後，没有寫豪紳的名字。豪紳送給他白金五百爲報酬，并請求在記中寫上名字，穆脩把白金扔在庭下，整裝離州。豪紳向他謝罪，他也不接受，并説："我寧可糊口作旅居他鄉的人，終究不讓人玷污我的文章。"宰相要結識他，并將用他爲學官，穆脩最終也没有去拜見。母親死後，親護棺木下葬，每日誦讀《孝經》、《喪記》，不請僧人吃飯做佛事。

自五代以來文壇凋敝，宋初，柳開纔開始作古文。此後，楊億、劉筠推崇聲韵駢偶的文辭，天下學者風靡地跟隨他們；此時獨有穆脩以古文著稱，蘇舜欽兄弟常與他來往。穆脩雖然窮死，

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然而一時士大夫提起會作文章的人必定説是穆參軍。

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等數十首，集爲三卷。

慶曆年間，祖無擇訪求到穆脩所作詩、書、序、記、志等數十篇，編爲三卷。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晋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爲文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

石延年字曼卿，祖先是幽州人。後晋把幽州送給契丹，他的祖先帶領全族南逃，安家在宋城。石延年爲人，崇尚氣節，讀書通曉大略，作文强勁有力，作詩最好而且擅長書法。

累舉進士，不中。真宗録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徙永静軍，爲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禄、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秘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

多次被舉爲進士，都未考中。真宗録用三次被舉的進士，任爲三班奉職，石延年視爲耻辱而不就任。張知白一向認爲他有才，對他説："你要等到母親年老了纔做官嗎?"石延年不得已就任。後以右班殿直改爲太常寺太祝，金鄉縣知縣，有政績。因被舉薦而爲通判乾寧軍，調任永静軍，任爲大理評事、館閣校勘，歷任光禄寺、大理寺丞，曾上書章獻太后，請她還政給天子。太后去世，范諷要引薦他，他堅决勸止。後來范諷事敗，石延年因與他友好得罪，免去職名爲通判海州。過了很久，任爲秘閣校理，升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

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説。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捍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厮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

曾上言説天下不知道戰争已有三十多年，請求加强遼夏二邊的防禦。没有得到答覆。等到元昊反叛，朝廷纔想起石延年的話，於是召見他，并逐漸采用他的意見。命他前往河東招編鄉兵，共得十多萬，當時邊防將軍要帶着這些兵卒去抵禦賊兵，石延年笑道："這是我招編的不精良之兵。未經訓練的兵勇敢者與怯懦者相混，如果怯懦的見到敵人就動摇，那麽勇敢的也被牽動而潰散了。如今已經没時間訓練，應當招募其中勇敢的，那麽人人都是必勝之兵。"又曾請求招募人出使唃厮囉及回鶻讓他們起兵攻打元昊，皇上贊許并采納他的意見。

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

石延年喜歡狂飲，曾與劉潛到王氏酒樓對飲，整日不交談一句話。王氏驚異他們的酒量，覺得他們不是平常人，更加奉上美酒肴果，二人邊飲邊吃神態自如，到晚上還面無酒色，互相揖

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攖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

初，與天章閣待制吴遵路同使河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

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皋集》二十卷。

蕭貫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概。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

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盗，號“劉鐵彈”，恃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

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逾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敢

别而離去。第二天，都城傳説王氏酒樓有兩個仙人來飲酒，後來纔知道就是劉潛、石延年。石延年雖痛飲狂放，好像不能托他辦理世事，然而他和人議論起天下事，是非判斷没有不得當的。

起初，石延年與天章閣待制吴遵路一同出使河東，石延年死後，吴遵路上報朝廷，特授石延年一個兒子官職。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年已卓越有大志，喜歡作古文，以進士出仕，任爲淄州軍事推官。曾任蓬萊縣知縣，任滿回朝，途經鄆州，正與石延年對飲，聽説母親暴病而立即回去。他母親去世後，劉潛一悲慟就去世，他的妻子又撫着劉潛大哭而死。當時人們都爲他們悲傷，説：“兒子死於孝，妻子死於義。”

同時以文才著稱於京東的，還有齊州歷城人李冠，舉爲進士而未考中，取得同《三禮》出身，調任乾寧主簿，去世。有《東皋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英俊豪邁擅作文章，崇尚氣概。考中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州、宿州二州，升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任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

當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於捕捉盗賊，人稱“劉鐵彈”，仗着自己有功而做不法之事，前後長官怕他凶悍，不敢治罪。蕭貫到任，法辦了他，廢爲平民。調任江東，改爲洪州知州，多次升官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因以前出使江東時没有審察屬下官吏受賄，降爲饒州知州。

撫州有個司法參軍叫孫齊，當初以通曉法律得官，把他的妻子杜氏留在家鄉，又騙娶周氏入蜀做官。後來周氏要把他告官，孫齊斷髮發誓休掉杜氏。過了很久，又娶了歌妓陳氏，帶着周氏生的孩子來到撫州。没過一個月，周氏也到了這裏，孫齊把她揪到廊下，拿出假證書説：“你是

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史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

個女婢，竟敢這樣!”於是殺掉周氏所生的孩子。周氏向州官及轉運使訴訟，都未被受理。有人告訴她說：“找饒州蕭史君上告他，事情就會搞清楚了。”周氏把姓名寫在布衣上，在路上乞討，消息傳到了蕭貫那裏。撫州不是他管轄地區，而蕭貫特地處理這件事；孫齊再次遇赦，但仍於濠州編管處分。蕭貫升兵部員外郎，召回朝中，將試任知制誥，正值修建獻、懿二位皇太后陵墓，没來得及試任就去世了。

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緑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蕭貫臨事敢作敢爲，從不苟合於流俗。當初，染上了疾病，夢見被一緑衣宦官帶到天帝宫中，於是作了《禁中曉寒歌》，詞句清麗，人們以此把他比作唐代的李賀。

蘇舜欽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

蘇舜欽字子美，是參知政事蘇易簡的孫子。父親蘇耆，負有才名，曾任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蘇舜欽少年就慷慨有大志，容貌奇特高大。在天聖年間，學者作文都有好駢偶之弊，惟有蘇舜欽與河南穆脩愛好作古文、詩歌，一時豪士俊傑多與他們交往。

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宫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

起初因他父親的恩蔭補爲太廟齋郎，調爲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宫發生火災，當時蘇舜欽二十一歲，到登聞鼓院上疏説：

> 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

> 剛烈之士不避刑罰而進諫，聖明之君不諱過失而納忠，因此獻策者必在皇上面前吐露忠言，含冤者没有口中不言而心中譏笑。可見直言雖難却不如納言難，納言難却不如實行難，有忠言必定接納并施行，做到這一點即是三代聖王，希望陛下留意。

>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决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

> 臣觀察今年由春到夏，淫雨陰天未曾稍停，農田被荒廢的幾乎是十分之九。臣認爲這是由任人失當、政令多誤、賞罰不公所造成的。天降災害，是要陛下覺悟，而大臣們却歸咎於刑罰過濫，陛下聽信他們，所以擴大赦免天下罪人來消災。如此則殺人者不償命，傷人者不抵罪，要想以此來符合天意。古時候判决積滯訟案來消水旱之災，没有聽説過用赦免之法，因此赦令下發後，陰霾天氣持續到今天。

今。

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宫，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叠，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减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

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畢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内，百姓勞于下，内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己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税寬减，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

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

前代有記載説："陰氣聚積則生陽氣，陽氣一生則火災出現。"乘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宫，雷雨交加而下，烈焰四起，萬重樓觀，數刻間燒盡，并非防火怠懈所致，而是上天以示警戒。陛下應當素服、减少膳食、避開正殿，責罪自己，頒布哀痛的詔書，停止不急的勞役，拯救失業的人民，審察輔佐大臣及左右近臣中無益國事的人予以罷免，暗地玩弄權威的人予以驅逐；記取政令刑法的失誤，接受卑賤人士的議論，這樣可以變禍爲福。

十日以來，没聽到陛下做這些事，却在計算工程勞役打算修復玉清宫，京城之人聽説後都感到驚疑，聚在一起敞開議論，都説這樣做不合適。都説章聖皇帝勤儉十幾年，天下富庶，國庫充溢，纔建此宫，等到完工落成，海内財力耗盡。陛下即位不到十年，屢次遭受水旱災害，雖然徵收的賦税都入國庫，而百姓却困乏。如果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有多少，財力消耗於朝廷，百姓辛勞在下面，内庫消耗民衆受害，如何統治國家！何况這是天降之災，自己違背天意，這是要與天相争，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違逆天意是不祥的，安於私意是難當大任的，想要祈天得福，這怎麽能得到呢！如今爲陛下打算，不如招攬賢人，罷去奸臣，勤修德而達到天下太平，使百姓豐足自給而寬减賦税，如此則可以謝天意并安定民心了。

賢君見到災變，修道以消除不祥，亂世無道，上天不譴責告誡。如今有幸上天讓災變出現，正是陛下修身之日，豈能疏忽啊！從前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火災，下詔説："近來火災降於孝武帝園陵，我戰栗恐懼，不明察變異，罪在我自己。那些有關部門又不肯極言我的過錯，以致到如此地步，我怎麽能醒悟呢！"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不如玉清宫大，漢元帝尚且降詔於四方，徵求自己的過錯，由此而知帝王憂危以圖治，

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

急切到如此程度。

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宫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宫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宫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臣又查看《五行志》：賢良奸佞有别，任命官員有序，全都遵循祖宗法規，依禮重視功勛，則火德得到其本性。如果信道不誠，或者炫耀虚僞，進讒言的人多，奸邪壓倒正義，則火德失其本性，自上而降。等到狂焰亂起，焚宗廟，燒宫室，即使興師動衆也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宫火災，劉向説這是成公聽信三桓子孫的讒言、放逐父輩老臣的報應。襄公九年春，宋國火災，劉向説這是宋公聽信讒言、放逐大夫華弱投奔魯國的報應。如今玉清宫的火災難道也這樣嗎？願陛下虚心自省并改革，停止再造宫室的勞役，遵循前代的法制，這是天下的幸運。

又上書曰：

又上書説：

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

歷觀前代聖明的君主，愛聽到直言忠議，因爲四海極遠，人民有所隱藏，恩澤不能普照，因此不嫌卑微愚賤之言而擇善而從。這樣之後朝廷没有遺漏的政事，天下没有不知之情，雖有奸臣，他們的陰謀也不能得逞。

臣睹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

臣讀乙亥詔書，要警戒越職論事，頒告天下，無不驚疑，常常在私下議論，認爲恐怕并非出於陛下之意。陛下即位以來，屢次詔令群臣努力徵求直言，令百官輪流應對，設置投訴政見的櫃子，設直言極諫科。現在詔書却與前述事例不同，這難道不是大臣蒙蔽陛下視聽，堵塞忠良之口，不僅有害於朝政，也是自取滅亡之路。納善言舉賢士，是宰相之事，宰相蒙蔽君主自行其事，國家没有不滅亡的。如今諫官、御史都出於宰相門下，祇要迎合宰相的旨意，就能得到美官，滿朝衆多臣子，都閉口不説話。陛下拱手沉默，從何盡知天下之事？

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

以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屈，因而任爲臺官諫官，後來雖改任别官，仍不忘獻忠

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

言。這二位大臣并非不知道閉口數年，坐等即得輔佐大臣的官位，是因不敢辜負陛下委托之意。但却都受到中傷，流放貶謫離朝，使忠直之臣喪氣，耿直之士咋舌，親眼目睹時政弊端，有口不敢議論。

昔晋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説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

從前晋侯問叔向説："國家的禍患什麽最嚴重?"叔向回答説："大臣拿着俸禄而不極力諍諫，小臣怕獲罪不敢直言，下情不能通於上，這是禍患中最嚴重的。"因此漢文帝有感於女子的説法而廢除肉刑，漢武帝聽從三老的議論而處江充滅族。肉刑爲古法，江充爲近臣，女子與三老，最爲愚昧老邁疏遠隔絶。因正義在他們那裏，雖地位卑賤也不可忽視，二位君主聽從他們的意見，後世稱爲聖明。何況國家頒布設立爵位，讓英豪列班，本應當督責他們忠於國家，怎麽能教他們緘默不言?獎賞讓他們進諫，還怕有人不肯進言；如果責罪他們敢言，誰還肯獻納忠言?外情閉塞，皇帝孤立危險，深念於此，爲此驚心害怕!希望陛下發布聖旨，壓下前發詔令，勤於納諫，下顧草野卑微之人，則可以常保興盛太平，保全近臣。

尋舉進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

不久考中進士，改任光禄寺主簿，爲長垣縣知縣，升爲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年間，河東地震，蘇舜欽上疏投櫃説：

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禄、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

臣聽説河東土地嚴重震裂，洪水涌出冲毁了房舍城墻，死傷居民及牲畜幾十萬，經歷旬日不停止。剛聽到時驚駭疑惑。私下想自從有書册記載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以來，也不曾有這樣的大災難。如今四位皇帝承接國統，内外太平安寧，與戎夷和好，戰争停息，本來就跟衰微喪亂之世不同，爲何發生災變反而超過那時呢?而且妖異祥瑞的興起，實在是神主宰其事，各自按類告誡，從未有過虚假。天意人事的相應，從古到今的鏡鑒，大可令人恐懼。難道是因爲君王安於享樂、信任近臣而不理政事嗎?是因爲在廟堂之上，有不稱職之人冒領官禄、私作威福

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宫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悸之色。

臣以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奸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横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

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逾節，賜予過度。燕樂逾節則

而侵犯君王之權嗎？又難道是實施的政令不便於百姓嗎？是因爲深宫之中，有女子德行不謹以媚惑之道求寵嗎？是因爲西北羌夷有背盟冒犯之心嗎？臣從遠方而來，不知近來的事情，心中有疑而口不敢言。奇怪的是，朝廷看見這樣大災異，不修改政事闕失，以報天戒、安定民心，却漠不關心，如同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進奏災害的原因，以開啓皇上之心。然而民心騷動不安，聚在一起大肆議論，都有憂懼的神色。

臣因世代受皇上的恩禄，身列國臣之序，浸潤於皇上恩澤，養大這身體，親眼看見心中所想，驚懼流汗，欲盡吐肝膽之言，因此敬拜封上奏章。又見范仲淹因剛直爲奸臣所忌恨，言不被用而身遭貶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貴，恐怕必定横遭中傷，無補於國，因而自己悲傷嘆息，不知所措。

不久前的初春之始，雷震大作，臣因此説是國家政事有闕失，大臣們不敢對陛下直言，惟有上天叮嚀以告知陛下。陛下果然迅速下發聖明詔書，允許群臣都能進言，臣最初聞訊歡欣鼓舞。十日之間言事者頗多，其中豈能没有切中時弊之論，然而未聽説朝廷要加以推行，這也是接納虚言而不立足於實效。臣聽説過惟有心誠能够感應上天，惟有務實可以安定民心，如今感應上天不用誠心，安定人民不以務實，而是發布空文，增添人們嘆息而已，將何以敬謝神靈而救治弊亂？難道是大臣蒙塞聖聽，不爲陛下實行嗎？難道是建議都迂闊無所采用，不足以實施嗎？臣看到綱紀墮落敗壞，政事闕失，這樣的事很多，不可遍舉，謹條陳其中最重要的二事上奏：

一是正心。治國如同治家，治家的人必定先自己修德，自己修德的人先必定先端正心思，心思端正則神明集中而各種事務都治理。如今民間傳説陛下近來漸漸接近優倡微賤之人，宴樂超越節制，賞賜過度。宴樂超

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虚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

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虚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别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

過節制則放蕩，賞賜過度則奢靡。放蕩則不親政事，奢靡則用度不足。臣查閲國史，見到祖宗每天親理朝政，傍晚纔退朝，還坐在後苑，門外有禀事的，立即能被召入問對，詢訪原委，雖小善必采納。真宗晚年身體不適，纔開始隔日上朝理事。如今陛下正是鼎盛年紀，實爲早起晚食來追求治國的年歲，然而却隔日上殿，這是政事不親。如今府庫又匱竭，人民幾乎没有儲藏，徵斂賦税，幾乎没有一日停過。計算經費，是祖宗時的二十倍，這是用度不足。政事不親，用度不足，確實是國家大患。臣希望陛下自己修德來治人，洗心革面洞察物情，勤於聽斷朝政，捨棄宴樂，丢掉優倡諧謔親幸的小人，親近剛正廉明耿直的良士。由於這次災變，來思考永治之計，則天下大幸。

二是擇賢。聖明君主勤於求賢而安於任用，這樣滿朝之士不須全部挑選，僅在於選出一二位輔佐大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還没有慎重挑選。日前王隨從吏部侍郎升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級，任爲宰相。這是不同尋常的恩典，必定對待非常的人才，而王隨虚僞平庸奸邪諂諛，并非輔臣宰相之才，下旨之後，輿論沸騰。因此王隨疾病纏身，災變不斷降臨國家，這也是天意愛惜我朝，陛下應明察！而且石中立近日在朝中行事，自命詼諧，士人有宴會時，必安排他出席，聽他説話，以助談笑。如今安排他爲親近輔臣，不曾聽説他有良謀，聲望很輕，人所輕視，致使災害屢次降臨并且朝廷不敬，是因爲近臣多爲非才之人。陛下身邊尚且如此，天下官吏可想而知。實在擔心外人輕視嘲笑我國，應即行罷免，另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這二人都考中進士高等，多是由於文詞而進用，然而温和懦弱，没有剛直敢言的氣概。這二人都由執政薦舉選拔安置，要他們謹慎沉默，不敢揭發執政錯失，有所議論，他們必定私

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

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

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摇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

舜欽既放廢，寓于吴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絶親交。舜欽報書曰：

蒙聞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

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决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仇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

下互通關節，旁人看在眼裏，非常可笑。因此御史、諫官的任用，臣希望陛下親自挑選，勿使出於執政門下。臺官諫官由適當的人擔任，則近臣不敢做過分的事，這是控制大臣的策略。

臣認爲陛下親自勤政儉樸，輔弼大臣、臺官諫官又由適當的人擔任，則不擔心天下難治，災異又從何而生，希望陛下稍留意於此。

范仲淹推薦他的才能，召入考試，任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蘇舜欽娶宰相杜衍的女兒爲妻，杜衍當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朝當政，多引用當時名人，想改革舊政。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反對他們改革。一次正值進奏院祭神，蘇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擅用賣舊紙的公錢召來歌舞妓，隔了一晚上又召宴賓客。王拱辰查得此事，讓他的屬下魚周詢等彈劾他們，要以此動摇杜衍的地位。此事下達開封府查辦，於是蘇舜欽與劉巽都因監守自盜之罪除名，同時參加集會的都是知名人士，連帶獲罪被逐出京城有十多人。時人認爲過於刻薄，而王拱辰等人高興地説："我把他們一網打盡了。"

蘇舜欽被廢黜，寄居在吴中，他的友人韓維責備他世代居住京城而今却離開京城，隔絶親朋。蘇舜欽回信説：

聞聽承蒙責備我以兄弟尚在京師，不以義相往，却獨自在數千里之外，自取愁苦。我難道没有親戚之情，難道不知聚會之樂？怎麽肯捨棄安逸而自甘愁苦呢！

日前在京城時，不敢冒犯他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大流上下，心思志向盤屈不舒展，本也到極限了。不幸正在嫌疑之地，不能决然及早自行離去，以致遭不測之禍，被下吏揪持離去，人們没有一個敢説話，朋友仇人混同一起，全都起來謗議。被罷之後，喧騰不已，更加要置之死地而後快。近

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鈎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户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阱也。

來人們往往探取隻言半語，用來傳播，好意相慰的人幾乎没有了。因此閉門不敢與人相見，好像躲避戰爭賊寇。偷安如此，怎能久居此間！於是超然遠走，飄泊在江湖之上，不獨避衣食之累，實亦稍避陷阱。

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逮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

况且我家親屬多，收入菲薄，持國你已見到了。如果常相團聚，可以缺乏衣食嗎？是不可以的。可閉門經常不與人交接嗎？是不可以的。與人交接必定與人交談，與人交談必定與人來往，假使人人都如持國尚可，如果不及持國的人必加造惡言，喧鬧傳布上下，使我自己不能説明事實，這就使日前之事還不算嚴重。

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

即使都無此類事情，也終日勞苦，應接不暇，無論寒暑奔走於塵土泥淖之中，不能了結人事，瘦馬餓僕，日日在都城忙碌往來取辱，讓人指着脊背譏笑憐憫，還有什麽顔面，怎能不愁苦呢！

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悦，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蒓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此地雖與兄弟親戚相離很遠，却生活所需稍足，居住房屋稍寬，没有整天應接奔走的勞累，耳目清净悠閑，不用設機關來對付人，心中安閑而身體舒放。三刻而眠，傍晚而起，在安静的庭院明亮的窗下，羅列史書琴酒自娱，有興則泛小船出盤門、閶門去游玩，在江山之間吟咏游覽。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蒓鱸、稻蟹足以適口。又有許多高僧隱居君子，佛廟名勝，家有園林，有異花奇石，有曲池高臺，觀賞魚鳥留連忘返，不覺日暮。

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吴，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

從前孔子作《春秋》而把吴視爲夷邦，又説："我要住在九夷之地。"觀看如今的風俗，樂善好施，知道我守道好學，都欣然願意來往，不把我當罪人，即使孔子再生，也必定要居於此地。拿京城跟此地比較，誰是對的呢！人生内心有所自得，身外有所適意，本已很快樂了，何必高官厚禄，役使别

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喂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

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强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涣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涣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涣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涣，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涣遂獲免。

嘗作《唐説》及《叙兵》十篇上之。其《唐説》曰：

人來奉養自己，然後以爲快樂。如今雖僑居此地，也像仕宦南北一樣，怎能與親戚常相厮守呢！我窮困潦倒，勢必不能如持國所願，一定要使我尸填溝渠，肉飼豺虎，而後纔能合於道義，怎能忍心！《詩經》説："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説的是兄弟因爲有恩情，急難時必相拯救。後章説："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人。"説的是朋友重義，安寧之時，互相以禮義切磋琢磨。我對於持國，是表兄弟。急難時不能相救，又在尚未安寧之際，要想用禮義相琢磨，即使古人也不能接受，我想不回信，又怕説是對你交情不深。

二年，蘇舜欽任湖州長史，去世。蘇舜欽屢次上書議論朝廷之事，在蘇州時買來水石建滄浪亭，更加發憤讀書，常在詩歌中發泄憤懣之情，詩體豪放，往往驚人。擅長草書，常在酒酣時落筆，爲人爭相所傳。被貶去世後，世人更爲他惋惜。妻杜氏有賢德。

兄蘇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重氣節，作詩歌也很豪邁，尤其擅長草書，蘇舜欽不及他。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時博學强記，與弟弟尹洙都以有文學才能而知名。尹洙論事明辨，果敢有爲。尹源藏而不露，不矜誇修飾，但有所舉動即超出常人。最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漸漸升殿直。考中進士，爲奉禮郎，多次升官爲太常博士，歷任芮城、河陽、新鄭三縣知縣，通判涇州。當時滄州知州劉涣因擅自殺部下士兵，降職密州知州。尹源上書説："劉涣爲主將，部下士兵有罪不服，鞭笞時就喊萬歲，劉涣斬殺他不算錯誤。因此事貶謫劉涣，臣恐怕邊兵更加驕縱，輕視主將，關係不小。"劉涣就被免罪。

尹源曾作《唐説》及《叙兵》十篇進上。《唐説》篇道：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强，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悦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絶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世人論唐滅亡的原因，是因爲諸侯勢力强盛，此論在道理上還不透徹。削弱唐的，是諸侯。唐既已削弱了，却長久不滅亡的原因，是由於諸侯維持。燕、趙、魏首先攪亂唐制，獨掌一地而治，就像古代建立諸侯國一樣，這是諸侯中强大的，然而都依仗唐而使自己地位輕重。爲什麽呢？是因爲以王命來相互制約就容易而名正言順，唐雖然視爲病患，也不能把諸侯排除在外。所以河北順從聽命，則天下作亂的人不能作亂成功；如果河北不順從而叛變，則奸雄就依附而起來作亂。德宗朝，朱泚、李希烈最初得以僭位而終於敗亡的原因，就是由於田悦先叛變，王武俊在後來順從王命。憲宗征討蜀、平定夏、誅伐蔡、削平鄆，戰争連接四方而叛亂却没有發生，最終成就中興功績的原因，就是由於田氏受命於唐、王承宗歸附國家。武宗將要討伐劉稹叛亂之前，先平定三鎮，斷絶連横的計策，因而唐誅伐得以成功。如此二百年中，奸臣逆子專掌國命的有，鏟除將相的也有，却始終不敢窺伺皇位，并非力量不足，是因爲害怕諸侯的勢力。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争，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强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到廣明之後，關東不再爲唐所有，藩鎮間相互討伐，還用王室的名義。到梁太祖在河南舉事時，劉仁恭輕敵戰敗，羅氏附於梁太祖，王鎔請求結盟，此時河北的大勢已去。梁人一舉而取代唐擁有國家，諸侯無人能與他争鋒，是大勢所趨。以往如果因爲僖宗、昭宗朝的削弱，乘黄巢、蔡州之亂，由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有燕、趙，强弱相等，地盤相連，這種局勢應該没有人敢先發動，何况不義之舉呢？如果這樣，雖然梁太祖那樣凶暴，也不過稱霸一方而已，怎能强行天下？因此唐的削弱，是因爲河北勢强；唐的敗亡，是因爲河北勢弱。

或曰："諸侯强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

有人説："諸侯强大就會分割天子的勢力，你的議論怎麽這樣錯誤呢？"我説："秦、隋的勢力没有被諸侯分割，然而滅亡

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説：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兹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奸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奸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奸，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禄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奸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

得比唐朝快，爲什麽這樣呢？”有人説：“唐的滅亡是因爲君主失道吧？”我説：“君主并非失道，而是因爲君主的才幹達不到，唐滅亡，實在是由臣子决定的。請允許我深入論説：唐太宗起於艱難之時而擁有天下，他任用臣下，聽其言而儘量發揮他們的才幹，因而君臣相親以達到太平。到了後世的君主，看到太宗由此而使國家興盛，雖然他們的聖明不及太宗，但是任用臣下采納勸諫的心意是一樣的。如果君主有太宗之心，而大臣却非太宗之臣，君上聽臣下，或者不能辨别奸佞，臣下迷惑君上，無所不至，所以招致失敗。爲什麽？君主僅一人而臣下衆多，大聖明的君主不會相繼而出，大奸的臣下則世代都有。大聖明的君主在上，則奸佞無處存身，他的臣下没有不賢能的；如果君主的才能不能勝過臣下的奸邪，則雖有賢能的臣下也不會被進用了。這樣，君主雖不至於失道，也等於失道。唐明皇并非不希望天下像貞觀之治一樣，然而他駕馭臣下的才幹却不能勝過李林甫的奸邪，於是有了安禄山的災禍。唐德宗并非不想平定暴亂、安定天下，然而統治人的方法却不能勝過盧杞的奸佞，於是有了朱泚的叛變。以致僖宗、昭宗時，他們的心意都是要除亂而走向太平，然而他們的才幹却連唐明皇、唐德宗都趕不上，輔臣的奸佞却超過了李林甫、盧杞，祈求國家不滅亡，怎麽能做到呢！然而追述其事，君主難道有失嗎？當時天下并非没有賢才，是因爲君主不能主宰朝政。因此最賢明的君主與失道的君主，他們的興衰存亡，都是自取的，這是關係君主的；中等才幹的君主，他的臣下的正氣勝過邪氣則天下太平安定，邪氣勝過正氣則敗亂亡國，這是關係臣下的。如此則唐滅亡并非是由於君主所爲，而是由臣所爲。”

其《叙兵》曰：

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

他的《叙兵》道：

唐杜牧在會昌年間河朔用兵時，曾作文章數篇，上論歷代軍事的利弊，接着議論

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也。

本朝統兵、用將的得失，參照當時的時機加以説明。杜牧，是儒生，官位不顯要，他的策略没有試行，然而有識之士認爲杜牧懂得軍事，即使是古代名將也不能超過。如今看杜牧著作，大體上是深入考察當代事務，不專門空論古代兵法，假使當時君主施行可易於建立功勛，這是其長處。

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如今兵力的優劣與唐不同，唐自從中葉以來，諸侯都是自行招募兵士訓練，出征進攻回師防守，上下一心，因此征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的叛亂，以至四次征討夷狄，大都藉助外夷軍隊以成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作爲聲援而已，所以所到之處都有戰功。

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强，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逾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内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疆埸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内兵居京都，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

如今不是這樣，國家擔心出現前代藩鎮强盛的局面，凡天下所募集的驍勇軍隊，統一集中在京城。即使是邊防各州，大州擁兵不超過數千人，每年秋天防秋，就出動禁兵駐防，將帥責任輕并權勢分散，軍事往往由皇帝掌握。我認爲這種做法在無事時可以實施，鎮守國中，制服豪傑之心，如果戎夷侵犯，則未必能取勝。爲什麽？軍隊在外就勇敢，在京城就驕縱，勇敢由勞苦産生，驕縱由安逸産生。軍隊在外習慣崇尚都是邊疆戰鬥勞苦的事情，生死性命掌握在將帥手中，因此勇敢，勇敢而驅使兵士作戰則多勝；住在京都，每日享受安逸，加以賞賜，不曾穿過甲胄、扛過兵器，不知將帥號令的嚴厲，因此驕縱，驕縱而使其勞苦就生怨氣，讓他們作戰則多失敗。

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强，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内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

像唐的失誤，是失誤於不能制約諸侯，并非失誤於在外軍隊强大，因此有驕縱的將軍，極少聽説有驕縱的士兵。如今的失誤，是失誤在將帥責任太輕，而在外軍隊不足以應敵，京城禁兵很少能用得上，因此有驕縱的軍隊，没聽説有驕縱的將軍。并且唐失去的是勢力，今日失去的是體制。勢力是由不得自己的，體制是可以改的却不改。

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内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

然而爲今之計應當如何呢？回答是：“逐漸改革舊制，大量招募豪勇之士，增加在外軍隊的人數，使之足以戰勝敵兵。以京城軍隊爲聲勢之援，加重邊將的責任，令其專管一軍的事務，但不能聯絡州縣的勢力，這樣做能在近期獲利并且没有後患。

餘文多不録。

尹源其餘文章太長，這裏不録。

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悦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趙元昊侵犯定川堡，葛懷敏調發涇原軍隊救援，尹源當時通判慶州，寫信給葛懷敏説：“賊兵舉國來犯，所圖不在城堡，而且兵法中有不占據而救援的戰術，應駐兵瓦亭，選擇有利時機而後出動。”葛懷敏不聽，因而戰敗。范仲淹、韓琦舉薦尹源的才幹，召來學士院考試。尹源平素不喜作賦，請求以論换賦，主持考試者正是獻賦被進用，不喜歡他的話，把他的文章判爲下等，任懷州知州，去世。

黄亢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游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諷，士人争傳之。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强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溪集》。

黄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母親夢見有顆星落在懷中，捧起吞了下去，於是有了妊娠。年少時聰明過人，十五歲時，獻文章謁見翰林學士章得象，章得象認爲他是奇才。游錢塘時，把詩贈給處士林逋，林逋尤爲贊賞。當時王隨爲杭州知州，上奏封閉西湖作爲放生池，黄亢作詩數百言來譏諷此事，士人争相傳誦。黄亢身材矮小，不拘小節，對人粗野，好像不善言詞。却好學强記，作文奇異俊偉。去世後，鄉人把他的文章編爲十二卷，稱《東溪集》。

黄鑑

黄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黄鑑字唐卿，與黄亢是同鄉，年少時敏慧過人。考中進士，補授桂陽監判官，爲國子監直講。同州的楊億尤其稱善他的文詞，招他成爲自己的門生，由此知名。多次升官至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皇上曾詔令館閣官員在後苑賞花，黄鑑破格被召參加。國史修成後，擢升直集賢院。因母親年邁，出朝任通判蘇州，去世。

楊蟠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考中進士，任密州、和州二州推官。歐陽脩曾稱贊他的詩。蘇軾爲杭州知州時，楊蟠爲通判州事，他的詩大多是與蘇

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軾唱和之作。平生作詩數千篇，後爲壽州知州，去世。

顏太初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真令黎德潤爲吏誣構，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冤，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針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閬中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晉主簿。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年時博學，有俊才，慷慨好義。喜作詩，多爲譏諷切責時弊之作。天聖年間，亳州衛真令黎德潤被官吏誣陷治罪，死在獄中，顏太初用詩爲他辯冤，讀者欽佩他的勇氣。文宣公孔聖祐去世，没有子嗣，被免除襲封將近十年。當時有位叫許希的醫生用針灸治好了仁宗的病，受賜已畢，許希又向西拜扁鵲說："不敢忘記我的祖師！"皇帝爲此封扁鵲爲神應侯，在城西立祠。顏太初作《許希詩》，指孔聖祐之事諷諭在位者，又給參知政事蔡齊寫信，蔡齊爲此奏於皇上，就讓孔聖祐的弟弟繼承封爵。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輩喜歡豪放痛飲，不遵禮法，後生們很仰慕他們，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深器重他。他考中進士之後，任莒縣尉，因事觸犯轉運使，自劾離職。過了許久，補爲閬中主簿。當時范諷因罪被貶，同黨都被貶黜，蔡齊與孔道輔推薦顏太初，獻上他的詩作，召來中書省考試，言官認爲這是嘲諷之辭，於是改爲臨晉主簿。

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摭構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爲直冤，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户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説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

在此之前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太守因事爭執，氣憤而死，太守恨他，又羅織其子罪名，其子發狂也死了，父子的遺骨寄放在僧舍中。當時太守正顯達，無人敢爲宋武父子伸冤，顏太初有事到同州，安葬宋武父子，蘇舜欽把此事記於墓左。後來調任應天府户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説書，去世。著書名《洙南子》，因住在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

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爲奉議郎。

他兒子顏復，嘉祐年間，由本州敦促派他到京師，召入舍人院考試，授爲奉議郎。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讀書作文，舉爲童子科中第，尤其擅長篆籀。二十歲時，漢湘陰公召見他，郭忠恕拂衣趕忙離開。

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爲乾州司户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

後周廣順年間，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爲《周易》博士。建隆初年，帶着酒意與監察御史符昭文在朝堂上争執，御史彈劾他，郭忠恕叱責臺吏奪下奏書，把奏書毁掉，因而獲罪被貶爲乾州司户參軍。又乘醉毆打從事范滌，擅自離開貶地，被削職爲民發配靈武。

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跅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逾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

在此之後，流落不再求仕進，常在岐、雍、京、洛之間流浪，縱酒放蕩，逢人無論貴賤都稱"苗"。如山水景色佳就滯留不走，一連十日都不離開。有時一個月不吃東西。盛暑時在陽光下暴曬，身上不沾汗，隆冬鑿河冰洗浴，他旁邊的冰凌都被融化，人們都以他爲異人。

尤善畫，所圖屋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醖，豫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

郭忠恕尤其善於作畫，所繪屋室重叠的形狀，甚爲精妙。常與王侯公卿來往，有時用美酒招待他，事先鋪一張素帛挂在墻上，乘興作畫，如果他不情願而强行請他，他必定發怒而去，得到他畫的人都收藏作爲珍寶。太宗即位，聽説他的名聲，召入朝中，授爲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五萬錢，住在太學，令校定歷代字書。

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决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稾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蜕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并行於世。

郭忠恕性情不檢點，放縱過度，皇上愛惜他有才，常寬容他。於是更加使酒任性，肆意謗訴，一次他自行賣掉官物换錢，詔令免死，杖責後流放登州。當時是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對押送吏説："我今天要死了！"於是在地上挖洞穴，估計能容下面孔，俯身探洞而去世，被草葬於道旁。幾個月以後，故友來取他的尸體改葬，他的軀體很輕，空空地像蟬蜕一樣。他校定的《古今尚書》與《釋文》并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黄庠 楊寘(附)
唐庚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黄伯思

梅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用詢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爲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爲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也。"世以爲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録其子一人。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梅詢的侄子。擅長作詩，以深遠古淡爲意境，間或施展奇巧，起初還不被人們知道。因梅詢恩蔭任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非常贊賞他，結爲忘年之交，帶他往來酬唱，一府都爲他傾倒。歐陽脩與他爲詩友，自認爲不及他。梅堯臣更加刻意磨礪，精心構思，刻苦學習，由此知名當時。宋立國後，像梅堯臣那樣以詩著名爲世人傳誦的，很少見。曾對人說："凡作詩，意新語工，得前人還没有説過的，這是好的了；必須能描寫難寫之景狀如在眼前，含蓄不盡的意蘊在詩外，然後算是最好的。"世人以爲是至理名言。歷德興縣令，爲建德縣、襄城縣知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次舉薦他適宜在館閣任職，召入考試，賜進士出身，任爲國子監直講，多次升官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參加修纂《唐書》，完成，還没有奏上就去世，録他一個兒子爲官。

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寶元、嘉祐年間，仁宗祭祀郊廟，梅堯臣參加祭祀，常獻進詩歌，又曾上書談論兵事。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刺譏托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梅堯臣家境貧寒，喜歡飲酒，賢士大夫都跟他交游，時常載酒登門。善於談笑，與世無争，詼諧嘲諷譏刺都寄托在詩中，晚年作詩更加精巧。有人曾得到西南夷布質弓衣，上面所織圖案即是梅堯臣的詩作，名重當時就像這樣。

江休復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强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年少時好學博覽群書，作文淳正典雅，尤其善於作詩。喜愛操琴、弈棋、飲酒，不以名聲利禄爲意。由進士入仕，任爲桂陽監藍山縣尉，騎驢赴任，常在鞍上讀書以致迷失道路，家人找他回來。舉爲書判拔萃科，改任大理寺丞，遷爲殿中丞。獻上所著書，召入考試，任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交游，因參預進奏院祠神聚會被罷免職名，監蔡州商税。過了很久，爲奉符縣知縣，通判睦州、徙廬州，恢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朝爲同州知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朝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多次升官至尚書刑部郎中去世。

休復外簡曠而内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録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江休復外表疏放曠達而品行却十分端正，侍奉孀居的姑母如同侍奉母親，和他交往的都是當時的豪傑俊士。治政簡易。曾著《神告》一篇，説太子尚未確定，假藉神靈告訴祖宗的意思，希望以此使皇帝感悟。又曾説昭憲太后的子孫多流落民間，應甄别選用。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户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録，録其《心術》、《遠慮》二篇。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二十七歲開始發奮學習，一年多後舉爲進士，又舉爲茂才異等科，都没有考中。於是他把自己平常做的文章都燒掉，更加閉門苦讀，於是精通《六經》、百家之説，下筆頃刻即成數千字文章。至和、嘉祐年間，與兩個兒子蘇軾、蘇轍一起到京城，翰林學士歐陽脩獻上蘇洵的著述二十二篇，傳播出去後，士大夫争相傳誦，一時學者競相效仿蘇氏文章。蘇洵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字很長不能都抄録在此，僅録《心術》、《遠慮》二篇。

《心術》曰：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

《心術》篇道：

做將領之理，應當先養心，要做到泰山崩於前而神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眼睛不眨，然後纔可以待敵。凡用兵崇尚正義，不正義的雖有利也不應發兵。惟有道義可以激動士兵，士兵被正義激動，可以一戰百。凡戰爭之道，還沒有發動戰爭時要養兵，將要戰爭時積其力，交戰時鼓勵士氣，戰勝後安其心。謹守烽火臺，嚴密偵察瞭望，使耕田的人無所顧忌，以增加財物；豐厚犒賞而讓士兵悠閑，用來養其力；小勝更加緊急，小挫更加磨礪，用來培養士氣；用人不能使他完全爲所欲爲，用來養其心。因此士兵應當培養激情、懷有欲望而不能完全實現。激情不全部發泄則有充裕的勇氣，欲望不全部實現則有不滿的貪心，所以即使是兼并天下而士兵也不會厭倦打仗，這是黃帝七十戰而士兵不鬆懈的原因。

凡將軍要有智謀而嚴明，凡士兵要愚笨。有智謀則深不可測，嚴明則不可觸犯，因此士卒都忘我地聽從命令，怎能不愚笨？士卒惟有愚笨纔能和他們一道死戰。凡發動戰爭，應瞭解敵人的主帥，瞭解敵人的將領，然後纔可以在險阻之地發動戰爭。鄧艾用繩索繫着士兵進洞穴，若非劉禪昏庸，那麼魏百萬軍隊可輕易俘獲，那是因爲鄧艾知道劉禪可欺纔發兵而動的。因此古代的良將，能以士兵試探敵軍，而又能讓敵軍自己暴露，因此進退可以自如。

將帥指揮，懂得道理而後纔可以舉兵，瞭解局勢纔可以加兵，懂得節制纔可以用兵。懂得道理就不會屈服，瞭解局勢就不會沮喪，懂得節制就不會途窮。見小利不動心，見小患不改志，小利小患不足以改變戰術，然後有應對大利大患的策略。惟有培養武藝而又自愛的人纔能無敵於天下，因此一忍可以對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軍隊有長處短處，敵我都是一樣的。大

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膽請問："我的長處，我施展出來，敵人將不跟我較量；我的短處，我掩飾起來擱置着，敵人將强迫我與他戰。怎麽辦?"我說："我的短處，我暴露，使敵人疑惑而退却；我的長處，掩藏起來，使敵人輕視而中其計。這就是運用軍隊長短的戰術。"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棰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善於用兵的人要使士兵無所顧忌，却要有所依恃。無所顧忌則知死亦不足惜，有所依恃則知不至於必敗。用小木棍抵擋猛虎，能大喊大叫地搏擊，赤手空拳遇到蜥蜴，怕得臉都變色而退却，這是人之常情，懂得這一點就可以作將領了。袒衣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近；穿戴胄甲靠着兵器睡覺，則童子也能彎弓射殺他了。因此善用兵的人能利用形勢鞏固自己，能利用形勢鞏固自己，則力量就有餘了。

《遠慮》曰：

《遠慮》中說：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

聖人之道，有常道，有權謀，有機謀，因此有人民、有群臣而又有心腹之臣。所謂常道，讓天下人民全都知道是可以的；所謂權謀，人民就不可以知道了，群臣知道是可以的；所謂機謀，即使是群臣也不可以知道了，惟有心腹之臣知道是可以的。如果聖人没有權謀，則無法完成天下之事，没有機謀，則不能成就萬世的功業，然而這都不是天下人民應知道的；而機謀又是群臣不能知道的，群臣不知道，那麽與誰議論呢？不議論就没有幫助，如此則所謂心腹之臣，是一天也不可以没有的。後世人見三代以仁義取得天下，而用禮樂守業，就稱"聖人無機密"。取得天下與守住天下，没有機密是不可能的。回顧三代聖人的機密，不像後世那樣欺詐，因此後世看不見罷了。

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

有機謀，因此有心腹之臣。夏禹有益，商湯有伊尹，周武王有太公望，這三位大臣，知道天下所不知道的事情，知道群臣所

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説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吴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不知道的事情。夏禹、商湯、周武王在上面倡導他們的機謀，三位大臣在下面應和他們，用以成就萬世的功業。世代相傳到齊桓公、晋文公，有管仲、狐偃爲他們主謀，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漢高祖起事時，大將任命韓信、黥布、彭越，副將任命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説諸侯任命酈生、陸賈、樅公，至於群臣不能參預的機謀密策，惟有留侯、酇侯二人參預。唐太宗的大臣多有奇才，而委托之深任用親密的，也不過是房玄齡、杜如晦。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是一樣的，君子有機謀而完成善事，小人有機謀而做成惡行。有機謀，即使不善也可能有用，没有機密，即使有善意也做不成事，因此心腹之臣一日也不可没有。司馬氏，是魏的賊臣，有賈充之徒爲他作心腹之臣助其成事；陳勝、吴廣，是秦朝人民中的商湯、周武王，他們没有心腹之臣所以不能成事。爲什麽呢？没有心腹之臣，就没有機謀，即使有機謀也會泄露。没有機謀與有機謀而泄露，就如同虎豹吃人却不知設陷阱捕獲，設陷阱而又不知用東西蓋在上面。

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

有人説："機謀，是創業的君主用以成就功業的，守成的時代，還有什麽事要機謀而用心腹之臣呢？"唉！守成的時代，能從此像太古時代一樣平安無事嗎？不是的，我還没有發現可以離開機謀的。天下的變亂，常潛伏在平安之中，即是田文所説的"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果在那個時候，却没有心腹之臣，是多麽令人寒心啊！從前，漢高祖末年，天下已安定了，然而還把周勃留給孝惠帝、孝文帝作心腹之臣；漢武帝末年，天下已經太平了，還把霍光留給孝昭帝、孝宣帝作心腹之臣。因爲天下雖像泰山一樣穩固，而聖人却常擔心國家危亡，因此即使在守業的時代，而心腹之臣也是不能没

臣不可去也。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毁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有的。

《傳》説："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那些輔佐大臣，并非心腹之臣，天子怎麽能把天下之事都委托給他們呢，三年對他們都没有疑慮嗎？又説："五載一巡狩。"天子没有心腹之臣，五年出巡一回，拋下方圓千里的京畿，讓誰來守着呢？如今一家之中必有家長，一介之士必有親密朋友，用來開解心胸，用來援救急難，爲何天子反而不能有心腹之臣呢？近世的君主高高在上，而使宰相微眇在下，上下不相連，心願就不能相通。臣下看君主像天一樣遥遠而不可親近，而君主也如從天上看人，淡漠而没有愛人之心。因此社稷的憂患，臣不以爲憂，君主憂患的是不辱使命，君主的恥辱也不以爲應該效死。一人稱譽則任用他，一人毁謗則捨棄他。宰相避嫌畏譏還來不及，怎能顧得上盡心爲社稷憂慮呢？屢次遷任屢次改官，把相府當成旅舍一般。百官泛泛在下，天子孤立在上，一旦有突變的憂患，我從未見君臣不困頓而死。聖人任用心腹之臣，敬他像父師，愛他像兄弟，携手進卧室内，一同起居飲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百人稱譽也不增加一點親厚，一百人毁謗也不增加一點疏遠，尊高他的爵位，優厚他的俸禄，加重他的權力，然後纔可以和他計議天下機謀，思慮天下之危。

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宰相韓琦看到他的奏書很欣賞，上奏給朝廷，召入舍人院考試，稱病不來，於是任命爲秘書省校書郎。太常寺修纂建隆以來禮書時，任蘇洵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編《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之後，剛奏上還没得到回覆，蘇洵去世。賜給他的家人縑、銀二百，他的兒子蘇軾推辭賞賜，請求贈官，特贈光禄寺丞，敕令有關部門用船運載靈柩回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毁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晋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脱拱之冤，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吴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卒。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小時候成了孤兒，喜好學習，志氣弘大。作文章明辨博識，擅長議論。最初由伯父章得象恩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一年後因病辭職，要求考賢良方正科，章得象正在相位，因避嫌阻止，於是他上書一萬多字議論時政，没有得到答覆。母親去世後服喪，因哀傷過度而消瘦。服喪完畢，來往於江、淮之間，冒着艱苦，爲求得衣食奔波，自己不後悔，人們勸他入仕，他不答應。他的兄長章拱之爲晋江縣知縣，冒犯太守蔡襄，蔡襄非常生氣，陷害章拱之受賄，被貶職。章望之爲此號哭，多次上訴於朝廷。當時蔡襄正顯達，此事很久没有得到公正處理。章望之不停地上訴，上奏章十餘回，立案數年後，朝廷再次審查此事，最終爲章拱之洗清了冤屈，官復原位，章望之從此不再當官。廣施恩澤時升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吴奎劉敞范鎮一同舉薦他有才幹，宰相想任用他，任爲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任。又任爲烏程縣知縣，催促他接受任命，他堅決推辭，於是以光禄寺丞退休，去世。

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説，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説，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泛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吴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章望之喜歡議論，信奉孟軻的性善論，排斥荀卿、揚雄、韓愈、李翱的學説，著有《救性》七篇。歐陽脩論述魏、梁爲正統，章望之認爲并非如此，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覯著《禮論》，認爲仁、義、智、信、樂、刑、政都出於禮，章望之修訂他的説法，著《禮論》一篇。他的議論常有過人之處。曾經北游齊、趙，南游湖、湘，西至汧、隴，東到吴會，山水名勝之處，無處不游。有詩歌、雜文數百篇，編爲三十卷。

王逢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别駕，不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四世祖王居巖，在唐任驍衛長史，遭變亂棄官，隱居青山。楊行密占據淮南時，令人帶兵强迫他出任官職。王居巖遣散家人，隻身跟隨楊行密，授爲湖州别駕，不派他赴任。一天，楊行密舉行大宴會，不

遺。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説。

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至，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説》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見王居巖參加，立即派人搜查他家，却没有一個人在。後來有人在嵩山看見一座空的石屋，詢問旁人，有人説有位道人王居巖住過這裏，離開後不知去向。子孫做官没有顯達的，到王逢時博學，能作文章，尤其擅長講説。

少時推舉進士没考中，離去，在蘇州教學，學生常有數百人。晚年纔考試登第，補爲南雄州軍事判官，回來後任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跟從他求學，侍奉非常恭謹。岐國公主下嫁李瑋後，李瑋爲王逢請求升官，將有任命，王逢推辭不接受。很久以後，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到任，去世。王逢爲人樂觀平易，重朋友之誼，與胡瑗最好。喜歡著書，著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説》一卷、《復書》七卷。妻子陳氏也有賢良德行，没有兒子。

孫唐卿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黄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毁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年時即有學問操行，十七歲時以文章拜謁韓琦，韓琦很器重他。與黄庠、楊寘自景祐以來都是進士第一名，聞名一時。孫唐卿剛中第，通判陝州，辦公事好像早就熟悉了一樣。有位州民的母親再嫁人後去世，安葬父親的時候，此人遺憾母親不能歸葬，於是盗來母棺與父親同葬。有關官員要以法論處，孫唐卿當時代理知府治事，就説道："此人衹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而已。"於是釋放他并上報其事。不久，孫唐卿因父親去世服喪，因哀傷過度吐血而死。詔令賜以財物資助安葬。

黄庠

黄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强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内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黄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强記，聰明過人。剛到京城，就被國子監、開封府、禮部舉薦，都是第一名。等到在崇政殿策試時，因病不能按時來到，天子派宦官到他住的宿舍慰問，賜以藥劑。此時黄庠名聲震動京城，所作考試文章，傳誦天下，聞名外夷，近世布衣之士很少有能趕得上他的。回江南五年後，因病去世。

楊寘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禄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楊寘字審賢，楊察之弟。少年時有文才，慶曆二年在京城考進士，在國子監、禮部考試都得了第一。在崇政殿策試後，皇帝到前殿開啓試卷，見到名字後喜形於色，對輔臣説："是楊寘。"於是擢爲第一，公卿都相互慶賀朝廷得到賢才。授爲將作監丞，通判潁州，還没到官所，因母親去世服喪，病弱去世，特詔賜以財物撫恤家人。在此之前，他的友人曾夢見楊寘作了龍首山人，楊寘自己説："龍首，是我四次中進士居首位；山人，是没有禄位的稱呼。我大概衹能到這個地步了吧！"不久果然應驗。

唐庚　唐伯虎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宫。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内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善寫文章，考中進士，逐漸升爲宗子博士，張商英引薦他有才能，任爲提舉京畿常平。張商英罷相，唐庚也因此被貶，惠州安置處分。正遇大赦，恢復官位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宫。回蜀時，在途中因病去世，時年五十一歲。唐庚作文章很精密，通達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内前行》等篇，時人很稱賞。有文集二十卷。他兒子唐文若本書另有傳。

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决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摇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啖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

唐庚兄弟有五人，長兄唐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孺。研究《易》、《春秋》都有家傳。元祐三年，父親游瀘南，唐伯虎兄弟在丹山服母喪，唐伯虎半夜推醒唐庚説："我做夢收到父親的來信，打開一看，有'亟來'二字，父親有什麽意外嗎？我心跳擔憂。你在家早晚祭奠母親，我趕去瀘南。"唐庚還没有回答，伯虎高聲説："我决定了！"起身裝好行糧，黎明時趕到洪州乘船，正遇上江水暴漲，聲震數十里，客船都靠在岸邊不敢動。唐伯虎在堤上徘徊，見到一位漁民把小艇繫在港中，就許以厚利，漁民不答應。他跳入艇中，喝令僕人解開繩索，漁民不得已，同意開船。兩天半以後到了瀘南，他父親果然病得很厲害，見到唐伯虎，大吃一驚，問他何故能來，唐伯虎告訴經過。他父親感嘆説："是天告訴你的！"這一天，他父親的病稍微見好，

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唐伯虎準備了舟船服侍父親回家。幾天以後，他父親的病又發作，於是去世。

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元符二年，唐庚因貢舉之事被關押在臨邛監牢，供詞中牽連唐伯虎，臨邛吏把他也上了枷鎖。獄吏審問了一年，拷打得體無完膚，他的供詞確定不二，一點兒不説到唐庚，因此判決總定不下來，最後趕上大赦，撤去訴訟。唐伯虎性情率真，没有威儀，人們都看輕他，到這時都非常欽佩，認爲不能做到那樣。唐伯虎仕宦於四方，每幾年回家一次，不到十日又離去。後在家中去世，有兒子二人。

文同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韵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韵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駡曰："吾將以爲襪。"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的後代，蜀人仍以"石室"稱呼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學問知名當代，操行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作詩歌、文章、篆書、隸書、行書、草書、飛白書。文彦博爲成都太守，認爲他是奇才，寫信給文同説："與可胸襟灑落，如晴空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爲敬重他。蘇軾，是文同的堂表弟。文同又善於畫竹，起初自己不覺得有什麽貴重，四方之人拿着素絹請他作畫，一個個相跟着到他家門。文同感到厭煩，把絹扔到地上，駡道："我要用其做襪子。"好事者以此爲口實到處傳播。第一次考中進士，漸漸升遷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陵州知州，又爲洋州知州。元豐初年，爲湖州知州，第二年，到了陳州宛丘驛，忽然留下不再走，洗浴後穿戴好衣冠，端坐而死。

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别，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叠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崔公度曾與文同一起任館職，在京南見到文同時，文同一直没怎麽説話，將要告别，僅説："明天還來嗎？我與您有話。"崔公度把"話"當成了"畫"，第二天再來，文同説："與公話。"説完看着左右，恐怕有人聽到。崔公度纔知道文同有話對他講，不是畫。文同説："我聽説不説謊話的人，舌頭能超過鼻子。"於是吐出舌頭，像餅一樣叠了三層，又伸到了眉間，崔公度大驚。等京中傳來文同去世的消息，崔公度纔醒悟到他見到的不是活人。有《丹淵集》四十卷流行於世。

楊傑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年時就聞名於時，考中進士。元豐年間，數次任太常官職，當時的禮樂之事，都參加討論。曾議定帝王譜系自僖祖以上，世代次序不可知，則僖祖爲始祖確定無疑，應以僖祖配感生帝。又上言請求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都是祖宗首納的皇后，孝章宋后曾爲天下母儀，升位歸祔宗廟的儀禮，長久没有議定，應就慈聖光獻崇配之日，把這四位皇后的神位歸祔宗廟祏室，以解天下大疑，以正宗廟大法。由此四位皇后纔得以升位祔祭。

神宗詔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并圖上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製。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晋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顔子并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并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部議。

神宗詔令秘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論樂事，劉几請求命楊傑一同議論。楊傑説大樂有七處錯誤，并畫圖奏上。神宗令劉几、范鎮參定，范鎮不采用楊傑的議論，自行制定。樂製成後，詔令嘉獎。元豐末年，晋州教授陸長愈上言："近封孟軻爲鄒國公，應在春秋祭孔時，與顔子一起配享。"下太常寺議論，楊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認爲凡配享從祀之位，都是孔子同時代的人，今以孟軻一起配享不對。禮部又上言説："自唐到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位賢人從祀，難道一定是同時代人嗎?"詔令聽從禮部建議。

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説。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鍾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秠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黄鍾，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爲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哲宗即位，議論樂制，又用范鎮之説。楊傑又指出范鎮在樂章曲名、宫架加磬、十六鐘磬中的錯誤。又議論范鎮用黑黍中的秠定律、銅量，叩之與黄鐘不協調，因爲世上没有真黍，用太府尺爲樂尺，降舊樂三律。詳見本書《樂志》。楊傑在神宗時就與范鎮有異議，此時又攻擊他，范鎮的樂律終於未使用。元祐年間，爲禮部員外郎，出朝爲潤州知州，任兩浙提點刑獄，去世，享年七十歲。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之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的族孫。身高七尺，面色如鐵，眉目高聳。喜談論當代事，談論從不文過飾非，即使是顯貴權傾一時之人，稍不中意，便極口斥責毫不隱瞞，人們以爲他俠

無遺辭，人以爲近俠。博學强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綉。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

義。博學强記，工於語言，深婉麗密，如織錦綉。尤其擅長度曲，取用別人遺棄曲調，稍加剪裁，都變爲新奇。曾説："我的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經常疲於奔命。"諸公權貴都把他當作客人邀請，他有時前往有時不去，他不願見的權貴，最終也不敢貶斥他。

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辩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争傳爲口實。

起初，娶了宗室的女子爲妻，隸屬右選，監太原工作，有個貴人的兒子和他是同事，傲慢對他無禮。賀鑄查出他偷盜公物，摒退侍吏，把他關在密室，用杖指着他説："過來，你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拿到家中去，是不是這樣?"那人惶恐謝罪説"有的"。賀鑄説："你從此服我的管教，就免於告發。"於是起身揭開他的衣服，用杖打了幾下，貴人子叩頭哀求，賀鑄當即大笑放了他。從此那些仗着氣勢倔强不服的人，都側目不敢仰視賀鑄。當時，江、淮間的米芾以偉岸奇詭知名，賀鑄以俠義豪邁與米芾不相上下，二人每次相遇，瞪眼抵掌，論辯激烈，終日不相屈服，人們争相傳誦此事作爲口實。

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宫祠禄，退居吴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

元祐年間，李清臣執政，奏賀鑄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又爲太平州通判。終生因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憂悶不得志，食宫祠俸禄，隱居吴下，逐漸遠離世故，也不復有當日軒昂之氣。家中藏書一萬餘卷，親自校勘，没有一個錯字，從此杜門不出養老。家中貧寒，靠借貸收利息自給，有欠債的，他常毁了債券不再收錢，絲毫不强迫人還。

鑄所爲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黄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裒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爲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當時不知何所

賀鑄所作詩詞文章，常常傳播於世。建中靖國時，黄庭堅從黔中回來，得到他"江南梅子"之句，認爲近似謝玄暉。和他交往的人，始終親密者，惟有信安人程俱。賀鑄自編詩詞集，題名《東山樂府》，程俱爲集作序。曾自稱是唐諫議大夫賀知章的後代，并推求家世起始，出於王子慶忌，以"慶"爲姓，所居越地湖澤有稱鏡湖的，本是慶湖，避漢安帝之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也轉爲鏡湖。不知他當時的根據是什麽。因此賀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

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卷。

劉涇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奇怪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考中進士，王安石推薦他的才能，被召見，任爲經義所檢討。很長時間以後，爲太學博士，罷免，爲咸陽縣知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任爲國子監丞，爲處州、虢州、真州、坊州四州知州。元符末年上書，召入問對，任爲職方郎中。去世，年五十八歲。劉涇作文章追求奇詞怪語，愛好進取，大多被人排斥，屢屢困頓不得志。

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同時有個叫鄭少微的人，字明舉，成都人，與劉涇都以文章知名，仕途不得意。

鮑由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注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考中進士。曾隨王安石學習，又親近蘇軾，因此他的文章洋洋大觀，詩歌尤其高妙。徽宗召他問對，任爲工部員外郎，不久，因不合意離官，責降監泗州轉般倉。歷任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又召爲郎。因諫官彈劾被罷免官職，提點元封觀。起用爲明州知州，又爲海州知州，又爲宫觀官。去世，年五十六歲。曾注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黄伯思

黄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録。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韵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益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户。丁内艱，服除，除河南府户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

黄伯思字長睿，遠祖自光州固始遷居閩，是邵武人。祖父黄履，爲資政殿大學士。父親黄應求，任饒州司録。黄伯思體弱，好像穿衣服都嫌重，風度灑脱，飄飄有凌雲之志。自幼機警聰明，不好玩耍，每日背誦書一千多字。常聽黄履講經史，下課對其他小兒講説，没有遺漏説錯的。曾夢見孔雀在庭中聚集，醒來作賦，詞采很華麗。因黄履恩蔭爲假承務郎。剛到二十歲，進入太學，考試常得上等。黄履要以恩例奏請給他增加官秩，黄伯思堅決推辭，黄履益發器重他。元符三年，進士考中高等，調任磁州司法參軍，很久不赴任，改授通州司户。母親去世，服喪完畢，任爲河南府户曹參軍，處理繁重難辦的事情得心應手。任職期滿，留守鄧洵武徵召他知右軍

軍巡院。

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僞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得其尺牘者，多藏弆。

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縱觀册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逾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

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逾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訒，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裒伯思平日義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巡院。

黄伯思喜好古文奇字，洛陽公卿家所藏商、周、秦、漢彝器款識，他研究其中的字畫體制，都能辨正是非，説出本末，於是以古文字爲一代名家，所有字畫都研究過。起初，淳化年間廣求古文字法書，命待詔王著續補修正法帖，黄伯思認爲其乖謬龐雜，於是考證援引書籍，都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此篆書、隸書、正楷、行書、草書、章草書、飛白書都達到絶妙之境，得到他筆墨尺牘的人，都收藏起來。

又過了二年，任爲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爲京官。不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因修書被恩賞，升上朝官，擢爲秘書省校書郎。不久，任秘書郎。總覽册府藏書，以致廢寢忘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文地理、律曆卜筮等學説無不精通。凡有詔令講解前代典章文物、收集古器考定真僞，都以平時所學講解，議論發明很多，館閣諸公自以爲比不上他。經過兩次考核期，母親去世，平時就身體瘦弱，因服母喪更加羸弱。服喪完畢，恢復舊職。

黄伯思愛好道家學説，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到京城後，夢見有人告訴他説："你將不久於人間，上帝命令你掌管文書。"醒後寫下這件事。未過一個月，在政和八年去世，年四十歲。黄伯思學問傾慕揚雄，詩歌傾慕李白，文章傾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他的兩個兒子：黄詔，任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黄訒，任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收集黄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黄庭堅　晁補之 (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吕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彦　朱長文　劉弇

黄庭堅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爲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爲治。時課頒鹽策，諸縣争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悦，而民安之。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年機警聰明，書讀過幾遍就能背誦。舅父李常來他家探望，取書架上書籍問他，他無不通曉，李常驚異，認爲他的才學一日千里。考中進士，調任葉縣尉。熙寧初年，選拔四京學官，他考試文章得了優等，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彦博認爲他有才，留下他再次任職。蘇軾曾見到他的詩文，認爲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上，世上久無此類佳作，從此他的名聲大震。爲太和縣知縣，以平和簡易治理。當時正查報鹽户的户籍，各縣争占多數，惟有太和縣不這樣做，官吏因此不高興，而人民却得到安定。

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録》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顔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毁得疾幾殆。服除，爲秘書丞，提點明道宫，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録》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閲，悉有據

哲宗即位，召爲校書郎、《神宗實録》檢討官。過了一年，升著作佐郎，加官集賢校理。《實録》修成，擢升起居舍人。遭逢母親喪事。黄庭堅生性純孝，母親生病整一年，他晝夜服侍，衣不解帶，母親去世後，他守在廬墓旁，哀傷得病幾乎死去。服喪滿後，任秘書丞，提點明道宫，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年，出朝爲宣州知州，改爲鄂州知州。章惇、蔡卞與其黨徒議論《實録》多有不實之辭，讓前任史官分住在京城等候詢問，摘出一千多條給人看，稱這些都没有驗證。此後院吏考證，這一千多條都有依據，餘

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骩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

下的衹有三十二條。黄庭堅曾寫到“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此首先問他。他回答説：“庭堅當時正在北都做官，曾親眼見到，真的是兒戲。”凡有詢問，都直言以對，聽到的人都佩服他有勇氣。貶爲涪州别駕，黔州安置處分，言官還覺得讓他呆在好地方是枉法。因爲親屬徇私的嫌疑，改移戎州。他坦然自若，不以改地貶謫爲意。蜀士傾慕而與他交游，他講學不倦，凡是經過他的指教，下筆都可觀。

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税，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

徽宗即位，起用爲監鄂州税，簽書寧國軍判官，舒州知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入，他都推辭不赴任。請求給予州職，得任太平州知州，到任九天後罷職，主管玉隆觀。黄庭堅在河北時與趙挺之有小仇，趙挺之執政後，轉運判官陳舉秉承趙挺之的暗示，呈上黄庭堅所作的《荆南承天院記》，指摘他幸災樂禍，又被削職爲民，宜州羈管處分。三年，徙永州，没有接到命令就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黄”。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瑰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黄庭堅學問文章，出自天賦秉性所得，陳師道稱他的詩得法於杜甫，學杜甫而不像杜甫。擅長行書、草書，楷書也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一起游學於蘇軾門下，天下稱爲四學士，而黄庭堅在寫作中尤其擅長作詩，蜀、江西士人把黄庭堅與蘇軾并提，因此稱“蘇、黄”。蘇軾任侍從時，推舉黄庭堅代替自己，薦詞中有“瑰偉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的話，推崇他以至於此。起初，黄庭堅曾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喜歡那裏的林泉勝景，因而自號山谷道人。

晁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强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稡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絶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晁迥五世孫，晁宗慤的曾孫。父親晁端友，精通作詩。晁補之聰明强記，纔懂事時就善於作文章，王安國見後認爲他是奇才。十七歲時隨父親到杭州任官，匯聚錢塘山川風物秀麗之景，作《七述》來謁見通判蘇軾。蘇軾早先也想作賦，讀完晁補之的《七述》後贊嘆説：“我可以擱筆了！”又稱贊他的文章博識俊偉，超人甚遠，必定揚名於世，晁補之從此聞名。

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閲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澶州司户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群盗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坐修《神宗實録》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宫。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考進士，在開封及禮部别院考試，都得了第一名。神宗讀了他的文章後説："這是深通經術的人，可以改變浮薄風氣。"調任澶州司户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年，任太學正，李清臣舉薦他可任館閣之職，召入考試，授秘書省正字，升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回，任著作佐郎。章惇執政時，晁補之出朝爲齊州知州，群盗白天劫掠街巷，晁補之暗地察知他們的姓名、搶走物品的情况，一天宴請賓客，召來賊曹教給他謀略，行酒還没有結束，盗賊都被擒來，一府爲此平安。因修《神宗實録》失實，降職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爲監處州、信州二州酒税。徽宗即立，又以著作郎召入。到任之後，拜爲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官。黨論興起，被諫官管師仁彈劾，出朝爲河中府知府，晁補之修建河橋以便民，百姓畫了他的像供奉在祠堂。徙湖州、密州、果州，於是主管鴻慶宫。還家後，修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而不再仕進，傾慕陶潛的爲人。大觀末年，脱離黨籍，起用爲達州知州，改爲泗州，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温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咏爲《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爲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爲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晁補之才氣飄逸，好學不倦，文章温潤典密，凌麗奇卓的風格出於天成。尤其精通《楚詞》，研究彙集自屈原、宋玉以來賦咏編成《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時，著作《罪言》一篇，大意是要挑選仁厚智勇的官吏爲五管太守，并修整海南各郡的軍備，議事者認爲他通達世務。堂弟晁詠之。

晁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材，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録事，秩

晁詠之字之道，少年時有異材，因蔭恩得官。調爲揚州司法參軍，并没有上任。當時蘇軾爲揚州太守，晁補之任通判，把他的詩文獻給蘇軾，蘇軾説："有才如此，惟獨不讓我見一面認識嗎?"於是以參軍之禮入府拜謁，蘇軾下廳堂挽着他上堂，對在座客人説："這是奇才!"再次考中進士，又中宏詞科，一時傳誦他的文章。任河中教授，元符末年，應詔上書論事，罷免官職。很久之後，任京兆府司録事，任職期滿，提

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點崇福宮。去世，終年五十二歲，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黄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年時性情豪俊，慷慨之情溢於文詞，考進士未考中。志强氣盛，好舉大事而表現突出，讀兵家書籍合於己意。在徐州見蘇軾，爲黄樓作賦，蘇軾以爲他有屈原、宋玉之才。又把他的詩介紹給王安石，王安石也稱他的詩清新似鮑照、謝靈運。蘇軾勉勵他參加進士考試以供養雙親，這纔進士及第，調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年，蘇軾以賢良方正向朝廷推舉他，任爲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升正字，又兼國史院編修官，節日皇上賜以硯墨器幣。

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貶監處州酒税。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紹聖初年，因黨籍得罪，出朝通判杭州。因御史劉拯議論他曾增减實録，貶爲監處州酒税。使臣逢迎權要而要陷害他，窺察他的過失，然而什麽也没有得到，於是以請假寫佛書爲罪名，削職徙郴州，繼而在横州編管，又徙雷州。徽宗即位，復官宣德郎，放還朝廷，到藤州時，出游華光亭，給一位旅客説自己在夢中作的長短句，討水喝，水到後，笑看着水而去世。他生前自己作了挽詞，語句哀傷，讀的人都感到悲傷，終年五十三歲，有文集四十卷。

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秦觀擅長議論，文采華麗而含意深刻。等到他去世，蘇軾聽説後嘆息説："少游不幸死於道路，悲哀啊！世上豈能再有這樣的人呢！"弟弟秦覿字少章，秦覯字少儀，都能作文章。

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嘆之聲。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年時很聰明，十三歲能作文章，十七歲時作《函關賦》，已傳誦於人口。在陳游學，學官蘇轍很喜愛他，因而得以與蘇軾交往，蘇軾也深知他的才華，稱他的文章恢弘質樸，有一唱三嘆之感。

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

二十歲時進士及第，歷任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朝爲太學録，范純仁以館閣之職推薦他參加考試，升爲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在三館任職八

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宫。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

年，以義自守，淡泊自若。升爲起居舍人。紹聖初年，請求任州官，以直龍圖閣爲潤州知州。因黨籍徙宣州，謫爲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即位，起用爲通判黃州，兗州知州，召入爲太常少卿，纔過數月，又出爲潁州、汝州二州知州。崇寧初年，又因黨籍取消職名，主管明道宫。起初，張耒在潁州時，聽到蘇軾的死訊，爲他舉哀穿喪服，論事者以此上告，於是貶爲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處分。五年，得以自便，住在陳州。

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絶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没，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肴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氐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决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益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

張耒儀表俊偉，有雄才，筆力剛健，尤其擅長騷體詞。當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相繼去世，獨有張耒還活着，士人向他求學的很多，分日備酒菜飲食請他。教人作文以理爲主，曾著有文論説："自《六經》以下，到諸子百家騷人辯士的論述，大抵都是把論述作爲寄寓於理。因此學文的端由，要緊的是明理，如果懂文而不追求理，而要求文章工整，世上未曾有過。水從江、河、淮、海流下來，順道而行，滔滔不絶，日夜不止，冲蕩砥柱，斷絶吕梁，在江湖奔放而入海洋，流水舒緩爲漪漣，鼓動爲波濤，激蕩爲風飆，發怒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没，這是水的奇變。水的最初，豈是如此呵！順道而决口，就其遭遇而發生變化。溝瀆小水東頭决口而到西頭涸竭，下流水滿則上游空虚，即便日夜激蕩，要見奇妙，水所能到的，是蛙蛭玩耍而已。像江、河、淮、海的水，是道理通達的文章，不求奇而奇就達到了。激蕩溝瀆而要求水之奇突，這是對於理并没有見解，而要把言語句讀作爲奇突，反復咀嚼，終於也没有，這是文章的鄙陋。"學者認爲這是至理名言。晚年作詩更是力求平淡，效法白居易體，而樂府效法張籍。

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宫。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賦閑已久，家中愈貧，太守翟汝文要爲他買公田，他稱謝不受。晚年爲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建炎初年，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説，遂絶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黄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黄樓，曾子固謂如秦石。

初，游京師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顔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饋，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 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年時刻苦好學，十六歲時，早就以文章謁見曾鞏，曾鞏一見到就認爲他是奇才，稱許他將以文章著稱，當時人還不知道他，留他授以學業。熙寧年間，王安石經學盛行，陳師道心中否定其説，於是斷絶進取的意向。曾鞏典掌五朝史事，能自行挑選下屬，朝廷因陳師道是平民而爲難他。元祐初年，蘇軾、傅堯俞、孫覺推薦陳師道的文章德行，起用爲徐州教授，又因梁燾舉薦，爲太學博士。諫官説他在官時曾越境出南京見蘇軾，改爲教授潁州。又議論他不是進士出身，罷職歸鄉。調爲彭澤令，没有赴任。家中素來貧窮，有時一整天都不做飯，妻子兒女怨怒，他也并不顧及。過了很久，召爲秘書省正字。去世，終年四十九歲，友人鄒浩買棺木安葬了他。

陳師道高潔耿直有節操，安貧樂道。在諸經中尤其精通《詩》、《禮》，作文精深雅奧。喜好作詩，自稱學黄庭堅，達到黄庭堅的高妙處，有人説超過了黄庭堅，然而稍不中意，就把詩燒掉，現存者衹有十分之一。世人衹喜愛誦讀他的詩文，至於他深奥的學問和卓絶的品行，就没有聽説過。曾爲黄樓撰寫銘文，曾子固稱其像秦代石刻。

起初，在京城游歷一年，不曾有一次到貴人門下，傅堯俞想結識他，先向秦觀問他的爲人，秦觀説："此人不是拿着名片、神色低下、到公卿門下伺候的人，大概難以招來。"傅堯俞説："不是有所期望，我要見他，怕他不肯見我，你能告訴陳師道嗎?"知道陳師道貧寒，懷揣着黄金想要送給他，到了之後，聽他的議論，更加敬畏不敢拿出來。章惇在樞密院時，要向朝廷推薦他，也托秦觀請他。陳師道回答説："委屈你寫信，章公將屈降年齡德行，以禮召見我，不知道我怎麽得到這樣的待遇，難道是你曾欺罔章公嗎? 公卿禮不下士，由來久遠了，然而特爲今日見到而且是我親身所遇，是莫大的榮幸。我雖然不足以列入士流，還是應當從你之後，作爲順從的百姓來諷咏以成全章公的名望，然而先王的制

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絶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度，士不獻致禮物而做臣下，則不能見王公，這是完成禮的行爲，而這樣做的流弊一定發展到自我出賣，因此先王對於士人開始去見王公要求謹慎用來防止流弊，因而作爲士人世代相守。我師道於章公而言，前有貴賤尊卑的差别，後無平生相識的舊交，章公雖然可以去見，但是禮可以丢掉嗎？况且章公召見我，大概是因爲我能持守這一點點禮，如若昏昧冒犯禮法大義，聽見召命就跑上門去，則失掉召見我的本意，章公又取得什麽呢。雖然如此，衹要有一點禮，有幸章公他日功成名就辭了公事，束巾東歸之時，師道當馭緩行馬，乘短轂車，在東門外等候章公，尚未爲晚。"等章惇作了宰相，又向他致意，但始終不去。在潁州做官時，蘇軾爲知州，另設一席款待他，想讓他加入門下弟子中，而陳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的話，他自守操節如此。

與趙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陳師道與趙挺之爲連襟，一向厭惡他的爲人，一次正值參加郊祀禮，非常寒冷，身上没有綿衣，妻子到趙挺之家去借，陳師道問出從何而來，脱下衣服，不肯穿，因此得了寒疾去世。

李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黄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别軾，將客游四方，以蔵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致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閲其所著，嘆曰："張耒、秦觀之流也。"

李廌字方叔，祖先從鄆州遷徙到華州。李廌六歲成了孤兒，能奮發自立，稍微長大，以學問著稱於鄉里。在黄州拜謁蘇軾，獻文章請求指教。蘇軾稱他的筆墨像波濤翻騰，有飛沙走石之勢，摸着他的後背説："你的才華，可以抵過萬人，如再有高尚的節操，就没有什麽能阻擋了。"李廌拜了兩拜，受教於門下。但家中一向貧寒，三代都没有落葬，一天晚上，撫着枕頭流淚説道："我學的就是忠孝，然而親人却未落葬，爲什麽還學呢！"早晨告别蘇軾，將遠游四方，了結他的心事。蘇軾解衣相助，又作詩來鼓勵高風亮節者。從此不過幾年，他把歷代先人的三十餘副靈柩都收集來，歸葬於華山下，范鎮爲他刻墓碑贊美。從此更是閉門讀書，又過了幾年，再次去見蘇軾，蘇軾看了他的著作，贊嘆説："是張耒、秦觀之流。"

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

李廌由家鄉推舉到禮部考試，蘇軾掌管貢

賦詩以自責。吕大防嘆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嘆，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爲悚。中年絶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

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貸，當時韙其言。

舉，遺漏了他，蘇軾作詩自責。吕大防嘆息説："有關部門考試，竟失去如此奇才！"蘇軾與范祖禹商量説："李廌雖在山林，他的文章却有錦衣玉食的氣概，拋棄奇寶在路旁，是前人嘆息的憾事，我輩怎能無動於衷呢！"要一起向朝廷推薦他，不久，兩人相繼離京，没有推薦成。蘇軾死後，李廌爲之哀慟，説："我愧不能爲知己而死，至於以師禮殷勤侍奉，豈敢以生死爲隔！"於是到許、汝之間，卜選墓地給蘇軾後代，作文章祭蘇軾説："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歸萬古英靈之氣。"詞語奇偉壯麗，讀後令人震撼。中年後絶意於仕進，稱潁州爲人物聚居之地，從此定居在長社，縣令李佐以及鄉人買宅安置他。去世時五十一歲。

李廌喜好談論古今治亂之道，條理通暢深入，明辯而符合事理。在喧騰倉促之間如不經意一般，傲然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時朝廷徵求直言論事，他獻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上《兵鑒》二萬字議論西部邊事。朝廷擒獲羌酋首鬼章，將要處决，李廌深刻陳述其利弊，認爲殺了鬼章没有好處，希望加以寬大，當時輿論認爲他説得很正確。

劉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涣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涣，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涣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

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閲月皆歸之。謁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親劉涣字凝之，爲潁上令，因性情剛直不願事奉上級，棄官而去。在廬山南安家，時年五十歲。歐陽脩與劉涣，是同年進士，認爲他的節操高尚，作《廬山高》詩來贊美他。劉涣在廬山住了三十多年，家徒四壁，以稠粥爲食，却游心於塵世之外，超然無憂，無疾而終。

劉恕少年時聰明，讀書過目不忘。八歲時，有位客人説起孔子没有兄弟，劉恕應聲説："以其兄之子妻之。"滿座客人都很驚異。十三歲時打算參加殿試，從别人處借來《漢書》、《唐書》，過了一個月都歸還。謁見丞相晏殊，晏殊問事，反復問答，晏殊答不上來。劉恕在鉅鹿時，被召到公府中，以重禮相待，讓他講解《春秋》，晏殊親自率領官屬去聽。不到二十歲時，考進士，

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説，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强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

當時有詔令，能講解經義的進士專門奏上姓名，符合詔令的纔數十人，劉恕以《春秋》、《禮記》應對，先列舉注疏，再引用先儒異説，最後用自己的見解斷定，一共二十個問題，回答都正確，主司很驚異，選拔他爲第一名。其他文章也得了高等，但廷試却不合格，再下國子監試講經，又得了第一，於是被賜予進士及第。調任鉅鹿主簿、和川令，揭發强暴懲處隱惡，當時有才幹的官吏也自以爲不及他。劉恕爲人重義氣，急於履行承諾。太守獲罪被彈劾，屬下官吏也都牽連下獄，惟有劉恕憐恤太守的妻兒，如同自己的骨肉，又當面斥責轉運使苛刻嚴酷。

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説，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爲精詳。

劉恕非常愛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起，下至周顯德末年，從紀傳之外直到私記雜説，無所不覽，上下數千年間，無論大小事情，瞭如指掌。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英宗命他挑選館閣英才一同編修。司馬光應對説："館閣文學之士的確很多，至於説到專精史學，臣能知道的，惟有劉恕而已。"於是召劉恕爲局中僚屬，遇到史事紛亂難以理清時，就委付劉恕編定。劉恕對於魏、晉以後的歷史，考證差錯，最爲精當詳實。

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毁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王安石與劉恕有舊交，要安排他在三司條例司。劉恕以不熟悉錢糧財政爲由推辭，就此説到天子正在托付你大政，應弘揚堯、舜之道以輔佐聖明君主，不應以謀利爲先。又逐條陳述更改的法令不合衆心之處，勸説王安石恢復舊制，甚至當面指責他的過錯，王安石發怒，面色如鐵，劉恕却毫不屈服；有時在衆人面前，直言王安石的過失無所迴避，於是與王安石絶交。當時王安石正得勢，呼吸之間即成禍福，高談闊論的士人，起初不贊同而最終却依附王安石，當面贊譽而背後詆毁，口是而心非的，比比皆是。僅有劉恕奮不顧身，直指其行事，得失之處都不隱瞞。

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修書，病亟乃止。官

司馬光出朝爲永興軍知軍，劉恕也因爲雙親老邁，乞求監南康軍酒税以就近贍養，允許他以本官繼續修書。司馬光判西京御史臺時，劉恕請求去見他，留住數月後回去。在道上中風痙攣，右邊手足殘廢，然而苦學如故，稍作休息，就接

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

着修書，病重纔停止。官至秘書丞，去世，終年四十七歲。

恕爲學，自曆數、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

劉恕治學，從曆數、地理、官職、族姓以至前代公府檔案，都用來查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親自去讀并抄録下來，幾乎廢寢忘食。陪同司馬光游覽萬安山時，道旁有一石碑，讀後，是五代列將之碑，別人都不知道姓名，劉恕却能説出他的生平事迹，回去後查驗舊史，確實如他所説。宋次道爲亳州知州，家中有很多藏書，劉恕遠道而來借閲。宋次道每日準備飲食盡主人之禮，劉恕説："我不是爲這個而來的，這樣很耽誤我的事情。"把這些事都省去。獨自關在閣中，晝夜口讀手抄，停留十天，看完藏書離去，爲此眼睛視物不清。著有《五代十國紀年》以仿照《十六國春秋》，又選取太古以來到周威烈王時的史事，《史記》、《左氏傳》所没有記載的部分，著爲《通鑑外紀》。

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强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説，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賫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劉恕家中素來貧寒，無力以美好食物奉養雙親，却絲毫不胡亂向人索取。從洛陽南歸時，正是冬季，没有禦寒的行裝。司馬光送給他衣襪以及墊褥，他辭謝不受，强行送給他分別，走到潁州時，他把司馬光贈送的東西都包起來送還。劉恕尤其不信佛教之説，認爲必定没有此事，曾説："人生如居旅舍，一物不可缺，離開時即抛棄了所有的東西，豈能帶着自隨呢。"好説別人的壞處，常自訴平生有二十處過失、十八種短處，作文章以自警，但也終生未能改正。

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録其勞，官其子羲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奥，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早死。

死後七年，《通鑑》修成，追録他的功勞，録其子劉羲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劉和仲，有超群的才華，作詩清麗深奥，刻意要自成一家，作文章傾慕石介的風格，有豪俠之氣，也是早死。

王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尉、衛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任江都尉、衛真主簿、天台令，棄職跟從王安石學習，很久以後，無法供給妻兒衣食，又調南康主簿，不久又棄官而去。好讀書學習刻苦，寒暑或公務在外時都手不釋卷，所在之地的學者都向他求學，來往常有數百人。王安石當政時，王無

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咎到京城，士大夫多與他交往，曾擇鄰以便考經質疑。然而與人很少合得來，常閉門研究讀書，但獨不違逆王安石的言論。王安石上章舉薦他的文章德行齊備，安貧樂道，却久棄不用，詔令任爲國子直講，任命没有下達就去世了，終年四十六歲。

蔡肇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户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户部、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逾月，以草御史幸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宫。會赦，復之，卒。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作文章，最擅長詩歌。最初事奉王安石，被器重。又跟蘇軾交游，聲譽更加顯揚。進士及第，歷任明州司户參軍、江陵推官。元祐時，任太學正，通判常州，召入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年，入爲户部、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官議論他的學術反覆無常，出朝爲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政時，引薦爲禮部員外郎，升起居郎，授中書舍人。在此之前，考試三道題，都是以宰相上馬的時間爲限，蔡肇提筆片刻寫成，不加潤飾，張商英讀後擊節贊賞。纔過了一個月，因起草御史幸義責詞不稱旨意，罷官爲顯謨閣待制、任明州知州，言官又奏論他包藏異意，非議太學認爲不應設立，被奪職，提舉洞霄宫。趕上大赦，又復職，去世。

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説》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户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説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甿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奸，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幼年時，非常俊逸機敏。有關部門正以詩賦取士，李格非却在經學上下功夫，著《禮記説》有數十萬字，就此考中進士。調冀州司户參軍，試任學官，任鄆州教授，太守因他貧寒，想讓他兼任别職，他推謝不受。入朝補太學録，再轉博士，以文章被蘇軾賞識。曾著《洛陽名園記》，稱"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後來洛陽被金占領，人們認爲他有遠見。紹聖時設局編元祐章奏，任命李格非爲檢討，他不赴任，違反宰相之意，任爲通判廣信軍。有個道士預言禍福有時言中，外出必定乘車，世人被他迷惑，李格非在道上遇見他，喝令左右人捉出車中的道士，歷數他的奸邪，杖責後逐出境外。召入朝爲校書郎，升爲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因黨籍被罷官。去

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

世，享年六十一歲。

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

李格非苦心鑽研詞章，筆鋒勇往直前，無論難易可否，筆力絲毫不滯澀。曾說："文章不可以苟且而作，不貫注誠意，文章即不精到。晉人會寫文章的很多，到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出於肺肝，於是遠超晉人之上，是因爲精誠所至。"

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妻王氏，是王拱辰的孫女，也善於寫文章。女兒李清照，詩文尤其爲時人稱譽，嫁給趙挺之的兒子趙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吕南公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并。

吕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無書不讀，作文章不肯用陳辭濫調。熙寧時，士人正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學，剽竊補拆臨摹之術大行，吕南公不願追逐流俗所好，第一次禮部考試不中，從此隱退築室灌園，不再把仕進放在心上。更努力著書，并借史筆來褒善貶惡，於是把自己的齋室命名爲"衮斧"。曾說士人一定要不斷錘煉文字，則文章不可以不用心，如果意有餘而文氣不足，則如被人訴訟，心中未免不虛，理未免不直，然而如果理屈，則無助於辭而已。自有書籍以來，特立獨行之士，没有不善於作文章的。士人不欲立志就罷了，如有立志之意，那麼文章怎麼可以卑陋淺薄地寫作呢？因此決然盡心爲文，想要與古人相并列。

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元祐初，設十項科目選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吕南公讀書作文，不從流俗，安貧守道，志向追及古人，能勝任師表科，當時的廷臣對他也多有稱贊。議論要委任他官職，没來得及任命就去世了。他留下的文集稱《灌園先生集》，流傳於世。

郭祥正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熙寧中，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親夢見李白而生下他。小時候有能作詩的聲譽，當時梅堯臣正揚名一時，見到他後贊嘆說："有如此天才，真是太白的後身！"考中進士，熙寧時，爲

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爲小臣所薦，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武岡縣知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當時王安石當政，郭祥正奏請天下大計應專聽王安石處理，有異議的，雖爲大臣也應當貶黜。神宗看到奏書後很奇異，一天問王安石說："你認識郭祥正嗎？他的才幹似乎可以任用。"又拿出他的奏章給王安石看，王安石耻於被小臣舉薦，因而極口說郭祥正没有操行。當時郭祥正跟隨章惇檢查新法，聽説之後，就以殿中丞之職退休。後又復出，通判汀州，任端州知州，又棄官而去，隱居在縣中青山，去世。

米芾

米芾字元章，吴人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

米芾字元章，吴人。因其母在藩邸侍奉宣仁后的舊恩，補爲浛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任太常博士，無爲軍知軍。召入爲書畫學博士，賞賜在便殿問對，獻上他兒子米友仁所作的《楚山清曉圖》，擢升禮部員外郎，出朝爲淮陽軍知軍。去世，終年四十九歲。

芾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爲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仿《黄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内所藏，人以爲寵。

米芾爲文奇特，不蹈襲前人軌迹。於書法尤爲精妙，筆體堅勁飛騰，得到了王獻之的筆意。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尤其精於臨摹，以致亂真不能辨識。又精於鑒定，遇到古代器物書畫就竭力求取，必定得到之後纔罷休。王安石曾摘他的詩句寫在扇上，蘇軾也喜愛稱譽他。冠服效仿唐人樣式，風度閑散，吐音清晰流暢，所到之處被人圍觀。好潔成癖，以致不與人同用巾服器皿。行事怪異，時常被人傳笑。無爲州治所有一塊巨石，形狀奇醜，米芾見後大喜説："此石足以讓我拜！"於是齊整衣冠而拜，稱巨石爲兄。又不迎逢世人，因此仕途多難。曾奉詔仿《黄庭》小楷寫周興嗣的《千字韻語》。又曾到宣和殿觀看宫内所藏器物，人們認爲他很榮耀。

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兒子米友仁字元暉，好學愛古，也擅長書畫，世稱小米，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縣。崇寧中，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進士及第，歷任莆田主簿、廬江縣知縣。崇寧時，任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劉詵通曉

理丞，大晟府典樂。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宫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財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聲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説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吕聲協。”命取大晟鍾扣之，果應。又曰：“鍾擊之無餘韵，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四少卿，纂《續因革禮》，卒。

音律，曾奏上歷代雅樂沿革及宋製作雅樂的要旨，因此委任他掌管樂事。又上言：“《周官》大司樂禁止淫聲、慢聲，大概是孔子所謂排斥鄭聲。如今燕樂的音，失於高昂急促，曲調的詞，甚至於鄙陋俚俗，恐怕不足以召來祥和。宋，是火德，音樂崇尚徵音，徵調不可缺，我查考古制，用十二律與七聲相配，調出正徵一調，希望陛下裁决采用。”徽宗説：“你説得對，五聲缺一不可，《徵招》、《角招》是君臣相悦的音樂，這正是我想要聽而没有人説到的，你當爲我掌管此事。”後來在宫中找出二座古鐘，詔令執政召劉詵在都堂擊鐘，劉詵説：“這二座鐘與現今太簇、大吕聲調相協。”命令取來大晟鐘敲擊，果然和諧。劉詵又説：“擊鐘而没有餘韵，不如石聲，《詩經》所説的‘依我磬聲’，是説磬聲清正穩定。”又取來磬與鐘合擊，聲音更加和諧。又歷任宗正、鴻臚、衛尉、太常四寺少卿，編有《續因革禮》，去世。

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人以爲孝感。

劉詵服母喪時完全合乎禮，有一對靈芝長在他母親的墓旁，人們認爲是孝義所感應。

倪濤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丱角能屬文，博學强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軍教授。入爲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勛、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争先决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邪！”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朝城縣酒税，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少年時就能作文章，博學强記。十五歲時，太學考試得第一，於是選拔爲進士，調廬陵尉、信陽軍教授。入朝爲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勛、左司員外郎。朝廷議論在燕雲用兵之時，大臣争先出謀劃策，都爲保住自己的官位打算，心裏都知道不可以用兵，却没有一個人敢説出口，惟有倪濤説不能這樣做。并説：“景德以來，遼守約不再侵犯邊境，盟誓尚在，不能背棄。天下太平已久，士兵不熟悉戰事，軍中儲備又不足，不要輕率議兵而給後人留下隱患。”王黼大怒説道：“你竟敢敗壞軍事！”於是言官奏論他造謡惑衆，貶監朝城縣酒税，再徙茶陵船場。去世，終年三十九歲。死後第二年，金人侵犯朝廷，朝廷想起倪濤以前的話，録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官。有《雲陽集》流傳於世。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録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删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絶，此真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進士及第，歷任南康、長垣尉，泗州録事參軍，因陸佃舉薦任中書門下後省删定官、御史檢法。好古博學，擅長作詩，能識很多奇字，從夏、商以來的鐘、鼎、尊、彝，都能考定出年代，辨别落款題識，聽說有精品，不惜用去千金。紹聖末年，朝廷得到玉璽，下令禮官學者們辨認，每個人的説法都不一樣，李公麟説："秦璽用藍田玉，如今此玉色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紋飾，刻有'帝王受命之符'，玉質非常堅硬，不用昆吾刀、蟾肪刻不出來，雕法絶妙，此璽正是秦李斯所作無疑。"以此爲定論。

元符三年，病痹，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岩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愷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黄庭堅謂其風流不减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元符三年，得了風濕症，於是退休。告老還鄉後，放游於龍眠山岩壑之間。很擅長作畫，自己畫了《山莊圖》，傳爲世之珍品。描畫人物尤其精妙，行家認爲僅次於顧愷之、張僧繇。襟懷超逸，名士交相贊譽他，黄庭堅稱其風流不減古人，然而因畫名所累，故此世人僅知道他的畫藝而已。

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錢塘人。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之，命侍臣讀於邇英閣，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逾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

周邦彦字美成，錢塘人。放達超逸少於檢點，不被州里人推重，而博覽百家之書。元豐初年，游歷京城，獻《汴都賦》一萬多字，神宗認爲與衆不同，命侍臣在邇英閣誦讀，召他前往政事堂，從太學諸生一次命爲太學正，五年没有遷職，更加盡力於辭章。出朝爲廬州教授，溧水縣知縣，回京後任國子主簿。哲宗召來問對，讓他讀以前所作的賦，任爲秘書省正字。歷任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爲河中府知府，徽宗想讓他完成禮書，又留在朝中。一年後就任隆德府知府，徙明州，入朝授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不久，爲順昌府知府，徙處州。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宣奉大夫。

邦彦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韵清蔚，傳於世。

周邦彦喜愛音樂，能自己譜曲，作樂府長短句，詞韵清麗華美，流傳於世。

朱長文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吴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閲古，吴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耻，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吴人。不到二十歲，考中進士乙科，因足疾不肯試任官職，建屋樂圃坊，著書考查古事，吴人被他的賢德感化。長官到任，無不先造訪請教，與他共同謀劃政務所急，士大夫經過此地以不到樂圃坊爲耻，名動京城，公卿中很多人都舉薦他代替自己。元祐時，任家鄉教授，召爲太學博士，升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年去世，哲宗知道他很清廉，贈絹百匹。

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説。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虚文哉！"蓋立志如此。

有文章三百卷，《六經》都有辨説。又著《琴史》，自序大略説："朝廷成就太平之功，制禮作樂，同商、周之盛，這部書，豈能是虚文啊！"其立志如此。

劉弇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峩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守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以疾卒于官。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聰明，每日讀書一萬多字。元豐二年進士及第，又考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嘉州峩眉縣知縣，改太學博士。元符年間，在南郊祭祀，劉弇獻《南郊大禮賦》，哲宗讀後感動，認爲是司馬相如、揚子雲復生，任爲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任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官，因病在任上去世。

弇少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鏟剔瑕纇，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劉弇小時候就嗜酒，不拘小節。作文章務必剔除瑕疵，卓越奇特。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爲之作序稱"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繼承韓文公正統，從此爲一代儒者宗主，繼承歐陽文忠公的是劉弇"。對他如此推重。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第二百四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趙蕃(附)

陳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

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

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

陳與義字去非，祖先住在京兆，從曾祖陳希亮時纔遷到洛陽，因此爲洛陽人。陳與義天資卓越，少年時已能作文章，招來名譽，同輩人對他很恭敬，没有人敢與他相抗。政和三年上舍甲科及第，授開德府教授。多次升官爲太學博士，升符寶郎，不久被貶監陳留酒稅。

金軍入侵汴京，高宗南遷，陳與義就到襄漢避亂，經過湖湘，翻越嶺嶠。長久之後，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到了皇帝所在地。升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授吏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閣直學士爲湖州知州。召爲給事中。辯駁議事詳實得當。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入，正碰上不喜歡陳與義的宰相，又任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到平江，十一月，授翰林學士、知制誥。

七年正月，任參知政事，以道德爲師法來輔佐朝廷，務必尊崇君主威望來振作綱紀。當時丞相趙鼎上言："很多人稱中原有可圖的形勢，應當就此進兵，否則來日會後悔今日失去時機。"皇上說："如今太上皇靈柩與太后、淵聖皇帝都没有回來，若不與金人議和，就没有回來的機會了。"陳與義說："如果議和成功，豈不勝於用兵，萬一不成，則用兵不可避免。"皇上說："是

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

這樣。"三月，跟從皇帝到建康。第二年，扈從皇帝回到臨安。陳與義因病請求退職，又以資政殿學士爲湖州知州，在殿上向皇帝辭別，皇帝慰問他很優厚，於是請求離職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去世，年四十九歲。

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陳與義莊嚴恭敬，不苟言笑，平時雖謙恭待人，内心却剛直不可觸犯。他向朝廷舉薦賢士，退朝後從不向人提起，士人因此都很稱贊他。尤其擅長作詩，狀物寄興，清邃曲折，高遠氣盛，在陶、謝、韋、柳之間。曾作《墨梅》，徽宗很贊賞，以此得以受皇上賞識。

汪藻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時聰明過人，入太學，進士考試及第。調爲婺州觀察推官，改爲宣州教授，升任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

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閒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

徽宗親自作《君臣慶會閣詩》，群臣都唱和進呈，惟有汪藻的和詩，衆人都比不上。當時胡伸也以文章知名，人們稱爲："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不久任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兩次遷升任著作佐郎。當時宰相王黼與汪藻是同舍生，平素不和，因此汪藻出任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閑置八年，王黼在任時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黄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

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兩次遷升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登基，召試中書舍人。當時朝廷在揚州，汪藻多次奏議朝政，宰相黄潛善厭惡他，於是找了一個理由，把汪藻貶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第二年，又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升爲給事中，升兵部侍郎兼侍講，授翰林學士。皇帝把自己所用的白團扇，親筆寫上"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賜給他，大臣們都很羡慕。

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賄結權倖，

當時朝廷多事，詔令多出自汪藻之手。曾奏論大將擁有重兵，漸漸形成内輕外重之勢，并且陳述對待將帥的三種辦法，十年後終於像他的計策所言。又説："崇寧、大觀以來，用財物巴結

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鐫褫，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

紹興元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顔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録。今逾三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别設外局，乃已。郡人顔經投匭訴其斂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有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

秦檜死，復職，官其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録》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録，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

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怲、懔、憘。

權臣，奉承宦官，參與開邊誤國，得到職名從觀文殿大學士直到直秘閣、官到銀青光禄大夫的人，近來稍被削職，而建炎時廣施恩典，又被甄别復職，何不依據國初法令，到中大夫爲止。”

紹興元年，任龍圖閣直學士、湖州知州，因顔真卿盡忠唐朝，曾守衛此地，汪藻上奏乞求表彰，詔賜爲顔真卿建忠烈廟。又説：“古代有國必有國史，因此書寫榻前議論的辭令，則有時政記，記録殿堂史官見聞實況，則有起居注，分類編輯，稱爲日曆，修定成後，稱爲實録。如今已過了三十年，不編日曆，用什麽示以來世之人呢？乞請在我所轄州府，准許我訪尋舊有文書，纂集元符三年以來詔旨，爲日曆做準備。”詔書同意。當時史館已開設，修撰綦崇禮上言不必另設外局，於是作罷。州人顔經投訴汪藻多買軍糧，於是被降級停官。起用爲撫州知州，御史張致遠又議論此事，於是給予宫觀官。六年，修撰范冲上言：“日曆，是國家大典，曾詔令汪藻纂修，又被中止，恐怕從此文獻散佚，應當令汪藻乘此閑官之時就便完成前事。”詔令賞賜以史館修撰餐費，由汪藻自己徵集部屬編輯。八年，獻上所編之書，從元符三年至宣和七年詔旨，共編成六百六十五卷，汪藻再次進官，他的屬下鮑延祖、孟處義都提升官級。汪藻升爲顯謨閣學士，皇帝派使臣賞賜茶藥。不久爲徽州知州，一年後徙宣州。言官奏論汪藻曾作蔡京、王黼的門客，被奪職居住永州，多次赦免都未被寬赦。二十四年，去世。

秦檜死後，汪藻追復官級，授他的兩個兒子爲官。二十八年，《徽宗實録》修成，右僕射湯思退上言汪藻曾纂編詔旨，修實録時，十之七八取自此書，對修成實録有很大幫助。詔令贈端明殿學士。

汪藻顯達三十年，却没有房屋居住。博覽群書，年老後還是手不釋卷，尤其喜愛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擅長作對偶的辭句，著述很多，他所起草的詔令，多爲人傳誦。有六個兒子：汪恬、汪恪、汪憺、汪怲、汪懔、汪憘。

葉夢得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好學早成，多知前人言行，談吐娓娓不窮。紹聖四年，進士及第，任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因蔡京舉薦，召入問對，説："自古帝王治國，廣狹大小，規模各不相同，然而一定先從治心開始。如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弊，人才有邪正，民情有喜憂，以上四方面，是治國的大事。如果不先治心，就可能被財利誘惑，或者被聲色所害，這樣一來，安危、利害、邪正、喜憂，未嘗不顛倒易位，還怎麽能建立功業呢?"皇上認爲他的看法超於衆人，特升祠部郎官。

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内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

大觀初年，蔡京再次任宰相，以前被廢止的法令制度恢復實施，葉夢得上言："《周官》記載太宰告訴皇帝用八種手段駕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是君王的事，太宰告訴君王却不能自行擅權。事情不過是可行或不可行二種而已，認爲可行而又出於陛下之意，則前日不應廢除，認爲不可行而又非出於陛下之意，則今日不可恢復。如今徒然以大臣進退朝廷爲可否，難道是陛下心中不清楚嗎?"皇上高興地説："近來大臣多依附勾結，惟獨你的話没有觀望。"於是任起居郎。當時執政者喜歡稍有一點才能，葉夢得説："自古用人必先分辨賢能。賢，稱有德者，能，稱有才者，所以先王常使德勝過才，不使才勝過德。崇寧以來，在朝内祇選議論與朝廷相同者爲品性純正，在朝外祇選取推行法令迅速者爲幹練，還没有聽説過才器學識可任重、見識度量有遠見者，受到表彰。恐怕是過於重視才，希望如今用人以德爲先。"

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内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彦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

二年，多次升官爲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結爲朋黨的弊端，集中表現在重視朝官而輕視地方官，而且請求先於衆人補任州職。蔡京最初想讓童貫宣撫陝西，攻取青唐。葉夢得見到蔡京問道："祖宗時，宣撫使都是現任執政，文彦博、韓絳因此在軍中拜相，却没有讓宦官擔任的。元豐末年，神宗要任命李憲，即使王珪也能勸諫，

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濫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然卒用貫取青唐。

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内，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鏹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彦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户。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悦。戩、彦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宫，自是或廢或起。

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户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顔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

這都是相公所親見的。前時皇帝倉促授童貫爲節度使，天下人都知道不合祖宗法度，這已不能挽回。如今又委以執政之任，讓他攻取青唐，如何向衆人交待呢？”蔡京面有愧色，但最終還是讓童貫攻取青唐。

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汝州知州，不久被罷去職名，提舉洞霄宫。政和五年，起用爲蔡州知州，恢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散發常平倉糧食賑濟人民，常平使者劉寄厭惡他。宦官楊戩當政，劉寄搜括部内，得到常平錢五十萬緡，請買粳米運到後苑以討好楊戩。楊戩派他的屬下取來御筆，責成潁昌府糴米的品種應和蘇州的一樣。葉夢得上疏竭力陳述潁昌地力與東南不同，希望用本地品種，不回答。當時鄰近的州糾集百姓交納錢款到京城買糧，百姓怨聲載道，惟有潁昌賴有葉夢得得以免除。李彦搜括公田，因被狡吏告發，於是没收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有八百户到府中控訴。葉夢得奏上此事，捕捉奸吏查辦，郡人非常高興。楊戩、李彦都非常惱怒，葉夢得不久即提舉南京鴻慶宫，此後有時被罷官有時被起用。

高宗暫駐揚州時，升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任户部尚書。論述“對敵計策有三，爲形、爲勢、爲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糧草、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地形堅固則可以恃以防守，勢强大則可立事，氣振作則可以利用，這樣敵人都在我掌握之中了”。因而請求皇上南巡，以長江爲天險，以備不測。又請求任命大臣爲宣總使，一位在泗上，總領兩淮及東面的軍隊待敵；一位在金陵，總領江、浙路以備撤退護衛。奏疏没有得到回答。

不久皇帝到杭州，升尚書左丞，上奏監司、州縣擅自設立軍期司搜斂民財，應廢止。皇上告諭軍隊、糧食二事最重要，當選大臣分別掌管。門下侍郎顔岐、杭州知州康允之都恨葉夢得，他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和，正趕上有州民訴訟葉夢得過失，皇上因他精於理財，於是任爲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專職管理户部財用，充車

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户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

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皋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

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

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柘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

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

駕巡幸頓遞使，辭謝不受，回湖州。

紹興初年，起用爲江東安撫大使兼建康府知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當時建康荒凉破敗，兵不滿三千。葉夢得上奏請求移統制官韓世清率軍屯駐建康，崔增屯駐采石，閻皋分守要害。正值王才投降劉豫，領兵侵犯，葉夢得派使臣張偉勸説王才投降，并把他的兵卒分散到各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表面上接受朝廷命令，私下却與劉豫勾結，葉夢得對他們講明福禍所在，他們都聽命。等到劉豫入侵，陳卞打敗了他，齊軍連夜逃走。

八年，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建康府知府、行宫留守。又上奏江防措施八條：一、整飭邊防守備，二、分布駐地，三、把守要害，四、管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嚴明偵察，七、籌措積蓄，八、責令官吏死守。又上言建康太平池州爲要害關口、江北可以渡江的地方有十九處，希望聚集民兵，把守要害，命令諸將審度敵情，合力進討。

金都元帥宗弼侵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拖延没有發兵，葉夢得去見張俊，請他馬上出兵，説："敵人已過含山縣，萬一金軍攻下和州，長江就保不住了。"張俊督促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守昭關。第二年，金兵又一次入侵，攻至柘皋，葉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人，分别占據長江渡口，派他兒子葉模帶一千人防守馬家渡，金兵不能渡過長江而離去。

起初，建康屯兵每年花費八百萬緡錢，八十萬斛米，榷貨務的收入不够支出。此時，禁軍與各路兵都在此聚集，葉夢得兼總領四路漕運籌措供給糧餉，軍中用度不缺乏，因此各將帥能全力應戰。詔令葉夢得加官觀文殿學士，移爲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撫使。

海寇朱明猖獗，詔令葉夢得帶御前將士從小路前往鎮壓，或者招降或者捕獲，或引誘他們自

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吴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撰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

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

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曆，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

武功大夫蘇易轉横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

相殘殺，平定了五十多夥强盜。然而與監司意見多有不合，上奏乞求告老還鄉，特旨升一級官階，提舉臨安府洞霄宫。不久授崇信軍節度使退休。十八年，在湖州去世，贈官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因外祖父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蔭，補蘇州吴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因上書論事被罷職回鄉。起用爲泗州臨淮縣知縣，多次升官爲將作監丞，近臣以著述之才舉薦他，改爲著作佐郎。宣和二年，獻頌文，賞賜上舍出身，任禮部郎，因病告老，没等批覆就回鄉了。

建炎年間，爲太常少卿，秀州知州。正值皇帝到秀州，賜問對。程俱上言："陛下德行日新，政事日興，賞罰分明，上順天意，下合民心，則趙氏安定而國家鞏固；不然，則國家危而天下亂，這是絲毫不相容的。"高宗嘉許采納了他的意見。金兵南渡，占據臨安，派兵攻破崇德、海鹽，并傳檄文勸諭宋投降。程俱率領部下棄城保衛華亭，留下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令程俱押送金帛趕赴皇帝所在地，到了之後，因病請求回鄉。

紹興初年，開始設秘書省，召程俱任少監。上奏編修日曆，秘書省正副長官得以參預修纂，自程俱開始。當時諸事草創，各部文書一概簡省記載，程俱取三館舊聞，編輯成書，取名《麟臺故事》進上。升中書舍人兼侍講。程俱説："國家的患害，在於論事的人不敢説盡實情，當權的人不敢擔負責任，言論有用和不用，事情有成功失敗，原因本來就不一樣。如今言論不合就被排斥，事情不諧就追咎倡議者，所以雖有陳平的智慧，却不敢像陳平那樣請求用黄金設反間計；勇敢如藺相如，不敢像藺相如那樣完璧以抗争秦國；精於理財如劉晏，也不敢説理財以供給軍糧。如果人人不敢管事，不敢竭盡謀劃，那麽在危難之時，與誰恢復國家版圖呢？"

武功大夫蘇易轉武臣階官，程俱議論説："祖宗的法制，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這些都是按次序遷轉

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横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禄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禄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横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觖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

的官。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横行，不在考核遷轉的行列，任命這類官職都頒發特旨。因此元豐改制規定，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禄官，改爲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惟獨不用寄禄官改换的原因，是有深意的。政和年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於是與武臣階官一起改爲轉官等級，大概是因爲當時有關部門不熟悉典故，以開僥幸之門。自從改使臣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到皂隸，轉爲武階官的，數不勝數。而且文臣所謂的庶官，轉官不能超過中大夫，而武臣就能超過皇城使，這是什麽道理！官職輕重取决於朝廷，朝廷應重視愛惜官職，不胡亂授人，則官職重；否則就輕，輕則得到官職的人不以爲是恩典，没有得到的人常懷怨恨，這是安危治亂的關鍵。"

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

徐俯爲諫議大夫，程俱駁回，認爲："徐俯雖然才高氣豪，但閲歷尚淺，以前任省郎，很快就任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還没有這樣做過。從前唐元稹任荆南判司時，忽然從宫中發出詔令，召爲省郎，就任知制誥，於是朝中喧嘩，當時稱是監軍崔潭峻引薦的。最近聽到外面傳言，徐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被稱爲警句。我恐怕外人以此爲疑，有損聖德。陛下確實賞識徐俯，姑且把他所應得的官職任命他。"未回答。二日後，言官奏論程俱以前棄守秀州城，罷免爲提舉江州太平觀。過了很久，任徽猷閣待制。

俱晚病風痹，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録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奥，爲世所稱。

程俱晚年得了風痹症，秦檜舉薦他掌管史事，任提舉萬壽觀、實録院修撰，使他免於朝拜參見，程俱堅决推辭不赴任。去世時，享年六十七歲。程俱在中書門下省時，對於所下詔令自己有所不安的，必定反覆議論，絲毫不害怕迴避。他的文章典雅深刻，爲世人所稱道。

張嵲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選上舍生考試録取。調任唐州方城尉，改爲房州司刑曹。劉子羽把他推薦給川、陝宣撫使張浚，徵召爲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因母親得病離職。

事，以母病去官。

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鋭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

紹興五年，召入問對，張嵲上疏説："金兵去年冬季深入我境，王師屢次奏捷，一時連夜逃遁，金有自取敗亡之道，并非我僥幸得勝。如今士氣漸振，乘着鋭勢而利用，原本没有什麽不可。然而兵疲民勞，如果就此進取，似乎不可能如此急促。我認爲爲今之計，應當修築城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建屯田作爲長期戍守的基礎，整備舟船以守長江的險要，以我的常備，待敵的變化。又荆、襄、壽春自古爲重鎮，敵人侵犯，多由此經過。希望迅速選擇良將强兵，戍守此地，以加强上游的防守。"召入考試，任秘書省正字。

六年，地震。嵲奏："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

六年，發生地震。張嵲上奏："近年以來，賦税繁重，徵斂百出，流離失所的人死於溝壑，農民失去家業，地震的異兆，大概是由此所致。希望深思災變的原因，修補政事的闕失，使百姓安定。"

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嵲因對言："吴、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吴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

七年，升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升著作郎。張嵲因而對答説："吴、蜀，是唇齒相依的形勢。蜀離朝廷遠，如今没有元帥已經一年了。蜀的利弊所在，我大略知道。忠勇的人，使他抵禦外侵則可，至於撫恤百姓，則不能辦到。應在前任宰相執政大臣中，挑選可以任川事者予以委任。然而川蜀事關國家的利害，非選任心腹之大臣不可，如今需儘早挑選出一位賢臣擔任宣撫使。"又説："自從皇上駐居吴會以來，似乎不曾留意襄陽、荆南，如今應立即選派有治理之才的儒臣爲二路帥，讓他招集流散民衆，興耕農桑，修整城墻，作爲保衛固守的根本，加强上游的防禦。"

即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録》得罪，語連嵲，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勍敵之國，内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别取新奇

不久何掄因爲修改《神宗實録》獲罪，話語中牽連到張嵲，出朝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大略説："古代的君主，憂患有二類，不在於拒諫不納，而在於納諫却不能用；不在於不知道天下利弊，而在於知道却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已有十年了，外有强敵的國家，内有驕悍的軍隊，下有窮困無靠的人民。雖然進言的人很多，如今却都以爲陳腐而另取新奇之説；管事的人很多，而今

之説；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寖成也。”

却都習以爲常而更行迂闊之事。這近似於納諫而不知道用，知道利弊而不知道撫恤。爲今之計，朝夕都這樣，不把這兩件事處理好，幾年之後，還會有什麽作爲呢！國家所厭惡的，没有比朋黨更大的，如今用一位宰相，凡是和他結交的不管賢能與否都被任用，一位宰相去職，凡是和他結交的不管賢能與否都被逐出，這是加劇朋黨的形成。”

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嵲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録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嵲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嵲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九年，任司勳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金人背叛盟約，皇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自起草檄文呈進，惟獨采用張嵲所進檄文，傳播到各地。十年，越級提升爲中書舍人，升實録院同修撰。奏論王德收復宿、亳兩郡後，擅自退兵，使岳飛勢單力孤，金兵猖獗，却授王德承宣、防禦使，爲何應處罰却反而受賞？於是密封退還制詔，請撤銷已授王德官職的命令。不久，右正言万俟卨奏論張嵲爲侍從時，引薦非才之人，以報私恩，邊報剛到，托病在家，因此被罷免。不久，起用爲衢州知州，任敷文閣待制。治理政事頗崇尚嚴酷，任期滿，請求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當時朝廷正與金和好息兵，朝中講求稽古禮文之事，張嵲作《中興復古詩》進上。皇上要召用他，此時他背上疽瘡發作而死，年五十三歲。兒子張昌時。

韓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抵牾。於是詔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年時以文章受稱道。政和初年，因獻頌文補爲假將仕郎，召入舍人院考試，賜進士出身，任秘書省正字。不久因爲屬蘇氏學派，被貶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爲洪州分寧縣知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韓駒奏言國家祭祠，每年共一百一十八次，其中使用音樂的有六十二次，然而舊時所撰樂章，辭句多有矛盾。於是詔令三館學士分别撰寫親祠明堂、圜壇、方澤等樂曲五十多章，多爲韓駒所作。

宣和五年，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

宣和五年，任秘書少監。六年，升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朝拜謝。皇上説：“近年所撰制誥，

"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禄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

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槖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悦，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

褒揚必定溢美，貶廢必定溢惡，豈是王者所言之體。《盤》、《誥》都在，難道是這樣的嗎?"韓駒回答説："如果僅寫作制誥，則略知文墨的人都可寫作，先帝設兩省，難道僅是寫作文書。"皇上説："給事實際上掌管封還駁正。"韓駒上奏："中書舍人也允許密封退還制詔。"皇上説："從此朝廷之事有可以議論的，一概送來。"不久韓駒兼權直學士院，制誥用詞簡明扼要，爲時人推崇。不久，又因鄉黨邪説得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高宗即位，爲江州知州。紹興五年，在撫州去世。以升官階一級退休待遇，贈中奉大夫，并賜恩澤給他家三人。韓駒曾在許下向蘇轍求學，他的詩被評爲類似儲光羲。後來由於宦官推薦進用，頗被有識之士鄙視。兒子韓遜、韓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親朱勃，爲紹聖年間諫官。朱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平民而在朝野都有名望。靖康年間，被召至京城，將安排爲學官，朱敦儒推辭説："麋鹿的本性，自然樂於閑散，爵禄并非我的願望。"堅决辭官回山。高宗即位，詔令選拔在野有才德之士，中選者在中書策試，授以官職。於是淮西部使者奏言朱敦儒有文武全才，召他入朝，又推辭不去。後避亂客居南雄州，張浚上奏請他到軍中議事，他没有前往。

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槖上言朱敦儒深通治國之體，有經世之才，朝廷大臣也都贊揚他恭謹謙遜。詔令任爲右迪功郎，下令肇慶府敦促他前往皇帝所在地，朱敦儒不肯受詔。他的故友勸他説："如今天子禮遇隱士，以輔佐中興，譙定從蜀被召入，蘇庠從浙被召入，張自牧從長蘆被召入，聲名傳播於京城，震動州縣，你爲何栖身茅屋惡衣菲食，終老岩谷呢!"朱敦儒纔幡然醒悟而出仕。到朝廷後，命他在便殿應對，議論通明暢達。皇上很高興，賜進士出身，任爲秘書省正字。不久兼兵部郎官，升兩浙東路提點刑獄。當時右諫議大夫汪勃彈劾朱敦儒專立異端之論，與

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禄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郭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

李光勾結。高宗説："爵禄是用來激勵世人的，如果可以授予，則文臣就能至侍從，武臣能至節鉞；如不可以授予，雖一個任命也不容許輕易授給。"朱郭儒就此被罷免。十九年，上疏乞請歸鄉，允許。

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奬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删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朱敦儒素來精通詩及樂府，婉麗清暢。當時秦檜當政，喜歡奬勵任用騷人墨客來粉飾太平，秦檜的兒子秦熺也愛好作詩，於是先任朱敦儒的兒子爲删定官，又任命朱敦儒爲鴻臚少卿。秦檜死後，朱敦儒也被廢黜。談論的人稱朱敦儒老年懷有舐犢之愛，害怕被流放，因此他的晚節不保。

葛勝仲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況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少卿。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及第，調任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舉薦他考試學官及詞科，都得了第一，任爲兗州教授，入朝爲太學正。皇上到太學，很多人獻頌文，惟有葛勝仲獻賦，皇上命中書排定優劣，葛勝仲爲第一，差遣爲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起先，朝廷用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此，以葛勝仲代替郭天信，葛勝仲極力請求停止任命。逐漸升爲禮部員外郎。當時御史中丞石公弼上言："僖祖原廟增設殿室，違背元豐舊制。"詔令禮官議論。葛勝仲建議説："增加了又取消，平常人還難以接受，更何况在天之靈呢！"議事的人不同意他的建議，責罰爲歙州休寧縣知縣，又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當時朝廷命令諸生學習雅樂，樂學成，官進一階，葛仲勝升太常少卿。

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裒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宫，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采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府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彦括田，破産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彦怒，劾勝仲，上寢其

宋從建隆年間至治平年間所行典禮，歐陽脩曾經加以彙集成書，共一百篇，稱爲《太常因革禮》，詔令葛勝仲續編，增編爲三百卷，詔令太常寺收藏。等到立太子時，任命葛勝仲兼諭德，葛勝仲作了《仁》、《孝》、《學》三論獻給太子，又采編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的事迹，每月進獻數例。詔令嘉奬他，調任太府少卿，爲國子祭酒。不久爲汝州知州。李彦搜括田地，使很多人破産，葛勝仲請他免除不應搜括的田地，李彦發怒，彈劾葛勝仲，皇上扣下了李彦

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蘖其短，罷歸。

的奏章，葛勝仲改爲湖州知州。不久調任鄧州知州，朱勔先前請他獻白雀之類貢品，葛勝仲不給，於是朱勔誣陷他有過失，被罷歸鄉。

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横，聲摇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閲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廪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爲右相，自有傳。

建炎年間，范宗尹任宰相，凡以前因朋黨得罪被貶遠方的，都被赦回來，葛勝仲又爲湖州知州。當時湖州强盜縱横猖獗，聲勢到達周圍各州，葛勝仲修建城郭，造戰艦，檢閲士卒，賊人得知有防備，就離開了。發生了大饑荒，他開官倉發糧賑濟災民，人民得以被救濟。紹興元年，乞請宫觀官歸鄉。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謚號文康。兒子葛立方，官至侍從。孫子葛邲，任右相，本書另有傳。

熊克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雀翠羽翔卧内。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閲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煇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熊博的後代。將出生時，有隻翠羽雀在卧室中飛翔。熊克幼年時就才智出衆，長大以後，好學并擅長寫作，州博士胡憲很器重他，説："你的學識超過了年齡，以後定當以文章揚名。"紹興年間進士及第，爲紹興府諸暨縣知縣，越帥徵收賦税相當急迫，各縣都督促收取來應差，熊克説："我寧可獲罪，也不忍使百姓陷於困境。"一日，知府派幕僚檢查有没有徵税，當時正天旱，熊克對他哭着説："這是催租的時候嗎！"部使者芮煇巡行各縣到他的境内，對熊克説："以前知道你有文墨之才，如今見你是古代那樣的奉公守法之官。"上表推薦了他，入朝爲提轄文思院。

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内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苑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閑可論治道。"

曾把文章獻給曾覿，曾覿轉呈孝宗，孝宗很喜歡，在宫中親自批示，任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很奇怪，因而上奏説："翰苑精選人才，熊克爲小臣，不是由推薦得選，無法令衆人信服，請從朝廷召來考試，然後再任用。"皇上説："好的。"於是任爲校書郎，多次升官爲學士院權直。皇上到選德殿，召熊克宣諭説："你作誥詞很好，而且合體，從此在宴會時可討論治國之道。"

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

熊克被皇上賞識後，屢有論奏。曾説："金人雖與我朝講和，却不能保證以後不毁約，如今應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的時候，預作防守的打算，他們不能禁止我們防備。邊防得到充

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托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奪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管榷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

克博聞强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實，金人萬一猖獗來犯，他們的野心必定不能得逞，退回去等待，理曲的就不是我們了。今日的防守，没有比防守淮東更重要的。金侵犯淮西，必自帶糧草隨軍，形勢必有困難；如果來犯淮東，糧船由清河直下，是很容易的。這樣，守淮的策略，應以墾田、修堤、訓練民兵爲首要任務。援守淮東的策略，不如在江陰建水軍，緩急時都可以接應。然而突然建一軍，考慮敵人産生懷疑，應假托海道商賈來往的要衝，常有搶掠之事，要設一隊巡檢監督他們，從這年增兵，不出十年，便能成一軍。中興之際，不怕兵不可用，而怕將權難以收回。今日的弊端，不怕將領不可駕馭，而怕軍心容易動摇。往日大將撫慰士卒如同家人，自從罷去將領們的軍權，御前的主帥，更换不定，凡是軍中專賣徵收之利，是用來養士卒的，如今都轉爲賄賂，又剋扣剩餘的部分，士卒能没有怨恨嗎！應嚴格告誡將帥，不要搜括錢財。”皇帝稱贊他有志向，召他起草明堂赦書。熊克進言：“二浙一再饑荒，蝗災又起，赦文不應用文飾之詞。”皇帝稱贊他識體。授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因諫官論奏出朝任台州知州，爲宫觀官。

熊克博聞强記，從小到老，除著述外没有其他嗜好。尤其熟悉宋朝典故，有人問他則應對如流。家中素來節儉，雖爲貴要也不改變，舊時住房狹小簡陋，大門進不了車，即使是部使者、太守到來，也必須下車纔能入門。他愛惜臨川童子王克勤的才華，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却没有嫁妝相送，正趕上起草制誥賜了錢財，於是用來嫁女兒，人們稱贊他清廉正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張即之

張即之字温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税、寧國府城下酒麯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

張即之字温夫，是參知政事張孝伯的兒子。因父恩蔭授爲承務郎，參加兩浙轉運司舉進士及第，歷任監平江府糧料院。父親去世，服喪完畢後，監臨安府樓店務。母親去世，服喪完畢後，監臨安府龍山税、寧國府城下酒麯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户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

公事，提領户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丐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秘閣，致仕。

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閬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訴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

惟忠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争獄罷，人以蕃爲直。

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

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添差通判揚州，改通判鎮江，又改通判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任，被諫官論奏罷職。乞請宫觀官，主管雲臺觀，因年事已高告老，特授直秘閣，退休。

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言彈劾閬州太守王惟忠。於是削王惟忠官五級，没收家産，下詔入獄被羅織罪名，判處市中斬首。王惟忠臨刑前，對他的朋友陳大方説："我死後會上訴於天。"砍七刀還不死，鮮血倒流。張即之雖閑居在外，却寫信托付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撫恤遺孤。又讓他的堂孫張士倩娶了王惟忠的孤女。不久，賈似道爲宰相，中書舍人常挺也爲王惟忠求情。景定元年，把王惟忠的首級還給家人，依禮改葬，歸還金壇的田産，多是由張即之倡議。張即之以擅長書法名聞天下，金人尤其以他的字爲寶。

王惟忠字肖尊，是慶元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及第。

趙蕃字昌父，祖先是鄭州人。建炎初年，伯父趙暘以秘書少監出朝提點坑冶，寄住在信州的玉山。趙蕃以趙暘退休恩蔭，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都不赴任。任太和主簿，受到楊萬里賞識。調辰州司理參軍，因與太守争訟被罷職，人稱趙蕃剛直。

最初，趙蕃曾在劉清之處求學，劉清之爲衡州太守，趙蕃請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就此完成學業。到衡州後劉清之被罷職，趙蕃也乞請宫觀官，跟隨劉清之歸鄉。後來真德秀把此事寫入《國史》説："趙蕃於師友之間尚且如此，豈能有負國家！"趙蕃在家時接連寫信給三十一位宫觀官老人。理宗即位後，以太社令之職與劉宰一同被召，趙蕃不受職；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推

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

蕃年五十，猶問學于朱熹。既耄，猶虞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彦，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吴旂乞録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辭不受。奉祠禄，得以退休，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去世，享年八十七歲。

趙蕃五十歲時，還向朱熹求教。老年後，還憂慮國家末路艱難，把他的住所命名爲難齋。他禀性寬厚平和，對人和藹平易却剛直不可奪志。丞相周必大與他很好，多次引薦他，趙蕃始終不接受。劉宰曾説："文獻專家，典刑俊傑，巋然獨存，能集學者名望於一身的人，僅趙蕃一人而已。"信州太守吴旂請求録用他的後人，詔令他兒子趙遂補爲上州文學，趙遂也堅决推辭。又詔令趙遂以承務郎退休，賞賜他一個兒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等人爲趙蕃請謚，便謚號爲文節。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

忠義(一)

康保裔　馬遂　董元亨　曹覲 孔宗旦 趙師旦
蘇緘　秦傳序　詹良臣 江仲明　李若水　劉韐
傅察　楊震（父）宗閔　張克戩　張確　朱昭　史抗　孫益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埸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

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黄遇難，霣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

士大夫的忠義氣節，到了五代，變化得幾乎没有了。宋朝剛剛興盛時，范質、王溥，還有遺憾的地方，何況其他人呢！太祖首先表揚韓通，其次表彰衛融，足以顯示他的意向。其後西北邊疆的大臣，勇於和敵人拼死搏鬥，往往無所畏懼。真宗、仁宗的時代，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介衆賢才，在朝廷提倡正直的言論，於是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懂得崇尚名節和廉耻，把五代的陋習全都去掉了。所以靖康之變，有志之士一揮衣袖，起來幫助君王，面臨危難而不屈服，大有人在。等到宋朝滅亡，忠節之士比比皆是，一件件都能記載下來，糾正輔助國家的功勞，大概不是一天之内積累下來的。

奉詔纂修三史，收集儒臣議論的凡例，前代的忠義之士，都得以直接記載下來而無所避諱。然而爲氣節而死、爲國事而死，應該有所區别：像那些抗擊君王所痛恨的人，勇往無前，或者奉命到邊疆，或者被授予官職守衛本土，或者托官閑居，因感情激憤而赴義，雖然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但論起他們的爲國捐軀殉節，到死也没有二心，那麽他們都是忠義之士中的最上等的人；像那些由於勝負不定，而被包圍俘獲，或者慷慨而赴死，或者爲了道義自殺，這是稍次的人；像那些在倉皇中遇難，在亂兵中丢掉了性命的人，

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毁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雖然懷疑他們對勇武有所傷害，終究和那些苟且偷生的人不同，况且在國破家亡，君王被辱大臣戰死的時候，雖然没有立下功績，他們的志氣也足以讓人崇尚！像那些由於世事的變化而淪於苦難之中的小官吏，消毁踪迹暗中隱去，能以磨煉操守保住最初的心意，抑或又是其次了！至於平民百姓説了一些危言聳聽的話，觸犯了君王冒犯了忌諱，他們的志向是在於保衛國家，没有閑暇體恤聖躬，以及那些鄉里的英雄，世外的豪傑，勇敢地爲道義而戰，他們的死是很重的。按類相依附跟從，定爲等級差别，作《忠義傳》。

康保裔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没。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從太祖征李筠，又死於兵。保裔在周屢立戰功，爲東班押班，及再遇陣没，詔以保裔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明年，攻河東之廣陽，獲千餘人。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遷日騎都虞候，轉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授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尋知代州，移深州，又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凉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召還，以其母老勤養，賜以上尊酒茶米。俄領彰國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列狀請留，詔褒之，復爲高陽關都部署。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祖父康志忠，在後唐長興年間，討伐王都而戰死。父親康再遇，任龍捷指揮使，跟從太祖征伐李筠，又死於戰鬥中。康保裔在後周多次立下戰功，任東班押班，等到康再遇陣亡，下詔讓康保裔代替父親的官職，跟從石守信攻破澤州。第二年，進攻河東的廣陽，俘獲了一千多人。開寶年間，他又跟從衆將領在石嶺關打敗契丹，累遷日騎都虞候，轉爲龍衛指揮使，領登州刺史。端拱初年，被授爲淄州團練使，徙定州、天雄軍駐泊部署。不久知代州，移到深州，又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就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凉州觀察使。真宗即位，召他回來，因爲他母親年老盡力奉養，賜給他上等的酒和茶、米。不久領彰國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并代陳列情狀請他留下，下詔褒獎他，又任高陽關都部署。

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鋭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絶，援不至，遂没焉。

契丹的部隊大舉侵入，衆將領在河間和他們作戰，康保裔挑選精鋭部隊奔赴那裏，趕上天色將黑，約定第二天早晨會合作戰。黎明時，契丹用好幾重兵力包圍了他們，左右的人勸他换掉鎧甲騎馬奔馳衝出重圍，康保裔説："面臨危難不能苟且偷生。"於是和契丹決戰。第二天，死傷的人很多，交戰時踐踏起的塵土有二尺深，兵力用盡箭也斷絶，增援的部隊没有來到，於是他戰敗而死。

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

當時皇上停駐在大名，聽到這個消息震驚痛

二日，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繼彬爲洛苑使，繼明爲内園副使，幼子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惟一爲將作監主簿。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决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臣等顧蒙非常之恩！"因悲涕伏地不能起。上惻然曰："爾父死王事，贈賞之典，所宜加厚。"顧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埸，身復戰没，世有忠節，深可嘉也。"保裔有母年八十四，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爲陳國太夫人，其妻已亡，亦追封河東郡夫人。

悼，休朝二日，贈他爲侍中，任命他的兒子康繼英爲六宅使、順州刺史，康繼彬爲洛苑使，康繼明爲内園副使，小兒子康繼宗爲西頭供奉官，孫子康惟一爲將作監主簿。康繼英等人接到通告命令，感謝道："我的父親没能取得勝利而死去，陛下不因此而論他兒子的罪已經很幸運了，我們反而受到非同尋常的恩惠！"於是伏在地上悲痛涕泣不能起來。皇上凄惻地説："你們的父親爲君王而死，賜賞的典制，是應該加厚的。"他回頭對左右的人説："康保裔的父親、祖父死在疆場上，他自己又在戰鬥中死去，世代都有忠義守節之士，真是值得稱贊。"康保裔有一個八十四歲的老母親，皇上派遣使臣前去慰問，賜給白金五十兩，封她爲陳國太夫人，康保裔的妻子已經去世，也被追封爲河東郡夫人。

保裔謹厚好禮，喜賓客，善騎謝，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屢經戰陣，身被七十創。貸公錢數十萬勞軍，没後，親吏鬻器玩以償，上知之，乃復厚賜焉。

康保裔謹慎忠厚好禮，喜歡賓客，善於騎馬射箭，發出的箭没有射不中的。曾握着三十支箭，拉滿弓而發射，箭頭接連墜落，人們佩服他的絶技。他多次身經戰場，身上有七十處創傷。從公家借了幾十萬錢慰勞部隊，在他死後，親屬和手下的官吏賣掉器物古玩來償還，皇上得知這件事，就又對他們厚加賞賜。

繼英仕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嚴於馭軍，厚於撫宗族，其卒也，家無餘財。

康繼英官至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對部隊的統率非常嚴格，對宗族的撫慰非常豐厚，他去世之後，家裏没有餘下財産。

方保裔及契丹血戰，而援兵不至，惟張凝以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以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衆策應，遇契丹兵交戰，保裔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力戰，敵乃退。當時諸將多失部分，獨重貴、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没，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重貴仕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

當康保裔率兵與契丹軍進行血戰的時候，救援的部隊没有來到，衹有張凝作爲高陽關路鈐轄領先鋒，李重貴作爲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率領衆人策應，遇到契丹軍和他們交戰，康保裔被敵人打敗，李重貴和張凝奔赴救援，腹背受敵，從申時到寅時奮力作戰，敵人纔退去。當時衆將大多喪失部分兵力，衹有李重貴、張凝全軍回到駐扎的地方，張凝打算上報將士們立功的狀子，李重貴嘆息説："大將陷入敵軍覆没了，我們却計功，有什麽臉面呢？"皇上聽説後稱贊他。李重貴官至知鄭州，領播州防禦使，改爲左羽林軍大將軍退休。張凝加官殿前都虞候，去世，贈爲彰德軍節度使。

馬遂

馬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之者。賊黨攢刃聚譟至，斷一臂，猶詈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縛遂廳事前，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

馬遂，開封人。最初隸屬龍衛軍，補散直，改爲三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聽說王則叛亂，半夜怒斥他，早晨起來到留守賈昌朝那裏請求攻擊亂賊。賈昌朝於是派他拿着文告進入貝州招降，王則穿着盛裝見他，馬遂用禍福來勸諭他，王則不答覆。馬遂將要殺死王則，身邊却没有士兵跟隨他。當時張得一在他身旁，馬遂想讓他幫助自己，給張得一使眼色，張得一没有動。馬遂奮勇起身，把杯子投到王則身上，用力掐住他的咽喉，毆打他流出血來，但左右兩旁最終没有幫助他的人。王則手下的人拿着刀叫嚷着聚集來到，砍斷了馬遂的一隻胳膊，他仍然駡王則説："妖賊，我恨不能把你斬成萬段！"亂賊把馬遂捆綁在廳堂前，把他肢解了。王則突然被毆打驚嚇，受傷病了好幾天纔起來。

事聞，仁宗嘆息久之，贈宮苑使，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事情報到上面，仁宗嘆息了很久，贈他爲宮苑使，封他的妻子爲旌忠縣君，賜給她帽子披肩，讓他的五個兒子做官。後來抓獲殺死馬遂的驍勇敏捷的士兵石慶，讓馬遂的兒子剖開他的心而祭奠馬遂。

董元亨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謁天慶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張目駡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携鑰而去。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録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董元亨，深州束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王則占據城池叛亂，這一天是冬至日，董元亨正和本州將領張得一朝拜天慶觀，夜漏還没有滴盡，突然發生了叛亂，衆人不知如何是好。董元亨騎馬奔馳而回，坐到廳堂上，亂賊的同黨十多人穿着鎧甲露出刀刃，撞開門進來，左右的人都奔跑潰散。亂賊威脅董元亨説："大王派我來要軍資庫的鑰匙。"董元亨坐在案臺上叱責他説："大王是誰呀？妖賊竟敢指揮部隊！我即使死了，你們也拿不到鑰匙。"亂賊的將領郝用接着而來，要得更急，説："庫裏的金帛，現在歸大王所有，你能不把鑰匙交上來嗎！"董元亨瞪着眼睛厲聲責駡亂賊，郝用於是把他殺了，亂賊争着進來，帶着鑰匙離去。此事上報朝廷，仁宗説："他是個守法的大臣。"贈爲太常少卿，録用他的子孫三人做官。叛賊被平息後，抓獲了郝用，斬殺了他來祭奠董元亨。

曹覲

曹覲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于朝，授覲建州司户參軍，爲修古後。皇祐中，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攻陷邕管，趨廣州。行至封州，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戰鬥，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遁去，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拜，且罵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速殺我，幸矣。"賊猶惜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詬賊聲不絶，投尸江中，時年三十五。事聞，贈太常少卿，録其子四人，妻劉避賊死於林峒，追封彭城郡君，加賜冠帔。又贈修古尚書工部侍郎，封修古妻陳潁川郡君。

曹覲字仲賓，是曹修禮的兒子。叔父曹修古去世，没有兒子，天章閣待制杜杞替他向朝廷述説，授予曹覲建州司户參軍，把他作爲曹修古的後代。皇祐年間，他以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叛亂，攻陷了邕管，趨向廣州。走到封州，州裏人不懂得兵法，衹有百名士兵，不能作戰，又没有城墻來防守，有人勸曹覲逃走，曹覲嚴厲地叱責他説："我是一個守臣，衹有戰死罷了，敢於談論躲避亂賊的斬首。"指揮都監陳曄帶兵迎擊敵人，封川縣令率領鄉丁、弓箭手接着前來作戰。敵人有幾百倍的兵力，陳曄的部隊被打敗逃跑，鄉丁也潰散，曹覲率領跟從的士兵和敵人決戰没有取勝，被捉住。亂賊告誡不殺他，揪住他使他下拜，并且勸誘他説："依從了我，可以得到好的官職，交給你兵權，把女兒給你做妻子。"曹覲不肯下拜，并且駡道："作爲人臣衹有面向北拜見天子，我怎能依從你而苟且偷生呢！趕快殺了我，是我的幸運。"亂賊仍然憐惜不殺他，把他移到船中，曹覲絶食兩天，取出懷裏的印章交給跟從他的士兵説："我就要死了，你從小路把它上交給官府。"亂賊知道他没有投降的意思，殺害了他。他到死責駡亂賊的聲音都没有斷，把尸體投入江中，當時衹有三十五歲。事情上報皇帝，贈他爲太常少卿，録用他的兒子四人做官，他的妻子劉氏躲避亂賊死在山林中，被追封爲彭城郡君，加賜帽子和披肩。又贈曹修古爲尚書工部侍郎，封曹修古的妻子陳氏爲潁川郡君。

當智高之反，乘嶺南無備，州縣吏往往望風竄匿，故賊所向輒下，獨覲與孔宗旦、趙師旦能以死守。後田瑜安撫廣南，爲覲立廟封州。

當儂智高反叛的時候，乘嶺南没有防備，州縣的官吏往往望風逃竄隱匿，所以亂賊走到哪裏就攻下哪裏，衹有曹覲和孔宗旦、趙師旦能够以死來守衛。後來田瑜安撫廣南，爲曹覲在封州建立廟堂。

孔宗旦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户參軍。儂智高未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横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

孔宗旦，魯地人，任邕州司户參軍。儂智高没有反叛時，州裏有一股白氣從庭院中升起，江水漫溢，孔宗旦認爲是戰争的迹象，揣測儂智高必定謀反，給知州陳珙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陳珙没有聽從。後來儂智高攻破横州，就把他的親屬

"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始，宗旦官京東，與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瞠"，人多惡之，其後立節如此。知袁州祖無擇以其事聞，贈太子中允。

載往桂州，說："我有官任，不能離去，不要爲此都去死了。"不久州被攻破他被逮住，亂賊想任他做官，孔宗旦叱責亂賊，并且大罵他們，於是被殺害。起初，孔宗旦在京東做官，和李師道、徐程、尚同等四人作爲監司的耳目，號稱"四瞠"，很多人討厭他，後來他立下這樣的節操。袁州知州祖無擇把他的事情報告皇上，他被贈爲太子中允。

趙師旦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美容儀，身長六尺。少年頗涉書史，尤刻意刑名之學。用稹蔭，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斷治出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丞、知彭城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

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矣。"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内大鼾。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賊既去，州人爲立廟。事平，贈光禄少卿，賜其母王長安縣太君冠帔，録其子弟并從子三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趙稹的侄子，他的容貌儀表俊美，身高六尺。少年時學習了很多書籍歷史，對刑名之學尤其刻意研究。利用趙稹的蔭庇，試將作監主簿，累遷寧海軍節度推官。知江山縣，自己做出決斷治理，官吏不能取得百姓的一錢，東西扔在路上，沒有人敢拿走。他因被舉薦改爲大理寺丞、知彭城縣，升任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

儂智高攻破邕州，順流東下，趙師旦派人去偵察敵情，回來報告說："各州守臣都丢棄城池逃跑了！"趙師旦叱責他說："你也想讓我逃跑。"於是進行大規模搜索，捕到三個間諜，斬了他們來示衆。這時亂賊已經逼近城下，趙師旦衹有三百名士兵，打開城門迎戰，殺了幾十人。正好天黑下來，敵人稍微退却，趙師旦告訴他的妻子，拿出州裏的大印佩在她的身上，讓她背着自己的兒子藏匿起來，說："明天敵人一定大舉來到，我知道抵抗不住，但是不能離去，你留在這裏，死了没什麼好處。"隨即和監押馬貴部署士兵固守州城。召馬貴一同吃飯，馬貴吃不下去，惟獨趙師旦還像平時那樣吃得飽飽的；到了晚上，馬貴躺在那裏不能安然入睡，趙師旦剛一躺下就鼾聲大作。黎明時，敵人進攻城池更加緊急，左右的人請他稍微躲避一下，趙師旦說："是戰死還是要被殺死？"衆人都說："願意爲國家而死。"直到城被攻破没有一個人逃走。箭射完了，和馬貴一起回來，靠着大堂而坐。儂智高指揮士兵叫嚷着争相進入，威脅趙師旦，趙師旦大聲罵道："餓獠，朝廷有什麼事情對不起你們，却敢謀反呢！如果天子發出一校兵，你們就無遺類了。"

人。師旦遇害時，年四十二。柩過江山，江山之人迎師旦喪，哭祭於路，絡繹數百里不絕。

儂智高大怒，把他和馬貴一同殺害了。敵人離去之後，州裏的人爲他建廟。事情平息之後，他被贈爲光禄少卿，賜他母親王氏爲長安縣太君和帽子披肩，録用他的子弟和侄子三人做官。趙師旦遇害的時候，年齡四十二歲。他的靈柩經過江山，江山的人迎接趙師旦的喪柩，在路上哭祭他，連接幾百里都不斷絶。

同時有王從政者，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與儂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至以沸湯沃之，終不屈而死。贈信州刺史，録其孫二人。

同時有一個叫王從政的人，以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的身份，與儂智高在太平場作戰，被逮住，不停地大罵亂賊，亂賊甚至用滚燙的水來澆他，終於不屈而死。贈爲信州刺史，録用他的孫子二人。

蘇緘

蘇緘字宣甫，泉州晋江人。舉進士，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閲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詰。再調陽武尉，劇盗李囊橐于民，賊曹莫能捕。緘訪得其處，萃衆大索，火旁舍以迫之。李從中逸出，緘馳馬逐，斬其首送府。府尹賈昌朝驚曰："儒者乃爾輕生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

蘇緘字宣甫，泉州晋江人。考取進士，調任廣州南海主簿。廣州統領蕃地的船舶，每次商人到來，就選擇官吏查閲他們的財貨，商人都是些豪族大姓，按習俗應該用客人的禮節來見主人，蘇緘被選拔前往，商人樊氏就登上臺階入席，蘇緘責問并且用木杖打他。樊氏上訴到州裏，州裏召來蘇緘責問，蘇緘説："主簿雖然卑下，也是個邑官，商人雖然富有，也是個部下的百姓，邑官杖打部下的百姓，有什麽不可以的?"州官不能責問他了。又調任陽武縣尉，姓李的大盗用袋子偷百姓的東西，没有人能捕獲他。蘇緘訪求到他的住處，會集衆人大加搜索，在他的住所旁點火來逼迫他。李氏從裏面逃出來，蘇緘騎馬飛馳追逐他，砍掉他的腦袋送到官府。府尹賈昌朝吃驚地説："有像你這樣輕生的儒士嗎?"他累遷秘書丞，知英州。

儂智高圍廣，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止營。廣人黄師宓陷賊中，爲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群不逞并緣爲盗，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詿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繞出數舍渡

儂智高圍攻廣州，蘇緘説："廣州，是我們的都府，并且我們離州府很近，現在州城危在旦夕而我們不前去救援，不仁義。"隨即招募幾千名士兵，把印委托給提點刑獄鮑軻，連夜出發奔赴危難之地，在離廣州二十里的地方扎營。廣州人黄師宓陷入敵人之中，成爲敵人出謀劃策之人，蘇緘抓來他的父親并殺了他。一幫不法分子趁機進行盗竊活動，他又逮捕殺掉六十多人，招集那些受貽誤的六千八百人，使他們恢復舊業。敵人的大勢已去，將要逃散，蘇緘分兵首先扼住

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衆，盡得其所略物。

他們回去的道路，部署了横亘四十里的木樁。敵人來到後不能向前，就繞出幾舍路前去渡江，從連、賀向西逃去。蘇緘和敵人作戰，殺傷了很多敵人，把敵人掠奪的財物都奪了回來。

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换爲供備庫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遣中使賜朝衣、金帶。襲賊至邕，大將陳曙以失律誅，緘亦貶房州司馬。復著作佐郎，監越州税十餘年，始還副使。知廉州，屋多茅竹，戍卒楊禧醉焚營，延燒民廬，因乘以爲竊，緘戮之於市。又坐謫潭州都監。未幾，知鼎州。

當時衆將領都被罷免，衹有蘇緘立了戰功，仁宗很高興，把他换爲供備庫副使、廣東都監，管押兩路兵甲，派遣宫中使臣賜給他朝衣、金帶。襲擊敵人到了邕州，大將陳曙因爲戰事失利被誅殺，蘇緘也被貶爲房州司馬。又任著作佐郎，監越州税十多年，纔還回副使任。知廉州時，房屋大多是茅竹建造，士兵楊禧酒醉焚燒營房，火勢蔓延燒到民房，楊禧乘機進行偷盗，蘇緘在集市上把他殺了示衆。他又因獲罪被貶謫爲潭州都監。不久，知鼎州。

熙寧初，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阯謀入寇，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爲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八年，蠻遂入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閲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略，勒部隊，使分地自守。民驚震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摇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有大校翟績潛出，斬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爲桂州司户，因公事携妻子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户曉，必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子。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

熙寧初年，他進升爲如京使、廣東鈐轄。四年，交阯人預謀前來侵略，讓蘇緘任皇城使知邕州。蘇緘偵察到他們的實情，給桂州知州沈起寫了一封信，沈起没有在意。等到劉彝代替了沈起，蘇緘又給劉彝寫信，請求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劉彝没有聽從，反而回了一封信譴責蘇緘敗壞他行事，命令他不要再開口。八年，蠻人果然前來侵略，號稱有八萬人，攻陷了欽州、廉州，攻破邕州的四個寨子。蘇緘聽説他們來了，檢閲州兵得到二千八百人，召集僚吏和郡裏有才能的人，授給他們謀略，率領部隊，讓他們分地自守。百姓驚恐四下出逃，蘇緘把官府的財物和自己的財産都拿出來告訴他們説："我們的兵力和器械都已具備，儲備的東西不缺，現在敵人已經逼近城池，應該牢固地防守以便等待外面救援。如果一個人一走，群心就動摇了，希望聽我的話，有敢逃跑的就没爲奴婢或加刑戮。"有一個叫翟績的大校潛逃出來，把他斬首示衆，從此上下都非常害怕。蘇緘的兒子蘇子元任桂州司户，因公事携帶妻子兒女來探望他，正打算回去時敵人來了，蘇緘想到不可能每户人家都知道實情，他們一定會以爲郡守家的人都出城了，就衹送走了蘇子元，把他的妻子和兒女留了下來。他選拔勇士引船迎戰，斬殺蠻人的首領二人。

邕既受圍，緘晝夜行勞士卒，發

邕州受到圍困以後，蘇緘日夜走訪慰勞士

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緘初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啖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子，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傅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率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隳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訖無一叛者。

兵，發神臂弓射擊敵人，殺死很多人。蘇緘起初向劉彝求救，劉彝派將領張守節去救他們，張守節逗留不前進。蘇緘又用蠟信向提點刑獄宋球告急，宋球收到信震驚哭泣，督促張守節。張守節驚慌失措，趕快移兵屯據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突然遇到敵人，來不及布陣，全軍覆没了。蠻人抓獲了北方的兵士，知道他們善於攻城，用好處來引誘他們，讓他們造雲梯，又讓他們製造攻濠洞子，用花布蒙住，蘇緘都把它們燒了。蠻人無計可施，將要退去，但他們得知外部援兵没有到，有人教他們把土裝在袋裏靠在城墻上，一會兒就有幾丈高，敵人像螞蟻那樣向上攀登，城池於是被攻陷。蘇緘仍然率領受傷的士兵騎馬奔馳更激烈地作戰，但是力不能敵，就説："我爲了正義不願死在敵人的手中。"就回到州的治所，殺了家裏三十六人，藏在坑穴裏，縱火自焚。蠻人來到，尋找他們的尸體都没有找到，屠殺了郡裏的百姓五萬多人，大概一百人爲一堆，總共有五百八十多堆，把三個州的城墻推倒填到江裏。邕州被圍困了四十二天，糧盡泉乾，人們喝漚麻的水來解渴，大多得了痢疾，互相依靠着死去，但終究没有一個人背叛。

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焉。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都城甲第五、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即破，則賊乘勝奔突，桂、象皆不得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改授殿中丞，通判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温，與緘同死，皆褒贈焉。起與彝皆坐謫官。緘没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蘇緘憤恨沈起、劉彝招致了敵寇，又不來救難，想上疏論述他們的罪行。因道路梗塞不通，就把他們的罪行張榜貼在集市上，希望朝廷能够知道。神宗聽説蘇緘死了，嗟嘆哀悼，贈他爲奉國軍節度使，謚號爲忠勇，賜給他都城五所上等住宅、鄉里上等田十頃，任憑他家人自己選擇。任蘇子元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召他入對，對他説："邕管靠你的父親守衛，假如像欽州、廉州那樣一攻就破，那麼敵人乘勝前進，桂州、象州就都保不住了。過去張巡、許遠把睢陽作爲江、淮的屏障，和你的父親相比，也不能超過。"改授他任殿中丞，通判邕州。蘇緘的次子蘇子明、蘇子正，孫子蘇廣淵、蘇直温，和他一起死去，都被褒贈。沈起和劉彝都因此坐罪被貶官。蘇緘死後，交趾人預謀入侵桂州，走了幾舍路，衆人看見大兵從北方而來，呼叫道："蘇皇城領兵來報仇了。"嚇得跑回去了。邕州人給蘇緘建

了祠堂，元祐中賜予懷忠的匾額。

秦傳序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傅開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傳序度力不能拒，乃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降賊。"城壞，傳序赴火死。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任夔峽巡檢使。李順作亂，賊兵忽然來到，靠近開州城下，秦傳序督促士兵日夜抵禦作戰，包圍城池很久，情勢日益危急緊迫，官吏都逃竄投入賊方。秦傳序對士兵們說："我作爲監軍，誓死守衛城池，是我的職責，怎能苟且偷生免於一死呢?"城中缺少糧食，秦傳序拿出口袋中的服飾珍玩，全都買了酒肉來犒勞士兵，慰問勉勵他們，士兵們都感動哭泣奮力作戰。秦傳序估計自己的力量不能抗拒敵人，就寫了蠟書派人從小路上報給朝廷說："我竭盡死力，决不向敵人投降。"城池被攻破，秦傳序投入火中而死。

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奭溯峽求父尸，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録傳序次子煦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煦卒，復以煦弟昉爲三班奉職。

秦傳序的家寄居在荆湖之間，他的兒子秦奭逆峽而上尋求父親的尸骨，被淹死了。人們認爲父親是爲盡忠而死，兒子是爲盡孝而死。奏章報上，太宗哀嘆了很久，録用秦傳序的次子秦煦任殿直，用十萬錢賜給他家。秦煦死後，又讓秦煦的弟弟秦昉作三班奉職。

詹良臣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舉進士不第，以恩得官，調縉雲縣尉。方臘起，其黨洪再犯處州，守貳俱棄城遁。又有他盗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盗，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之，爲所執。成富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邪！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横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駡，至死不絶聲，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徽宗聞而傷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二人。

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考進士不中，因恩蔭而得官，調任縉雲縣尉。方臘起兵，他的同黨洪再侵犯處州，正副守官都棄城逃跑。又有另外一個叫霍成富的盗賊，用方臘的年號，搶劫掠奪縉雲。詹良臣説："追捕盗賊，是縣尉的職責，既然不能取勝，哪敢吝惜一死呢?"他率領弓兵幾十人出來抵禦敵人，被敵人抓住。霍成富勸誘他使他投降，詹良臣説："你們這些人不知道求活，反而想使我投降嗎！前些年李順在蜀地造反，王倫在淮南造反，王則在貝州造反，身體和腦袋被分開，他們的妻子兒女和他們一同作惡，無論年老年少都被誅殺而死，一旦官兵來到，你們的肉就用來喂狗和鼠了。"賊人發怒，把他的肉切成小塊，讓他自己吃下去。詹良臣一邊吐一邊駡，直到死駡聲没有斷絶，看到的人都捂着臉哭泣，他死時七十二歲。徽宗聽到消息非常哀傷，贈他爲通直郎，讓他的子孫二人做官。

江仲明　蔣煜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吕頤浩誄以文。

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年間賊寇作亂，他帶着老母親逃到山澗之中，突然在東城的山岡上碰到賊寇，他們逼迫他使他投降，江仲明執義不爲所辱，奮力而起大罵賊寇，終於被他們殺死，丞相吕頤浩爲他寫了祭文。

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絶而死。

有一個叫蔣煜的人，是本州仙居人，有文學才華。賊寇想讓他娶自己的女兒作妻子，蔣煜拒絶了他，賊寇脅迫他下拜，他也不聽從，賊寇説："我要殺了你！"蔣煜把脖子伸向刀刃，罵聲不斷而死去。

李若水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録。試學官第一，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彦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爲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决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可默默托疾而退，使天下有伴食之譏邪？"又言："積蠹已久，致理惟難。建裁損而邦用未豐，省科徭而民力猶困，權貴抑而益横，仕流濫而莫澄。正宜置驛求賢，解榻待士，采其寸長遠見，以興治功。"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彦不悦。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原名叫李若冰。由太學上舍生考中進士，調任元城縣尉、平陽府司録。參加學官考試取得第一，任濟南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後來又做丞相，他的兒子蔡絛管事，李邦彦心中不平，想告病離去。李若水對他説："大臣用道來侍奉君主，不能施行就停止，爲什麽不讓皇上來裁決，把離去和留下的道理，公布給天下的人。怎麽能默默地假托生病而隱退，讓天下人譏諷你是一個無能的人呢？"李若水又説道："國家積弊已經很久，想要清理是很難的。雖然實行裁員和削减費用，但國家的財用没有豐富起來，免省了科税徭役但老百姓仍然困乏，權貴們被抑制却更加驕横，官職泛濫却没有澄清。正應該設置驛站尋求賢達，下床等待賢士的到來，采納他們的大小意見，來建立治理國家的功勞。"他共講了十幾個方面，都深深切中了當時的弊病，李邦彦不高興。

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没，尚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

靖康元年，他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了，按照慣例，天子應當挂服致哀，李若水説："高俅作爲被寵幸的大臣越級躋身於顯要的地位，敗壞軍事政治，使金兵長驅直入，他的罪行應該和童貫相等。得以保全頭頸而死，尚且應當追加削减他的官秩，以表示被衆人所棄；但有司却遵循平常的規矩，想加上繁多的禮節，這是對公議不恭敬的表現。"奏章兩次遞上，纔停止了對高俅實行的禮儀。

欽宗將遣使至金國，議以賦入贖

欽宗將要派遣使臣出使金國，討論用賦税的

三鎮，詔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耳。”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定。

收入贖回三鎮，下詔要求舉薦可以出使的人，李若水在被選的人中。召見入對，皇上賜給他現在的名字，遷爲著作佐郎。出任使臣，在雲中會見粘罕。剛剛回來，金兵已經南下，又代爲徽猷閣學士，以馮澥爲副職前去。剛剛到達中牟，守護黄河的士兵非常驚恐認爲金兵來了，李若水身邊的人計劃從小路離去，馮澥問道：“怎麽樣？”李若水說：“士兵們害怕敵人而潰逃，爲什麽要效法他們呢？現在正是死的時候。”他下令誰敢提出退却就殺頭，衆人纔安定下來。

既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諧，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虚觀，獨令慶、澥入。既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

出使之後，他反復上奏朝廷，説明和議不能使關係融洽，應該整肅守備。到了懷州，碰到了館伴蕭慶，挾持他和他一起回去。到了都門，把他關在冲虚觀，衹讓蕭慶、馮澥兩個人進去。金人和他談的事他大都不順從，粘罕急速地攻城，李若水入朝拜見皇上，報告了金人的話，皇上命令何㮚前往。何㮚回來，説金國二人想見太上皇。皇上説：“我應當去。”第二天皇上到達金兵的營地，過了兩個晚上而回來。提拔李若水爲禮部尚書，李若水堅决推辭。皇上説：“學士和尚書地位同等，何必推辭。”李若水不停地請求，被改爲吏部侍郎。

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絶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

靖康二年，金人再次邀請皇上到郊外，皇上感到很爲難，李若水認爲没有其他的顧慮，隨從皇上前去。金人中途改變計策，逼迫皇上改换衣服，李若水抱着皇上哭泣，駡金人像狗類。金人把他拖出，把他的臉部都打爛了，他氣悶倒在地上，衆人都散去，留下幾十名鐵騎兵看守他。粘罕下令説：“一定要讓李侍郎活着。”李若水拒絶吃飯，有人勸他説：“事情没有什麽可以做的了，雖然昨天你説了一些話，國相無心向你發怒，如果你現在順從，以後就會富貴了。”李若水感嘆説：“天上没有兩個太陽，我難道會有兩個君主嗎！”他的僕人也來勸慰他説：“你的父母親年歲都很大了，如果你稍微屈服，就有回去看望他們的希望。”李若水叱責他道：“我不再考慮家了！忠臣事奉君主，需要死時决不猶豫。但是我的父母年老了，你回去之後不要馬上告訴他們，讓我的兄弟慢慢告訴他們就行了。”

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己内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真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者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

過了十天，粘罕召見他商量事情，并且詢問他不願讓異姓的人當皇帝的情况。李若水説："太上皇爲生民考慮，怪罪自己而讓位，皇上仁義忠孝慈善節儉，没有錯誤的行動，怎麽能輕易地談論廢立的事情?"粘罕指責宋朝不講信用，李若水説："如果認爲不守信用是過錯的話，你尤其厲害。"他歷數粘罕五件事説："你是一個暴虐的元凶首惡，真是一殘暴的惡賊，你的滅亡没有幾天了。"粘罕命令把他架出去，他反而回頭罵得更利害。到了郊壇下面，對他的僕人謝寧説："我爲國家而死，是我的職責，爲什麽要連累你們呢!"又不停地罵，監軍的人打破他的嘴唇，他嘴裏噴着血罵得更厲害，以至於被金人用刀割斷他的脖頸和舌頭而死去，年齡三十五歲。

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死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謝寧得以返回，把他的情况全都作了彙報。高宗即位，下詔説："李若水忠義的氣節，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我聽到之後，爲他哭泣。"特贈他爲觀文殿學士，謚號爲忠愍。他死後有從北方逃回來的人説："金人互相傳説，'遼國滅亡時，爲忠義而死的人有十幾個，南朝衹有李侍郎一人'。他臨死時毫無懼色，朗誦着詩歌而死，説道：'抬頭問蒼天啊，蒼天終於没有回答，忠臣效死啊，死了又有什麽過失呢?'聽到的人都爲他而傷心。"

劉韐

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第進士，調豐城尉、隴城令。王厚鎮熙州，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兵屯多，食不繼，韐延致酋長，出金帛從易粟，就以餉軍，公私便之。遂爲轉運使，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

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中進士，調任豐城縣尉、隴城縣令。王厚鎮守熙州，徵召他做狄道縣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河、湟有很多兵屯駐，糧食不能接繼，劉韐請求當地的酋長，拿出金帛來和他們交换粟米，用來供給軍隊，公私兩方都很便利。於是他任轉運使，提升爲中大夫、集英殿修撰。

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攝帥鄜延，出奇兵搗之，解其圍。夏人來言，願納款謝罪，皆以爲詐。韐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密疏以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

劉法死後，夏人進攻震武，劉韐統率鄜延軍，出奇兵攻打夏軍，爲震武解了圍。夏人來説，願意歸順以謝罪，衆人都認爲是欺詐。劉韐説："連年打仗，中國尚且不能承受，何况小國呢?他們雖然新近取得勝利，但他們的士兵也疲憊了，害怕我們再次舉兵，所以以歸附來求得自身的安寧，這是實情。"秘密地上疏告訴皇上，

夏果詐，請會兵乘之。韐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會再請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討伐，吾爲汝請，毋若異時邀歲幣，軼疆埸，以取威怒。"夏人聽命，西邊自是遂安。

皇上下詔答應他們。夏國的使臣過期不到，衆將領説夏人果然是在欺詐，請求會集兵力攻打他們。劉韐説："越過國境相會，允許有其他緣故。"恰好第二次來請求的夏人來到，劉韐告誡他們説："朝廷正準備討伐你們，我替你們請求，以後不要爲了每年交納錢款的事，在邊疆作戰，而招致皇威發怒。"夏人聽從命令，西部邊境從此安定下來。

韐求東歸，拜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起知越州，鑑湖爲民侵耕，官因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隸中宫應奉，租太重而督索嚴，多逃去。前勒鄰伍取償，民告病，韐請而蠲之。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

劉韐請求東歸，拜爲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被起用知越州，鑑湖被百姓侵占耕種，官吏趁機向他們收租，每年收二萬斛。政和年間，鑑湖乾涸被作爲田地，租增加到六倍，隸屬中宫應奉，因租太重而且督促索要很嚴，百姓大多逃走。以前勒令鄰里補償，百姓抱怨困苦，劉韐請求免除它。方臘攻陷衢州、婺州，越州受到很大震動，官吏都逃跑了，有的人備船請求劉韐也逃走。劉韐説："我作爲郡守，應當和城池共存亡。"不被他們所打動，更加勉勵作戰和守備。敵寇來到城下，被打敗，拜劉韐爲述古殿直學士，召爲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

時邊臣言，燕民思内附，童貫、蔡攸方出師，而种師道之軍潰。韐意警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契丹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事。"韐即馳白貫、攸，請班師。又論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遺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

當時守邊的大臣説，燕地的百姓想向内依附朝廷，童貫、蔡攸剛剛出兵，而种師道的部隊潰敗。劉韐覺得警報不真實，去見种師道商量事情。种師道説："契丹軍隊的氣勢正盛，而燕地的人没有響應的，恐怕守邊的大臣放縱散漫而耽誤了國家的大事。"劉韐就疾馳去告訴童貫、蔡攸，請求把軍隊調回。又論述燕薊不能奪得，即使得到了它，屯駐部隊供給糧餉，經費没有限度，一定會使中國重新陷入困難之中。

還次莫州，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戎車再駕，以韐議異，徙知真定府。藥師入朝，韐密奏乞留之，不報。徙知建州，改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或言其過闕時，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罷。起知荆南，河北盗起，復以守真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斂，聚衆剽奪，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服罪。韐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

他返回莫州，正逢郭藥師以涿州來投降，皇上再次駕乘戰車，因爲劉韐有不同意見，被調知真定府。郭藥師入朝，劉韐秘密上奏請求留住他，没有答應。他被移知建州，改知福州，加延康殿學士。有人説他經過皇宫時，見到御史中丞有所請求，於是被罷免。起用他知荆南，河北盗賊興起，又讓他守真定。盗賊的頭領柴宏本來出自富貴人家，不能忍受横徵暴斂，聚衆進行掠奪，殺了巡尉，統制官也戰死了。劉韐單獨騎馬來到鎮上，派人去招柴宏，柴宏前來服罪。劉韐

遂平。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韐曰："空内郡駔駿，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韐諜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内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韐發强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

讓他喝酒，上奏讓他作官，讓他的黨徒返回鄉里，河北一路於是平定下來。郭藥師請求給予馬，皇上下詔把河北的戰馬都給他，不够，又向百姓徵收。劉韐說："把内郡的壯馬好馬都搜羅一空，交給一個投降的將領，不是好主意。"奏請停止做這件事。金人已經計劃向南部擴展，朝廷剛同意他們要雲中土地的要求。劉韐通過諜報得到實情，急忙向上面報告，并且暗中整治城池加强守備來等待事變。這年冬天，金兵來到城下，知道他有所防備，在城的旁邊留下一些兵力，長驅向内。等到回來，修理雲梯衝車設下包圍圈，表明要發動進攻，劉韐發出强弩射擊他們，金人知道不能嚇住他，就退去。自從金兵到來之後，各郡都關閉大門，百姓因而受困，惟有劉韐讓百姓像平常那樣出去打柴放牧，城門按時開關，欽宗稱贊他，拜他爲資政殿學士。

時已許割地賂金人，而議者乘士民之憤，復議追躡，韐以亟戰爲非。是時，諸將救太原，种師中、姚古敗。以韐爲宣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兩人又繼敗。初，韐遣别將賈瓊自代州出敵背，且許義軍以爵禄，得首領數十。既復五臺，而潛、可求敗聞，遂不果進。太原陷，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

當時已經答應割取土地賄賂金人，而議論的人乘着士人百姓的憤怒，又討論要追擊金人，劉韐認爲不應該急忙作戰。這時，衆將營救太原，种師中、姚古失敗。讓劉韐任宣撫副使，到遼州，糾集招募，得到士兵四萬人，和解潛、折可求商定日期一起進攻，他們兩人又都戰敗。起初，劉韐派另一個將領賈瓊自代州從敵人的背部出擊，并且用官爵和俸禄向義軍作出許諾，得到幾十名首領。隨即收復五臺，聽到解潛、折可求失敗的消息，於是不再前進。太原失陷，劉韐被召入朝覲見皇上，任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詆毁罷免了他。

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

京城没有守住，纔派他出使金營，金人命令僕射韓正陪伴他住在僧舍。韓正說："國相瞭解你，現在要任用你了。"劉韐說："苟且偷生而事奉兩個君主，即使我死了，也不會做的。"韓正說："軍中討論設立異姓皇帝，想讓你代替我的官職，可以把家屬帶來，與其白白地死去，不如到北方求得富貴。"劉韐仰天大叫說："哪有這種事情!"回去在一張紙上寫道："金人不認爲我有罪，却認爲我可以任用。貞潔的女子不事奉兩個丈夫，忠臣不事奉兩個君主；况且君主擔憂是大臣的耻辱，君主受辱大臣應死，以順從爲正道

使親信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酹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

的，是妾婦所遵循的，這是我一定要死去的原因。”讓親信帶着它回去告訴他的兒子們。隨即他沐浴更衣，喝了一杯酒而自縊死去。燕人感嘆他的忠心，把他埋在寺西的山岡上，在窗壁上題遍了字，來標明埋葬的地方。過了八十天纔裝殮，他的臉色還像活着時一樣。建炎元年，被贈爲資政殿大學士，後來加謚號爲忠顯。

韐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孫珙，自有傳。

劉韐爲人莊重寬厚，和人交往，像有敬畏的樣子；到了面臨大事時却堅定剛毅不可改變。起初在西州時被童貫所瞭解欣賞，所以從頭到尾把軍隊的事情交給他，到了他因盡忠而死去，議論的人不再提起他以前的過失。他的兒子劉子羽、孫子劉珙，都各自有傳。

傅察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中書侍郎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他是中書侍郎傅堯俞的堂孫。十八歲，考中進士。蔡京做宰相，聽到他的名聲，派他的兒子蔡儵去見他，打算把女兒嫁給他，他拒絶沒有回答。調任青州司法參軍，歷任永平、淄川縣丞，入朝任太常博士，遷爲兵部、吏部員外郎。

宣和七年十月，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使人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强之上馬，行次境上，察覺有變，不肯進，曰：“迓使人，故例止此。”金人輒易其馭者，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驛道，使拜。察曰：“吾若奉使大國，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而脅我至此！又止令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曰：“吾興師南向，何使之稱？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未有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斡離不曰：“爾

宣和七年十月，迎接陪伴金國的賀正旦使。這時，金人將要背棄盟約，朝廷却不知道。傅察到了燕地，聽説金人入侵，有人勸他不要立即出行。傅察説：“接受使命而出行，聽説有了災難就停下來，把君主的命令放在什麼位置？”隨即到了韓城鎮。使臣没有來，住了幾天，金人有幾十個騎兵奔馳闖入館舍内，强迫他上馬，走到邊境上，傅察覺察到事情有變化，不肯前進，説：“迎接出使的人，按照以前的規矩衹到這裏爲止。”金人就换了爲他駕車的人，挾持他向東北走去，走了一百多里，碰到所謂的金國二太子斡離不領兵到驛道，讓他拜見。傅察説：“我如果是奉命出使貴國，見到國主應當致敬，現在來迎接客人却脅迫我到這裏！又衹是讓見太子，太子雖然是貴人，也是臣子，應該用貴賓的禮節相見，爲什麼要拜呢？”斡離不發怒説：“我率軍向南，稱什麼出使？凡是你們國家的所得所失，都給我講出來，否則殺死你。”傅察説：“我們主上仁慈聖明，和貴國講和通好，信使往來，前後相

尚欲還朝邪!”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反覆論辨。斡離不曰：“爾今不拜，後日雖欲拜，可得邪!”麾令去。

望，没有失德之處。太子冒犯盟約而動兵，想要做什麽？我回朝後一定要全都報告皇上。”斡離不説：“你還想回朝嗎?”左右的人督促他讓他下拜，旁邊利刃如林，有人揪住他讓他趴在地上，衣袖都被顛倒過來，他却更加直立不顧，反復地論辯，斡離不説：“你今天不下拜，以後即使想拜，也拜不了了!”揮手讓他離去。

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彦等曰：“我死必矣，我父母素愛我，聞之必大戚。若萬一脱，幸記吾言，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少紓其亡窮之悲也。”衆皆泣。是夕隔絶，不復見。金兵至燕，彦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昨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往忿，殺之矣。”將官武漢英識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縶諸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毁垣出，歸以骨付其家。副使蔣噩及彦輩歸，皆能道察不屈狀，贈徽猷閣待制。

傅察知道免不了一死，對屬下侯彦等人説：“我是一定要死了，我的父母親一向愛我，聽到消息一定會非常悲痛。如果你們萬一逃脱，希望記住我的話，告訴我的雙親，讓他們知道我是爲國家而死，稍微緩解一下他們的無盡悲哀。”衆人都泣不成聲。這天晚上，他被隔絶，不能再見。金兵到了燕地，侯彦等人秘密地尋訪他的存亡，有人説：“使臣不拜太子，昨天郭藥師戰勝之後顯露出喜色，太子怕他被劫取，并且懷着往日的憤恨，把他殺了。”將官武漢英認識他的尸體，把他燒了，包起他的遺骨，命令禁軍士兵沙立帶着它而回去。沙立到了涿州，金人抓到他把他關在土屋裏，大概兩個月。沙立乘看守他的人不注意，破墻而出，回去把傅察的遺骨交給他家裏人。副使蔣噩以及侯彦等人回來，都能講出傅察寧死不屈的情况，贈他爲徽猷閣待制。

察自幼嗜學，同輩或邀與娛嬉，不肯就。爲文温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愠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崒然不可犯。恬於勢利，在京師，故人鼎貴，罕至其門，間一見，寒温談笑而已。及倉卒徇義，犖犖如此，聞者哀而壯之，時年三十七。乾道中，賜謚曰忠肅。

傅察從小愛好讀書，同輩的人有時請他一起玩樂，他不願去。他做文章温潤華麗有典裁。平時一副謙恭的樣子，喜怒不形於色，碰到事情好像不置可否，但如果不是他的意願，儼然不可冒犯。他淡於勢利，在京城，故交鼎盛顯貴，他很少到他們的門下，間或一見，衹是談談天氣的寒暖説説笑笑罷了。等到他倉促之間以身殉義，如此卓絶，聽到的人都哀悼而佩服他，他死時年僅三十七歲。孝宗乾道年間，賜他謚號爲忠肅。

楊震 楊宗閔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人。以弓馬絶倫爲安邊巡檢。河東軍征臧底河，敵據山爲城，下瞰官軍，諸將合兵城下，震率壯士拔劍先登，斬數百級，衆乘勝平之，上功第一。

楊震字子發，代州崞縣人。因爲有精妙絶倫的騎馬射箭的本領任安邊巡檢。河東軍征伐臧底河，敵人據山爲城，俯瞰官軍，衆將把兵力會合到城下，楊震率領壯勇的士兵拔劍首先向上攀登，殺了幾百名敵人，衆人乘勝殲滅了敵人，楊震立了頭等功。

從折可存討方臘，自浙東轉擊至三界鎮，斬首八千級。追襲至黄巖，賊帥吕師囊扼斷頭之險拒守，下石肆擊，累日不得進。可存問計，震請以輕兵緣山背上，憑高鼓噪發矢石，賊驚走，已復縱火自衛。震身被重鎧，與麾下履火突入，生得師囊，及殺首領三十人，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寨。

跟從折可存討伐方臘，從浙東轉戰到三界鎮，殺死八千人。追擊到黄巖，方臘的大帥吕師囊占據斷頭山的險要之處抵禦防守，肆意地往山下扔石塊，他們幾天都不能前進。折可存向他詢問計策，楊震請求派輕裝的士兵沿着山背而上，占據高處擊鼓吶喊發出箭和石塊，方臘的部隊驚慌逃跑，後來又點燃大火保衛自己。楊震身上穿着重重的鎧甲，和手下的人踏着大火衝進去，活捉了吕師囊，并且殺死三十名首領，他被進升五等官秩。回來後知麟州建寧寨。

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粠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震父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粠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珥，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没，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

當初，契丹滅亡時，它的將領小鞠粠向西部逃竄，招集會合十多萬雜羌，攻破豐州，進攻麟府的各個城郭。楊震的父親楊宗閔率領本道兵馬屢屢打敗他們，俘獲他的父母妻子兒女。靖康元年十月，太原被攻陷，鞠粠驅使幽薊叛逃的士兵和夏人奚人包圍建寧，敲着墻壁對楊震説："你的父親奪走了我住的地方，打敗了我的部隊，襲擊我的骨肉親人，我極力忍耐直到今天，趕快交出城池投降，我會保全你的軀體和性命。"當時城中守衛的士兵不到一百人，楊震和戰士們約定，殺死一個敵人有若干獎賞，公家的財庫空竭了，繼續用自己家人的衣服耳飾作獎品，官吏士兵們都感激發奮。過了十天，箭矢射盡兵力困乏，城不能守住，他和兒子楊居中、楊執中竭力作戰而犧牲，全家人都死了，衹有長子楊存中因跟從出征河北惟一幸免。第二年，楊宗閔也因國事死在長安。

震時年四十四。建炎二年，詔贈武經郎。存中貴，請于朝，謚曰恭毅。

楊震死時四十四歲。建炎二年，下詔贈他爲武經郎。楊存中顯貴後，請命於朝廷，賜給他謚號爲恭毅。

張克戩

張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也。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吴縣。吴爲浙劇邑，民喜争，大姓怙勢持官府。爲令者踵故抑首，務爲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奸猾屏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修怨於張氏，以微事黜克戩。逾年，

張克戩字德祥，是侍中張耆的曾孫。考中進士，歷任河間縣令，知吴縣。吴縣是浙江的大縣邑，百姓喜歡争鬥，大姓仗勢把持官府。做縣令的人沿襲舊例俯首縮脚，衹是追求不生是非、僥幸得以離去罷了。張克戩全都用法律來裁斷，奸詐狡猾的人都收斂起來，使臣把情況報告上去，詔令拜爲衛尉丞。起初，張克戩的堂弟張克公任御史，彈劾蔡京。蔡京再次輔佐政事後，對張氏

起知祥符縣，司開封户曹，提舉京東常平，入辭，留爲庫部員外郎。

懷恨在心，因爲一件小事罷黜了張克戩。過了一年，起用他知祥符縣，司理開封户曹，提舉京東常平，入朝辭謝，被留任庫部員外郎。

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掠，克戩畢力捍禦。燕人先内附在城下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内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論功加直秘閣。

宣和七年八月，知汾州。十二月，金兵侵犯河東，包圍太原。太原距離汾州衹有二百里，金人派將領銀朱孛堇來進攻，縱兵四處劫掠，張克戩竭力抵禦。燕人事先有幾十人内附在城下，暗地結黨想做内應，張克戩全都收捕殺掉了他們。多次挑選强勁的士兵去騷擾敵人的營地，乘他們不注意燒掉他們的栅欄，敵人恐懼退去，評功他被加官直秘閣。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復逼城。朝廷命經略使張孝純之子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思正誅求無藝，民不堪命。克戩引誼開曉，皆願自奮。宣撫使李綱表其守城之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不守，思正紿云出戰，遂率灝、宗奔慈、隰，於是人無固志。戍將麻世堅中夜斬關出，通判韓琥相繼亡，克戩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儆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訖不至。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又一次逼近城下。朝廷任命經略使張孝純的兒子張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前來救援，張思正勒索無度，百姓不能忍受。張克戩對他們進行啓發開導，百姓都願奮力守城。宣撫使李綱表奏他守城的功勞，接連升任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太原失守，張思正假裝説是出戰，隨即率領張灝、李宗奔向慈、隰，從此人們的意志動摇了。戍將麻世堅半夜破關而出，通判韓琥相繼逃亡，張克戩召集兵民下令説："太原已經失陷，我知道要滅亡了。然而從道義上不忍心對不起國家、羞辱祖先，我願意和這個城共存亡來表明我的氣節，大家各自打算吧。"衆人都涕泣不能抬頭向上看，異口同聲地回答道："你是我們的父母官，我們願意到死都聽從你的命令。"於是他們就更加整治兵器警備防守。敵人來到之後，張克戩親自帶領將士們穿着鎧甲登上矮墻，雖然屢次打退敵人但援兵最終没有來到。

金兵破平遥，平遥爲汾大邑，久與賊抗，既先陷，又脅降介休、孝義諸縣，據州南二十村，作攻城器具，兩遣使持書諭克戩，焚不啓。具述危苦之狀，募士間道言之朝，不報。十月朔，金益萬騎來攻愈急，有十人唱爲降語，斬以徇。諸酋列城下，克戩臨罵極口，炮中一酋，立斃。度不得免，手草遺表及與妻子遺書，縋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入，

金兵攻破平遥，平遥是汾州的一個大縣，長久以來和敵人抗衡，首先失陷後，金人又脅迫使介休、孝義等縣投降，占據汾州南部的二十個村子，製造攻城的器具，兩次派遣使臣拿着信勸諭張克戩，張克戩未啓封把信燒了。他叙述了危急艱苦的情況，找人從小路去朝廷彙報，没有回音。十月朔日，金人增加一萬名騎兵更加緊急地發動進攻，有十人説了投降的話，被斬首示衆。金人衆首領排列在城下，張克戩當面破口大駡他們，開炮打中一個酋長，立刻死去了。他考慮自

殺都監賈亶，克戩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戩歸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决，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尸禮葬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贈銀三百兩、絹五百匹，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

己不能幸免於難，親手寫下遺表以及給妻子兒女的遺書，把一個州兵用繩子縋到城下讓他拿着書信抵達京師。第二天，金兵從西北角進入，殺死都監賈亶，張克戩仍然率領衆人進行巷戰，金人招人要活捉他。張克戩回去找出朝服，焚香面向南拜舞，自殺而死，一家總共死了八個人。金的將領護持着他的尸體依禮把他埋葬在後園，羅列拜謁并設立祭臺，還爲他立了廟。朝廷聽到這件事情，下詔贈他爲延康殿學士，贈給他家裏銀子三百兩、絹五百匹，詔表貼在門口和閭巷。紹興年間，賜謚號爲忠確。

張確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禄人。元祐中，擢進士第。徽宗即位，應詔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奸，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遂列于上籍。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禄縣人。元祐年間，考中進士。徽宗即位，應詔上書談論十件事情，請求誅殺大奸臣，斥退小人，進用賢能之人，放開禁錮，起用老成的人，提拔忠正耿直的人，平息邊地的戰爭，修養文德，廣開言路，容納直言進諫的人，於是他被列入上籍之中。

宣和二年，召至京師。青溪盗起，確言："此皆王民，但庸人擾之耳。願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租賦之外，一切寢罷，敢以花石淫巧供上者死。撫綏脅附，毋以多殺爲功，旬浹之間，可以殄滅。"忤王黼意，通判杭州，攝睦州事。有自賊中逃歸者，悉宥之，訪得虚實以告，諸將用其言。盗平，知坊、汾二州。

宣和二年，把他召到京師。青溪的盗賊興起，張確説："這些人都是君王的臣民，衹是庸人騷擾他們罷了。希望下達哀痛的詔令，免去不急的事務，除了租賦以外，别的都停止，把那些敢於用名花奇石過分奇巧之物供奉皇上的人治死罪。安撫那些歸附的人，不要把殺人數量多作爲功勞，十天之内，可以把盗賊消滅。"因他違背了王黼的意圖，通判杭州，代理睦州的事情。遇到從盗賊中逃回來的人，他都原諒他們，訪求到盗賊的虚實情况後向上報告，衆將采用了他的建議。盗賊平定後，他知坊、汾二州。

宣和七年，徙解州，又徙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既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武事，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累上不報。明年二月，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

宣和七年，他徙知解州，又徙知隆德府。金兵包圍太原，忻州、代州投降，平陽的士兵叛變。張確上表説："河東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國家的安危所係，失去了河東，豈止是秦地不能守，汴也不能成爲國都了。敵人已經得到了叛變的士卒，必定要南下，潞城有百年没有修築了，將兵又都在戍守邊地。我生長在西州，非常熟悉軍事，如果能够得到十萬秦兵，仍足以抵抗敵人，不然的話，衹有以一死來報答陛下了。"反復上書没有回音。第二年二月，金兵來到，知道

城拒守，或獻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

城中没有守備，通告他使他投降。張確依靠城墻抵禦防守，有人獻計想從東城突圍逃出，并且打探張確的意思。張確怒目訓斥道："我是一個守衛疆土的大臣，應當以死來報國，我的頭可斷，腰不能變曲。"就一直戰鬥到死。

欽宗聞之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窋，慰撫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爲將爲守者皆如卿父，朕顧有今日邪!"斂容嘆息者久之。

欽宗聽到消息後悲痛哀悼，特别贈他爲述古殿直學士，召見他的兒子張窋，撫慰他説："你的父親就是當今的張巡、許遠，死得其所，又有什麽遺憾呢？假如那些做大將做守臣的人都像你的父親這樣，我還會像今天這樣嗎!"皇上表情嚴肅嘆息長久。

朱昭

朱昭字彦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爲震威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内侵，夏人乘虚盡取河外諸城鎮。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絶。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鋭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虚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噪乘之，殺獲甚衆。

朱昭字彦明，府谷人。因爲有效用而進用，累官秉義郎，浮沉按班而行，不表現出自己特殊的地方。宣和末年，任震威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向内入侵，夏人乘虚而入全部奪取了黄河之外的各城鎮。震威城距離府州有三百里，是最孤立偏僻的。朱昭率領老少環城守衛，抵擋敵人的進攻，朱昭招募驍勇精鋭的士兵一千多人，和他們相約説："敵人知道城中的虚實情况，有輕視我們的意思，如果出其不意地進攻他們，可以在第一次擊鼓時就打退他們。"於是晚上用繩子把士兵送出城，逼進敵營，敵人果然驚慌混亂，城上的人乘機喧嚷出擊，殺死和俘獲很多敵人。

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氈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爲城下之盟，畫河爲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内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

夏人設計木鵝梯衝逼近城池，飛箭像雨點般射向他們，他們最終不能施行，就晝夜不停地進攻。他們的酋長悟兒思齊穿着鎧甲前來，用氈盾保護自己，邀請朱昭商議事情。朱昭穿着平時的衣服登上城墻，敞着衣襟問道："你是什麽人，竟如此不勇武！想見我，我就在這兒，你有什麽事?"悟兒思齊放下盾牌向前，數説宋朝失信，説道："大金國約請我一起夾攻京城，在城下立下盟約，劃分黄河作爲界綫；太原轉眼之間就要被攻下，麟府的衆堡壘都已經歸附我了，你依仗什麽而不投降?"朱昭説："太上皇知道奸邪之人危害國家，不吝惜改過，已經舉行内禪之禮，現在天子的聖政已經焕然一新了，難道你不知道嗎?"於是取來太上皇傳位的詔書赦書向他宣讀，

衆人都感到很吃驚，佩服他的勇敢善辯。

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尸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媼從之，遂并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

這時，各個城池投降的很多，朱昭的故舊在旁邊説道："天下大勢已去了，往哪裏盡忠呢？"朱昭叱責他説："你們這些人背義偷生，和猪狗無異，怎麽敢用這些話來勸誘我呢？我衹有一死罷了！"因而大駡并且拉弓要射他們，衆人跑了。他們整整被圍困了四天，城墻大多坍塌毁壞，朱昭用智謀補充防禦，都合法度，但不能再支撑下去。朱昭退坐在廳事，召集衆校官對他們説："城將要被攻破了，妻子兒女不能被敵人所玷污，希望先殺了我的家人然後背城决一死戰，如果取勝就向東建立大功，如果不能取勝就戰死在境内，大丈夫一生的事情也就做完了。"衆人没有響應。朱昭的小兒子在臺階下玩耍，他立刻抬手殺了他，他的長子驚恐地看他，他又殺了長子，徑直率領幾個士兵殺了家裏的人，抬着他們的尸體投入井中。他部下的大將賈宗望的母親正好經過他面前，朱昭起身叫道："老婆婆，是我的鄉里人，我不忍心殺你，請你自己跳入井中吧。"老婆婆聽從了他，於是他一并把土蓋在他們身上。將士們帶妻子兒女的，又都把他們殺了。朱昭對衆人説："我和你們都没有牽累了！"

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歡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部落人家的兒子暗地裏有和敵人私通的，報告敵人説："朱昭和他手下的人各自殺了他們的家人，將要出來作戰，人雖然少，都是不要命的人。"敵人非常恐懼，用利益引誘守衛的士兵，得以登上城墻。朱昭率領衆人在大道處迎戰，從傍晚一直戰到天亮，尸體填塞街道不能通行。朱昭翻身上馬從城墻的缺口逃出，馬跌入塹壕裏，敵人歡呼説："得到朱將軍了！"想活捉他。朱昭瞪眼持劍，敵人没有一個人敢向前走，他隨即中箭而死，時年四十六歲。

史抗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其二子稽古、稽哲謂曰："吾昔語用事者，'雁門控制一道，宜擇帥增戍以謀未形之患，若使横流，則無所措矣'。言雖切，皆不吾省。今重圍既

史抗，濟源人。宣和末年，任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包圍代州情况緊急，史抗在夜間叫來他的兩個兒子史稽古、史稽哲對他們説："我以前告訴管事的人説，'雁門控制着一道，應該選擇將帥增加戍守以便對付没有出現的禍患，如果聽任隨便發展，就没有什麽辦法了'。我的話雖

固，外援不至，吾用六壬術占之，明日城必陷，吾將死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而負國也。能聽吾言，當令家屬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

然懇切，却没有人理解我。現在被牢牢地重重包圍，外面的援兵又没有到，我用六壬術來占卜，明天城池一定會失陷，我將要爲國事而死，你們也不要挂念妻子兒女而對不起國家。如果能聽從我的話，就應該讓家屬自殺，然後我們一同爲正義而死。”他的兩個兒子泣聲説道：“我們聽從父親的命令。”第二天，城果然被攻破，他們父子三個人突圍力戰，都死在城角。

孫益

孫益，不知其所以進。宣和末，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引兵北搗雲中，彼之將士室家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奈違君命。”因躍馬冒圍至城下，張孝純不肯啓門，遂死之。

孫益，不知道他是如何進入仕途的。宣和末年，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受命援救太原。當時敵人的氣勢十分囂張，有人説不如帶兵向北攻打雲中，敵人將士的家室都在那裏，如果進攻那裏他們一定會來援救。孫益説：“這個計策固然很好，無奈的是違背了君主的命令。”於是他跳上馬衝出包圍來到城下，因張孝純不肯開門，於是他被殺死了。

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小鞫綠爲邊患，遣將致討，益子在行間，師無功，益謂子必死。朝廷聞之，恤録其孤甚厚。其子遣信至益所報平安，益怒其子不能死，以狀自列，盡上還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

孫益生來忠正勇敢，常常拿出財物賞勞戰士們，能得到誓死而戰的人。小鞫綠在邊境爲患，派將領討伐他，孫益的兒子也在其中，部隊没有立下戰功，孫益認爲自己的兒子一定會死。朝廷聽到消息後，對他的孤兒撫恤録用非常豐厚。他的兒子派人送信來到孫益的住所報告他平安無事，孫益對他的兒子不能爲國而死感到非常憤怒，自己寫下狀子，把官方所賜給的東西全都交還上去，并斬殺了來送信的人。

初，益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争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又不忍負孫公之托，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刃脅之，無懾容，遂見殺。

起初，孫益在朔寧，察舉同郡人孫谷可以任用，上奏請他任掾屬官，對待他和其他的官吏不同。孫益帶兵出發，把後事托付給他。孫益死後，敵人的騎兵前來進攻，并且另外任命了郡守。衆人討論想開關迎接敵人，孫谷力争没有人聽他，感嘆説：“我已經以身許國，又不忍有負於孫公的托付，衆人不能容我，這是我死的地方了。”有人舉着刀威脅他，他没有一點恐懼的樣子，於是被殺了。

宋史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第二百六

忠義(二)

霍安國　李涓　李邈 劉翊　徐揆
陳遘　趙不試　趙令㡧
唐重 郭忠孝 程迪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霍安國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燕山之復，以直秘閣爲轉運判官。宣和末，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至懷，表其治狀，加直龍圖閣。歲中，進右文、集英殿修撰，徙知隆德府，未行復留。金騎再至，遂被圍，安國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然竟以閏十一月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爲四行，使吏官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明年，贈延康殿學士。

霍安國，不知是什麽地方人，收復燕山之後，以直秘閣任轉運判官。宣和末年，知懷州。靖康元年，路允迪奉使到懷州，上表彙報了他的政績，他被加直龍圖閣。年中，進升右文、集賢殿修撰，轉知隆德府，還没出行又留下來。金國騎兵又一次到來，隨即被包圍，霍安國不遺餘力地加以抵禦，鼎州、澧州的部隊也來到，和他們一起守衛。拜任爲徽猷閣待制，然而最終在閏十一月時城被攻陷。將官王美投入戰壕而死。粘罕把霍安國以下的人分爲四列，讓金人的將官詢問誰不肯投降，霍安國説："是我這個守臣霍安國。"問其他的人，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兵馬鈐轄、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州、澧州的將領沈敦、張行中以及分隊將官五人，都同聲回答説："林淵等人和知州爲一體，都不願投降。"金人酋長命令把他們帶到東北方向，讓他們望着金國下拜投降，他們都不屈服，金人就脱下他們的衣服把他們的兩手反綁於背，殺死十三個人并把其餘的人釋放了。霍安國一家没有人存活下來。第二年，追贈他爲延康殿學士。

李涓

李涓字浩然，駙馬都尉遵勖曾孫

李涓字浩然，是駙馬都尉李遵勖的曾孫。因

也。以蔭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鈞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

蔭庇任殿直，召試中書，改爲文階官，官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困，羽書下達徵召天下的士兵。鄂州屬下有七個縣，應當徵發二千九百人，各縣都没有完成任務，祇有李涓用他所募集的六百名士兵堅决請求前行。有人對他説："你爲什麽不慢慢來，以便等待其他縣邑。"李涓説："國事已經很危急了，應當保持忠信來報答天子，作爲東南的帶頭人。"但募集來的士兵大都是市井之人，不能從軍作戰，李涓拿出家裏的錢買來牛肉和酒激勵犒勞他們。下令説："我本來知道没有太多補益，然而世代蒙受國恩，祇有一死來報國了。你們知道軍法嗎？'失去將領的部隊必死'，同樣是一死，爲報國而死留名後代，是男子漢的不朽事業。"衆人都哭泣。

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噪而奔，曰："敵至矣。"即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涓乘勝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猬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已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尸歸。朝廷録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當天，他就帶着部隊向東去，向北渡過淮河，蒲圻、嘉魚二縣的兵士纔剛剛來到，他們會合起來繼續向前。到了蔡州，天下大雪，蔡州人忽然喧嚷奔跑，説道："敵人來了。"他們立即集結部隊列陣以待。不一會兒，敵人的游動騎兵果然來到。李涓騎馬首先向敵人的先鋒進攻，他的部下都是步兵，以大盾作掩護徑直前進，殺了很多敵人的騎兵，敵人暫且逃跑了。李涓乘勝向北追擊敵人十多里，和敵人大部隊相遇，飛來的箭頭像刺猬毛那樣密集，蒲圻、嘉魚兩縣的士兵立即捨下他們而離去。李涓受了重傷，仍然浴血奮戰，大聲呼喊叱責左右的人背叛了自己，隨即就犧牲了。時年五十三歲。士兵們戰死的十有六七。上級官吏有忌恨李涓的人，脅迫逃亡的士兵誣衊李涓已經逃跑。第二年，金兵離去，蔡州人把他的尸骨送回來。朝廷記録他的忠誠，贈他爲朝奉郎，讓他的三個兒子做官。

李邈

李邈字彦思，臨江軍清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精悍敏决，見事風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初調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用薦改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提轄環慶路粮草，通判河間府。

李邈字彦思，臨江軍清江縣人。是唐朝宗室宰相李適之的後代。他從少年時就有才華謀略，精明强悍，敏鋭果斷，遇事像生風一樣迅速。因父蔭爲太廟齋郎。最初調任安州司理，監潤州酒務。因人推薦被改爲京官，監在京竹木務，擢升爲提轄環慶路糧草，通判河間府。

以迕蔡京、童貫，换右列，由承議郎换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爲遼國賀正副使。還，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呼邈至私第，以語動之，使附己。邈言契丹人未厭其主，貫懼邈有異議，即奏不俟對，令復任。邈上書言："契丹不可滅，苟誤幾事，願誅臣以謝邊吏。"都轉運使沈積中捃邈罪五十有三條，鞫治一無所得，乃以建神霄宫不如詔，免官。

因爲不順從蔡京、童貫，被换入右列，從承議郎换爲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出任遼國賀正副使。回來之後，童貫將要聯合金人夾攻契丹，招呼李邈到他私人的住處，用話語打動他，讓他依附自己。李邈説契丹人没有厭惡他們的君主，童貫害怕李邈有不同的意見，就上奏李邈不用等待入對，命令他再次出使遼國。李邈上書説："契丹不能滅，如果耽誤了國家大事，希望殺了我來向邊防官吏謝罪。"都轉運使沈積中搜集了李邈的罪狀五十三條，經過審查没有一條成立，就以建神霄宫時他不遵從詔令，免去他的官職。

久之，監在京染院，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堤岸。盗起浙東，改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改知嚴州，代還。貫欲以西師入燕，邈復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能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密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改易州，皆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兹始矣!"

過了一段時間，讓他監在京染院，進升爲都大提舉京西汴河堤岸。浙東盗賊興起，他改任爲江、淮、兩浙制置司管當公事，又改知嚴州，被代替回還。童貫想讓西部軍進入燕地，李邈又對童貫説："方臘衹是一個小醜罷了，一聲呼喊屠掠七州四十多縣，官方竭盡數路的兵力然後纔能平定他們，這大概是上天在警告你，怎麽能立刻把軍隊移到北部呢?"於是他秘密地教童貫暗地裏輔助契丹來圖謀金人，童貫不能采用他的計策，他就請求離職回家。童貫收復了燕山，奏請李邈知涿州，改知易州，李邈都辭去没有赴任。他感嘆道："國家的禍亂從此就開始了!"

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邈慨然復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不以時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二敵所畏。朝廷自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换右文殿修撰、京畿轉運使，辭不拜。

金人侵犯京城，皇上下詔讓李邈趕快來見，他慨然又起身上道。來到朝廷之後，正趕上姚平仲出師不利，京城震動，皇上没有按照平時的時間賜對，向他詢問怎樣禦敵?李邈説："勝敗是兵家的常事，陛下不要過於擔憂，自古以來没有在和議或争戰不定時就能取得成功的。"於是他説："种師道是有經驗的老將，很有威名，兩方敵人都怕他。朝廷自從主張和議，就把各道的兵力都交給种師道，根據敵人的情况决定進退。大將在軍隊中，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讓他看到有可以打的地方就進攻，如果勝利了當然是國家的福分；即使不能取勝，也足以讓敵人知道我們有把國家的安危當作自己的責任的將帥。"皇上稱贊他講得好，但這時耿南仲正在主張和議，二人意見不同，就把他轉任右文殿修撰、京

畿轉運使，他辭去没有拜任。

金人猶駐毛駝崗，乃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改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爲河北西路制置使。以措置山西塘濼、屯田、弓箭手事，邈論塘濼不可爲，奪制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領措置司。又論不已，再奪觀察使，則金兵將及境矣。遂復舊官，守真定。後二日，落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知府事。

金人仍然駐扎在毛駝崗，就讓李邈做京城西壁守禦使。李邈説："姚平仲没有打勝，而敵人仍然不敢留下，這是因爲害怕我們。不讓种師道再次出戰，已經失掉了機會；尚且可以尾隨他們而行，等到黄河渡過一半時攻打他們，仍然足以作爲以後的警戒。"他的議論又被阻止。三次上章請求退休，没有被允許。改爲主管馬軍公事、權樞密副都承旨，出外任爲河北西路制置使。因爲處理山西塘濼、屯田、弓箭手的事情，李邈議論塘濼不能做，被奪去制置使，下遷提舉保甲，仍掌領措置司。又議論不止，又一次被奪去觀察使，這時金兵將要到達邊境了。隨即又恢復了舊有的官職，守真定。兩天之後，降階，拜青州觀察使，仍然知府事。

邈始視事，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萬，自度無以拒敵，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民恃邈爲固，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民爲勇敢亦數千人。而新集之兵皆無鬥志，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韐，且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斡離不脅邈拜，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亦不顧，乃拘于燕山府。

李邈剛上任時，兵員不滿二千人，錢不足二百萬，自己估計不能抗拒敵人，就通告百姓出財，共同進行死守。百姓把李邈作爲牢固的依靠，不幾天，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招募到作爲勇敢的士兵也有幾千人。但新徵集的士兵都没有鬥志，金人來到後，李邈向宣撫副使劉韐求兵，并且讓人從小路帶着蠟書前去向皇上報告，都没有回音。城被包圍，一邊作戰一邊守衛，相持了四十天。城被攻破，李邈經過巷戰不能取勝，將要跳入井中，被左右的人拉住他没能跳入。斡離不脅迫李邈下拜，他不拜，就用火燒他的鬍鬚眉毛以及兩條大腿，他也不顧，就把他拘禁在燕山府。

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久之，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説之曰："天下强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强尚可恃乎？"金人諱其言，命邈被髮左衽，邈憤，詆毁甚力，金人撾其口，猶吮血噀之。翼日，自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遇

金人問道："招集兵民打我們，稱我們爲賊人，是爲什麽呢？"李邈説："你們違背盟約，所到之處搶掠我們的金帛子女，我們把你們稱作敵人有什麽可避諱的？"敵人不能使他屈服。過了一段時間，金人想讓李邈知滄州，他笑而不答，并且勸説金人道："天下强弱的勢態哪有常定不變的，祇是我們中國正好處在它的間隙罷了，你們不在這時歸還二帝以及兩河的土地，每年像契丹那樣收取重幣，作爲長久的利益，你們的强大尚且可以依仗嗎？"金人忌諱他説的話，命令李邈披散頭髮衣襟開在左邊，李邈憤怒，非常有力

害。將死，顔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流涕。高宗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

地斥駡他們，金人打他的嘴巴，他仍然吸吮着血噴向他們。第二天，他自己削去頭髮做僧人，金人大怒，隨即把他殺害了。將要死時，他臉色不變，面向南方拜了兩拜，端坐着被殺戮，燕地人爲他而哭泣。高宗贈他爲昭化軍節度使，謚號爲忠壯。

劉翊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攻廣信、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城上。金兵初攻北壁，翊拒之，乃僞徙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復趣翊往應；越再宿，潛移攻具還薄北城，衆攀堞而上，城遂陷。邈就執，翊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挺身潰圍欲出，諸門已爲敵所守，乃之孫氏山亭中，解縧自縊死。

劉翊，靖康元年，以吉州防禦使爲真定府路都鈐轄。金人進攻廣信、保州没有攻克，隨即越過中山而進攻真定。劉翊率領部衆晝夜在城上搏鬥。金兵起初向北壁進攻，被劉翊抵抗住，就假裝轉攻東城，宣撫使李邈又敦促劉翊前去迎戰，過了兩夜，金人又偷偷地移動進攻的器械回來逼近北城，敵衆攀着城上的齒狀矮墻而上，城隨即失陷。李邈被抓住，劉翊仍然集中左右的人進行巷戰，不久左右的人逐漸離去，劉翊回頭看着他的弟弟説："我是一個大將，難道能够接受敵人的殺戮嗎！"挺身突破包圍想出城，各個城門已被敵人守住，他就到了孫氏山亭中，解下帶子自己上吊而死。

徐揆

徐揆，衢州人。游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

徐揆，衢州人。求學京師，進入太學。靖康元年，應試開封府進士，成爲第一名，没有等到大考就遭受了國難。欽宗到金營後没能回來，徐揆率領諸生敲開南薰門，把書信交給金人的兩個首領，請求讓欽宗回來。書信的大概内容是説："過去楚莊王進入陳國，想把它作爲一個縣，申叔時勸諫，楚莊王又封了它。後代的君子，没有不稱贊申叔時的善諫，楚子的從諫的，千百年以來，仍然向往他們的風采。本朝對大國失信，違背盟約進行討伐，是元帥的職責；郡城失守，國家幾乎滅亡却存下來，是元帥的功德；兵不血刃，集市上的店鋪没有改變，生靈幾乎死亡却活了下來，是元帥的仁義；即使是楚子使陳國生存下來的功勞，也不能超過。我皇帝親自屈駕萬乘，兩次到達營門，遠在草莽之地，國中景仰歸向，已經多次踮起脚跟盼望看到屬車的塵土了。道路上流傳的話，是説因爲金銀不够，所以天子没有回來，我私下對此感到疑惑。現在國家儲藏

上。商賈絶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録死節，詔贈宣教郎，而官其後。

的錢財已經用空，在編百姓的一名婦女的飾物，一個微小的器物，没有不交給公家的。商人絶迹，不來京城，這一點點東西怎麽能抵償所索要的數目。有保存國家的恩德，使生靈存活的仁義，却因金帛的原故，把君父留下作爲人質。這就像愛護别人的子弟，却侮辱他們的父祖，和不愛没有什麽區别，元帥一定不會這樣做。希望推廣惻隱之心，保存自始至終的恩惠，把君父遣返回來，班師整治軍旅，緩些時間，使他向四方徵求金帛，然後派使者前往奉獻，那麽楚子封陳的功勞就微不足道了。”兩個首領看了書信，讓人用馬載着徐揆來到軍營責難他，徐揆厲聲辯論，被金人殺害。建炎二年，追録爲守節義而死的人，下詔贈他爲宣教郎，讓他的後代做官。

陳遘

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父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傜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静，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

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嶷攝封駁，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易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閲閲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决吕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黥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

陳遘字亨伯，他的祖先從江寧遷移到永州。考中進士。知莘縣，治政有成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相推薦他。知雍丘縣，徽宗將要讓他做御史，他父親陳祐甫却去世了。守喪完畢，任廣西轉運判官。蔡京開拓蠻瑶地區，建立平、從、允三州，陳遘説：“蠻人期望安静，輕易地擾亂他們來挑起事端，不能這樣做。”蔡京恨他，因其他的事情被罷職而歸。

不久知商州、興元府，入朝任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掌權，任用他做左司員外郎。很快提升爲給事中，趕上張商英被免去相位，蔡嶷攝理封駁，極力詆毁阻止他，陳遘恐懼，請求出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移任陝西。被召回京師，但蔡京又爲丞相，他再使河北，徙淮南。皇上將要换置發運使，命令選拔諸道有功績和經歷的計謀之臣，執政官選了陳遘，蔡京説：“他的職位卑下不能用，希望再選他人。”皇上説：“可以任爲集英殿修撰使他前往。”蔡京纔不敢説話了。隨即任發運副使，不久，升爲發運使。朝廷正在督查組織運輸糧餉，運渠壅塞乾澀，陳遘讓決開吕城、陳公兩塘通到渠中。漕路剛通，而朱勔的花石綱運塞道，官船不能通行。陳遘捕捉了他的人，并且上章自己彈劾自己。皇上爲他黥了朱勔的人，進升陳遘爲徽猷閣

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衆不及千，今脅從已過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鼎澧槍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

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仿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

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摭官吏奸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置于理。"許之。

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巨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遘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閘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閉閘，群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

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

待制。

宣和二年冬天，方臘作亂，下詔把這件事交托給陳遘。陳遘說："方臘最初起於青溪時，手下的人不到一千，現在跟從他的人已經超過一萬，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都聚集黨徒響應他。東南兵力薄弱勢力孤單，士兵不熟習作戰，一定不能消滅敵人。希望發出京城附近的兵力、鼎澧的槍盾手，兼程而來，可能蜂起的愚民，不至於滋生蔓延。"皇上全都聽從了他的話。

加陳遘爲龍圖閣直學士，經理節制七路，在杭州設治所。當時縣官用度百出，陳遘創議根據公私出納，適量增加他們的赢餘，稱爲"經制錢"。此後總制使翁彥國仿照其形式，稱爲"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的名稱，是從他們兩個人開始的。

他又說："妖賊欺凌殘暴州縣，衹是搜求官吏，恣意進行殺戮。往往斷截官吏的肢體，挖取肝肺，有的用油鍋煎熬，有的用强箭射擊，用盡了殘酷毒辣的手段，也不能抵償他們怨恨的心情。大概是因爲貪污好利的人，倚仗法令侵吞牟取騷擾百姓，不知盡頭。積累下不平的怨氣，存於民心，一旦乘勢像這樣爆發，真讓人悲痛！這種風氣不革除，一定會再次生出事變。我希望抓取那些仍然沿襲貪贜舊習的官吏，審查懲辦以告天下，請依理重罰。"皇上答應了他的要求。

又進升爲學士，凡是他所施行設置的，用御筆首先下達。於是彈劾越州王仲嶷糾集市民鑄造金茶器，減少價格出賣軍糧券，却用私錢收取它，王仲嶷因而被罷職。杭州經歷了大寇之後，河渠淤塞，邦人深受水澇災害。前任守臣多次向朝廷請求，都因爲消耗費用而停工。陳遘在冬季檄告真、揚、潤、楚各郡，凡是守衛閘門的綱卒，全都集中到治所。在此之前，當關閉閘門的時候，衆士卒没有東西吃，大都受凍挨餓不能自顧。聽到命令，互相隨從唱着跳着而來的有二千人，利用他們的力量治理河渠，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杭州人由此得利。

移任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升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即位，升爲資政殿

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禄大夫。復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禄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遥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爲囚孥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

學士，積官至光禄大夫。又知真定府，又移任中山。金人又來進犯，陳遘衝破包圍進入城中，堅固城壁抵禦防守。下詔康王領任天下大元帥，任命陳遘爲兵馬元帥。被圍困半年，外面没有增援部隊。京都被攻陷後，割去兩河以求和好。陳遘的弟弟光禄卿陳適到了中山，臨城告訴他聖旨，陳遘遠遠地對他說："君主受到侮辱大臣當死。我們兄弟平常以名義處身行事，難道應當出賣國家作囚犯嗎?"陳適哭泣着說："兄長你祇管盡力，不要擔心我。"

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

陳遘呼叫總管讓他搜求城中的全部兵士打擊敵人，總管推辭，於是斬了他來示衆。又叫步兵將領沙振前往。沙振一貫有英勇之名，也堅決推辭，陳遘一定要派他去。沙振憤怒并且害怕，在衣服裏藏了一把刀進入府中。陳遘的妾定奴責怪他擅自闖入，沙振立刻把她殺了，隨即在堂上把陳遘殺害，以及他的兒子陳錫和僕妾共十七人都被殺害。他的長子陳鉅因爲在淮南做官幸免於難。沙振出來，帳下的士兵叫嚷着向前說道："大敵臨城，你怎能殺害我們的父帥?"抓住他把他撕裂打爛，身首無餘。城中没有主帥，就開門出來投降。金人進來看到陳遘的尸體說道："這是南朝的忠臣。"收殮而把他埋葬在鐵柱寺。建炎初年，贈爲特進。

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吕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

陳遘稟性孝悌友善，做人是一個寬厚的長者。擔任部刺史二十年，每次出行郡縣，一定要燒香祈求上天，希望不要遇到貪官污吏。曾經舉薦王安中、吕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來他們都到了公輔的職位，世人認爲他能識别人才。

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禄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陳適由開封府少尹、衛尉少卿直到光禄卿。在這次戰役中，金人抓住他把他帶到北方。十年以後，死在雲中。

趙不試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宣和末，通判相州，尋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初，汪伯彦既去相，金人執其子似，遣來割地，似至相，不試固守不下。

趙不試，是太宗的六世孫。宣和末年，通判相州，隨即權州事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公事。建炎元年，知相州。起初，汪伯彦離開相州後，金人抓住他的兒子汪似，派他來割地，汪似到了相州，趙不試牢固地防守没有被攻下。第二

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死。

年，金人大舉進入。州城長久地被圍困，軍民没有牢固的意志，趙不試對他們説："現在城中糧食缺乏，外援不到。我趙不試，是宗室的後代，義不投降，將有什麽計謀呢?"衆人没有回答。趙不試知道事情不能有所作爲，於是登上城和金人相約不要殺人，金人答應了。不久打開城門，就把他的家人投入井中，然後自己也跳入井中，命令提轄官用土填上。州裏的人都免於一死。

趙令峸

趙令峸，燕懿王玄孫，安定郡王令衿兄也。初名令裨。建炎初，仕至鄂州通判，領兵戍武昌。賊閻瑾犯黄州，縱掠而去。令峸渡江存撫之，黄人乃安。李綱言於上，擢直龍圖閣、知黄州，賜今名。奉詔修城，凡六月而畢。賊張遇過城下，招令峸。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乃引軍去。未幾，丁進、李成兵迭至，俱擊却之。叛將孔彦舟又引兵圍城，率民兵固守，凡六日乃解。

趙令峸，是燕懿王的玄孫，安定郡王趙令衿的哥哥。最初起名趙令裨。建炎初年，官至鄂州通判，帶兵守衛武昌。賊人閻瑾侵犯黄州，縱行搶掠而離去。趙令峸渡過長江問候撫恤他們，黄州人纔安定下來。李綱向皇上進言，他被提升爲直龍圖閣、知黄州，賜給現在的名字。奉詔修城，總共花了六個月而完工。賊人張遇路過城下，召見趙令峸。他考慮不能抗拒，就出城見他，張遇讓他飲酒，他一飲而盡，説："我本知道喝了這酒必定會死，希望不要殺害軍民。"張遇吃驚地説："先用這來試探你罷了。"又取毒酒澆在地上，地面裂開發出聲響，就帶領部隊離去。不久，丁進、李成的部隊接連來到，都打退了他們。叛將孔彦舟又帶兵圍城，他率領軍民牢固地守衛，總共經過六天纔解圍。

三年，以内艱去，詔起復。時金人聞孟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犯黄州。令峸已還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笴鑿頭箭，浮江告急。令峸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之，大駡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又衣以戰袍，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膝?"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駡不絶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初，城破，都監王達、判官吴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焉。

建炎三年，因母親去世而離職，下詔讓他再次出任。這時金人聽説孟太后在南昌，想抓住她，直接侵犯黄州。趙令峸已經在返回的路上，郡裏的士卒得到了金人的木笴鑿頭箭，渡江告急。趙令峸迅速前往，半夜進入城中。金人猛烈進攻，第二天城被攻陷。金人想讓他投降，他大駡不屈服，給他斟酒，他揮掉不肯喝，又給他穿戰袍，他説："我怎能穿這種服裝!"金人説："趙使君爲什麽這樣堅定不跪拜?"他説："衹應當給祖宗下拜，怎能給豬狗下拜!"金人憤怒地鞭打他，臉上流滿鮮血，他駡不絶口而死去。事情被皇上知道，贈他爲徽猷閣待制，謚號爲愍忠。州裏人請求給他建廟，被允許了。起初，城被攻破，都監王達、判官吴源、巡檢劉卓，都因爲不屈服而被害死。

唐重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策士，問以制禮作樂，重對曰："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録。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從小就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徽宗親自策問學士，用制禮作樂考問他，唐重對答說："事奉雙親聽從兄長，是仁義禮樂的實質。陛下把神考作爲父親，哲宗作爲兄長，大概也是推究到仁義的實質罷了，爲什麽要制作呢?"授任蜀州司理參軍，改爲成都府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授辟雍録。

先是，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争興利以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因是薦之，召對。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

在此之前，朝廷把開拓疆土作爲大功，邊帥争着興利來求得奬賞，凡是蜀地東西、夔峽路以及荆湖、廣南，都誘使靠近邊地的番夷獻出他們的不能耕種的土地，稱爲納土，趁機設置州縣，所到之處騷動不安。唐重把它的利害關係向宰相陳述，宰相因此舉薦他，被召入對。遷爲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

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故金人以貫爲禍首。若斬貫首，遣人傳送于金，尚可緩兵。"或獻議遠避，重聞衛士語，以告于朝，始定守城之計。擢右諫議大夫。時宰執各主和戰二議，重上疏乞命其廷辨得失。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令，有匿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豈初政所宜?"即與御史抗論，乃止。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宰輔，有未嘗一日出國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上開納，而宰相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

金人進入京城，唐重說："開拓邊地的禍患，發起於童貫，所以金人把童貫作爲罪魁禍首。如果斬了童貫的頭，派人傳送給金人，尚且可以緩兵。"有人獻計到遠處躲避，唐重聽到衛士的話，把它告訴給朝廷，纔定下守城的計策。擢爲右諫議大夫。當時宰相和執政官們分别主張和戰兩種意見，唐重上疏請求命令他們在朝廷上辯明得失。金人索要金帛，中書侍郎王孝迪下達命令，有隱藏金銀的人處死，允許人告發。唐重說："像這樣的話，那麽兒子可以告發父親，弟弟可以告發兄長，奴婢可以告發主人了，豈是初期政策所適當的?"就和御史争論，纔停止下來。又多次上疏請求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不久遷爲中書舍人，詞命大多是他所繳奏的。他又說："近代不依次序用人，致身宰輔位置的人中，有未曾出過國門一天的。請先補外任，作爲依次用人的倡導。"皇上開懷接納，但宰相執章上奏認爲不能施行。第二天，臺諫官都得到罪名，唐重降職知同州。

金人已陷晋、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降詔奬諭，擢天

金人已經攻陷晋州、絳州，將要到達同州。唐重估計不能守住，就打開城門讓州人出城，自己帶着數百名殘兵守城，來表示必死的信念。金人懷疑有防備，不再渡黄河而返回。皇上下達奬

章閣待制。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致虛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鬥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摇矣。然潰卒爲梗，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峽四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致虛鋭於出師，由澠池屯千秋鎮，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而五路之力益耗矣。重募人間道走京城歸報。二帝既北行，重即移檄川、秦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

未幾，高宗即位，重上疏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

長安謀帥，劉岑自河東使還，上亦詢可守關中者，岑以重對，乃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大元帥府，乞早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一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督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爲策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晋之墟，視敵强弱爲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關中，此爲策之次；儻因都城，再治城池汴、洛之境，據成皋、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

勵他的詔令，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在此之前，陝西宣撫使范致虛率領五路兵保衛皇上，到達陝州。唐重寫給范致虛一封信，説道："中都依仗秦兵爲親信，諸夏依靠京師爲根本。現在京城被圍困已久，人們没有鬥志，如果五路軍隊徘徊没有前進，那麽作爲親信的就不能依仗，而根本就動摇了。然而潰敗的士卒成爲災禍，關中公私的積蓄已經用盡；又聽説西夏侵犯掠奪鄜延，成爲腹背的憂患。現在不如用檄書通知蜀帥以及川峽四路，共同資助關中守禦的防備，聯合秦、蜀來保衛王室。"范致虛急於出師，從澠池屯駐千秋鎮，被金將打敗，部隊全部潰散，退回保衛潼關，而五路的兵力更加消耗了。唐重招募人從小路跑回京城彙報。二帝已經北行，唐重就發布檄文給川、秦十路帥臣，各自準備好禮物前往軍前迎奉。

不久，高宗即位，唐重上疏論述當今急需做的有四件事，大的禍患有五種。所謂急需做的事是，以皇帝向西巡幸爲第一，其次是建立藩鎮、分封宗室子弟，和夏國通好，繼青唐之後，使互相牽制，來緩和敵人的勢力。所謂大患，是指法令滋蔓昭彰，朝綱萎靡不振，軍政敗壞，國家財用枯竭，民心背離。要想挽救這些禍患，應當遵守祖宗的成規，提用忠直之人，大大地端正獎賞和刑罰，確實是當今急需做的事情。

長安謀求將帥，劉岑從河東出使回來，皇上也詢問可以守衛關中的人，劉岑用唐重來回答，就讓他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不久即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先前在同州時，總共三次上疏大元帥府，請求早日莅臨關中來符合衆人所望。并且籌劃三個計策：一是鎮守撫慰關中來加固根本，然後把部隊屯扎在漢中，在西蜀開國，這是上策；如果駐扎在南陽，控制住楚、吳、越、齊、趙、魏的部隊，讓他們臨近秦、晋地區，根據敵人的强弱決定進退，選擇賢明宗室親屬在關中設府，這是中策；倘若利用都城，再次在汴、洛的境内整治城池，依據成皋、崤函的險要，全都嚴加防守，這是下策；如果帶兵南渡，那麽國勢微弱，

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爲請。并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虢、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以上，委漕臣儲偫以守關中。

人心離散，這是最失策的。等到了永興，他又六次上疏，都是請求皇上車駕臨幸關中。并且分條上奏關中防護黄河的事情，大概内容是説：虢、陝殘破不堪，解州、河中已經失陷，同州、華州沿着黄河和金人對壘，邊防面積延續六百多里。本路没有能够作戰的兵力，請求用五路兵馬十萬以上來增援，委托漕臣儲備以便守衛關中。

章凡七八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峽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虚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并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乞節制五路兵，俱不報。

奏章總共遞上七八次，朝廷没有决定處置的方法。唐重又上疏説：“關中處於險固的地勢，可控制陝西六路，捍衛遮掩川峽四路。現在蒲州、解州失守，和敵人成爲近鄰，如果關中牢固，就可保秦、蜀十路無事。因爲各路帥守、監司各有守護，互不通融。昨天范致虚會合勤王的部隊，不是不盡力，而是將帥各自打算，不聽從調度。請求選拔賢明的宗室親屬充任京兆的守官，或者設置元帥府，令其總管秦、蜀十道兵馬根據便利而行事，應讓帥守、監司都聽其管制。情況危急就聯合各道的兵力來保衛國家，不衹是可以抵禦敵人，也可以救助郡縣瓦解之失。”又請求節制五路的兵力，都没有回報。

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吾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

金人的將領婁宿渡過黄河攻陷韓城縣，當時京兆府的剩餘兵力都被經制使錢蓋調去奔赴行在所。唐重估計形勢不能支撑下去，寫了一封信向他的父親唐克臣告别説：“忠和孝不能兩全，執義不苟且偷生來使我的父親受到侮辱。”唐克臣回覆他説：“你能够以身殉國，我就含笑於九泉了。”等到金人進入境内，唐重給轉運使李唐孺寫信説：“唐重我平生忠誠講義氣，不敢躲避災難。起初認爲迎接皇帝入關，占據居高臨下的地勢，或許可以統治東方。現在皇帝南幸了，關陝又没有重兵，即使是竭盡智慧力量又有什麽辦法，用一死來報答皇上也不遺憾。”

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逾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鋭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孺以其書聞，俄以死節

等到金兵包圍城池，城中的兵員不滿一千人，堅持守衛過了十天，外面的援兵不到。經制副使傅亮帶領幾百名精鋭的士兵强奪城門出去投降，城被攻陷，唐重率領一百名親兵浴血奮戰。衆將領扶着唐重要他離去，唐重説：“死是我的職責。”戰鬥不停，衆人潰散，唐重被流箭射中

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謚恭愍。

而死。起初，李唐孺把他的書信上報朝廷，不久因死節被批覆。皇上哀悼他，贈他爲資政殿學士，後來追謚爲恭愍。

郭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簽書樞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頤。少以父任補右班殿直，遷右侍禁。登進士第，換文資，授將作監主簿。年逾三十，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間。宣和間，爲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群，歲起大獄，轉相告引，抵罪者衆。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宰相王黼怒之，坐廢格鹽法免。

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以和議爲非是，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逾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鋭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之獲，故議和以款我師。今諸道之師集矣，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上命與宰相吴敏、樞密李綱議，忠孝復條上戰守利害、士馬分合之策十餘事。主和者衆，卒不用其策。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歲久，死亡者衆，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從之。忠孝亟走關陜，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擇一將統之。繼遣兵趨澤、潞，聽宣撫司節制。

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虚率諸軍繇淆、澠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之圍可緩。"致虚以爲然。檄河中守席益、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爲牽制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是簽書樞密院事郭逵的兒子。師從程頤受學《易》、《中庸》。年輕時因爲父親的官職補爲右班殿直，遷右侍禁。考中進士，换爲文官，授將作監主簿。年過三十歲，不忍心離開父母，大多在河南管庫間任職。宣和年間，任河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相接壤，販鹽的盜賊幾百人結爲一群，每年造出大案，互相告發，抵罪的人很多。郭忠孝衹是懲治了他們的首領，其餘的都被寬大獲免。宰相王黼恨他，因爲廢除格鹽法而坐罪被免官。

靖康初年，被召任軍器少監。入朝對答，認爲和議不對，極力陳述追擊敵人的策略，他説："用兵忌諱深入，金人從燕薊發兵，越過河朔，侵犯都城，他們的鋒芒不可阻擋，現鋭氣將要衰弱，又衹顧獲取子女玉帛，所以議和來阻止我們的軍隊。現在各道的部隊都集合起來了，應該乘他們懈怠時攻擊他們，如果不能把他們打回去，將來怎能抵禦他們的到來。"皇上命令和宰相吴敏、樞密李綱商議，郭忠孝又分條奏上關於戰守利害、士馬分合的計策十多件事。主張議和的人很多，最終没有采用他的計策。改任爲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起初，議論的人請求選擇十萬保甲刺作義勇軍，分别隸屬於河朔各郡。郭忠孝説："保甲時間長了，死亡的人很多，選擇三萬人守衛都城就行了，河朔是騎兵的地區，不是保甲所適宜的。"皇上聽從了他。郭忠孝立即趕往關陜，得到三萬精鋭的兵員，分别隸屬於十個將領統轄，選擇一名大將總領他們。接着派兵前往澤、潞，聽從宣撫司節制。

金人再次侵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虚率領各軍從淆、澠前來救援，郭忠孝説："金人深入内地，而河東没有守備，希望分兵奔向太行山，扼住他們的退路，他們一定來應戰，城下的包圍就可以緩解了。"范致虚認爲他説的對。檄告河中守臣席益、馮翊守臣唐重和郭忠孝一起從河東出擊，

之舉，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絳州，破太平寨，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郛。會大軍失利淆、澠間，乃引還。

造成牽制之勢，大軍全從函谷關而出。郭忠孝獨自率領蒲、解的三千部隊到達猗氏，碰上金人，打敗了他們。經過絳州，攻下太平寨，殺死幾百名敵人。進攻平陽，進入它的外城。趕上大部隊在淆、澠間失利，就領兵退回來。

及金人犯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得前。已而攻陷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贈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別有傳。

等到金人侵犯永興，因爲兵少，有人勸郭忠孝作爲監司出巡，可以躲避災禍。郭忠孝没有答應，和經略唐重分城進行防守。郭忠孝主要守衛西城，唐重主要守衛東城。金人陳兵城下，郭忠孝招募人用神臂弓射他們，敵人不能向前。不久金人攻陷了城的東南角，郭忠孝和唐重以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武功大夫程迪都被害。朝廷贈郭忠孝爲大中大夫。他的兒子郭雍，另外有傳。

程迪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部鄜延兵戰死永樂。迪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中征方臘有功，加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他的父親是程博古，率領鄜延兵戰死在永樂。程迪因爲家族恩蔭得以做官。宣和年間，跟隨楊惟中征討方臘立下戰功，加爲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

諸使合薦迪忠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留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使桑景詢知其謀，以告唐重，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以亮爲制置副使，去者悉還。

衆使臣聯合舉薦程迪忠義而有謀略，可以擔任將帥，召他奔赴行宫。經略制置使唐重因爲敵人逼近，留下程迪提舉軍馬，布置民兵作爲防備。金人已經從同州渡過黄河，有人勸程迪回到蜀地，程迪想到他將有報效國家的機會，没有聽從。就到种氏衆豪傑那裏去，謀劃率領部衆保住險要之地，等敵人的氣勢逐漸衰弱，出奇兵攻打他們。轉運使桑景詢瞭解他的計謀，把它告訴了唐重，張貼告示允許百姓選擇險要之地自加防守。趕上前任河東經制使傅亮主張應當防守不應躲避，唐重聽從他的意見，讓傅亮任制置副使，離去的人都回來了。

既而金兵益迫，重乃以迪提舉永興路軍馬，措置民兵，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會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

不久金兵更加逼近，唐重就讓程迪提舉永興路軍馬，布置民兵，命令程迪前去視察南山各個山谷，打算運送金帛遷移治所到那裏。於是招納土豪，招募民兵來補充軍籍。趕上來應募的人很多，傅亮對唐重説："人心如此，花費十天的時間，守備將會備好，爲什麽要望風棄城而去。"

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慷慨嗚咽，同盟皆感泣。

唐重非常同意他的觀點，就檄告各司聽從傅亮的領導。金人接近城池，程迪又要選擇兵力前去迎戰，讓老少能够前往險要的地方，尚且可以存活十萬人。傅亮堅持要在城上守衛，金人從四面急攻，外面没有援兵，程迪率領各司以及統制偏裨以下的人在東鄉會盟："危急時刻必定以死作戰，誓不與敵人共存。"慷慨涕泣，同盟的人都感動哭泣。

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徒行徇于衆曰："敵仇我矣，降亦死，戰亦死！"努力與鬥，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遍，絶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舁置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贈明州觀察使，謚恭愍。子昌㝢。

城被攻破，是從傅亮所分的地段開始的。傅亮首先出來投降，衆人都潰散了。程迪率領他手下的人巡行告訴衆人説："敵人已把我們當作仇人了，投降也得死，戰鬥也是一死！"努力和敵人搏鬥，憤怒地大聲呼叫，嘴裏流出鮮血，衆人都感動激奮，斬殺了很多敵人。程迪冒着飛箭，拿着短兵器與敵人打了幾十個回合，身上幾乎所有地方都受了傷，氣絶而又醒過來，仍然厲聲地叱罵戰鬥不止，隨即在戰鬥中死去。他手下的士兵抬着他放在空屋之中，相連的屋子都化爲灰燼，衹有這間屋子没有着火，等到入殮時，他的容色仍然像活着一樣。下詔贈他爲明州觀察使，謚號爲恭愍。他的兒子是程昌㝢。

徐徽言

徐徽言字彦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喜談功名事。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韓忠彦、范純粹、劉仲武以徽言應詔，召見崇德殿，賜武舉絶倫及第。

徐徽言字彦猷，是衢州西安人。年少時爲諸生，廣泛地涉獵書傳。他仗義而舉止豪爽，有奇特的志向，喜歡談論功名之事。大觀二年，下詔尋求有材力與武藝的人，韓忠彦、范純粹、劉仲武都以徐徽言應詔，皇上在崇德殿召見他，賜他武舉絶倫及第。

歷保德軍監押，以邊功加閤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總領河西軍馬，以討西夏功，累遷秉義郎。宣和四年，將伐燕，命太原帥張孝純招河西帳族，遣徽言入其地。帳族拒而射之，徽言迎戰破之，遂定天德、雲内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其功，檄太原不得違節度。復棄去。孝純先定朔、武二州，亦不能守。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徙赴石州。

歷任保德軍監押，因立下邊功加封閤門祇候、平陽府軍馬鈐轄，權知保德軍。改任爲總領河西軍馬，因討伐西夏有功，累遷秉義郎。宣和四年，將要討伐燕地，命令太原帥張孝純招納河西的帳族，派徐徽言進入他們的地區。帳族拒絶并且向他射擊，徐徽言迎戰打敗了他們，隨即平定了天德、雲内兩城。宣撫使童貫嫉妒他的功勞，檄告太原不能違抗節度。又棄城而去。張孝純首先平定了朔、武二州，也不能守住。改知火山軍兼統制河西軍馬，遷移奔赴石州。

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絶餉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千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

金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虚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渾脱亂流以掩敵。

金人益備克胡寨、吴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没，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

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乃登陴以大義嘸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 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

靖康初年，升任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包圍太原，分兵斷絶糧餉的通道，從隰州、石州往北，命令數月不能通達。徐徽言派三千人渡過黄河，一仗打敗了他們。升爲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

金人再次侵犯京城，陝西制置使范致虚糾集會合五路兵力赴難，檄告徐徽言守護河西。欽宗割去兩河的土地來解除災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從河東出兵，被金人劫持，以便宜行事割讓河西三州隸屬西夏。晉寧的軍民非常恐慌，説道："丢棄了麟、府、豐三州，晉寧怎能獨自存活下去!"徐徽言説："這是讓人下的假詔令。三郡在河西，假如有詔令，還當執章上奏，況且没有呢!"於是率領部隊又攻取了三州，夏人所設置的守長都出來投降，徐徽言安慰他們并把他們放回了。又一并攻取了嵐、石等州，教習戈船的士卒乘上羊皮筏在亂流中來襲擊敵人。

金人在克胡寨、吴堡津增加守備，派守領任九州都統，和晉寧對陣。徐徽言出奇兵襲擊趕走了他們。當時河東的郡縣淪喪，遺民們每天都盼望王師的到來。徐徽言暗中連結汾、晉的幾十萬土豪，相約收復了舊地就上奏讓他們做官任守長，聽任他們世襲。條奏這件事讓皇上知道，等到回答可以實行，就親自率領精鋭的士兵攻打太原，直取雁門，留下兵力戍守；并且説道："平定了全晉那麽勝利的形勢就歸我們所有，中原的收復就指日可待，抓住一時的機會，不能失去。"奏章遞上，下詔徐徽言聽從王庶節制，他的意見於是被阻止。

金人忌恨徐徽言，想迅速拔掉晉寧來除去禍患。建炎二年冬天，從蒲津渡過黄河包圍晉寧。在此之前徐徽言移文府州，與折可求相約夾攻金人。折可求投降，金將婁宿把他挾持到城下來招引徐徽言。徐徽言過去與折可求結爲姻親，就登上城上的矮墻用大義急切地數落他。折可求仰起頭説："你對我爲什麽這樣無情?"徐徽言拿起弓厲聲説："你對國家没有情，我對你還有什麽情? 不衹是我無情，這支箭尤其無情。"一發射中了他，折可求逃走，於是他出兵縱行追擊，隨即斬

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横當强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没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

殺了婁宿孛堇的兒子。在這時，河東周圍都被攻陷，祇有晉寧屹然獨立，横擋强敵，勢力懸殊相差百倍。徐徽言堅守陣地持久作戰，撫慰疲勞和傷殘的人，派會游泳的人渡過黄河，召集逃避隱伏在山谷中的百姓幾萬人，乘筏西渡，和金人在黄河上鏖戰，大小幾十次戰鬥，俘虜殺死很多敵人。晉寧號稱天下之險，徐徽言擴展外城，向東逼近黄河，下臨萬丈深溝，樓墻堅固，防備的器械非常完整。命令衆將官劃分地隅分别防守，敵人來到就自己拼死作戰，用强兵往來作爲游動的增援部隊。

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水乏絶，儲偫浸罄，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夷之餘，裒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炮機、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贇繫帛書飛笴上，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决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衊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猥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

金人發動進攻多次遭到失敗，不能實現他們的願望，圍攻晉寧更加急切。晉寧的習俗是不喝井水，到黄河打水。金人運來竹索石塊堵塞黄河的支流，城中用水缺乏斷絶，儲備逐漸用盡，鎧甲和兵器缺少破敗，人人惴惴不安，知道死亡没有幾天了。徐徽言能够赢得衆人之心，使飢餓傷殘之後的人奮起，搜集折矛斷刀，用死力堅持守衛。自己考慮到不能支撑之後，拿出炮機、篦格，凡是防守的用具都用火燒了它，説道："不要把它們留給敵人。"派人從小路奔馳前去給他的兄長徐昌言送信説："徽言我辜負國家的恩德而死了，兄長你要勤勉地事奉君主。"一天晚上，副校官李位、石贇在射出的箭杆上繫上帛書，暗地裏和婁宿相約打開外城接納金兵。徐徽言和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在城門中與金兵决戰，殺死很多敵人，退回圍繞牙城來守衛。金人進攻不止，徐徽言把妻子兒女放到屋裏，堆積柴火自己把他們燒了。他倚劍坐在堂上，慷慨地對將士們説："我是天子守衛疆土的大臣，義不死在敵人手中。"於是拔出佩刀準備自殺，左右的人急忙呼號扶救他，金兵來到，挾持徐徽言離去，却仍然害怕他的威名。

婁宿得徽言所親説徽言："盍具冠鞁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污僞官，不即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摇吻作説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

婁宿到徐徽言的住所親自勸説徐徽言道："爲什麽不準備冠鞁去見金帥。"徐徽言斥責他説："穿戴朝服，是覲見君父的禮節，以此進入氈帳中行嗎？你骯髒地做僞官，不立即慚愧而死，反而以此爲榮，并且摇脣鼓舌替敵人做説客嗎？不趕快離開，我的力氣仍然能打死你。"婁

去，爾其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爲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婁宿曰:“爾粗狠，可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

宿靠近徐徽言，對他說:“二帝已經北去，你還爲誰在這裏守衛呢?”徐徽言說:“我爲建炎天子守衛。”婁宿說:“我們的部隊已經向南了，中原的事情不可知，何必自己受苦呢?”徐徽言憤怒地說:“我恨不能殺了你們這些人回去拜見天子，將用死來報答地下的太祖、太宗，無庸知道其他!”婁宿又拿出金國的制書說:“如果能稍微屈服，會讓你永世任延安主帥，陝地全歸你所有。”徐徽言更加憤怒，罵道:“我承受國家的厚恩，死正是我的去處，這雙膝怎能爲你們這些人而變曲呢?你應當親手殺了我，不要讓別的人再來加害我。”婁宿舉起戟對着他，希望他害怕而降服。徐徽言敞開衣襟迎向戟刃，神態自若。讓他喝酒，他拿起杯子扔向婁宿說:“我尚要喝你的酒嗎?”謾罵不停。金人知道不能使他屈服，於是射死了他。粘罕聽説他死了，向婁宿發怒説:“你粗暴凶狠，能够專門殺害有義氣的人來報你的私恨嗎?”對他治罪非常厲害。

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吴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却。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

當初，徐徽言和劉光世是少年時代的好朋友。劉光世受命增援太原，駐扎在吴堡津，就停頓不前。徐徽言寫信催促他前進，他没有聽從;又告訴他太原危急不能守住，時刻盼望救援，總管接受詔令奔赴危急之地，不應當停留招取違抗命令的罪名，劉光世仍然退却不前。徐徽言就上奏章彈劾他停留不前，封了一個副本給他，劉光世驚慌立刻上路了。

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

宣撫使張浚和衆使者相繼把徐徽言守節義而死的事情報告皇上，高宗撫着几案震痛哀悼，回頭對宰相說:“徐徽言報效國家死在疆場，臨危難而不屈，忠心貫穿日月，遠遠超過了顏真卿、段秀實。如果不對他加以恩寵，用什麼來勸勉忠良，昭示來世之人。”就贈他爲晉州觀察使，謚號爲忠壯。再贈爲彰化軍節度。

孫昂亦引刀欲自刺，金人擁至軍前，不屈而死，至是贈成忠郎、團練使。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孫昂也拿刀想刺殺自己，金人把他擁到軍前，他不屈服而死去，到這時贈爲成忠郎、團練使。徐徽言的兒子徐岡已經同時死於戰鬥，他的堂孫徐適也因守衛安豐而死去。孫昂的父親孫翊，宣和末年知朔寧府，救援太原，死在陣地上。各代都著爲忠義。

向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神宗后再從侄也。年十五入太學，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特恩改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累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萬緡羡餘，户部聶昌請賞之以勸天下。子韶劾奉世，且言近臣首開聚斂之端，寖不可長，士論韙之。以父憂免，起復，知淮寧府。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是神宗皇后的遠房侄子。十五歲進入太學，考中元符三年進士。因特恩改爲承事郎，授荆南府節度判官，屢次升官至京東轉運副使。屬郡郭奉世進呈萬緡的餘利，户部聶昌請求獎賞他來勸勉天下的人。向子韶彈劾郭奉世，并且説近臣首先開了聚斂的先河，不能使它逐漸滋長，士人們認爲他説的對。因爲父喪而免職，守喪未滿再次任職，知淮寧府。

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建炎二年，金人侵犯淮寧，向子韶率領衆弟守城，通告士人和百姓説："這是你們設立墳墓的國家，離開這裏還會到什麽地方，我和你們必當以死相守衛。"當時有東部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想丢下城池率領軍民逃向臨安，向子韶不答應，岳景綬帶兵迎戰敵人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向子韶親自穿上鎧甲戴上頭盔，頂着箭石，派他的弟弟向子率奔赴宗澤那裏請求援兵，援兵没到，城被攻陷。向子韶率領軍民進行巷戰，由於力量竭盡被敵人抓住。金人坐在城上，想使他投降，斟好酒放在前面，左右的人按他想讓他屈膝，向子韶直立不動，用手指敵責駡，金人殺害了他。他的弟弟新近知唐州的向子褒、朝請郎向子家等與一家人全都遇害，衹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向鴻得以生存下來。事情被皇上知道，再贈爲通議大夫，讓他家裏六人做官，後來封謚號爲忠毅。當初，金人到了淮寧府，楊時聽到消息後説："子韶一定要死了。"大概是知道他一向是個守節的人。

楊邦乂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獄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越翼日，討平之。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縣人。博古通今，以舍選中進士，遭受時事的艱難，常常以節義自許。歷任婺源縣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官階知溧陽縣。趕上叛亂的士卒周德占據府城，殺死官吏。楊邦乂設立縣獄把趙明囚禁在庭中，想殺了他，於是通告他説："你對鄉里的豪傑熟悉，果真能召集你的徒弟們替鄉人誅殺賊人，不祇是赦免你的罪過，還要向皇上爲你報功給你官爵。"趙明就請求前去，楊邦乂給他喝了一杯酒，讓他自己離去。第三天，就討伐平定了叛卒。

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爲御營使，駐箚建康，命劉光世、韓世忠、王𤫙諸將悉聽充節制。充性酷而無謀，士心不附。渡碙沙，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𤫙擁兵弗救，淬被擒，𤫙兵遁，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棁以户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顔宗弼既入城，棁、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

建炎三年，金人來到長江邊，高宗到了浙西，留下右僕射杜充任御營使，駐扎在建康，任命劉光世、韓世忠、王𤫙諸將都聽從杜充的節制。杜充生性殘酷而没有謀略，士人之心不依附他。渡過碙沙，杜充派陳淬、岳飛等人與金人在馬家渡交戰。從辰時到未時，激戰幾個回合，勝負没有决出。王𤫙擁兵不救，陳淬被抓住，王𤫙的部隊逃走，杜充率領手下幾千人投降。金人渡過長江，打着鼓向前逼近建康城。當時李棁以户部尚書督察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護建康，都拿出投降的狀子，在十里長亭迎接敵人。金帥完顔宗弼入城以後，李棁、陳邦光率領官屬迎拜，祇有楊邦乂不屈膝投降，用鮮血在衣服上寫下大字説："寧做趙氏的鬼，不做他國的臣。"完顔宗弼不能使他屈服。

翼日，遣人説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遥望大駡曰："若女真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

第二天，派人勸説楊邦乂，許給他舊有的官職。楊邦乂用頭撞在柱下的石礅上流着鮮血，説道："世上難道有不怕死的人而可以用利益來打動嗎？趕快把我殺了。"第二天，完顔宗弼等人和李棁、陳邦光在堂上設宴，讓楊邦乂站在庭中，楊邦乂叱責李棁、陳邦光説："天子讓你們捍衛城池，敵人來了不能抵抗，又進一步和他們一起飲宴作樂，還有臉面見我嗎？"有一個叫劉團練的人，用一幅紙在上面寫上"死活"兩個字給楊邦乂看了説："你不要多説話，想死就趕快寫下'死'字。"楊邦乂奮筆寫下"死"字，金人相顧臉色驚動，但不敢害他。一會兒完顔宗弼再次引誘楊邦乂，楊邦乂非常憤怒，遠望他大聲駡道："你們女真人圖謀中原，上天怎能長久地幫助你們，將要把你們碎尸萬段，你們怎能侮辱我！"完顔宗弼非常生氣，殺了他，挖取他的心，時年四十四歲。皇上聞知此事，贈他爲直秘閣，賜給田地三頃，官方爲他入殮埋葬，在那個地方賜廟爲褒忠，謚號爲忠襄，讓他的四個兒子做官。

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舊家，實倡館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

楊邦乂從小在郡學裏，眼睛不看非禮的東西。同舍生想毁壞他的操守，把他拉出來，假托説是老朋友家，實際上是娼館。楊邦乂起初没有懷疑，喝了幾巡酒，妓女出來，楊邦乂很驚愕，

冠焚之，流涕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朕死節，不可不厚褒録，以爲忠義之勸。"加贈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趕忙跑回宿舍，脱下衣帽把它們燒了，流淚自責。紹興七年，樞密院説楊邦乂忠節的行爲顯著，皇上説："顏真卿是前代的忠臣，朕以前已經讓他的子孫做官，楊邦乂爲朕守節而死，不能不厚加褒録，來作爲對忠義之士的勉勵。"加贈他爲徽猷閣待制，增賜田三頃。

宋史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三)

曾忞(弟)悟　劉汲　鄭驤　吕由誠　郭永

韓浩 朱庭傑 王允功 王薦 周中 周辛(附)　歐陽珣　張忠輔

李彦仙 邵雲 吕圓登 宋炎(附)　趙立 王復 鄭褒(附)

王忠植　唐琦　李震　陳求道

曾忞

曾忞字仲常，中書舍人鞏之孫。補太學内舍生，以父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須次于越。

曾忞字仲常，中書舍人曾鞏的孫子。補爲太學内舍生，因父親的官職任郊社齋郎，累官司農丞、通判温州，不久止宿在越州。

建炎三年，金人陷越，以琶八爲帥，約詰旦城中文武官并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忞獨不往，爲鄰人糾察逮捕，見琶八，辭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柄以死國，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時金人帳中執兵者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盡驅其家屬四十口同日殺之越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尸。金人去，忞弟朝散郎怛時知杭州餘杭縣事，制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事聞，予三資恩澤，官其弟怤、子宓、兄子扂，皆將仕郎。

建炎三年，金人攻陷越州，讓琶八任元帥，相約次日早晨城中的文武官員全到府上去，有不到以及隱藏、没有被發覺的，都是死罪。祇有曾忞不去，被鄰居糾察逮捕，見到琶八，言語和氣勢不屈服。并且説道："國家哪裏對不起你，就背叛盟約欺負上天，横行無道。我是宋朝世代的大臣，祇恨没有尺寸刀柄爲國而死，怎能貪生事奉你這個狗奴才呢?"當時在金人的帳幕中拿着兵器的人都驚愕地瞪眼相看，琶八説："暫且讓他出去。"左右的人把他的家人共四十口全都驅趕出來在同一天把他們殺害於越州的南門外，越州人挖了地窖把他們的尸體埋葬了。金人離去後，曾忞的弟弟朝散郎曾怛當時知杭州餘杭縣事，製作了大棺材裝殮他們的尸骨，把他們埋葬在天柱山。事情被皇上知道，給予三資恩澤，讓他的弟弟曾怤、兒子曾宓、哥哥的兒子曾扂做官，都是將仕郎。

方遇難時，宓甫四歲，與乳母張皆死。夜值小雨，張得蘇，顧見宓亦

曾忞遇難時，曾宓剛四歲，和他的乳母張氏都被處死。夜裏趕上下小雨，張氏得以蘇醒，回

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宙以歸。後仕至知南安軍。忠從弟悟。

頭看見曾宙也蘇醒過來，還在吸吮她的乳汁，郡卒陳海把曾宙藏起來而回。後來他官至知南安軍。曾忠的堂弟是曾悟。

曾悟

悟字蒙伯，翰林學士肇之孫也。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悟被執，抗辭慢罵，衆刃劘之，尸體無存者，妻孥同日被害。年三十三。

曾悟字蒙伯，是翰林學士曾肇的孫子。宣和二年考中進士，靖康年間任亳州士曹。金人攻破亳州，曾悟被抓住，嚴辭謾罵金人，衆人用刀割他，尸體没有存下來的東西，妻子兒女同一天被殺害。時年三十三歲。

劉汲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紹聖四年進士。爲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霄宫不如令，以京畿轉運使趙霆奏，徙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攝守，下自獄。靈素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紹聖四年進士。任合州司理、武信軍推官，改任爲宣德郎、知開封府鄢陵縣。奉行神霄宫不遵從命令，因京畿轉運使趙霆的奏報，移任爲通判隆德府。當時方士林靈素掌事，同郡人班自改動《易經》的《繫辭》製造妖言，來應合林靈素。劉汲上任，把班自下到獄中。林靈素推薦班自有道法，命令轉運使陳知存檢查驗證，掾史害怕，想改變獄案。劉汲責備數落掾史，陳知存害怕他，終於把實情上報。

通判河中府，辟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驅馳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虚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絶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虚以書謝汲而行。

通判河中府，辟爲開封府推官。自從盛章等人任京師尹，對誅殺堅决，一般是請取特旨來滿足自己的願望，劉汲告訴府上奏請罷免他。宰相王黼剛掌管應奉司，劉汲當着客人總是詆毁他，王黼聽到了，上奏貶他爲監蓬州稅。欽宗召他赴朝，劉汲奏請希望能到邊遠地區，整治部隊和糧食來保衛京師。當時在鄧州設置京西轉運司，讓劉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虚的部隊到了陝州，劉汲給他寫信勸他派一支部隊從蒲州中部越過河陽，燒掉金人的積蓄，斷絶黄河的橋梁；一支部隊從陝路直抵鄭、許，和各道聯合，敵人必定會瓦解分散。范致虚寫信感謝劉汲而出發。

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以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

金人再次侵犯京師，各道有三個月不知道朝廷的情况。馮延緒傳達詔撫的通告，説皇帝出郊外簽定和議，命令各道罷兵。劉汲對副總管高公純説："詔書不能立刻相信。"高公純詢問緣故，劉汲説："詔書從去年十二月就下達了，鄧州離京城七百里，現在纔到州裏是爲什麼呢？哪裏有用三個月的時間議和，而敵人還没有退走呢？這

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

一定是金人脅迫朝廷來緩和保衛朝廷的部隊罷了，可以迅速發兵。"高公純感到爲難，劉汲請求自己出發，高公純不得已和他一起到了南陽，不肯前進，劉汲獨自率領幾十名騎兵奔赴都城，二帝已經北行，劉汲穿上白衣服放聲慟哭。不久代替高公純擔任元帥，捐出金帛犒勞戰士，爲戰守作準備。皇上下詔準備巡幸鄧州，劉汲擴展城池，裝飾行宫，用來接待皇上的器具準備得非常周全。隨即升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路安撫使。

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請先從事河東，以定西河之根本。"於是金人復渡河，諜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寨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俱死無益。"乃下令曰："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其聽送其家，寅出午反，違者從軍法。"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

劉汲奏道："要想收復兩河，應當首先收復河東，要想收復河東，應當用陝兵，請先從河東行事，來穩定西河的根本。"這時金人又渡黄河，通過諜報知道鄧州是皇帝所在的地方，命令其大將銀朱猛烈進攻京西。劉汲派副總管侯成林守衛南陽，金人忽然到來，殺了侯成林。劉汲召集將領和官吏對他們說："我承受國恩，恨没有找到死的處所，金人來了必死，你們有能和我一起去死的人嗎?"衆人都流着眼淚說："聽從你的命令。"有百姓請求在山上扎寨來躲避敵人的，劉汲說："這是拋棄城池。然而你們都去死没有什麽必要。"就下令說："城中有才能和武力願意從軍的人聽任他們留下來，其餘的人聽從他們的方便。"得到敢死的戰士四百人。又下令說："凡是在這裏做官的人聽任他們把家人送走，寅時出去午時返回，違者依軍法懲辦。"衆人都感動佩服，没有一個過期不到。

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鬥，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太中大夫，謚忠介。

等到南陽失陷，命令大將戚鼎帶領三千名士兵迎戰，并且命令靳儀和趙宗印分守西門、南門牽制敵人。劉汲自己率領牙兵四百人登上城墻瞭望，看到趙宗印從小路逃走，就自己來到戚鼎的軍隊中，指揮他的部下布陣來等待敵人，敵人到了之後他們都殊死戰鬥，敵人退却。一會兒靳儀戰敗，金人進攻他們更加猛烈，矢如雨下，部隊裏的人請求劉汲離去，劉汲不答應，說："讓敵人知道安撫使在這裏爲國家盡死力。"敵人大舉到來，劉汲戰死。事情報告皇上，贈他爲太中大夫，謚號爲忠介。

鄭驤

鄭驤字潛翁，信之玉山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知溧陽縣，歲饑，民多逃亡，漕司按籍督逋賦不少貸，驤患之，盡去其籍。使者欲繩以法，驤曰："著令約二稅爲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貧，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析利病，力止之。

鄭驤字潛翁，信州玉山縣人。考中元符三年進士。知溧陽縣，當年饑荒，百姓大多逃亡，漕司按户籍督促拖欠的租賦没有一點減免，鄭驤感到憂慮，把那些户籍全都除去了。使者想繩之以法，鄭驤説："發布命令把二稅作爲定數，現在不減免，那麽拖欠的就越多，百姓就更加貧窮，賦税就越發不能完成。"使者不能使他屈服。當時討論從建康開鑿漕運水渠引導太湖水來通向大江，將要破壞幾個州的民田，徵調江、浙二十五州的丁夫，耗費資財以百萬計。朝廷派官員視察能否實行，鄭驤分條剖析它的利弊，極力阻止這事。

通判岢嵐軍，改慶陽府。姚古奏爲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自渭易熙，奏辟幕下。地震，秦隴金城六城壞，驤爲蓋言六城熙河重地，宜趣繕治，因自請董兵護築益機灘新堡六百步，以控西夏。堡成，以功遷官，賜緋衣銀魚。

通判岢嵐軍，改到慶陽府。姚古奏請他擔任熙河蘭廓路經略司屬官。錢蓋從渭州調到熙州，奏請召他到自己幕下。發生地震，秦隴金城六個城被毁壞，鄭驤對錢蓋説六城是熙河重地，應該趕快修繕治理，於是他自己請求帶兵保護修建益機灘新城堡六百步遠，來控制西夏。新堡修成，他因立功而升官，賜給他緋衣銀魚。

唃厮羅氏舊據青唐，置西寧州，董氈入朝，其弟益麻党征走西夏。大觀中，羌人假其名歸附，童貫奏賜姓名趙懷恭，官團練使。至是党征自西寧求歸，貫懼事露，議者希貫意欲絶之。驤謂貫欺君，請辨其僞。貫怒，將厚誣以罪，會敗而止。擢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驤按格爲《常平總目》十卷，頒之所部。時陝右大稔，驤奏乞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

唃厮羅氏過去占據青唐，設置西寧州，董氈入朝，他的弟弟益麻党征跑到西夏。大觀年間，羌人假藉他的名號來歸附，童貫奏請賜給他姓名爲趙懷恭，任官爲團練使。到這時益麻党征從西寧請求歸附，童貫害怕事情敗露，議論的人巴結童貫想要拒絶他。鄭驤説童貫欺騙君主，請求辨明他的僞詐。童貫發怒，將要大大地誣衊他來治罪，趕上事情敗露而停止。鄭驤被升任爲京兆府等路提舉常平。鄭驤按照規則作《常平總目》十卷，頒發給所屬的部下。當時陝右地區大豐收，鄭驤奏請用本部的本息利用時機大量地買進糧食，得米六十萬斛。

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時謀巡近甸金陵、南陽、長安爲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會帝東幸揚州，復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首尾相應，庶敵勢不得衝

高宗初年，他以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當時打算巡視近甸金陵、南陽、長安作爲皇上駐扎之處，鄭驤説："南陽、金陵偏於一方，不是使君王興盛的地方；長安四面要塞，是天府之國，皇上可以駐扎。"趕上皇上東幸揚州，又請求從楚、泗、汴、洛以及陝、華，各自募集精兵，首尾相呼應，以使敵人的勢力不能衝破。没

决。不報。金將婁宿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

驤在熙河，嘗摭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爲《拓邊録》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爲《别録》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爲《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温、董氊世族爲《蕃譜系》十卷。

有被答應。金將婁宿侵犯同州以及韓城，鄭驤派兵占據險要位置攻打他，部隊失利，金人乘勝徑直來到城下，通判以下的人都逃走了。鄭驤説："所謂太守，是指守衛到死罷了。"第二天城被攻陷，鄭驤跳入井中而死，被贈爲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號爲威愍，下詔賜廟號爲愍節。

鄭驤在熙河，曾經選取熙寧到政和年間攻取建置的遺迹作《拓邊録》十卷，兵將蕃漢的雜事作《别録》八十卷，描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等國人物圖書作《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到溪巴温、董氊世族作《蕃譜系》十卷。

吕由誠

吕由誠字子明，御史中丞誨之季子。幼明爽有智略，范鎮、司馬光，父友也，皆器重之。以父恩補官，調鄧州酒税，臨事精敏，老吏不能欺。會營兵竊發，聚衆閉城，守貳逃匿，由誠親往招諭，賊斂兵聽命。以功遷秩，尋擢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言者謂其資淺，罷之。知合水縣。王中立、种諤征靈州，由誠部運隨軍，天寒食盡，他邑役夫多潰去，唯由誠所部分無失者。改知乘氏縣。丞相吕大防爲山陵使，辟爲屬。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綿四州，復知嘉州，皆有治績。

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薦由誠剛正有家法，宜任臺臣。召至京師，與恪議不合，且憂其畜縮不足以濟時艱，力辭求退。差知襲慶府，未及出關，金人再入，陷京師，立張邦昌，以兵脅士大夫臣之，由誠微服得免。時群盜所在蜂起，由誠崎嶇至郡。城圮糧竭，於是晝夜爲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擁十萬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康王移軍濟陽，由誠竭力饋餉，軍以不乏。遣官屬王允恭奉表勸進。

吕由誠字子明，是御史中丞吕誨的小兒子。年幼時就聰明爽快有謀略，范鎮、司馬光，是他父親的朋友，都器重他。因父親的恩蔭補官，調鄧州酒税，遇事精明敏鋭，老的官吏不能欺騙他。趕上軍營的士兵私下發難，聚衆關閉城門，守官們逃跑躲藏，吕由誠親自前往招諭，亂賊收兵聽命。他因立功而升官，不久擢任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進言的人認爲他的資歷淺，罷免了他。知合水縣。王中立、种諤出征靈州，吕由誠部隨軍運輸，天氣寒冷，糧食用盡，其他城邑的役夫大都潰散離去，衹有吕由誠的部下没有走一個人。改知乘氏縣。丞相吕大防任山陵使，把他召爲屬官。通判成都府，知雅、嘉、温、綿四州，又知嘉州，皆有治理的政績。

靖康元年，宰相唐恪舉薦吕由誠剛正有家法，適合擔任臺臣的職務。把他召到京師，與唐恪的意見不一致，并且擔憂他退縮不足以幫助時事的困難，極力拒絶請求退下。差知襲慶府，没來得及出關，金人再次侵入，攻陷京師，擁立張邦昌，用武器威脅士大夫臣服他，吕由誠换上百姓的服装得免。當時各地群盜蜂起，吕由誠歷經艱難而到郡。城毁糧盡，於是他晝夜修治守備，剛剛修築好，大盜李昱帶領十萬人跑到城中，知道他有防備，假裝接受元帥府的招安而離去。康王移動部隊到濟陽，吕由誠盡力饋贈糧餉，部隊因此而没有缺乏。吕由誠派官屬王允恭奉表勸康

王登位。

時京東諸郡，兵驕多内訌，獨由誠拊循有方，士樂爲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群盜中，救援皆絶。孔彦舟以鄆兵叛，首犯郡境，攻之累旬不能下，始引去。胡選者衆尤殘暴，攻由誠示必取，由誠夜焚其攻具，直入帳下，賊駭散，不知所爲，忽解圍去。

當時京東各郡，兵士驕横大都内訌，衹有吕由誠撫慰有方，士兵們樂意爲他所用。前後多次被進攻包圍，屹然自立於群盜之中，救援都斷絶了。孔彦舟率領鄆州部隊叛亂，首先侵犯郡境，進攻幾十天不能攻下，纔引退而離去。胡選衆人尤其殘暴，進攻吕由誠表示一定要攻取，吕由誠在夜裏燒了他們進攻的器具，直接進入他們的帳篷中，敵人驚恐潰散，不知道該做什麽，忽然解圍離去。

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争奮，晝夜警備。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郡官有迎降者，執而械之。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陷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子偰與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南北隔絶，其孫紹清留蜀，後自蜀走江、浙訪由誠生死，遇令佳之子子彝于江陰，知令佳與由誠同死被褒典，乃訴于朝，詔贈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與二子恩澤。

一天金兵從四面聚集，吕由誠嚴格地建立賞罰制度，用忠義鼓勵大家，守衛的士兵争相盡力，晝夜警惕防備。金人分百路攻城，箭石下落如雨，衆人没有背叛的意向。郡官有出來投降的，抓住把他們囚禁。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被攻陷後都被抓住，金人想活着讓他投降，吕由誠不屈服，金人就把他的兒子吕仍殺死在他面前，吕由誠不顧，與趙令佳同時被害。他的兒子吕偰和家屬四十口人都被抓，没有活着回去的。南北被隔絶，他的孫子吕紹清留在蜀地，後來從蜀地跑到江、浙詢訪吕由誠的生死下落，在江陰遇到趙令佳的兒子趙子彝，得知趙令佳和吕由誠同時犧牲被褒典，就向朝廷訴説，下詔贈吕由誠三官，爲通奉大夫，給予兩個兒子恩澤。

郭永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决，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奸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變具獄，永力争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青年時就剛正聰明英勇果斷，身高七尺，鬚髯如神。因爲祖父的官職任丹州司法參軍，丹州太守是軍人出身，無所顧忌謀取私利，郭永多次依法制裁他。太守大怒，氣勢洶洶地面對郭永，郭永不因此而改變，太守就假裝説好話把他推薦給朝廷。後來太守要改變已經定案的案卷，郭永力争不被聽從，用袖子舉起文書還給他，拂衣離去。

調清河丞，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諸大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脱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

調清河縣丞，不久知大谷縣。太原帥一般都由重臣擔任，每次宴會花費千金，從各縣收取用以供給，從大谷縣收斂的尤其厲害。郭永寫信給幕府説："不是十分之一的收取，都是百姓的膏血，用它來作爲飲宴之費行嗎？如果没有得到命令，我將檢舉揭發而回去了。"郡府不敢强迫他。

雨，歲旱，巫乘此嘩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盗”，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近，永械致之府，府爲并它縣追還。於是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它。”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

縣裏有一個水潭能產生雲雨，當年乾旱，巫覡乘這個時候對百姓喧嘩鼓動，郭永杖打巫覡，把他們在太陽底下曝曬，雨立刻下起來，縣裏的人刻在石頭上記載這種奇異現象。府裏派遣幾批士卒號稱爲“警盗”，刺探各縣的長短，游蕩作惡而不回去，没有人敢違抗他們，郭永給他們帶上脚鐐手銬帶到郡府，郡府爲此一并把其他縣的人都追回來了。於是他對部使者以及郡裏的文告有對百姓不方便的，必定反復條陳利弊，有的於是廢止而不實行。有人對郭永説：“世人正在隨聲附和，你不要因此而取得災禍。”郭永説：“我衹知道實行我的志向罷了，無暇顧念其他的事情。”大谷的百姓安心於他的治理，認爲自從有縣令以來没有人能和郭永相比。他離去幾年後，又經過那裏，老幼攔住挽留他就像郭永剛剛離去時一樣。

調東平府司録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决之。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録耶!”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乃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它日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

調任東平府司録參軍，府裏的事情無論大小，郭永都加以決斷。官吏有不能辦理的，私下相互嘲笑説：“你不是郭司録!”通判鄭州，燕山戰事興起，讓郭永擔任那個路的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駐在邊地，依仗皇恩非常凶暴，到集市上買東西不按價付錢，又毆打百姓，直到打傷眼睛折斷四肢纔罷休。安撫使王安中不敢過問。郭永告訴王安中，如果不懲辦將會難以控制他，請見到他而顯明地斥責他；如果不服，就抓住那些罪行嚴重的人在集市上斬了。他就去見郭藥師説：“朝廷有對不住將軍的地方嗎?”郭藥師吃驚地説：“這是什麽意思?”郭永説：“前些日子將軍你騎馬歸附朝廷，皇上推心置腹地和將軍交談，像客人那樣招待你的禮節無所不至，但將軍没有立下尺寸的功勞來報答皇上。現在委以你重任，你却放縱部下的人殘害百姓而不禁止，平常尚且是這樣，如果情況緊急時又怎麽辦呢!”郭藥師雖然謝罪却没有慚愧的神色，郭永對王安中説：“將來敗壞邊事的一定是這個人。”不久王安中被罷免，郭永也辭官而去，移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

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

趕上金人趨向京師，凡是所經過的城邑都想立刻攻占。這時天氣寒冷，城池都被凍住，金人

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争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

一概利用在冰上置梯登城，不攻而進入城中。郭永剛好在大名，聽到消息，首先放鬆了在壕溝中捕魚的禁令，人們争着出來捕魚，冰不能凍結。金人來到城下，觀望了很久而離去。郭永遷爲河東提點刑獄。

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掎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彦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没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

當時高宗在揚州，命令宗澤守衛京城，宗澤整治武器積聚糧食，將要收復兩河，因爲大名是要衝之地，檄告郭永和大帥杜充、漕張益謙互相支援。郭永就從早到晚地謀劃作戰守備的器具，乘機聯合東平的權邦彦作爲援助，不幾天聲名震動河朔，已經淪没的州縣皆又響應官軍，金人也怕他而不敢妄動。

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彦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剉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兹命也，奚懼。"

没過多久，宗澤去世了，杜充守衛京城，讓張益謙代替他，而裴億任轉運使。張益謙、裴億都是齷齪小人。趕上范瓊脅迫權邦彦向南而去，劉豫攻下濟南前來侵犯，大名城孤立無援，郭永率領士兵晝夜登城，伺機就出兵暗中打擊敵人。有人勸張益謙棄城逃跑，郭永説："北門是梁、宋的屏障，如果他們得志就會席捲向南，朝廷就危急了。假如力量不能匹敵，仍然應當死守，慢慢地挫敗他們的先鋒，等待外援的到來，爲什麽要抛棄它呢?"於是招募士兵携帶帛書在晚上從城上吊下來而出，向朝廷告急，請求事先做好守備。進攻包圍更加緊急，俘獲的東平、濟南人，在城下大聲呼喊道："二郡已經投降了，投降的人享受富貴，不投降的没有活的出路。"張益謙之類相互張望動色，郭永大聲説："今天正是我輩報效國家的時候。"又巡行城上撫慰將士們説："官軍來到了，我們的城堅固可守，你們繼續努力，敵人不足害怕。"衆人都感動哭泣。到了黎明，四面充滿大霧，劉豫用車發出斷碑殘石攻城，樓櫓都被打壞，左右的人用盾遮着站立在那裏，很多人頭被打碎了。很久城纔被攻陷，郭永坐在城樓上，有人攙扶他讓他回去，他的兒子們圍繞他哭泣着請他離去，郭永説："我世代蒙受國恩，應當用死來回報，然而巢塌了卵也被埋覆，你們又能如何呢?這是命運，爲什麽要害怕。"

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

張益謙、裴億率領衆人出來投降，金人説：

"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啖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尸瘞之。

"城被攻破纔出來投降，爲什麼呢？"衆人以郭永不聽從作爲理由。金人派騎兵召見郭永，郭永端正衣帽向南方拜了兩拜後，換了一條幅巾而進入，黏罕說："阻止投降的人是誰？"郭永注目而視說："不願投降的是我。"金人認爲郭永的容態面貌奇偉，并且一向聽說他的賢能，就私下相與交談，想用富貴來引誘郭永，郭永瞪着眼睛唾罵他們說："無知的猪狗，我恨不能把你們剁成肉醬來報效國家，爲什麼要勸我投降呢？"憤怒地罵不絕口。金人避諱他說的話，揮手讓他離去，郭永又厲聲說道："爲什麼不趕快把我殺死？我要率領義鬼來消滅你們。"那些被抓住的大名人没有不把手放在額頭上，爲他而哭泣，金人憤怒地砍斷他們所舉起來的手。於是就殺害了他，一家人都遇害。即使是那些平常和郭永不合的人也都面容悲慟，金人離去後，共同背着他的尸體把他埋葬了。

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而尤慕顏真卿爲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慚。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强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

郭永博通古今，得到錢就買書，家裏藏書萬卷，作文章不希求别人知道。看到古人有立名節的，没有不合上書感慨嘆息終日的，而尤其仰慕顏真卿的爲人。杜充守衛大名，名聲很大，郭永曾經謀劃了幾個策略見他，過了幾天詢問事情的眉目。杜充說："没有時間閱讀。"郭永數落他說："人有志向而没有才能，喜好虚名而丢掉實際，剛愎自用而取得名聲，用這來擔當大任，很少有不顛沛流離的，你們值得幫助治政嗎？"杜充非常慚愧。靖康元年冬天，金人再次侵犯京城，内外被隔絕，有人把兩宮被迫北行的消息告訴郭永，郭永號哭氣絶仆倒在地，家人把他抬回去，他幾天不吃東西，聽說大元帥府的檄書來到，纔勉强吃了一頓飯。他的忠義大概是天性使然。

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紹興初年，贈他爲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號爲勇節，讓他的家族中幾個人做官。

韓浩　朱庭傑　王允功　王薦　周中　周辛

韓浩，丞相琦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亦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

韓浩，是丞相韓琦的孫子。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韓浩率領衆人死守，城被攻陷力戰而死。通判朱庭傑身被數箭射中，也犧牲了。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都

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没。浩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庭傑、允功、薦各官其家一人。

是全家因失陷而死。韓浩被特贈三官，讓他家裏三人做官。讓朱庭傑、王允功、王薦各家一人做官。

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紹興六年，以周聿請，贈官。

朝議大夫周中世代居住在濰州，率領家裏人登城抵禦守衛，周中的弟弟周辛家裏最富有，把他的資財全都發散來犒勞戰士們。城被攻陷，周中全家百口人都遇害。紹興六年，因爲周聿的請求，贈官。

歐陽珣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録，知鹽官縣。以薦上京師，遇國難，及出使，加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珣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崇寧五年考中進士。調任忠州學教授、南安軍司録，知鹽官縣。因爲舉薦來到京城，遇到國難，等到出使，加任將作監丞。金人侵犯京城，朝中議論割讓河北的絳、磁、深三鎮的土地講和，歐陽珣率領他的朋友九個人一起上書，極力論述祖宗的土地一尺一寸也不能給人。等到事情危急，趕上群臣議論，歐陽珣又辯論應當和敵人奮力作戰，如果因戰敗而失去那些土地，將來收復它就理直氣壯；如果不經戰鬥而割讓出那些土地，將來收復它就理屈。當時的宰相發怒，想把歐陽珣殺掉，就派歐陽珣奉使割讓深州，歐陽珣來到深州城下，慟哭着對城上的人説："朝廷被奸臣所耽誤到了這種地步，我已經爲一死而來了，你們應當努力盡忠義報效國家。"金人大怒，抓住他送到燕，把他燒死了。

張忠輔

張忠輔，宣和末爲將，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固守，率士卒以死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設伏紿約議事，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可與兄可求建炎中言于朝，官可與之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張忠輔，宣和末年任大將，和崔中、折可與一起守衛崞縣。金人來進攻，他們圍繞着城墻堅固地防守，率領士兵以死來抗擊敵人。崔中估計不能支撑下去，産生投降的念頭。張忠輔對衆人宣告説："一定要投降的話，請先把我殺了。"崔中設置埋伏欺騙他相約討論事情，把張忠輔的頭砍下來扔到城墻外給金人看。打開城門之後，折可與不屈服而被殺害。折可與的哥哥折可求在建炎年間向朝廷彙報，讓折可與的五個兒子做官，却没有褒獎張忠輔，人們對他感到惋惜。

李彦仙

李彦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寧州彭原人，徙鞏州。有大志，所交皆豪

李彦仙字少嚴，最初起名叫李孝忠，是寧州彭原縣人。移到鞏州。他有大的志向，所結交的

俠士。閑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瞷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嘗爲种師中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仙。以效用從河東軍，諜金人還，復補校尉。

人都是豪俠之士。熟悉騎馬射箭。他的家靠近邊地，每次出去必定暗中偵察山川形勢，有時窺探敵人放牧，奪取他們的好馬而回來。曾經作爲种師中的部下，進入雲中，斬獲敵人的首級，被補爲校尉。靖康元年，金人侵犯境内，郡縣招募士兵保衛王室，於是他就率領士人應募，補爲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他上書説李綱不懂得用兵，恐怕耽誤國家大事。書被皇上看到，下達有司追捕他，他就逃去，改名爲李彥仙。以效用加入河東部隊，偵探金人回來，又補爲校尉。

河東陷，彥仙拔歸，道出陝，以兵事見守臣李彌大，彌大與語，壯之，留爲裨將，戍殽、澠間。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説曰："殽、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鎮，果敗，官吏皆遁。

河東被攻陷，李彥仙趁機跑回，經過陝州，以用兵之事去見守臣李彌大，李彌大和他交談，很欣賞他，把他留下做副將，守衛在殽、澠之間。金人再次侵犯汴梁，永興帥范致虛聯合西部兵力前往救援，李彥仙攔路勸説道："殽、澠的道路狹窄難以衆人一起前進，不如分兵而向前，把一半兵力留在陝州，可以作爲以後的打算。"范致虛對他渙散衆人的士氣而發怒，把他罷免打發走了。部隊到了千秋鎮，果然失敗，官吏都逃跑了。

時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今尉爲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

這時李彥仙任石壕縣尉，堅守三觜，百姓爭相依附他。他下令説："縣尉我是别的縣出生的人，不像你們在這裏有屋室和墳墓。現在我爲你們而守衛，如果不竭盡全力，金人將把你們暴尸在集市上。"衆人都激奮起來。金人進攻三觜，李彥仙作戰假裝敗北，金人追擊他，他所設的埋伏突發，殺死敵人以千數計算，分兵四面出擊，攻下五十多個敵營。

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厠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内應，噪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栅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分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贊舍

起初，金人得到陝州，用投降的人來守衛它，讓他們招集散失逃亡的人，李彥仙暗中派人加入他們中間，金人没察覺。他就帶兵進攻陝州的南郭，夜裏潛入部隊逼近東北角，被接納進去的戰士作爲内應，叫喊着攻入，收復了陝州，乘勝渡過黄河，在中條各山排列栅欄，旁邊的郡縣都響應依附，分派邵雲等人攻下絳、解等縣。官吏發布文書，請用州裏的印章，李彥仙説："我作爲縣尉在這裏守衛，衹管用我的印章。"事情被皇上聽説，皇上對輔佐的大臣説："最近聽説李彥仙和金人作戰，再三獲勝，朕高興得不能睡

人。彥仙蒐軍實，增陴浚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邵興在神稷山，以其衆來，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後賴其力復虢州。

覺。"就命令他知陝州兼安撫使，遷爲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李彥仙收集軍用物資，增高城墻，疏導低窪的地方，更加爲戰守做準備，把家屬全都接來，說："我以家殉國，和城共存亡。"聽到的人都感動佩服。邵興在神稷山，帶着他的部下到來，願意接受他的調遣。李彥仙把邵興召爲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守三門，後來依靠他的力量收復了虢州。

金將烏魯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技窮而去。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彥仙度金人必并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度河北趨晋、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繇嵐、石西渡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彥仙不從。

金將烏魯撒拔再次進攻陝州，李彥仙全力抗擊他們，金人無計可施而離去。建炎三年，婁宿出動所有的兵力從蒲州、解州大舉進入，李彥仙在中條山埋伏部隊襲擊他們，金兵大敗，婁宿僅僅保住了自身的性命。授李彥仙爲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兼同、虢州制置。李彥仙估計金人一定會全力來進攻，就派人到宣撫使張浚那裏求得三千騎兵，等金人進攻陝州，就空城渡過黄河向北趕到晋、絳、并、汾四州，直搗敵人的心臟，金人一定會自救，就由嵐、石向西渡過黄河，取道鄜、延而回來。張浚給李彥仙寫信勸他空城清野，占據險要積聚力量，等待時機而行動。李彥仙没有聽從。

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聚十軍并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愕而却。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間道以金幣使犒其軍，檄都統制曲端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昇言於浚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吕圓登、楊伯孫自外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

婁宿率領叛軍的將領折可求的部下號稱十萬人前來進攻，把他的部隊分成十支，從正月初一開始，每天派一支部隊輪流攻城，又聚合十支部隊一起進攻，相約在三十天之内一定攻下。李彥仙的意志氣概還像平常一樣，登上樓門，舉辦盛大的雜技和樂舞，暗中讓人用繩子縋出城外，燒了敵人進攻的器械，金人驚恐而退却。糧食用完了，煮豆子讓他的部下來吃，他自己却拿豆湯來喝。到這時連豆湯也没有了，向張浚告急，張浚從小路送來金子錢幣讓他犒勞他的部隊，檄告都統制曲端的涇原部隊前來救援。曲端一向嫉恨李彥仙地位在自己的上面，没有出兵的意思。張浚幕下的官吏謝昇對張浚說："金人短時間内攻下陝州，就完全占據了大河，并且將要窺伺蜀地了。"張浚就出兵到長安。道路阻塞不能前進，副將邵隆、吕圓登、楊伯孫從外面來救援，輾轉受挫，很少有到達的。

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

李彥仙每天和金人作戰，將士們不曾脱下過

甲。婁宿雅奇彦仙才，嘗啖以河南兵馬元帥，彦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寧爲宋鬼，安用汝富貴爲!”命强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人，舂斫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浚承制贈彦仙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即陝州立廟，名義烈。後以商、陝與金人，徙其廟閬州。乾道八年，易謚忠威。

鎧甲。婁宿很欣賞李彦仙的才能，曾經用河南兵馬元帥的官位來引誘他，李彦仙殺了他派來的使者。到這時婁宿讓人呼叫説：“立刻投降，給你前面許下的官職。”李彦仙説：“我寧肯做宋朝的鬼，怎能靠你來享受富貴呢!”命令發一强弩把他射死。設置鉤索，每天鉤取金人，在城上擊斬他們。雙方殺傷相當，守衛城墻的人死傷日益殆盡，金人增兵猛攻，城被攻陷，李彦仙率領衆人進行巷戰，箭密集地射在他身上像刺猬那樣，他的左臂被刀砍中而没有斷，更加盡力作戰。金人珍惜他的才能，用重賞招募人去活捉他，李彦仙换上破衣服跑去渡黄河，説道：“我不甘心用自己的身體來承受敵人的刀刃。”不久聽説金人縱使士兵屠殺搶劫，他説：“金人之所以要肆意屠戮此城，是因爲我堅守在那裏他們久攻不下的原故，我還有什麽臉面再活下去呢?”隨即投入黄河而死。時年三十六歲。金人殺害他的家人，衹有弟弟李夔、兒子李毅得以幸免。張浚承制贈李彦仙爲彰武軍節度使，在商州建立祠廟，廟號爲忠烈。讓他的兒子做官，給他一座住宅，五頃田地。紹興九年，宣撫使周聿請求在陝州爲他建廟，命名爲義烈。後來因爲商州、陝州給了金人，把他的廟遷到閬州。乾道八年，改謚號爲忠威。

彦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以信義治陝，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爲用。有籌略，善應變。嘗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衆愕眙，彦仙依山植疑幟，徐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彦仙追襲於隘，蹦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并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衝再逾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絶。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没。裨將邵雲、吕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并贈官録其家。

李彦仙身高而臉長，嚴厲不可侵犯，用信義來治理陝州，違犯命令的即使是顯貴也不饒恕。和他的部下同甘共苦，所以戰士們樂意被他所用。有計謀，善於應變。曾經到青澗巡視，忽然碰到金人，衆人都驚恐地瞪着眼睛，李彦仙靠着山豎立迷惑敵人的旗幟，慢慢地占據柳林，自如地解下鎧甲。金人懷疑有埋伏，引退而去，李彦仙追到關隘地帶襲擊他們，被踐踏而死的人一個挨一個。自關以東地區都被金人攻下，衹有陝州獨自保存下來，金人一定要攻下陝州，然後合力向西。李彦仙用孤城扼住敵人的要衝堅持過了兩年，大小有二百次戰鬥，金人不能西進。直到城被攻陷，百姓也没有動摇決心，即使是婦女也登上屋頂用瓦塊投擲敵人，哭念李觀察的聲音不斷。金人發怒，屠殺全城，整個陝州隨即陷落。

副將邵雲、吕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都犧牲了。朝廷一并贈官并録用他們的家人。

邵雲

邵雲，龍門人。金人陷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約爲兄弟。聞胡夜义者衆强，乃舉所部聽命。李彦仙嘗假夜义官，夜义意不滿，掠南原而去，彦仙誘殺之。雲欲攻陜，彦仙遣客説以義，遂來歸。累有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户長，雲大駡不屈，婁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面，至抉眼擿肝，駡不絶。

邵雲，是龍門人。金人攻陷蒲城，邵雲聚集數百名年輕人，在山谷中扎營，不時出來騷擾他們。趕上邵隆起兵，邵雲前去追隨他，相約爲兄弟。聽説有一個叫胡夜义的人勢力强大，就帶着部隊投靠了他。李彦仙曾經給胡夜义官職，胡夜义不滿意，搶掠了南原而離去，李彦仙引誘殺掉了他。邵雲想進攻陜州，李彦仙派説客用大義來勸説他，他於是來歸附。屢次立下戰功，官至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城被攻破後他被抓住，婁宿想任命他做千户長，邵雲大駡而不屈服，婁宿生氣，把邵雲釘了五天而砍殺了他。金人有到前面看的，他仍然吮血噴向他們的臉上，直到被挖掉眼珠摘去肝臟，仍然駡個不停。

吕圓登

吕圓登，夏縣人。嘗爲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金人淆、澠間。彦仙保三𥓂，圓登歸之，功最多，爲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彦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身方卧，聞城陷，遽起戰死。

吕圓登，夏縣人。曾經做過和尚，後來作爲良家子弟應徵，在淆、澠之間抵禦金人。李彦仙保衛三𥓂，吕圓登歸附他，立功最多，是李彦仙喜愛的大將。城即將被攻破，他帶兵來救援，身受重傷，扶着李彦仙哭泣着説："被圍困很久，不知你是否安全，現在能够見到你，死也没有什麽遺恨了。"受傷正要躺下，聽説城被攻陷，立即起來戰鬥而死。

宋炎

宋炎，陜縣人。蹶張命中，補秉義郎。先，金人圍城，炎射死數百人，比再圍，炎以勁弩數百，發毒矢殺千餘人。城陷，金人聲言求善射者貴之，炎不應，力戰死。

宋炎，是陜縣人。用脚踏弩命中敵人，補爲秉義郎。先前，金人圍攻城池，宋炎射死幾百人，等到再次被圍，宋炎用幾百支强弩，射出毒箭殺死一千多人。城被攻陷，金人揚言徵求善於射箭的人讓他顯貴，宋炎没有應徵，竭力戰鬥而死。

趙立　王復　鄭褒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

靖康初，金人大入，盗賊群起，立數有戰功，爲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壯其勇，酌

趙立，是徐州張益村人。因爲勇敢而加入兵籍。

靖康初年，金人大舉進入，盜賊群起，趙立多次立下戰功，任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進攻徐州，王復進行抗擊守衛，命令趙立督戰，他中了六箭，戰鬥更加猛烈。王復佩服他的勇

卮酒揮涕勞之。城陷，復與其家皆死，獨子佾先去。州教授鄭褒亦駡敵而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尸，慟哭手瘞之。陰結鄉民爲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乃盡結鄉民爲兵，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敢，給他斟了一杯酒揮淚犒勞他。城被攻陷，王復和他的家人都被害死，衹有他的兒子王佾事先離開了。州教授鄭褒也大駡敵人而被害死。城剛被攻破時，趙立在街巷作戰，奪門而出，金人把他打得昏死過去，半夜下起小雨使他蘇醒過來，就殺了守候的人，進城尋找王復的尸體，慟哭着親手把他埋葬了。暗地裏聯合鄉民商議收復的計謀。金人北回，趙立率領殘兵攔擊他們，截斷了他們的歸路，奪取他們數以千計的舟船金帛，重振了軍威。於是就廣泛地聯合鄉民組成部隊，隨即收復了徐州。下詔授予他爲忠翊郎、權知州事。趙立奏請爲王復建立祠廟，每到過節及出兵時，他一定率衆哭泣禱告説："公爲朝廷而死，一定會暗中保祐他留下的人民。"齊人聽到後心都歸向他。

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左將軍昌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而後能達楚。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絶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

當時山東各郡草木叢生是盜賊活動的地區，趙立處在他們中間，威武之名被流傳散播。屢次升遷爲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趕上金的左將軍完顔昌猛烈地圍攻楚州，通守賈敦詩想把城交出去投降，宣撫使杜充命令趙立率領他的部隊奔赴那裏。邊戰邊走，連續打了七個勝仗然後纔到達楚州。他的兩個面頰被流箭擊中，不能説話，他用手指揮，等進入城中讓戰士休息，他纔拔出箭頭。下詔讓趙立守衛楚州。第二年正月，金人攻城，趙立命令拆掉倒塌的房屋，在城下點燃火池，壯士拿着長矛來等待敵人。金人登上城墻，就鈎住他們把他們扔到火中。金人選出敢死的人突擊攻入，又經過搏鬥殺了他們，敵人於是逐漸撤退。五月，兀朮北回，在六合修築高臺，把軍用物資借楚州的道路運輸，趙立把他的使者殺了，兀朮大怒，就設立南北兩個屯，斷絶楚州的糧餉通道，趙立帶兵出來作戰，把金人打得大敗。

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

趕上朝廷分兵鎮守，讓趙立任徐州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趙立一天在六名騎兵的陪伴下出城，呼叫道："我是鎮撫使，你們可以過來交戰。"有兩名騎將要從背後襲擊他，趙立用兩支矛奮力向他們刺去，他們都墮落在地，奪取兩匹馬跑回了。有幾十名金人的騎兵追

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横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絶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始受圍，菽麥野生，澤有凫茨可采，後皆盡，至屑榆皮食之。

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東海李彦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嘆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逾之。”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絶，圍益急。九月，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嚮，立嘆曰：“豈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絶，年三十有七。衆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朝廷聞楚乏食，與粟萬斛，命兩浙轉運李承造自海道先致三千斛，未發而楚失守矣。

立家先殘于徐，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强，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

隨他們後面，趙立瞪大眼睛大聲呼喊，他們的人馬因畏懼而退縮。第二天，金人列成三隊邀戰，趙立也布下三陣來回應他們，金人派數百名鐵騎兵横分他的軍陣而包圍他們，趙立奮身突圍，拿着木棒左右大聲呼叫，金人被打下馬的不知有多少。承、楚之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個湖，賊人張敵萬住在那裏的洞穴中，趙立堅决不和他勾通，所以楚州的糧道更加阻塞。剛剛被包圍時，野地裏長有菽麥，沼澤地有荸薺可以采集，後來被采完了，以至於把榆樹皮磨成屑來吃。

承州被攻陷後，楚州的形勢更加孤立，趙立派人到朝廷那裏去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想派張俊去救援他，張俊不願去。趙鼎説：“江東新建，全部憑藉兩淮，如果失去了楚州那麽就大勢已去了。如果張俊害怕前往，我願意和他一起去。”張俊又極力推辭，於是命令劉光世督促淮南各鎮救援楚州。東海的李彦先首先率兵到了淮河，被阻塞不能前進；高郵的薛慶到了揚州，轉戰被抓而死；劉光世的大將王德到了承州，部下不聽從命令；揚州的郭仲威在天長按兵不動，暗地裏觀望；衹有海陵的岳飛惟一能進行救援，却力量懸殊不能相敵。高宗看了趙立的奏章，嘆氣道：“趙立堅持守衛孤城，即使是古代的名將也没有超過他的。”五次寫信敦促劉光世會合兵力，劉光世終究没有行動。金人知道楚州的外援斷絶，圍攻得更加猛烈。九月，進攻東城，趙立招募壯士燒他們的梯子，火却總是向反方向燃燒，趙立嘆道：“難道上天不幫助我們順利嗎？”一天風向轉變，燒掉一隻梯子，趙立很高興，登上石階來觀看，飛來的炮彈打中了他的頭部，左右急速來救他，趙立説：“我終究不能爲國家殲滅敵人了。”説完就死了，年僅三十七歲。衆人在里巷中聚哭。讓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來守衛。金人懷疑趙立假裝死去，不敢妄動。過了十幾天，城纔被攻陷。起初，朝廷聽説楚州缺乏糧食，給他萬斛粟米，命令兩浙轉運使李承造從海路先送去三千斛，還没有出發楚州就失守了。

趙立的家起先在徐州時已經殘破，他單身騎馬進入楚州。爲人質樸而倔强，不懂經書，忠義

射，不喜聲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却者，大呼馳至，捽而斬之。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隙。仇視金人，言之必嚼齒而怒，所俘獲磔以示衆，未嘗獻馘行在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且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由是忠義之聲遠近皆傾下之，金人不敢斥其名。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嘗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

出自天性。善於騎馬射箭，不喜歡聲色財利，和士兵平均享用供給。每次作戰他都穿上鎧甲戴上頭盔首先登城，有退却的人，他大聲呼叫奔馳而來，揪住他并且斬首。剛入城時，徐州、楚州的兵力合在一起不滿一萬，兩個州的人互不相讓，趙立善於撫慰駕馭，没有人敢私下結仇。他仇恨金人，説到金人必定咬牙切齒而發怒，把俘獲的金人分裂肢體來示衆，不曾把他們的首級獻給皇上。劉豫派趙立以前的好友送信給他相約投降，趙立没有打開信，捆上油布在集市上燒掉，并且説："我打敗了這裏的金人，一定要把劉豫消滅了纔罷休。"從此他忠義的名聲使遠近的人都傾慕佩服他，金人不敢指出他的名字。被包圍了很久，衆人更加艱難，趙立晚上燒香向着東南方向而拜，并且哭泣着説："誓死守衛，不敢辜負國家。"命令他的部下擊鼓，説："援兵到，聽到我們的鼓聲就來接應了。"像這樣過了好幾個月，終於没有援兵來到。趙立曾經告誡士兵：如果不幸城被攻破，一定在巷中決一死戰。等城失陷後，衆人像他説的那樣去做了。

自金人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逾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訃聞，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明年，金人退，得立尸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後爲立祠，名曰顯忠。

自從金人侵犯中原，所攻下的城一概是以虛張聲勢脅迫投降，祇有太原堅守超過兩年，濮州城被攻破，敵我被殺傷的人大致相當，都爲金人所害怕。而趙立威武之名作戰之多，都超出他們之上。訃告傳到朝廷，休朝悼念，贈他爲奉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讓他的子孫十個人做官，謚號爲忠烈。第二年，金人退走，在城樓下找到趙立的尸體，臉頰骨上被箭射的洞還在。命令官方辦理喪事，後來給他建立祠廟，廟號爲顯忠。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自襲慶府引兵圍徐州。復與男倚同守城，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聽事不去，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巡檢楊彭年亦死焉。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

王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徐州。建炎三年，金人從襲慶府帶兵圍攻徐州。王復和他的兒子王倚共同守城，率領軍民奮力作戰。外面援兵没到，城被攻陷，王復堅持坐在廳堂上不離去，對粘罕説："以死相守的人是我，監郡以下的人都没有參預，希望殺了我而把官吏百姓們都放了。"粘罕想讓他投降，王復謾罵他們要求被殺死，全家百口人都被殺害。巡檢楊彭年也被害死了。事情上報皇上，贈王復爲資政殿學士，謚號爲壯節，在楚州給他建廟，廟號爲忠烈，讓他家裏五個人

做官。

王忠植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

王忠植，是太行山的一名義士。紹興九年，攻取石州等十一個郡，授爲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隨即知代州。不久落去官階，任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河東經略安撫使。

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第二年，金人猛烈圍攻慶陽，帥臣宋萬年登城抵禦防守。正趕上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告王忠植率領他的部下奔赴陝西會合，途中臨時駐扎在延安，叛將趙惟清抓住王忠植讓他拜詔，王忠植說："如果是本朝的詔就拜，金國的詔就不拜。"趙惟清捆綁住他把他帶到金的右副元帥撒離曷那裏，不能使他屈服。讓甲士把他帶到慶陽城下，讓他叫城上的人投降，王忠植大聲呼叫說："我是河東步佛山的忠義之人，被金人抓住，讓我來招你們投降，希望將士們不要辜負朝廷，堅守城墻。我立即死在城下。"撒離曷發怒斥責他，王忠植敞開衣襟大聲呼喊道："應當趕快把我殺了。"隨即被殺害了。胡世將把他的事報告皇上，贈他爲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讓他家裏十人做官。

唐琦

唐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斯人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駡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絶口。事聞，詔爲立廟，賜名旌忠。

唐琦，本是衛士。建炎年間，高宗航海時，唐琦因病留在越州。李鄴率城投降，金人琶八守衛它，唐琦在衣袖中裝着石頭埋伏在路旁，趁他出來，用石頭打他，没有打中被抓住。琶八責問他，唐琦說："我想打碎你的腦袋，死做趙氏的鬼。"琶八說："假如人人像你這樣，趙氏哪至於到這種地步呢。"他又問道："李鄴是元帥尚且率城投降，你是什麽人，敢這樣做?"唐琦說："李鄴作爲臣子而不忠，我恨不能親手殺了他，你還提到這個人幹嗎!"於是就回頭對李鄴說："我每月的俸禄纔一石五斗米，不願背負君主，你享受國家的厚恩却做出這樣的事，難道你還能與人同列嗎?"謾駡不絶没有一點兒屈服，琶八催促人殺他，他到死駡不絶口。事情報到朝廷，下詔爲他建廟，賜名爲旌忠。

李震

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縛諸庭柱，臠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絶口。

李震，汴梁人。靖康初年，金人逼近京師，李震當時是個小校官，率領部下三百人出戰，殺死敵人人馬七百多，後來被抓住。金人説："南朝皇帝在哪裏?"李震説："我們的皇帝在哪裏不是你所應當問的。"金人發怒，用繩子把他綁在庭中的柱子上，把他的肉一塊塊地割下來，皮肉快割完了，腹中有剩餘的氣息，他仍然罵不絶口。

陳求道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争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考中進士。靖康年間判都水監。等到朝廷討論二帝出郊請求議和的事時，陳求道極力争論它，没有被聽從。欽宗知道康王的部隊衆多，陳求道請求加封他爲元帥，前去送蠟書的八個人都遇害了，衹有陳求道所推薦的劉定把蠟書送到後返回。金人扶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城的官員不朝拜他的判死罪，陳求道稱病不去，吐了好幾天血。開封尹親自帶着張邦昌的命令去召他，竟然不能使他屈服。陳求道因爲二帝遭受侮辱，多次想自殺，因被人搶救而免去一死。

先是，陳留河决，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乃之蒲圻，寓龍堂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叛，一夕數千人麇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尸，瘞于興陂。

在此之前，陳留地方黄河決口，四十多天漕運不通，京城之人非常恐慌，開封尹宗澤命令陳求道治理這件事，七天後黄河全都恢復故道。建炎四年，任命他擔任襄、鄧、隨、郢鎮撫，因爲稟奏部隊的糧食供應不上，待命没有出發。從咸寧帶領家屬到嘉魚謀生，正值亂兵興起，就到了蒲圻，寓居在龍堂僧寺中。不久，招撫劉忠叛變，一天有幾千人成群而至，驅使陳求道帶領全家返回嘉魚。到了茗山客舍，準備酒宴尊奉陳求道做首領，將要向南到湖湘去。陳求道厲言正色，賊人發怒，殺死陳求道的妻子蔡氏以及他的兩個兒子陳符、陳佺，一定要他服從自己。陳求道罵得更厲害，賊人砍他的嘴拔出他的舌頭砍了他。衹有陳符的兒子陳凱逃到山谷中得以幸免。賊人退走後，纔找到陳求道的尸體，把他埋在興陂。

宋史卷四百四十九

列傳第二百八

忠義(四)

崔縱 吴安國(附) 林冲之 (子)郁 (從子)震 霆 滕茂實
魏行可 郭元邁(附) 閻進 朱勣(附) 趙師檟 易青
胡斌 范旺 馬俊 楊震仲 史次秦 郭靖(附)
高稼 曹友聞 陳寅 賈子坤 劉鋭 蹇彝 何充(附)
許彪孫 張桂 金文德 曹贛 胡世全 龐彦海 江彦清(附)
陳隆之 史季儉(附) 王翊 李誠之 秦鉅(附)

崔縱

崔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

崔縱字元矩，是撫州臨川人。考中徽宗政和五年進士。歷任確山主簿、仙居縣丞，屢經升遷爲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去，高宗將要派使者通報詢問，朝廷大臣因爲前面的使者相繼被扣住，不肯前往。崔縱毅然請求前往，於是就授予他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試工部尚書出發了。等到了那裏，首先用大義來譴責金人，請求歸還二帝，又多次遞上書信。金人發怒，把他移到窮困荒凉的地區，崔縱一點也不屈服。過了一段時間，金人允許南邊來的使者自己要求而聽任他們返回，崔縱因爲朝廷交給的事情没有做完不忍心説。金人又用官爵引誘他，崔縱因爲憤恨而生病，最終握着符節死去了。洪皓、張邵回來，於是把崔縱的尸骨帶回。下詔把他哥哥的兒子崔延年作爲他的繼承人。

吴安國

吴安國字鎮卿，處州人。太學進士，累官遷考功郎官。以太常少卿使金，值金人渝盟，拘留脅服之，安國毅然正色曰："我首可得，我節不可

吴安國字鎮卿，是處州人。由太學生考中進士，累官遷升考功郎官。作爲太常少卿出使金國，正值金人違背盟約，拘留并脅迫使他服從，吴安國義正詞嚴地説道："你們可以得到我的頭

奪，惟知竭誠死王事，王命烏敢辱?”金人不敢犯，遣還。後知袁州，卒。

奪，却不能奪去我的節操，我衹知道竭誠爲君王的大事而死，怎敢汚辱君王的命令?”金人不敢侵犯他，把他送回。後來知袁州，去世。

林冲之

林冲之字和叔，興化軍莆田人。元符三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省寺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

靖康初，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虚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僞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沍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所恨者國仇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絶。僧窆之寺隅。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子郁，從子震、霆。

林冲之字和叔，是興化軍莆田人。哲宗元符三年中進士，歷任御史臺檢法官、大宗正丞，都官、金部郎，滯留在省寺有十年。出守臨江、南康。

欽宗靖康初年，被召爲主客郎中。金人再次來侵犯，下詔作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的副官出使金國，同時被拘留。起初還給一些乳酪吃，等到宇文虚中接受他們的任命，金人也用這種方法來要挾他，林冲之嚴詞厲色地對待他們，金人發怒，把他遷徙到奉聖州。過了兩年，陳過庭死去，金人逼迫林冲之在僞齊做官，他不屈服；被遷徙到上京，仍然不屈服；把他放到顯州最北部的嚴寒地區，幽居佛寺十多年。他逐漸習慣那裏的飲食，用天命自己安慰自己，鬍鬚和頭髮變回黑色。病危時，對同時遭難的人説："我年齡七十二歲，守忠入土没有悔恨，所恨的是國仇没有報。"面南痛哭而氣絶身亡。僧人把他埋葬在佛寺的角落。洪皓返回朝廷把他的事情報告上去，下詔給他兩個兒子封官。他的兒子是林郁，侄子是林震、林霆。

林郁

郁字襲休，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逃匿，卒鼓噪取庫兵爲亂，殺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事聞，詔各與一子官。

林郁字襲休，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再調爲福建茶司幹官。建州保衛朝廷的士卒從京城回來，要求卸甲錢，郡守逃跑隱藏起來，士兵們喧嚷着取出庫裏的兵器制造暴亂，殺了轉運使毛奎、轉運判官曾仔、主管文字沈昇。林郁聽到發生事變趕快進去告諭士卒，被殺害。事情被朝廷知道，下詔各讓他們的一個兒子做官。

林震

震字時旉，崇寧元年進士，仕至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聲崇寧、大觀間。

林震字時旉，徽宗崇寧元年中進士，官至秘書少監。因爲不依附二蔡在崇寧、大觀年間很有聲望。

林霆

霆字時隱，政和五年進士，敕令所删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

林霆字時隱，徽宗政和五年考中進士。任敕令所删定官。攻擊紹興和議，認爲不應當把二

帝萬里外不通問，即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爲“忠義林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備祭享以勸忠義云。

帝放在萬里之外不加過問，就脱下官帽出了都城大門，權臣們非常憤怒，他也被廢官流放而死，莆田人稱他們爲“忠義林氏”。理宗寶慶三年，在他所住的地方建立祠堂。寶祐年間，又給他們家一百畝田地，讓他們備作祭享以便勸勉忠義的人。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杭州臨安人。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爲金人所留。時茂實兄㢸通判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

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爲哀詞，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字，取奉使黄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諭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詵拔歸，録所爲哀詞言於張浚，浚以詵爲陝西轉運判官，上其事。紹興二年，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滕茂實字秀穎，是杭州臨安人。徽宗政和八年進士。欽宗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作爲路允迪的副官出使金國，被金人所扣留。當時滕茂實的哥哥滕㢸通判代州，已經先向金人投降。粘罕久聞滕茂實的名聲，就把他遷到代州，又從京師帶來他的弟弟滕華實讓和他一起居住，來安慰他的心。

欽宗自從離開了都城，舊有的大臣没有敢向他問候起居情況的。滕茂實聽説欽宗將要來到，就自己寫下哀詞，并且篆寫“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九個字，取出奉使的黄旗包住它，把它交給他的朋友朔寧府司理董詵。欽宗到了郊外，滕茂實戴好帽子和頭巾迎見他，拜伏在地上號啕哭泣。金人告訴他説：“國家破亡君主變遷，所以把你留下來的原因，是要委托給你大任。”逼迫他讓他改换衣服，滕茂實極力抗拒不服從，看到的人都落下眼淚。滕茂實請求跟從舊主一起走，金人不允許，他憂傷悲憤得了病，死在雲中。董詵脱身歸來，記下他所做的哀詞告訴了張浚，張浚讓董詵任陝西轉運判官，向上報告了滕茂實的事迹。高宗紹興二年，追贈他爲龍圖閣直學士，讓他家裏三個人做官。

魏行可　郭元邁

魏行可，建州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奉使，補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時河北紅巾賊甚衆，行可始懼爲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行可渡河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誓以“不戢自焚”

魏行可，是建州建安人。高宗建炎二年，作爲太學生應募奉命出使，補爲右奉議郎，假朝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充河北金人軍前通問使，還任命他兼河北、京畿撫諭使。當時河北的紅巾軍人數很多，魏行可起初害怕被他們所進攻，後來他們看到出使的旌旗，都退走了。魏行可渡過黄河在澶淵會見金人，金人知道他是一個平民假借的官職，非常輕視地對待他，趁機扣留他不讓他回來。魏行可曾經給金人寫信，用“不

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

停止戰爭，將會自焚"的禍患來警告他們："大金國把整個中原交給劉豫，劉豫有什麼恩德？趙氏有什麼罪過？如果立即把中原歸還趙氏，比把它交給劉氏要高明萬萬倍。"

紹興六年，卒。十三年，張邵來歸，言行可執節没於王事，行可父通直郎伯能亦訴于朝，遂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先已官其二子一弟，至是，復官其一孫。

高宗紹興六年，去世。十三年，張邵歸來，講到魏行可堅持節操爲君王的事情而死，魏行可的父親通直郎魏伯能也向朝廷訴説，於是追贈他爲朝奉郎、秘閣修撰，起先已經讓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弟弟做官，到這時，又讓他的一個孫子做官。

行可之使也，吴人郭元邁以上舍應募，補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爲之副，不肯髡髮换官，亦卒于北焉。

魏行可出使的時候，吴人郭元邁作爲上舍生應募，補爲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作爲他的副官，不願意削去頭髮改换官職，也死在金人那裏。

閻進

閻進，隸宣武。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既至雲中府，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爲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閻進，隸屬宣武。高宗建炎初年，派使者通問，閻進隨從前往。到了雲中府後，金人拘留使者把他們分散安置，閻進逃走。被追回來，留守高慶裔問道："你爲什麼要逃跑？"閻進説："我思念大宋。"他又問道："我們郎主待你有恩德，你爲什麼要逃跑呢？"閻進説："即使給我錦衣玉食我也不留戀。"高慶裔仗義把他放了。他總共逃跑了三次纔被殺死。將要行刑，閻進對施刑的人説："我面向南接受刀殺，南方是我的皇帝所在的地方。"施刑的人拉着他的胳膊讓他面向北，閻進踴動身體站起來，盤旋了四圈，終於面向南而被害死。

朱勣

進武校尉朱勣亦從之，分在粘罕所。勣見粘罕數日，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内人妻之，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勣含笑死梃下。蓋勣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

進武校尉朱勣也跟他一起去了，被分在粘罕所在的地方。朱勣見到粘罕幾天後，就要求得到妻室。粘罕高興，命令選擇被搶來的女人給他做妻子，朱勣選取了長相最醜的人，人們不明白他的意圖。不到半個月他逃跑了，把他追回來，粘罕非常生氣，朱勣含笑死於梃杖之下。朱勣之所以要求娶妻，是爲了穩住粘罕。

趙師檟

趙師檟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智勇可用，屬製軍器。會寇逼尤溪，令師檟統卒數百往

趙師檟因罪被拘管在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認爲他智勇雙全可以任用，讓他製造軍器。趕上敵寇逼近尤溪，命令趙師檟率領幾百名

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人皆壯之。賊兵至，師檟迎敵于林嶺，身爲先鋒。戰十餘合，賊至益衆，師檟所乘馬適陷田中，賊斷其左臂，師檟以右手拔背刀斬七級。力盡，部曲欲引遁，師檟仰天大呼曰："師檟報國死於此矣。"遂没焉。尤溪之民爲之立廟戰處。樞密王埜請加褒贈，乃贈武節郎，與一子恩澤。

士卒前往保衛。出發以後，在旗幟上寫下大字道："不和賊人共生存。"人們都很佩服他。敵人的部隊來到，趙師檟在林嶺迎戰敵人，自己作先鋒。打了十多個回合，敵人來得更多，趙師檟所騎的馬正好陷入田地中，敵人砍斷了他的左臂，趙師檟用右手拔出背後的刀砍死七個敵人。力氣用盡，部下想後退逃跑，趙師檟仰天大呼道："我趙師檟爲了報效國家死在這裏了。"於是就犧牲了。尤溪的百姓在他作戰的地方給他建廟。樞密王埜請求給他加以褒贈，於是追贈他爲武節郎，給予他一個兒子恩澤。

易青

易青者，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用。初，廣東賊曾衮本軍士也，已受招復叛。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與摧鋒軍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討之。京募敢死士七十三人夜劫衮營，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寨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汝殺，第令經略持黄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焚之，青死，駡不絶口。青無妻子。事聞，特贈保義郎、閤門祗候，官爲薦祭焉。

易青，是爲都督行府摧鋒軍效力的人。起初，廣東賊人曾衮是本軍的戰士，已經受招降後又叛變。高宗紹興六年十月，經略使連南夫和摧鋒軍統制韓京在惠州會合，督率衆兵討伐他。韓京招募七十三名敢死的戰士在夜裏襲擊曾衮的營地，易青也在其中，被抓住。敵人跑到後軍趙續的營寨之外，對趙續説："你們的大部隊被我們抓住了很多人。"易青大聲呼叫説："不要相信他，被抓住的祇有我一個。"敵人又説："我不殺你，祇要你讓經略拿着黄榜來招安就行。"易青又叫道："不要聽他的，任憑敵人殺了我，我祇有用一死來報效國家。"敵人發怒把他燒了，易青臨死，還駡不絶口。易青没有妻子兒女。事情被朝廷知道，特贈他爲保義郎、閤門祗候，官方給他獻了祭品。

胡斌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提禁旅戍邵武，江、閩寇作，知邵武有備，未敢犯。會招捕司檄德興稟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盗衆大至，他將士皆遁，獨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脱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巷戰，大呼曰："我死

胡斌，任殿前司將官。童德興帶領禁軍戍守邵武，江、閩的寇賊興起，知道邵武有防備，没敢侵犯。正趕上招捕司通知童德興稟告商議，就祇留下胡斌率領幾百名弱小的士卒留在城中。理宗紹定三年閏月己卯，盗賊大舉來到，其他將士都逃跑了，祇有胡斌奮不顧身地迎戰，殺死很多敵人。敵人增加兵力，官軍祇有幾十人幸存，有人告訴他寡不敵衆，何不避開他們！胡斌説："郡民有數以萬計的人死去，賴以生存下來的幾千人從東門出去，如果我不牽制住敵人，使百姓得以逃脱，那麽敵人就會追隨他們之後，百姓就

救百姓。”兵盡矢窮，卒遇害，其尸僵立，移時始仆。事聞，贈武節大夫，録其後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言邵武民即斌戰地立廟，請就以“武節”爲廟額，從之。

没有人能活下來了。”於是進行巷戰，大聲呼叫説：“以我的死來救百姓。”武器用盡箭被射完，終於被害，他的尸體僵硬地立着，移動時纔倒下。事情被朝廷知道，追贈他爲武節大夫，録用他的後代一人。樞密院編修官王埜報告説邵武的百姓在胡斌作戰的地方給他建了廟，請求就用“武節”作爲廟額，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范旺

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盗俞勝等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衮謀舉寨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

范旺，是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起初，順昌縣盗賊俞勝等人作亂，官吏都逃散，土軍陳望一向幸災樂禍，和射手張衮預謀率領全寨呼應他。范旺叱責他説：“我們的父母妻子兒女都是接受國家倉廩裏的糧食而生活，現在你們不能盡力討伐，反而幫助他作孽，這是没有天地良心了。”凶黨憤怒，把他的眼睛挖出來殺了他。

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污之，不從，節解之。

他有一個兒子叫范佛勝，年齡二十歲，以勇敢而著稱，敵人假裝用他父親的命令把他召來，來到後一起被害死。他的妻子馬氏聽到後，邊走邊哭，敵人脅迫污辱她，她不服從，敵人就把她肢解了。

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没，邑人驚異，爲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六年，轉運使以狀聞，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號忠節。二十八年，復詔立愍節廟以祠之。

敵人被平定之後，范旺死去的痕迹留在地上，隱隱不去，縣裏的人很吃驚，給他在城隍廟裏設像，每年都祭奠他。高宗紹興六年，轉運使把他的情况報告上去，下詔追贈他爲承信郎，再給他建祠堂，賜號爲忠節。二十八年，又下詔建愍節廟來祭奠他。

馬俊

馬俊或曰進，太平州慈湖寨兵也。紹興二年，寨軍陸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爲謀主，約翌日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散，官軍至，德、青遂伏誅。三年，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馬俊或者稱作馬進，是太平州慈湖寨的士兵。高宗紹興二年，寨軍陸德、周青、張順等人據州叛亂，周青是他們的主謀，相約第二天把城中的青壯年都臉上刺字充當士兵，把那些老弱的人都殺掉，然後帶領衆人渡過長江。馬俊隸屬於周青的左右，得知他們的陰謀，暗地裏聯合他手下十人準備殺死賊人，然後告訴衆人開門，他的手下人答應了。馬俊回家告訴了他的妻子孫氏，和她訣别，到了南門，等到周青出來上馬，砍中他的臉頰，其他九個人害怕不敢向前。馬俊和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殺害。周青受傷躺了十天，賊黨離散，官軍來到，陸德、周青於是被誅殺。

三年，追贈馬俊爲修武郎，給他建立祠堂，賜號爲登勇。

楊震仲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府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

楊震仲字革父，是成都府人。從小以氣節自負，一向有志於當世。考中孝宗淳熙二年進士。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而聞名。

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吴曦叛，素聞震仲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義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脱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顔色。歸舍，然燭獨坐，夜漏至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如其言，斂而置于蕭寺，闔郡爲之流涕。

被徵召爲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吴曦叛亂，一向聽説楊震仲的名聲，發出檄文招他，楊震仲稱病没去。當時軍教授史次秦也被檄告，和楊震仲商議，楊震仲説："大安從武興以來，是西蜀的第一州，如果首先聽從了他的招撫，那麽各郡就都風靡而倒了。一旦力不能抵禦他，執義而死。教授你不是城郭的大臣，并且有母親在上，不能死，離去爲好。"於是囑咐史次秦説："我死了以後，用一匹絹裹住身體，用一口小棺材入殮就足够了。"吴曦派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替楊震仲，催促他出發更加急切。郭鵬飛宴請楊震仲，直到喝完酒臉上没有什麽表情。回到房屋，點燃蠟燭獨自坐着，夜漏到三鼓時，他叫左右的人拿熱水來，等他們來到，楊震仲已經喝毒藥死了。史次秦按照他的遺言，裝殮之後把他放在佛寺，全郡的人都爲他流下了眼淚。

震仲之未死，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明年，曦伏誅，蜀帥安丙、楊輔以聞，贈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吴獵宣諭西蜀，爲之請廟與謚，名其廟旌忠，謚曰節毅。

楊震仲還没死的時候，先給家裏人送了一封信説道："武興的事情，如果跟隨他就失節了，還有什麽臉面活在世上？如果不聽從他，災禍馬上就會到來。我死了，災禍衹是我一人承擔，波及不到妻子兒女了。人誰没一死，死了有兒子能够自立，就好像没有死。"自從楊震仲死後，蜀地的有義之士感慨奮發，纔有了協議誅殺叛逆的人。第二年，吴曦被誅殺，蜀帥安丙、楊輔把楊震仲的事情報告上去，追贈他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讓他兩個兒子做官，表彰他所在的里爲義榮。吴獵宣諭西蜀，爲他請求建廟和謚號，給他的廟賜名爲旌忠，謚號爲節毅。

史次秦

史次秦，眉山人。及進士第。

史次秦，眉山人。考中進士。

吴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迫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

吴曦叛亂，招納史次秦非常急迫，史次秦拖延堅决迴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逼迫他出發，他就用石灰桐油塗抹在兩隻眼睛上，最後用生附

之，比至目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次秦爲曦所招，即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訃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改秩爲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子塗在上面，等到了那裏眼睛更腫了。史次秦的母親年事雖高而賢明，聽説史次秦被吴曦所招，就讓家人用她病勢嚴重奔馳去報告，并且説："恐怕説生病不足以使他相信，用訃告告訴他就行了。"吴曦就讓他回來了。吴曦被殺之後，蜀帥把他的事情報告上去，改秩爲利州路主管文字，官至合州太守。

郭靖

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内無餒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厓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自金人犯邊，吾兄弟不能以死報國，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有一個叫郭靖的人，是高橋的土豪巡檢。吴曦叛亂，四州的百姓不願意臣服金人，抛棄田園和住宅，扶老携幼，沿着嘉陵江而下。經過大安軍，楊震仲按人口分給他們粟米，境内没有餓死的人。吴曦把這些驚懼的移民全都驅趕出來讓他們回去，他們都不肯走。郭靖當時也在被驅趕的人群中，到了白厓關，告訴他的弟弟郭端説："我家世代是君王的臣民，自從金人侵犯邊境，我們兄弟不能以死來報答國家，避難入關，現在被吴曦所驅逐，我不忍心丢棄漢人的衣帽，願意死在這裏，成爲趙氏的鬼。"隨即跳入江中而死。

高稼

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以國士期之。嘉定七年進士。調成都尉，轉九隴丞。丁内艱，免喪，辟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聞其名，改辟本司幹辦公事。

稼持論不阿，憂世甚切，及鄭損爲制置使，即求去。朝廷以稼贊閫有勞，未幾，改知綿谷縣。制置司以總領所擅十一州會子之利，請盡廢之，此蓋紹興、隆興之間得旨爲之者。令下，民疑，爲之罷市。稼亟出私錢以給中下户。稼弟定子時爲總領所主管文字，相與徵其誤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僅濟。歲大饑，有司置弗聞，稼捐橐中裝，市粟以食之，全活甚衆。損之入蜀也，稼同産弟了翁誦言于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罷。

高稼字南叔，是邛州蒲江人。真德秀一見到他就把他看作國家的有志之士。考中寧宗嘉定七年進士。調任成都縣尉，轉爲九隴縣丞。母親去世，免喪，辟爲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制置使崔與之聽到他的名聲，改辟爲本司幹辦公事。

高稼持論剛正不阿，非常憂國憂民，等到鄭損任制置使，就要求離去。朝廷因爲高稼輔助統兵在外的將帥有功，不久，改知綿谷縣。制置司因總領所占有十一州會子的利潤，請求全都廢除它，這大概是紹興、隆興年間得到聖旨而做的。命令下達，百姓懷疑，爲此而罷市。高稼急忙拿出私錢發給中下等家户。高稼的弟弟高定子當時任總領所主管文字，和他一起糾正其中的錯誤而極力挽救它，得以留存其中的一半，公私剛剛能接濟。年成大饑荒，有司置之不問，高稼捐出布袋裏所裝的東西，買了糧食讓百姓吃，救活很多人。鄭損進入蜀地的時候，高稼的同胞兄弟高了翁向朝廷進言，認爲他一定會壞事。鄭損忌恨

寶慶三年，元兵至武階，損棄沔而遁。桂如淵鎮蜀，辟通判沔州，尋檄兼幕職。稼首言："蜀以三關爲門户，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創山寨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寨，義兵爲游擊，庶其前靡所掠，後弗容久。"

北兵由東道以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自任其餉給。李心傳爲言諸朝，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黄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洋之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趨沔，自至西縣援之。

如淵以便宜命稼利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其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弈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仇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决。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

他，於是彈劾高稼使他被罷免。

理宗寶慶三年，元兵來到武階，鄭損丢掉沔州而逃跑了。桂如淵鎮守蜀地，徵召他通判沔州，不久通知他兼任幕職。高稼首先説："蜀地把三關作爲門户，五州作爲屏障，自從前任元帥拋棄了五州，百姓没有牢固的意志，一旦敵人來到，又有依靠糧食的有利條件，或許就留下不走了。現在應當立即申明道理，使緩急有所保護和積聚。"桂如淵認爲他説得對，就創立了八十四個山寨，并且招募義兵五千人，和百姓約定説："敵人來了官軍就守衛原有的城堡，民兵保衛山寨，義兵作爲游擊部隊，差不多敵人在前面没有什麽可以搶掠的地方，後面不能停留很久。"

北兵從東路進入，桂如淵很擔心，徵召高稼知洋州。高稼日夜籌劃防守抵禦的事情，認爲洋州處在平原地帶，没有一名士卒來防守，决定移調金州帥司軍一千人進駐洋州，而自己承擔供給他們糧餉。李心傳替他向朝廷報告，没有答覆。等鳳州被攻破，制置司纔聽從高稼的請求，調金州兵奔赴洋州，但部隊没有按時到達。漢中失陷，梁州、洋州的幾十萬百姓全都跑向安康。高稼就移兵屯駐在黄金渡，收羅逃散的士卒，招納忠義之士，用制置司的命令，讓故將陳昱到安康，委托給他收復失地的大任。陳昱部署分布各部隊，召青座、華陽各關的守將，都帶領部隊前來會合，總共得到三千人，高稼竭盡洋州的錢糧供給他們。把州裏的事交給通判去做，而自己假藉爲節制軍馬，督促衆將繼續前進。沔州被攻破，北兵逼近大安，益昌大受震動，高稼立即命令奔赴沔州，自己到西縣增援他們。

桂如淵因便利命令高稼爲利州路提刑司兼權興元府，制置司檄告他守衛米倉，高稼移書説："現在的事情就像下棋，所較量的是先後。假如認爲分水、三泉、米倉可以保住，敵軍如果從宕昌、清川而入，將用誰來抵禦他們呢？何不讓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讓制置司已經招納的忠義之士、關外復仇的豪傑，聯合而前進，部隊的氣勢就奪回了。"桂如淵猶豫不决。等到天水、同慶被屠城，西和被包圍得更加緊急，纔會

圍益急，始會軍民之衆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報寨窠、七方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之在軍中者惟稼一人。

如淵既罷，李𡌴代之，以稼久勞，請改畀内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遽罷之，又削二官。李心傳見上，訟稼無罪，不當罷。

宣撫使黄伯固辟稼知閬州。未幾，伯固去官，制置使趙彦呐以參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彦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會召還，彦呐密奏留稼，以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

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彦呐登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兵大戰。進稼三官，爲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稼嘗代彦呐論蜀事利害，上嘉覽之。

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彦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

北兵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

合軍民一萬人增援它，道路阻塞不能向前，而城已被攻破了。不久報告説寨窠、七方的軍隊都潰敗了，高稼率領遺民駐扎在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在小路上，以便保住巴山。在這個時候，文臣在部隊中的衹有高稼一個人。

桂如淵被罷職後，李𡌴代替了他，因爲高稼長久操勞，請他改任内郡，差知榮州。殿中侍御史汪剛中，是桂如淵的同黨，想讓高稼分擔他們的罪責，就説蜀地的失敗實際上是由於高稼，立即罷免了他，又削去二級官階。李心傳見到皇上，訴訟高稼没有罪過，不應當被罷免。

宣撫使黄伯固徵召高稼爲知閬州。不久，黄伯固離任，制置使趙彦呐用參議官徵召他。制置司接近漢中，高稼説漢中空虚没有屏障，應該治理仙人原來作爲緊急時刻視察軍隊的地方。趙彦呐把這件事交給高稼去做，高稼到了原上，修繕營房堡壘，儲備草糧，排列武器鎧甲，鑿開泉水，守禦的規則，没有不準備齊全的。趕上被召回，趙彦呐密奏留下高稼，以直秘閣知沔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剛剛來到，向神靈禱告説："本郡在兵難之後，生靈需要撫慰，應當盡力去做，在離去的那一天，誓將垂着空袋子而進入劍門。"就修理創傷，招集流散的百姓，百姓都背着嬰兒前來歸依他。

北兵侵入西和，逼近階州，高稼輔助趙彦呐登上仙人原督戰。知天水軍曹友聞等軍大戰。進升高稼三官，任朝請大夫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高稼曾經代替趙彦呐論述蜀事的利害關係，皇上看了以後非常贊賞。

北兵從鳳州進入，東部軍隊不能抵禦，敵人隨即直擣河池，到西池谷，距離沔州有九十里。官吏百姓全都逃亡，商議想退保大安。高稼對趙彦呐説："現在的事情，衹能前進不能後退，能够進據險要的地方，以身捍衛蜀地，敵人有後顧之憂，一定不會深入；如果慌忙召兵，退守内地，敵人長驅向前，蜀地大事已去了。"趙彦呐説："這是我的意志。"不久竟然走了，留下高稼守衛沔州。

北兵從白水關進入六股株，距離沔州六十

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爲疑兵。彦吶至罝口，輟帳前總管和彦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悉以兵會，又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璘軍無紀律，稼捕其縱火者三人，誅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

里。沔州没有城墻，依山作爲險阻，高稼站到高處擊鼓吶喊，大張旗鼓製造假象。趙彦吶到了罝口，讓帳前總管和彦威停下，帶領軍隊返回沔州，召集小將楊俊、何璘全都率兵會合，又調總管王宣的精兵一千人增補他們。何璘的部隊没有紀律，高稼逮捕了其中三個放火的人，殺了他們。不久，北兵大舉來到，何璘逃跑，他的部下都潰散了，敵人於是攻下沔州。

先是，友聞戍七方，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寨，而自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即事不濟，有死而已。"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姑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吏士力請稼少避，稼不爲動。城既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兵騎四集圍之，遂死焉。詔進稼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

在此之前，曹友聞戍守七方，知道沔州不能守住，勸説高稼移保山寨，而自己率領部下幫助他。高稼説："七方是要害之地，不能丢棄，我是沔州的將領，城池也不能丢棄。即使事情不能成功，衹有一死罷了。"頭兩天，他的兒子高斯復在他身邊侍候，擔憂時勢危急責任重大，高稼舉出田承君"五日不汗"的話告訴他，并且説："我死得其所，有什麽遺憾的呢!"又寫信告訴李心傳説："高稼我一定堅守沔州，没有沔州就没有蜀地了。自己認爲這種舉動可以對得起知己了。"等到事情急迫，參議楊約勸高稼姑且保住大安，高稼厲聲説："我作爲監司守衛城郭，你作爲幕客往來應援，我們各行其志。"常平司屬官馮元章率領官吏和士人極力請求高稼稍微躲避一下，高稼没有被他們説動。城被攻陷以後，衆人擁着高稼出門，高稼不停地叱責他們，士兵和騎兵從四面包圍了他，於是就犧牲了。下詔進升高稼七級官階，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謚號爲忠。後來因爲他的兒子高斯得執政，累贈爲太師。

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不善，面折無所避。推轂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土。死之日，聞者莫不於邑流涕。所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斯得自有傳。

高稼爲人慷慨有大志，聽到人有善行，就稱贊不絶口；聽到人的惡行，當面斥責他没有什麽隱諱。推舉人士，經常怕有没做到的地方，把錢財看作糞土。死的那天，聽到的人没有不流淚哭泣的。他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高斯得自己有傳。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同慶栗亭人。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綿竹尉，改辟天水軍

曹友聞字允叔，是同慶栗亭人。是武惠王曹彬的第十二代孫子。從小就有大志，和二弟曹友諒不遠千里尋師交友。考上理宗寶慶二年進士。授任爲綿竹縣尉，改辟天水軍教授。

教授。

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前軍統制屈信率所部突陣，還所掠四州人畜。至秦填，遣左軍統制杜午迎擊，力不能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身冒矢石，爲士卒先。信與統制張安國領兵出戰。兵退，制置使檄捍七方關。

北兵東破武休關，已而破七方，遂入沔州金牛，至大安，又分兵自嘉陵江木皮口突出何進軍後，進戰敗死之，遂長驅入劍門。友聞與弟萬各率所部，取間道過氈帽山，至青蒿境，戰于白水江中流。兵退，制置司檄駐閬州。叛將魯珍爲陳隆之所斬，珍部曲肆焚劫，友聞討斬其將郭虎、藺廣、楊仲等，餘黨散去。檄知天水軍。

北兵入鳳州，略河池，抵同慶，友聞密遣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授以方略出戰。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鼓，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并發。又命漢臣等取間道出戰，自提重兵尾敵後，大戰有功。端平初，友聞遣萬與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數合。制置使上其功，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

北兵又自西和至階州，友聞曰："階雖非吾境，豈可坐視而不救。"遂引兵與諸軍會。命前軍統制全貴領所部爲先鋒，統制夏用出其左，張成出其右，總管陳庚及萬、友諒往來督戰。有功，制置使趙彦吶俾節制利帥

城已被圍困，曹友聞單身騎馬在夜裏進城，和守臣張維招集百姓激戰。敵兵退去，制置使做了一面大旗，寫上"滿身膽"來表彰他。不久敵兵又來到，曹友聞把家財全都拿出來招集忠義之士，得到强健的戰士五千人。制置使李埴檄告他管理忠義之士，帶領部下守衛仙人關，邊走邊打，到峽口占據險要之地。前軍統制屈信率領部下突破敵陣，奪回敵人所掠奪的四州人畜。到了秦填，派左軍統制杜午迎戰，力量不能和敵人相抗衡。曹友聞命令各軍登高據險，親自冒着箭石，衝在士卒的前面。屈信和統制張安國率兵出戰。敵人退走，制置使檄告他捍衛七方關。

北兵向東攻破武休關，不久攻破七方，隨即侵入沔州金牛，到了大安，又分兵從嘉陵江木皮口突然出現在何進部隊的後面，何進戰敗犧牲，敵軍於是長驅進入劍門。曹友聞和他的弟弟曹萬各自率領部下，從小路經過氈帽山，到達青蒿境，在白水江中流和敵人交戰。敵兵退走，制置司檄告他駐守閬州。叛將魯珍被陳隆之斬殺，魯珍的部下大肆燒殺搶劫，曹友聞討伐殺了他們的將領郭虎、藺廣、楊仲等人，其餘的黨徒都散去。檄告他知天水軍。

北兵進入鳳州，搶掠河池，到達同慶，曹友聞秘密地派統制王漢臣、統領張祥，教給他們方法謀略讓他們出戰。敵兵來到城下，曹友聞分配衆將各守一門，偃旗息鼓，告誡士卒，等敵人逐漸接近，敲響戰鼓打開旗幟，箭石齊發。又命令王漢臣等人從小路出戰，自己率重兵尾隨敵後，大戰立功。端平初年，曹友聞派曹萬和忠義總管時當可分兵到碎石頭、青蒿谷，前後大戰了幾個回合。制置使把他的功勞報上，特授承務郎，權發遣天水軍。

北兵又從西和來到階州，曹友聞說："階州雖然不是我的境地，怎能坐視而不相救。"於是帶兵和各軍會合。命令前軍統制全貴率領部下作爲先鋒，統制夏用從他左邊出發，張成從他右邊出發，總管陳庚以及曹萬、曹友諒往來督戰。立下戰功，制置使趙彦吶讓他節制利帥司軍馬，任

司軍馬，任責措置邊面，換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駐劄石門，控扼七方關。

明年，北兵破武休關，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死之。制置使進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自冷水口度嘉陵江至六股株，屢戰有功。夜銜枚由間道直趨青野原，制置使奇萬之勇，令督諸軍戰守。兵退，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特授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依舊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北兵破沔州，搗大安，友聞遣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速趨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據陽平關，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陽平關，遂遣進及游奕部將王剛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左右馳射。兵退，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以騎兵五百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并進，王資、白再興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依舊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舊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

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

務是責成措置邊面，換爲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差權利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駐扎在石門，控制七方關。

第二年，北兵攻破武休關，進入沔陽，利路提刑高稼戰死。制置使進駐青野原，被包圍，曹友聞說："青野原是蜀地的咽喉，事不可緩。"派曹萬領兵從冷水口渡過嘉陵江到達六股株，多次作戰立下戰功。夜裏銜枚從小路直接奔赴青野原，制置使欣賞曹萬的勇敢，命令他監督各軍的戰守。敵人退走，曹友聞率精兵也趕到原下，半夜攔截敵人作戰，包圍於是被解除。特别任命他爲武德大夫、左驍騎大將軍，仍然擔任利州駐箚御前諸軍統制。

北兵攻破沔州，直搗大安，曹友聞派摧鋒軍統制王資、踏白軍統制白再興迅速奔赴雞冠隘，左軍統制王進占據陽平關，曹友聞登上溪嶺，手拿五方旗，指揮剛剛完畢，數萬敵兵突然來到陽平關，他於是派王進以及游動部隊的將領王剛出戰，又親自率領帳下的兵力以及背嵬軍衝到陣前，左右奔馳射擊。敵兵退去，曹友聞對忠義軍總管陳庚以及時當可說："敵人必定掉轉兵力進攻雞冠隘，應當立即援助他們。"不久敵人果然派一萬多步兵和騎兵進攻雞冠隘，陳庚派五百名騎兵直接上前決戰，時當可率步兵從左右兩翼同時進攻，王資、白再興又從隘中出來作戰，血戰十多里，敵人纔解圍而去。特别任命曹友聞爲眉州防禦使，仍任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箚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箚，并兼管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他的弟弟曹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然總管忠義軍馬，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箚，專門和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

第二年，曹友聞帶兵扼守仙人關。諜報聽説北兵會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多萬人大舉來到，曹友聞對曹萬說："國家的安危，在此一戰，衆寡不能相敵，怎能容忍輕率作戰。衹應登上高處占據險要地勢，出奇兵埋伏着

以待之。”北兵先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壙，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衆，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遣選鋒軍統制楊大全、游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菜園，擊敵後隊；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没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鬥。黎明，大兵益增，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没，北兵遂長

等待他們。”北兵首先進攻武休關，打敗都統李顯忠的部隊，隨即進入興元，想突入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告曹友聞控制大安來保衛蜀口。曹友聞給趙彥呐急送一封信說：“沔陽，是蜀地的險要之處，我們的重兵在這裏，敵人有後顧之憂，一定不會穿過沔陽而進入蜀地。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接應增援，可以保證一定會取得勝利。大安地勢平曠，没有險要可以把守，正是敵人騎兵發揮特長的地方，步兵不適宜的地方，況且衆寡不能相敵，怎能在平地上控制抵禦。”趙彥呐不以爲然，一天有七次拿着小紅牌來催促。曹友聞認爲以少擊多，不是乘着夜間出奇兵內外夾擊不行。就派曹萬、曹友諒帶兵登上雞冠隘，挂出很多旗幟，向敵人顯示要堅守。曹友聞選擇一萬名精鋭的士兵夜裏渡江，秘密地前往流溪布設埋伏。約定説：“敵人來到後，裏面用敲鼓舉火作爲接應，外面呼喊殺聲。”北兵果然來到，曹萬出來迎戰，敵軍將領八都魯帶領一萬多人，達海率領一千人往來搏鬥，箭石落下如雨。曹萬身上多次受傷，命令各軍舉起烽火。曹友聞派選鋒軍統制楊大全、游奕軍統制馮大用率領本部從東菜園出擊，攻擊敵人後面的隊伍；敢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率領部下從水嶺出發，進攻敵人中部隊伍；知天水軍安邊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領部下從龍泉頭出發，進攻敵人前面的部隊。曹友聞親自率領三千精兵，迅速奔馳到隘下，先派保捷軍統領劉虎率領敢死隊五百人衝擊敵人的前方部隊，前方部隊按兵不動，在路旁埋伏了三百名騎兵，劉虎的部下銜枚突擊作戰。正好趕上颳起大風下起大雨，衆將請求説：“大雨不停止，道路泥濘深深地陷没脚足，應該等雨稍微停了之後再戰。”曹友聞斥責道：“敵人知道我們在這裏埋伏了部隊，延緩必定會喪失戰機。”於是率兵一同進發。曹友聞進入龍尾頭，曹萬聽説後，五鼓從隘口出發，和曹友聞會合。內外兩軍都殊死作戰，血流了二十里。西部軍向來用綿裘衣代替鐵甲，經過下雨被浸濕，不利於步行戰鬥。黎明時，敵兵大增，就用鐵騎兵四面包圍起來，曹友聞嘆息道：“這大概是天命吧！

驅入蜀。

我衹有一死罷了。”於是破口大駡，殺了所乘的馬來表示必死的决心。浴血奮戰更加激烈，和他的弟弟曹萬都犧牲了，全軍覆没，北兵於是長驅進入蜀中。

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嘗以名馬遺友聞，還師過戰地，嘆曰：“蜀將軍真男兒漢也。”盛禮祭之。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毅節，官其二子承務郎，婿迪功郎。萬特贈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秦鞏人汪世顯一向佩服曹友聞的威望，曾把名馬贈給曹友聞，回師經過作戰的地方，感嘆說：“蜀將軍真是男兒好漢。”舉行盛大的禮儀祭奠他。事情被朝廷知道，特别追贈他爲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賜廟號爲褒忠，謚號爲毅節，讓他的兩個兒子做承務郎，女婿任迪功郎。曹萬被特别追贈爲武翼大夫，他的兩個兒子爲成忠郎。

陳寅

陳寅，寶謨閣待制咸之子。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北兵入境，屬都統何進出守大安，獨統制官王鋭與忠義千人城守而已。寅誓與其民共守此土。居民始以進留家城中，恃以爲固，已而進徙它郡，遂無固志。寅獨留其二子并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共守。”乃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

陳寅，是寶謨閣待制陳咸的兒子。漕司兩次推舉人才，他因父親的恩蔭補官，歷官州縣。理宗紹定初年，知西和州。西和是邊遠重地，陳寅作爲一名書生義不辭難。北兵侵入境内，適逢都統何進出守大安，衹有統制官王鋭以及一千名忠義之士守城。陳寅發誓和西和的百姓共同守衛這塊土地。居民本來以爲何進把家留在城中，依靠此作爲牢固的防守，後來何進把家人遷到了其他郡，於是就没有了固守之志。陳寅把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全家二十八口人留下來，說：“人們各自顧自己的家，將和誰共同守城呢?”就散發錢財來團結忠義之士，籌劃堅决防守的計謀。

北兵十萬攻城東南門，以降者爲先驅，寅草檄文喻之，自執旗鼓，激厲將士，迎敵力戰，矢石如雨。師退，詰旦，增兵復來，寅帥忠義民兵與敢死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兵退。制置司以寅功遍告列郡。北兵伐木爲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進素與寅不協，寅有功，尤爲諸將所忌。至是求援甚急，久之，制置司才遣劉鋭及忠義人陳瑀等往救，率皆觀望不進，鋭甫進七方關，瑀未及仇池，皆以路梗告。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

北兵十萬人進攻城的東南門，讓投降的人作爲先驅，陳寅起草檄文通告他們，自己舉旗打鼓，激勵將士，迎擊敵人竭力戰鬥，箭石落下如雨。敵人退去，第二天早上，又增兵而來，陳寅率領忠義的民兵和敢死的戰士竭力作戰，晝夜作戰幾十個回合，敵人退走。制置司把陳寅的戰功廣泛地通告各郡。北兵砍下樹木製作攻城的器具，兵力增加到幾十萬，包圍州城。何進一向和陳寅不和，陳寅立了功，尤其被衆將領所忌恨。在這時非常急切地求援，過了很久，制置司纔派劉鋭以及忠義之士陳瑀等人去救援，大都觀望而不前進，劉鋭剛進入七方關，陳瑀没到仇池，都用道路阻塞來報告。陳寅率領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到，城池於是被攻陷。

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

陳寅回頭對他的妻子杜氏說：“你趕快自己

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此城，爲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置司以聞，詔特贈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即其所居鄉、所守州立廟。久之，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襄節。

想辦法吧。”杜氏厲聲説道：“哪有活着的時候一起享受君王的俸禄，死時不共同爲君王的事業而獻身的?”就登上高城堡自己喝了毒藥，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媳婦都死在母親旁邊。陳寅收殮他們的尸體并且燒掉，就穿上朝服登上戰樓，望着朝廷所在的方向燒香，號哭着説：“我起初計劃守住這座城，作爲蜀地的屏障，城不存在，我衹有一死。我没有辜負國家！我没有辜負國家!”拜了兩拜用劍自殺而死。賓客和他一起死去的有二十八人。他的一個兒子後來纔到，也想自殺，戰士抱住他説：“不能讓忠臣没有後人。”和他一起從城上縋下，也摔斷了脚而死去。制置司把他的事迹報告上去，下詔特别追贈他爲朝議大夫、右文殿修撰，賜錢三千緡，在他所住的鄉、所守的州建廟。過了一段時間，加贈華文閣待制，謚號爲襄節。

賈子坤 賈純孝

賈子坤字伯厚，潼川懷安軍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被兵，子坤與郡守陳寅誓死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郎，封其父崧承務郎，官其子仲武宣教郎、隆州簽判，改奉議郎、果州通判，卒。

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咸淳七年進士第。純孝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閲召，辭。會丞相文天祥辟佐其幕，尋授秘書丞，擢吏部郎中。丁母憂，起復爲右司，轉朝散郎。厓山師敗，純孝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賈子坤字伯厚，是潼川懷安軍人。寧宗嘉定十三年進士。任西和推官，攝通判。關外遭到敵人入侵，賈子坤和郡守陳寅誓死守城。城失陷，賈子坤穿上朝服和家裏十二口人一起死去。被追贈爲承議郎，封他的父親賈崧爲承務郎，讓他的兒子賈仲武任宣教郎、隆州簽判，改爲奉議郎、果州通判，去世。

賈仲武的兒子賈昌忠、賈純孝，同時考中度宗咸淳七年的進士。賈純孝是揚州教授，爲大帥李庭芝所知遇，調江、淮總幕。北兵進攻江南，二王在福州，以史館檢閲徵召他，他謝絶了。趕上丞相文天祥召辟他輔佐幕下，不久授秘書丞，擢爲吏部郎中。遭母喪，守喪期未滿又出任右司，轉爲朝散郎。厓山軍隊被打敗，賈純孝抱着兩個女兒偕同妻子牟氏共同跳入海中而死。

劉鋭

劉鋭，知文州。嘉熙元年，北兵來攻，鋭與通判趙汝𨚗乘城固守，率軍民七千餘人晝夜搏戰，殺傷甚多。拒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逾城出降，獻女大將，告

劉鋭，知文州。理宗嘉熙元年，北兵前來進攻，劉鋭和通判趙汝𨚗登城固守，率領軍民七千多人日夜搏戰，殺死殺傷很多敵人。堅持守衛兩個多月，援兵不到，城中没水，到江中取水。趕上陳昱因爲去年失守沔州，編置在本州，晚上翻越城墻出來投降，獻女給大將，把實情告訴敵

以虚實，敵遂增兵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於數里外。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猶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

人，敵人於是增加兵力猛烈攻城，一個晚上把江流引到數里之外。劉銳估計不能免於災禍，集中他的家人，讓他們都喝下毒藥，家人都死了，於是他就把家人的尸體以及公私的金帛、告命都集中到一起焚燒了。他家裏一向有禮法，小兒子劉同哥纔六歲，讓他喝毒藥，他仍然下拜接受它，左右的人都非常感動悲傷。

汝鼐宣城人，善射。城破被執，先斷其兩臂，而後臠殺之。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死者數萬人。

汝鼐是宣城人，善於射箭。城被攻破後他被抓住，敵人先砍斷他的雙臂，然後一塊塊地切下他的肉把他殺了。劉銳以及他的兩個兒子自殺而死，軍民死去的有幾萬人。

蹇彝

蹇彝，潼川通泉人。嘉定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端平三年，北兵攻蜀，彝堅守，戰不能敵，被擒，不屈而死。

其子永叔復力戰，城破，舉家死焉。弟維之，紹定五年進士。利州都統王宣辟行參軍事，亦迎敵力戰而死，特官其子。

蹇彝，是潼川通泉人。寧宗嘉定二年考中進士。累官通判金州。理宗端平三年，北兵進攻蜀地，蹇彝堅持守衛，戰敗，被抓住，不屈而死。

他的兒子蹇永叔又盡力作戰，城被攻破，全家都死了。他的弟弟蹇維之，理宗紹定五年考中進士。利州都統王宣徵召他爲行參軍事，也迎擊敵人力戰而死，朝廷特別封他的兒子做官。

何充

何充，漢州德陽人。秘書監耕之孫。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爲備禦計。及宋能之至，建議急於邛崍創大小兩關倉及寨屋百間，親督程役。俄關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氏禄，爲趙氏死不憾。"帥設帟幄環坐諸將，而虚其賓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監州也，可聚吾民使殺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將遺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飲絶不入口。敵知其不可强，將剮之，大將曰："此南家好漢也，使之即死。"於是斬其首。

何充，是漢州德陽人。秘書監何耕的孫子。通判黎州，攝州事，參預制訂防備抵禦的計策。等宋能之來到，建議迅速在邛崍建造大小兩關的倉庫以及一百間寨屋，他親自督管工程。不久關被攻破，何充自己刺殺自己却没有死，元軍的大帥叫他和他説話，許願不殺他。何充説："我家三代吃趙氏給的俸禄，爲趙氏而死没有遺憾。"大帥設置小帳幕讓衆將領環繞而坐，把賓客的席位空出來，叫何充説："你如果能投降，就坐在這裏。"何充蹲坐在地上求死，大帥於是作罷。改天又叫他，想讓他把頭髮編成辮子而把頭頂之髮剃去。何充説："你們可以殺了我却不能剃去我的頭髮。"又讓他簽署招民榜，何充説："我是監州，怎能把百姓聚集起來讓你們殺掉他們呢？就是全家被殺死了，也决不在榜上簽名。"大將給他酒茶羊牛肉，他都拒絶接受。從此飲食一點也不入口。敵人知道不能强迫他，將要剮死他，大將説："這是南朝的好漢，讓他迅速死掉。"於

是就砍掉了他的頭。

充妻陳罵不絶口。初，充之見呼也，陳必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吾求死爾。"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何充的妻子陳氏罵不絶口。起初，何充被叫去的時候，陳氏一定帶着全家同去。大帥説："没有叫你，你爲什麽要來?"陳氏説："我來求死罷了。"等到何充死後，她望着東方拜了兩拜説："我們夫婦雖然死了，却可以對得起趙氏了。"衆人用石頭打死了她。

方充夫婦之嬰禍也，親戚勸其苟免，充正色曰："我夫婦與兒婦義同死，汝等自求生可也。"於是上下感泣，願同死者四十餘人。男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先充而死，惟長子士龍得免。

當何充夫婦遭到災禍時，親戚勸他們苟且免去一死，何充正色説："我們夫婦和兒子媳婦執義共同赴死，你們自己求生就行了。"於是上下感動哭泣，願意一同去死的有四十多人。兒子何士麟、孫子何駒行、侄子何仲桂死在何充之前，衹有他的長子何士龍得以幸免。

許彪孫　張桂　金文德　曹贛　胡世全　龐彦海　江彦清

許彪孫，顯謨閣學士奕之子也。爲四川制置司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爲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也。"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許彪孫，是顯謨閣學士許奕的兒子。任四川制置司參謀官。理宗景定二年，劉整叛變，召許彪孫起草投降的文告，把潼川一道獻出來。許彪孫拒絶使者説："我這手腕可以被砍斷，這筆不能寫。"就關上門和家人一起喝了毒藥而死。

整既降，遂引兵襲都統張桂營，桂及統制金文德戰死。納溪曹贛闔門死之。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糧運至虎象山，遇敵兵戰敗死。咸淳二年，北兵取開州，守將龐彦海死之。德祐元年，瀘守梅應春殺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以城降，珍州守將江彦清巷戰死之。

劉整投降以後，隨即帶兵襲擊都統張桂的營地，張桂以及統制金文德都戰死了。納溪曹贛全家都被害。理宗景定四年，沔州都統胡世全護送運糧到了虎象山，遇到敵軍戰敗而死。度宗咸淳二年，北兵攻取開州，守將龐彦海犧牲。恭帝德祐元年，瀘州守臣梅應春殺掉判官李丁孫、推官唐奎瑞獻城投降，珍州守將江彦清巷戰而死。

陳隆之

陳隆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守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守臣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毋降也。"遂見殺。後五年，提刑袁簡之上其事，特贈徽猷閣待制，合得恩澤外，特與兩子恩澤，賜謚立廟。

陳隆之，不知道他進身爲官的經歷。任四川制置使。理宗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困，堅守整整十天，没有被攻下，部將田世顯乘着夜晚打開城門，北兵衝入，陳隆之全家幾百口人都被害死。囚送陳隆之到漢州，命令他告訴漢州守臣王夔讓他投降，陳隆之叫出王夔對他説："大丈夫死而後已，不要投降。"於是被殺害。過了五年，提刑袁簡之把他的事迹報上去，特別追贈他爲徽猷閣待制，在所得的恩澤之外，特別給與他兩個兒子恩澤，賜給謚號建立祠廟。

史季儉

又有史季儉者，威州棋城主簿也。成都之陷，子良震與婿楊城夫争相爲死，各特贈兩官，與一子下州文學。

還有一個叫作史季儉的人，是威州棋城主簿。成都失陷後，他的兒子史良震和女婿楊城夫争相爲國而死，各特贈兩官，給一子下州文學之職。

王翊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吴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

王翊字公輔，是郫縣人。理宗寶慶元年考中進士。吴曦曾經招他入幕下，等到吴曦在蜀地叛變，他抗節不拜，給他講明大義。吴曦發怒，囚禁王翊，想烹了他，吴曦被誅後得以幸免。

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北兵至，帳前提舉官成駒先走，黼倉卒迎敵，敗死。翊與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募兵拒守。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禄，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以不走，曰："願與此城俱亡。"北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翊以朝服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尸井中，衣冠儼如也。轉運副使蒲東卯死之。

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徵召他爲參議官，他先把家屬送回鄉里，寫文章和先人的墓訣别，發誓犧牲自己來報效國家。等到北兵來到，帳前提舉官成駒先逃跑了，丁黼倉促迎敵，戰敗而死。王翊和司理王璨、運司幹官李日宣等人募兵抵禦守衛。敵兵進入公署，看到王翊穿着朝服危然而坐，問他是什麽人，他説："小官吃天子的俸禄，天子臨難而不能相救，死有餘辜，可以趕快把我殺了。"敵人又問他爲什麽不跑掉，他説："願和此城共亡。"北兵相互説道："他是個忠臣。"告誡不要把他殺了。敵人放火大肆搶掠，王翊穿着朝服跳入井中死去。戰後，他家裏人把他的尸體從井中撈出來，衣帽儼然整齊。轉運副使蒲東卯也犧牲了。

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録事參軍羅由、司户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雍六世孫也。入眉州，知丹稜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邛守趙晨親率雅州牌手出戰，力盡而死。

敵人屠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録事參軍羅由、司户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都不屈而死。邵復，是邵雍的第六代孫子。敵人進入眉州，知丹稜縣馮仲燁犧牲。敵人攻取簡州，簡州守臣李大全犧牲。邛州守臣趙晨親自率領雅州盾牌手出戰，力盡而死。

文州守劉鋭、通判趙汝鄉相誓死守，更迭出戰，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絶，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鄉猶提雙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以死。鋭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師至遂寧，民兵趙朋拒戰，左臂已斷，而戰不休。

文州守臣劉鋭、通判趙汝鄉相互發誓以死守衛，交替出戰，被包圍了十五天，汲水的道路斷絶，兵民有半月没有喝到水，以致吮吸妻子兒女的鮮血，最終也没有叛變的想法。城將要失陷，趙汝鄉仍然提着雙刀上陣，中了十六箭，被抓住而犧牲。劉鋭先殺了他的妻子，父子三人登上文王臺自殺而死。敵軍到了遂寧，民兵趙朋抵禦作戰，左胳膊已經斷了，仍然戰鬥不止。

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事聞，翊、汝鄬皆立廟賜謚，餘褒恤有差。

敵軍到達重慶，進士胡天啓背着母親逃跑，敵兵想殺死他的母親，胡天啓的妻子張氏哀叫着願意用自身來代替，敵兵不聽，最終殺了她。胡天啓和他的妻子呼天大罵，主將認爲胡天啓的相貌奇偉，想讓他活下去，對他說："你依附了我，當共享富貴。"胡天啓更加奮力大罵，於是夫婦二人同被害死。事情被朝廷知道，王翊、趙汝鄬都被建廟賜給謚號，其餘的人褒獎撫恤各有差別。

寶祐六年，北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理宗寶祐六年，北兵攻下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戰死。敵軍攻下長寧，守將王佐父子都犧牲了。到了閬州，推官趙廣戰死。到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戰死。到達順慶，帥守段元鑑守城，部下劉淵把他殺了而投降。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吕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擢國子學録，以言罷。

李誠之字茂欽，是婺州東陽人。跟從吕祖謙學習。鄉舉爲第一，後來進入太學，舍選也是第一名。寧宗慶元初年，進身爲官任饒州教授。遭父母喪，住在墓旁的廬屋裏守完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爲刑、工部架閣，擢爲國子學録，因言官奏論而被罷免。

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斂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罷令而後止。

出任江西轉運司幹辦。轉運使號稱是提會子，根據人們財力的高下依次讓他們輸錢來聚斂，李誠之認爲這是困擾百姓。轉運使不高興地說："商君的法令，還能一定實行，現在却像這樣抵觸。"李誠之神情嚴肅地說："使君是個儒者，却要效法商君的所做所爲嗎？"於是要求離去。轉運使謙遜謝過，廢除了法令他纔留下來。

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羊馬墻，教閲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

改爲通判常州，知郢州。他知道金人必然破壞盟約，大修邊防戰攻守禦的用具。移知蘄州。蘄州自從南渡以來，不曾受到敵人的進攻，李誠之說："平時不加防備，敵人長驅而來，將怎麽辦呢？"視察城墻并增高它們，準備樓櫓，修築羊馬墻，教閲廂禁民兵，用獎賞激勵他們，積聚糧食四萬。在此之前，酒庫每月發放四百五十千錢來獻給守臣，李誠之没有接受一點兒，把它放入公款之中，來幫助部隊的糧食供應。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

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進犯淮南，當時李誠

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至，决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計，蘄兵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却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搗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

之已經過了任期，代替他的人没有到，本想先派他的妻兒回去，聽説有難就停止了。他感嘆地對他的幕僚説："我作爲一介書生兩次出任邊壘，年已七十，還有什麽可求的，衹差一死了。應當和同僚合力防守，不成就戰鬥到死。"就選擇丁壯分布守城，招募敢死的戰士迎擊敵人，在橫槎橋和敵人相遇，大敗他們。過了幾天，金人擁衆兵來到沙河邊上，想渡河，又被打敗。第二天，金兵大舉來到，决斷湟水，焚燒戰樓，又被抵禦打退。第三天，金人把兵力移到要衝，决定一定要渡河，蘄州兵勇往直前奮力搏擊，殺死他們的酋帥。金人雖然屢次受挫，然而計謀更加精巧，進攻更加猛烈，不久，貼近城下，設下幾重包圍，於是燒了木柵。李誠之出兵抵禦敵人，又殺死幾十名將領和士卒，奪去他們所佩的大印。三月初一，金人進攻西門，被射退了。不久敵人製造望樓來窺視城中動向，李誠之設置疑兵讓他們看。敵人又派人拿着書信前來威脅使他們投降，李誠之殺了他，把他們的信送回。過了兩天，金人用攻具進攻，李誠之設置器械抵禦他們，夜裏出來搗毁他們的營地。他料敵應變就像一個非常瞭解兵法的人，金人始終不能得志。

會黄州失守，并兵爲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榯援二郡，榯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刭，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迪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没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趕上黄州失守，把兵力合爲一體，總共有十多萬人。池陽、合肥的援兵失敗逃走，朝廷命令馮榯增援二郡，馮榯到了境上，拖延不進。李誠之激勵將士，用忠義勉勵他們。城失陷，率兵巷戰，敵我傷亡相當。他的兒子李士允力戰而死，李誠之將要引劍自殺，呼叫他的妻兒説："城已被攻破，你們應當趕快去死，不要受辱！"他的妻子許氏以及兒媳孫子都跳入水中而死。事迹報告朝廷，被追贈爲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爲正節侯，在蘄州建立祠廟，賜名爲褒忠，送給銀絹二百幫助辦喪事，并賜爵爲迪功郎的有三人，追贈他的妻子爲令人，兒子李士允爲通直郎，兒媳以及孫女遇難的都追贈爲安人。跟從李誠之而死的，還有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協力

秦鉅字子野，是丞相秦檜的曾孫。通判蘄州。金人進犯境内，和郡守李誠之合力抵禦敵

捍禦。求援於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瀶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瀶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

人。向武昌、安慶求援，過了一個多月，援兵沒到。策應兵徐揮、常用等人棄城而逃。城被攻破，秦鉅和李誠之各自率領跟隨自己的士兵進行巷戰，死傷殆盡。秦鉅回到公署，急呼官吏劉迪，命令點燃衆倉庫，他就跳入一個屋子裹自焚。有一個老兵從濃烟和火焰中看到一個穿着白色戰袍的人，認出是秦鉅，冒着火把他扶出來。秦鉅叱責他說："我爲國而死，你們可以自己尋求生路。"扯掉衣服跳入火中而死。他的二兒子秦浚先去了四祖山，敵兵來到就立即回來，和弟弟秦瀶跟從父親一同死去。特別追贈秦鉅五官、秘閣修撰，封爲義烈侯，和李誠之都在蘄州被建立祠廟，賜額褒忠，追贈秦浚、秦瀶爲通直郎，送給銀絹各二百幫助辦理喪事。

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録事參軍兼司户杜諤俱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郎。

州學教授阮希甫被贈爲通直郎，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録事參軍兼司户杜諤都被贈爲承務郎，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被贈爲承事郎。

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皆鬥死。司理參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身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烈顯節侯。黄州之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當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卞，軍士李斌等人都戰死。司理參軍趙與裕首先率領一百多民兵奪關出外求援，僅以自身幸免，但全家十六人都遇害。理宗淳祐十二年，特封秦鉅爲義烈顯節侯。黄州被攻陷，守臣何大節也投入長江而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

列傳第二百九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霆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檡 趙孟錦　趙淮

陳元桂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

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爲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爲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陳元桂，是撫州人。理宗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當時聽到警報，修築城墻準備抵禦，因爲心情焦慮神思勞傷而得了病。開慶元年春天，北兵到達臨江，當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停兵不前。陳元桂帶着重病登上城樓，坐在北門的亭子上督戰，箭石飛來如雨而下，力量不能和敵人相抗。吏卒勸他躲避離去，他不聽。有人用門廊上鼓出的飛翼遮蔽他，他揮手讓他拿走。有人想把他抱走，陳元桂說："死也不能離開這裏。"左右的人逃跑了。敵軍來到，陳元桂瞪着眼睛叱罵他們，於是遇害。敵人把他的頭懸挂在敵樓上，過了四天纔收殮，形貌還像活着一樣。

起初，有的親戚勸他換個地方任職，陳元桂說："你難道也被輕浮的議論所動摇嗎？時事到了這種地步，與其餓死，病死，被盜賊殺死，哪如爲守衛國土而死光明偉大呢？"家裏人有的請求上船，他不答應，并且告誡他們說："守臣的家屬怎能先動，來動摇民心。"徐敏子把他的事迹報告上去，追贈他爲寶章閣待制，賜給緡錢十萬，讓他一個兒子做京官、一個兒子爲選人恩澤，在北門建廟，謚號爲正節。

張順　張貴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

張順，是民兵的部將。襄陽被圍困五年，宋人突然瞭解到它的西北部有一條河叫作清泥河，發源於均州、房州，就在那個地方製造輕舟一百艘，把三隻船聯成一舫，中間一隻船裝運東西，左右兩隻船則把它們的底部弄空而掩蓋住。拿出重賞招募敢死的戰士，得到三千人。尋求部將，找到了張順和張貴，俗稱張順爲"矮張"，張貴爲"竹園張"，都有智有勇，向來被衆將所佩服，讓他們做都統。他們發出號令說："這次出發衹有一死，你們有的如果不是出於自願，應當立刻離去，不要敗壞了我的事情。"人人都感激奮發。

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鐙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鋭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絶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漢水正在上漲，發出一百艘船，逐漸進入團山之下。過了兩天，進入高頭港口，結成方陣，各船安置火槍、火炮、燒炭、大斧、勁弩。夜漏滴下三刻，起掉石墩出江，用紅燈作爲標識。張貴首先登船，張順殿後，乘風破浪，徑直向重圍開進。到了磨洪灘以上，北軍的水軍布滿江面，没有縫隙可以進入。衆人乘着鋭氣總共砍斷了幾百根鐵索和木樁，轉戰一百二十里，黎明時抵達襄陽城下。城中長久斷絶救援，聽説救兵來了，歡呼跳躍勇氣增强百倍。等到收兵，惟獨失去了張順。過了幾天，有一具浮尸逆流而上，身着甲胄，手拿弓箭，直接抵達浮橋，人們一看是張順，身上中了四槍六箭，怒氣衝衝像活着時一樣。各軍驚嘆把他看作神人，修了墳墓把他收殮埋葬，建立祠廟祭祀他。

張貴既抵襄，襄帥吕文焕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

張貴抵達襄陽以後，襄陽帥吕文焕極力挽留他共同守衛。張貴依仗他的驍勇，想返回郢州，就招募兩個能潛伏在水中幾天不吃東西的戰士，讓他們帶着藏在蠟丸裏的書信到郢州求援。北兵增强防守更加嚴密，水路接連被封鎖了幾十里，在水裏布滿了木橛，即使是魚蝦也不能渡過。這兩個人碰到木橛就把它鋸斷，竟然到達郢州，回來報告，答應發兵五千駐扎在龍尾洲來幫助夾擊敵人。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

日期已經定下來，他就告别了吕文焕東下，檢查所率領的部隊，等到上船時，帳前有一人逃走，是有罪過被打過的人。張貴驚慌地說："我

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焕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們的事情被泄露了，趕快出發，他們或許還來不及知道。”又不能銜枚隱藏行踪，就開炮叫喊着開了船，趁着夜晚砍斷繩索突破包圍冒險前進，敵衆都被驚退。出了危險地段以後，夜半天黑，到了小新城，敵人大軍攔擊，他們以死抗戰。沿岸捆扎蘆荻排列火炬，火光衝天如同白晝一樣。到了勾林灘，逐漸接近龍尾洲，遠遠地看到軍船上旗幟飄揚，張貴的部隊歡喜跳躍，舉起流星火向他們示意，軍船看到火光就向前迎來，等到快要會合時，却發現來的船上都是北兵。郢州兵在前兩天因爲風吹水動而吃驚懷疑，退駐三十里，而敵人大軍得到逃跑士卒的報告，占據龍尾洲以逸待勞。張貴部隊作戰已經困乏，又出乎意料之外，被殺傷殆盡，他身中幾十槍，力不可支被抓住，終究也不屈服，被害死。敵人就命令四個投降的士卒抬着他的尸體來到襄陽，命令他們在城下説：“認識矮張嗎？這個人就是。”守城的人都哭了，城中人喪失了勇氣。吕文焕殺了四個投降的士卒，把張貴埋葬在張順的墓旁，建雙廟祭祀他們。

范天順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吕文焕出降，天順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于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范天順，是荆湖都統。襄陽受到包圍，范天順從早到晚守衛作戰尤其盡力。等到吕文焕出城投降，范天順仰天長嘆説：“生當做宋臣，死當爲宋鬼。”就到他所守衛的地方上吊而死。被追贈爲定江軍承宣使，制書説：“賀蘭擁兵，坐看睢陽失陷；李陵失節，被隴士認爲是莫大的羞辱。現在有這樣的人，死得其所，怎能没有褒獎撫恤，來表示寵幸和安撫？范天順的功烈雖然低下，忠義不能被奪去，自從均州、房州泛舟之戰陷入艱難之中，而襄、樊坐守的部隊更加堅持守衛。不久州刺史成爲投降的將軍，他却不屈而自殺，可稱作是看到危機敢於送命。”封他的妻子爲宜人，讓他兩個兒子做官，又賜給白銀五百兩，田地五百畝。

牛富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游擊寨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

牛富，是霍丘人。入了制置司游擊寨兵籍。勇敢而懂得義節。任侍衛馬軍司統制，戍守襄陽五年，移守樊城，多次作戰没有失敗，并且多次

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吕文焕，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絶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静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

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把信射入襄陽城中給吕文焕，相互協助牢固防守唇齒相依。兩城總共有六年没被敵人攻取，牛富出力很多。城被攻破，牛富率領一百名敢死的士兵進行巷戰，打死打傷無數敵人，渴了就喝血水，轉戰向前，碰到民居被燒毁阻斷了街道，身受重傷，用頭撞在柱子上跳入火中死去。被追贈爲静江軍節度使，謚號爲忠烈，賜廟建康。

副將王福看到牛富死了，感嘆説："將軍爲國事而死，我怎能獨自活着！"也跳入火中而死。

邊居誼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

邊居誼，是隨人。最初事奉李庭芝，積累戰功任都統制。度宗咸淳十年，作爲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衛新城。邊居誼善於統率部下，深得戰士的擁護，凡是戰守的用具，都治理有方。

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吕文焕至新城，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焕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吕參政語耳。"文焕聞之，以爲居誼降己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焕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焕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黄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焕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毁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顔壯其勇，購得其尸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元軍來到沙陽，守將王大用不投降，指揮部隊攻城，城被攻破，抓住了王大用。吕文焕到新城，認爲他的小堡壘可以不攻而破，邊居誼率領水軍抵抗他，吕文焕列出在沙陽所斬的人頭招他投降，他没有聽從。第二天，綁着王大用來到城下，讓他呼喊説："邊都統趕快投降，不然的話災禍就要臨頭了。"邊居誼没有回答。他們又把通告射入城中，邊居誼説："我要和吕參政説話。"吕文焕聽説後，認爲是邊居誼向自己投降，騎馬來到，伏弩亂發，有三箭射中吕文焕，并且射中了他的馬，馬仆倒在地，幾乎鈎到了他，衆人帶着吕文焕騎别的馬跑走了。過了兩天，總制黄順挾帶一個人打開東門跑出來投降。第二天，敵人讓黄順來招他，邊居誼説："你想得到新城嗎？我誓死保衛這裏，你怎能得到。"黄順又叫他的部下，部下的人想縋城而出，邊居誼全都把他們趕入城中，對着門把他們斬殺了。吕文焕就指揮部隊攻城，邊居誼用火具打退了他們，一會兒敵人又像螞蟻那樣爬上來，邊居誼就把他家裏的錢財全部取出來發給將士，往來督戰。正趕上天黑下來，敵人攻破侵漢樓，樓火蔓延燒毁了民居，邊居誼估計力不能支，跑回府第，拔劍自殺，没有死，又跳入火中而死。元丞相伯顔贊賞他的英勇，從灰燼中重金收買到他的尸骨，觀看

他。事情被朝廷知道，追贈他爲利州觀察使，在他死去的地方給他建廟。

陳炤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

陳炤字光伯，是常州人。從小善於詞賦。考中進士，任丹徒縣尉，歷任兩淮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又入帥幕，改知朐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不久遭母喪回家。

北兵至常，常守趙與鑒走匿，郡人錢訔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劉師勇，許爲内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訔知常州。師勇復常州，走錢訔，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訔以入。訔以炤久任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没，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衰而出。凡可以備禦者，無不爲之。

北兵到達常州，常州守臣趙與鑒逃跑隱匿，郡人錢訔率城投降。淮人王通住在常州，暗地裏寫信和劉師勇相約答應作爲内應。朝廷議論讓姚希得的兒子姚訔知常州。劉師勇收復了常州，趕跑錢訔，抓住安撫戴之泰等人，於是迎接姚訔進城。姚訔因爲陳炤長期任職邊地懂得帶兵打仗，辟他爲通判。有人對陳炤説："現在正處於危難之時而召辟你，應該辭去。"陳炤説："家國就要淪陷，怎能坐看，與其偷生而苟且保全性命，還不如死了的好。"於是把喪衣染成黑色而上任。凡是可以防備守禦的地方，他没有不做的。

訔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將張彦攻吕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虚實，遂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顔自將圍其城，炤與訔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訔太府寺丞，炤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盡亦不降。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訔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直寶章閣，并官其子。

姚訔進入常州剛剛十多天，敵人大軍進攻常州，陳炤等人率領義兵抗戰，從夏天直到冬天没有被攻下。因爲立功加帶行提轄文思院。常州將領張彦進攻吕城，被打敗而投降，於是把常州城中的真實情況全都説出來，敵人於是猛烈進攻常州。陳炤等人晝夜守城，招納他們也不投降。元丞相伯顔親自率兵包圍常州城，陳炤和姚訔堅持忠義的氣節，協力固守。又加任姚訔爲太府寺丞，陳炤爲幹辦諸軍糧料院，常州將士都轉五官。城中情况更加緊急，常州的戰士阻隔戰壕裏的水作爲軍陣，箭射完了也不投降。城被攻破，姚訔犧牲，陳炤仍然聚集士兵進行巷戰，家裏人請求説："城的東北門没有被包圍住，可以從常熟進入臨安。"陳炤説："離開這裏一步，不是死的地方了。"到了中午敵兵來到，他犧牲了。事情報上，追贈姚訔爲龍圖閣待制，姚希得被贈爲太師，陳炤爲直寶章閣，并且讓他們的兒子做官。

王安節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

王安節，是節度使王堅的兒子。從小跟隨他

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

父親守衛合州立功，王安節等兄弟五人都受了官。王堅被賈似道所忌恨，出知和州，鬱悶而死。

安節至咸淳末爲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爲捍禦，授閤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皇港，有功，轉三官。

王安節到度宗咸淳末年是東南第七副將。恭帝德祐初年，賈似道在蕪湖潰敗，各城都投降了，不投降的也棄城逃跑。當時王安節駐兵江陵，立即跑到臨安，上疏請求招募士兵進行抵禦，被任命爲閤門祇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進入平江，會合張世傑的部隊在鳳皇港作戰，立功，轉了三官。

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劉師勇收復了常州，打跑王良臣，劉師勇回到平江，讓王安節和張詹守衛常州。不久王良臣引導大軍進攻常州，常州城一向險惡，王安節等人修築柵欄進行防守，相持了兩個月没被攻下。大元丞相伯顏自己率兵進攻他們，多次派使者招他們投降，他們也不投降。丞相發怒，指揮部隊攻破城的南門，王安節揮舞雙刀率領敢死的戰士進行巷戰，胳膊受傷被抓住。有人問他的姓名，王安節呼叫着説："我是王堅的兒子王安節。"敵人不能使他投降，就殺了他。

尹玉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寨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冑如猬毛，援絶力屈，遂被執。大軍横四槍於其項，以梃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尹玉，是寧都人。因爲捕盜的功勞任贛州三寨巡檢。任滿後住在城裏，跟隨文天祥保衛君王。等文天祥到平江，調尹玉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抵抗元兵，在伍牧交戰，張全等人戰敗，帶領淮、廣部隊先逃走了。曾全、胡遇、謝榮、曾玉帶領贛州四指揮軍也逃跑了，衹有尹玉帶領五百名殘兵殊死戰鬥。尹玉親手殺死幾十人，箭聚集在他的鎧甲上像刺猬毛一樣，援兵斷絶力量用盡，於是被抓住。元軍把四枝槍横架在他的脖子上，用棍子把他打死。剩餘的士兵仍然在夜裏戰鬥，殺死的人馬遮蔽了田間，没有一人投降。到天亮，活着回來的衹有四個人。追贈尹玉爲濠州團練使，讓他的兩個兒子做官，賜給田地二頃，來撫恤他家裏人。

李芾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

李芾字叔章，他的祖先是廣平人，中途徙到汴梁。從他的高祖李升起就是進士，做官有廉潔的名聲。欽宗靖康年間，金人攻破汴梁，用刀

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

逼迫他的父親，李升上前保護他，和父親一起被害死。他的曾祖李椿把家遷到衡州，於是成爲衡州人。

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户，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盗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坰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

李芾生來聰明機警，從少年起自己就有所追求，給他的齋室起名叫無暴棄。魏了翁一見就以禮待他，説他有祖先遺風，把他的齋名改爲肯齋。起初他因恩蔭補爲南安司户，徵召爲祁陽縣尉，出來賑濟災荒，就有聲名。攝祁陽縣，縣被治理得很好，徵召爲湖南安撫司幕官。當時盜賊在永州興起，招納他們，一年多他們也没投降。李芾和參議鄧坰帶領一千三百人攻破他們的巢穴，抓獲賊首蔣時選父子回來，他們的餘黨於是被平定。攝湘潭縣，縣裏有很多大户人家，前任縣令束手不敢觸犯他們，李芾稽查户籍要求出賦，不避權貴，賦役非常均衡。

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盗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盗，芾至盗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

入朝，差知德清縣。正趕上浙西鬧饑荒，李芾設置保伍賑濟百姓，救活了幾萬人。遷爲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煽動百姓製造混亂，百姓蜂起依附他，達到幾萬人。派李芾討伐他，盜賊聽説他來了，衆人立刻離散而回。任命爲司農寺丞，歷知永州，多有仁政，永州人給他立祠堂紀念他。他作爲浙東提刑知温州。温州瀕臨大海海盜很多，李芾來到後盜賊就銷聲匿迹了，於是以前任官移到浙西。當時浙西也有很多盜賊，群聚在太湖之中，李芾摸到他們出没的踪迹追查逮捕他們，盜賊也驚駭逃散。建立虎丘書院來紀念尹焞，設置學官，親自制訂學規來教育學生，學習的人很多。

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巨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救，芾以書往復辨論，竟置諸法。嘗出閲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黄萬石誣以贓罪，罷之。

度宗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當時賈似道掌管朝政，以前的府尹事無巨細都要先向他報告纔開始實行，祇有李芾無所詢問。福王府有逼人致死的，賈似道極力進行營救，李芾用書信往返辯論，最終把他繩之以法。他曾經出來檢查防火用具，百姓有不準備救火工具的，問他，回答説："是賈似道家裏的人。"他立即杖打他。賈似道大怒，讓臺臣黄萬石用貪贓的罪名誣陷他，把他罷免了。

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縣盗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

元軍攻取鄂州，他纔被起用爲湖南提刑。當時郡縣受到盜賊騷擾，百姓大多奔跑逃竄，李芾

民兵自衛，縣予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

命令部下發動民兵自衛，每縣給一面黑色旗幟，下令說："作亂的人斬殺在旗下。"百姓纔安定下來。就號召發動士兵，選擇三千名壯士，讓土豪尹奮忠率領他們保衛君王，另外召集民兵集中在衡州進行守衛防備。不久，賈似道兵敗蕪湖，就恢復了李芾的官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當時湖北各州郡都已經歸附元朝，他的朋友勸李芾不要走，說："不得已的話，隻身而行也可以。"李芾哭泣着說："我難道不知道爲自己打算嗎？衹是因爲世代蒙受國恩，雖然在廢棄不用之中仍然想着來報答它，現在幸好任用我，我把自家許給國家了。"這時他所喜愛的女兒死了，他大哭一場然後就出發了。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芻糧，栅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吴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

恭帝德祐元年七月，到了潭州，潭州兵快被徵調完了，游騎已經進入湘陰、益陽各縣，他倉促招募了不到三千人，就聯合溪峒蠻作爲聲援，修繕器械，儲備糧草，在江邊建栅欄修整城墻，命令劉孝忠統率各軍。吴繼明從湖北來到，陳義、陳元從戍守蜀地回來，李芾奏請留下他們戍守潭州，以誠心任用他們，他們都盡死力來回報。

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

元右丞阿里海牙攻下江陵以後，分軍戍守常德控制諸蠻，而派大軍進入潭州。李芾派他的大將於興率兵在湘陰抗擊敵人，於興戰死。九月，他又調吴繼明出來抵抗，部隊還没有來得及出發，敵人的大軍已經圍城。李芾慷慨登上城墻，和衆將領分地域進行守衛，百姓不管是老是弱也都出來，結成保伍幫助他，没有命令就都集合起來。十月，敵軍進攻西城墻，劉孝忠等人奮勇作戰，李芾親自冒着箭石來督戰。城中的箭射完了，有舊箭而羽毛都壞了，李芾命令搜羅民間的羽毛扇，箭羽馬上就準備好了。又爲吃飯没有鹽而苦惱，李芾取出庫中積存的鹽席，燒了取鹽供給他們。有被打中負傷的，李芾親自安撫慰勞，每天都用忠義來勉勵他的將士。死傷的人一個挨着一個，人們仍然飲血登城殊死搏戰。有人來招他們投降，李芾把他殺了以示衆。

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炮，風不能起，諸將泣請曰："事急矣，

十二月，城被圍更加緊急，劉孝忠被炮石打中，勢頭不能興起，衆將哭泣着請求說："事情

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遍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顔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虚井，縊林木者纍纍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温，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

到了危急關頭，我們這些人可以爲國而死，百姓怎麽辦呢?”李芾罵道：“國家平時之所以優厚地供養你們，就是爲了今天。你們衹管死守，誰敢再説我先殺了你們。”除夕，敵軍大舉登城，打得稍微後退一點，立即又像螞蟻那樣攀附城墻而上，衡州守臣尹穀以及他的家人自焚，李芾命令用酒祭奠他們。趁機留下賓客和助手共同飲酒，夜裏傳令，仍然手寫“盡忠”二字爲號，喝到天亮，衆賓客助手出來，參議楊震跳入園池而死。李芾坐在熊湘閣召來帳下的沈忠給他一些金子説：“我的力氣已經耗盡，理當死去，我的家裏人也不能被俘受辱，你把他們全都殺了，然後殺死我。”沈忠趴在地上磕頭，用不能殺來辭絶，李芾堅决命令他，沈忠哭泣着答應了，拿來酒讓他的家人全都喝醉，然後就把他們全殺了。李芾也伸過脖子受刃而死。沈忠放火燒了他的住所，回家殺死他的妻子孩子，又來到着火的地方，非常悲痛，跳起身子撞到地上，就自殺了。他的幕僚和部屬茶陵的顔應焱、安仁的陳億孫也都死去。潭州的百姓聽説了，大都全家自盡，城裏没有空井，吊死在林中樹木上的纍纍皆是。吴繼明等人率城投降，陳毅突破包圍，將要奔往閩地，半路上戰死。事情報告上去，追贈李芾爲端明殿大學士，謚號爲忠節。李芾剛到潭州，就把他的兒子李裕孫派出，説：“讓你活下來是爲了繼奉祭祀。”他的孫子李輔叔當時也被親人接到温州，皆免去一死。二王都下詔讓他們入閩做官。

芾爲人剛介，不畏强禦，臨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强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凛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温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奬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李芾做人剛正不屈，不畏强暴，遇事精明機敏，奸猾的人不能欺騙他。并且力大超過一般的人，從早上開始治理政事直到晚上没有倦容，晚上一概都是到三鼓時纔休息，五鼓時又起來治理公事。他看上去正氣凛然就好像神明一樣，而愛好賢才禮遇賢士，非常温和地對待他們，即使是有一技之長或做一點兒好事他也不忘對他們加以奬勵推薦。他平生居官清廉，在被擯棄排斥時，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物。

尹穀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

尹穀字耕叟，是潭州長沙人。性格剛直嚴厲，最初在郡學時，士友都尊敬害怕他。

之。

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

宋朝以詞賦録取士人，末年，衹有閩、浙的賦擅名天下，尹穀和同郡的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等人做賦，體裁務求典雅，每寫出一篇，士人争相向他們學習，從此湘賦和閩、浙的賦相抗衡。尹穀中年考中進士。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到之處廉潔公正留下好的名聲。

丁内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

遭母喪，住在家裏教授學生，没有改變儒士的素質。太陽還没有升起，就開始教授諸生經書以及朱熹的《四書》，士人即使有才思却不謹慎修習的他都擯棄不教。諸生盛暑季節必須穿戴整齊，終日正襟危坐，晚上熄滅蠟燭後纔去掉頭巾，早上起來一定要先戴好帽子然後纔走出帷帳。走在集市上，集市上的人看到他舉止有禮，互相説道："這一定是尹先生的門徒。"詢問他果然就是。

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太半。芾糾率民丁，奬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絶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已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死。乃積薪扃户，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遥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無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

晚年他進入李庭芝的制幕，被舉薦擢知衡州，需要臨時住在家裏。潭州城被敵兵包圍，帥臣李芾禮待作爲參謀，共同籌劃防備抵禦敵人的策略。當時城裏的壯士都到臨安進行守衛，剩下的部隊衹有四百五十人，其中一大半是年老體弱的人。李芾糾集率領民丁，用大義來勉勵他們，人們都殊死戰鬥，三個月敵人也没有把城攻下。元軍斷絶了險要地段，援兵没有來到，尹穀知道城危在旦夕，和妻子兒女訣别説："我作爲一個寒微的儒生蒙受國家的恩德，主管一方州土，理當不屈，你們一定要跟隨我去死。"叫來他的弟弟尹岳秀讓他逃出去，以便保存尹氏的祭祀，尹岳秀哭泣着回答他要爲國而死。他就堆積木柴鎖上門户，穿上朝服望着朝廷所在的方向拜罷，首先取出歷官的委任書燒掉了它，然後就跳入火中自焚了。鄰居來救他，火勢猛烈不能向前，衹從猛烈的火焰中遠遠看見尹穀端正地戴着帽子手裏拿着笏板正襟危坐，全家無論年少年長的都死了。李芾聽到後，命令用酒來祭奠尹穀説："尹務實，真是一個男子漢，在我之前就義了。"務實，是尹穀的號。

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

起初，潭州的士人把讀書學習看得很重。州裏的學生每月考試得分高的，升爲湘西嶽麓書

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院的學生，再得分高的，升爲嶽麓精舍的學生，潭州人稱之爲“三學生”。發生戰亂時，三學生聚居在州學，仍然不廢棄學業。尹穀死後，諸生幾百人前去弔唁他，城被攻破以後，很多人都受他的感動激勵爲大義而死。

楊霆

楊霆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又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决，霆未上，微服廉得其實，立决之，人稱神明。

楊霆字震仲。從小就有志氣和節操。因爲世代的恩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爲第一名，授爲修職郎、桂嶺主簿，以才能聞名。又五次中漕舉，改爲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任常州、澧州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裏有疑難案件，很多年沒有判决，楊霆還沒有上任，就穿着便服查訪到實情，馬上决斷，人們稱贊他有如神明。

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吕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

辟爲荆湖制置司幹官。吕文德任元帥，一向傲慢欺侮士人，常常用難辦的事情來測試他們，楊霆馬上就辦好了，全都符合他的旨意。一天對他説：“朝廷有密旨，要求出師策應淮東，誰可以前往呢?”楊霆立即回答説某將可往。他又説：“武器糧草怎麽辦?”楊霆立即回答説某營的兵馬、某庫的武器鎧甲、某個地方的箭石、某個地方的糧草，口授給官吏，頃刻之間事情就辦好了。吕文德非常吃驚地説：“我平生輕視文人，因爲他們無所事事。你有如此才幹，什麽官不能做，我怎麽敢不尊敬。”秘密把他向朝廷推薦，授任通判江陵府。

江陵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决，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閒田，增益廪稍。選民之强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閲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

江陵是一個大府，雄據上流，和襄、漢相表裏，向西控制巴蜀，向南扼制湖、廣，軍民雜居，政務繁雜，楊霆根據事情進行裁决，安然處之。閑暇的時候到郡學去，給諸生講學，又撥出隸屬官府的閑置田地，增加倉廪的糧食。選拔强壯的百姓，在農閑時訓練他們，到時發給他們器械，夾雜在士兵的行列裏演習，他親自檢閲考試給予獎賞來激勵勸勉他們。不久，就有能够穿上鎧甲騎馬射箭的人，於是都得到他的任用，而軍隊不再擾亂百姓。

丁内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霆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

遭母喪，恭帝德祐初年，守孝期未滿又被任命爲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和安撫使李芾合力戰守。楊霆心中有計謀，善於出奇應變，帥府的機要事務，李芾全都交給他。城剛被包圍，

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霆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霆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日夜守衛抵抗，過了幾天西北角被攻破，楊霆指揮部隊進行巷戰，到了傍晚時開始增修月城，等到天亮時月城修好了，他鞭策鼓勵將士，以死來守衛。城被攻破後，楊霆跳入水中而死，他的妻子和妾奔跑相救没有趕上，於是都死了。

趙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府司户、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

趙卯發字漢卿，是昌州人。理宗淳祐十年，以上舍生考中進士，爲遂寧府司户、潼川簽判、宣城宰。一向以節行著稱。中途被議論罷免。度宗咸淳七年，起用任彭澤縣令。十年，權通判池州。

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禔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侄，僕婢悉遣之。

元軍渡過長江，池州守臣王起宗棄官離去，趙卯發攝理州事，修繕城墻積聚糧食，爲防守抵禦作準備。夏貴打了敗仗回來，所經過的地方大肆搶掠，趙卯發捕獲斬殺了十幾人，士兵纔收斂。第二年正月，元軍到達李王河，都統張林多次勸他投降，趙卯發義憤填膺，瞪着眼睛看着張林説不出話來。有人拿安身之道來向他詢問，趙卯發説："忠義就是安身之道，除此之外不是臣子所能説的。"張林率兵出去巡視長江，暗地裏投降，回來以後假裝幫助趙卯發進行防守，守兵有五百多人，都歸張林管轄。趙卯發知道不能守住，就設置酒宴會見親友，和他們飲酒訣别，對他的妻子雍氏説："城將要被攻破，我是守臣不能離去，你先離去吧。"雍氏説："你是朝廷的命官，我是命婦，你是忠臣，難道我不能做忠臣的婦人嗎?"趙卯發笑着説："這怎麽是婦人女子所能做的。"雍氏説："我請求死在你的前邊。"趙卯發笑着制止了她。第二天就發散他的家財給他的弟弟和侄子，把僕人奴婢都遣散了。

二月，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别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大元丞相伯顏入，

二月，敵兵逼近池州城，趙卯發早晨起來在几案上寫道："君不能背叛，城不能投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寫詩和他的兄弟告别，和雍氏穿上盛裝一起在從容堂上吊而死。趙卯發起初建這個堂，命名爲"可以從容"，等到戰勢危急，他把客人領到堂中，指着題在匾上的字説："我一定要死在這裏。"客人問其中的緣故，他説："古人説'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這大概是個先兆吧。"趙卯發死後，張林打開城門而

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嘆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録二子爲京官。

投降。元丞相伯顔進來，問太守在什麽地方，左右都回答説他死了。就到堂中看他，都嘆息。給他們準備了棺材和衣服把他們合葬在池州之上，祭奠了他們的墳墓然後離去。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趙卯發爲華文閣待制，謚號爲文節，追贈雍氏爲順義夫人，録用他的兩個兒子做京官。

唐震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爲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内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愧。後爲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

唐震字景實，是會稽人。從小住在鄉里，剛正而不苟且和别人結交，有談論他過錯的往往很高興。考中進士後做了小官，有權貴之人用文書舉薦他，唐震把文書放到箱子裏，後來干預政事，唐震取出文書還給他，封題都没被打開，那個人非常羞愧。後來唐震任其他的官，所到之處以公正廉潔著稱。楊棟、葉夢鼎在政府，交相舉薦他的賢能。

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潜説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置辟，震力辨其非，説友争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

度宗咸淳年間，他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當時潜説友爲京師尹，仗着賈似道的權勢，非常驕横跋扈，處理政事一點也不徵求别人的意見。趕上府中有判好的案件將要執法，唐震極力申辯判决不對，潜説友不能説服他，把那個事情報到刑部，最終認爲唐震的意見爲對。

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户，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爲具奏復其身，吏感其誠，事爲盡力，所活無算。州有民庸童牧牛，童逸而牧舍火，其父訟庸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之，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過闕陛辭，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争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横，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

咸淳六年，江東大旱，他被擢知信州。唐震奏請削減綱運户米，免除他們的租賦，讓每坊設置一個官吏，登記他們的户口，勸富人分粟，讓坊吏主給他們。官吏有功勞的，往往奏請免除他們自身的賦税，官吏被他的真誠所感動，盡力去做每件事，救活了無數人。州裏有人雇傭兒童放牛，兒童逃跑而牛棚起火，他的父親訴訟雇主殺了他的兒子把他扔到了火中，雇主不堪拷問，屈打成招。唐震看着文書心中懷疑，秘密地搜尋，在旁邊的郡找到那個兒童，來質問他的父親，他還像當初那樣回答，唐震把他的兒子帶出來給他看，案件於是得到公正處理。擢爲浙西提刑。經過朝廷向皇上告别，賈似道囑咐唐震實行類田，唐震辭謝不能實行，到了治所，又上疏極力抗争。趙氏有守墓的僧人非常横暴，唐震派官吏逮捕法辦他，賈似道寫信營救他，唐震不理睬，最終依法懲辦了他。賈似道發怒，讓侍御史陳堅彈劾他使他離職。

咸淳十年，起震知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歸附，大兵略饒。饒兵止千八百人，震發州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上書求援，不報。大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饒寓士皆從之。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民有李希聖者謀出降，械置獄中。明年二月，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衆懼不能戰，北兵登陴，衆遂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於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中民死，我何面目生邪?"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牘鋪案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張世傑尋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求震尸葬之。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廟號褒忠，官其二子。

咸淳十年，起用唐震知饒州。當時興國、南康、江州各郡都已經歸附元朝，元軍侵略饒州。饒州的兵力祇有一千八百人，唐震發動州民守城，拂曉就出去治理軍事，直到半夜纔睡，上書求援，没有回音。元兵讓人進入饒州收取降款，通判萬道同暗地裏讓在部下收斂白銀、牛酒準備降禮，寄住在饒州的士人依從他。萬道同勸唐震投降，唐震叱責他說："我怎能忍心偷生而辜負國家呢?"城中的少年被唐震的話所感動，殺了使者。有一個叫李希聖的人預謀出城投降，把他捆綁後關在獄中。第二年二月，元兵大舉來到，都大提舉鄧益逃走，唐震把府中的金錢全都拿出來，寫出官資貼在城墻上，招募有能够出戰的人賞給他們。衆人害怕，不能作戰，元兵登上城墻，衆人於是潰散。唐震進入府中的玉芝堂，他的僕人向前請求說："事情危急了，番江門没有被部隊包圍住，趕快出去還可以幸免。"唐震罵道："城中百姓的性命都繫在我的身上，我如果聽從你的話免去一死，城中的百姓死了，我還有什麼臉面活着呢?"左右的人不再敢說話，都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元兵進來，拿着文書鋪在几案上，讓唐震簽署投降，唐震把筆扔到地上，不屈服，於是遇難。他的哥哥唐椿和家人也都死了。張世傑不久收復饒州，判官鄒宗節找到唐震的尸體把他埋葬了。追贈他爲華文閣待制，謚號爲忠介，廟號爲褒忠，讓他的兩個兒子做官。

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閩之新壘，皆戰死。

唐震有賓客馮驥、何新之，馮驥後來守衛獨松關，何新之守衛閩地的新壘，都戰死。

趙與檡

趙與檡，爲嗣秀王。德祐二年，爲浙、閩、廣察訪使。益王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未幾，北兵逼浙東，乃命與檡出瑞安，與守臣方洪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瑞安受圍，城中危急，與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

趙與檡，是嗣秀王。恭帝德祐二年，任浙、閩、廣察訪使。益王被立，他舅舅楊亮節在朝中掌權。趙與檡自認爲是國家親賢，多所諫止，於是觸犯了禁忌，衆將都怕他。不久，元軍逼近浙東，就命令趙與檡從瑞安出發，和守臣方洪共同進行防禦。朝廷大臣說趙與檡有劉更生的忠心，曹王李皋的孝行，應該留下輔佐國家來振興國家的根本。詆毁他的人對他攻擊更加厲害，最終派他去了。瑞安受到包圍，城中情况危急，他和方洪誓死守衛。小校李雄夜裏打開城門讓外面的

檡、洪率衆巷戰，兵敗被縶，董文炳問之曰："汝爲秀王耶？今能降乎？"與檡厲聲曰："我國家近親，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問爲？"遂殺之。洪亦伏節而死。

部隊進來，趙與檡、方洪率領衆人進行巷戰，失敗被抓住，董文炳問他説："你是秀王嗎？現在能投降嗎？"趙與檡厲聲説道："我是國家的近親，現在力量用盡而死去，是我的本分，還有什麽好問的？"於是敵人就把他殺了。方洪也守節而死。

趙孟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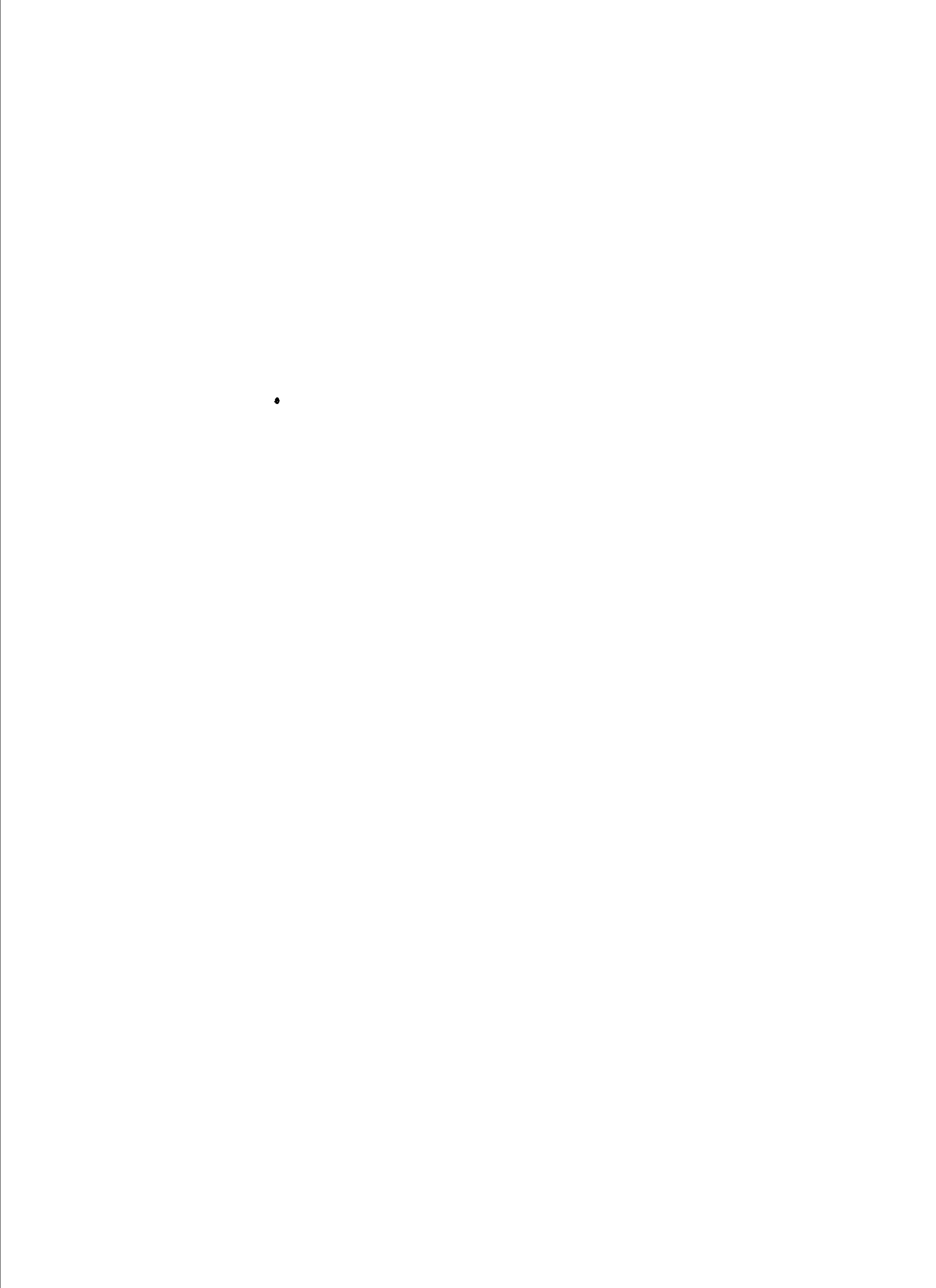
又有趙孟錦者，少不羈，游淮以軍功爲將佐。北兵攻真州，每戰輒爲士卒先，守苗再成倚之爲重。北兵重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來襲，俄霧解，日已高，北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荷重甲，溺焉。

又有一個叫趙孟錦的人，從小放蕩不羈，游歷到淮因爲立了軍功成爲將佐。元兵進攻真州，趙孟錦每次戰鬥總是衝在士卒的前面，守臣苗再成把他作爲重要的依靠。元兵的重艦駐扎在長江上，趙孟錦趁着大霧來襲擊，一會兒大霧散去，太陽已經升高，元兵看到他的兵少，追擊他，他上船時失足落入水中，身上穿着沉重的鎧甲，被淹死了。

趙淮

趙淮，丞相葵之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术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尸江濱。

趙淮，是丞相趙葵的侄子。李全叛亂的時候，他多次立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恭帝德祐年間，戍守銀樹壩，被打敗，和他的妾都被抓到瓜州，元帥阿术讓趙淮招降李庭芝，許給他大官。趙淮假裝答應了，到了揚州城下，就大聲呼叫説："李庭芝！大丈夫一死而已，不要投降！"元帥發怒，殺了他，把他的尸體扔在長江邊上。



宋史卷四百五十一

列傳第二百十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墍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徐應鑣 陳文龍 鄧得遇 張珏

趙良淳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舉。初以蔭爲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嘩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傑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秩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

趙良淳字景程，住在饒州的餘干縣，是太宗的兒子恭憲王的後代，丞相趙汝愚的曾孫。世代以學問品行著稱，號稱賢宗子。趙良淳從小跟從他們鄉的先生饒魯求學，懂得立身的大節。等到做了官，所到之處以幹練治理而著稱，却不曾求人舉薦。起初因恩蔭爲泰寧主簿，多次升遷至淮西運轄，沉浮任散官二十多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相舉薦徵召他，終究没有被提拔。考試舉人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是江西的大縣，習俗喜歡喧嘩和攻擊別人，趙良淳治理該縣，没有使用刑法和殺戮，没有任用胥吏，選取忠厚孝順的人，親自尊敬禮遇他們，至於對那些特別桀驁不馴的人，就繩之以法，壞的習俗被稍微革除了一些。任滿，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學，詔除諸司審計院，到江西督餉，升爲大理司直。

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内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爲盗，所在蜂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盗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

度宗咸淳末年，朝廷大臣議論將内郡多封給宗室，作爲朝廷的屏障和支柱，於是任命趙良淳知安吉州。在此之前，知州李庚逃跑了，百業凋敝，趙良淳到任後，每天和屬吏討論如何進行守禦的準備，都加以實行。當時年成饑荒，百姓聚在一起成爲盜賊，所在的地方蜂擁而起。有人請求出兵打擊他們，趙良淳說："百姓難道願意做盜賊嗎？時勢艱難又逢大旱，所以一起剽劫搶

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囷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秘閣。

掠苟且活下去罷了。”命令僚屬對他們曉以大義，衆人都扔下武器分散而回，那些不走的人衆人把他們捆住獻來。有搶了人家的財貨到主人那裏去謝罪并且歸還給人家的人。趙良淳勸富人拿出粟米賑濟他們，曾經對人説：“假如太守的身體可以賑濟百姓，也在所不惜。”他的話非常誠懇，足以打動人們，人們盡出穀倉中的糧食來響應他。朝廷議論不久以徐道隆任浙西提刑，來輔佐趙良淳，加封趙良淳爲直秘閣。

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芰舍陴上，不歸。

文天祥離開平江，潰敗的士兵四出搶掠，趙良淳捕殺了幾個人，在市上懸頭示衆，士兵逐漸安定下來。不久范文虎派使者拿着書信來招降，趙良淳燒掉書信斬殺了使者。元兵逼近獨松關，有旨催促徐道隆去保衛朝廷。徐道隆離開以後，元兵來到，在他們的東西門駐軍。趙良淳率領衆人守城，晚上就露宿在城墻上，不回家。

先是，朝廷遣將吴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在此之前，朝廷派大將吴國定增援宜興，宜興已經危急，他不敢去，就到安吉見趙良淳，願意留下來作爲輔助力量。趙良淳看到吴國定慨慷陳辭，認爲他可以任用，向朝廷請求，把他留下來戍守安吉。不久吴國定打開南門接納外面的元兵，元兵進入城中呼叫道：“衆人散去，元帥不殺你們。”於是衆人大聲哭泣着散去。趙良淳命令驅車回府，士兵制止他説：“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侍郎你應當爲保全自身着想。”趙良淳呵斥衆人離去。讓家裏人出去躲避，就關上閤門自殺了。有士兵來解救他，他又醒過來，衆人列拜哭泣説：“侍郎何必苦自己呢？逃走仍然可以求生。”趙良淳叱責他們説：“我難道是個逃生的人嗎？”衆人仍然圍守着他不走，趙良淳大聲呼叫道：“你們想作亂嗎？”衆人哭泣着出來，他又上吊而死。

徐道隆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陵。趙孟傳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

徐道隆字伯謙，是婺州武義人。他父親徐煥，知南雄。徐道隆因父任入官，積功升官爲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請徵召徐道隆爲參議官。汪立信升任兵部尚書，徐道隆和他的賓客十來個人都離開了江陵。趙孟傳任制置使，讓徐道隆參預他的軍事，於是任提點刑

遂爲提點刑獄。

獄。

時文天祥既去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遁，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

當時文天祥已經離開平江，潰敗的士卒到處都是，給浙西造成災難，安吉尤其厲害。有旨命令徐道隆處理這件事，他就殺了其中爲首作亂的人把他們的頭懸挂在市上示衆。牛監軍逃跑了，范文虎、程鵬飛、管景模都送來書信誘使他投降，徐道隆燒掉信斬殺了使者。

大兵至臨平皋亭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絶不通，議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良淳既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没，道隆見執艦内，間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脱歸者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日宋亡。

元軍到達臨平的皋亭山，命令他從小路入朝救援，當時水陸都駐扎有元軍，道路阻隔不通，他打算從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保衛朝廷。當天乘船出了臨湖門，停泊在宋村。郡守趙良淳上吊自殺後，恭帝德祐二年正月初一早上，元兵追擊徐道隆，江陵跟從他的部隊三百人殊死作戰，箭射完了槍和長矛都打斷了，全軍覆没，徐道隆被抓到軍艦裏，乘着看守的人稍不注意，跳入水中而死，他的大兒子徐載孫也跳入水中而死。剩餘的士兵有逃脱跑回的向朝廷報告，朝廷命令追贈官爵賜予謚號，豐厚地撫恤他的家人，在安吉爲他建廟，讓他的子孫做官。過了三天宋朝就滅亡了。

姜才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多健將，然驍雄無逾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

姜才，是濠州人。長相短小精悍。年輕時被擄入河朔，稍微長大就逃回，加入淮南部隊，以善於作戰而聞名，但是因爲他是一個來歸附的人而不能得到大官，任通州副都統。當時淮南有很多健將，但是驍勇善戰没有超過姜才的。姜才懂得用兵，善於騎馬射箭，撫慰士卒有恩德，臨陣作戰，軍隊紀律嚴明。他的兒子去作戰，回來報告事情，姜才看到他以爲他打了敗仗，拔出劍追逐他，差點兒殺了他的兒子。

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丁家洲。大軍設炮架彀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讙曰："步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

賈似道出兵，姜才率兵隸屬孫虎臣作爲先鋒，在丁家洲進行抵抗。元軍在長江邊設置炮架和張滿弓的車弩，在江中有幾千艘戰船，旌旗相連，擊鼓而下。姜才在軍前奮勇接戰，已經交鋒，孫虎臣立刻到他的妾所乘的船上去了，衆人看到了，喧嘩説："步帥逃跑了。"於是各部隊都潰散，姜才也收兵進入揚州。元軍乘勝進攻揚州，姜才在三里溝擺出三疊陣迎戰，立了功。又和元帥在揚子橋交戰，天黑兵亂，流箭射穿了姜

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

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濘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户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术馳兵來援，乃得免去。

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

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术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术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内，執之以獻。阿术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爲慢言；阿术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术怒，剮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愧死邪？"

才的肩膀，姜才拔出箭揮刀向前，所向披靡。不久元軍建起長長的包圍圈，從揚子橋到瓜洲，東北部橫跨灣頭到黃塘，西北到丁村，盡力想長久地圍困他，當時是德祐元年。

第二年正月，宋朝滅亡。二月，五個奉使以及一個閤門宣贊舍人拿着謝太后的詔令來告訴他投降，姜才發射弩箭把他們射退，又率兵在召伯堡攻擊五奉使，經過大戰而退回。不久，瀛國公到了瓜洲，姜才和李庭芝哭泣着和將士們發誓要出去奪回瀛國公，將士們都感動哭泣。他就把金帛全都散發來犒勞士兵，率四萬人在夜裏進擊瓜洲，打了三個時辰，衆人擁着瀛國公避去，姜才追擊到浦子市，天仍然没有亮。阿术派人招降他，姜才説："我寧肯死去，怎能做投降的將軍呢！"四月，姜才率兵進攻灣頭柵。五月，又進攻那裏，騎兵陷入泥濘而停下，就捨掉戰馬步行作戰，到了四鼓，全軍而回。揚州糧食用完了，姜才不時地出來去真州、高郵運米來供給部隊。六月，護送糧餉到了馬家渡，萬户史弼帶兵攻擊搶奪他的糧餉，姜才和他打到天亮，史弼差點兒失敗，阿术馳兵來援救他，纔得以逃脱。

李庭芝因爲被包圍了很久，召姜才商議事情，讓左右的人退下，和他談了很久，祇聽到姜才厲聲説："相公祇不過忍受一時的痛苦罷了。"左右的人聽到之後都流下汗來。姜才從此派兵保護李庭芝的宅第，希望和他一同死去。

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姜才，姜才和李庭芝向東到泰州，將要入海。阿术派兵追上他們，包圍泰州，讓使者招降他們，姜才没有聽從。阿术驅趕揚州士兵的妻子兒女來到城下，正趕上姜才胸側的毒瘡發作不能戰鬥，衆將於是打開城門投降。都統曹安國進入姜才的卧室，抓住他把他獻給元人。阿术喜愛他的忠誠勇敢，想使他投降而任用他，姜才無所顧忌，出言不遜；阿术責備李庭芝不投降，姜才説："不願投降的是我姜才。"又憤憤不止，阿术發怒，在揚州給他施以剮刑。姜才臨刑時，夏貴從他旁邊出來，姜才咬牙切齒地説："你看到我難道不慚愧死嗎？"

洪福

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貴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莅殺，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有一個叫洪福的人，是夏貴的家奴，跟從夏貴積累功勞任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守長江北部。夏貴投降，洪福和兒子洪大淵、洪大源、下班祗候彭元亮聯合夏貴的部隊收復了它，加授右武大夫、知鎮巢。夏貴臣附元人之後，招洪福，他没有聽從，讓他侄子前往，洪福殺了他。元軍攻城，很久没有攻下，派夏貴來到城下，對洪福說好話，請求單人騎馬進城，洪福相信了他，門一打開埋伏好的士兵就起來，抓住了洪福父子，屠掠城中。夏貴監斬，洪大源、洪大淵呼叫着說："犯法祗殺首謀的人，爲什麼要把我們全家都殺了呢?"洪福叱責他們說："用一條生命來報答宋朝，爲什麼要向人求活呢?"第二個殺洪福，洪福大罵數說夏貴的不忠，請求身體朝着南方而死，來表明没有背叛國家。聽到的人都流下眼淚。

馬塈

馬塈，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塈與其兄堃特顯。咸淳中，塈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塈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册，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塈因留静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

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静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嚴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兵敗，退保静江。平章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决水閘，攻東門，破其外城；塈閉内城城

馬塈，是宕昌人。他一家父叔兄弟都因忠勇成爲名將，馬塈和他的哥哥馬堃尤其突出。度宗咸淳年間，馬塈知欽州，徙知邕州。邕州和六詔、安南相連接，周邊和各溪峒蠻相通，撫御稍有過失，往往招致禍亂。馬塈鎮撫諸蠻以及治理關隘，都有條有理，大理不敢越過善闡，安南不敢進入永平，各峒都登記賬册，邊陲安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奏他的功績，被加封爲閤門宣贊舍人。不久，以左武衛將軍被徵召入朝。不久宋朝滅亡，馬塈於是留在静江，總屯戍各軍，保護經略司印守城。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進攻廣西，馬塈出動自己的部隊以及諸峒的兵力守衛静江，自己却帶領三千人守衛嚴關，挖馬坑，斷嶺路。元軍進攻嚴關没有攻下，就派一部分兵力進入平樂，經過臨桂，夾攻馬塈。馬塈被打敗，退保静江。阿里海牙派人來招他投降，馬塈發弩射他。打了三個月，馬塈晚上也不脱掉鎧甲，前後打了一百多仗，城中死傷的人一個挨一個，最終没有投降的意思。城的東部稍微有點低，元主力軍假裝進攻西門，派精兵晚上把水閘决斷，進攻

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逾時始仆。静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東門，攻破了外城；馬塈關閉了内城進行守衛，又被攻破。馬塈率領敢死的戰士進行巷戰，刀砍傷了他的胳膊被抓住，殺了他砍下他的頭，他仍然握着拳頭奮身而起，站了很長時間纔倒下。静江被攻破，邕州守臣馬成旺以及他的兒子都統馬應麒獻城投降，祇有馬塈部下的將領婁鈐轄仍然率領二百五十人守衛月城而不投降。阿里海牙笑着説："這哪值得一攻。"把他們包圍了十多天，婁鈐轄從城墻上呼喊道："我們都餓壞了，不能出來投降，假如給我們糧食，就聽從你們的命令。"元人就給他們送去了幾頭牛，幾斛米。一名部將打開城門把牛和米拿回去，又關閉了城門。元軍登上高處看他們，祇見士兵都在分米，還没有煮好飯，割下生的牛肉，馬上就吃完了。吹響號角敲起戰鼓，元軍衆將以爲他們要出來作戰，都穿上鎧甲等待他們。婁鈐轄却命令部下進去抬出一門火炮點燃了它，聲音像雷霆一樣，把城墻上的土都震塌了，烟氣瀰漫天外，元兵有很多都被驚嚇而死，火滅了以後進去看他們，他們全都化爲灰燼了。

密佑

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劄、御前游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

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大元丞相伯顔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黄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劍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

已而元帥張榮實、吕師夔提兵逼

密佑，他的祖先是密州人，後來渡過淮河住到廬州。密佑爲人剛毅率直，積功升官至廬州駐劄、御前游擊中軍統領，改任權江西路副總管。

度宗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任江西都統。當年冬天，大元丞相伯顔攻下鄂州，留下右丞阿里海牙守衛它，自己却率大軍東下。第二年二月，朱禩孫派高世傑攻取鄂州，阿里海牙率兵迎擊，在荆江口抓住了高世傑，他的部隊都潰敗，有一半人進入江西。江西制置使黄萬石把他們招集起來，并且招募寧都、廣昌、南劍的義兵一千多人，把他們全都交給密佑率領。十一月，元大軍到達隆興，劉槃打了敗仗，就閉城固守。黄萬石這時移治撫州，將要逃跑，怕密佑不聽從他，就調密佑的部隊援救劉槃，并且告誡他不要打仗。他還没有到隆興，劉槃已經投降，都統夏驥率領他的部下突圍出來。

不久元帥張榮實、吕師夔率兵逼近撫州，密

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鬥者乎？"佑曰："鬥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命劉槃、吕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説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佑率領衆人在進賢坪迎擊他們，元兵過來喊道："你們是要投降呢？還是要戰鬥？"密佑説："要戰鬥。"指揮他的部隊突擊作戰，進到龍馬坪，敵人大軍把他們包圍了好幾重，箭下如雨。密佑告訴他的部下説："今天是我們要死的日子，如果盡力作戰，或許還有活下去的希望。"衆人全都憤然猛戰。從早上打到日頭偏西，密佑的面部被箭射中，他拔掉箭繼續戰鬥，身上又中了四箭三槍，衆人都死了，衹剩下幾十人。密佑就揮舞雙刀殺出重圍向南跑，前面是渡橋，馬把木板踏斷，他於是被抓住。衆人見他英勇，告誡不要殺他，用車把他載回隆興。元帥宋都解説："真是個壯士。"想使他投降，把他關押了一個多月，終究不屈服。他曾經罵黄萬石是賣國小人，使我的意志不能伸展。宋都解命令劉槃、吕師夔坐到城樓上，把密佑帶到樓下，把金符交給他，許給他官職，密佑不接受，話語觸犯劉槃、吕師夔，出言更加難聽。又命令密佑的兒子勸他説："父親死了，兒子到哪裏去呢？"密佑斥責他説："你到市上要飯吃，衹説是密都統的兒子，誰不可憐你呢。"高興地解下自己的衣服請求施刑，於是被害死。觀看的人都流下眼淚。

張世傑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吕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黄州，戰蘋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

咸淳四年，大軍築鹿門堡，吕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吕文焕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炮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顔陽攻嚴山隘，潜自唐港蕩舟入漢，東攻

張世傑，是范陽人。從小跟從張柔戍守杞縣，犯了罪，於是跑到宋，加入淮兵中，没有什麼名聲。阮思聰看到他後很欣賞他，向吕文德進言，吕文德召他做小校。累次立功官至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進攻安東州，奮力作戰，和高達增援鄂州立了功，升十級。不久跟從賈似道進入黄州，在蘋草坪作戰，奪回被元人俘虜的人，加任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

度宗咸淳四年，元軍修築鹿門堡，吕文德向朝廷請求增兵，調張世傑和夏貴前往。等到吕文焕在襄陽投降，朝廷命令張世傑率領五千人守衛鄂州。張世傑用鐵索鎖住兩城，把炮弩夾在中間，在要津都安置小木樁，設置進攻的器具。元軍攻破新城，長驅直下，張世傑奮力作戰，元軍不能向前，派人招撫他，他没有聽從。元丞相伯顔假裝進攻嚴山隘，偷偷地從唐港划船進入漢

鄂，鄂降。

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大敗，奔圌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

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皋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説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

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强導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畲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遂解去。既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説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碙洲。

至元十五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

陽，向東進攻鄂州，鄂州投降。

張世傑率領手下的部隊入朝保衛，在路上收復了饒州，纔入朝。當時朝廷正處於危急時刻，徵召衆將保衛朝廷大多不來，衹有張世傑來到，朝廷上下感嘆驚異。從和州防禦使不幾個月屢經加封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派將領四面出擊，攻取浙西各郡，收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等城，部隊氣勢大振。七月，和劉師勇諸將大舉出兵焦山，命令用十隻船作爲一個方陣，用石墩把船停在江中，没有號令不能把石礅搬掉，來表示必死的决心。元帥阿朮載着箭手用火箭進攻他們，張世傑的部隊混亂，没有人敢搬開石墩，跳入長江而死的有一萬多人。大敗，跑到圌山。上疏請求增援部隊，没有回報。不久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升爲沿江招討使，改爲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不久元軍來到獨松關，召文天祥入朝保衛，以張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不久也召他入朝保衛，加封檢校少保。

恭帝德祐二年正月，元軍逼近臨安，張世傑請求移三宫入海，自己却和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正要派人請和，不答應，報告太皇太后被制止了。不久，和議也失敗。元兵到皋亭山，張世傑就帶兵進入定海。石國英派都統卞彪勸説他投降，張世傑以爲卞彪是前來跟從自己一齊向南的，殺了牛來招待他，酒喝到一半，卞彪從容地説明來意，張世傑大怒，截斷了他的舌頭，在巾子山肢解了他。

四月，跟從二王進入福州。五月，和陳宜中尊奉趙昰爲君王，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强引導元軍進攻他們，張世傑就奉益王入海，自己却帶領陳弔眼、許夫人和衆畲兵攻打蒲壽庚，没有攻下。十月，元帥唆都帶兵來增援泉州，他於是解圍而去。不久唆都派人招降益王，又派經歷孫安甫勸説張世傑，張世傑把孫安甫拘留在軍中不放他回去。招討劉深攻打淺灣，張世傑打了敗仗，把益王遷移到井澳居住，劉深又來攻打井澳，張世傑把他打退了，於是遷徙到碙洲。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正月，派將領王用進攻

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决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硇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

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决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寨，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絶，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雷州，王用被打敗。四月，益王去世，衛王趙昺被立爲皇帝，任命張世傑爲少傅、樞密副使。五月，派瓊州安撫張應科進攻雷州，打了三仗都失利。六月，再次在雷州城下决戰，張應科戰死。張世傑認爲硇洲不能守住，把衛王轉移到新會的厓山。八月，被封爲越國公。散發瓊州的粟米供給軍隊。十月，派凌震、王道夫襲擊廣州，凌震被打敗。

第二年，元帥張弘範等人的部隊來到厓山，有人對張世傑説："如果元軍用艦隊堵塞海口，那麽我們就不能進也不能退了，爲什麽不首先占據海口。僥幸取勝，是國家的福分；不能取勝，仍然可以向西去。"張世傑恐怕長久地停留在海上人心分離，一動必然會分散，就説："連年航海，什麽時候纔能停止呢？現在必須和他們决一勝負。"把行朝的草市都焚燒了，聯結一千多隻大船作成水寨，决定進行死守，人們都感到很危險。不久張弘範的部隊來到，占據了海口，樵夫汲水的道路斷絶，士兵吃了十多天乾糧，非常渴，下來捧喝海水，海水是鹹的，一喝就嘔吐腹泄，軍隊非常困窘。張世傑率領蘇劉義、方興每日大戰。張弘範得到張世傑的外甥韓某，任命他官職，讓他三次前來招納張世傑，張世傑歷數古代的忠臣説："我知道如果投降，能够活命并且享受榮華富貴，但是爲君主而死的决心不變。"二月癸未日，張弘範等人進攻厓山，張世傑失敗，跑到衛王的船上。元軍逼近中軍，張世傑就砍斷繩子，帶領十多艘艦奪港而去。後來又回到厓山收兵，劉自立打敗了他，招降他的將領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多人。張世傑又要奉楊太妃求得趙氏的後代而擁立他，一會兒大風吹壞了船隻，在平章山下被淹死了。

劉師勇

劉師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吕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助訔守常，而以張彦守吕城，合兵拒大

劉師勇，是廬州人。因立下戰功擔任環衛官。魯港部隊潰敗，賈似道想向東入海，劉師勇主張他進入揚州以便再次舉事，賈似道同意了。當時姚訔收復常州，賈似道命令劉師勇帶領淮兵攻取吕城。朝廷加封劉師勇爲和州防禦使，幫助姚訔守衛常州，而讓張彦守衛吕城，聯合兵力抗

軍。戰失利，彦馬弱，陷淖中見執，吕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置彦城下招降，師勇以大義斥彦，彦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絶，有群鴟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鬥死。有婦人伏積尸下，窺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拒元軍。戰鬥失利，張彦的馬軟弱，陷入泥潭中被抓住，吕城失守，常州的形勢更加孤立。元軍把張彦放在城下讓他招降，劉師勇用大義斥責張彦，張彦慚愧退下。又派范文虎來招降，劉師勇用伏弩把他射跑了。常州被包圍好幾個月，援兵斷絶，有一大群鷂鷹繞城飛叫着，衆人討厭它們認爲是不祥之兆，不久城被攻陷。劉師勇拔掉柵欄，邊打邊走，他弟弟的馬掉入塹溝中，不能躍出來，劉師勇舉起手和他訣别而離開了。淮軍幾千人都戰死了。有一個趴在尸體下的婦人，窺見六個淮兵背靠着背互相支撑着，殺了幾十上百個敵人後纔犧牲了。劉師勇跟從二王到了海上，看到時事不可挽救，憂憤縱酒而死，被埋葬在鼓山。

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

陸秀夫字君實，是楚州鹽城人。長到三歲時，他的父親把家遷到鎮江。稍微長大，跟從他鄉里的二位孟先生求學，孟先生的徒弟常有一百多人，惟獨指着陸秀夫説："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兒童。"理宗景定元年，他考中進士。李庭芝鎮守淮南，聽到他的名聲，召辟他到自己的幕府中。當時天下人稱能得到很多賢士的，以淮南爲第一，號稱"小朝廷"。

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静，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歡，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

陸秀夫才思清麗，同時代的文人很少有能趕上他的。他性格沉静，不苟且求人瞭解自己，每當僚吏來到府閤，賓主歡洽，陸秀夫獨自斂然不説一句話。有時在府中舉行宴會，他坐在酒桌前，終日矜持端莊，不曾有一點希求苟合的意思。等到檢察他的事情，都辦理得很好，李庭芝更加器重他，即使改任他官也不讓他離開自己，在幕府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度宗咸淳十年，李庭芝制置淮東，擢升他爲參議官。恭帝德祐元年，邊事緊急，衆僚屬大多都逃亡了，衹有陸秀夫等幾個人没有離去。李庭芝把他的名字報上去，被任命爲司農寺丞，屢經升遷官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

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

德祐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出使軍前請和，没有達成和議而返回。二王跑到温州，陸秀夫和蘇劉義追隨他們，派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人都

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議宜中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

來到，於是共同在福州擁立益王。進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因爲陸秀夫長期處在軍隊之中，懂得軍務，每次遇到事情都向他咨詢之後纔實行，陸秀夫也悉心輔助他，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告訴他。不久參預議事和陳宜中意見不合，陳宜中讓進言的人彈劾罷免了他。張世傑責備陳宜中說："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動用臺諫來彈劾别人?"陳宜中驚慌不安，立即把陸秀夫召了回來。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當時君臣流亡在海邊，衆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聽政，和群臣説話仍然自稱爲奴。每到朝會時節，陸秀夫儼然端正笏板而立，到治朝上，或者有時還走在路上，凄然淚下，用朝衣擦拭眼淚，衣服都沾濕了，左右的人没有不悲痛的。在井澳遭受大風，益王因受驚生病而死，群臣都想離去。陸秀夫說："度宗皇帝的一個兒子尚且還在，將把他放在哪裏? 古人有用一旅而形成中興的局面的，現在百官有司都具備，有幾萬士卒，上天如果不想斷絶宋朝，這難道不能建成國家嗎?"就和衆人共同擁立衛王。當時陳宜中去了占城，因爲和張世傑不合，多次召他他都不來。於是就讓陸秀夫任左丞相，和張世傑共同執政。當時張世傑在厓山駐兵，陸秀夫對外籌劃戰事，對内調動工役，凡是皇上有所述作，又都出自他的手中。即使在匆忙流離之中，他仍然每天書寫《大學章句》來勸講。

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被攻破，陸秀夫跑到衛王的船上，而張世傑、蘇劉義各自砍斷船繩離去，陸秀夫估計不能逃脱，就拿着劍驅趕他的妻子兒女跳入海中，立即背着衛王跳入海中而死，時年四十四歲。

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脱，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

翰林學士劉鼎孫也驅趕家屬并且把携帶的東西都沉入海中，没有死去被捉住，被鞭打得體無完膚，一天晚上得以逃脱，最終跳入海中。劉鼎孫字伯鎮，江陵人，是一個進士。

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

當陸秀夫在海上時，把二王的事情記録成一本書非常詳細，把它交給禮部侍郎鄧光薦說："你後死，希望把它傳下去。"後來厓山被平定，鄧光薦把他的書帶回廬陵。元成宗大德初年，

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鄧光薦去世，那本書的下落無從知曉，所以海上的事情，世人不知道當時的詳細情況。

徐應鑣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

徐應鑣字巨翁，是衢州江山縣人，世代是衢州的大族。度宗咸淳末年，試補太學生。恭帝德祐二年，宋朝滅亡，瀛國公進入燕，三學生一百多人都跟隨而行。徐應鑣不想跟從，就和他的兒子徐琦、徐崧、女兒徐元娘發誓一起自焚，他的兒女都高興地聽從他。

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户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太學本來是岳飛的宅第，有岳飛祠，徐應鑣準備酒肉祭奠岳飛説："上天不降福宋朝，國家成爲廢墟，我徐應鑣以死報國，誓不和諸生一起去北方。死了以後，將用魂魄牽累大王，配享神主，和大王的英靈，永遠不被厭棄。"徐琦也作詩發誓。祭祀完畢，把酒肉賞給僕人們吃，僕人們喝醉酒躺下，徐應鑣就和他的兒女進入梯雲樓，把房裏書籍箱笥都堆積到四周，放火自焚。一個小童僕没有睡着，聽到火聲，起來到樓下的窗洞看他們，徐應鑣父子嚴肅地坐着和站着，就像廟裏的塑像。他跑去告知衆僕人，他們把墻打壞進去，把火撲滅了。徐應鑣没有死成，和他的兒子和女兒怏怏不快地出門離去，倉促之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第二天在祠堂前面的井中找到了他們的尸體，都僵硬地站着瞪大眼睛，臉面還像活着一樣。僕人們給他們準備棺材入殮，把他們停放在西湖的金牛僧舍。益王在福州被擁立，褒獎他的節操，追贈他爲朝奉郎、秘閣修撰。過了十年，他的同舍生劉汝鈞率領五十多名儒士收回他們的靈柩把他們埋葬在方家峪，給他立的謚號爲正節先生。

陳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是福州興化人。丞相陳俊卿的後代。能寫文章，以氣節自負。最初起名叫陳子龍，度宗咸淳五年廷對得第一，度宗把他的名字改爲陳文龍。

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説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

丞相賈似道喜愛他的文章，非常敬重他。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任崇政殿説書、秘書省校書郎，幾年後，拜官監察御史，都是由賈似道出的力。然而從十幾年來，賈似道所設置的臺諫都没

諫皆闒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稿，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吕文焕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焕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溍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

有才能，臺中互相奉承，凡是有什麽建議，都把稿子呈交給賈似道看後纔實行，到了陳文龍任職時，惟獨他不把稿子呈交，這已經觸怒了賈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求實行類田，賈似道主張他的意見，陳文龍上疏認爲不能做，賈似道發怒，扣押了他的奏疏。襄陽長久被圍困，賈似道每天恣情淫樂，不稍加注意，當時表面上請求督促部隊，暗地裏讓他的黨徒保存自己，終於使襄陽失陷。陳文龍上疏極力論述他的失誤之處。范文虎總領部隊没有立功，賈似道庇護他，讓他知安慶，又任命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陳文龍説："范文虎丢失襄陽，現在反而被提升任用，這是應當懲罰却進行獎賞。趙溍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怎能擔當重任？黄萬石對政事懈怠荒疏，讓他做京尹，怎麽能够治理好？請全都罷免他們。"賈似道非常憤怒，貶黜陳文龍知撫州，隨即又讓臺臣李可彈劾罷免了他。不久，吕文焕引導元軍東下，范文虎首先迎降，和吕文焕一起向東，賈似道在魯港戰敗，趙溍最先逃跑，因此各城守軍跟隨他都逃跑了，賈似道這纔後悔没聽陳文龍的話。起用他任左司諫，不久升任侍御史。

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争私意。潛説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虚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

當時邊地事情非常危急，王爚和陳宜中不能出一個計謀，却每天坐在朝堂上爲私利而争論。潛説友在平江投降，臺臣請求抄没他的家，王爚認爲可以，陳宜中認爲不行。張世傑諸將分四路出師，大臣却不監護，臺諫論述這件事，王爚請求出行邊地，下達公卿議論，陳宜中請求出去督軍，又下達給公卿討論。陳文龍上疏説："《尚書》講到'三后同心協力，共同走向大道。'北兵今天攻取某城，明天修築某堡，我們却用文書表示謙遜，衹對他們的踪迹表示懷疑，就好像要拯救落入水中的人和救火，還在做穩步慢走的禮儀。請詔令大臣們同心圖治，不要滋生空洞的議論。"後來陳宜中和王爚終於不能相容而離去，至十月纔來，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了。

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

這年冬天，屢經升遷陳文龍官至參知政事。不久討論投降，陳文龍就上章請求回家休養，出了國門以後又後悔了，又上疏請求回來，没有回

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黄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

音，於是他就回家了。五月，益王在福州即位，又讓陳文龍任參知政事。漳州反叛，讓陳文龍任閩、廣宣撫使而討伐它。陳文龍因爲黄恮以前守衛漳州對百姓有恩德和信義，徵召他爲參謀官。把部隊屯扎在泉州，讓黄恮進去招撫，黄恮到了之後，百姓都叩頭謝罪。興化有一個投石手部隊，能靠投石打中人，議論的人認爲他們不足以利用而取消了他們，石手軍也背叛，又命陳文龍任知軍，平定了他們。

已而降將王世强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

不久投降的將領王世强又引導元軍進入廣州，建寧、泉州、福州都投降。知福州王剛中派使者到興化勸説人們順從，陳文龍把他殺了而把他的副使放還，讓他帶着信譴責王世强、王剛中叛國。於是發動民兵守衛，城中兵士不滿一千，元軍來進攻没有攻下，讓他的親家拿着書信來招降他，陳文龍燒掉信殺了他們的使者。有人勸他向元軍投降，陳文龍説："你們衹是怕死罷了，不知道這一生能不死嗎?"就派他的大將林華在境上偵察。林華立即投降，并且引導元軍來到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投降，把陳文龍和他的家人抓到元軍中，想使他投降，他不屈服，左右的人凌辱毆打他，陳文龍指着他的腹部説："這裏都是節義文章，能够逼迫嗎?"敵人强迫他，他終究也不屈服，就把他捆綁了送到杭州。陳文龍離開興化以後就不吃東西，到杭州餓死了。他的母親被囚禁在福州的尼寺中，病得很厲害，没有醫生和藥物，左右看到之後都掉下眼淚。他母親説："我和我的兒子一同死去，又有什麽遺憾的呢?"也死了。衆人感嘆説："有這樣的母親，就該有這樣的兒子。"把她收殮埋葬了。

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侄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蒲壽庚在泉州投降，告訴當地的百姓説："陳文龍不是不忠義，可是百姓怎麽辦呢?"聽到的人都耻笑他。元軍走了以後，陳文龍的侄子陳瓚又起兵殺了林華，占據興化，不久又被攻破，陳瓚戰死了。

鄧得遇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

鄧得遇字達夫，是邛州人。理宗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州，遷爲廣西提點刑獄，

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静江府。

一年後代理經略事兼知静江府。

德祐元年，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潜叛而還，得遇斬之，軍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塈代閫，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

恭帝德祐元年，長沙陷入戰火，鄧得遇派都統馬驥、馬應麒前往增援，馬驥偷偷叛變後回來，鄧得遇斬殺了他，把部隊的事情全都交給馬應麒。不久，馬塈代任元帥，兩人意見不合。二年，他移治蒼梧。

静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侣。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静江被攻破，鄧得遇穿上朝服望着南方下拜辭别，在條幅紙上寫道："宋室的忠臣，鄧氏的孝子。不忍偷生，寧願淹死。彭咸故居，是我的潭府。公子屈平，是我的伴侣。優哉悠哉，我死得其所！"於是投入南流江而死。

張珏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虓將"。

張珏字君玉，是隴西鳳州人。年紀十八歲，在釣魚山從軍，因屢建戰功官至中軍都統制，人們稱他爲"四川虓將"。

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奫，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大悦，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千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必罰不貸，故人人用命。

理宗寶祐末年，元軍進攻蜀地，攻破吉平隘，拔掉長寧，殺了守將王佐父子。到閬州，使安撫使楊奫投降，推官趙廣被害死。到達蓬州，使守將張大悦投降，運使施擇善被害死。順慶、廣安各郡，都勢如破竹地被攻下。第二年，聯合各路兵力包圍合州，凡是攻城的器具没有不精心準備的。張珏和王堅合力戰守，元軍攻打他們九個月都没有攻下。景定初年，合州守臣王堅被徵召入朝，讓馬千來代替他守衛合州。四年，馬千的兒子運送糧餉到虎相山，被東川的元兵抓住，多次寫信勸馬千投降，朝廷就讓張珏代替了馬千。張珏魁梧英勇有謀略，善於用兵，出奇計設下埋伏，没有不算中的。他治理合州，士卒一定要經過訓練，器械一定精良，統率部下有章法，即使是奴隸立了功也一定要優厚地獎賞他，有了過錯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也一定要懲罰决不寬恕，所以人人都聽從他的命令。

自全汝楫失大良平，大兵築虎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門入，

自從全汝楫丢失大良平，元軍修築虎相山，在兩城駐兵，不時地出來進攻梁山、忠萬開達各州，百姓不能耕作，士兵不能脱下鎧甲休息，每當往渠州運送糧餉，都竭盡好幾個郡的兵力護送，拼死在兩城之下作戰纔能進入。度宗咸淳二年十二月，張珏派他的部將史炤、王立率領五

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壞重慶麥，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之不克，遂引去。

十名敢死的戰士手持大斧從城的西門進入，大戰於城中，收復了那座城。三年四月，元平章賽典赤帶兵進入，毀壞了重慶的麥田，路經合州城下，張珏在江中拋錨停船構成水城，元兵幾萬人進攻他們不能攻下，於是退走了。

合州自余玠用二冉生策，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内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剌統軍率諸翼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争，珏不可，曰："燕菁平母德、彰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騣必顧其後，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資糧器械，越寨七十里，焚舡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騣城卒不就。

合州自從余玠采用二位冉生的策略，把軍隊調到釣魚山，城墻非常牢固。然而開、慶受到敵軍攻擊，民生非常凋敝，張珏對外派部隊保護耕田，對内教導百姓種田積累糧食，不到兩年，公私都滿足了。咸淳九年，叛將劉整又向元人獻上計策，想從青居進築馬騣、虎頂山，扼住三江口以便圖謀合州，匣剌統軍率領各部兵力來修築。左右的人想出兵和他們争搶地盤，張珏没有答應，說道："燕菁平母德、彰城，是汪帥精鋭部隊所在的地方，我們出其不意地攻打他，馬騣的敵兵一定會照顧他們的後方，就顧不上修城了。"就在嘉渠口設置疑兵，偷偷地派部隊渡過平陽灘進攻二城，燒了他們的物資糧食和器械，穿過七十里寨子，焚燒船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騣的城終於没有建成。

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六月，昝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而瀘、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絶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内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寨。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内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

咸淳十年，他被加封爲寧江軍承宣使。恭帝德祐元年，升爲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封檢校少保。徵召他的部隊入朝保衛，蜀路隔斷，不能到達。六月，昝萬壽獻出嘉定及三龜、九頂投降，守將侯都統戰死。隨後瀘、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各郡不到一個月都被攻下，元人合兵包圍重慶，在三江中建造浮橋，隔斷援兵。從秋天到冬天，援兵斷絶糧食用盡，張珏多次派敢死之士趁機進城，許諾他們將來救援，并且替他們籌劃防守抵禦的計策。德祐二年正月，派他的部將趙安襲擊青居，抓了安撫劉才、參議馬嵩回來。二月，派張萬用巨艦載着精兵，截斷江内水橋，進入重慶。四月，聯合重慶的兵力出攻鳳頂各寨。張珏聯合瀘州的士人劉霖、先坤朋作爲内應。六月，派趙安攻破神臂門，抓獲梅應春殺了他，收復了瀘州。重慶的敵兵逐漸解圍離去，包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接張珏進入重慶爲制置。

時陽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

當時陽立在涪州投降，張珏派張萬進攻趕走

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决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寨，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寨。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旦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

了陽立，俘虜他的僚屬馮巽午等人。陽立又會合兵力前來决戰，史進、張世傑戰死，張萬力不能支，俘獲了陽立的妻子兒女以及安撫李端回來。張珏派都統程聰守衛涪州。重慶的敵兵都退走了。張珏聽説二王在廣州中部，派幾百名士兵去尋找二王的住所。調史訓忠、趙安等人增援瀘州。張萬進入夔州，連結忠州、涪州的兵力拔掉石門以及巴巫寨，捕獲敵軍將士一百多人，解除了大寧的包圍，攻破十八個寨。第二年六月，張德潤又攻破涪州，抓住守將程聰。在此之前，程聰在重慶極力主張守城，張珏來了以後，不知道他的意見，讓他出守涪州。程聰到了涪州怏怏不樂，不設防備，到這時被抓住。張德潤用轎子抬着程聰回來，對他説："你的兒子程鵬飛做參政了，今天晚上你們就可以相聚了。"程聰説："我被抓住他却投降，他不是我的兒子。"

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

這個月，梁山軍袁世安投降。十月，萬州被攻破，殺了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的糧食用盡，人吃人，於是被攻破，安撫王世昌自縊而死。

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招降，珏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珏遣總管李義將兵由廣陽，一軍皆没。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珏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説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户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經死，張萬、張

元軍會合到重慶，駐在佛圖關，讓一支部隊駐扎在南城，一支部隊駐扎在朱村坪，一支部隊駐在長江上。派瀘州的降將李從招降，張珏不聽從。十二月，達州的降將鮮汝忠攻破咸淳皇華城，抓住守將馬堃，軍使包申巷戰而死。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春天，張珏派總管李義帶兵經廣陽，全軍覆没。二月，元軍攻破紹慶府，抓住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和制司幕官趙酉泰都自殺。張珏率兵出了薰風門，和大將也速解兒在扶桑壩交戰，衆將從他的後面聯合攻擊他，張珏的部隊大敗。城中的糧食用盡，趙安用書信勸張珏投降，他不聽。趙安就和他的部下韓忠顯晚上打開鎮西門投降了。張珏率領部隊進行巷戰不能支撑，回去尋找毒酒喝，左右的人把毒酒藏起來了，他就用小船載着妻子兒女向東奔向涪州，半路上非常後悔，用斧子砍向小船想沉入水中自殺，撑船人奪掉他的斧子扔到長江中，張珏躍起想跳入水中，家裏人拉住他没能死成。第二天，萬户鐵木兒在涪州追上他，抓住他把他送回京師。重慶

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

降，制機曹琦上吊而死，張萬、張起巖出來投降。元軍進攻合州，攻破外城。三月，王立也投降。

珏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珏乃解弓弦自經厠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

張珏來到安西趙老庵，他的朋友對他說："你盡忠一生，來報答所事奉的人，現在到了這種地步，即使得以不死，又能做什麽呢？"張珏就解下弓弦在厠所中自殺，跟從他的人焚燒了他的尸骨，用瓦罐把他埋葬在死去的地方。

趙立

趙立者，字德脩，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迕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昝萬壽已降，珏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趙立，字德脩，是重慶人。考中進士，因爲上書觸怒賈似道被貶謫。恭帝德祐初年，起用爲太社令、湖北提刑。出使到蜀地敦促諸將入朝保衛，到了重慶昝萬壽已經投降，張珏正在固城防守爲以後作打算。趙立没有完成使命，回到涪州，沉入水中而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列傳第二百十一

忠義(七)

高敏 張吉　景思忠 (弟)思立　王奇　蔣興祖　郭滸　吴革
李翼 阮駿　趙士嶐 士醫 士真 士遒 士跂 叔皎 叔憑 訓之 聿之
陳淬　黄友　郝仲連　劉惟輔　牛皓　魏彦明　劉士英
翟興 (弟)進　朱躍 朱良 方允武　龔楫 李亘　凌唐佐
楊粹中　彊霓 康傑 李伸　郭僎 郭贊 王迸 吴從龍　司馬夢求
林空齋　黄介　孫益　王仙　吴楚材　李成大　陶居仁

高敏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遭重傷。范仲淹、韓琦皆薦之，爲閤門祇候，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蕃部事。

羌圍大順城，偏將趙懷德力戰，其下以銀買級，主帥李復圭以所部不整欲治之。敏言懷德善用人，戰必勝，當略其小過，且蕃官難强以漢法，復圭乃止。羌人聲言將出鄜延，敏屢白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豹、金湯，結釁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

總管楊遂駐兵大義，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寨，敏出通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所斬獲。次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詔贈嘉州刺史，録其三子爲侍禁、殿直。

高敏，是登州人。任涇原指揮使，多次和西夏交戰，受了重傷。范仲淹、韓琦都舉薦他，任閤門祇候，歷任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主管蕃部的事情。

羌人圍攻大順城，副將趙懷德奮力作戰，他的部下用銀錢買首級，主帥李復圭因爲他的部下不嚴整想治辦他。高敏説趙懷德善於用人，每戰必勝，應當忽略他的小過錯，况且蕃官難以用漢法來勉强，李復圭纔停止。羌人揚言將要出鄜延，高敏多次對李復圭説："兵家的事情，聲東擊西，環慶曾經攻破白豹、金湯，已經結下很深的仇恨，不能不防備。"不久羌人果然用三十萬兵力來進犯。

總管楊遂在大義駐軍，讓高敏任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的水寨，高敏出兵打通道路，從寅時到午時，邊打邊前進，斬殺捕獲很多敵人。至榆林，援兵不到，被流箭射中而死，時年五十七歲。官止東頭供奉官。下詔追贈他爲嘉州刺史，録用他的三個兒子任侍禁、殿直。

張吉

張吉者，慶州卒也，爲淮安鎮守烽。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以兵，使呼城中曰："淮安諸寨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寨無虞，賊糧盡且去矣，毋庸降。"賊怒，害之。詔贈内殿崇班，又録其子。

張吉，是慶州的士卒，爲淮安鎮守衛烽火。夏人侵略東谷，搶掠得到他，用武器脅迫他，讓他向城中呼喊道："淮安各寨已經被攻破，應當趕快投降。"張吉把他們的話改爲："努力奮鬥！各寨平安無事，敵人的糧食用盡就要離去了，不用投降。"敵人發怒，殺害了他。下詔追贈他爲内殿崇班，又録用他的兒子。

景思忠 景思立

景思忠字進之，普州安岳人。以父西上閤門使泰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爲遂州駐泊都監。夷人寇淯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之，思忠部卒五百爲前鋒。夷乘險薄官軍，官軍戰不利，死者十之六。左右勸思忠引避，不聽，奮劍疾戰而死。走馬使張宗望爲言，詔察訪熊本考實，得其事，神宗憫之，官思忠及同死者之子七人，餘皆賜其家錢帛。

弟思立，以蔭主渭州治平寨。囉兀用兵，韓絳使攝保安軍。

夏人寇順寧，思立擅領兵赴援，諸將敗，一軍獨全。以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取熙州，過洮，築當川堡，克羌香子、珂諾城，遂定河州。嘗與羌力戰，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韶言其臨事忠勇，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賜綉旗、朱甲。又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神宗知思立母老而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誼爲秦州判官以便養。

青宜結鬼章舉兵襲殺伐木卒，害小校七人，以書抵思立，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止之，不聽。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爲先鋒，王存將左，賈翊將右。鬼章衆二萬，分三寨以抗官軍。戰數十合，羌

景思忠字進之，是普州安岳人。因爲父親西上閤門使景泰的恩蔭，累官西京左藏庫使，任遂州駐泊都監。夷人侵略淯井，鈐轄張承祐出兵救援，景思忠部下五百名士卒任前鋒。夷人乘着險要逼近官軍，官軍作戰失利，被殺死的有十分之六。左右的人勸景思忠退避，他不聽，奮力舞劍勇猛作戰而犧牲。走馬使張宗望把他的事情報告上去，詔令察訪熊本核實，得到他的事實，神宗哀憐他，讓景思忠以及和他一起死去的七個人的兒子做官，其餘的都賜給他們家裏錢帛。

他的弟弟景思立，因恩蔭主管渭州治平寨。囉兀起兵，韓絳讓他代理保安軍。

夏人進犯順寧，景思立擅自領兵前往增援，衆將都被打敗，衹有他的部隊保全下來。因立功知德順軍，策應王韶攻取熙州，經過洮，修築當川堡，攻克羌人的香子、珂諾城，於是平定河州。曾經和羌人奮力作戰，斬殺好幾個不聽從命令的人，軍隊聲勢大振。王韶説他遇事忠誠勇敢，進升爲如京副使、通事舍人，再擢爲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賜給他錦綉旗幟、紅色鎧甲。又遷爲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河州。神宗得知景思立的母親年老而没有官舍，命令他的弟弟景思誼任秦州判官以方便供養。

青宜結鬼章出兵襲擊殺害伐木的士卒，害死小校七人，寫信送給景思立，出言不遜。景思立不能忍受，率領六千士兵在踏白城向他們進攻。鈐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相阻止他，他不聽。自己率領中路軍，讓韓存寶以及魏奇作先鋒，王存率左路軍，賈翊率右路軍。鬼章有二萬兵力，分成三寨來抵抗官軍。打了幾十個回合，羌人從山

從山下圍中軍，他將王寧、李元凱沒于陣，思立、存寶潰圍出，諸將多傷，議曰："日暮兵疲，宜移屯東岡以自固。"思立以魏奇創重，獨徙其軍，方遣之而殿後兵亂，前人望見，亦皆潰。思立且鬥且退，曰："我適以百騎走羌數千人，無助我者，今敗矣，當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少頃再戰，遂死。時已除忠州防禦使，會其死，不及拜。帝以其輕敵致敗，不復贈官。

下包圍了中路軍，其他的將領王寧、李元凱戰死在陣地上，景思立、韓存寶突破包圍逃出，衆將大多受傷，議論說："天黑了士兵疲勞，應當移駐到東岡來固守。"景思立因爲魏奇受重創，衹調了他的部隊，正要遣送他們而殿後的部隊混亂起來，前面的人看見，也都潰散。景思立邊打邊退，說："我剛剛用百名騎兵趕跑數千名羌人，没有幫助我的人，現在失敗了，應當自殺來向朝廷謝罪。"衆人阻止了他。不一會兒又戰，於是戰死。這時已授職爲忠州防禦使，趕上他死了，没有來得及拜任。皇上因爲他輕敵導致失敗，没有再追贈給他官。

王奇

王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縛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没。經略使移書迫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王奇，是汾州人。武舉考中進士。章惇經營湖北的溪洞，讓他作將領，使溪洞的酋長舒光貴投降，抓住了元猛，平定了懿、洽等州。屢經升遷任如京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到廣西。宜州蠻侵犯邊地，王奇領兵來到天河縣，等待白天會戰，副將費萬夜裏率兵偷偷地出了河泥隘，被打敗而覆没。經略使寫信逼迫王奇，王奇不能忍受。過了幾天，上萬蠻人突然集合起來，王奇輕率地出擊，於是被打敗。手下仍然有幾百人，勸他騎馬逃走，王奇罵道："大丈夫應當盡節來報國，爲什麼要逃跑呢！"戰鬥而犧牲。下詔追贈他爲皇城使、忠州防禦使，讓他家裏六人做官，又賜給金帛。

蔣興祖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録。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陽武縣。陽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泛溢，埽且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堤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使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

蔣興祖，常州宜興人，是蔣之奇的孫子。因蔭庇累調饒州司録。睦州盜賊興起，旁邊的郡都受到震動，蔣興祖向州將陳述糾集吏卒，修整作戰的器具，盜賊不敢圖謀。因立功升官，知開封陽武縣。陽武，是古代的博浪沙，土地貧瘠，大河迫近它的南部。經常積水泛濫成災，堤壩將要潰决，蔣興祖親自參加搶修，露宿在大壩上，歷經四十天，大堤因而没有毁壞。他對陽武的治理在畿邑中是最好的，使者交相舉薦他。欽宗靖康初年，金兵進犯京城，路過陽武縣，有人勸他讓他離開躲避一下，蔣興祖說："我家世代蒙受國家的恩德，應當死在這裏。"和妻子兒女留

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悸死。詔贈朝散大夫。

下没有離去。監兵和敵人勾結，他就斬了監兵示衆。金人有幾百名騎兵前來進攻，没有打勝，離去，第二天又增加部隊來到，蔣興祖力不能敵，於是戰死，時年四十二歲。他的妻子和長子相繼因爲驚悸而死去。下詔追贈他爲朝散大夫。

郭滸

郭滸，德順中安堡人。從軍，積官至武經郎，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犯陝西，渭帥以下叛降，獨滸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傅致以罪，下之獄，脅使俱降。滸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不能受污。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訴于地下耳。"衆醜其語，即殺之。建炎三年，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郭滸，是德順中安堡人。加入部隊，積官至武經郎，任涇原第八副將。金人進犯陝西，渭州元帥以下的人都叛變投降，衹有郭滸執義不答應，假稱生病而離去。元帥忌恨他，羅織罪名，把他關入監獄，脅迫他讓他一起投降。郭滸奮力呼喊道："大丈夫今天找到死的地方了！終究不能受玷污。叛逆大罪，天地不容，我即使死了，也决不饒恕你們，會在地下控訴你們的。"衆人厭惡他的話，就殺了他。高宗建炎三年，追贈他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死者朱友恭，西安人。以忠翊郎爲涇原第一副將。部兵捍金人於華亭，數有功。會金兵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帥既降，誘以甘言，許優進官秩，不肯從，更詆辱之，帥不勝忿，斷其脛以徇，經日乃斬之。後贈敦武郎。

和他一起被害死的朱友恭，是西安人。以忠翊郎任涇原第一副將。率領部隊在華亭抵禦金人，多次立下戰功。趕上金兵大舉而來，朱友恭迎敵奮力作戰，被敵人俘獲。渭州元帥投降以後，用好話來引誘他，答應給他進升高官，他不肯聽從，并且詆駡羞辱他，渭帥非常氣憤，砍斷他的小腿來示衆，過了一天纔斬殺了他。後來他被追贈爲敦武郎。

吳革

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陽人，國初勛臣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

吳革字義夫，是華州華陽人，是宋初的功臣吳廷祚的第七代孫。從小愛好學習，喜歡談論軍事。兩次到禮部考試没有考中，就加入涇原部隊，作爲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之圍。使粘罕軍，見之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詞直氣勁，粘罕少屈，爲追回威勝諸屯兵，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地利害，對曰："金人有吞噬之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

金人向南入侵，他率兵解除了對遼州的包圍。出使粘罕部隊，在庭堂上見到他，衹作揖不下拜，斥責他貪圖利益毁壞盟約，言辭剛直氣勢强勁，粘罕稍微感到理屈，爲他追回屯扎在威勝等地的部隊，授給他書信讓他回來。欽宗詢問割讓土地和不割讓土地的利害，他回答説："金人有吞并我們的意圖，希望把關中的兵馬全都起用奔赴都城作爲防備。"詔令他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持節通告陝西。

行至朱遷，聞金人犯京師，復

走到朱遷，聽説金人進犯京城，又回來了。

還。與張叔夜同入城，請於帝，乞幸秦川，又乞出城劫之，使不敢近，又乞諸門同出兵牽制、衝突、尾襲、應援，可一戰而勝。時衆言已入，皆不果。後金兵攻安上門，填道度壕，革言之守將，使泄蔡河水以灌之，不聽。及填道將合，欲用前議，則水已涸矣。

和張叔夜一起入城，向皇帝請求，請求他出幸秦川，又請求出城威脅敵人，使他們不敢靠近，又請求各門一起出兵牽制、突擊、追襲、接應增援，可以一戰而取勝。當時衆人的意見已經傳入，都没有結果。後來金兵進攻安上門，填塞道路越過戰壕，吴革向守將進言，使他放出蔡河的水來淹灌他們，守將没有聽從。等到敵人快把道路填滿了，想用他前面提的建議，但水已經乾涸了。

車駕幸金營，革以爲墮其詐，往請叔夜，欲身見其大酋計事。叔夜問其故，曰："茲行有三説：一則天子還内，二則金騎歸國，三則革死。"叔夜爲言之，不報。上皇、妃、后、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爲傅謀，於啓聖僧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至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

皇帝幸臨金營，吴革認爲墮入了他們的騙局，去請張叔夜，想親自去會見金人的大首領議事。張叔夜詢問其中的原故，他説："這次出行有三種可能：一是天子回到内地，二是金人的騎兵回到他們的國家，三就是我吴革死去。"張叔夜替他向皇上報告，没有答應。太上皇、皇妃、皇后、太子要出郊，吴革向孫傅陳述請求留住他們，没能留住。他就爲孫傅出謀，在啓聖僧院設置振濟局，招募士民來吃飯。一天之内有上萬人來到，他暗中按軍法部署他們，將要進攻金營。很久以後，遷到同文館，會合的人數已經達到幾萬，大多是兩河的驍勇强悍的戰士。

既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三月八日起兵。謀既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册，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駡之極口，引頸受刃，顔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同死。

後來有人主張擁立張邦昌，吴革計劃首先殺掉范瓊等人，在三月八日起兵。計劃已經定好，在起兵的前兩天，有數百名班直甲士推門進來説："張邦昌在七日接受册封，請立即起兵。"吴革就穿上鎧甲騎上馬，來到咸豐門，四面都是范瓊的黨徒，哄騙吴革進入帳内，就抓住了他，脅迫他順從他們。吴革張口大駡他們，伸出脖子接受刀砍，臉色不變。他的手下一百人都一同被害死。

李翼

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末，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却之，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金兵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力不敵被執。酋粘罕欲臣之，怒駡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將官折

李翼，是麟州新秦人。徽宗宣和末年，任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駐在崞縣。金人攻取代州，抓住守將嗣本，派人來招降，李翼把他們射退，率領士卒堅持防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了都監張洪輔，夜裏引導金兵進城，李翼挺身而出搏鬥到天亮，力量敵不過金人被抓住。酋長粘罕想讓他臣服，他怒駡而不屈服，和縣令李聳、縣丞王唐臣、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將官折可與同

可與同死之。

時被害死。

阮駿

阮駿者，興化軍人。紹聖元年進士，爲河南府少尹。金人犯京師，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罵聲不絕口，卒被害。特贈朝議大夫。

阮駿，是興化軍人。哲宗紹聖元年考中進士，任河南府少尹。金人進犯京城，他率領手下兵卒保護神御殿，抱住神御，罵不絕口，最終被害死。特贈他爲朝議大夫。

趙士隆

趙士隆字景瞻，太宗之後。生五歲，補右班殿直。既長，游庠序，月試數居前列。一日，投筆嘆曰："昔賢有不願爲章句儒，出玉門關、佩侯印者，彼何人哉！"遂不復事科舉。去爲郡縣吏，累遷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壽春。

趙士隆字景瞻，是太宗的後代。五歲時，補右班殿直。長大以後，游歷學校，月試多次處於前列。一天，他扔下筆感嘆說："過去的賢人有不願意做鑽研章句的儒生，出玉門關、佩帶帥印，那是怎樣的人啊！"於是不再從事科舉。離開京城任郡縣官吏，屢經升遷任淮南西路兵馬鈐轄，駐在壽春。

劇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賊三旬不退，士隆募軍中敢死士與之謀。有張宣者應募，獨持槊縋城下，擊殺數十人，賊衆披靡。乃選壯士數百，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追奔數十里。以功遷三官，秩滿，授江東路鈐轄。

大賊丁一箭的部下號稱有十萬人，前來攻城。郡守不懂得用兵，凡是防備守禦的計策都交給趙士隆辦理。賊人三十天沒有退走，趙士隆招募部隊中敢死的戰士和他們商議。有一個叫張宣的人應募，獨自拿着長矛縋到城下，殺死幾十人，賊人都潰散了。他就挑選幾百名壯士，夜裏打開城門，出其不意地打跑了他們，追趕他們幾十里。因立功升任三官，任職期滿，授江東路鈐轄。

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及副鈐轄劉紹先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屯鄱陽，既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忠兵會，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入辭，頗言成兵衆。高宗責以立功，俊悚懼受命。未至，城已陷。

李成叛亂，占據江、淮六七個郡，連結幾萬兵力，派他的黨徒馬進圍攻九江，守臣姚舜明和趙士隆以及副鈐轄劉紹先抗擊他們。馬進攻城越來越急，趙士隆竭力捍衛。江東帥呂頤浩屯駐在鄱陽，收復南康以後，和建武節度使楊惟忠的兵力會合，派統制巨師古增援江州，沒有到達，遇到埋伏而失敗。高宗紹興元年正月，詔令張俊爲江、淮招討使，他入朝告辭，極力陳述李成兵多。高宗要求他立功，張俊心驚膽顫地接受了命令。還沒有到達，城已被攻陷。

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入城大掠。成素服士隆之義，欲以爲僞安撫使，士隆怒罵曰：

當時守城的疲勞的士卒衹有幾千人，抵抗敵人一百多天，城中糧食用盡，姚舜明、劉紹先主張放火，趁機棄城而去，趙士隆堅毅地獨自糾集部下和剩餘的百姓守城。城被攻破，衆人呼喊着說："不要殺我們的趙鈐轄。"賊人進入城中大肆搶掠。李成一向佩服趙士隆的義氣，想讓他任僞

"賊欲屈我耶！"陰裂帛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耻。"遂仰藥而卒，年五十二。賊怒，并害其家數十口。事聞，上嘉悼，贈武功大夫，官其孫二人。

安撫使，趙士䜣憤怒地駡道："賊人想使我屈服嗎！"暗中撕裂絲帛在上面寫字派人給他的兒子們看説："如果賊人不殺我，我也義不苟活，你們如果得以出去，要替我報仇雪耻。"於是喝毒藥而死，時年五十二歲。賊人發怒，一共害死他家中幾十口人。事情被朝廷知道，皇上嘉奬哀悼他，追贈他爲武功大夫，讓他的兩個孫子做官。

士䜣六子，皆有文行：不savior、不忞、不愆、不惡、不懘、不隱。是役也，不忞、不懘、不隱死焉。

趙士䜣有六個兒子，都有文行，分别是：不誃、不忞、不愆、不惡、不懘、不隱。在這次戰役中，不忞、不懘、不隱死去。

趙士醫　趙士真　趙士道

又宗子有士醫、士真、士道，皆以死事聞。

他又有族子分别是士醫、士真、士道，都因死於國事而聞名。

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建炎四年，兀术入州，士醫乘城拒戰，城陷死之。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

趙士醫，任秀州兵馬都監。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术進入秀州，趙士醫登城抗戰，城失陷後被害死。後來被追贈爲武翼大夫，讓他的兩個兒子做官。

士真，權知信陽軍。寇劉滿至，士真拒之。兵潰，滿執之去荆門，遇害。後贈右朝奉大夫，官其一子。

趙士真，權知信陽軍。盗寇劉滿來到，趙士真抗拒他。被打敗，劉滿抓住他把他帶往荆門，遇害。後來追贈爲右朝奉大夫，讓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士道，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紹興五年，馬進寇江州，士道遇害。贈武德大夫，官其家二人。

趙士道，以武翼大夫在江州做守官。高宗紹興五年，馬進進犯江州，趙士道遇害。贈武德大夫，讓他家裏二人做官。

趙士跂

士跂，濮王曾孫也。靖康末，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金人驅宗室北行，士跂得間道遁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有告者，金人執而殺之。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

趙士跂，是濮王的曾孫。欽宗靖康末年，任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金人驅趕宗室到北方去，趙士跂從小路逃走。住在邢州，聯結土豪將要起事。有人告密，金人抓住他把他殺了。事情被朝廷知道，追贈他爲保寧軍節度使，謚號爲忠果。

趙叔皎

叔皎，秦悼王四世孫。元豐中，爲右班殿直，累遷至德州兵馬都監。自靖康以來，劉順、吕拱、劉亨相繼謀叛，叔皎皆設方略捕擒之。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檄叔皎率兵禦之，前後六戰。圍急，有江喆者，與郡守宗諒謀以城降，叔皎斬喆以徇。金人

叔皎，是秦悼王的第四代孫子。神宗元豐年間，任右班殿直，屢經升遷任德州兵馬都監。自從靖康年間以來，劉順、吕拱、劉亨相繼謀叛，叔皎都設置謀略捕獲了他們。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圍城，郡裏檄告叔皎率兵抵抗他們，前後打了六仗。敵人包圍情況緊急，有一個叫江喆的人，和郡守宗諒商議獻城投降，叔皎殺了江喆

登城，叔皎猶力戰，勢窮被執，怒罵不屈，遂遇害。

示衆。金人登上城墻，叔皎仍然奮力作戰，力量用盡被抓獲，他怒罵而不屈服，於是被害。

趙叔憑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累官武翼大夫，就遷通守。金人圍陝州既久，援兵不至，城危。時叔憑子官盧氏，遺以蠟丸書曰："人臣當死國難，况吾以近屬，其可辱命耶？死固其所也。"遂死之。時通判王澥，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

叔憑，高宗建炎年間，任陝州都監，積功官至武翼大夫，就任通守。金人包圍陝州已經很久，援兵没有來到，城危在旦夕。當時叔憑的兒子在盧氏做官，送給他用蠟丸密封的信説："人臣應當爲國家的災難而死，况且我們是近屬，怎能辱没君命呢？死本是應該的。"於是被害。當時通判王澥，職官劉效、陳思道、馮經、李岳、杜開，縣令張玘，將佐盧亨等五十一人都被害，没有投降的人。

趙訓之

訓之字誨道，秦悼王五世孫。父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登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吴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不爲屈。勔嘗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忤勔，遂移疾去。

訓之字誨道，是秦悼王第五代孫子。他父親叔侯，官至惠州防禦使。訓之考中徽宗政和二年進士，調東平儀曹，知平江府吴縣。朱勔依靠權勢役使州縣，訓之不爲他所屈服。朱勔曾經抓了好多人到縣上請求懲治，訓之全都放了他們。觸犯朱勔，於是稱病離去。

宣和末，盗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未幾，金人犯京師，訓之居揚州，率大姓募士勤王，聞都城失守，乃止。

宣和末年，盗賊從河北興起，訓之多次對人説："和契丹立的舊盟不能改變，金人新近和好不能依仗。"不久，金人侵犯京城，訓之住在揚州，率領大姓招募戰士保衛王室，聽説都城失守，纔停止了。

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統制杜彦與其麾下叛，後軍楊世雄應之，將犯永豐。訓之與尉陳自仁簡兵分爲二，一取間道繞賊後，一據地利匿其精兵以誘賊。賊至伏發，殲其衆。會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列，訓之率數十輩拒戰，厲聲罵賊，與自仁俱被害。事聞，詔贈訓之朝散郎、直秘閣，謚忠果，自仁通直郎，官其子，邑人爲立祠。

高宗建炎三年，知吉州永豐縣。孟太后在虔州躲避，護衛統制杜彦和他的部下反叛，後軍楊世雄響應他，將進犯永豐。訓之和縣尉陳自仁選拔士兵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從小路繞到敵人背後，一部分占據有利的地勢把精兵隱藏起來來誘惑敵人。敵人來到後伏兵突然出現，殲滅他們大部分兵力。趕上賊人的另一支部隊接着來到，官兵没有排好列陣，訓之率領幾十人抗戰，厲聲大罵賊人，和陳自仁都被害死。事情被朝廷得知，下詔追贈訓之爲朝散郎、直秘閣，謚號爲忠果，追贈陳自仁爲通直郎，讓他的兒子做官，縣裏的人給他建了祠堂。

太后之發吉州也，至太和，衆皆潰。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爲金人追騎所殺。官其家一人。

太后從吉州出發，到了太和，衆人都潰散。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被金人追來的騎兵所殺害，讓他家裏的一人做官。

是年，金人過江，陳淬戰死，岳飛等兵皆引去。上元丞趙壘之帥鄉兵迎敵，死之。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這一年，金人渡過長江，陳淬戰死，岳飛等部隊都退走了。上元丞趙壘之率領鄉兵迎擊敵人，戰死。被追贈爲奉議郎，讓他家裏一人做官。

趙聿之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諲率衆守城，聿之隸東壁。子諲循城，顧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聿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突門遁去，城遂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將官武經郎劉玠亦死之。事聞，贈聿之左監門衛大將軍，玠武經大夫，皆官其家。其後朱熹爲請立廟，賜號忠節。

聿之，是安定郡王叔東的兒子，高宗建炎年間，爲成忠郎。金人圍攻潭州，帥臣向子諲率領衆人守城，聿之在東城墻守衛。向子諲巡視城墻，回頭對聿之說："你是宗室，不能像别的人那樣苟且怠慢。"聿之感慨地流下眼淚。金兵登上城墻放火，向子諲率領官吏衝出城門逃走了，城於是失陷，聿之進行巷戰，大罵金人而死去。將官武經郎劉玠也被害死。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聿之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劉玠爲武經大夫，都給他們家裏人加官。後來朱熹請求給他建廟，賜廟號爲忠節。

陳淬

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游。時吕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寨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

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寨、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

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衆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

陳淬字君銳，是興化軍莆田人。哲宗紹聖初年，考進士落選，就挾帶簡策西游。當時吕惠卿任鄜延帥，陳淬穿着軍服去見他，吕惠卿問見他有什麽事，陳淬說："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有什麽事？"吕惠卿器重他，補爲三班奉職。和西夏在烏原交戰，親手殺死十幾人，擒獲他們的寨主。被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屢經升遷任武經郎。遭父喪。

徽宗宣和四年，召他入朝，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寨、河北第一將，不久拜爲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進入真定，陳淬率孤軍抵禦他們，妻子兒女八人都遇害。

高宗建炎元年，徵召爲諸軍統制，宗澤命令他在南華抗擊金人，打敗了金人。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有一個叫王善的人，是金人的一個部落的人，率領十萬兵力，長驅來到兩河，於是襲擊恩州。陳淬和長子陳仲剛抗戰，敵人飛刀砍向陳淬，陳仲剛用身體擋刀，爲保護父親而死。第二年，王善又圍攻陳州，陳淬把王善的部隊打得大敗，被任命爲宿州安撫使。李成叛亂，下詔讓陳淬任御營使、六軍都

捷。

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間，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

統、淮南招撫使討伐他，打了三仗都取得勝利。

不久，金人進犯采石，又檄告陳淬回來增援建康。陳淬率領中路軍，戚方率領前鋒部隊，王璓率領後路部隊。陳淬説："他們人數雖然衆多，但祇有二十艘船，一艘船上不超過五十人，每次來到不過一千人。我們在蘆葦和草叢中埋伏部隊，等他們一渡過來就抓獲，他們前後不相知，等渡完，我們就全都把他們捕獲了。"杜充不服從，金兵於是進犯板橋，各路軍都潰敗，陳淬獨自和敵人作戰，勢窮力盡，靠着胡床大罵敵人，敵人把刀刃放在他的胸上他面色不改，和他的侄子陳仲敏一起被害死。下詔追贈他爲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讓他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做官。

黃友

黃友字龍友，温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游。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兵鬨，都護高永年戰没，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没永年之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謚，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

黃友字龍友，是温州平陽人。從小不受約束，十五歲進入太學，對他的同學説："大丈夫不能爲國立功，也就是造化中多餘無用的東西。"於是投筆去西部游歷。邊帥劉法一見到他就很欣賞他，把他招致帳下。趕上西部邊區發生兵亂，都護高永年戰死，黃友作了七首詩哀悼他的忠誠。後來幕府向上報功，掩没了高永年的功迹，没有對高永年進行撫恤表彰。他的兒子把黃友寫的詩獻上，徽宗看了之後很同情他，於是給他加上贈謚，黃友也免去省試，考中進士，調任永嘉、瑞安二縣主簿，代理華陰縣令，因有政績而著名。

方臘竊發，友同諸將收復，所至披靡。婺寇復作，守留友攝兵曹，爲殄滅計。友請往諭之，既次浦江，賊望風解去。復單騎次武義，賊衆持釘一榼置其前，友正色叱之曰："汝等何速死耶?"賊首李德壯之，亟麾退，一境貼然，婺人圖像祀之。

方臘偷偷發動起義，黃友和衆將一同收復，所到之處方臘的部隊都潰敗。婺州盜寇又興起，郡守留下黃友代理兵曹，打算消滅盜寇。黃友請求前往勸諭他們，到了浦江之後，盜賊聞風而離去。他又單身騎馬到武義，賊人拿着一榼釘子放到他面前，黃友嚴正地斥責他們説："你們想儘快死去嗎?"賊人的首領李德佩服他的勇敢，立即指揮部下退走，全境安定，婺州人給他畫像祭祀他。

通判檀州。會金人敗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土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之戰，躬冒矢石，破裂唇齒。欽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友久服武事，

通判檀州。趕上金人毁壞盟約，郭藥師帶領常勝軍背叛，燕地的人響應，黃友獨自帶領幾千人和他們作戰，親身冒着箭石，嘴唇牙齒都破裂了。欽宗即位，制置使詹度奏報黃友長久地在部

籌略過人。丞相何㮚從而薦之，召對，問友唇齒破裂狀，爲之稱嘆，賚予甚渥。

隊中做事，謀略超過一般的人。丞相何㮚相從而舉薦他，皇帝召見他問話，問及嘴唇牙齒破裂的情况，對他的行爲稱贊感嘆，給他的獎賞非常豐厚。

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同种師中解太原圍。友遣兵三千奪榆次，得糧萬餘斛。明日，大軍進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論不合，友仰天嘆曰："事去矣！"迨曉，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敵益以鐵騎，士卒奔潰。敵執友謂曰："降則赦汝。"友厲聲曰："男兒死耳！"遂遇害。帝書"忠節傳家"四字旌其閭，官其後八人。

晋爲直徽猷閣、制置司參謀官，和种師中一起去解除敵人對太原的包圍。黄友派三千兵士奪取榆次，得到一萬多斛糧食。第二天，敵人大軍在距榆次十里處停下，黄友立即對种師中説："地勢對我們不利，將要三面受敵。"意見不一致，黄友仰天嘆息説："大事已去了！"等到天亮，敵兵果然四面包圍，箭石如雨般落下，敵人又增派鐵甲騎兵，士卒奔跑潰散。敵人抓住黄友對他説："如果投降就放了你。"黄友厲聲回答："男兒衹有一死！"於是被害死。皇上寫下"忠節傳家"四個字張挂在他的閭巷，把他的八個後人録用做官。

友體貌英偉，膽雄萬夫，謀畫機密，出人意表。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

黄友身材相貌英俊偉岸，膽量在萬夫之上，謀劃機務，出乎人們的意料。曾經對他的子弟們説："天下太平的時間很久，武備鬆弛，萬一有邊書告急，馬革裹尸而還，是我一向的志願。將來你們收殮我的尸骸，以脚心有一個黑痣作爲標志。"他忠誠許國本像這樣來源於他的天性。

郝仲連

郝仲連，昌元人。建炎元年，金人犯河中，守臣席益遁去。仲連時爲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虚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以重兵壓城，仲連率衆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城陷不屈，及其子皆遇害。後贈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郝仲連，是昌元人。高宗建炎元年，金人進犯河中，守臣席益逃走。郝仲連當時任貴州防禦使，宣撫范致虚派他節制河東軍馬，屯駐在河中，就權府事。金將婁宿率重兵壓城，郝仲連率領衆人奮力作戰，外部的援兵不到，他考慮到不能守住，先自己殺了他的家裏人，城失陷後不屈服，和他的兒子都遇害。後來被追贈爲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

劉惟輔

劉惟輔，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爲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逾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矟刺其先鋒將孛堇黑鋒，

劉惟輔，是涇州人。以同州觀察使任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得到秦州以後，經略使張深派劉惟輔率領三千騎兵抵禦他們。金人的先頭部隊越過鞏州，距離熙河衹有一百里，劉惟輔把部隊留在熟羊城，率領一千八百名騎兵連夜奔赴新店。黎明時進軍，短兵相接，殺死殺傷很多敵人。劉惟輔舞動長矛刺向敵人的先鋒將孛堇黑

洞胸墮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吴山出寶鷄，獲金游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寨遁歸。

鋒，刺穿他的胸膛從馬上掉下來而死，敵人被挫傷鋭氣而退走。張深檄告隴右都護張嚴前去追擊敵人，到了鳳翔縣境内，劉惟輔不願聽從張嚴節制，就自己從另外的道路經由吴山出寶鷄，捕獲金人的游動騎兵。張嚴率領大軍追趕金人到了五里坡，金人瞭解他的情况，在坡下設置埋伏，張嚴和曲端約定了時間他没有到，就直接向前，遇到埋伏被打死。劉惟輔從石鼻寨逃回。

金人略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金人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夏國不受。其親信軍詣金人降，金人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奮首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捽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復言而死。張浚聞之，承制贈昭化軍節度使，賻銀帛布以二百計，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成州，號忠烈。

金人侵略熙河，劉惟輔將要離去，看到熙河尚且有一些積聚的糧食，恐怕金人靠它來守備，急忙拿出來都燒掉了。金人追上他，他的部下都跑了，劉惟輔和他的幾百名親信藏在山上的寺廟中，派人到夏國請求依附，夏國没有接受。他親信部隊到金人那裏投降，金人抓住了劉惟輔，千方百計地引誘他，他始終不説話。金人發怒，揪住他的頭髮往外拖，劉惟輔昂頭説道："死狗！要殺就殺，我的頭難道是讓你揪的嗎。"回頭看着座上的客人説："國家没有虧待你們，一天之内就立即向敵人投降了嗎?"就閉上嘴不再説話而被害死。張浚聽説了，承制追贈他爲昭化軍節度使，送給他家二百多銀子、絲帛和布匹幫助辦喪事，讓他的子孫十二人做官，在成州給他建廟，廟號爲忠烈。

有高子羽，狄道人。知蘭州龕谷寨，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韓青爲熙河馬步軍第六將，間行從惟輔，爲金人所擒，亦罵不絶口而死。

有一個叫高子羽的人，是狄道人。知蘭州龕谷寨，聽説劉惟輔還活着，就堅固防守來等待他。等到城失陷後，首先殺了自己家裏人然後死去。韓青是熙河馬步軍第六將，從小路跟從劉惟輔，被金人擒獲，也是罵不絶口而死去。

牛皓

牛皓，福津人。爲武功大夫、川陜宣撫後軍中部將。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离曷與其熙河經略使慕洧欲犯秦川，宣撫副使吴玠遣諸校分道伺之。皓至瓦吾谷，與金將虎山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見皓異於它人，欲招之，皓力戰死。

牛皓，是福津人。任武功大夫、川陜宣撫後軍中部將。高宗紹興五年，金右都監撒离曷和他們的熙河經略使慕洧想進犯秦川，宣撫副使吴玠派諸位校官分路等待他。牛皓到了瓦吾谷，和金將虎山相遇，牛皓部下的士卒不到二百人，就下馬和敵人作戰，對他的部下説："我之所以要捨棄戰馬，是想和你們一同去死。"金人見牛皓和别的人不一樣，想招納他，牛皓奮力作戰而死。

有承信郎高萬，且罵且戰，與熙

有一個承信郎叫高萬，邊罵邊戰鬥，和熙河

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死於陣。金人相謂："真健兒也。"後皓、安皆贈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三官，録其子。

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秦元、薛琪、張亨都死在陣地上。金人互相稱贊他們説："真是英雄。"後來牛皓、任安都被追贈爲翊衛大夫，讓他們家裏五人做官，追贈高萬等人三官，録用他們的兒子。

魏彦明

魏彦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并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彦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彦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三日城陷，彦明坐子城樓上，金人并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輩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詔贈中大夫，官一子。

魏彦明，是開封人。通判延安府。高宗建炎二年，金人攻陷延安府的東城，西城却仍然堅守着。金人會合兵力進入鄜延，王庶自己抵擋鄜州來的一路敵人，派統制官龐世才抵擋延安來的一路敵人。天下起大雪，龐世才被打敗，從此金兵專一圍攻西城。最初被包圍時，魏彦明和權府事劉選分地域進行守衛，魏彦明在東城防守，把家裏的資財全部用來獎賞戰士，金人不敢侵犯。王庶的兒子王之道不到二十歲，率領年老體弱的人登上城樓。金人晝夜攻城，經過了十三天城被攻陷，魏彦明讓兒子坐在城樓上，金人把他們一家全都抓起來，告訴他讓他趕快投降。魏彦明説："我家吃宋朝的俸禄，你們這些狗類想讓我背叛我的君主嗎?"婁宿發怒而把他殺了。下詔追贈他爲中大夫，讓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劉士英

劉士英，宣和間爲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争具舟欲遁，士英奮謂不當避。自郡將而下皆排沮之，士英獨身任責，推郡茂才石礪爲謀主，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爲八隅，委官統率，以鍾爲約，令民聞鍾聲則趨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凡四十餘日，官軍繼至，賊潰去。

劉士英，徽宗宣和年間任温州教授。方臘攻陷處州，州裏人争着準備船隻想逃跑，劉士英激奮地説不應當逃避。從郡將往下的人都排擠詆毁他，劉士英獨自擔當責任，推舉郡裏的茂才石礪作爲謀主，整治部隊儲備糧食，登記保伍，把境地分成八個角，委任官吏統率，用鐘聲作爲信號，命令百姓聽到鐘聲就到所守的城墻那兒去。不久，賊人來進攻，他們抵抗守衛了四十多天，官軍接着來到，賊人潰散而去。

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于衢、温二州。

欽宗靖康初年，通判太原府。金人進入境内，帥臣張孝純想躲避他們，劉士英率領通判方笈、將官王稟極力阻止張孝純。等到城被攻陷，王稟跳入火中而死，張士英拿着短槍和敵人交戰，犧牲了。方笈在金國，趁着講和讓人附上書信講到二人犧牲的事迹，後來在衢、温二州刻石紀念他們。

翟興

翟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少以勇聞。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金人犯京師，西道總管王襄檄興統領在城軍馬。以保護陵寢功補承信郎，辟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爲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

群盜冀德、韓清出没汝、洛間，興以輕騎追襲，德就擒，清僅以身免。會進爲叛將楊進所害，賊乘勢擊敗官軍，興帥餘衆拒賊，保伊川。明年，訴進死事于朝，以興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興邀擊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

賊王俊據汝州，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繖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

金人犯河陽、鞏縣、永安軍，興遣子琮與搏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武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約之，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授河東北路軍馬使，遍檄山寨，由是汾、澤、潞、懷、衛間山寨首領皆應命。

金人入陝右，興遣將邀擊，俘五十餘人，又遣子琮生擒金河東都統保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春，金重

翟興字公祥，是河南伊陽人。從小以勇敢著稱。大賊王仲興起，翟興和他的弟弟翟進應募攻擊賊人，號稱大翟、小翟。金人進犯京城，西道總管王襄命令翟興統領在城的軍馬。因爲保護陵寢立功補爲承信郎，辟爲京西北路兵馬副鈐轄，任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由在澤州投降金人，金人讓他擔任西京留守。翟興和翟進率領幾百名步兵，捲上鎧甲連夜奔向洛陽，擒獲高世由等人并把他們斬殺了。

群盜冀德、韓清出没於汝、洛之間，翟興用輕騎兵追趕襲擊他們，冀德被抓獲，韓清僅僅自身幸免。正趕上翟進被叛將楊進害死，賊人乘勢打敗官軍，翟興率領剩餘的兵力抗拒賊人，保衛伊川。第二年，向朝廷彙報了翟進犧牲的經過，讓翟興代替翟進任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兼知河南府。楊進屯駐在鳴皋山北部，翟興和兒子翟琮率領鄉兵時常出來騷擾他，楊進害怕了，丢下所帶的輜重向南逃走，翟興在魯山縣截擊他，楊進被流箭射中而死，其餘的人都潰散離去，西京被平定。

賊人王俊占據汝州，翟興帶兵進攻他，王俊棄城離去，退保繖蓋山，翟興繼續進攻，脱下頭盔大聲呼喊道："賊人認識我嗎？我就是翟總管。"衆人都驚慌潰亂，於是打敗了他們。

金人進犯河陽、鞏縣、永安軍，翟興派他的兒子翟琮和敵人搏戰，多次取得勝利，追擊敵人到澠池。詔令任命他爲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轉爲武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當時河東、河北雖然失陷，土豪們聚衆保守險要地帶，翟興送蠟書和他們聯結相約，向密、王簡、王英等人都願意受他節制。稟報上去，高宗稱贊他，授他爲河東、河北路軍馬使，遍告山寨，從此汾、澤、潞、懷、衛間的山寨首領都聽從他的命令。

金人進入陝右，翟興派將領截擊他們，俘獲五十多人，又派兒子翟琮活捉了金河東都統保骨，於是收復陽城縣，乘勝攻取絳州的垣曲縣，進駐至米糧川。高宗紹興元年春天，金人派重

兵犯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興授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俟敵至陽遁，金衆果追玘，伏發，金帥就擒。鄧州人楊某擁衆河北，僞稱“信王”，興遣將董先追獲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兵侵犯河南，當時翟興的部隊缺乏糧食，就食於各道，僅僅留下親兵用來自衛，人們都震驚恐懼。翟興授給大將彭玘謀略，在井首設下埋伏，等到敵人來到假裝逃跑，金兵果然追趕彭玘，伏兵突然出現，金帥被擒獲。鄧州人楊某率衆在河北，假稱“信王”，翟興派將領董先在商州追捕到他把他殺了。晋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劉豫將還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啖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携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内應，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保信軍節度使。

劉豫將要遷到汴梁，因爲翟興屯駐伊陽，怕他，派蔣頤帶信給翟興用王爵來引誘他。翟興殺了蔣頤并燒了他的信，劉豫的計謀没有得逞，就暗中派人用利益引誘副將楊偉，楊偉殺了翟興，帶着翟興的頭投奔劉豫。有人説：劉豫賄賂楊偉作爲内應，派兵直接進犯中軍，翟興奮勇攻擊從馬上掉下來而死。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爲保信軍節度使。

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

翟興相貌威嚴身材魁梧，每當發怒時，鬍鬚就張起來。部隊的糧食供應不上，戰士用糧食摻和着野菜來吃，他用忠義激勵他們，戰士們都奮發勇猛。他在河南多年，金人不敢侵犯衆陵。朝廷下詔賜他的部隊名稱爲“忠護”。

子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撫使；琳，閤門祇候。

他的兒子翟琮，沉着勇敢有父親的風範，接替翟興任鎮撫使；翟琳，爲閤門祇候。

翟進

進字先之。以捕盗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叙復。女真歸故地，改河北第四將。往至遂城，會契丹兵奄至，都統制劉延慶以進爲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河皆捷。又與契丹大將遇于峰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

翟進字先之，因爲捕獲盜賊的功勞補下班殿侍，多次立功充任京西第一將。因爲跟隨熙河帥劉法在涇原的戰鬥中失利，被降官停任，不久又恢復。女真歸還舊地，他改任河北第四將。走到遂城，契丹兵突然來到，都統制劉延慶讓翟進作先鋒，和契丹兵在幽州石料岡、盧溝河交戰都取得勝利。又和契丹的大將在峰山相遇，奮力作戰一整天，契丹兵潰敗離去。

金人犯京師，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兵三萬赴京城，至葉縣，襄欲引兵而南，進諫止之，因分軍遣進持書而西。時經略使范致虚已合五路軍馬次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進至福昌，遣兵襲金營。時金游騎往來外邑，進設伏擒之。金人逼靈山寨，進父子兄弟與之戰，潰圍至高

金人進犯京城，朝廷密詔西道總管王襄會合三萬兵力奔赴京城，到了葉縣，王襄想帶兵向南，翟進勸諫阻止他，於是分兵派翟進帶着書信向西去。當時經略使范致虚已經會合五路軍馬到達潼關，讓翟進統領河南的民兵，收復西京。翟進到達福昌，派兵襲擊金營。當時金兵的游騎往來於外縣，翟進設下埋伏擒獲他們。金人逼進靈山寨，翟進父子兄弟一起和他們作戰，突破包圍

都，集鄉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來到高都，募集鄉兵七百人，夜裏行軍白天隱伏，五天到達洛陽城，半夜破關而入，擒獲高世由。在伊陽的白草塢又一次取得勝利。都總管孫昭遠來到洛陽，讓翟進戍守澠池邊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金人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裒散亡才千人。金人犯薛封，進選精鋭三百人，夜縱火斫其營，焚死者甚衆。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繼斬清于艾蒿平。勒兵抵龍門，屢與金人夾河戰，乘勝入洛陽。或曰："彼寨尚固，城未可守。"不聽。金人聚懷、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亮死之。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步軍副總管，升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

金人進犯白浪隘，將要渡過黄河，翟進打敗了他們。不久，洛陽再次失陷，翟進在伊陽把離散逃亡的人集中起來衹有一千人。金人進犯薛封，翟進挑選三百名精兵，夜裏放火攻擊敵營，燒死了很多敵人。又在驢道堰作戰，活捉金將翟海，把敵人趕到梅花谷。賊人冀德、韓清在南陽結夥爲盜，翟進從小路攻擊他們，冀德投降，接着在艾蒿平斬殺韓清。率領部隊到達龍門，多次和金人在黄河兩岸作戰，乘勝進入洛陽。有人説："敵人的寨子尚且牢固，城不可守。"他没有聽。金人聚集懷、衛、蒲、孟幾個州的兵力逼近城下，用斧子砍破城門而入，翟進率領士卒進行巷戰，他的二兒子翟亮遇害。他升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任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不久被任命爲馬步軍副總管，升爲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府。

會東京留守杜充所招巨寇楊進號"没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進謂其兄興欲力除之。會楊進遣數百騎絶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賊數十里，破賊四寨，馬驚墜塹，爲賊所害。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

趕上東京留守杜充所招降的大賊楊進號稱爲"没角牛"，擁兵數萬，在汝、洛間殘害百姓。翟進告訴他的哥哥翟興想要盡力除掉他。正趕上楊進派幾百名騎兵渡河進犯翟進的軍營，翟進趁他們渡到一半時攻打他們，追擊賊人幾十里，攻破賊人四個寨子，馬受驚掉入塹溝裏，被賊人害死。被追贈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讓他的後代五人做官。

朱蹕

朱蹕，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蹕白允之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敵，使杭民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兀术自安吉進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朱蹕，是湖州安吉人，知錢塘縣。高宗建炎三年，金人攻陷杭州，初次進犯餘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赭山。朱蹕報告康允之率領弓箭手、地方部隊在前面的道路上抗擊敵人，使杭州的百姓得以逃離死亡。走了二十里，遇到金兵，朱蹕兩次被流箭射中，左右的人把他扶到天竺山，他仍然能够率領鄉兵抗擊敵人。過了幾天後遇害。當時金兀术從安吉進軍，經過獨松關，説："南朝如果派幾百名弱兵守候在這個地方，我們怎能迅

速渡江呢!”

朱良

朱良者，字良伯，吴郡人。世儒科。建炎中，爲海鹽縣尉。金兵入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之時也。”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人奮而前，擊金兵數人死，衆爲披靡，然力不敵，竟死。事聞，官其子思，後守漢陽。

朱良，字良伯，是吴郡人。世代都是儒士。高宗建炎年間，任海鹽縣尉。金兵侵入境内，朱良對他的僚友説：“今天就是忠臣義士爲國而死的時候。”穿上鎧甲拿上戈矛，召集部下一百多人奮勇向前，殺死了好幾個金兵，敵人都驚亂起來，但是由於力量和敵人相差很大，最終戰死。事情被朝廷得知，讓他的兒子朱思做官，後來朱思守衛漢陽。

方允武

方允武者，衢州人。武學上舍，補官爲常州宜興巡檢。建炎三年，金人入縣之金泉鄉，允武率土軍、鄉民迎敵，殺獲數級，奪弓箭與旗。後遇金兵梅嶺村，力戰而没。詔贈兩官，官其家二人。

方允武，是衢州人。爲武學上舍生，補官任常州宜興巡檢。高宗建炎三年，金人進入縣裏的金泉鄉，方允武率領地方部隊、鄉民迎擊敵人，斬獲數人，奪走敵人的弓箭和旗幟。後來在梅嶺村和金兵相遇，奮力作戰而陣亡。下詔追贈兩官，把他家裏二人録用做官。

龔楫

龔楫字濟道，兵部侍郎原之孫，世以儒學顯。楫懦如不勝衣。建炎初，聞金人陷郡縣，輒忿恚不食，念有以自見而不可得。兀术據和州，以偏師萬人築堡新塘，遏絶濡須之路。楫率家僮百餘人襲之，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千户二，縶累者數百人，輜重稱是。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滁、和鎮撫司。遇金兵大至，乃取道圩上，金騎兵據其衝，不得前，衆多赴水死。楫麾其衆曰：“今日鬥死亦足爲義士，自棄溝瀆無益也。”戰敗，爲金人所獲，猶挺劍刺其一人，駡不絶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

龔楫字濟道，是兵部侍郎龔原的孫子，世代以儒學而顯耀。龔楫身體單薄就好像連衣服都撑不住。高宗建炎初年，聽説金人攻陷郡縣，就憤恨生氣不吃東西，想表現自己却没有機會。兀术占據和州，派附屬部隊一萬人在新塘修築堡壘，阻斷了濡須的道路。龔楫率領一百多名家僕襲擊敵人，鄉里跟從他的有兩千多人，抓獲金人兩個千户，拘囚幾百人，及相當的輜重。放回敵人所搶掠來的州民的父母妻子兒女，將要送回到滁州、和州鎮撫司。碰到金兵大舉來到，就從堤岸上走，金人的騎兵占據了要衝，他們不能向前，很多人都跳入水中而死。龔楫指揮他的部下説：“今天戰鬥而死也足以成爲義士，自己跳入溝渠而死没有什麽意義。”失敗，被金人抓獲，仍然舉劍刺殺一個敵人，駡不絶口，金人把他一塊塊地割死了。時年二十二歲。

金人初至新塘，有蔣子春者，教授里中。金人見其挾書，又人物秀整，喜之，欲命以官，子春怒駡，乃殺之。

金人剛到新塘，有一個叫蔣子春的人，在鄉里任學官教授。金人看到他帶着書，人又長得清秀穿戴齊整，喜歡他，想任命他做官，蔣子春怒駡他們，敵人就把他殺了。

李亘

李亘者，字可大，兖州乾封人。少好學，有知慮。大觀二年進士。徐處仁當國，擢尚書郎官。建炎末，金人犯淮南，亘不及避，劉豫使守大名。與凌唐佐謀，密陳豫可取狀告于朝。募卒劉全、宋萬、僧惠欽輩十餘，往返事泄，全、萬、惠欽爲邏者所得，亘坐死。後贈官，立祠曰愍忠。

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後贈忠州刺史。

李亘，字可大，是兖州乾封人。從小好學，有智慧和思想。徽宗大觀二年考中進士。徐處仁掌權，擢升他爲尚書郎官。高宗建炎末年，金人進犯淮南，李亘没有來得及躲避，劉豫讓他守大名。他和凌唐佐商議，秘密地陳述劉豫可以攻取的情况向朝廷報告。招募士卒劉全、宋萬、僧惠欽等十多人，往返之中事情泄露，劉全、宋萬、惠欽被巡邏的人抓住，李亘被害死。後來他被贈官，建立祠堂號爲愍忠。

又有武顯大夫孫安道，任應天府兵馬鈐轄。城失陷不能回去，計劃脱身返回朝廷，被人告發後遇害。後來被追贈爲忠州刺史。

凌唐佐

凌唐佐字公弼，徽州休寧人。元符三年進士。建炎初，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秘閣，知南京。南京陷，劉豫因使爲守。唐佐與宋汝爲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于朝。江、淮都督吕頤浩過常州，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門祗候，俾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事泄，豫捕唐佐并其家，憲脱歸。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境上。李横復潁昌，言于朝，詔贈徽猷閣待制。

凌唐佐字公弼，是徽州休寧人。哲宗元符三年考中進士。高宗建炎初年，提點京畿刑獄，加直秘閣，知南京。南京失陷，劉豫趁機讓他做守臣。凌唐佐和宋汝爲秘密地上疏他的真實情况，派人拿着蠟書向朝廷報告。江、淮都督吕頤浩經過常州，找到凌唐佐的侄孫凌憲，任命他爲保義郎、閤門祗候，讓他帶着帛書送給凌唐佐。凌憲到了睢陽，事情泄露，劉豫逮捕了凌唐佐和他一家，凌憲得以逃脱回來。凌唐佐看到劉豫，用大義斥責他，劉豫發怒，在境上斬了凌唐佐。李横收復潁昌，向朝廷報告，下詔贈凌唐佐爲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楊粹中，是真定府人。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大舉侵入，當時楊粹中知濮州，牢固防守不投降。粘罕認爲濮州是個小郡，輕視它，將官姚端乘着他們不注意，夜裏進攻他們的軍營，直接攻入中軍，粘罕光着脚逃跑，僅僅自身得以獲免。於是敵人猛烈攻城，經過三十三天城被攻陷，姚端率領敢死的戰士突圍出來。粘罕進入城中，楊粹中登上佛塔不下來，粘罕稱贊他忠義，答應不殺死他，就把楊粹中帶回。楊粹中最終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也被害死。追贈楊粹中爲徽猷閣待制。

彊霓

彊霓自金歸宋，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隆興間，金兵圍環州，與其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震堅守孤城，招誘使降，不屈，城陷死焉。興州駐箚御前諸軍統制吳挺言于朝，并贈觀察使，立廟西和州，賜額旌忠。

彊霓從金人那裏歸附宋朝，任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環州、環慶路統制軍馬兼沿邊安撫使。孝宗隆興年間，金兵圍攻環州，和他的弟弟武經大夫、環慶路統領沿邊忠義軍馬彊震堅守孤城，敵人招納引誘使他們投降，他們不屈服，城失陷被害死。興州駐箚御前諸軍統制吳挺向朝廷彙報，二人都被追贈爲觀察使，在西和州爲他們建廟，賜廟額爲旌忠。

康傑　李仲

康傑者，權知扶風縣，與金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降敵。"宣殺之。

有個叫康傑的人，權知扶風縣，和金將馮宣作戰，馮宣喜歡他想招納他，康傑激奮地說："我今天應當死在陣地上，不能向敵人投降。"馮宣把他殺了。

李仲者，知天興縣，堅守不下，城陷，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

有個叫李仲的，知天興縣，堅守不投降，城失陷，説："我怎能讓敵人殺了我。"於是自殺。

郭僎

郭僎字同升，開封祥符縣人。以父任調海州東海縣尉，權祥符縣尉。時童貫子師閔死，敕葬邑境，僎任道途之役。貫命徹民屋之當道者，僎先籍童氏屋數十間欲毀之，貫遽令勿毀，由是民屋得免。

郭僎字同升，是開封祥符縣人。因父親的任職調爲海州東海縣尉，代理祥符縣尉。當時童貫的兒子童師閔死了，敕令埋葬在縣内，郭僎擔任清理道路的工作。童貫命令拆毁那些擋住道路的民屋，郭僎首先登記了童姓的房屋幾十間想毁掉它們，童貫立刻命令不要毁掉，因此百姓的房屋得以免除被拆毁。

再調濱州招安丞，又爲亳州蒙城丞。令以鹽科邑民，僎爭之不可。郡守以僎丞鹿邑，中貴人楊逢周率軍士二百人，以捕寇爲名入邑境，所至騷動。僎檄逢周取所受文書，逢周不與，僎令尉譏察之。逢周歸，訴於徽宗，詔追僎赴開封府獄，獄以狀聞，乃使還任。

再調爲濱州招安丞，又任亳州蒙城丞。命令向邑民徵收鹽税，郭僎爭論不能這樣做。郡守讓郭僎任鹿邑縣丞，宦官楊逢周率領二百名軍士，以捕捉盜寇的名義進入縣境，所到之處都騷動不安。郭僎檄告楊逢周取來所接受的文書，楊逢周不給，郭僎命令縣尉檢查他。楊逢周回去後，向徽宗控拆，詔令拘捕郭僎到開封府獄，獄吏把真實情況報告上去，纔使他回去任職。

辟權咸平縣丞。靖康初，勤王兵有剽掠邑界者，僎率民兵擊之，得犯者斬以徇。會金人大至，力不敵，其僚欲降之，僎走南京從趙野乞師，不從，慟哭而歸。尋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之變，呂頤浩傳檄諸郡，僎説郡守劉珏，請募勇士倍道赴難，揭榜

徵召他代理咸平縣丞。欽宗靖康初年，保衛王室的士兵有人在縣界搶劫，郭僎率領民兵攻打他們，抓到犯罪的人把他斬首示衆。趕上金人大舉到來，力量相差懸殊，他的僚吏想向金人投降，郭僎跑到南京向趙野求兵，沒有答應，他痛哭而回。不久知宣城縣。苗傅、劉正彥叛亂，呂頤浩傳布檄文通告各郡，郭僎勸説郡守劉珏，請

復用建炎年號，人皆韙之。

求招募勇士日夜兼程奔赴災難，張榜又用建炎的年號，人們都贊同他。

通判全州，權饒州浮梁宰，未行，時有賊張頂花者已逼縣境，衆止之，僎曰："安逸則就，艱危則辭，非我所學。"徑就道。至縣，約束吏士，誓以死戰。賊聞之，僞降，入邑爲變，邑官竄伏，僎曰："吾爲宰，義不可去。"端坐公署，賊徒責僎，僎大罵不絶口，遂遇害。詔贈承議郎，録其後二人。

通判全州，代理饒州浮梁縣宰，還没有出發，當時有一個叫張頂花的賊人已經逼近縣境，衆人阻止他，郭僎説："如果安逸就去上任，遇到艱難危險就辭去，不是我所學的。"徑直上路了。到了縣裏，規約吏士，誓死戰鬥。賊人聽説了，假裝投降，進了縣裏就叛亂，縣官都逃竄躲藏，郭僎説："我是縣宰，義不能去。"端坐在公署，賊人責問郭僎，郭僎大罵不停，於是遇害。下詔追贈他爲承議郎，賜予他的後代二人爵禄。

郭贊

郭贊者，汝陽縣丞也。建炎二年，金人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獨聚軍民守城。金人陷城，孝忠爲所執，見其貌陋且侏儒，乃令荷擔，因乘間而逃。獨贊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郭贊，是汝陽縣丞。高宗建炎二年，金人攻陷蔡州，守臣閻孝忠聽説了，先把他的家屬送走，獨自聚集軍民守城。金人攻陷城池，閻孝忠被他們抓住，敵人看到他的相貌醜陋并且矮小，就命令他挑擔子，於是他乘機逃跑了。祇有郭贊穿着朝服謾罵斥責敵人不肯投降，於是被殺害。

王迸

王迸字純父，饒州樂平人。鄉舉恩免，爲固始簿，攝邑。紹定中，金兵犯淮，守令望風遁，迸度力不能禦，懷印自投于井而死。

王迸字純父，是饒州樂平人。參加鄉舉獲得恩免，任固始縣主簿，攝縣。理宗紹定年間，金兵進犯淮南，郡守縣令都望風而逃，王迸估計力量不能抵禦敵人，懷揣縣印自己投井而死。

吴從龍

吴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兵難，爲先鋒，援不至，被擒，使至泰州城下誘降，終不屈，死之。廟祀揚、泰二州，賜額褒忠。官其弟從虎，至武經大夫。

吴從龍字子雲，官至武功郎、建康府統制。紹定年間發生兵難，他任先鋒，援兵没有到，他被抓獲，讓他到泰州城下誘降，他終究不屈服，被害。在揚、泰二州爲他建廟祭祀，賜廟額爲褒忠。讓他弟弟吴從虎做官，官至武經大夫。

司馬夢求

司馬夢求，叙州人，温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它適，旌其門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才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北兵横遏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

司馬夢求，是叙州人，温國公司馬光的後代。母親程氏，出嫁不久，丈夫就死了，她發誓不再改嫁，在她家的門上張挂"節婦"匾以示表彰。司馬夢求，是其同族兄弟的兒子，過繼爲後代。理宗景定三年，考中進士。度宗咸淳末年，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祇有十五里，向南有蜀江阻隔，北部倚着江陵，地勢險峻牢固，是舟車交會的地方，依仗着江水做爲防綫。恭帝德祐元年，湖水忽然乾涸，元軍横截中路，乘着

于馬頭岸，制置使高達束手不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颱南風而放火，都統程文亮在馬頭岸迎戰他們，制置使高達束手不救援，程文亮投降。司馬夢求穿着朝服望着朝廷的方向拜了兩拜，自殺而死。

林空齋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黄必大、劉仝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林空齋，是永福人，不知道他的名字。父親林同，官至監丞。林空齋考中進士，任知縣，解去官職住在家裏。益王被立，張世傑包圍泉州，他就率領鄉里人黄必大、劉仝祖在他家裏開設忠義局，發動義兵，收復永福縣。當時王積翁在福安歸附張世傑，實際上却秘密地和元軍相約。元軍來到，屠掠永福，黄必大、劉仝祖等人跑到其他縣。林空齋穿上盛裝坐在堂上，咬破指頭用血在墻壁上寫道："生是忠義臣，死是忠義鬼。草間雖能活，我不忍心做。諸君爲何這樣做，自古人都有一死。"不久被抓住，不屈服而被害死。

黄介

黄介字剛中，隆興分寧人。意氣卓越，喜兵法。制置使朱禩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禩孫愛之，以自隨。夏貴辟充廣濟簿尉，平反死囚，尹不能抗。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真孫别，誦"南八，男兒死爾"語以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爲保聚計。德祐元年，北兵至寨，衆奔潰，介堅守不去，且射且詬，面中六矢不爲動，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猬，面頸復中十三矢，倚栅而死，力亦死。

黄介字剛中，是隆興分寧人。意氣超人，喜愛兵法。制置使朱禩孫任蜀帥，黄介獻上攻守的計策，朱禩孫喜愛他，讓他跟隨自己。夏貴徵召他充任廣濟簿尉，爲死囚平反，縣尹不能違抗。錢真孫又徵召他進入幕下，等到和錢真孫告别時，他誦讀"南八，男兒當死"的話來勉勵他。後來住在家裏，率領鄉民登上龍安山爲保衛聚集作打算。恭帝德祐元年，元軍來到山寨，衆人都奔跑潰散，黄介堅持守衛而不離去，邊射箭邊駡敵人，臉上中了六箭也不動摇，回頭對家僕陳力說："你盡力不要跑。"陳力說："衹要主人在，和你一起同生同死。"黄介全身中箭就像刺猬一樣，面部和頸部又中了十三箭，靠着栅欄死去，陳力也被殺死。

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黄孝子云。

他的妻子劉氏被掠，兒子黄用中逃脱，得以免去一死。等到他長大，四處找母親，過了十年，在京城找到她而回來，州里人稱他是黄孝子。

孫益

孫益，揚州泰興人。少豪俠。紹定中，李全犯揚州，游騎薄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衆拒之。衆見賊勢

孫益，是揚州泰興人，從小就有豪俠之氣。理宗紹定年間，李全進犯揚州，游騎逼近泰興城下，縣令王爚募人守衛抵禦，孫益起身跟從他。不久賊兵大舉來到，孫益率領衆人抗擊他

盛，且前且却，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爲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

們。衆人看到賊兵的氣勢凶猛，就前進一步後退兩步，孫益厲聲呼喊道："王令君招募我們來，是讓我們守衛城邑。現在賊人來到城下，我們不爲他奮戰而死，又有什麽臉面去見王令君呢?"於是自己首先撲向敵人，戰死。

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和他一起應募的顧緒、顧珣都戰死了。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孫益爲保義郎，顧緒、顧珣爲承節郎，各讓他們的一個兒子做官。

王仙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北兵攻圍無虚日，勢孤援絶。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亢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

王仙，任蜀都統。守衛涪州，元兵連日圍攻，勢力孤單援兵斷絶。宋朝滅亡後的第二年，城纔被攻破，王仙自殺，割斷了咽喉却没有死，他就用兩手自己把頭摘下來墜死。

曹琦，蜀進士也。知南平軍，亦被執，脱身南歸，制置辟主管機宜文字。聞都統趙安以城降，就守禦地自經死。

曹琦，是蜀地的進士。知南平軍，也被抓住，得以逃脱回到南方，制置徵召他爲主管機宜文字。聽説都統趙安獻城投降，就在守衛的地方自殺而死。

吴楚材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

吴楚材名炎，以字行，是建昌南城人。

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兵。時江西制置使黄萬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北兵三道蹴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栅，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義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俾聚兵圖再舉。萬石匿其命。

恭帝德祐元年，建昌投降，第二年春天，吴楚材回到他的家鄉領村，糾集民兵。當時江西制置使黄萬石跑到邵武，於是由邵武守臣黎靖德向黄萬石請求，要求增援部隊，黄萬石不答應，却任命吴楚材爲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來安慰他，并且告誡他不要動兵。吴楚材不聽，二月己亥日，從領村率領衆人，早上做好飯就在寢蓐上吃了，將要攻城。鉦鼓震天，剛到近郊的龜湖，元軍分三路逼近他們，奪去他們的長梯和鐵鈎，趁機進攻領村，他們用木栅欄阻攔敵人，敵人不能進入。事情上報朝廷，益王元帥府承制提升吴楚材爲宣義郎、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使他聚集兵力以圖再舉。黄萬石把命令藏了起來。

楚材既失利，且乏援，大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録事婁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録所爲，乃大錯爾。府録受宋官爵，今乃爲敵

吴楚材失利以後，并且缺乏增援，元兵誘使他投降，他的部下大都解散而去。吴楚材跑到光澤，被人抓獲，并抓了他的兒子吴應登一起獻上。郡裏派録事婁南良審訊他説："你爲什麽要錯誤地舉事?"吴楚材義正詞嚴地回答道："没錯，没錯。像府録所做的這樣，纔是大錯了。府

用事，還思身上緑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吴浚爲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廟，賜名忠勇。

録接受宋朝的官爵，現在却爲敵人做事，回去想想你身上的緑袍是從哪裏得到的？我是一個鄙陋的儒子，衹是被忠義所激勵，爲國出力，事情雖然没有做成，却正當而没有做錯。”婁南良羞愧得説不出話來。等到吴浚任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殺了吴楚材父子，把他們的頭傳示各個縣。益王在福州被立，聽到後哀悼他，追贈他爲朝奉郎，在邵武境内給他建廟，賜名爲忠勇。

李成大

李成大字實夫，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之從子也。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初，知金壇縣。北兵至，與寄居官潘大同、大本率民兵巷戰，不勝，大同兄弟死之。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搒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卒殺之。

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秘閣，謚忠節。制曰：“外難方熾，擁名城數十而降者，相望也。守封疆之臣，父忠於前，子繼於後，如晋卞氏，可無褒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寨兵正李成大勁氣排霄，精忠貫日，壯志弗就，以没其身。褑以大夫之階，官其二孤，用慰英爽。”

李成大字實夫，是南康軍建昌人，文定公李迪的侄子。理宗寶祐四年進士。恭帝德祐初年，知金壇縣。元兵來到，他和寄居官潘大同、潘大本率領民兵巷戰，没有得勝，潘大同兄弟戰死。吏民挾持李成大投降，他就偷偷地去和胡用存謀劃收復金壇，事情泄露被抓入獄，敵人拷打他也不屈服，於是殺了他的兩個兒子來恐嚇他，他最終也不屈服，笑着説：“兒子爲父親而死，臣子爲君主而死。”敵人最終把他殺了。

事情上報朝廷，追贈他爲朝散大夫、直秘閣，謚號爲忠節。制詞説：“外部災難正在熾盛，擁有幾十個名城而投降的，是互相觀望而造成的。守衛邊疆的大臣，父親在前面盡忠，兒子緊跟其後，像晋國的卞氏，能不褒獎嗎？通直郎、知鎮江府金壇縣兼弓手寨兵正李成大正氣衝霄漢，精忠貫日月，壯志未酬，却獻出生命。按大夫的官階贈給他家禮物，讓他的兩個孤兒做官，來慰藉英靈。”

陶居仁

陶居仁，太平之蕪湖人，以行義聞州里。仕爲鎮江録事參軍。北兵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遁，統制官石祖忠舉城降，居仁見執，抑使降。居仁曰：“吾固知曆數窮而世運更也，詎可失忠義求苟生邪？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竟不屈，遂見殺。大帥至，聞居仁死時語，嘆嘖之，爲棺斂，使人護以還其家，泝流數百里，不時頃至，人皆異之。鄉人爲立祠。

陶居仁，是太平州蕪湖人，因行義而聞名州里。做官爲鎮江録事參軍。元兵進攻鎮江，守臣洪起畏逃跑，統制官石祖忠舉城投降，陶居仁被抓獲，敵人迫使他投降。陶居仁説：“我本知道曆數窮盡世運更替了，難道可以失去忠義求得苟活嗎？得以用一死來報答朝廷，還有什麽可遺憾的。”終究不屈服，於是被殺死。元大帥來到，聽到陶居仁死時説的話，感嘆佩服他，給他備棺入殮，讓人護送回他的家，逆流走了幾百里，不一會兒就到了，人們都感到驚異。鄉人爲他建立祠堂。

宋史卷四百五十三

列傳第二百十二

忠義(八)

高永年　鞠嗣復 宋旅 丁仲脩 項德(附)　孫昭遠　曾孝序
趙伯振　王士言 祝公明(附)　薛慶　孫暉 李靚 楊照 丁元(附)
宋昌祚　李政　姜綬　劉宣　屈堅 王琦 韋永壽(附)
鄭覃　姚興　張玘　陳亨祖　王拱　劉泰　孫逢 李熙靖 趙俊(附)
劉化源　胡唐老　王僖 朱嗣孟(附)　劉晏
鄭振　孟彥卿　高談　連萬夫 謝皋(附)　王大壽
薛良顯　唐敏求　王師道

高永年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爲麟州都巡檢。王贍取青唐，永年總蕃兵爲先鋒。贍入邈川，而宗哥叛，永年以千騎直抵其城，開省章峽路，擊走叛羌，結陣還青唐。羌攻甚急，復擊之去。會苗履、姚雄以援師至，戰溪蘭宗堡，履少却，永年領勁騎斷羌爲二，乃退。復與李克保敦谷，又戰于乾溝，單馬援矛，刺羌酋彪雞厮萬衆之中，斬其首，餘衆宵遁。已而隴拶自乾溝逼鄯州，永年佐贍拒守，及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

高永年，是河東的蕃官。任麟州都巡檢。王贍攻取青唐，高永年總領蕃兵作爲先鋒。王贍進入邈川，而宗哥叛亂，高永年率領一千名騎兵直接抵達那個城，打開省章峽路，打跑了叛亂的羌人，整陣回到青唐。羌人進攻非常猛烈，他又把他們打跑了。趕上苗履、姚雄帶領增援的部隊來到，在溪蘭宗堡交戰，苗履稍微退却，高永年帶領精鋭的騎兵把羌兵截成兩部分，羌兵纔退回。他又和李克一起保衛敦谷，又在乾溝會戰，他單身騎馬拿着長矛，在萬人當中刺中羌人的首領彪雞厮，斬掉他的頭，其他的羌人都連夜逃跑了。不久隴拶從乾溝逼近鄯州，高永年輔助王贍抵禦防守，等到姚雄丢棄湟州、鄯州，都是讓高永年爲撤退的部隊殿後。

崇寧初，知岷州。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二萬出京玉關，克安川堡，遂至湟，即知州事。自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爲熙、秦兩路兵都統制，將前軍駐宗哥

徽宗崇寧初年，知岷州。蔡京議論收復兩州，王厚讓高永年率領二萬士兵從京玉關而出，打下安川堡，於是來到湟州，就知州事。由皇城副使進升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任熙、秦兩路兵都統制，率領前軍駐扎在宗哥的北部。溪賒羅

北。溪賒羅撒萃精勇據高阜，欲衝官軍，永年揮選鋒突陣，師乘之，羌大敗，遂平鄯州。遷賀州團練使，知其州。

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户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爲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

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齎所著書詣闕，作《元符隴右録》，不以棄湟、鄯爲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死云。

鞠嗣復

鞠嗣復，不知何許人。宣和初，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爲脅我使降?"嗣復知必死，不少懾，屢言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難，率吏民修城立門，衆赴功，守備略就。朝廷知之，進其官二等，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爲賊所傷，自力度江乞師於宣撫使，未及行而卒。

宋旅

宋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既陷歙、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

撒會集精鋭力量占據高地，想攻擊官軍，高永年指揮選拔的先鋒衝上陣地，部隊乘勢而上，羌人大敗，於是平定鄯州。升爲賀州團練使，知賀州。

溪賒羅撒會合夏國四個監軍的兵力，逼近宣威城，高永年出來抵禦他們。走了三十里，遇到羌人帳下的親兵，都是高永年過去推恩接納的熟户。高永年對他們没有防備，羌人立刻拘捕高永年而背叛，於是他被多羅巴殺害，多羅巴把他的心肝取出來吃了，對他的部下説："這個人奪取我的國家，使我們的宗族漂流没有處所，不能不殺他。"這次戰役，實際上是王厚主持這件事，謀略都是高永年出的，他就彈劾高永年信任投降的羌人，因而被抓住，所以朝廷没有對高永年進行褒贈和撫恤。

高永年略通文辭，范純仁曾經讓他把他所著的書當作禮物帶到朝廷上，他作《元符隴右録》，認爲丢棄湟州、鄯州不對，所以蔡京任用他，雖然立下戰功，却最終因爲這件事而死去。

鞠嗣復，不知道是哪裏的人。徽宗宣和初年，知歙州休寧縣。方臘的黨徒攻破休寧縣，想逼迫他投降，當面斬殺兩個人來嚇唬他，鞠嗣復罵道："自古以來妖賊哪有能長久存在的，你應當放棄背逆走上正路，通過我歸順朝廷，尚且可以得到官爵，爲什麽要威脅我讓我投降!"鞠嗣復知道一定會被殺死，没有一點害怕，多次説爲什麽不趕快殺了我，賊人説："我是本縣的人，知道你任縣宰有善政，我不忍心殺你。"就丢掉他而離去了。起初，鞠嗣復聽説有難，率領官吏百姓修城建門，衆人都來做，守備的事情大致都做好了。朝廷得知，進升他二等官，加封直秘閣，擢知睦州。他曾經被賊人打傷，自己渡江去向宣撫使請求出兵援助，還没有出發就去世了。

宋旅字庭實，是莆田人。考中進士，積功升官至奉議郎、知剡縣。方臘攻陷了歙、睦、杭、衢、婺五州以後，將要進犯越州，越州的盜賊也起來呼應他。縣吏大多都逃跑了，宋旅遣送妻子

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爲豫備計。俄而盜衆大至，躬率壯鋭，冒矢石，雖頗殺獲，終以力不敵，遂死之。越帥劉韐上其事，詔贈朝散郎，録其四子。

兒女從海上坐船回到閩地，他獨自和百姓進行守衛，用忠義激勵勸勉百姓，部署隊伍，事先做好準備。不久盜賊大舉來到，他親自率領壯年和精鋭力量，冒着箭石，雖然殺死捕獲了不少盜賊，終於因爲和盜賊力量相差太大，於是被害死。越州帥臣劉韐把他的事迹上報朝廷，下詔追贈他爲朝散郎，録用了他的四個兒子。

丁仲脩

丁仲脩字敏之，温州人。方臘黨俞道安陷樂清，將渡江。巡檢陳華往捕，死之。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出南門迎敵，渡八接橋，橋斷馬蹶，溺死。賊至帆遊，夏祥遣輔褒迎戰數十合，褒死之。仲脩帥鄉兵禦諸樂灣，鄉兵失據而散，仲脩以餘兵與賊戰，力屈乃死。

丁仲脩字敏之，是温州人。方臘的同黨俞道安攻陷了樂清，將要渡江。巡檢陳華前去追捕，被害死。先鋒將張理同、李振從南門出來迎擊敵人，渡過八接橋，橋斷了馬掉下去，被淹死了。賊人到了帆遊，夏祥派輔褒迎戰了幾十個回合，輔褒戰死。丁仲脩率領鄉兵在樂灣抵禦賊人，鄉兵丟失據點而潰散，丁仲脩率領剩餘的兵力和賊人交戰，力量用盡而被殺死。

項德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没。德率敗亡百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鷂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會合，賊盡鋭邀之黄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

項德，是婺州武義人。是郡裏的禁卒。徽宗宣和年間，盜賊在幫源發動，第二年攻陷婺州，縣邑也隨即被占領。項德率領被打敗逃亡的一百人攻破賊人，趁機占據縣裏的城隍祠。從二月到五月，向東抵抗江蔡，向西抗拒董舉，向北抵禦王國，大小經過一百多次戰鬥，出發時他處在先鋒的前面，回來時走在最後，前後俘獲殺敵無數。賊人把他看作"項鷂子"，一聽到他的鉦聲就一起逃走。他正在謀劃收復永康等縣，官兵來到了，項德率領他的部下想去會合，賊人發動全部精鋭力量在黄姑嶺下攔擊他們，項德戰死。縣裏人的哭聲震徹山谷，爲他畫像，每年都祭奠他。

孫昭遠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州眉山人。元祐間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鳳翔府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

孫昭遠字顯叔，他的祖先是眉州眉山人。哲宗元祐年間考中進士，調任長沙縣尉，徵召爲河東經略司幹當公事，歷任鳳翔府天興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不久擢爲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

靖康元年，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太原，宋師多潰，欽宗遣折彦質乘傳同昭遠招集。會洛陽陷，西京留

欽宗靖康元年，被召爲水部員外郎。金人圍攻太原，宋朝的軍隊大多潰敗，欽宗派折彦質乘傳車和孫昭遠一起招集部隊。趕上洛陽失陷，

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昭遠西道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諸軍入援，昭遠督其進，且檄諸道使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會，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皆後師期，昭遠二十有八疏劾之。合諸道兵得十萬，命馬祐昌統之。昭遠與致虛同出關，祐昌與金人戰敗。京師陷，遣使至大元帥府。

建炎元年，遷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栅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四年，追贈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

曾孝序字逢原，泉州晉江人。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因家泰州。

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民爲邦本，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削籍竄嶺表。遇赦，量移永州。京罷相，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傜事與吴居厚不合，落職知袁

西京留守、西道總管王襄徙治襄、漢，授孫昭遠爲西道總管。他在路上收集潰散的士卒來到京兆，碰上永興路安撫范致虛會合各部隊前來增援，孫昭遠督促他們繼續前進，并且檄告各道讓他們出師。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自率領部隊前來會合，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都在會師的日期之後來到，孫昭遠上奏二十八疏彈劾他們。聯合各道兵力共有十萬人，命令馬祐昌統率他們。孫昭遠和范致虛一起出關，馬祐昌和金人作戰失敗。京城失陷，派使者到大元帥府。

高宗建炎元年，他升任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到洛陽收集散失流亡的士兵，得到義兵一萬多人，在伊陽設置栅欄，讓百姓入保。這年冬天，金人前來進攻，孫昭遠派將領姚慶抵禦抗擊，被打敗，姚慶戰死。孫昭遠命令將官王仔奉送啓運等殿的神御，從小路到朝廷那裏去。金兵進攻更加猛烈，孫昭遠作戰失利，他的部下想護衛孫昭遠回到南方，孫昭遠罵道："你們這些人平常穿衣吃飯都依賴官府，不在這個時候報效國家，到南方去做什麽！"叛亂的士兵發怒，反過來攻打孫昭遠，他於是被害死。官屬也没有幸免的。四年，被追贈爲徽猷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是泉州晉江人。因爲蔭庇補將作監主簿，監泰州海安鹽倉，於是把家安在泰州。

積功升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經過朝廷，和蔡京争論講議司的事情，說："天下的財貨貴在流通，榨取百姓的膏血聚集到京師，恐怕不是太平治國的方法。"蔡京忌恨他。當時蔡京剛剛實行結糴、俵糴的法令，把百姓的錢財全都搜刮來充數，曾孝序上疏説："百姓的財力竭盡了。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萬一他們逃跑遷移，誰來守衛國家呢？"蔡京更加生氣，派御史宋聖寵彈劾他的私事，追捕他的家人，羅織不到什麽罪名，衹是説他約定日期出師，差一點延誤軍期，削籍流放到嶺表。遇到大赦，量情移到永州。蔡京被罷免丞相，他被授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

州，尋復職，再知潭州。

又因爲議論瑶人的事情和吴居厚意見不合，落職知袁州，不久又恢復職務，再次知潭州。

道州猺人叛，乘高恃險，機毒矢下射，官軍不得前，於兩山間仆巨木，横累以守。孝序夜遣驍鋭攀援而上，以大兵繼進，破平之。進顯謨閣直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即位，遷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留，許之。

道州的瑶人叛亂，登到高處依仗險要，造了毒箭向下發射，官軍不能向前，在兩山之間砍倒大的樹木，横着堆積起來防守。曾孝序夜裏派遣驍勇精鋭的士兵攀援而上，派大軍接着前進，攻破平定了他們。進爲顯謨閣直學士，升任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他修整城池，訓練士兵，儲備錢財和糧食，有多年的貯備，金人不敢侵犯。高宗即位，升任徽猷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他奔赴皇帝所在地。後來青州的百姓到南都去借留他，朝廷答應了。

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

在此之前，臨朐的地方兵趙晟聚集衆人製造混亂，曾孝序交給將官王定一千兵力捕獲他，戰鬥失利而回來。曾孝序要求他奮力作戰來贖自己的罪過，王定就用言語打動失敗的士兵，奪門斬關而入，曾孝序出來站在官署的廳堂上，瞪眼斥罵他們，於是和他的兒子宣教郎曾訏都遇害了，時年七十九歲。城裏没有主帥，於是失陷。

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之。後贈孝序五官，爲光禄大夫，謚威愍；子訏承議郎。有常朝散郎，録其家一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二子。

知臨淄縣陸有常率領民兵抵禦守衛，死在陣地上。知益都縣張侃、千乘縣丞丁興宗也戰死。後來追贈曾孝序五官，爲光禄大夫，謚號爲威愍；他的兒子曾訏爲承議郎。陸有常爲朝散郎，録用他家裏一人。追贈張侃、丁興宗二官，讓他們的兩個兒子做官。

趙伯振

趙伯振，太祖八世孫。宣和六年進士。靖康末，爲鄭州司録，捍禦有功。上聞之，就遷直秘閣、通判州事。建炎元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振率兵巷戰，中流矢墜馬，遂遇害。事聞，贈朝請大夫，官其一子。

趙伯振，是宋太祖的第八代孫子。徽宗宣和六年進士。欽宗靖康末年，任鄭州司録，抵抗金人立下戰功。皇上聽到後，就地升他任直秘閣、通判州事。高宗建炎元年，金人進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逃跑。過了八天城被攻陷，趙伯振率兵進行巷戰，被流箭射中從馬上掉下來，於是被害。事情上報朝廷，追贈爲朝請大夫，讓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王士言

王士言，武舉進士。累立戰功，西北服其威名。宣和初，擢河東廉訪使者。方臘爲寇，詔擇材略之士，馮熙載薦爲東南第三將，首解嘉興之

王士言，考中武舉進士。多次立下戰功，西北地區佩服他的威名。徽宗宣和初年，擢爲河東廉訪使者。方臘作亂，朝廷下詔選擇有才能謀略的人，馮熙載推薦他任東南第三將，首先解除

圍。靖康元年，詔以浙西兵往河東防秋。金人攻澤州，畢力守禦，金兵日增，士言分必死，他將力屈，城西南遂陷，乃使親卒持劍歸報，巷戰而死。康允之上其事，贈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官其後五人。

了對嘉興的包圍。欽宗靖康元年，詔令他率浙西部隊前去河東防備敵軍秋季進犯。金人進攻澤州，他用全部力量守衛抵禦，金兵日益增加，王士言進行死戰，其他的將領力量用盡，城的西南部於是失陷，他就讓親兵拿着劍回去報告，巷戰而死去。康允之把他的事迹奏上，追贈他爲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讓他的後代五人做官。

祝公明

祝公明，處州麗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逾年，城陷不屈。子陶，爲唐州司户，中原失守，陶亦死官所。建炎中，贈公明承事郎。

祝公明，是處州麗水人。任太原府盂縣主簿。欽宗靖康年間，金人進犯河東，縣令棄官而去，祝公明代理縣事，率領保甲前來救援，被圍困守衛了一年多，城失陷他不屈而死。他兒子祝陶，任唐州司户，中原失守，祝陶也死在官署。高宗建炎年中，追贈祝公明爲承事郎。

薛慶

薛慶，起群盜，據高郵，兵數萬人，多驍雋敢鬥，能以少擊衆，附者日多。張浚聞慶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慶感服，因使守高郵，尋遷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金人還自浙，屯天長、六合間，慶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估分畀民之力田者。

薛慶，起於群盜之中，占據高郵，率兵數萬人，大多是驍勇善戰的士兵，能够以少擊多，依附他的人日益增多。張浚聽説薛慶没有什麽依靠，想讓他歸依自己成爲部下，親自去招納他。薛慶被感化而依服，於是讓他守衛高郵，不久升任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金人從浙地回來，屯駐在天長、六合之間，薛慶率領衆人攔劫他們，得到幾百頭牛，都低價賣給耕田的百姓。

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金左監軍昌來見兀术，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爲金追騎所獲。馬識舊路還，軍中見之曰："馬還，太尉其死乎。"金人殺慶，承州陷。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官其家十人，封其妻碩人。

金人想從運河乘船回到北方，但趙立在楚州，薛慶在承州，扼制住他們的要道使他們不能前進。金人的左監軍昌來見兀术，想會合兵力進攻楚州，真州、揚州鎮撫郭仲威聽説後，和薛慶相約一起去迎擊敵人。薛慶到了揚州，郭仲威却没有一點出發的意思，設置酒席宴請高朋。薛慶生氣地説："現在難道是縱情飲酒的時候嗎？我作先鋒，你應當跟在後面。"他上馬疾馳而去，早上出了揚州西門，跟從他的騎兵不滿一百人，轉戰十多里，損失了三名騎兵，郭仲威最終也没有來到。薛慶和他的部下奔向揚州，郭仲威關上城門拒絶接納他，薛慶慌忙之間從馬上掉下來，被金人追來的騎兵抓獲。馬認識舊路回來，軍中的人看到後説："馬回來了，太尉大概死了吧。"金人殺了薛慶，承州失陷。訃告傳到朝廷，追贈

他爲保寧軍承宣使，讓他家裏十人做官，封他的妻子爲碩人。

孫暉

孫暉，爲泗州招信縣尉。建炎三年正月，金人陷泗州，州守吕元、閻瑾焚淮橋遁。金人由招信將渡淮，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蔽日，金人莫測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又戰且却，城破，竟死于敕書樓。

孫暉，任泗州招信縣尉。高宗建炎三年正月，金人攻陷泗州，州守吕元、閻瑾焚燒淮橋而逃跑。金人從招信縣將要渡過淮河，孫暉率領弓箭手和民兵抵抗他們，把他們的好幾條船都打沉了。趕上大霧蔽日，金人不知道他們兵力的多少，相持過了半天，用疑兵牽制孫暉，從上流渡河。孫暉且戰且退，城被攻破，最後死在了敕書樓。

李靚

李靚字彦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宇縣雲擾，士當捐軀爲國戡大憝，安能呫囁章句間，效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策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

李靚字彦和，是吉州龍泉人。從小失去父親，他的母親督促他學習，他不願完成學業，母親責問他，他回答道："國家遭受女真人的災變，境内騷亂不安，士人應當捐軀爲國平定大患，怎能在章句之間呫呫囁囁，效仿那些膚淺的人呢？"岳飛督師平定了虔州的敵寇，他就挺身跟從他，没有出發，而去奔母喪。守喪期滿，跑到淮南，用策略干求都督張浚，張浚欣賞他，讓他隸屬於淮西總管孫暉的旗下。多次立功被任命爲承信郎。

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

高宗紹興十年，金人派大將翟將軍侵犯境内，李靚和部下首當其衝，轉戰到西京天津橋南，俘獲了翟將軍，乘勢追擊敗北的敵人。趕上金兵大舉來到，於是戰死，時年三十一歲。

楊照　丁元

楊照者，濠州將官也。金人圍城急，照躍上角樓，刺賊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卒。有統領丁元者，遇金人十八里洲，被圍，元大呼其徒，勉以毋得負國。一舟二百人皆鬥死。詔并贈承信郎，録其後。

有一個叫楊照的人，是濠州的將官。金人圍城緊急，楊照跳上角樓，刺中舉黑旗的敵人，把他的腹部扎了一個大洞，腸子抽出來而死。楊照不久被流箭射中，死去。有一個叫丁元的統領，在十八里洲和金人相遇，被包圍，丁元大聲呼喊他的部下，勉勵他們不要辜負國家。一隻船上二百人全都戰死。下詔一并追贈他們爲承信郎，賜予他們的後代爵禄。

宋昌祚

宋昌祚，和州鈐轄也。建炎三年，兀术犯和州，州人推昌祚權領軍事，率衆堅守，金人圍之數匝。禁軍

宋昌祚，是和州鈐轄。高宗建炎三年，兀术進犯和州，州人推舉宋昌祚權領軍事，率領衆人堅守，金人把他們包圍了好幾圈。禁軍左指揮

左指揮使鄭立亦拳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軍士胡廣發弩中兀朮左臂，兀朮大怒，飛炮雨集，徑登弩發之地，城立破，金人入屠其城。昌祚與權倅唐璟、歷陽令蹇譽、司户徐兟、縣尉邵元通及立、廣皆死譙樓上，磔裂以徇。軍士多不降，潰圍西出，保麻湖水寨，推鄉豪爲統領。聞於朝，遂以趙霖爲和州鎮撫使，昌祚、璟、譽、兟、元通各贈官，録其子弟。

使鄭立也英勇忠奮，一起激勵士卒，晝夜防備抵禦没有一點懈怠。過了幾天，軍士胡廣發弩射中兀朮的左臂，兀朮非常生氣，發炮像雨點那樣密集，直接打向弩發的地方，城立即被攻破，金人進來屠掠全城。宋昌祚和他的臨時副官唐璟、歷陽縣縣令蹇譽、司户徐兟、縣尉邵元通以及鄭立、胡廣都死在城門樓上，被分裂肢體示衆。戰士們大多都没有投降，突破包圍從西面出來，保守麻湖水寨，推舉鄉里的土豪作爲統領。事情被朝廷得知，於是讓趙霖任和州鎮撫使，給宋昌祚、唐璟、蹇譽、徐兟、邵元通分别贈官，賜予他們的子弟爵禄。

李政

李政，爲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彦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夜擣其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兵相隔，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幾政死，城遂陷。權知州事單某者不降，自經死。

李政，任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駐劄。欽宗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彦率兵奔赴元帥府保衛王室，金兵前來進攻，李政守衛抵禦有章法，紀律嚴明，軍民都不敢違犯。金人多次攻城，李政都打退了他們。夜裏進攻金人的營寨，把獲得的財物全都分發給士兵，没有一點收進自己家中。號令嚴明，賞罰信實，因此人們都聽從他的號令。不久金人攻城非常緊急，有登上城的敵人，把城門樓燒了，和官兵相隔離，李政呼叫道："事情危急了。有能够跳過大火的人，給予重賞。"於是有十幾個人都用濕氈子裹住身體，拿着武器跳過大火，大聲呼喊着奮力作戰，金人驚恐害怕，有的丢掉了武器，於是敗逃而去。李政非常高興，都豐厚地獎賞他們。不久李政死去，城隨即失陷。權知州事有一個姓單的人不投降，自縊而死。

姜綬

姜綬，處州麗水人。金人再犯京師，内外不相聞。朝廷募忠勇士齎蠟書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綬以忠翊郎應募，乃刲股藏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駡，遂被害。建炎中，州上其事，官其子特立承信郎。

姜綬，是處州麗水人。金人再次進犯京師，内外不相通。朝廷招募忠誠勇敢的戰士帶着封在蠟丸裏的文書前往南京總管司調兵前來增援，姜綬作爲忠翊郎而應募，於是就割開大腿把信藏在裏面，從城墻上縋下來，被巡邏的騎兵抓獲，他厲聲叱責謾駡，於是遇害。高宗建炎年中，州裏把他的事迹奏上，讓他的兒子姜特立任承信郎。

劉宣

劉宣，爲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蠟書密與吴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擘之，其家屬配曹州。

劉宣，任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進入關、陝，劉宣派人送去封在蠟丸裏的文書秘密地和吴玠聯合，并且率領金將任拱等帶他們的部下歸附宋朝。相約的日期已經定下，有人告發他，金人抓來劉宣把他撕裂了，把他的家屬發配到曹州。

屈堅

屈堅，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金人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録其家五人。

屈堅，任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高宗建炎二年，金人圍攻陝府，屈堅率領他的部下前去救援。解除了包圍，金人抓住了屈堅，屈堅說："當初我之所以要來，是爲了解除包圍。城如果得以保全，我死了還有什麽遺憾。"叱責金人讓他們趕快殺了他。後來被追贈三官，賜予他家五人爵禄。

王琦

王琦，爲弓門寨巡檢。建炎四年，金人還自熙河，琦禦之。金人立招降旗榜，改年號阜昌，衆皆拜，琦獨不屈。金人執而殺之。

王琦，任弓門寨巡檢。高宗建炎四年，金人從熙河歸來，王琦抗擊他們。金人設立招降的旗榜，改年號爲阜昌，衆人都下拜，衹有王琦不屈服。金人抓住他把他殺了。

韋永壽

韋永壽者，紹興三十二年，以統制官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張浚以言，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贈三官。

韋永壽，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作爲統制官和金人在和州交戰，他的兒子承節郎韋世堅前來救援，一起被害死。張浚把他們的事迹奏上，追贈韋永壽爲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韋世堅被追贈三官。

鄭覃

鄭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覃挈族辟難山谷間。金人追及，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刃，曰："予吾金，即貰死。"覃號泣指所瘞黄金釵遺之，遂見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舟與其妻董同載去，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脱，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祀。"復爲兵所劫去，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入水中。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

鄭覃字季厚，是明州人。欽宗靖康二年被鄉里推薦。高宗建炎四年春，金人攻陷明州，縱兵大肆搶掠，鄭覃帶領族人在山谷之中避難。金人追上他們，他和他的哥哥鄭章都被抓住，金人用刀威逼他們說："給我金子，就免你們一死。"鄭覃哭泣着指着所埋的黄金釵給他們，遂即被釋放。但金兵接連來到，鄭覃划小船和妻子董氏一起上船而去，回頭對鄭章說："萬一不能脱身，我怎能面向北事奉别的國家的人，希望哥哥主持祭祀。"他又被金兵劫持而去，逼迫他使他投降，鄭覃嚴厲地大駡他們而不屈服，跳入水中。董氏哭着說："我的丈夫死了，與其受到污辱而活着，不如死去。"也跳入水中自殺了。

𩔗死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𩔗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鄭𩔗死後，他的孫子、曾孫很多都考中進士，而鄭清之是最突出的。鄭𩔗被連續追贈爲太師、秦國公，董氏被追贈爲秦國夫人。

姚興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建炎初，張琪聚兵歸東京留守宗澤，興往從之，又從琪依劉洪道于池州。紹興元年，琪叛，掠饒州，吕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隸張俊軍中。復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下城父、永城、臨涣、蘄縣朱家村，遷武略大夫。戰淮壖有功，授右武大夫，累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

姚興，是相州人。欽宗靖康年中，作爲州校被任用。劫殺金人立功，借補爲承信郎。高宗建炎初年，張琪聚集部隊歸附東京留守宗澤，姚興前去跟隨他，又跟從張琪在池州依附劉洪道。紹興元年，張琪叛變，劫掠饒州，吕頤浩招納他投降。張琪聽命後中途又改變，抓住總管巨師古將要殺了他，姚興秘密地通告自己的部下，挾持着巨師古和他的妻子騎上馬奔馳而去，夜裏交還給吕頤浩。吕頤浩認爲他很仗義，向朝廷奏請，任命他爲武義郎，隸屬於張俊的部隊中。他又跟從劉錡守衛順昌，收復了宿州、亳州，攻下城父、永城、臨涣、蘄縣朱家村，升任武略大夫。在淮河邊上作戰立功，被任命爲右武大夫，屢經升遷任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任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之定林，與戰却之，生得女直鶻殺虎。初，金主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權將兵迎敵，權怯懦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及金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不應，統領戴皋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違背盟約，姚興隸屬都統王權的旗下，在廬州的定林和金人的五百騎兵相遇，經過戰鬥打退了他們，活捉女真鶻殺虎。起初，金主完顏亮在壽春，江、淮制置使劉錡命令王權率兵迎擊敵人，王權畏縮不敢前進，劉錡督戰越來越急，王權不得已守衛廬州，等到金兵渡過淮河，王權派姚興抗擊他們，自己却退保和州。姚興和金人在尉子橋相遇，金人派鐵騎進攻，姚興指揮部隊奮力作戰，搏殺幾百敵人。王權跑向仙宗山，加强兵力保衛自己，姚興告急没有回應，統領戴皋率領馬軍退避。起初，有一個叫李二的人，曾經對王權有私恩，因而得以在部隊中出入，往來於邊界兩地進行貿易，趁機偷走王權的旗幟交給金人。到這時，金人立起王權的旗幟以迷惑姚興，姚興跑向前去，父子都被害死了。

事聞，詔贈容州觀察使，又特官其後三人，即其寨立廟。既復淮西，又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户部侍郎趙善堅言："近守邊藩，詢

事情被朝廷得知，詔令追贈他爲容州觀察使，又特地讓他的後代三人做官，就在他的寨子裏建廟。收復淮西以後，又在他戰鬥的地方給他建廟，賜廟額爲旌忠。寧宗開禧元年，户部侍

訪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郎趙善堅説：“近來守衛邊藩，詢訪故老，姚興率四百騎兵抵擋金人十幾萬兵力，從辰時到午時，打了幾十個回合，援兵没有到，最終被敵人害死。金人都互相説道：‘如果有像姚興這樣的十個人，我們還敢前進嗎？’姚興如此忠勇，應當破格加封爵位和謚號。”於是賜給他謚號爲忠毅。

張玘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時翟興制置京西，玘以衆屬焉。金兵長驅渡河，玘禦之白浪口，金人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

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鋭奔擊，從騎不能屬，單馬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追至試劍關，争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僞齊經略使李誗屯渭北，與金將折合孛菫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歡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

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僞意堅，玘患之。會别將董震自商州來，倚喜曰：“震與我善，今以兵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誼，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爲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

張玘字伯玉，世代住在河南澠池。高宗建炎年中，用家財招募士兵討伐金人，跟從他的有幾千人。當時翟興制置京西，張玘率領衆人歸屬於他。金兵長驅渡黄河，張玘在白浪口抵禦他們，金人不能渡過。積功補任武翼大夫、成州刺史。董先任制置司前軍統制，張玘輔佐他，每次戰鬥，他都冒着箭石衝在各個部隊的前面。

紹興元年，金將高瓊率領部隊攻下商州，董先抵禦他，張玘乘着鋭氣奔跑進擊，跟從他的騎兵跟不上他，他單身騎馬來到四皓廟，金人數百名騎兵來到，張玘瞪着眼睛大聲呼叫，舉起刀衝擊敵人，金兵驚亂不敢向前。這天，九戰九勝，追擊敵人到試劍關，敵人争着出關門，被踐踏而死的有一百人。第二年春天，偕同董先由藍田渡過渭河，謀取長安。當時僞齊的經略使李誗屯駐在渭河北部，和金將折合孛菫製造聲勢互相呼應。張玘把部隊陳列在華嚴川，一會兒白氣貫日，吏士歡欣振奮，和敵人在興平、咸陽、渭河、石鼈谷交戰。

當時劉豫占據京城，董先的部隊缺乏糧食，假裝向劉豫投降，不帶家室，張玘還像以前一樣對待他的夫人。劉豫派人去迎接他的妻子，董先秘密地寫信告訴張玘不要把妻子送來，并且叙述一定要歸回的意圖。王倚代理虢州，跟從劉豫的意志堅决，張玘擔心他。趕上另一個將領董震從商州來，王倚高興地説：“董震和我要好，現在率兵而來，是天助我。”就和董震預謀害死張玘。董震表面上答應了他暗地裏却告訴張玘。第二天，王倚到張玘那裏去議論事情，張玘把他叱下，用大義來斥責他，和推官祁宗儒一起被斬了。在此之前，劉豫派人拿着招撫他們的詔書，

讓張玘任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制軍馬，張玘囚禁他的使者，在這時也一并殺了他。

於是偽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陳俊守白馬山，謝皋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鋭。金兵深入，玘戰東關，三寨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先自偽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

於是僞齊河南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占據洛陽，部隊直接抵達長水。張玘派部將陳俊守衛白馬山，謝皋守衛船板山，梁進守衛錦屏山，把精鋭力量全都藏起來。金兵深入，張玘在東關作戰，三寨響應，金兵潰敗。張玘率領三千精鋭騎兵，一天一夜奔馳三百里，黎明時抵達河南，孟邦雄被抓獲，樊彥直逃去。便宜行事他升爲霸州防禦使。紹興三年春天，董先從僞齊歸來，張玘把兵權交還給他，退到原來的位置，當時的人認爲他很講義氣。

初，翟興既死，朝廷命其子琮襲，至是琮言于朝，真授玘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鋭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詔先一行并聽神武後軍統制。玘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聞，敕付史館，賜褒詔，進親衛大夫。

起初，翟興死了之後，朝廷任命他的兒子翟琮承襲他的職位，到這時翟琮向朝廷進言，實授張玘爲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府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在唐州、鄧州之間攻打金將閻鋭，他作爲先鋒殺死捕獲敵人一千多人。不久，詔令董先一行全都聽從神武後軍統制。張玘跟從岳飛收復京西六州，平定湖賊鍾子義等人，積功進爲拱衛大夫。入朝侍衛，纔把誅殺王倚的事情報告上去，敕付史館，賜給褒詔，進爲親衛大夫。

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賊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麾精騎衝其陳，手殺數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即位，又命祠于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

紹興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駐在泗州。當時金人進攻海州緊急，詔令張玘會合鎮江都統制張子蓋前去救援。敵人圍城幾十圈，箭石飛下如雨，張玘在海州北部三里作戰，指揮精鋭騎兵衝向敵陣，親手殺死幾十人，殺死他們的首領，共殺死捕獲上萬名敵人，解除了對海州的包圍。張玘被流箭射中身亡，張子蓋把他的戰功奏上，特別追贈他爲正任觀察使，讓他的後代九人做官，廟號爲忠勇。孝宗即位，又命令在其生前戰鬥的地方給他立祠堂，追贈他爲清遠軍承宣使。

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他的兒子張世雄，在符離的戰役中身亡，被追贈爲武節大夫。

陳亨祖

陳亨祖者，淮寧大豪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遂領民兵據淮寧，執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其城來

陳亨祖，是淮寧的一個大土豪。高宗紹興末年，官軍已經收復蔡州，陳亨祖於是率領民兵占據淮寧，抓住金知州完顏耶魯，交出他們的城

歸。命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容州觀察使，立廟光州，賜額閔忠。

來歸附。任命他爲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陳亨祖奮力作戰而死，全家五十多人都被害死。被追贈爲容州觀察使，在光州爲他建廟，賜匾閔忠。

王拱

王拱，建康府前軍統制。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屢立奇功。隆興元年五月，與金人接戰，深入營中，自辰至申，力戰死。詔贈正任觀察使，官其家八人，許奏異姓，賜銀三百兩，即其寨立廟，賜額忠節。

王拱，任建康府前軍統制。跟從都統邵宏淵收復虹縣，進取宿州，多次立下奇功。孝宗隆興元年五月，和金人交戰，深入敵人營中，從辰時打到申時，奮力作戰而死去。詔命追贈他爲正任觀察使，讓他家裏八人做官，允許奏報異姓，賜給銀三百兩，就在他的寨裏建廟，賜匾忠節。

是役也，中亮大夫朱贇亦死之，贈承宣使。

在這次戰役中，中亮大夫朱贇也戰死，被追贈爲承宣使。

劉泰

劉泰，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也。慷慨好義，以私財募兵三百，糧儲器械一切不資於官。金人犯壽春，泰率所部赴援，轉戰累日，金人引去，泰身被數十創，一夕死。詔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劉泰，任樞密院忠義前軍正將。慷慨好義，用自己的錢財招募三百名兵士，糧食儲備器械全都不讓官府供給。金人進犯壽春，劉泰率領部下前去救援，轉戰很多天，金人退走，劉泰身上受了幾十處創傷，一夜死去了。詔命追贈他爲武翼郎，讓他家裏三人做官。

孫逢

孫逢，眉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獨堅卧不起。夜既半，同僚强起之，不從，至垂泣與之訣。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挂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于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汙我，我其可俟！"遂發疾而卒。

孫逢，是眉山人。徽宗大觀四年考中進士，積功升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越而立，有司催促百官進去祝賀，惟獨孫逢堅決躺着不起來。已經到了半夜，同僚强迫使他起來，他不依從，以致垂淚和他們訣别。當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聽説事變，拍着膝蓋説："不能爲賊臣彎屈。"於是脱下官帽離去。祝賀完畢，有司舉報没有來的人，想把孫逢和喻汝礪報告給金人，張邦昌報告説全都來到，他們纔幸免。孫逢聽到後説："這一定要肆意赦免遷官來重重地侮辱我，我怎能等待！"於是發病而死。

李熙靖

李熙靖，晋陵人。提舉醴泉觀。邦昌使直學士院，熙靖固拒，因憂憤不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數行下。邦昌又命禮部侍郎譚世勣權直學士院，世勣亦

李熙靖，是晋陵人。提舉醴泉觀。張邦昌讓他直學士院，李熙靖堅決拒絶，於是憂憤不吃東西，病得很重，對友人説："百官什麽時候再朝拜天子呢！"淚流數行而下。張邦昌又任命禮部侍郎譚世勣權直學士院，譚世勣也稱病卧床不

稱疾堅卧不起。熙靖尋卒。後并贈延康殿學士。

起。李熙靖不久去世。後來一并追贈他們爲延康殿學士。

趙俊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

趙俊字德進，是南京宋城人。哲宗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閉門不出，即使是鄉里人也不隨便交往。劉安世無事時住在河南，閑暇時就獨自一個人到他那裏去。徐處仁和趙俊交往深厚而友善，等做了丞相，鄉里的人大多都被任用，趙俊不曾去求他，徐處仁也把他忘了，衹有他没有得到官職。

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强。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

高宗建炎末年，士大夫都避亂到别的地方，衹有趙俊不肯躲避，他説："衹是堅持住在我所住的地方就行了，死生聽天由命，躲避能到哪裏去呢?"士大夫們相繼跌跌撞撞地上路了，趙俊却安然不動。劉豫讓趙俊任虞部員外郎，他聲稱生病而不接受，用告文通知到他家，他最終辭却了，像這樣進行了多次，劉豫也不再强迫他。凡是家裏書寫的文字，一律不用劉豫僭越後的年號，衹寫甲子。過了三年他去世了。

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

承直郎姚邦基，是蜀地人。知尉氏縣，任職期滿不再做官，退居村落之中，靠教授生徒養活自己。

時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當時宗室有來不及南渡的，還散住在民間，劉豫招募人索求他們，承務郎閻琦把他們藏起來不報告，被人告發，劉豫把他杖打而死。

劉化源

劉化源，耀州人。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陷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劉化源，是耀州人。哲宗紹聖元年考中進士。高宗建炎初年，金人攻陷關陝，守令有人交城投降，金人因而任命他們。劉化源當時知隴州，不肯投降，城失陷後被抓住。金人派人看守他，他没能死去，隨即被驅趕進入河北，賣蔬菜水果、隱居在民間十年，終究不肯屈服受辱。

米璞

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西人皆敬之。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污僞命。

有一個叫米璞的人，和劉化源是同鄉，西邊的人都尊敬他。米璞考中徽宗政和二年進士，這時通判原州，劉豫想任命他做官，他閉門稱病，終於不被僞命所玷污。

劉長孺

有劉長孺者，亦耀州人。時簽書

有一個叫劉長孺的人，也是耀州人。當時簽

博州判官廳公事，與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爲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不從。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言璞苦風痹，化源、長孺老病，遂命各轉兩官奉祠；又言新鳳翔教授陰晫守節不仕，詔特改令入官。其後金復渝盟，長孺知華陰縣，不屈而死。

書博州判官廳公事，給劉豫寫信，詳細地陳述祖宗的恩德，勸他變禍爲福。劉豫發怒，削奪他的官職，把他囚禁了一百天，劉長孺始終不屈服。劉豫後來又任命他官職，他不聽從。高宗紹興九年，宣諭使周聿把他們的事迹奏報朝廷，下詔讓他們奔赴朝廷，但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説米璞爲中風所苦，劉化源、劉長孺年老多病，於是命令爲他們各轉兩官奉祠；又説新任鳳翔教授陰晫守節不仕，下詔特改令入官。後來金又違背盟約，劉長孺知華陰縣，不屈服而被害死。

李嘉

有李嘉者，開封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令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劉麟聞其賢，命張中孚以禮招致，嘉力拒之。紹興九年死原州。事聞，贈奉議郎，官其家一人。

有一個叫李嘉的人，是開封人。徽宗宣和六年進士。高宗建炎年中，知彭陽縣，也不投降，和百姓一起遷移到邊境上。縣令抓住他把他獻給金人，金人想任命他做官，他多次拒絕。後來金人認爲他歸附了，任命他爲儒林郎，李嘉對金人的官員説："以前被你們俘獲，不敢接受歸附的獎賞。"歸還了他們的文書。劉麟聽説他的賢德，命令張中孚用禮節把他招來，李嘉極力拒絕他。紹興九年在原州去世。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爲奉議郎，讓他家裏一人做官。

胡唐老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

胡唐老字俊明，是樞密副使胡宿的曾孫。徽宗崇寧年間，和弟弟胡世將同時考中進士。歷任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被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欽宗靖康元年，擢爲殿中侍御史。金人再次進犯京城，進攻包圍日益緊急，胡唐老請求入對説："城危險了。康王出使北方，被河朔的士民留住不能前進，大概是天意。請求立即任命康王爲大元帥，使其召天下的兵力前來救援。"宰相何㮚認爲他説得對，於是派秦仔帶着封在蠟丸裏的文書到相州去，任命康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

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虚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虚以孤軍與金人戰淆、澠間，它路兵不至，遂敗。

當時朝廷催促西部兵力入朝保衛，却不任命將帥。胡唐老上疏："請任命范致虚爲宣撫使，節制各路前進，不然的話决不會立功。"朝廷不聽。後來范致虚率領孤軍和金人在淆、澠之間作戰，其他各路的部隊没有來到，於是失敗了。

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

京城被攻破，金人搜刮金銀，分別命令朝臣

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

督察這件事，讓臺臣負責糾察，胡唐老參與了這件事。出知無爲軍。朝廷流放驅逐接受僞命的大臣，他因而被降二官。在此之前，金人怨恨民間很多人藏匿金銀，杖打胡唐老差點死去，因生病得以免除向僞楚稱臣。到這時，胡唐老自己沒有申説以前的事，依例予以貶秩。

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功擢秘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

高宗建炎三年，知衢州。苗傅失敗逃走，率領作亂的部隊進犯州城，胡唐老抗擊他們。趕上下大雨冰雹，城上箭石一起發射，賊人頂不住，於是解散而去。他因功被擢爲秘閣修撰，不久，進徽猷閣待制，充任兩浙宣撫司參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

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城壁頹圮，兵不滿千，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之，唐老怒罵方，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

杜充向金人投降，建康失守，潰散的士卒戚方等人奔赴鎮江，城墻坍塌，兵力不滿一千人，衹能依靠浙西制置韓世忠作後盾。韓世忠又離去了，胡唐老估計力量不能抗擊敵人，趁機招撫他。没多久，戚方想要進犯臨安，妄稱要奔赴朝廷，請求胡唐老派部隊出發。胡唐老不聽從，用逆順禍福來曉諭他，戚方的部下圍住他威脅他，胡唐老怒罵戚方，於是被害死。詔令追贈他爲徽猷閣直學士，謚號爲定愍。

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凝之，戩孫也。

當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也因兵亂而死，詔令讓他家裏一人做官。鄭凝之，是鄭戩的孫子。

王儔

王儔，以通判真州權通判廣德軍。建炎末，盗戚方既爲劉晏所破，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郛。儔不屈，與權判官李唐俊、權司法潘儞、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録其家一人。

王儔，以通判真州的身份權通判廣德軍。高宗建炎末年，盗賊戚方被劉晏攻破以後，帶兵想跑向宣城，路上經過廣德，進入外城。王儔不屈服，和權判官李唐俊、權司法潘儞、權知廣德縣韋績、權丞蔣夔都被害死。後來追贈王儔二官，唐俊等人都追贈京官，賜予他們家裏一人爵禄。

朱嗣孟

朱嗣孟，饒州樂平人。宣和間進士，爲廣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破鎮江，犯廣德，守倉皇遣招安，無敢往者，奇嗣孟狀貌有膽略，遂以命焉。嗣孟雅自負，不復遜，直詣賊壘，問所以涉吾地何故，爲陳逆順禍福，使自擇所處。方以迕己殺之。事

朱嗣孟，是饒州樂平人。徽宗宣和年間考中進士，任廣德司户兼司理。叛卒戚方攻破鎮江，進犯廣德，守臣慌忙派人去招安，没有人敢去，認爲朱嗣孟的長相奇特有膽略，於是命令他去。朱嗣孟一向自負，不再謙遜，直接來到亂賊的營壘，質問他們爲什麽要進犯我們的境地，爲他們陳述逆必招禍順必得福的道理，讓他們自己

聞，贈宣教郎，官其子。

選擇出路。戚方因爲他觸犯自己而把他殺了。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爲宣教郎，讓他的兒子做官。

劉晏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

建炎初，從劉正彦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絶，顔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彦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彦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爲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彦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

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群寇犯常州，郡守請晏爲援，晏以精鋭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衆千五百人，郡人爲晏立生祠。

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却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衆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劉晏字平甫，是嚴州人。進入遼國，考中進士，任尚書郎。徽宗宣和四年，率領部下幾百人前來歸附，被任命爲通直郎。金人進犯京城，讓劉晏總領遼東部隊，號稱“赤心隊”。

高宗建炎初年，跟從劉正彦攻打淮西亂賊丁進。丁進的黨徒很多，劉晏所率領的赤心騎兵纔八百人，於是就製成五色旗，讓騎兵拿着，沿着山出發，一種顔色的走完之後再換成另一種顔色。賊人看到官軍連續幾天都不斷，旗子的顔色也各不相同，於是没有戰鬥就投降了。劉晏被升爲朝散郎。劉正彦反叛，劉晏對他的部下説:“我難道是跟從叛逆之人的人嗎!”率領衆人歸附韓世忠。韓世忠追擊劉正彦以及苗傅到浦城，把劉晏的六百名騎兵派到浦山的南面作爲疑兵，賊人非常驚恐，劉晏率領部下奮力作戰。擒獲了劉正彦之後，韓世忠把他的戰功報上，被升一官。

金人進犯建康，杜充的部隊潰敗，韓世忠退保江陰，劉晏率領赤心隊的一百五十名騎兵屯駐青龍。群寇進犯常州，郡守請求劉晏增援，劉晏率領精鋭兵力七千人出奇計攻破他們。進爲直龍圖閣。保守馬跡山來抗擊敵寇，敵寇再次來到，劉晏挑選水軍迎戰，降服敵衆一千五百人，郡裏的人爲劉晏建了生祠。

戚方圍攻宣城，急忙命令劉晏前去增援，劉晏來到城下，没有設立營壘，出其不意直接進擊戚方的帳下，戚方大驚退去。劉晏想活捉戚方，單身騎馬追他，戚方率領他的部下迎戰，劉晏敵不過他們，仍然親手殺死幾十人，被賊寇殺害。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爲龍圖閣待制，讓他的四個兒子做官，在他死去的地方爲他建廟，廟號爲義烈，每年定時祭祀他。

鄭振

鄭振字亨叔，興化軍仙遊人。建炎中，盗楊勍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之。振力戰，賊衆披靡，一夕

鄭振字亨叔，是興化軍仙遊人。高宗建炎年間，盗賊楊勍興起，邑令命令鄭振糾集民兵來抵禦他。鄭振奮力作戰，賊衆驚亂，一夜之内都

遁去。紹興十三年，群盗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檄振行，盗素聞振名，不戰自屈。十六年，盗詹鐵义者，入振井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害。廟食里中。

有孫知微者，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紹興元年，賊劉忠入其境，執知微以去，知微不屈，忠怒，臠而食之。

逃走了。紹興十三年，群盜曾少龍、周老龍、何白旗、陳大刀的部下達到數萬人，帥司命令鄭振出發，盜賊一向聽説鄭振的威名，没有戰鬥自己就屈服了。紹興十六年，有一個叫詹鐵义的盜賊，進入鄭振的鄉里，鄭振率領衆人抗擊他，殺死幾十人，於是遇害。鄉里爲他建廟供奉他。

有一個叫孫知微的人，以朝請大夫通判舒州。高宗紹興元年，賊人劉忠進入州境内，抓了孫知微而離去，孫知微不屈服，劉忠發怒，把他的肉一塊塊割下來吃了。

孟彥卿

孟彥卿，忠厚從父也，頗知兵。通判潭州。建炎三年，潭城中叛卒焚掠，自東門出，帥臣向子諲命彥卿領兵追之，已而招安其衆。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退還瀏陽。彥卿追與之戰，俄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善戰孟通判首也。"因支解以徇。

孟彥卿，是孟忠厚的叔父，非常懂得兵法。通判潭州。高宗建炎三年，潭州城中叛亂的士卒焚燒劫掠，從東門出來，帥臣向子諲命令孟彥卿領兵進擊他們，後來把叛亂的士卒招安了。不久，潰敗的士兵杜彥從袁州進入瀏陽，於是進犯善化、長沙二縣。孟彥卿率領民兵抵禦他們，親手殺死數人，賊人的氣勢受挫，退回瀏陽。孟彥卿追趕和他們作戰，不久民兵有自動潰散的，賊人於是抓住這個時機，斬了孟彥卿，拿着他的頭告訴掠來的民兵説："這就是善於打仗的孟通判的頭。"於是把他肢解了來示衆。

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南流橋，依山爲陣，殺傷甚衆。偶爲間者折其陣中認旗，衆驚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爲賊所得。邑士謝淳以才勇，衆推之帥民兵爲前鋒，助民彥戰。淳手殺數十人，力屈亦被執。賊并殺之。事聞，彥卿、民彥并贈直龍圖閣，官其家各三人。淳字景祥，贈成忠郎，官其子晞古。朱熹帥湖南，請爲彥卿、民彥立廟，以淳侑之。

添差通判趙民彥率領民兵奔赴救援，在瀏陽城南的南流橋和敵人激戰，依山布陣，殺傷很多敵人。偶爾被間諜折斷了他陣地中主將的旗幟，衆人驚恐認爲趙民彥已經失敗，於是潰散，趙民彥被賊人抓獲。邑士謝淳因爲有智有勇，衆人推舉他率領民兵作爲先鋒，輔助趙民彥作戰。謝淳親手殺死幾十人，力量用盡也被抓住。賊人把他們都殺了。事情被朝廷得知，孟彥卿、趙民彥都被追贈爲直龍圖閣，各讓他家裏三人做官。謝淳字景祥，被追贈爲成忠郎，讓他的兒子謝晞古做官。朱熹任湖南帥，請求爲孟彥卿、趙民彥建廟，讓謝淳配享他們。

高談

高談字景遂，邵武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盗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盗起燕山，則河北、

高談字景遂，是邵武軍光澤縣人。理宗紹定二年，鄰郡盜賊興起，他的兒子們請求躲避一下，高談説："過去楊子訓向胡文定公詢問躲避盜寇的事情，胡文定公對他説：'往年盜賊從燕

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祏在，將焉之？"

山興起，那麼可以躲避到河北、關中；盜賊入關，那麼可以躲避到淮南、漢南；現在衹有二廣，難道能保證那裏没有盜賊嗎？我衹有保持本心聽天由命罷了。'你們小輩要好好學習，這是格言。現在向南去是汀州、劍州，向西去是盱水、贛州，都是盜賊活動的地區；向東去富陽、沙縣，雖然有城躲避，我聽説官吏按照慣例不會接納我們；向北去廣信，那些防守的人爲了得到人們的囊袋箱子裏的東西，指控流民是間諜，多次剽掠劫殺了他們。除了胡公説的没有别的辦法。"盜賊進入境内，他的兒子們又請求，高談説："有廟裏的神主在這裏，將要到哪裏去？"

盜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訴，我爲直之。"談曰："獨不能檛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里人賴以免。

盜賊來到後，高談出來説："天下祥和五穀豐登，爲什麼忍心這樣做？"盜賊説："官吏貪婪殘暴，百姓没有地方申訴，我替他們伸張正義。"高談説："難道不能擊鼓報告給皇上嗎？百姓有什麼罪却把他們殺了。"盜賊生氣，把他抓到庭中。給他們牛和酒，不放他；又給他們金子和絲帛，也不放他。高談説："那麼你們打算做什麼？"盜賊説："我想向東攻破武陽，如果能够得到像你這樣的老人，率領本鄉的子弟，我大概就能成功了。"高談説："這種話爲什麼要説給我聽。"他大聲唾罵賊人，隨即被害，但鄉里的人靠他得以幸免。

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高談平時説話行動，都按照禮法，所以鄉里的人都尊敬并依附他。

連萬夫

連萬夫，德安人，或曰南夫弟也。補將仕郎。建炎四年，群賊犯應山，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寨，賊不能犯。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之。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爲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爲所害。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

連萬夫，是德安人，有人説他是連南夫的弟弟。補爲將仕郎。高宗建炎四年，群賊進犯應山，連萬夫率領幾千邑人保衛山寨，盜賊不能進犯。有一個叫浪子的賊寇帶兵來到，包圍他們三天，最終攻破他們。賊寇知道連萬夫勇敢而有智謀，想把他留下來任用他，連萬夫發怒，厲聲大罵賊寇，被他們殺害。被追贈爲右承務郎，讓他家裏一人做官。

謝皋

謝皋者，開封人，爲鎮撫司統制官。李成陷虢州，欲降之，皋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

有一個叫謝皋的人，是開封人，任鎮撫司統制官。李成攻陷虢州，想讓他投降，謝皋指着腹部給賊人看説："這是我的赤心。"自己剖開自己

死。

的心而死去。

王大壽

王大壽，泉州人，爲左翼隊將。紹定五年，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領卒百人防遏。猝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没。從死者五人。賊就俘，剖心祭之。事聞，贈官，恤其家。

王大壽，是泉州人，任左翼隊將。理宗紹定五年，海盜王子清進犯圍頭，守臣真德秀派王大壽率領一百名士卒防守抵禦。突然和盜賊相遇，奮力向前開弓射箭，射死十多個盜賊，後面没有增援的人，於是戰死。和他一起死去的有五個人。盜賊被俘虜後，剖出他們的心來祭奠他。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官銜，撫恤他的家屬。

薛良顯

薛良顯字貴勤，温之瑞安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爲大宗正丞，出爲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衆與戰，斬十餘級，力不勝，死之。事聞，贈恤良渥。

薛良顯字貴勤，是温州瑞安人。考中徽宗崇寧二年進士，積功升官爲大宗正丞，出任江東轉運使。江寧軍校周德作亂，薛良顯聽説事變，率領衆人和他作戰，斬殺十多人，力量不敵，遇害。事情被朝廷得知，對他家的贈予撫恤非常豐厚。

唐敏求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盗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噪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

唐敏求字好古，是太平州當塗縣人。徽宗宣和六年考中進士，調德化縣主簿。盜賊興起，唐敏求挺身而出率領衆人抗擊盜賊，估計力量不能支撑，用逆禍順福的道理曉諭盜賊，賊人恨他攻擊他們，叫嚷着向前，他於是遇害。事情被朝廷得知，加贈他爲升朝官，還把他的兒子唐楠補爲將仕郎。

王師道

王師道字居中，兖州人。爲人沈勇。任吉州栗傳寨巡檢。紹興中，與盗戰于吴村，每射輒斃，追擊數里，遇賊有伏于民居者，挺身力戰，遂死。立廟其地。部使者以聞，官其二子。

王師道字居中，是兖州人。爲人沉着勇敢。任吉州栗傳寨巡檢。高宗紹興年間，和盜賊在吴村作戰，每發一箭就射死一個盜賊，追擊數里，碰上有埋伏在民房中的盜賊，他挺身而出奮力作戰，於是戰死。在當地給他建了廟。本部的使者把他的事迹奏報上去，讓他的兩個兒子做官。

王輝

王輝者，青州人，亦嘗爲栗傳寨巡檢。靖康初，詔起義兵，輝應募，立奇功，官至正使，寓吉州。淳熙二年，茶寇犯邑，郡以輝驍勇，檄之使行。至勝鄉，地險，輝勇於進，士卒不繼，爲賊所得，以刃加頸欲全之，

有一個叫王輝的，是青州人，也曾經任栗傳寨巡檢。欽宗靖康初年，詔令發動義兵，王輝應募，立下奇功，任官到正使，寓居吉州。淳熙二年，茶盜進犯郡邑，郡裏認爲王輝驍勇善戰，檄告他讓他出發。到了勝鄉，地勢險要，王輝勇於前進，士兵没有跟上，他被盜賊抓住，把刀放

輝含血大駡，遂死。帥司以聞，贈忠州刺史，與恩澤二人，立廟羅陂。

在他的脖子上想讓他投降，王輝含着血大駡盜賊，於是遇害。帥司把他的事迹上報朝廷，追贈他爲忠州刺史，給與他家兩個人恩澤，在羅陂爲他立廟。

陳霖

陳霖者，字傅変，泉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爲瑞金尉。盜起江、閩，霖迎敵力戰，盜繫之以去，不屈遇害。

有一個叫陳霖的，字傅変，是泉州人。寧宗嘉定十三年考中進士，任瑞金縣尉。盜賊從江、閩興起，陳霖迎擊敵人奮力作戰，盜賊逮住他把他帶走，他不屈服被害死。



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列傳第二百十三

忠義(九)

趙時賞　趙希洎　劉子薦 黄文政　吕文信　鍾季玉 潘方
耿世安　丁黼　米立 趙文義 楊壽孫　侯畐　王孝忠
高應松 張山翁　黄申　陳夆　蕭雷龍　宋應龍 褚一正
鄒渢 劉子俊 劉沐 孫㮚 彭震龍 蕭燾夫 陳繼周 陳龍復 張鏜
張雲 張汴 吕武 鞏信 蕭明哲 杜滸 林琦 蕭資 徐臻 金應
何時 陳子敬　劉士昭 王士敏 趙孟壘 趙孟桊

趙時賞

趙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德祐元年，北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擢知邵武軍。未幾，言者以棄城論罷之。

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濴提兵趣贛州，取道石城，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比有勝。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尤爲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吴溪，爲追兵所執，不屈死之。

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游，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纍它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脱者衆。

趙時賞字宗白，是宋朝在和州的宗室，住在太平州。度宗咸淳元年考中進士，累官知宣州旌德縣。恭帝德祐元年，元軍來到境内，趙時賞率領民兵抗戰立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太監。隨從二王進入閩地。益王即位，他被擢知邵武軍。不久，諫官因爲趙時賞丢棄城池而彈劾罷免了他。

文天祥在南劍州開設都督府，奏請徵召他爲參議軍事、江西招討副使。和宗室孟濴率領部隊前往贛州，從石城經過，收復寧都縣。多次率領非主力部隊獨擋一面，作戰連連取勝。趙時賞神采奕奕精明英俊，議論慷慨激昂，有謀略，尤其被文天祥所賞識。等到空坑一戰，打了敗仗跑到吴溪，被追來的敵兵抓獲，不屈服而被害死。

趙時賞在部隊中的時候，看到同僚擁有豐盛的物資，有美女侍奉，感嘆道："部隊出發像春天出游一樣，難道能够成功嗎?"等到被抓住，看到其他的僚吏被捆綁抓來，趙時賞就揮手讓他們離去，説："他們衹是小小的簽廳官罷了，抓到這裏做什麽?"因此得以脱身的有很多人。

趙希洎

趙希洎，宗室子，居宜春。歷官至户部尚書。咸淳中，迕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黄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廬陵，郡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聶嵩孫，希洎内姻也，勉之内款，不能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

趙希洎，是宋朝宗室的後代，住在宜春。歷官到户部尚書。度宗咸淳年中，觸犯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恭帝德祐元年，制置使黄萬石檄告他保衛王室，他得到幾百名潰散的士兵，途經廬陵，郡守攔截他的部隊，於是和侄子趙必向躲避到贛州。局勢穩定後他回到鄉里，當時袁州郡守聶嵩孫，是趙希洎的姻親，勸他依附他，他不屈服。文天祥戰敗，他因失言和趙必向都被拘囚，更加申明氣節，家裏人給他送來食物，他就把飯碗摔碎在地上，兩人都不吃飯，靠在床上死去了。

劉子薦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夢驥，以進士歷官知澧州，没於王事。子薦以父任爲湘鄉尉，以獲盗功調撫州司録。有訴王應亨毆死荷檐黄九者，獄成矣，子薦閲爰書，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户，裂吏楔，殺人者實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陛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静著聞。

劉子薦字貢伯，是吉州安福人。父親劉夢驥，作爲進士歷官知澧州，爲王事而死。劉子薦因父親的恩蔭任湘鄉縣尉，因爲捕獲盜賊立功調撫州司録。有人控訴王應亨打死挑擔的黄九，案件已經判決，劉子薦翻閲記録供詞的文書，懷疑并提出反駁。不久疾風閃雷打開了監獄的門，裂開吏楔，殺人的人實際上是孔目官馮汝能，而不是王應亨。案情於是明瞭，被免除死刑的有八個人。事情被朝廷得知，頒告天下的法官。他改知贛縣，監朝廷左藏庫，通判常德府，知融州。向皇上告别，度宗撫慰他説："廣郡凋敝，靠你去管理。"劉子薦回答説："我應當推行皇上的恩德教化，來安定那裏的百姓。"到了官任上，以廉潔安静而著稱。

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檄爲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静江，權經略使馬塈遣子薦提徭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瘞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爲，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爲？"竟死之。

主管仙都觀，廣西經略司任命他爲參議官。恭帝德祐二年十一月，元軍到達静江，權經略使馬塈派劉子薦率領瑶兵藥弩手守衛城的東門，力量不能支撑。當時瀛國公已經進入燕地，劉子薦取出笏板在上面寫道："我的頭可以被砍斷，膝不能彎屈。"登上城樓面向北方拜了兩拜，取出他所穿的衣袍埋了，對左右的人説："事情緊急不能有什麽作爲，我以死來守衛。"有人勸劉子薦讓他逃走，劉子薦説："爲國事而死，是正義的，爲什麽要逃跑呢？"最終戰死了。

黄文政

有黄文政者，淮人。戍蜀，軍

有一個叫黄文政的，是淮地人。戍守蜀地，

潰，間道走静江。馬塈邀與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絶聲。

部隊潰敗，從小路跑到静江。馬塈邀請他共同守衛，城被攻破，黄文政被抓住，大駡敵人而不屈服。元軍割斷他的舌頭，依次割掉他的鼻子砍斷他的脚，黄文政含糊地叱駡，直到死駡聲不斷。

吕文信

吕文信，文德之弟也。仕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諮議官。德祐初，帥舟師次南康斛林，夾白鹿磯與北兵遇，戰死。特贈寧遠軍承宣使。子師憲，特與帶行閤職，與兩子承信郎恩澤。仍立廟賜額。

河湖寨巡檢張興宗亦死之。贈武翼郎，賜緡錢三萬，仍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吕文信，是吕文德的弟弟。任官至武功大夫、沿江副司諮議官。恭帝德祐初年，率船隊駐扎在南康軍斛林，夾白鹿磯和元軍相遇，戰死了。特别追贈爲寧遠軍承宣使。他的兒子吕師憲，特别給與帶行閤職，給予他的另外兩個兒子承信郎的恩澤。還爲他立廟賜匾。

河湖寨巡檢張興宗也戰死了，被追贈爲武翼郎，賜給緡錢三萬，還給他一個兒子承信郎的恩澤。

鍾季玉

鍾季玉，饒州樂平人。淳祐七年舉進士，調爲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薦之，遷審計院，改宗正寺簿，又遷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會有旨江西和糴，季玉至郡纔半年，屬歲旱，度其經賦不能辦，請于朝，和糴得减三之一。遷提舉常平，未幾，改轉運判官，皆不赴。後以江西轉運判官强起之。郡大胥以賄敗，前使百計護之，季玉卒窮治，投嶺表。俄以秘書丞召還，遭前使構讒而封駁之，改都大提點坑冶。北兵渡江，季玉徙寓建陽，兵至，不屈死之。

鍾季玉，是饒州樂平縣人。理宗淳祐七年考中進士，調爲都大坑冶屬，改知萬載縣。淮東制置使李庭芝舉薦他，遷審計院，改任宗正寺簿，又調任樞密院編修，出知建昌軍。趕上朝廷有旨令在江西以議價交易爲名强行徵購民糧，鍾季玉到任纔半年時間，遭遇乾旱，估計規定的賦税不能辦好，向朝廷請求，徵購的民糧得以减去三分之一。升任提舉常平，不久，改爲轉運判官，都没有赴任。後來强迫他出任江西轉運判官。郡裏的欒官因爲受賄而敗露，前任使臣千方百計地保護他，鍾季玉終於追查到底，將其貶到嶺表。不久以秘書丞被召回，受到前任使臣讒言陷害而被封還詔敕，改爲都大提點坑冶。元軍渡過長江，鍾季玉移居建陽，元軍來到，他不屈服被害死。

潘方

有潘方者，温州平陽人。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

有一個叫潘方的，是温州平陽人。理宗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後，潘方不屈服跳入水中而死。

耿世安

耿世安，爲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初，諜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衆方猶豫，世安徑迎至漁

耿世安，任武翼大夫、淮東副總管、兩淮都撥發官。起初，諜報元軍來到，制置使賈似道調耿世安率兵前往漣水軍增加防衛。衆人正在猶豫時，耿世安徑直到漁溝迎擊敵人，率領三百名騎

溝，以三百騎入陳鏖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没。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忠武。

兵進入陣地鏖戰，從午時到酉時，身上受了七處創傷，仍然能够追殺潰敗的敵兵。收兵返回，走了數里地被打死。事情被朝廷得知，追贈他五個官銜，在淮安爲他建廟，賜匾忠武。

丁黼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竪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方大兵未至，黼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及所信任數人，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事平，賜額立廟。

丁黼，任成都制置使。理宗嘉熙三年，元軍從新井進來，假裝竪起宋將李顯忠的旗幟，直接奔向成都。丁黼認爲他們是潰敗的士卒，用旗幟張榜招納他們，查明他們不是宋朝的部隊後，率領部隊夜裏從城南出來迎戰，到了石筍街，部隊離散，丁黼奮力作戰而死。在元軍没有來到的時候，丁黼首先打發他的妻子兒女回到南方，自己發誓死守。到這時，跟從丁黼的衹有幕客楊大異以及他所信任的幾個人，楊大異死後又蘇醒過來了。丁黼任蜀帥，爲政寬大，蜀人都思念他。事情平定後，爲他賜匾建廟。

米立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黄州，奕降，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大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不降，繫獄。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階一個先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禄，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説之，不屈，遂遇害。

米立，是淮地人，三代做大將。跟從陳奕守衛黄州，陳奕投降了，米立突破包圍跑出來。江西制置使黄萬石讓他擔任自己的帳前都統制。元軍侵略江西，米立在江坊迎戰，被抓住後不投降，被拘囚入獄。行省派黄萬石勸諭他説："我的官階用一個先牌也寫不完，現在也投降了。"米立説："侍郎你是國家的大臣，米立我衹是一名小卒罷了，不值得一提。衹是三代吃趙氏的俸禄，趙氏滅亡了，靠什麽活下去呢？我是一個被活捉的人，和投降下拜的人不一樣。"黄萬石再三勸他，他不屈服，於是遇害。

趙文義

趙文義者，郢州都統制。更戍歸，與北兵遇，力戰死之。初，開州之役，文義兄武義亦死焉。

有一個叫趙文義的人，是郢州都統制。换防回來，和元軍相遇，奮力作戰而被害死。起初，在開州之戰中，趙文義的哥哥趙武義也戰死了。

楊壽孫

有楊壽孫者，爲雲安軍主簿兼教參佐忠勝軍。端平中，北兵至中江縣，與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歹坤等連戰二日，俱死之。壽孫贈通直郎，官一子下州文學。庚等各贈承節，一子進勇副尉。

有一個叫楊壽孫的人，任雲安軍主簿兼教參佐忠勝軍。理宗端平年間，元軍來到中江縣，他和將官何庚、安惟臣、田廣澤、歹坤等連續戰鬥兩天，都戰死了。楊壽孫被追贈爲通直郎，讓他的一個兒子任下州文學。何庚等人各贈爲承節郎，他們的一個兒子各爲進勇副尉。

侯畐

侯畐字道子，温州樂清人。三貢于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城令，侍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據山東，突出漣、泗，畐鏖城下，死之，闔室遇害。太學生三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謚曰節毅，仍立廟其鄉。畐所著有《霜厓集》。

侯畐字道子，是温州樂清人。三次參加鄉貢考試，兩次到轉運司考試，都得了第一名。因武舉授爲合浦縣尉，柳城縣令，侍衛步軍司幹辦公事，侍衛馬軍行司計議官。理宗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徵召他通判海州兼河南府計議官。李松壽占據山東，攻向漣、泗，侯畐和他們在城下激戰，被害死，全家都遇害。太學生有三十一人向朝廷進言，就在海州爲他建廟，賜廟號爲旌忠，謚號爲節毅，還在他的鄉里爲他立廟。侯畐著有《霜厓集》。

王孝忠

王孝忠，爲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淮陰。楊貴叛，孝忠率衆迎戰，勝氣百倍。俄水軍統制朱信降賊，孝忠孤軍力不敵，死焉。

王孝忠，任鎮江前軍統制兼淮東路分，戍守淮陰。楊貴反叛，王孝忠率領衆人迎戰，士氣百倍高漲。不久水軍統制朱信投降叛賊，王孝忠孤軍奮戰力量不能和敵人相抗，戰死了。

高應松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繇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召爲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北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尋遷權工部侍郎，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瀛國公至燕，絶粒不語，越七日卒。

高應松，理宗開慶元年進士，由衡州教授通判廣德軍，被召爲國子監丞，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軍從湧金門進入，全朝的人都奔跑逃竄，隨從官留下來的衹有九個人，高應松是其中的一個。遷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不久又遷權工部侍郎，進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跟從瀛國公到燕地，絶食不說話，過了七天後死去。

張山翁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黄鵠山，聚徒教授而終。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張山翁字君壽，是普州人。理宗景定三年進士。恭帝德祐元年，任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州守臣張晏然主張投降，張山翁用書信責備他。張晏然投降後，張山翁被抓到軍前，曉諭他說："如果你投降了，不會失去做大官的機會。"張山翁應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認爲他很有氣節，寬免没有殺他。後來他住在黄鵠山，聚集生徒教授學問直到死去。著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黄申

黄申字酉鄉，井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授德安尉，攝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事多所辨明。丞相江

黄申字酉鄉，是井研人。理宗開慶元年進士，被任命爲德安縣尉，代理主簿兼提點江西刑獄司簽廳，獄中的案件很多都由他辨明。丞相江

萬里、提刑黃震交薦之，調樂安丞。

萬里、提刑黃震交相舉薦他，調爲樂安縣丞。

申爲政廉謹，有治聲。以恩升從事郎。大兵拔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申初聞變，悉遣家人遠避，至是獨抗不往。令遣吏促之，申不動。吏白令，令怒。俄而吏民數百人集于庭，强舆致之，申顛踣于地，若中風然。衆捽蹴詬叱曰：“爲爾不順，將累我輩。”申陽死爲不聞，令無如之何。申有惠愛在民，至暮，衆舁入寘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黃申爲政廉潔謹慎，有善於治理的名聲。因恩蔭升爲從事郎。元軍攻下撫州，下令各縣索取投降的狀子，樂安縣令率領他的屬下聯合署名交上。黃申起初聽説事變，把家裏人全都打發到遠處躲避，到這時獨自抗拒不去。縣令派官吏催促他，黃申也不動。官吏報告縣令，縣令發怒。一會兒吏民有幾百人聚集到他的庭堂上，强迫抬他前往，黃申絆倒在地上，像中了風一樣。衆人踢打責罵他説：“因爲你不順從，將要牽累我們這些人。”黃申假裝死去聽不見他們説的話，縣令不能把他怎麽樣。黃申對百姓有恩惠和愛心，到了傍晚，衆人把他抬放到中堂，第二天有人喂他粥喝，得以幸免。遂即離去，隱居巴山之中直到死去。

陳奎

陳奎字肇芳，一字偉節，饒州安仁人。父詩川，以武功補沭陽令。咸淳元年，父子同舉進士。調滁州司户參軍。父喪免，改荆閫糧料院，又以母憂去。調朐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辟入幕。德祐元年秋，奎踰海道歸杭，授南安軍教授，不就，還家。

陳奎字肇芳，一字偉節，是饒州安仁縣人。父親陳詩川，因武功補爲沭陽縣令。度宗咸淳元年，父子二人同時考中進士。他被調任滁州司户參軍。守完父喪，改爲荆閫糧料院，又因母親去世而離去。調任朐山主簿。制置使印應雷徵召他作爲幕僚。恭帝德祐元年秋天，陳奎從海路回到杭州，被任命爲南安軍教授，他没有上任，回到家裏。

奎少與謝枋得游，會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執安仁令李景，景，奎里人也。景請得以家貲二萬贖罪，奎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耶?”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奎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會守吏遁去，奎聞於朝，就攝郡事。

陳奎年少時和謝枋得交游，趕上謝枋得在安仁起兵，首先提拔他作爲幕僚。抓住了安仁縣令李景。李景，是陳奎鄉里的人。李景請求允許他用二萬家財贖罪，陳奎説：“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你的家財難道不是朝廷的錢嗎?”聲討他的罪行而把他斬了。李景的兒子率領五千鄉民來報仇，陳奎估計力量不能相敵，帶兵奔向信州。趕上守吏逃走了，陳奎向朝廷報告，就代理信州郡事。

益王即位，奎入覲，遷宗正寺簿、太府寺丞、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至豫章，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遁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煙山中，自剄

益王即位，陳奎入朝觐見，升爲宗正寺簿、太府寺丞、兼江東安撫使。從上饒出發，接應郡縣，他的部下衹有一千多人，屯駐在火燒山。過了幾個月，戰敗，被抓到豫章，元帥憐惜他的才能，把他扣在賓館裏留下他，他逃走了。過了三年他又起兵，不久失敗進入積煙山中，自殺而

死。所著有《鶴心集》，其詩多譏刺當時之士大夫。弟年同時被執，死焉。

死。著有《鶴心集》，他的詩很多是譏諷當時的士大夫的。他的弟弟陳年同時被抓住，被害死了。

蕭雷龍

蕭雷龍字顯辰，建昌新城人。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及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

蕭雷龍字顯辰，是建昌軍新城縣人。理宗景定三年進士，調臨安府學教授，通判衢州。等到州守棄城逃跑，朝廷任命蕭雷龍權知府事。

北兵薄城下，不降，脱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黄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黄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元軍逼近城下，他不投降，逃脱回到建昌。建昌已經投降，蕭雷龍和同鄉黄巡檢起兵。當時元軍四面包圍，蕭雷龍估計不能支撑下去，和黄巡檢以及部下數人奔向閩地，還没有出境，被同安的武人徐浚冲抓獲送回縣裏。權縣尹劉聖仲一向和蕭雷龍有仇，殺了他。後來劉聖仲向北來，在小孤山停船，有一隻巨艦衝到前面，竪起的大旗上寫着“蕭知府兵”，接着看到蕭雷龍坐在船上，劉聖仲大聲呼叫，一會兒看不見了，劉聖仲因爲驚懼而死。

宋應龍 褚一正

宋應龍者，儒生。通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爲諮議官，寓泰州。德祐二年六月甲寅，大兵至泰州，裨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降，應龍與其妻自縊於圃中。

有一個叫宋應龍的人，是個儒生。通曉兵法，出入軍陣三十多年，任諮議官，寓居在泰州。恭帝德祐二年六月甲寅日，元兵到達泰州，副校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門迎敵投降，宋應龍和他的妻子在園圃中自縊而死。

是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廬州人，武舉進士，督戰高沙被創，竟没于水。知興化縣胡拱辰，縣破，亦死之。

當時，提刑諮議褚一正字粹翁，是廬州人，武舉考中進士，督戰高沙被打傷，最後被水淹死。知興化縣胡拱辰，縣城被攻破，也被害死了。

鄒㵯

鄒㵯字鳳叔，吉水人，後徙永豐。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俠鳴。從文天祥勤王，補武資至將軍。益王立，改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得數萬，改授江西安撫副使。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兵部侍郎兼江東西處置副使。及永豐敗，繼從天祥間關嶺道，未幾，復出開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北兵驟至，大戰，㵯脱身走至潮州。及天祥被執，㵯自

鄒㵯字鳳叔，是吉水人。後來遷到永豐。從少年時就慷慨有大志，以豪俠出名。跟從文天祥保衛王室，補爲武資至將軍。益王即位，改爲寺丞，兼江西招諭副使。在寧都聚集兵力，得到數萬人，改任江西安撫副使。收復興國、永豐二縣，進升爲兵部侍郎兼江東、江西處置副使。等到在永豐失敗，接着跟從文天祥輾轉在嶺道上，不久，又出來開設督府，分司永豐、興國境上。元軍突然來到，經過大戰，鄒㵯脱身跑到潮州。等到文天祥被抓住，鄒㵯就自殺了。

殺。

當是時，從天祥勤王死事者，渢與劉子俊等凡十有九人，因次第其名，附見左方。

在當時，跟從文天祥保衛王室事敗而死的，鄒渢和劉子俊等總共有十九個人，因而依次列出他們的名字，附見於下。

劉子俊

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嘗中漕試。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友善。天祥開督府興國，子俊詣府計事，補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兵敗，子俊收兵保洞源，接應郡縣。尋入廣，與大兵遇，戰潰，復招集散亡，與鄒渢同趨潮州。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未幾，别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争真贋，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子俊字民章，是廬陵人。曾經考中漕試。從小和文天祥同在一個里巷，非常要好。文天祥在興國縣開設督府，劉子俊到府上去商議事情，補爲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兼督府機宜。空坑戰敗後，劉子俊收兵保衛洞源，接應郡縣。不久進入廣州，和元軍相遇，戰敗，又招集散亡的兵力，和鄒渢一起奔赴潮州。文天祥戰敗，劉子俊被抓住，自己假稱是文天祥，目的是爲了使元軍不繼續追擊，文天祥可以從小路逃走。不久，另一隊元兵把文天祥抓來，他們在途中相遇，各自争辯真假，到了大將面前，纔得到真實的情况，就把劉子俊烹殺了。

劉沐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文天祥鄰曲也，少相狎暱，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及起兵，辟補宣教郎、督府機宜。暨天祥出使，沐領兵還。天祥歸，開府南劍，沐收部曲來會，改授太府寺簿，專將一軍，爲督府親衛。會空坑兵敗，被執至豫章，父子同日死焉。仲子死亂兵，季子復從天祥死嶺南。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沐性沈實而圜機，晝夜應酬，亹亹不倦云。

劉沐字淵伯，廬陵人。是文天祥的鄰居，從小就很親密，文天祥好下棋，和劉沐一起下棋，經常絞盡腦汁夜以繼日。等到起兵後，徵召補爲宣教郎、督府機宜。等到文天祥出使，劉沐領兵回來。文天祥回來後，在南劍州開設督府，劉沐收羅部下來和他會合，改授太府寺簿，專門統率一支部隊，作爲督府的親衛軍。趕上在空坑戰敗，被抓到豫章，父子二人同一天被害死。他的二兒子死於亂兵之中，小兒子又跟從文天祥死在嶺南。當時江西的忠義之士都是劉沐號召起來的。劉沐性情沉穩忠實而很會辦事，晝夜應酬，不知疲倦。

孫㮚

孫㮚字實甫，吉州龍泉人，獻簡公抃之後，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㮚招忠義士，補宣教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㮚復龍泉，拒守不下，尋爲叛者所陷，執至隆興殺之。

孫㮚字實甫，是吉州龍泉人，獻簡公孫抃的後代，文天祥的大妹婿。文天祥起兵後，檄告孫㮚招募忠義之士，補爲宣教郎、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文天祥率兵出了贛州，鄉里人奉隨孫㮚收復龍泉，堅持守衛没被攻下，不久被反叛的人攻陷，把他抓到隆興殺了。

彭震龍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天祥次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是文天祥的二妹

妹婿也。性跌蕩喜事，嘗以罪墨。天祥起兵，補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會天祥出使被執，震龍遁歸，吉州已失，乃結峒獠起兵。天祥兵出嶺，震龍接應，復永新。大兵至，震龍爲親黨所執，至帥府，腰斬之，屠永新。

婿。性情放逸不拘喜歡多事，曾經因犯罪被黥面。文天祥起兵後，補爲宣教郎、帶行太社令、知永新縣。趕上文天祥出使被抓住，彭震龍逃回來，吉州已經失守，他就聯結峒僚起兵。文天祥帶兵出了嶺南，彭震龍接應他，收復了永新。元軍來到，彭震龍被親黨抓住，到了帥府，把他腰斬，元軍屠掠了永新。

蕭燾夫

蕭燾夫，永新人，與兄敬夫俱天祥客。燾夫爲詩有豪俊氣。天祥起兵，補從仕郎。及彭震龍謀復其縣，燾夫贊之。縣受屠，兄弟俱死之。

蕭燾夫，是永新人，和哥哥蕭敬夫都是文天祥的賓客。蕭燾夫作詩有豪放俊美之氣。文天祥起兵後，補爲從仕郎。等到彭震龍謀劃收復永新縣，蕭燾夫輔助他。縣遭到屠滅，他兄弟二人都遇害。

陳繼周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淳祐三年貢于鄉。以捕盗功行，未奏名，授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録，淮東總領幹官，藤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辟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刑獄幹辦公事。

未上，會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爲具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其爲方略甚詳。於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繼周雖弱不勝衣，而年德有以服人，士視爲父兄，進止疾徐惟指呼，無敢先後。詔改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機宜。所部夜襲大兵於南栅門，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陳繼周字碩卿，是寧都人。理宗淳祐三年被鄉里舉薦。因爲捕盗的功勞，未經禮部將擬録取的名册送呈皇帝審核，即被任命爲廉州司法，南豐縣知録，淮東總領幹官，藤州觀察推官，知吉州永豐縣，改知高安縣、廣東經略司準備差遣、知衡陽縣，徵召爲淮東轉般倉、江東提點刑獄幹辦公事。

没有上任，趕上度宗咸淳十年，下令徵召他保衛王室，文天祥正守衛贛州，馬上就要起兵，到陳繼周那裏詢問計策。陳繼周慷慨地把閭里的豪傑子弟和起兵的地方全都告訴了他，給他出的謀略非常詳細。於是文天祥就把陳繼周留在幕府，日夜調遣，任命陳繼周爲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他就率領贛州的士兵跟從文天祥。陳繼周雖然瘦弱得好像連衣服都撑不起來，但他的年紀和品德使人佩服，戰士們把他視爲父親或兄長，進退快慢全聽他的指揮，不敢隨便向前向後。詔令改陳繼周合入官，帶行監文思院，差充江、浙制置司主管機宜。他率領部下夜裏在南栅門襲擊元軍，死傷的人數相當，天明時仍在戰鬥，由於乾渴跳入水中而死了。

張汴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蜀人。少客丞相吴潜兄弟門，出入荆閫歷年，明習韜略。潜兄弟既罷，廢斥者

張汴字朝宗，一字次山，是蜀地人。年輕時在丞相吴潜兄弟的門下爲客，出入荆地帥府多年，明習韜略。吴潜兄弟被罷免以後，他被貶斥

十餘年。繼文天祥起兵，辟爲秘閣修撰，領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左右幕府，知無不爲。空坑兵敗，爲亂兵所殺。處置使鄒㵯得其尸葬之。

十多年。文天祥起兵以後，被徵召爲秘閣修撰，兼廣東提舉、督府參謀，輔佐幕府，凡是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做的。空坑戰敗後，被亂兵殺害。處置使鄒㵯找到他的尸體把他埋葬了。

吕武

吕武，太平州步卒也。文天祥出使，武應募從行，偕脱鎮江之難，沿淮東走海道，賴武力爲多。天祥開府南劍，武以武功補官，遣之結約州縣起兵相應。道阻，復崎嶇數千里即天祥于汀、梅，挺身患難，化賊爲兵。以環衛官將數千人出江西，以遇士大夫無禮，死於横逆，一軍揮涕而葬之。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强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吕武，是太平州的一名步兵。文天祥出使時，吕武應募隨從他前往，一起逃脱鎮江之難，沿着淮東走海路，靠吕武出了很多力。文天祥在南劍州開設督府，吕武因爲有武功而補官，派他去和州縣聯絡約定起兵後相呼應。道路阻塞，又輾轉走了幾千里路到汀州、梅州文天祥那裏，挺身而出分擔患難，把盜賊變爲士兵。作爲環衛官率領幾千人出了江西，因爲對待士大夫無禮，死於强暴，全軍戰士揮淚把他埋葬了。吕武忠正梗直出於天性，不避强暴，喜歡當面指出别人的過錯，大多觸犯了忌諱，所以災禍及於自身。

鞏信

鞏信，安豐軍人。爲荆湖都統，沈勇有謀。本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信與王福、張必勝詣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初至都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顔色如生。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鞏信，是安豐軍人。任荆湖都統，沉着勇敢而有計謀。原本屬於蘇劉義的部下，文天祥開設督府，蘇劉義讓鞏信和王福、張必勝到文天祥那裏去。鞏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招討使。剛到都府，文天祥把一千名義士交給他，鞏信説："這些人祇能牽累人罷了。"就招集數千名淮士跟隨自己，却常常不高興地説："有將没有兵，又能怎麽樣呢！"文天祥從興國往永豐去，元軍在他的後面追趕，鞏信在方石嶺作戰，中了數箭，傷勢嚴重不能再戰，自己投向懸崖而死去了。土人把他埋葬，臉色還像活着時一樣。被追贈爲清遠軍承宣使，爲他立廟表彰他。

蕭明哲

蕭明哲字元甫，太和人。性剛毅有膽氣，明大節。少舉進士，天祥開府汀州，辟充督幹架閣監軍。師出嶺，明哲以贛縣民義復萬安，連結諸寨拒守。兵敗，被執不屈，死於隆興。臨刑大駡不絶口，聞者壯之。

蕭明哲字元甫，是太和人。性格剛强堅毅有膽量，深明大節。年輕時考中進士，文天祥在汀州開設督府，徵召他充督幹架閣監軍。部隊出了嶺南，蕭明哲率領贛縣的鄉兵收復萬安，聯結各寨抗拒防守。戰敗，被抓住後不屈服，死在隆興。臨刑前大駡不絶口，聽到的人都很敬佩他。

杜滸

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游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滸

杜滸字貴卿，是丞相杜範的侄子，少年時就自負游俠。恭帝德祐元年，有詔令保衛王室，

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閫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改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户者，得官鐙，脱天祥，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

杜滸當時任縣宰，糾集民兵得到四千人。文天祥在平江開設督府，杜滸前往依附他。當時陳志道等人贊成文天祥出使，杜滸極力爭論不能出使，陳志道把他趕走，後來文天祥果然被扣留，陳志道偷了財物逃回去了。文天祥出使北方，衆僚客没有人敢跟隨他前往，衹有杜滸激昂地請求隨行。特改爲兵部架閣。跟從文天祥到了京口，用計謀賄賂一個叫劉千户的守夜人，得到官鐙，使文天祥脱身，一起逃向淮甸，從海路到達永嘉。

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温、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滸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滸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益王即位，任命他爲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不久前往温州、台州招集士兵和財物。福安失陷，和文天祥失去聯係，於是奔赴天子所在之地。蘇劉義懷疑杜滸私自前來，想把他殺了，陳宜中、張世傑不同意，派人監護他，纔得以幸免。過了一段時間，奉命又進入文天祥的幕府。等到空坑戰敗，又和文天祥歷經患難而逃出。文天祥移駐潮州，杜滸主張從海路走，文天祥不聽，讓他護送海船到官富場。杜滸害怕力量單薄，直接去往厓山，兵敗被抓住，因爲憂憤生病而死。

林琦

林琦，閩人也。德祐二年，大兵既迫臨安，琦於赭山結集忠義數千人，捍禦海道。以功補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開府南劍，琦佐其幕。琦外文采，内忠實，數涉患難，無怨懟辭。及潮州移屯，琦俱被執，至惠州遁，復執之北行，赴水，爲吏所拔，至建康，以憂憤死。

林琦，是閩地人。恭帝德祐二年，元軍已經逼近臨安，林琦在赭山結集數千名忠義之士，捍衛海路。因立功補爲宣教郎、督府主管機宜文字，充檢院。文天祥在南劍州開設督府，林琦在他的幕下輔佐。林琦外有文采，内心忠實，多次經歷患難，没有抱怨的話。等到移屯潮州時，林琦也一起被抓住，到了惠州他逃跑了，又被抓住往北方去，他跳入水中，被官吏撈上來，到了建康，因憂憤而死。

蕭資

蕭資，天祥幕下書史也。天祥起兵，資于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閤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穆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

蕭資，是文天祥幕府的記載史實的人。文天祥起兵後，蕭資在患難中無微不至地幫助他。空坑戰敗後，他因爲保全了督府印的功勞，升爲閤門、路鈐轄。蕭資性情温和厚道，隨機應變，使將士和睦，總理各種細小的事務，作爲文天祥的心腹而做事。移駐潮陽時，和元軍相遇，被害死。

徐臻

徐臻，温州人。父官河南，德祐元年春，臻往省，以道阻。會天祥勤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脱難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殫忠款，至隆興病死。

徐臻，是温州人。父親在河南做官，恭帝德祐元年春天，徐臻前去河南省親，因爲道路不通而受阻。趕上文天祥保衛王室，徐臻前去依附他，因爲善於寫作而擔任樞密職務，小心謹慎精明幹練。文天祥被抓後，徐臻逃脱了災難而又回來，願意跟隨文天祥出使北方，幫助他度過患難，竭盡忠心，到了隆興後因病而死。

金應

金應者，性少剛知義。爲天祥職書司，入京補承信郎，官路分。天祥奉使被執，左右皆散，應獨無畔志。及脱走鎮江，至淮東，以憂憤死焉。

有一個叫金應的人，性格剛强懂得大義。在文天祥的書司任職，入京補爲承信郎，官路分。文天祥奉命出使被拘留，他左右的人都散去，衹有金應没有背叛他。等到脱身逃到鎮江，到了淮東，因爲憂憤而死在那裏。

何時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尋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尸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塑爲肉身皋陶。時至，取故牘閲，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改知興國縣。

何時字了翁，是撫州樂安縣人。和文天祥同年考中進士。調任廬陵縣尉，不久進入江西轉運司幕府，還爲臨江軍司理參軍。郡中監獄裏傳説，過去斬殺了一名盜賊，尸體能走一里多路。衆人認爲他是神，把他塑爲肉身皋陶。何時來到後，取出過去的文書翻閲，這個盜賊曾經搶掠殺死好幾個人，他説道："像這樣的人可以做神嗎?"命令鞭打它，把它沉入水中，人們佩服他明於事理。改知興國縣。

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餉運平江，天祥奏時知撫州。吉州下，時脱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接引，以時帶行卿監、江西提刑。時聚兵復崇仁縣，未幾，大軍奄至，兵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

文天祥起兵後，徵召他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文天祥入朝守衛，何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運送糧餉到平江，文天祥奏請何時知撫州。吉州被攻下，何時脱身回到鄉里。益王即位，文天祥在南劍州開設督府，何時起兵前往興國接應，任命何時帶行卿監、江西提刑。何時聚集兵力收復崇仁縣，不久，元軍忽然來到，他戰敗，削髮做僧人，流浪到嶺南，靠賣卜養活自己，改换姓名，自號爲堅白道人。

陳子敬

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以貲雄鄉里，嘗從天祥游。天祥開閫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皂口，據贛下流。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黄塘寨，連結山

又有一個叫陳子敬的，是贛州人，以他的資財而稱雄鄉里，曾經和文天祥相交游。文天祥在汀州開設督府，陳子敬募集民兵屯駐在皂口，占據贛江下游。等到文天祥進攻贛州，陳子敬和他同心協力，非常賣力地盡忠效勞。空坑戰敗，他

寨不降。大軍以重兵襲其寨，寨潰，子敬不知所終。

又聚集兵力屯駐黄塘寨，連結山寨而不投降。元軍派重兵襲擊他們的寨子，寨子被攻破，陳子敬下落不明。

劉士昭 王士敏

劉士昭，太和人，嘗爲針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縊死。

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裾："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爲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大罵耳。"

劉士昭，是太和縣人，曾經做過針工。和鄉里人共同商議收復太和縣，失敗，用血指在絲帛上寫道："生做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於是用那條絲帛自殺而死。

他的同黨進入獄中，大多乞求可憐他們苟且免去一死。衹有一個叫王士敏的人，慷慨不屈，在他的衣襟上題道："此生不再希望活着回去，死後一切都歸於談笑之間，大地全都被血腥玷污，好好地把我的尸骨埋葬到首陽山。"臨刑前他感嘆説："衹恨我因病失去了聲音，不能大聲痛駡了。"

趙孟壘 趙孟桊

同時有趙孟壘者，合州人。登開慶元年第，爲金華尉。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礫死。

方大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桊，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桊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冑，欲一刷宗廟之耻，乃更以爲逆乎？"文虎怒，驅出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桊至此？"都人莫不隕淚。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同時有一個叫趙孟壘的，是合州人。考中理宗開慶元年進士，任金華縣尉。臨安被降服以後，他和侄子趙由鑑懷揣着太皇太后的帛書到益王那裏，擢爲宗正寺簿、監軍。收復明州時，戰敗被抓獲，不屈服被分裂肢體而死去。

正當元軍駐扎在紹興的時候，福王趙與芮的侄子叫趙孟桊，謀劃起兵，事情泄露，被抓到臨安。范文虎責備他謀反，趙孟桊駡道："賊臣辜負國家對你的厚恩，共同危害國家，我是帝王宗室的後代，要一洗宗廟的耻辱，却被認爲是叛逆嗎？"范文虎發怒，把他趕出來斬他，路過宋廟，他呼喊道："太祖、太宗列聖的英靈在天，爲什麼使我孟桊到了這種地步？"都城裏的人没有不掉淚的。他死後，雷電交加白日天色昏暗了很久。

宋史卷四百五十五

列傳第二百十四

忠義(十)

陳東　歐陽澈　馬伸　吕祖儉　吕祖泰　楊宏中
華岳　鄧若水　僧真寶　莫謙之　徐道明

陳東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别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奸謀，乃誦死。

陳東字少陽，是鎮江丹陽人。早年以才智出衆而聞名，卓異不凡，恃其意氣，不肯屈於人下，不爲貧賤而擔憂。蔡京、王黼正執政，人們没有敢指出過失發表不同言論的，衹有陳東没有什麽隱諱的地方。他到達宴集的地方，在座的賓客害怕牽累自己，逐漸退走離開。他因被舉薦而進入太學。欽宗即位，率領他的同學到朝廷上書，論道："當今的事情，是由於前面有蔡京的破壞，後面有梁師成暗地策劃，李彦在西北結下仇怨，朱勔在東南結下仇怨，王黼、童貫又和遼、金結下仇怨，開創了邊地的争端。應該殺了這六賊，把他們的腦袋傳到天下示衆，來向天下人謝罪。"話説得非常激憤懇切。第二年春天，童貫等人挾持徽宗東行，衹有陳東上書請把童貫追拿回來治罪，另外挑選忠信的人前去侍奉徽宗。金人逼近京城，他又請求誅殺六賊。當時梁師成尚且留在朝中，陳東揭發他前後的邪惡計謀，於是貶謫而死。

李邦彦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彦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

李邦彦主張和金講和，李綱以及种師道主張作戰，李邦彦因爲小小的失利罷免了李綱而割讓三鎮，陳東又率領諸生伏在宣德門下上書説：

>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

> 在朝廷的大臣，奮不顧身、親自擔當天下的重任的，是李綱，也就是所説的社稷的大臣。那些平庸無能、忌恨賢能、動不動爲

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自身打算、不體恤國家大計的，是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流的人，這就是所説的社稷的惡賊。

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陛下從列卿之中提拔李綱，不過幾天就當上執政官，朝廷内外都相互慶賀，知道陛下能够任用賢能的人了。排斥白時中而不任用他，知道陛下能够去除邪惡的人了。但是對李綱的任用没有堅持下去，白時中被排斥却没有離去，又讓李邦彥任宰相，接着又讓張邦昌任宰相，其餘的人又都被提拔任用，爲什麽陛下任用賢才不能專一，去除邪惡不能堅定不移呢？現在又聽説要罷除李綱的職務，我們這些人感到吃驚和懷疑，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麽。

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

李綱從百官之中起身，獨自擔當國家重任，李邦彥等人忌恨他就像仇人一樣，恐怕他取得成功，因爲用兵有一點失利的地方，於是得以乘機陷害他，把罪名加在李綱的身上。一勝一敗，是兵家常有的事情，怎能立刻因爲這件事能免擔任大事的大臣。私下聽説李邦彥、白時中等人全都勸説陛下到其他地方巡幸，京城騷動不安，如果不是李綱替陛下建議，那麽陛下車駕顛沛遷移，宗廟社稷已經變成了廢墟，天下生靈已經遭到殘害。幸賴陛下聰明没有被迷惑，聽從了他的請求。李邦彥等人讒毁嫉妒没有不到的地方，陛下如果聽從了他們的話，排斥李綱而不任用，宗廟社稷的存亡，就不能知道了。李邦彥等人堅持主張割讓土地，河北實際上是朝廷的根本所在，没有三關四鎮，就等於抛棄了河北，朝廷還能再以大梁爲國都嗎？却不知道割讓了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李邦彥等人能使金人不再毁壞盟約嗎？

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遍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

一進一退，對於李綱來説是非常輕微的事，對於朝廷來説就是很重大的事了。希望陛下立即收回前面的命令，恢復李綱舊有的職務，來安定朝廷内外的人心，交給种師道在外統帥的兵權。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話，

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

請你把國人全都詢問一遍，他們一定都會説李綱可以任用，李邦彦等人可以斥去。在任用和捨棄之間，怎能不審慎呢！

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

軍民跟從他去的有數萬人。書奏上去，傳旨慰告的人交錯紛繁，衆人不肯離去，正要抬登聞鼓擊壞它，喧呼聲震天動地。有宦官出來，衆人割他的肉把他肢解了。於是立即詔令李綱入朝，又領行營，派他出來撫諭衆人，人們纔逐漸離去。

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吴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録。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

金人解圍離去之後，學官互相觀望，當時的宰相主張除去伏闕上書的人，首先從陳東開始。京尹王時雍想把諸生全都抓到獄中治罪，人人都惶恐不安。朝廷任用楊時作祭酒，恢復了陳東的職務，派聶山到太學撫諭，然後纔平定下來。吴敏想消除誹謗，主張奏補陳東官職，賜給進士，任命爲太學録。陳東又請求誅殺蔡氏，并且極力辭去官職而回家，前後五次上書。回家之後，又被鄉里推薦。

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彦。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説爲正，必速罷潛善輩。

高宗即位五天，讓李綱做宰相，又過了五天把陳東召來。没有得以對答，趕上李綱離去，就上書請求留下李綱而罷免黄潛善、汪伯彦。没有答覆。請求皇上親自出征以便迎回二聖，懲辦衆將不進軍的罪行，來振作士氣；皇上的車駕要回到京城，不要巡幸金陵。又没有回答他。黄潛善等正好揭示李綱要求皇上巡幸金陵的舊奏，陳東説李綱正在途中，不知道事情的詳細情況，應該以他後來的説法爲對，一定要迅速罷免黄潛善等人。

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

正好布衣歐陽澈也上書言事，黄潛善立刻用他的話激怒高宗，説如果不立即誅殺他，將會再次鼓動衆人伏闕。詔書單獨下達到黄潛善那裏。府尹孟庾召集陳東商議事情，陳東請求吃了飯再走，親手寫下對家事的處理情況，一字一劃還和平時一樣，寫完之後就把它交給隨從他的人説："我死了以後，你回去把它交給我的親人。"吃完飯後到厠所去，府吏面有難色，陳東笑着説："我是陳東，要是怕死就不敢説話，既然已經説了還會逃脱一死嗎？"府吏説："我也瞭解你，怎敢逼迫你呢？"過了一會兒，陳東戴好帽子繫好

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

腰帶出來，和同舍的人告别，就和歐陽澈一起在市上被斬首。四明的李猷把他的尸體贖出來埋葬了。陳東起初不認識李綱，衹是因爲國事的緣故，直到爲了他而被害死，認識和不認識他的人都爲他流下眼淚。時年四十二歲。

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并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黄潛善把他們兩個人殺了之後，第二天府尹向他彙報，黄潛善衹是責怪他爲什麽不先向他報告，略微地顯出怒色，來表明不是他自己的意思。過了三年，高宗感悟過來，追贈陳東、歐陽澈爲承事郎。陳東没有兒子，讓他的宗親一人做官，歐陽澈有一個兒子，命令州縣撫慰他的家屬。等到車駕經過鎮江，派守臣去祭奠陳東的墓，賜給緡錢五百。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都被追加爲朝奉郎、秘閣修撰，讓他們的後代二人做官，賜給田地十頃。

歐陽澈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崇仁人。年少美須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州未許發，退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爲保邦御俗之方、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十事，復爲書，并上聞。已而復論列十事，言："臣所進三書實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迕天聽者有之，或結怨富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而安天下也。"所上書爲三巨軸，厩置卒辭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之以行。

歐陽澈字德明，是撫州崇仁縣人。年輕時長有美麗的鬍鬚和眉毛，善於談論世上的事情，崇尚氣節敢於直言，慷慨激昂没有一點屈服的樣子，憂國憫時，出自天性。欽宗靖康初年，應制時條陳弊政，陳述安定邊疆抵禦敵人的十條策略，州裏没有允許發出，他回去後又采集朝廷的失誤，政令的背離，可以作爲保衛國家抵禦外來侵略的方略、去除禍國殃民的惡賊的十件事，又寫成文書，一并奏上。後來他又逐條論述十件事，説道："我所進呈的三封奏書實際上已經切中要害，然而觸犯權臣的也有，背逆皇上的也有，有的與富貴人家結下怨恨，有的觸怒了臺諫官吏，我不是不知道，却敢於違抗衆人而進言的原因，是願意用自身的死來安定天下。"他所上的書有三大軸，驛站的士卒説拿不動，州將爲他挑選大力士背上它而上路。

會金人大入，要盟城下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强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

趕上金人大舉侵入，在城下要求立盟後離去，歐陽澈聽説後，就對人説："我能够用嘴討伐金人，强於百萬軍隊，願意自身被殺來使社稷安定。如果皇上不相信，請把我的子女帶到朝中做人質，讓我出使金營，護御親王回來。"鄉里人常常譏笑他狂妄，不能阻止他，他就步行走向朝廷。高宗在南京即位，他伏闕上書，極力詆毁

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

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鈴爲立祠學中。

掌權的大臣，於是被殺，見《陳東傳》。死時年僅三十七歲。

許翰在政府，罷朝後，詢問黃潛善處分了什麼人，他說："斬了陳東、歐陽澈。"許翰大驚失色，於是追究詔書爲什麼没有下達到政府，他說："衹下達到我這裏，所以你没能看到。"許翰隨即力求罷免。還爲陳東、歐陽澈寫了哀詞。歐陽澈著有《飄然集》六卷，會稽的胡衍把它刊刻了，豐城的范應鈴爲他在學中建立祠堂。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不樂馳鶩，每調官，未嘗擇便利。爲成都郫縣丞，守委受成都租。前受輸者率以食色玩好蠱訹而敗，伸請絶宿弊。民爭先輸，至沿途假寐以達旦，常平使者孫俟早行，怪問之，皆應曰："今年馬縣丞受納，不病我也。"俟薦于朝。

馬伸字時中，是東平人。哲宗紹聖四年考中進士。不喜歡追逐逢迎，每次調官，不曾選擇便利。任成都郫縣丞，守臣委派他受理成都的租税。前任受輸官都是因爲受到食色玩好的引誘而失敗，馬伸請求杜絶以前的弊端。百姓争着先交租，以致沿途睡覺直到天亮，常平使者孫俟早上出行，奇怪地問他們，他們都回答說："今年是馬縣丞受租，不害我們。"孫俟向朝廷推薦他。

崇寧初，范致虚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注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因張繹求見，十反愈恭，頤固辭之。伸欲休官而來，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子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嘆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忌娼者飛語中傷之，弗顧，卒受《中庸》以歸。

徽宗崇寧初年，范致虚攻擊程頤製造邪說，下令河南府把他的學徒全都驅逐出去。馬伸注册爲西京法曹，想在程頤的門下學習，通過張繹求見程頤，十次往返愈加恭敬，程頤堅決拒絶他。馬伸想辭官來依附他，程頤說："現時輿論正有異議，恐怕給你帶來麻煩，你能够棄官，但是官没必要棄去。"馬伸說："假使我能聞道，死了又有什麼遺憾，何況不一定死呢？"程頤感嘆他有志氣，收納了他。從此在公務閑暇時即使颳風下雨也必定每天到他那兒拜訪一次，忌妒他的人用流言蜚語中傷他，他也不顧，終於學完《中庸》而回來。

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御史中丞秦檜迎辟之，擢監察御史。及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吴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吴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

欽宗靖康初年，孫傅認爲他才能卓著而推薦他應召，御史中丞秦檜迎接他，擢爲監察御史。等到汴京失陷，金人擁立張邦昌，召集百官，派部隊圍着他們威脅他們，使他們擁戴張邦昌。衆人唯唯諾諾，衹有馬伸激奮地說："我的職責是諫諍，怎忍心坐着觀看呢！"就和御史吴給約請秦檜共同寫了議狀，請求保存趙氏，再繼承君位。趕上統制官吴革起義，招募兵力圖謀救回二帝，馬伸參預他的謀劃。

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爾欲吾稱臣邪?"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略曰：

相公服事累朝，爲宋輔臣，比不幸迫於强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相公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昧邪？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闔城民庶未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

今金人北還，相公義當憂懼，自列于朝。康王在外，國統有屬，獄訟謳歌，人皆歸往。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相公易服退處，省中庶事皆稟命太后，其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日下拘收，俟康王御極施行。然後相公北面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遭寇仇脅污，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復何面目事君，請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下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録功矣。

今乃謀不出此，時日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群心狐疑，道路混澒，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游說康王，姑令南適，爲久假不歸之計。上

張邦昌僭位以後，賊臣大多跟從奉承他。馬伸首先寫好文書請張邦昌迅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的人没有願意聯名上書的，馬伸獨自拿着它前往，但銀臺司看到文書上没有稱臣，拒絶接受。馬伸甩袖叱責他們説："我今天不怕一死，正是爲了這個原因，你們想讓我稱臣嗎?"就繳納給尚書省，讓給張邦昌看。他的奏書大概説道：

相公你服事歷朝，是宋朝的輔佐大臣，最近不幸被强敵所迫，讓你充當僞號，事變不同尋常，相公在這時難道以爲大義可以侵犯，君主可以忘却，宗社神靈可以蒙蔽嗎?之所以忍受片刻的死亡而假裝聽從金人的原因，大概是在心裏説道：與其假裝聽從别人而使趙氏的宗社滅亡，還不如自己假裝接受而實際上保存趙氏的宗社歸還給他們。忠臣義士没有立即去死，全城百姓没有立即變亂的原因，也是認爲相公一定能够扶立趙氏的孤兒。

現在金人回到了北方，相公應當擔憂恐懼，自列於朝廷。康王在外面，國家的統治有所歸屬，獄訟謳歌，人們都歸向他。應當立即發派使者前去溝通詢問，打掃清理宮室，率領群臣一起迎接而擁立他。相公换下衣服退下，省中的事情都稟報聽命於太后，那些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情，一日之内扣留收回，等到康王登基後施行。然後相公面向北承認錯誤，來表明身爲人臣，對防患昏昧不通，遭到敵寇的脅迫污辱，當時不能立刻死去，來等待陛下，現在又有什麽臉面事奉君王，請求被司寇處死，作爲人臣失節的懲戒，伏在闕下等待命令。像這樣，那麽聖明的君主一定會體察相公忠實存國的意圖，不但不是讓你苟且生存下去，而且還會拋棄你的過錯而爲你記功。

現在你却不從這方面考慮，已經過了很長時間，放肆地尚且當作不是非法占據的，在宮禁中躺卧睡覺，好像本來就擁有它一樣。衆心懷疑，道路混惘，都説相公正在倚恃强大的金人，讓人向康王游説，姑且令他

天難欺，下民可畏。相公若以愚言粗知覺悟，及此改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相公包藏已深，志慮轉異，外飾事端，愒日待期，而陰結寇仇，合從爲亂，九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南逃，作爲讓他長久地不能回來的計策。上天難以欺騙，下民值得畏懼。相公如果因爲我說的這些愚昧的話和粗俗的道理而覺悟，到此爲止改變想法，仍然可以在不到一朝一夕之内轉禍爲福。過了這個機會以後，那麽就是相公包藏禍心已經很深，另有别的打算，對外掩飾事端，曠廢時日等待時機，暗地裏却勾結敵寇，合夥作亂，九廟在天，萬萬不會有成功的道理，馬伸我一定不會輔佐相公而做宋朝的叛臣。請先把我在都市上殺了，來表明我的這種決心。

邦昌得書，氣沮謀喪。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

張邦昌得到了他的奏書，灰心泄氣，打消了計謀。第二天，議論迎哲宗皇后孟氏垂簾聽政，追回僞赦，就派馮澥、李回等人去迎接康王。

時王及之等猶請籍龍德宫寶貨，斥賣靈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如此，臣之報君宜如何？今二聖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欲追挽而還之。君之府藏燕游，忍一朝而毁乎？爾等逆節甚矣！"力争乃止。

當時王及之等人仍然請求登記龍德宫的寶物，賣掉靈池中的魚和藕，來資助官用。馬伸又慷慨激昂地引用大義聲討他們說："古代人臣離開國家，如果三年不回來，然後再没收他們的田地。君主這樣對待大臣，大臣應該怎樣報答君主呢？現在二帝到遠方巡狩，仍然没有離開國境，天下的人正在面向北方翹首以盼，想追上挽救他們回來。君王府裏的收藏和燕游的東西，忍心一朝把它們毁壞嗎？你們這些人叛節太厲害了！"極力争論纔止住。

高宗即位，伸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就竄削。上知其有忠力於國，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等。所過州縣，諏察吏之賢否與民利疾，以次列上于朝。

高宗即位，馬伸上章因爲京城失陷他不能救助，君主遷徙他不能去死，請求削官流放。皇上知道他對國家盡忠盡力，擢爲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讓他誅殺了張邦昌以及他的同黨王時雍等人。他凡是經過州縣，詢察官吏是否賢能和百姓的利益以及憂苦，依次上報給朝廷。

伸自湖、廣將入奏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則欲執送金人。覿受金人女樂，草表媚之，極其筆力，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

馬伸從湖、廣將要入朝奏報黄潛善、汪伯彦的十七件不法事情，草疏已經準備好，朝廷正要召孫覿、謝克家，就先上奏説："孫覿、謝克家行爲不端，在靖康年間和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成死黨，附和耿南仲提倡和議，助長成賊謀，有不主張和議的，就要抓了送給金人。孫覿接受金人的美女，草表向金人獻媚，極盡筆力，他們是背叛國家的惡賊，應當把他們流放到遠方。"没有回答。馬伸又上疏説：

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强，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哲輩諸群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吴給、張閶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以進，三省不敢預，厥有深旨。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己助。其毁法自恣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繇於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如此。吕源狂横，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强狠自專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摭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之重哉?

陛下得到黃潛善、汪伯彥作爲輔佐的丞相，委以他們重任不再懷疑。然而自從他們當上丞相以來，處理事情不曾和事物的情況相適宜，於是使女真日益强大，盜賊日益熾盛，國家的根本日益困窘，君王的威權日益削弱。并且三鎮還没有歸服，汴都正處於危急之中，前天就立刻下達了還都的詔令，至今鑾輿不能順利地動身。他們像這樣地對詔令不加謹慎。没有出仕的士人對策時不按程式，對考官罰錢就行了，一天廢黜了三個舍人，却選取沈晦、孫覿、黃哲之流一群小人來執掌誥命。他們就像這樣貶黜進升不公正。吴給、張閶因爲論事被貶逐，邵成章因爲進言被流放到遠處。他們就是如此地堵塞言路。依照祖宗的舊制，諫官御史有了缺額，由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準備好名單來進用，三省不敢干預，這有很深的旨意。近來擬定任用臺諫，大多選取親故，衹不過是想讓幫助自己。他們就是如此地毁壞章法恣意妄行。張慤、宗澤、許景衡公正忠直有才幹，都可以委以重任，黃潛善、汪伯彥忌恨他們，詆毁壓抑他們直到死去。他們就是如此地妨礙事功殘害賢能。有人用救焚拯溺的事來責備他們，他們却説難言，大概是指陛下的制策不能施設。有人詢問陳東之死，他們就説不知道，大概是説那件事出自陛下之手。他們就是如此地有了過錯就稱説君主、有了好事就稱説自己。吕源狂妄蠻横，陛下把他趕走了，没過幾個月由郡守升到發運。他們就是如此地强暴專制。御營使雖然主掌兵權，凡是天子所在地的各軍都由他統率，黃潛善、汪伯彥另外備置親兵一千人，請求給他們住處，比衆兵優越。他們就是如此地致力於拉攏軍隊。廣泛地販賣私恩，大多恢復祠官的缺額；同惡相助，極力庇護王安中的罪行。摘取他們的所做所爲，難道不辜負陛下委給他們的重任嗎?

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絶望，二聖還期在何時

陛下隱忍不肯斥責驅逐他們，被塗炭的遺民本已絶望，二聖能在什麽時候回來呢?

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潜善、伯彦政柄，别選賢者，共圖大事。

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録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即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税。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潜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

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潜善、伯彦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潜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尋加直龍圖閣。

紹興初，胡安國上《時政論》，有曰："伸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條其罪狀，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以是爲非。而當時曾不從用，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邪説何由而息，公道何由而明乎？伸既遠貶，雖有詔命，邈無來期，君子閔焉。責以龍圖，猶未盡襃勸之典。乞重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詔贈諫議大夫。

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右正言鄧肅嘗論朝士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稿，人罕知之。居官，晨興必整

我每次想到這些，還不如不活着。歲月如流，時機容易失去，希望趕快罷免黄潜善、汪伯彦的執政大權，另外挑選賢能的人，共同圖謀大事。

奏疏呈上，被留在朝中。第二天，他被改任衛尉少卿。馬伸因爲論述的事情不能實行，辭去没有上任，抄録他的奏疏申報御史臺，并且又上章説："我的話如果可以采納，就請求施行，如果我説的話不對，應當被判處誣陷欺騙之罪。"於是他以生病爲名被移職待命。過了十天，下詔説馬伸論事不真實，送到吏部責成他到濮州監酒税。當時掌權的人非常憤恨，一定要殺了他，因爲濮州迫近敵寇的境地，所以有這個命令。催促使他上路，馬伸愉快地裹起被子上路，死在路途之中。有人説王淵在濮州，黄潜善秘密地唆使他給馬伸製造麻煩。天下認識和不認識馬伸的人都認爲他冤枉而爲他痛心。

第二年，金人攻陷廣陵，馬伸的話纔得到驗證。黄潜善、汪伯彦纔因誤國被放逐誅殺，這時臺臣奏報馬伸曾經論述黄潜善等人的罪行，就又以衛尉少卿召他，實際上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久追加直龍圖閣。

高宗紹興初年，胡安國奏上《時政論》，其中説道："馬伸論述黄潜善、汪伯彦處理事情背離正確的方向，條陳他們的罪狀，凡是舉出一件事情，一定有一條證據，都是衆人都知道看到的，不敢把没有説成有，把對説成錯。但當時却不曾采用，反而認爲他論事不符合事實而重加貶責他，這是懲罰毁壞忠正的人，邪説怎能停息，公道怎能申明呢？馬伸已經被貶謫到遠方，雖然有詔令，却邈然没有來期，君子感到擔憂。加任直龍圖閣，仍然没有備用褒獎勸勉的儀典。請重加追獎，恩及他的子孫，來承受天意。"下詔追贈他爲諫議大夫。

馬伸天資純正剛强，學問有原委，敢於仗義直言，而他蕴藏深厚，耻於自己吹捧自己。建炎初年，右正言鄧肅曾經議論向張邦昌稱臣的朝士，依例被貶去二秩，馬伸没有申辯。凡是有所闡明，就除去文稿，人們很少有知道的。做官

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莅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檐，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

時，早上起來一定整衣端坐，把《中庸》讀一遍，然後出來處理事情。他常常説："我的志向在於推行大道。以富貴爲目的，就被富貴所牽累，心裏挂念着妻子兒女，就會被妻子兒女所占去，大道就不能推行了。"以前在廣陵的時候，挑着一擔箱子，有一半是圖書。山東已經被侵擾，家人尚且留在鄆州。他常説："孔子説：'有志之士不忘死於溝壑，勇士不忘丢掉他的腦袋。'現在是什麽時候，溝壑就是我死的地方。"

有何兑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没，兑嘗輯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睹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它人莫預。兑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兑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兑坐削官竄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有一個叫何兑的，是昭武人。跟從馬伸學習。馬伸死後，何兑曾經輯録他的事迹。紹興年中，任辰州通判，看到郵報，秦檜自己陳述他保存趙氏的功勞，説其他人没有參預。何兑徑直取出他所輯録的事迹交到尚書省，秦檜非常生氣，把何兑打入荆南關押欽犯的監獄，獄辭都由官吏造出，何兑被削官流放到真陽。秦檜死後纔把他放回，恢復他的官職，不久去世。

吕祖儉

吕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

吕祖儉字子約，是吕祖謙的弟弟，像諸生一樣跟從吕祖謙學習。監明州倉，將要上任，正趕上吕祖謙去世。根據部法半年不上任的是違年，吕祖儉一定要守完一年喪，朝廷答應了他，下詔違年的以一年作爲期限，從吕祖儉開始。

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

守完喪他再次去參加選官，丞相周必大告訴尚書尤袤讓招他，吕祖儉已經調任衢州法曹後來纔去見他。潘時經略廣東，想徵召他作爲自己的屬下，吕祖儉拒絶了。不久因爲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的舉薦，徵召任命他爲籍田令。

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

中丞何澹的生父的繼室周氏死了，何澹想穿爲伯母服喪的喪服，下達給太常百官討論。吕祖儉送給宰相文書説："《禮記》中講道：'作爲孔伋妻子的人，也就是孔白的母親。'現在周氏不是何中丞父親的妻子嗎？他不稱她作母親而稱她作什麽？何中丞作爲御史臺的首要人物，却被加上不孝的名稱，百官怎麽看待呢？"被任命爲司農簿，後來請求補充外任，通判台州。寧宗即位，被任命爲太府丞。

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

當時韓侂胄逐漸掌權，正言李沐奏論右相趙

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吕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逾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

汝愚罷免了他。吕祖儉奏道："趙汝愚也不是没有過錯，然而没有到像談論的人所説的那種地步。"韓侂胄生氣地説："吕寺丞是要干預我的事嗎?"趕上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都上書爲趙汝愚辨冤，李沐都彈劾罷免了他們。吕祖儉就遞上密封的奏章説："陛下初理政事清正廉明，提用忠良之臣，但還没有過多長時間，朱熹作爲一名老儒，有所論列，就立即讓他離去；彭龜年是舊學之士，有所論列，也立即讓他離去。甚至連李祥這樣老成篤實，没有偏袒，被衆人所信服的人，現在又終於被貶逐。我恐怕從此天下有應當進言的事情，大家一定會互相觀望引以爲戒，閉口不談和吞吞吐吐的風氣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正，這難道是對國家有利的嗎?"

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褻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凑，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摇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

他又説："現在能够進言的人，他們所擔心的不在於得罪了君王，而在於違背了有權有勢的人的意願。姑且用我所知道的來説，最難的事也没有比論述災異更難了，但是却直言而不避諱的原因，是因爲這件事和有權勢的人没有關係。至於御筆寫下的事情，廟堂不敢違背，臺諫不敢深入論究，給事、舍人不敢堅持己見，這大概是因爲那事情和顯貴被寵幸的人有關，深深地害怕乘機被激發而重重地得到罪名。所以凡是勸導君主事情從朝中發出的，大概是想假藉君主的聲勢，來逐漸竊取君主的威勢和權力。近來聽人們説皇帝身邊的近侍寵臣，在黜陟廢置之際，有時得以聽到消息的人，他們的門前車馬雲集，門庭若市，依仗着權力和寵幸，摇動外廷。我恐怕這情勢發展得越來越厲害，政權落到被寵幸的人的手裹，不在公堂上，凡是他們所舉薦提拔的都是他們所偏愛的人，凡是他們所排斥陷害的都是他們所痛恨的人，這不衹是人們側目害怕，不敢指論的問題，那些比附順從，内外相表裏的禍患，一定會表現出來。我因爲李祥得罪而深入論述到這些事情，這不是矯情自取罪過嗎?實際上是因爲在士氣頹廢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稍微背逆權臣，就會被很快地逐去。私下擔憂這些錯誤的計策，深切地憂慮陛下的情勢孤立，而共同維持宗廟社稷的人逐漸減少了。"

疏既上，束擔待罪。有旨：吕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吕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内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

奏疏呈上後，他收拾行李等待治罪。有聖旨説道：吕祖儉勾結朋黨欺騙皇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駁還詔書，説吕祖儉的罪行不到被貶謫的程度。御筆寫到："吕祖儉意思在於目無君主，罪當誅殺，放逐已經是寬大的恩惠。"趕上樓鑰進讀吕公著元祐初年所進奏的十件事，於是進言説："像吕公著這樣的社稷之臣，還應當赦免他的十代子孫，日前因爲論事而得罪的太府寺丞吕祖儉，是他的孫子。現在把他投放到嶺外，萬一他就此死了，聖朝就會有殺害進言的人的名聲，我私下替陛下可惜。"皇上問道："吕祖儉説了什麽事？"這樣纔知道前天所實行的處罰不是出自皇上的意見。韓侂胄對人説："再有救吕祖儉的人，應當把他處置到新州了。"衆人都不敢説話了。有人對韓侂胄説："自從趙丞相離去，天下人已經切齒痛恨，現在又把吕祖儉放逐到瘴癘之鄉，一旦不幸而死，那麽天下人的怨恨就更重，不如稍微地把他遷往内地。"韓侂胄也醒悟了。吕祖儉到了廬陵，將要往嶺外去，得旨改送到吉州。遇到大赦，被酌情調往高安。兩年之後去世，詔令歸家安葬。

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逾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祖儉從弟祖泰。

吕祖儉被貶謫後，朱熹給他寫信説："朱熹我從官職來説比子約你高，從皇上的照顧禮遇來説比子約你深，但却坐着看一群小人胡作非爲，不能進一言來報效國家，却讓你獨自舒發憤懣，觸怒衆小人而踏入禍端，我深感慚愧哀嘆。"吕祖儉給他回信説："我處在朝臣的行列中聽到時事，就像是在水火之中，不能安居一天。假如我處在鄉閭中，公理被攪亂也不知道，又怎麽會説那麽多話呢？"他在被貶謫的地方，讀書窮究道理，賣藥來養活自己。每次出來，必定穿着草鞋步行，爲到嶺外作準備。他曾經説："因爲世事的變化而受到打擊，失去了一貫履行的東西，固然不值得一説了；因爲世事的變化而意氣有所施加的，也是私心的表現。"他所著的文章編成《大愚集》。吕祖儉的堂弟是吕祖泰。

吕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六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

吕祖泰字泰然，是吕夷簡的第六代孫子。寓居在常州的宜興。性情疏曠豁達，崇尚意氣，學

洽。遍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

問廣博。遍游江、淮，和當代的知名人士結交，得了錢有時分給他們讓他們拿走。没有吝惜的樣子。酒喝了數斗也不醉，論述世上的事情没有什麼忌諱的地方，聽到的人有的捂着耳朵走開了。

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没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勛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侂胄童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筠，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旦、周筠，而罷逐自强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

寧宗慶元初年，吕祖儉因爲論事被安置韶州，移到瑞州後，吕祖泰步行前去看望他，住了一個多月，對他的好友王深厚説："自從我哥哥被貶謫以後，衆人都閉口不説話，我雖然没有職位，仗義一定要用進言來報效國家，應當稍微過一段時間，現在不敢因此而牽連我的哥哥。"等吕祖儉在被貶謫的地方死去，嘉泰元年，周必大被降爲少保辭官去職，吕祖泰感到氣憤，就到登聞鼓院上書，論述韓侂胄存有目無君主的心思，請求誅殺他來防止禍亂的發生。他的奏書大略是説："道學，從古代就依仗它爲國家服務。丞相趙汝愚，是當今有大功勞的人，韓侂胄設立僞學的禁令，驅逐趙汝愚的同黨，這是將要挖空陛下的國家，陛下却不明白嗎？陳自强，是韓侂胄童年時的老師，竄到宰輔的位置。陛下舊學的大臣，像彭龜年等人，現在在哪裏呢？蘇師旦，是平江的小吏，因爲在皇帝即位前的府邸效力而得受節鉞；周筠，是韓氏手下幹雜活的人，因爲是皇后的親屬得做大官。不知道陛下在王府時果真認識蘇師旦嗎？皇后的親屬中果真有周筠嗎？凡是韓侂胄之類的人，妄自尊大而卑視朝廷，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希望立即誅殺韓侂胄以及蘇師旦、周筠，而罷免驅逐陳自强之流。衹有周必大可以任用，應該讓周必大替代他，不然的話，事情將不可預測。"奏書發出，朝廷内外的人都非常震驚。

有旨："吕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有聖旨："吕祖泰挾持私憤上書，説話狂妄，拘管到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和吕祖泰是好友，恐懼地説："人們知道我一向和他交游，大概會説我預先知道吧？"就獨自奏道："吕祖泰犯有應當誅殺的罪過，而且他上書一定有教導他的人，現在縱然不殺了他，也應當杖打黥面流放到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也以此爲言。就杖打他一百下，發配欽州牢城收管。

初，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

起初，監察御史林采説僞學習氣的形成，從

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周必大開始，所以有降爲少保的命令。吕祖泰知道自己必定會死，希望以自身感悟朝廷，毫無懼色。到了府廷後，州尹説好話勸誘他説："誰教你共同寫的文章？你試着説一下，我就寬恕你。"吕祖泰笑着説："你問的是多麽愚蠢。我本來就知道必死無疑，而可能受教於人，并且與人商議嗎？"州尹説："你喪心病狂了嗎？"祖泰説："以我來看，像現在那些依附韓氏得到高官厚禄的人，纔是喪心病狂。"

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柟爲具棺斂歸葬焉。

吕祖泰被貶謫以後，路過潭州，錢文子任醴陵縣令，私下贈送財物爲他送行，韓侂胄讓人查明他在什麽地方，吕祖泰就隱藏在襄、郢之間。韓侂胄被誅殺後，朝廷訪求到吕祖泰的住處，下詔洗清他的冤案，特補爲上州文學，改任迪功郎、監南嶽廟。母親去世没有東西來埋葬，他到都城向諸公謀求，受寒生病，找來紙寫道："我和我的兄長一起攻擊權臣，現在權臣被誅殺，我死了也不遺憾。衹是我活着還没有報效國家，并且没能埋葬我的母親，是可遺憾的事。"於是就去世了。尹王柟替他準備了棺材入殮把他送回家埋葬了。

楊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成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爲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争，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

楊宏中字充甫，是福州人。二十歲補爲國子生。孝宗駕崩，光宗因爲生病不能主持喪事。當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在嘉邸迎立寧宗，來完成喪禮，朝廷内外都安静下來。於是任命趙汝愚爲右丞相，提拔任用德高望衆以及當時的知名人士，着意施行慶曆、元祐時的政策。韓侂胄竊取國家大權，提拔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首先彈劾罷免趙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相繼上章，把趙汝愚放逐到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接連上疏論争救助趙汝愚，都被排斥。楊宏中説："師儒能够辯明大臣的冤屈，而諸生却不能挽留師儒的離去，在道義上能够心安嗎？"衆人没有響應的，衹有林仲麟、徐範、張衜、蔣傅、周端朝五個人願意參預他的倡議，於是上書説道：

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

自古以來國家禍亂的來由，起初不是從同一方面産生的，衹有小人中傷君子，造成

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

的禍亂尤其慘痛。君子受到任用，杜絶邪惡冤枉，他們的目的實際上是在於愛護君主爲國家擔憂。小人得志後，仇視正人君子，一定要把他們的同類人物全都排擠出去，然後就可以肆意妄行而無所忌諱。到這時君主被孤立，而國家就危急了。黨錮敗壞了漢朝，朋黨搞亂了唐朝，大都是由於這個原因。元祐以來，邪正交相攻擊，終於形成靖康之變，這是臣子不忍心説，陛下所不忍心聽的。

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抵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議之不直己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群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概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

我私下看到近來諫臣李沐論述前任宰相趙汝愚多次談論夢兆，專攬大權培植黨羽，將對陛下不利。用這來加以誣陷，其實不是這樣的。趙汝愚請求離去，朝廷内外都嘆息怨憤，但進言的人却認爲是父老歡呼，來蒙蔽聖聽，竟然到了這種地步。章穎極力辯明他們的錯誤，首先遭到斥逐。聽説的人已經驚駭，後來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又相繼抗争論述，堅决要求離去，請了將近一個月的假，善良的人都惶惶不安。一旦下達外補的命令，進言的人恨他們扶植正論，極力詆毁排斥他們，同一天被罷免，六館的人士替他們憤恨惋惜流下眼淚。現在李沐自己知道邪正不能兩立，但公衆議論不支持自己，就想把正直的人全都排斥出去來使自己便利，於是就假托朋黨來欺騙陛下。我認爲如果這兩個人的離去不值得可惜，恐怕君子小人消長的契機從此判明，那麽靖康之變的借鑒，怎能忍受在今天又重新出現呢？陛下勵精圖治，正打算端正三綱來維持人心，采納衆人的意見來判定國家的是非，突然聽信奸邪的人，一概懷疑善良的人，這是我們這些大臣所不能明白的。

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

我希望陛下把漢、唐的災禍作爲借鑒，把靖康之變作爲警戒，精心考慮，振作睿智作出判斷。追念趙汝愚的忠心勤勞，察明李祥、楊簡并非朋黨，明察李沐的奸邪，明示好惡，區别賢能和邪惡，放逐李沐來向天下人謝罪，招回李祥、楊簡來收攏士人之心，

膏鼎鑊，實所不辭。

書奏不報，則繳副封于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爲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駉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

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持旨放參。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嶸，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甚歡。侂胄誅，先以言得罪者悉加褒録。嘉定元年，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六年，以嶸與汪逵、趙彦橚薦，授户部架閣，俄遷太學正。八年夏旱，上封事，指切無隱。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

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季試策士及其故，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宏中，宏中白于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

端朝字子静，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衜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與端朝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自有傳。

華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

> 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闤闠籍

我即使被放入鼎鑊中煎熬，也在所不辭。

書奏上没有回音，就又繳上了密封的副本給臺諫、侍從。韓侂胄非常生氣，判他們爲不當上書的罪名，六個人都被貶到邊遠地區編户安置以接受管束，以楊宏中爲首，將要把他們放逐到嶺南。中書舍人鄧駉上書救他們，没有被聽從。右丞相余端禮到皇上的榻前拜見了數十次，請求免除對他們的遠謫。皇上惻然答應了他，就把他們送到太平州編管。天下人稱他們爲“六君子”。

第二年，移到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臨學校，被依旨放入參見。開禧元年，楊宏中考中進士，教授南劍州。太守余嶸，是前任宰相余端禮的兒子，和他相處非常愉快。韓侂胄被誅殺，先前因進言得到罪名的人都加以褒贈録用。嘉定元年，特遷楊宏中一級官，他也没有拜任。六年，因爲余嶸和汪逵、趙彦橚的推薦，被任命爲户部架閣，不久升爲太學正。嘉定八年夏季乾旱，他遞上密封的奏章，毫無隱瞞地指切時弊。遷爲武學博士，改任宣教郎。

當時諫官應武彈劾一名學官，楊宏中在季試策士時涉及到他的舊事，應武聽到後對他懷恨在心。秋戊祭祀武成王，祭酒負責做事。依照慣例，博士擔任亞獻，到這時没有任命楊宏中，楊宏中告訴了祭酒。於是應武彈劾楊宏中和同列人競争，并且説他矯情不自愛，於是讓他通判潭州。因爲雙親年老請求祠禄，差知武岡軍，没有接受而去世，時年五十三歲。

周端朝字子静，寧宗嘉定三年參加禮部考試獲得第一名，官終刑部侍郎兼侍講。張衜字用叟，因父親的官職而補官，有兩個兒子，和周端朝同時考中進士。林仲麟字景仲，蔣傅字象夫，長期住在學校，以忠直著稱，都因不得志而去世。徐範另有傳。

華岳字子西，是武學生，輕視錢財愛好俠義。韓侂胄掌權，華岳上書説：

> 一個月以來，都城的士民都彷徨四顧，好像將要喪失他們的家室；各軍隊的妻子兒女隱隱哭泣含着悲傷，好像要驅趕他們赴湯

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

侂冑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

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姻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冑，致身顯貴者。陳自强老不知耻，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冑，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吴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凋瘵軍心、瘠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

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閤，魯餡之貢子爲郎，富宣之庸駑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

蹈火。市區内紛紛擾擾，想説又不説了，被傳聞所驚懼，不知道爲了什麽。我慢慢地考查，却是侍衛部隊日月秘密出發，機要的情報像流星一様交相傳遞，進行戰備的勞役比平時多一倍，郵傳的路程也比以往加倍，纔知道陛下要進行北征。

韓侂冑因爲是皇后的族親，居於極高的地位，專掌大權，公開收取賄賂，畜養没有户籍的吏僕，委托給他們心腹之事，賣掉名器，私給爵賞，輕視神器，竊伺宗廟社稷，日益猖獗，不敢面對了。這是在我們心腹中的外患。

朝臣有以庸俗猥瑣的資質，向蘇師旦請求結爲姻親，立即進入政府的；有以阿諛奸佞的本領，依附奉承韓侂冑，使自己置身於顯貴之中的。陳自强年老不知羞耻，貪心没有中止的時候，私下扶植黨羽，暗中交結門第，凡是被實行的事情，衹知道有韓侂冑，没有把君父放在眼裏，這是處於我們的股肱之中的外患。

李爽、李奕、李汝翼衆李的貪婪懦弱没有計謀，郭倪、郭僎、郭倬、郭杲衆郭的享受富貴而没有用處，衆吴氏的恃寵專横僭越，衆彭氏的庸弱無能，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的凋弊軍心、殘害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都是以一名小卒的才能，各自得以掌權專制，平常搜刮平民的膏血，來賄賂韓侂冑，以至於通達顯赫，挨餓受寒的人們都想把他們的肉吃了却得不到。萬一陛下交給他們大事，他們的腦袋自己都不能擔保，哪有空暇爲陛下着想呢？這是處在我們的爪牙中的外患。

程松納妾以求人知，有的人用出賣自己的妹妹進入府中，有的人用獻妻進入府閤，魯餡舉薦他的兒子爲郎，富宣庸劣充位。這是處在我們耳目之中的外患。

蘇師旦以穢吏冒受節鉞，給牙人爵位；周筠以隸卒冒受戎鈐，買賣將相。這是扼制

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

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黄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埸，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内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

我們的咽喉的外患。他們的所謂外患實際上不值得擔憂，而這裏講的外患已經纏繞我們的全身了。

“禮樂征伐，從天子發出”。中國所值得尊貴的，是一切都聽從陛下的命令。現在給予和削奪的命令、廢黜與提升的權力，又不從陛下發出，却出自韓侂胄。這是我們有兩個中國了。命令又不從韓侂胄發出，都出自蘇師旦、周筠，這就是我們有了三個中國了。女真以區區的地盤，仍然能逼近我們的淮河、漢水，難道聽説過外患處在我們的心腹、股肱、耳目、爪牙以及咽喉之中，却有不侵凌我們的宗廟社稷的嗎？難道聽説過一家之中各自爲秦爲越，一船之中自己視爲敵國，却能制服遠方的人的嗎？連年部隊都被搜刮，士卒仇視他們的將官；人民都被侵略漁獵，百姓背叛他們的守令，國家内部展開戰鬥。這又開啓了我們中國億萬人所仇恨敵視的東西。現在不盡力除去我們心腹、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中和那個億萬人所仇恨敵視的東西，却想把國家的部隊全都派出，竭盡國家的財力，和遠方的敵人進行殊死戰鬥，反而不是把心思用在外部了嗎？

我曾經推算演繹兵書，自從去年上元甲子日，五福太一初次渡過吳的分野，四神直符對照面臨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相停留在幽、冀，黑殺黄道正在燕、趙徘徊。查考已有的章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部隊以先發出爲客，後發出爲主。後太歲乙丑到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發兵。假如他們背盟犯義，騷擾我們的疆土，直到在事情不得已的情况下，然後再回應他們，就反主爲客，還可以説差不多。萬一國家首先倡導謀劃舉事，那麽將帥内訌，士卒外叛，使萬民肝腦塗地，血戰千里。這是天數不利於首先起事。况且將帥無能愚蠢，軍民怨憤，官馬管理不善，騎兵缺乏訓練，不請出豪傑，不收攏英雄，糧餉不足，地形不險固，不修築山寨，不設置堡壘，我

糧不豐，形便不固，山寨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餫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

們即使有百萬披甲的部隊，千里饋送糧餉，但部隊發出没有功勞，不戰自敗。這是人事不利於首先發兵。

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國中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毁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内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俯首待終，何臍可噬。

我希望陛下消除我們一身的外患。我們國内的外患除去以後，然後公道開明，正人受到任用，法令自然就會實行，綱紀自然就嚴正起來，豪傑自然就來依歸，英雄自然就來依附，侵略國土的敵人自然就會返回，中原自然就可收復，天下自然就達到和平，四海之人自然就躋身於仁壽的行列，爲什麽要通過打仗來解決呢？不是這樣的話，那麽亂臣賊子毁冕裂冠，吟唱加九錫隆重恩典時的詩歌，恃仗着高貴無比的樣子，私自納妾，暗地裏把將相作爲自己的大臣，剥削軍士，塗炭生靈，墜毁百代的遠大目標，毁壞十廟的遺業。陛下這時雖然不想和他們一同滅亡，但災禍逼近自身，大權由别人掌管，衹好俯首待終，追悔莫及。

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强敵外攻，奸臣内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

事情如果不是這樣，難以讓人相信，我願意把自身交給廷尉，等待他們的部隊出發經過戰鬥，奏着勝利的凱歌回來，就把我的頭砍下來傳遞四方，作爲天下欺君罔上的人的戒鑒。倘若戰争接連不斷，失敗相繼而來，强敵在外部進攻，奸臣在内部叛亂，和我説的話全都相符合，然後讓我回到田園養老，永遠做一個不齒之人。

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置獄。

書奏上，韓侂胄大怒，下到大理，把他貶到建寧的監獄中。郡守傅伯成可憐他，命令獄卒使他出入不被捆綁。傅伯成離去後，他又觸怒郡守李大異，再次被投入獄中。

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韓侂胄被誅殺後，他被釋放回來，又一次入學考中進士，爲殿前司屬官，鬱鬱不得志。策劃罷去丞相史彌遠，事情被發覺，下到臨安治罪。案件被判定，因爲議論大臣應當處死。寧宗知道華岳的名聲，想讓他活下去，史彌遠説："這是想殺死我的人。"終於在東市把他杖打而死。

鄧若水

鄧若水字平仲，隆州井研人。博

鄧若水字平仲，是隆州井研人。博通經史，

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吴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鷄盟其僕曰："我明日謁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此何等事，而使我爲之。"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

做文章有風骨。吴曦叛亂，州縣没有敢抵抗的，鄧若水這時還是個布衣百姓，非常氣憤，將要殺掉縣令，起兵討伐吴曦。晚上殺了鷄和他的僕人立盟説："我明天到知縣那裏去，你懷中暗藏利刃跟隨我，我回頭看你，你就殺了他。"僕人假裝答應了。到了那一天他回頭看了僕人三次他也不行動。回來後責備僕人違背了盟約，僕人説："一般的人尚且不能殺，何况是知縣呢？這是什麽樣的事情，你却讓我去做。"鄧若水就執劍步行到武興，想親手殺死吴曦，半路上聽説吴曦死了，纔回來。人們都笑他發狂，却佩服他的志氣。

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奸，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置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争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幾其出入，將置之罪，或爲之解，乃已。

他考中寧宗嘉定十三年進士。當時史彌遠掌管國家大權已經很久，鄧若水在對策時極力論述他的奸惡，請求罷免他，另外再任命賢良宰相，否則必然成爲宗廟社稷的憂患。考官把他放入末甲之中。他對策的話傳播開來，都城裏的士人争相誦讀。史彌遠發怒，告訴府尹讓客舍的主人考查他的出入，準備對他治罪，有人替他作解釋，纔停下了。

理宗即位，應詔上封事曰：

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

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逾年矣，而乾剛不决，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

理宗即位，他應詔呈上密封的奏章説：

推行大義然後可以消除毁謗，收回大權然後纔能鞏固大位，除掉大奸然後可以平息大難。

寧宗皇帝去世後，濟王應當是繼承大位的人，没有聽説先帝廢黜他，天下人没有聽到他的過失。史彌遠認爲濟王的即位對他不利，夜裏假傳先帝的命令，逐去濟王，并且殺了皇孫，而奉迎陛下。不過半年，濟王竟然在湖州去世，用《春秋》的法則來衡量，這難道不是殺君嗎？不是篡權嗎？不是侵奪嗎？在背逆的當初，天下人都把罪責歸在史彌遠身上却不敢把過錯歸在陛下身上，爲什麽呢？天下人都知道在倉促之間，不是陛下能够知道的，也諒解陛下必定没有這種心思，也預料陛下必定能够掃清妖氛，來洗清先帝、濟王父子終天的憤恨。現在過了一年了，却没有剛强的决定，没有嚴厲的判斷，不能用來大大地撫慰天下人的期望。過去相

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

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奸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

信陛下必定没有的東西，現在或許懷疑它的存在。過去相信陛下是不知道的，現在或許懷疑陛下知道。陛下怎能容忍在清明的天日下，却讓自身受這種污辱呢？何不也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情，而使他們告訴千古之人呢？爲陛下考慮，不如遵奉泰伯的崇高品德，伯夷的清美名譽，季子的高尚節操，然後陛下的本心就表明於天下，這就是我所説的推行大義來消除毀謗，這是上策。

自古以來君主丢失大權，很少有不是從廢立之際而全部失去的。在廢立的時候，聲威震動天下，立了之後就輕視君主，所以强悍的大臣挾持恩寵來欺凌皇上，小人依仗强臣而目無皇上，時間一長内外就連爲一體，作爲皇上的沉默不語而聽任他們所做所爲，一天天地損削剥減，大概還有人臣所不忍心説的事。威重的權力一旦離去，君主雖然想鞏固自己的地位，保護自身，就有做不到的了。宣繒、薛極，是史彌遠的心腹之人；王愈，是他的耳目；盛章、李知孝，是他的鷹犬，馮榯，是他的爪牙。史彌遠想做某件事，害某個人，那麼這些人就和他一起謀劃，哪裏曾有陛下的意圖在中間施行呢？我認爲如果不除掉這幾個惡人，陛下不但不能够消除毀謗，也不能使自己的地位必定安穩，可是陛下怕什麼却長久地不做呢？這就是我所説的收回大權來安定帝位，這是策略之次。

次策不能實行的話，還有一策，就是説：除掉大奸然後能够消除大難。李全，是一個流亡的百姓罷了，在我們這裏寄食，兵力并没有增多，土地并没有增廣，勢力也不是特别盛大。賈涉作爲元帥，衹是一個無能的人罷了，李全不敢輕舉妄動，這是爲什麼呢？是因爲名正言順。自從陛下即位以後却敢於倔强，爲什麼呢？是因爲他有口實來使用他的部下。他的意思一定是説："濟王，是先皇帝的兒子，史彌遠却把他放逐殺死了。皇孫，是先皇帝的孫子，史彌遠却戕害

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了他。”他的話理直，他的氣勢强盛，所以沿着淮河的幾十萬部隊却不敢和他交鋒。雖然說現在暫且没事，就不一定了，怎麽知道他不會在某一天發出羽檄飛馳而來，把濟王作爲托詞，以討伐君王身邊的惡人爲名呢？史彌遠之徒，死有餘辜，不能再憐惜，宗廟社稷的生靈有什麽罪呢？陛下今天殺了史彌遠之徒，那麽李全就没有什麽口實來使用他的部下了。上策不能實行，就想到其次，次策不能實行，就想到下策，可悲啊！

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却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横抹之而罷。

制置司不敢替他把奏書交給驛使，退回給他。根據規格他應當改官，奏上，史彌遠取出筆把他的名字抹去而罷免了他。

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斫棺，取其尸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污，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

嘉熙年間，被召爲太學博士，應當入對，他草奏數千言，大略是說：“寧宗身體不適，史彌遠急於想使他的欺詐成功，他的這種心情難道是希望先帝再活下去嗎？先帝不能正終就寢，陛下不能名正言順地即位，我請求挖開他的墓冢砍斷棺材，拿出他的尸體把他斬了，來向先帝的在天之靈謝罪。前些年我曾經上過密封的奏章，請求皇上禪位給親近的宗屬，來洗清不義的污辱，没有通路送上，現在那奏書還在，謹冒死來讓皇上知道。”

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諭筆吏使竊録之。允恭見之，懼并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翼日早朝，奏出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召閤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可格班。”若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

將要入對的前一天，向他所親近的人潘允恭借筆吏，潘允恭一向知道鄧若水喜歡說危險的話，告訴筆吏讓他偷偷地記録下來。潘允恭看到後，害怕連同自己一同遭到災禍，跑去告訴丞相喬行簡，喬行簡也非常驚駭。第二天早朝，奏請出任鄧若水通判寧國府，退朝後，皇上召閤門舍人問道：“今天有輪對官嗎？”舍人回答說是鄧若水，喬行簡說：“他已經得旨補外任了，可以停止這一班。”鄧若水把奏書揣在袖中站在廊廡下，舍人告訴他使他離去，鄧若水怏怏不快地退下。自己知道不被時人所容，到官任幾個月，因爲言論被罷免，於是不再做官，隱居在太湖的洞庭山。

賈似道在京湖，聞其名，辟參軍事。若水雅思其鄉，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盗夜劫之，若水

賈似道在京湖，聽到他的名聲，徵召他爲參軍。鄧若水一直思念他的家鄉，就起身聽從他的招唤，趁機向西回到蜀地。住在山中，有盗賊在

危坐不動，盗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耻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絶人，築山寨，以兵捍衛鄉井。寨破，舉家遇害。

夜裏搶劫他，鄧若水正襟危坐一動不動，盜賊打他的頭，血流滿面，他也不動，盜賊就捨下他而離去了。鄧若水治學務必親身實行，以說空話爲耻。削刻木頭做成神主，用大字寫道“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每年都祭祀他們。他有一個兒子，體力超人，修築山寨，率兵捍衛鄉井。山寨被攻破，全家遇害。

僧真寶

僧真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縟。真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酋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酋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騊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嘆異焉。

僧真寶，代州人，是五臺山的僧正。他學佛，能够超出生死之外。靖康之變後，他和他的僧徒在山中練習武功。欽宗在便殿召見他問話，恩寵賞賜非常豐厚。真寶回到山中，更加聚集兵力幫助征討。州不能守，敵軍大舉來到，他們晝夜抗擊敵人，力量不能相敵，寺舍全被焚燒。敵人首領下令活捉真寶，他被抓來後義正詞嚴不屈不撓，敵人首領認爲他與衆不同，不忍心殺他，讓郡守劉騊千方百計地勸誘他，他終究不反顧，并且說：“我們的法中有口四的罪行，我已經答應爲宋朝皇帝而死，怎麽應當亂說呢?”安然地接受殺戮。元人聽到看到的都感嘆他不平凡。

莫謙之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間，詔爲溧陽尉。是冬，没于戰陳，贈武功大夫。

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莫謙之，是常州宜興的僧人。恭帝德祐元年，糾集聯合義士捍衛鄉間，詔令任命爲溧陽縣尉。這年冬天，死在戰場上，被追贈爲武功大夫。

這時萬安的僧人也起兵，舉的旗子上寫着“降魔”，又說道：“時危姑且爲將，事定再做僧人。”不久也戰敗而死。

徐道明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訔曰：“内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焫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

徐道明，是常州天慶觀的道士。任管轄，賜紫衣。恭帝德祐元年，元軍圍城，徐道明到郡守姚訔那裏去請求說：“事情危急了，君侯你有什麽計策?”姚訔說：“城内没有糧食，城外没有增援的部隊，衹有盡死力而守衛了。”徐道明立即返回，情緒激昂地告訴他的徒弟說：“姚公誓與城共存亡，我們也不能愧爲義士。”就取出觀裏的文書放入石函，藏在坑裏。元兵屠掠全城，徐道明正坐着點燃香，讀《老子》書。元兵讓他下拜，他不顧，琅琅地讀着書，元兵用刀威脅他，他也不爲所動，於是遇害。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第二百十五

孝　義

李璘 甄婆兒　徐承珪　劉孝忠　吕昇 王翰　羅居通 黄德輿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沈正　許祚 李琳(等)　胡仲堯 仲容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畢贊　顧忻 李瓊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温 榮恕旻　祁暐
何保之　李玭　侯義　王光濟 李祚(等)　江白　裘承詢 孫浦(等)
常真 (子)晏 王洤(等)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輿　李訪　朱壽昌
侯可　申積中　郝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臺亨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李籌 楊芾　楊慶　陳宗　郭義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鄭綺 鮑宗巖(附)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絶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各種品行之首没有比孝更美好的，各種行爲規範没有比義更偉大的。先王提倡孝道來教導人民忠厚，百姓因此變得厚道；先王提倡義來教導人民和睦，百姓因此不争鬥。普天之下如果都從孝義出發，不就成了篤守信用思念和順的朝代了嗎？從太祖、太宗以來，有爲父親報仇而殺了人的兒子，認爲他豪壯而把他釋放了；爲了盡孝而自割股肝的人，都被褒揚和獎賞；至於幾代同堂的，就免除他們的賦税。一百多年以來，由於孝義的感動，出現醴泉、甘露、靈芝、異木的瑞兆，史書上不斷地記載，宋朝的教化有足够觀賞的了。作《孝義傳》。

李璘

李璘，瀛州河間人。晋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寶積坊北，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仇，

李璘，是瀛州河間人。後晋開運末年，契丹進犯邊境，有一個叫陳友的人乘着混亂殺死了李璘的父親以及家裏三人。太祖乾德初年，李璘任殿前散祗候的差役，陳友是部隊裏的小校，在京城寶積坊北部二人相遇，李璘親手殺了陳友

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却不逃走，自稱是爲父親報仇，案情經過審訊屬實，太祖認爲他壯勇把他釋放了。

甄婆兒

雍熙中，又有京兆鄠縣民甄婆兒，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婆兒始十歲，妹方襁褓，托鄰人張氏乳養。婆兒避仇，徙居赦村，後數年稍長大，念母爲知政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與兄課兒同詣張氏求見妹，張氏拒之，不得見。婆兒憤怒悲泣，謂兄曰："我母爲人所殺，妹流寄他姓，大仇不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具酒殽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仇，特貸焉。

太宗雍熙年中，京兆鄠縣又有一個叫甄婆兒的人，母親劉氏和同里人董知政憤怒争執起來，董知政打死了劉氏。甄婆兒纔十歲，妹妹正在襁褓中，托付給鄰居張氏喂養。甄婆兒爲了躲避仇人，遷居赦村，幾年後逐漸長大，想到母親被董知政殺害，又想到他妹妹寄居在張氏家裏，就和哥哥甄課兒一起到張氏家裏請求看一看妹妹，張氏拒絶了他們，没能見到。甄婆兒悲憤地哭泣，對哥哥説："我們的母親被人殺害，妹妹流落寄居在别人家裏，不報這深仇大恨，活着有什麽用處!"當時正是寒食節，準備好酒菜到母親的墳前痛哭一場，回去取出砍桑的斧子放到衣袖中，去見董知政。董知政正在和小孩玩耍，甄婆兒從他身後出來，用斧子砍向他的腦袋把他殺了。有司把他的事情向皇上請示，太宗稱贊他能爲母親報仇，特地免了他的罪。

徐承珪

徐承珪，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緝俗里，木連理，瓜瓠異蔓同實，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爲贊皇令。

徐承珪，是萊州掖縣人。從小喪失父母，和他的兄弟三人以及家族裏三十口人一起吃粗劣的食物，穿衣互相謙讓，過了四十年没有改變他們的操守。他們所住的崇善鄉緝俗里，樹木連理，不同藤蔓上的瓜瓠結出相同的果實，州裏向上報告。太祖乾德元年，下詔把鄉名改爲義感，里名爲和順。徐承珪曾任贊皇縣令。

劉孝忠

劉孝忠，并州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爲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爲己子。後養父兩目失明，孝忠爲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劉鈞聞而召見，給以衣服、錢帛、銀鞍勒馬，署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慰

劉孝忠，是并州太原人。母親生病經過三年，劉孝忠割取大腿上的肉、斷掉左乳來讓母親吃；母親生病心裏感到劇烈的疼痛，劉孝忠在手掌中點燃火，代替母親受痛。母親不久就痊愈了。過了幾年母親死了，劉孝忠給富貴人家做傭奴，得了錢來埋葬他的母親。富貴人家知道他的孝行，收養他作爲自己的兒子。後來養父的雙目失明，劉孝忠給他舔舐，過了七天養父的眼睛又能看見東西了。因爲雙親的緣故，謹慎地事佛，曾經在佛像前割掉兩條大腿上的肉，把油倒入傷口中，點起燈過了一晝夜。劉鈞聽到後召見他，

諭。

給他衣服、錢帛、銀鞍勒馬，代理宣陵副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召見撫慰他。

吕昇　王翰

吕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并下詔賜粟帛。

吕昇，是萊州人。父親吕權失明，他剖開腹腔取出肝臟來救父親的病，父親又能看見了，吕昇却没有死去。冀州南宫人王翰，母親失明，王翰把自己的右眼珠挖出來給他母親補上，他母親的眼睛又像以前一樣能看見東西了。太宗淳化年中，下詔一并賜給他們粟帛。

羅居通　黄德輿

羅居通，益州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墳樹，芝草生其旁。開寶四年，長吏以聞，詔以居通爲延長主簿。

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黄德輿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涌其側，降詔旌表。

羅居通，是益州成都人。母親死後，他在墓旁建小屋住了三年，有甘露降到墳樹上，旁邊長出靈芝。太祖開寶四年，長吏把事情報上去，下詔讓羅居通任延長縣主簿。

真宗大中祥符初年，資州人黄德輿埋葬父母，背土造墳，有甘美的泉水從墳側涌出，降詔表彰他。

齊得一

齊得一，密州諸城人。幼嗜學，及長，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皆就之肄業焉。晋末，皇甫暉爲密州防禦使，得一父爲客將。及暉叛歸淮南，屢率衆剽劫於故郡，民之牛羊犬豕悉取以犒士卒，得一之家被略殆盡。後王萬敢爲防禦使，性貪暴，執鄉民十八家，責其嘗以牛酒餽賊，盡殺之而取其資産，得一親屬死者十餘人，唯得一與兄脱身獲免。明年詣闕上訴，朝廷遣使按鞫之得實，萬敢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郡國舉廉退孝悌之士，本郡即以得一應詔。至闕，策試中選，授章丘主簿。

齊得一，是密州諸城人。幼年好學，長大以後，能讀《五經》，善於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都跟從他完成學業。後晋末年，皇甫暉任密州防禦使，齊得一的父親爲客將。等到皇甫暉叛變回到淮南，多次率領部衆到故郡搶掠，把百姓的牛羊狗猪都奪走來犒勞士卒，齊得一的家裏被劫掠殆盡。後來王萬敢任防禦使，性情貪婪凶暴，抓了十八家鄉民，責備他們曾經用牛酒饋送給叛賊，把他們全都殺了并把他們的資産拿走，齊得一的親屬有十多人死去，衹有齊得一和哥哥脱身幸免。第二年到朝廷上訴，朝廷派使臣按查事情屬實，王萬敢被削去官職，判官胡轍被判死罪。齊得一就回到鄉里，穿布衣吃蔬菜，不求做官。太祖開寶年中，下詔郡國推舉廉潔退讓孝順的人士，本郡就推舉齊得一應詔。到了朝廷，策試中選，授爲章丘縣主簿。

李罕澄

李罕澄，冀州阜城人也，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李罕澄，是冀州阜城人，七代同堂。後漢乾祐三年，下詔更改鄉里的名稱并在他們的門閭張旌表彰。太宗太平興國六年，長吏拿着後漢賜的詔書來上報，又旌表他們。

邢神留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鬥，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

邢神留，是深州陸澤人。父親邢超，欠了官租，里胥來催要租税，和邢超打起來，邢超把里胥打死了。邢神留時年十六歲，到官吏那裏請求代替父親去死。州裏把事情報上去，特下詔減去他的死刑，賜給里胥家裏一萬錢作爲買棺材埋葬的費用。

沈正

端拱初，泰州海陵人沈正父爲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塗見，父恐懾，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尸。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

太宗端拱初年，泰州海陵人沈正的父親任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藉着喝醉酒把平民打死了，沈正在半路上看見，他的父親害怕了，叙述了緣故，沈正就呼叫着脱下衣服，去毆打那人的尸體。巡警逮捕他把他送到官府，案件被判决，他安然地赴往刑場，聽到的人都爲他感到悲傷。

許祚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

許祚，是江州德化人。八代同堂，老幼共有七百八十一口人。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在他們的門閭上掛匾表彰他們。淳化二年，本州上言許祚家春夏經常缺乏糧食，下詔每年借給他們一千斛米。

李琳(等)

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彦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温州陳侃、江陵褚彦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素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明法及第。芳淳化四年來賀壽寧節，賜進士出身。侃事母至孝，賜其母粟帛。彦逢兄弟五人皆年七十餘，至道元年，轉運使表其事，詔補彦逢教練使。

信州又有一個叫李琳的全家十五代同堂，貝州田祚、京兆的惠從順都是十代同堂，廬州的趙廣、順安軍的鄭彦圭、信州的俞雋都是八代同堂，陝州的張文裕六代同堂，襄州的張巨源劉芳、潭州的瞿景鴻、温州的陳侃、江陵的褚彦逢都是五代同堂，徐州的彭程四代同堂，都賜詔旌表門閭。張巨源平時學習法律，太平興國五年，賜他爲明法及第。劉芳淳化四年前來慶賀壽寧節，被賜爲進士出身。陳侃事奉母親非常孝順，賜給他母親粟帛。褚彦逢兄弟五人年齡都是七十多歲，太宗至道元年，轉運使上表報告他們的事迹，下詔補褚彦逢爲教練使。

胡仲堯

胡仲堯，洪州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

胡仲堯，是洪州奉新人。幾世同堂，達到幾百口人。在華林山別墅構建學舍，聚集萬卷書籍，大設厨房和糧倉，以招請接納四方游學的士

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詔旌其門閭。仲堯詣闕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嘉之，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内東門。五年，遣弟仲容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容，特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仲堯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

子。南唐李煜時曾經被授爲寺丞。太宗雍熙二年，下詔旌表他們的門閭。胡仲堯到朝廷去謝恩，被賜給白銀器皿二百兩。淳化年間，州裏乾旱歉收，胡仲堯打開糧倉用比市場價格低的價錢來賑濟飢民，又用私人的錢財修建南津橋。太宗稱贊他，任命他爲本州助教，允許他每年用香稻時鮮水果在大内東門進貢。淳化五年，他派弟弟胡仲容前來慶賀壽寧節。皇上召見胡仲容，特授他爲試校書郎，賜給他袍笏犀帶，又把御書賜給他。公卿很多人賦詩稱贊。胡仲堯逐漸遷爲國子監主簿，辭官去職後去世。

胡仲容

仲容字咸和，咸平三年，復至闕貢土物，改大理評事，屢被賜賚。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後遷光禄丞致仕，天禧中，特賜緋魚。卒，年七十九。以弟之子用訥爲後，試校書郎。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進士，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仲容子用之洎從子用莊、用舟，并進士及第。

胡仲容字咸和，真宗咸平三年，又到朝廷進貢土産，改任大理評事，多次被賜給財物。胡仲容修建了本縣的孔子廟，非常宏大。後來遷爲光禄丞辭官去職，天禧年間，特賜給他緋衣和魚符袋。去世，時年七十九歲。讓他弟弟的兒子胡用訥作爲他的後代，試校書郎。胡仲容的弟弟叫胡克順，太宗端拱二年考中進士，官至都官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胡仲容的兒子胡用之以及侄子胡用莊、胡用舟，都考中了進士。

陳兢

陳兢，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

陳兢，是江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的後代。

叔明五世孫兼，唐右補闕。兼生京，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高安丞。灌孫伯宣，避難泉州，與馬總善，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游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大順初卒。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江州司户。衮子昉，試奉禮郎。

陳叔明的第五代孫子是陳兼，任唐朝的右補闕。陳兼生陳京，任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陳京没有兒子，讓侄子陳褒做繼承人，陳褒官至鹽官縣令。陳褒生了陳灌，陳灌曾任高安縣丞。陳灌的孫子陳伯宣，到泉州避難，和馬總友善，注釋司馬遷的《史記》流行於世；後來游歷廬山，於是住在德安，曾經以著作佐郎徵召他，他没有赴任，唐昭宗大順初年去世。陳伯宣的兒子陳崇任江州長史，增加購置田園，設立家法告誡子孫，選擇堂兄弟及諸子侄掌管其事，建立書堂教導他們。唐僖宗時曾經下詔旌表他的家門，南唐時又爲他家設立義門，免除他們的徭役。陳崇的兒子叫陳衮，任江州司户。陳衮的兒子叫陳昉，試奉禮郎。

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

陳昉家裏十三代同堂，老少共七百口人，没

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争訟稀少。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其徭役，從之。昉弟之子鴻。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免雜科。兢即鴻之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上言兢家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有畜養僕妾，上下姻親和睦，没有人説閑話。每次吃飯，一定是大家一起坐在大堂上，没有成年的另外坐一席。有一百多隻狗，也放置一槽一起進食，一隻狗没有到，其他的狗也都不吃。在別墅修建書樓，邀請四方人士，修習學業的人大多依附他。鄉里大都感化，争訟的人很少。太祖開寶初年，平定江南，知州張齊上請仍舊免除他們的徭役，朝廷答應了他。陳昉弟弟的兒子叫陳鴻。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又奏請免除他的雜税。陳兢就是陳鴻的弟弟。淳化元年，知州康戩又向上進言説陳兢家常常苦於糧食不足，下詔本州每年借給他們二千石粟米。

後兢死，其從父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參知政事張洎對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内，肅於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以遠民義聚，復能固廉節，爲之嘆息。大中祥符四年，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天聖元年，又以蘊繼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并舉進士。延賞職方員外郎。

後來陳兢死了，他的堂弟陳旭每年衹接受所借給的粟米的一半，説是節省着吃，可以等到秋天收成。遇到糧食歉收價格很貴，有人勸他全都接受下來再賣出去，可以求得好的價錢。陳旭説："朝廷因爲我家共有上千口人，痛心我們缺糧，把公糧借給我們，怎能見利忘義，做出欺騙皇上的事情呢?"至道初年，皇上派内侍裴愈到他家賜給御書，裴愈回來後，説陳旭家孝敬友愛節儉禮讓，近似於淳樸的古風。太宗曾經對近旁的大臣説到他們，參知政事張洎對答説："陳旭的宗族有一千多口人，世代遵守家法，孝順恭謹不衰，閨門裏面，比公府還肅静。"并講到陳旭接受貸糧的事情。皇上認爲遠民能够義聚，又能固守廉節，爲他們而感嘆。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讓陳旭任江州助教。陳旭死後，弟弟陳蘊主持家事。仁宗天聖元年，又讓陳蘊接着任助教。陳蘊死後，他的弟弟陳泰主持家事。陳泰的弟弟陳度，以太子中舍退休。侄子陳延賞、陳可，都考中進士。陳延賞曾任職方員外郎。

洪文撫

洪文撫，南康建昌人，本姓犯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悌著稱。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至道中，本軍以聞，遣内侍裴愈齎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爲謝，太宗

洪文撫，是南康軍建昌人，因爲原姓犯了宣祖的偏諱，改爲今姓。他的曾祖父洪諤，任唐朝虔州司倉參軍，子孫衆多，以孝順而著稱。六代義居，同吃同住。到他們所住的雷湖北邊創辦書舍，招引求學的人。太宗至道年間，本軍把他的事情報上去，皇上派内侍裴愈把一百軸御書送給他家。洪文撫派弟弟洪文舉到朝廷進貢土

飛白一軸曰“義居人”以賜之，命文舉爲江州助教。三年八月，又詔表其門閭。自是每歲遣子弟入貢，必厚賜答之。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三年進士第，至都官員外郎。

產作爲答謝，太宗用飛白筆法書寫下一軸爲“義居人”來賜給他，任命洪文舉爲江州助教。至道三年八月，又下詔旌表他們的門閭。從此他每年派子弟入朝進貢，皇上必定賜給豐厚的禮物答謝他們。洪文撫兄長的兒子叫洪待用，考中真宗咸平三年進士，官至都官員外郎。

易延慶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上高人。父贇，以勇力仕南唐至雄州刺史。延慶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蔭爲奉禮郎。顯德四年，周師克淮南，贇歸朝，授道州刺史；延慶亦授大名府兵曹參軍，後爲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多爲詩賦，稱其孝感。

易延慶字餘慶，是筠州上高人。父親易贇，因爲勇敢有力在南唐做官到雄州刺史。易延慶從小聰慧，涉獵經史，尤其擅長聲律，因爲父親的蔭庇任奉禮郎。後周顯德四年，周軍攻克淮南，易贇歸順周朝，被授爲道州刺史；易延慶也被授爲大名府兵曹參軍，後來任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年，易贇去世，埋葬在臨淮。易延慶守喪痛不欲生，在墓旁造小屋服喪，親手栽了幾百根松柏，早上出來守墓，晚上回去侍奉母親。墓的西北側長出了紫芝，過了幾年又長出十八根玉芝。本州將要表奏他的事迹，易延慶懇切地拒絕了。有人把那芝草畫下來帶到京城，朝士大多爲其賦詩，稱贊他以孝感動上天。

服闋，延慶以母老稱疾不就官。母卒後，藁殯數年，延慶出爲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及母葬有期，私歸營葬，掩壙而返。知軍扈繼昇言其擅去職，坐免所居官，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延慶樹二栗樹墓側，二樹連理，蘇易簡、朱台符爲贊美之。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服喪期滿，易延慶因爲母親年老稱病不做官。母親去世後，權且停放靈柩好幾年，易延慶出任大理寺丞。曾經主管建安的市征，等到埋葬母親的日期確定，他私自回去料理埋葬的事宜，蓋上墓穴後返回。知軍扈繼昇説他擅自離職，他被免去官職，又在墓側建屋守墓數年。母親平生愛吃栗子，易延慶在墓旁種了兩株栗樹，兩樹相連理，蘇易簡、朱台符曾經贊美它。後來他任端州知州，去世。兒子易綸，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考中進士。

董道明

董道明，蔡州褒信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董道明，是蔡州褒信人。母親死後出葬，董道明偷偷地藏到墓中，人們把他埋了，經過三天，家人打開墓冢把他救出來，董道明平安無事，終生住在墓旁。

郭琮

郭琮，台州黄巖人。幼喪父，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

郭琮，是台州黄巖人。年幼就失去父親，事奉母親極其恭敬孝順。娶妻子有了孩子，移住到母親的屋裏。凡是母親想要的，他必定親自進

食，絶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至道三年，詔書存恤孝悌，鄉老陳贇率同里四十人狀琮事于轉運使以聞，有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明年，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

奉。平常吃飯不過半飽，斷絶飲酒吃葷長達三十年，來祈求母親長壽。母親活到一百歲，聽力視力也不衰退，飲食也没有減少，鄉里人都感到驚異。太宗至道三年，詔書安慰撫恤孝順的人，鄉老陳贇率領同里的四十人把郭琮的事情寫下來交給轉運使讓他報告朝廷，皇上詔令旌表門閭，免除他家的徭役。第二年，他母親無病而去世。郭琮哀號不止幾乎喪命，鄉里的人大都拿來金帛助葬。

應天寺僧　畢贊

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潭州長沙人畢贊，仕郡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又有越州應天寺的僧人，年少時貧窮没有辦法養活母親，就剃髮求食來供給母親，他母親活了一百零五歲而死去。

潭州長沙人畢贊，在郡裏任引贊使，性情非常孝順，他父母都已到八十多歲。轉運使上表他的事迹，詔令畢贊離職供養父母到死。

顧忻

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睹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

顧忻，是泰州泰興人。十歲時喪失了父親，因爲母親有病，他十年没有吃葷腥的東西。鷄剛叫，他就戴好帽子繫好衣帶率領妻子兒女到母親的屋子裏，詢問她想要什麽，像這樣過了五十年，不曾離開母親的身邊。母親年老，眼睛看不到東西，顧忻日夜號哭祈求上天，刺血寫了數卷佛經。母親的眼睛忽然又能看見，能在蠟燭下面縫衣，活到九十多歲無病而終。

李瓊

又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杭州仁和縣又有一個人叫李瓊，以賣絲織品爲職業，事奉母親非常孝順，夜裏經常起來十幾次看望母親。母親喜歡吃應時新鮮的東西，李瓊千方百計地尋求購買，得到以後必定付給十倍的報酬。

朱泰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

朱泰，是湖州武康人。家裏貧窮，靠賣柴養活母親，他常常到幾十里以外的地方换來美味來奉養母親。朱泰吃飯穿衣都很粗陋，告誡妻子兒女要經常看母親的臉色做事。一天，鷄剛叫他就進山了，等到天明時，他在山脚下休息，碰到一隻老虎撲向他把他背走了。朱泰已經昏迷過去，走了一百多步，忽然有點兒醒過來，厲聲

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强舉動，不逾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説："老虎强暴吃我，衹是遺憾母親没有依托了！"老虎忽然把朱泰丢在地上，頭也不回地跑了，就像有人極力驅趕它一樣。朱泰匍匐回到家裏。母親扶着他哭泣，朱泰也勉强能舉動，没過一個月就像從前一樣了。鄉里人聽説他的孝順感化了老虎，都拿着金帛送給他，里人稱他爲朱虎殘。

成象

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盗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襟袂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卧，象無畏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爲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成象，是渠州流江人。在里中教授詩書，事奉父母以孝順著稱。母親生病，他割掉大腿上的肉讓她吃，朝廷詔令賜給他束帛和醪酒。太宗淳化年中，李順叛亂占據郡縣，成象的父母受到驚嚇而死去，把骨灰寄放到佛舍，成象號哭着料理葬事。盗賊被平定後，鄉里凑了三百萬錢贈給他。成象在墓旁建小屋，用喪服的衣襟和衣袖把土篩在墳上，每天篩三斗。常常痛哭，聽到的人都感到悲愴。他不曾吃肉食穿錦衣，有人贈給他他也不接受。虎豹圍着小屋而卧，成象一點兒也不害怕。一百多隻燕子聚集到小屋中，禾苗從墓旁長出結了九個穗。服喪期滿他仍然没有回家，懂禮的人寫信勸諭他，於是他回家繼續教授學徒，遠近的人都稱他爲成孝子。

陳思道

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鬻醯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裒鬻醯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

陳思道，是江陰人。父親去世後，事奉母親兄長以孝悌著稱。在市旁賣醋，來供養母親和兄長，買東西不計較價錢，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母親生病了，陳思道有好幾個月都没有解下衣帶休息，兩眼生瘡潰爛，飲食和母親一樣。等到母親去世，他七天没有吃喝。埋葬母親後，收集賣醋得到的錢，共有十萬，奉送給他哥哥。在墓旁建小屋，日夜悲傷痛哭，他的妻子時常携帶兒女到他那裏去，他拒絶和他們相見。夏天種瓜，來招待過往的客人。白天白兔馴順親狎，夜晚虎豹圍着小屋而卧。真宗咸平元年，知軍把他的事情報上，詔賜束帛，旌表他的家門。

方綱

方綱，池州青陽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景德

方綱，是池州青陽人。八代同竈而食，家裏共有七百口人，住房六百間，每天早晨敲鼓集合吃飯。曾經拿出五千斛稻子賑濟借貸給貧民。

二年，轉運使馮亮以聞，詔旌其門。天禧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使還，言綱家税籍錢四百餘千，米二千五百斛，同居四百年，而本縣科率一無寬假，望蠲其户雜科，詔從之。

真宗景德二年，轉運使馮亮把事情報告上去，下詔旌表他的家門。天禧年中，侍御史韓億安撫江南，出使回來，説方綱家的税籍錢有四十多萬，米有二千五百斛，同住四百年，但本縣的科税和算錢没有一點寬貸和免除的，希望免除他們的雜税，皇上下詔答應了。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號不絶聲。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爲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龐天祐，是江陵人，在里中教授經書。父親生了病，龐天祐割掉大腿上的肉讓他吃；父親病好後，又生了眼病失明，龐天祐號叫哭泣祈求上天并爲他舔目。父親年紀八十多歲，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去世，龐天祐背土封墳，在墳旁結廬而住，晝夜號哭不斷。知府陳堯咨親自前去吊唁，把他的事迹報上，下詔旌表他的門閭。龐天祐家裹没有一點積蓄，住在僻陋曲折的小巷中，陳堯咨幫他移到里門的右側，修築樓臺表彰他。

劉斌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志元黥面配隸汝州，釋斌等罪。

劉斌，是定州人。父親叫劉加友，太宗端拱年間被堂弟劉志元殺死。劉斌的兄弟年紀都小，隨着母親改嫁到了别人家，母親曾經告誡他們説："你們長大了，一定要爲父親報仇。"真宗景德年間，劉斌兄弟帶着刀在路上等待劉志元，結果没有把他刺死，就到官吏那裹自己坦白。州裹備文定案後向上請示，下詔把劉志元黥面發配到汝州，免除劉斌等人的罪過。

樊景温　榮恕旻

樊景温，陝州芮城人；榮恕旻，雄州歸信人。兄弟異居積年。大中祥符中，景温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雍睦。

樊景温，是陝州芮城人；榮恕旻，是雄州歸信人。兄弟住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年。真宗大中祥符年中，樊景温家的樗樹五條枝合爲一條，榮恕旻家裹的榆樹兩根自然合在一起，兩家都感到特異，又義聚在一起，鄉里人稱贊他們和諧親睦。

祁暐

祁暐字坦之，萊州膠水人。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中，出知濰州，母卒，葬于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兔馴擾墳側，州人異

祁暐字坦之，是萊州膠水人。太宗淳化三年考中進士，歷任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天禧年中，出知濰州，母親去世，埋葬在州城的南面。祁暐解職之後，在墓旁建了一個小屋，號哭守護，吃粗飯素食，過了六個冬天，凍掉了脚上的兩個脚趾。有白烏白兔在墳旁馴服，州裹人認

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帛三十匹、粟三十石，令長吏每月存問。

爲他與衆不同，把情況報告上去。朝廷下詔表彰贊美，賜給他帛三十匹，粟三十石，讓長吏每月都去慰問。

何保之

何保之，梓州通泉人。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於坐隅，人稱異焉。大中祥符降詔旌恤。

何保之，是梓州通泉人。考中了進士，有崇高的品行。母親去世，他背土造成墳，在墓旁結廬而住。每天都有群烏飛集在墳上，哀叫着不肯離去，又曾經有兔子馴服在他坐的角落裏，人們認爲很特異。真宗大中祥符年中降詔旌表撫恤。

李玭

李玭，大名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以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堅，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藁葬者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遑遑然唯恐築之不及，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令府縣安存之。里中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玭被旌，兄弟慚懼，復相率同居。

李玭，是大名府宗城人。性情極其孝順，努力耕作來事奉母親。母親去世後，他把田地讓給弟弟李堅，於是在埋葬他母親的地方結廬居住，晝夜號哭，背土修墳高一丈多。又把兩代以及各族父母草草埋葬的全都依禮修築墳墓，共用三年時間修成六個墳墓，都有一丈多高。不吃肉食不穿絲帛，不參預人間的事情，匆匆忙忙地衹怕來不及築好，墳修成後，又留下守墳三年。經常讓哥哥的兒子賣藥來養活他自己。年紀有六十多歲，脚不曾踏入縣門。鄉里人稱他爲李孝子。真宗天禧年中，知府張知白把他的事迹向上報告，下詔賜給他粟帛，讓府縣安慰存恤他。里中有母親還在就分家產的聽説李玭受到表彰，兄弟慚愧害怕，又相繼同住在一起。

侯義

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遽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糇糧。逾年，墳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盗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侯義，是應天府楚丘人。家貧没有財產，替別人耕田來事奉母親。里人有埋葬了他的父母就立刻返回的，侯義的母親經過墓旁，哭泣着對侯義説："我死後，大概也像這樣吧！"侯義就激動地發誓而不願説，衹是安慰他的母親説："不要悲傷，我决不會是這樣。"真宗咸平年中，他母親去世了，侯義盡力自己辦理葬事，不掩蓋墳穴，白天就背土修墳，晚上就在靈柩旁邊痛哭。妻子兒女困頓不能養活，田主曹氏可憐他們，用乾糧資助他們。過了一年，墳地的瓜異蒂、樹木連理，又有大蛇盤繞在旁邊却不糟踏生物，野鴿飛來而不離去。曾經碰上盗賊搶劫他的衣服，後來知道是侯義的東西，全都歸還了他。

王光濟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咸平二年，本州以孝聞，有詔旌之。

王光濟，是廬州人。母親去世了，於是他刻下肖像早晚奉事還像平時一樣，孝道純深。真宗咸平二年，本州把他孝順的事迹報上，皇上下詔表彰他。

李祚　周善敏

時又有徐州豐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計勉諭，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遂愈。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存慰之。

當時還有徐州豐縣人李祚，父母去世，結廬住在墓旁共有二十七年，家裏人千方百計勸諭他，他都不聽。益州雙流人周善敏，父親去世，他在墓旁結廬居住。母親生病，又割掉大腿上的肉來讓她吃，母親的病於是痊愈。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特詔旌表李祚，賜給周善敏粟帛慰問他。

江白

江白，建昌人，景德二年進士。父禹錫，有節義，高年不仕，躬自教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有詔嘉美，賜以粟帛，歲時遣使存問，五年，卒。白自鄞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江白，是建昌人，真宗景德二年考中進士。父親是江禹錫，有節義，年高不做官，親自教授學業，大中祥符初年，獻上《東封詩》十五篇，皇上下詔稱贊他，賜給他粟帛，每年派使臣慰問，大中祥符五年，去世。江白從鄞縣尉罷官回來，背土料理葬事，在墓旁結廬居住，喝着蒺藜羹，穿着草鞋，晝夜哭泣，直到守喪期要滿時仍然如此。轉運使把他的情况向上報告，皇上下詔賜給他帛二十匹，粟麥二十石，醪酒十缸。

裘承詢

裘承詢，越州會稽人。居雲門山前，十九世無異爨。子弟習弦誦，鄉里稱其敦睦。州以聞，詔旌其門閭。

裘承詢，是越州會稽人。住在雲門山前，十九代没有分家。子弟們學習弦歌和誦讀，鄉里人稱他們敦厚和睦。州裏把他們的事迹報上去，下詔旌表他們的門閭。

孫浦(等)

咸平後，又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王美、解州董孝章并十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遵六世同居，兖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上、

真宗咸平年後，又有保定軍的孫浦、襄州的常元紹、蔡州的王美、解州的董孝章都是十代同堂，莫州的高珪、永定軍的朱仁貴、潞州的邢濬、相州的趙祚都是八代同堂，麟州的楊榮、隰州的趙友、開封的李居正、潁州的張可象、衛州的張珪、滄州的崔諒都是七代同堂，邢州的王覺、趙州的曹遵都是六代同堂，兖州的童升、陳州的樊可行、京兆的元守全、平定軍的段德都是五代同堂，開封的張仁遇、亳州的王子上、建昌軍的瞿肅都是四代同堂。瞿肅家有一百五十口

建昌軍瞿肅四世同居。肅家百五十口，長幼孝悌，鄉人化之。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或聚居至七百口，累數十百年。并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調。

人，長幼孝悌，鄉里人被感化。又有河陰的王世友、大名的李宗祐、陳州的劉閏、宣州的汪政、潭州的李耕，有的居住在一起達到七百口人，累計上百年。他們所在的州縣全都請求加以表彰，皇上下詔答應了，并且免除他們的租税。

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言曲阜東野宜、乾封竇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言陝州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并即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東封泰山，判兗州王欽若説曲阜的東野宜、乾封的竇益合居五六代，有節操品行。四年，西祀汾陰，考制度使馬起説陝州的張化基、閻用和、楊忠義同族聚居在一起有好幾代，孝悌的行爲值得稱贊。都在天子所在之地降詔褒美，分别優厚賜給粟帛。

常真　常晏

常真，陳州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負土成墳，不茹葷血。周廣順中，詔旌其門閭。開寶七年，本州以聞，詔再加旌表。

常真，是陳州項城人。父母親去世，他在墓旁結廬守完喪，背土修成墳，不吃葷腥。後周廣順年間，下詔旌表他的門閭。太祖開寶七年，本州把他的事迹報上去，下詔再次加以旌表。

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養母，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平興國八年，詔旌表之。

常真的妻子生病，兒子常晏割下大腿上的肉來供養母親，等到母親死去，常真的二兒子常守規光着脚走路，每天吃一頓飯，在墓旁結廬住了三年。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下詔旌表他們。

王洤(等)

又有齊州王洤、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興，并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絶聲。州郡繼以聞，皆降詔旌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有齊州的王洤、河南的李繼成、滄州的胡元興，都是在他們的母親死後背土修成墳，晝夜哭聲不斷。州郡相繼把他們的事迹報上，皇上都降詔旌表他們的門閭，賜給他們粟帛。

杜誼

杜誼字漢臣，台州黄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顔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絶，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潤，泥水没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茇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吴越大水，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

杜誼字漢臣，是台州黄巖人。事奉父母極其孝順。父親剛正嚴厲，杜誼失去寵愛，惴惴不安地害怕不容納自己，窺伺父親的臉色然後纔敢向前。接連喪失了父母，晝夜號哭不絶，好幾天都没有吃一點東西。選擇墓地埋葬父母，光着脚背土修成墳，往來十多里地，每天從泥塘中渡過，泥水淹没小腿，即使下起大雨大雪也不曾稍微停息。手脚都皸裂流出鮮血，他用漆塗抹裂口。每倒一畚土，一定號哭着繞着墳轉三圈然後纔離去。埋葬父母以後，隨即在墓旁草地上建屋居住，背土守完喪，有人前去看他，他就讓他們離去。每天吃一頓飯，不吃葷腥。雖然虎狼在墓

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奬。

旁來往，杜誼也安然無所畏懼。第二年，吴越發大水，山上到處洪水泛濫，把大石冲走了十幾里。台州的山最高而洪水晚上到來，依山而住的百姓，房屋、墓田、牲畜很多都被冲壞了，却惟獨没有涉及到杜誼。邑裏人把他的事迹寫下向上報告，下詔嘉奬他。

事族父衍甚謹，衍愛之均諸子。以祖垂象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嘗知永城縣，歲捐奉錢三十萬，以收瘗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十餘。又出奉錢率其下新文宣王廟，兩旁爲學舍數十區，旦夕講學於其堂。永城父老稱誼之政爲不可及。

他事奉族父杜衍非常恭謹，杜衍待他就像對待兒子們一樣。靠祖父杜垂象的蔭庇入官，做到贊善大夫。他曾知永城縣，每年捐出三十萬俸錢，來收埋在汴渠裏淹死的共四十多人。又拿出俸錢率領他的下屬翻新文宣王廟，在兩邊建造幾十間學舍，早晚上學堂裏講學。永城縣的父老鄉親稱贊杜誼的政績没有人比得上。

誼生平敦厚，尚信義，有大志，家貧，不恤有無，常推以濟親友。後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杜誼生平敦厚，崇尚信義，有大志，家裏貧窮，他不顧惜自己有還是没有，經常推讓接濟親友。後來通判梓州，去世。他的兒子杜揆纔十六歲，在杜誼的墓旁痛哭而死去。

姚宗明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其十世祖棲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棲雲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没塞上。時棲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棲雲養於伯母。既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亡，棲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姚宗明，是河中永樂縣人。他的十世祖是姚棲雲。在唐朝貞元年間，調發士卒戍守邊地，姚棲雲的父親對他的哥哥説："兄長的後嗣還没有立下，可以不去。我幸好有兒子，請讓我代替兄長前往。"於是戰死在邊塞上。當時姚棲雲衹有三歲，他的母親改嫁了，姚棲雲被伯母收養。他長大以後，事奉伯母就像自己的母親一樣，伯母死後，姚棲雲埋葬了她。又招魂埋葬他的父親，悲痛他的父親死在邊疆，就在墓旁結廬，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用俸錢買地，開拓墓道刻石表彰他。河中尹渾瑊把他的事迹報上，下詔加以優厚的賞賜，旌表他的家門，給他的鄉起名爲孝悌，社叫節義，里叫敬愛。

棲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

姚棲雲生姚岳，姚岳生姚君儒，姚君儒生姚師正。從姚岳到姚師正，四代都在墓旁結廬。姚棲雲的第五代孫子叫姚厚，第六代孫子叫姚雅，第七代孫子是姚文，第八代孫子是姚敬真，第九代孫子是姚直，第十代孫子是姚宗明。在仁宗慶曆初年，官府把姚氏十代同堂的事情報告給朝廷，仁宗下詔免去他們家的賦税。第十一代孫是姚用和，第十二代孫是姚士明，第十三代孫是姚

其家孝睦不替。

德。從姚宗明到姚德又是三代，從慶曆以後又有五十多年，他們家都始終孝敬和睦。

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姚氏世代務農，没有研究學問的人。家裏不是特別富裕，有幾十頃田地，聚爲一堂的族人有一百多人。子孫親自從事農桑，僅僅供給衣食，經過三百多年没有不同意見的人。經歷唐末、五代，戰爭離亂，子孫們保衛守護墳墓，骨肉不相分離，在天下尋求，也許没有像他們這樣的。

鄧中和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曆間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

鄧中和字祖德，是開封長垣縣人。考舉《三禮》。仁宗景祐、慶曆年間喪失雙親，在墓旁結廬守完喪，定期省視就好像事奉活人一樣往來二十年，背土堆墳墓高達三丈。

毛安輿

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爲墳，廬於其側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聞之，遺以酒饌，狀其事以聞。

毛安輿，是嘉州洪雅人。九歲時父親死了，他背土造墳，在墓旁結廬住了三年。知益州張方平聽説了，送給他酒食，把他的事情寫下報告給朝廷。

李訪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又有白烏集墓上。

李訪，是韶州人，考中進士。在父母的墓旁結廬，有老虎傷害旁邊的人却不靠近李訪，又有白烏聚集在墓上。

朱壽昌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以父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

朱壽昌字康叔，是揚州天長縣人。因父親朱巽的蔭庇任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通判陝州、荆南，權知岳州。州濱臨重湖，有很多水盜。朱壽昌登記民船，刻下姓名，讓他們互相窺伺偵察，出入一定要報告。水盜出發，驗明船的方向窮追討伐他們，水盜逐漸消除，别的郡都加以效法。

富弼、韓琦爲相，遣使四出寬恤民力，擇壽昌使湖南。或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興作。壽昌言州近蠻，金冶若大發，蠻必爭，自此邊境恐多事，且廢良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之道也。詔亟罷之。

富弼、韓琦任宰相，派使者到四方寬緩體恤民力，選擇朱壽昌出使湖南。有人説邵州可以設置冶匠采金，皇上下詔動工。朱壽昌説邵州接近蠻人地區，金礦如果被開發，蠻人必定會爭搶，從此邊境恐怕生出很多是非，况且廢掉幾百頃良田，不是厚本抑末的正道。皇上下詔立即停止了這件事。

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

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多次殺人，依仗錢財和勢力没有被判死罪。到這時，又殺了人却賄賂他

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婿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

的里人出來接受審訊。已經判罪定案，朱壽昌發現其中的奸詐，把囚犯帶出來責問他說："我聽說雍子良給了你十萬錢，答應娶你的女兒爲媳婦，并且讓你的兒子做女婿，所以你代他受罪，有這種事嗎？"囚犯臉色動了一下，就又指責他說："你就要死了，書券上把你的女兒作爲婢女，把錢說是雇傭勞動的報酬，又不讓你的兒子做女婿，你又能怎麽樣呢？"囚犯醒悟，淚流滿面，說："我差一點錯死。"就把實情說了。朱壽昌立刻把雍子良抓來法辦了。郡裏稱贊他是神人，蜀地人至今傳頌他。

知廣德軍。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

知廣德軍。朱壽昌的母親劉氏，是朱巽的妾。朱巽守京兆時，劉氏正在懷孕而離家出走。朱壽昌出生幾年後纔回到父親家裏，母子有五十年没有相見。他走遍四方尋找他的母親没有找到，飲食很少喝酒吃肉，一說起就流淚。用浮屠的方法灼背燒頂，刺血寫佛經，衹要力所能及的，他没有不做的。神宗熙寧初年，他和家裏人告别，丢掉官職進入秦地，說："不見到母親，我就不回來了。"於是在同州找到了他的母親。劉氏時年已經七十多歲了，嫁給党氏生有幾個孩子，他全都把他們迎回來。京兆的錢明逸把他的事情報告上去，皇上下詔讓他還任原來的官職。從此他以孝聞名天下。從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都争着寫詩贊美他。朱壽昌因爲要供養母親的緣故，請求通判河中府。幾年後母親去世，朱壽昌守喪幾乎雙目失明。埋葬了母親之後，有白烏聚集在墓上。撫養同母的弟妹更加深厚。

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累官司農少卿，易朝議大夫，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

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積功升官至司農少卿，改爲朝議大夫，遷爲中散大夫，去世，時年七十歲。朱壽昌勇於爲義，解救别人的危急没有什麽吝惜的，把兄弟的兩個孤女嫁出去，幫助没有能力埋葬死人的人埋葬死人十多次，他的天性就是這樣。

侯可

侯可字無可，華州華陰人。少倜儻不羈，以氣節自許。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隨計入京，里中醵

侯可字無可，是華州華陰縣人。從小就卓越豪邁不受約束，以氣節自許。長大以後，完全改變了以前的嗜好，篤志求學。進京趕考，里中

金贐行。比還，悉散其餘與同舉者，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者也，不可以爲他利。"且行，聞鄉人病，念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輟己馬載之，徒步而歸。

凑錢送他上路。等到回來時，把剩下的錢全都分散給同時中舉的人，說："這錢，是鄉里用來資助應詔的，不能挪做其他的用處。"將要動身，聽說有同鄉病了，惦念道："我若回去，他就會死了！"於是留下來没有走。生病的人痊愈了，牽出自己的馬讓他騎上，自己步行回來。

孫沔征儂傜，請參軍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唯巫言是用，娶婦必責財，貧人女至老不得嫁。可爲約束，立制度，違者有罪，幾變其習。再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櫝出券歸其主。郡吏趙至誠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長，前後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獄，言於大府誅之，聞者快服。

孫沔征討儂傜，請他參謀軍事，奏功得到官職，知巴州化城縣。巴州的習俗崇尚鬼神而廢除醫術，全都聽信巫覡的話，娶媳婦時一定要索取錢財，窮人的女兒到老不能出嫁。侯可對這種習俗加以約束，設立制度，違背的治罪，幾乎改變了那裏的習俗。再調爲華原縣主簿。有不占田籍的富人却和别人簽有田地的契約達到一萬畝，每年向人家索取田租。侯可早晨馳馬到富人家，打開木匣取出田契還給它的主人。郡吏趙至誠貪婪狡猾凶惡蠻横，掌握郡守以下官吏的短處，前後任職的官吏不能把他除去。侯可揭露他的罪行，用木枷加在他的頸上把他投入獄中，向大府報告誅殺他，聽到的人都稱快佩服。

簽書儀州判官。西夏寇邊，使者使可按視，即以數十騎涉夏境，猝與之遇，亟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建爾旗幟，旋山徐行。"夏人循環間見，疑以爲誘騎不敢擊。韓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説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琦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微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簽書儀州判官。西夏侵犯邊境，使者讓侯可按查巡視，他就率領幾十名騎兵來到西夏的邊境，突然和夏人相遇，他立即把他的騎兵分成三四部分，命令他們說："舉起你們的旗幟，繞着山慢慢地走。"夏人看到他們循環着不時地出現，懷疑他們是引誘的騎兵所以不敢進攻。韓琦鎮守長安，推薦他知涇陽縣。勸説渭源羌人的酋長輸出土地八千頃，於是在熟羊建城來安撫他們。韓琦把他的功績報上。又議論收復鄭白渠，得到皇帝召見問話，隨即因爲微小的罪過被罷免。做官至殿中丞，在家中去世，時年七十二歲。

可輕財樂義，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與田顔爲友。顔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顔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顔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顔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

侯可輕視錢財樂於爲義，急人之所急，憂人之所憂。和田顔是好朋友。田顔病重，他到千里之外去找醫生，還没有回來田顔就死了，眼睛没有合上。有人説："他大概是等待侯君吧？"將要入殮時侯可來到，爲他撫合上雙眼。田顔没有兒子，没人埋葬他，侯可辛勤地百方料理，賣掉衣服幫助辦事，終於把他埋葬了。正是天氣寒冷的時候，他穿着單衣生活，有人贈給他白銀，看到田顔的妹妹還没有出嫁，就全都給她幫助準備嫁

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關中稱其賢。

妝。一天他從遠方回來，家裏人告訴他窮困的情况，正好友人郭行敲開他的門說：“我父親生病了，醫生要錢百千，想賣掉我的房子却没有賣出去。”侯可很同情他，估計袋子裏裝的錢大概和他要的差不多，就全都給了他。關中人稱贊他的賢德。

申積中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之爲子。及長，知非楊氏而絶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事所養父母，盡孝終身。有二弟一妹，爲畢婚娶，始歸本族，復爲申氏，蜀人以純孝歸之。政和六年，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嘗守成都，得其事薦諸朝，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卒。光凝復與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

申積中，是成都人。還在襁褓中時，楊繪向他的父親申起要求收養他作爲自己的兒子。等到他長大，知道自己不是楊家的人却絶口不説。十九歲時，考中進士。事奉收養他的父母，終身盡孝。他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替他們辦完婚事，纔回到自己原來的家族，又恢復姓申氏，蜀人認爲他是純粹的孝子。徽宗政和六年，以奉議郎的身份通判德順軍。翰林學士許光凝曾經出守成都，得到他的事迹向朝廷舉薦，召他奔赴京城，擢爲提舉永興軍學事，在路上去世。許光凝又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表奏他的操守節行，下詔給他一個兒子官職。

初，光凝所同薦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世，同居三百年；一鄧州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貧民，以學行稱。乞加獎異。詔表芳門閭，賜襄號“處士”。

起初，許光凝一起舉薦了三個人：一個是河陽原任大理丞陳芳，一門十四代，同住三百年；一個是鄧州的王襄，以經術登科，年紀不到六十歲，請求回家養老，事奉孀居的嫂子就像自己的母親，養育死去父親的外甥就像自己的兒子，教導晚輩學者，周濟鄉里的貧民，以學問和操行著稱。請求對他們加以獎勵。朝廷下詔旌表陳芳的門閭，賜給王襄號爲“處士”。

郝戭

郝戭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丘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逾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

郝戭字伯牙，是石州定胡人。家裏貧寒，他竭力料理奉養。有人可憐他，貸給他數百萬錢，讓他收取利息贍養自家，郝戭重重地表示感謝，留下的錢五六年没有用，又還給人家。考中進士，調任宛丘縣尉、舞陽縣主簿、通山縣令。當時他年紀不到五十歲，因爲父親郝樵年老没有考中進士，上書請求辭官去職，替父親求官。執政告訴他讓他先赴官任然後再請求，執政説：“像這樣，就可以升爲朝籍，遇到恩赦就可以讓你父親做官了。”於是他就把妻子兒女留在家裏，獨自帶着父親出發了，過了一年竟然辭去職務。

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

上級官吏因爲他治理縣事有政績，惋惜他的離去，堅決挽留他；年老德高的人在庭堂拜見他，在路上攔住他，都不能使他留下。得到太子中允的官銜而回家，還没有到鄉里郝樵就去世了。自己用畚運土修建墓冢，有人幫助他，他就讓人家把土放在墓冢上，等人家走了之後他隨即撤下來。守喪期滿，州裏把他的情况報告上去，下詔賜給他粟帛。

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吕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戩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使勸戩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强其所不欲以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戩忠信自將，篤行苦節，不仕而卒。司馬光爲銘其墓。

英宗治平末年，因爲翰林學士吕公著的舉薦，起用他任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也奏辟他進入幕府。郝戩説："過去之所以没有到年老就辭官，是因爲想讓父親做官。父親既然不能做官，尚且希望因恩得以贈官，現在却無法官及父親了！"姻親告訴他的妻子聶氏，讓她勸郝戩做官，郝戩説："我没有德行，對君子没有什麽幫助，况且怎敢勉强他所不想做的事情來牽累他的高明呢?"聶氏事奉公婆也以孝義著稱。郝戩以忠信自持，篤行苦節，没有做官而去世。司馬光爲他的墓寫下銘文。

支漸

支漸，資州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毁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烏日集于壠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睹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支漸，是資州資陽人。年紀七十歲，操持母親的喪事，埋葬了母親後，在墓旁結廬，背土建成墳，蓬頭垢面，春夏秋三時哭泣，哀傷過度而極其消瘦。有白蛇狸兔在他旁邊擾動，白雀白烏每天都聚集在墳樹上，五色雀達到一萬多隻，盤旋着飛翔悲鳴好像在幫助悲哀的人。鄉里人句文鼎自從娶了媳婦就和父母分住，看到支漸極盡孝道的行爲，自己深深地悔恨自責，痛哭着回到父母那裏，盡力地孝順供養父母。鄉閭的人們看到而受到感化的有很多。

鄧宗古

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

鄧宗古，是簡州陽安人。父親死後，他自己培土修墳，在墓旁結廬居住，早晚痛哭，有甘甜的雨露降在墓樹上。里中人稱他爲鄧孝子。

沈宣

沈宣，汝州梁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夜拊棺而卧，爲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

沈宣，是汝州梁縣人。母親去世，埋葬了以後，有三十六個月没有把墓門塞上，白天背土，晚上撫摸着棺材而躺下，他修的墳寬一百尺。他的妻子高氏也有孝順的品行。

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褒賜粟帛。

支漸以下三個人，神宗元豐年間，都被褒獎賜給粟帛。

蘇慶文　臺亨

蘇慶文、臺亨，皆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蘇慶文、臺亨，都是夏縣人。蘇慶文事奉父母以孝順而著稱。母親年輕守寡，蘇慶文怕他的妻子不能恭敬地事奉母親，常常告誡她說："你事奉我的母親，稍不謹慎我定要把你驅逐出去。"妻子遵照他的指教，母親得以平安地度過一生。

亨工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選試其優者待詔翰林，畀以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臺亨擅長繪畫，神宗元豐年間，朝廷修建景靈宮，調天下的畫工到京城，選拔考試那些優秀的在翰林院待詔，給他們官職和俸禄，臺亨得了第一名。因爲父親年老他堅决辭去官職回家供養，閭里人稱贊他的賢德。

仰忻

仰忻字天貺，温州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蟠表其里"孝廉坊"。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特贈將仕郎。

仰忻字天貺，是温州永嘉人。努力學習，以行爲淳厚著稱。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爲母親的喪事極盡孝道禮節。親自背土，在墓旁結廬居住，有慈烏白竹的瑞兆。哲宗紹聖年間，郡守楊蟠表彰他所居住的里爲"孝廉坊"。徽宗大觀二年，以品行取士，郡裏讓仰忻應詔。不久去世，特追贈爲將仕郎。

趙伯深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佪，宣和間爲棣州兵官屬。會兵動燕雲，子佪被檄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其母張留居棣州。既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佪亦隔絶，建炎二年，始得南歸。子佪卒，伯深訪尋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累年。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曾慥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

趙伯深字逢原。父親趙子佪，徽宗宣和年間爲棣州兵官屬。趕上燕雲有戰事，趙子佪被檄召前往塞上。趙伯深當時尚且年幼，和他的母親張氏留住棣州。不久金人渡過黄河，趙伯深母子失散。趙子佪也斷絶消息，高宗建炎二年，他纔得以回到南方。趙子佪死後，趙伯深尋找他的母親二十多年。一天聽説他母親在瀘南，趙伯深步行進入蜀地，崎嶇輾轉很多年。紹興二十一年，纔找到他的母親，他們相互扶持嚎啕大哭，哀痛感動了過路的人。曾慥在夔州，賦詩來贊美他的孝行。

彭瑜

彭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氏婦，瑜竟迎以歸。

彭瑜字君玉，是吉州安福人。神宗熙寧年間失去了他的母親，彭瑜早晚焚香祈禱上天，希望知道母親所在的地方，像這樣過了十多年。偶爾一次有人説他的母親成爲泰和縣倪氏的妻子，彭瑜最終把她迎接回來。

毛洵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不之寢室。父應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繼卒于池陽舟次。持鍤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賜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毛洵字子仁，是吉州吉水縣人。仁宗天聖二年考中進士，又中了拔萃科。他性情極其孝順，總共做了四次守官，兩次因爲父母生病而解職，端藥調食，自己先品嘗然後再讓父母吃，三個月没有到卧室休息。父親毛應佺通判太平州，在官任上去世，母親高氏接着在池陽的船屋中去世。他拿着鍤子背土修成墳，臉曬黑了手上磨出了繭子，親戚朋友都認不出他，在墓旁結廬住了二十一個月，早晚痛哭，僅食糙米。諸生向他請教經義，他衹是面對着他們流淚，不曾説話。因爲生病而回家，幾天以後去世。郡裏把他的孝行報上，賜給他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他的哥哥毛溥，字文祖，也因爲悲傷過度死在船中。

李籌

李籌者，洵同縣人，字彦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産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爲瑞。

李籌，和毛洵是同一個縣裏的人，字彦良，和弟弟李衡字平國同時出生，兩歲時喪失了母親，十歲時喪失了父親，他們兄弟倆常常因爲没有來得及事奉雙親而感到遺憾。徽宗政和年間，把母親改葬到楊山，背土成墳，在墓的左邊結廬居住。不久，廬屋所在的地方長出一根樹木而兩條枝幹，高達一丈多又合而爲一，到了末端又分爲兩條主幹五條樹枝，鄉里人認爲是瑞兆。

楊芾

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盗奪之不與，盗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盗義而釋之。

有一個叫楊芾的人，也是同縣的人，字文卿，性情極其孝順，每次回家一定要買了酒肉來事奉父母，不曾讓妻子兒女吃。高宗紹興五年發生大的饑荒，他爲雙親到百里以外背米，碰上强盗搶奪他不給，强盗想用武器殺了他，楊芾痛哭着説："我爲了父母親背米，他們已經有三天没有吃東西了。希望可憐我。"强盗認爲他仁義就把他放了。

楊慶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异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悆爲之請。十二年，詔表

楊慶，是鄞縣人。父親生病，家裏貧窮不能請醫生，他就割掉大腿上的肉讓父親吃，不久父親的病好了。後來母親又生病不能吃東西，楊慶挖取右乳燒了，用燒的灰拌藥讓母親吃，一進入口中母親的病就好了，不久他的乳房又長出來。徽宗宣和三年，守臣樓异爲他們的坊命名爲

其門，復之。悆曰："韓退之作《鄠人對》，以毁傷支體爲害義。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内，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説，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伏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

"崇孝"。高宗紹興七年，守臣仇悆爲他們向上請求。十二年，下詔旌表他的家門，免除他的賦税。仇悆説："韓退之作《鄠人對》，認爲毁傷肢體是害義。而他作爲匹夫單人，身處草莽之中，那裏制度規範的道理還没有宏揚，缺少引薦提拔他的人，但他的行動出自内心，感情發自天性。假如他略微懂得詩書禮義的學説，推廣他所存有的東西，出來做官事奉君主，臨難時伏節死義，也不會比介之推、安金藏遜色！"

陳宗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篤，刲股爲餌，病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絶。郡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毁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爲人所難爲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陳宗，是永嘉人。十六歲時，母親蔡氏病重，他割掉大腿上的肉做藥餌，母親的病好了。後來他母親又生病無法醫治而死，陳宗痛哭一聲而氣絶。郡守陸德輿説："陳宗自己毁壞他的身體，哀慟過度傷害了生命，雖然不是盡孝的正道，但却能做到别人所難以做到的事情，也是天性的極致。"官方替他們合葬，標榜爲"陳孝子墓"。

郭義

郭義，興化軍人。早游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綽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郭義，是興化軍人。早年游歷太學，因有德操志向而著稱。四十多歲時，客居錢塘，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赤着脚前往奔喪，每次痛哭就吐血。家裏非常貧寒，好朋友贈送他東西，他不接受。堆土成墳，親手種下松竹，并在墓旁結廬居住。有甘甜的雨露降在墓上，烏鵲馴服地聚集。郡裏把他的事迹報上，下詔旌表他的閭里，在他所住的地方安置木柱表彰他，在左右兩邊建立土臺，臺高一丈二尺，方方正正，下寬上窄，用白色裝飾，用紅色相間，并種下適宜的樹木。

申世寧

申世寧，信州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愈年七十，未及出户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申世寧，是信州鉛山人。高宗紹興六年，潘逵的部隊進攻鉛山，申世寧的父親申愈年紀七十歲，没有來得及出門遇上盗賊，盗賊認爲他藏有金子，想要殺他。申世寧年齡不到二十歲，立即伸出脖頸願意代替父親去死，盗賊被他的孝行所感動，使他們兩人都得以保全。

苟與齡

苟與齡字壽隆，滁州來安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力竭

苟與齡字壽隆，是滁州來安縣人。立志崇尚高潔，事奉他的父母親，活着進行供養死了加

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十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旌其門。

以埋葬，竭盡全力而備用禮節，鄉里人都稱贊他。母親死了，他在墓旁結廬，有十九根靈芝在墓亭上長出。郡縣把他的事迹報上去，旌表他的家門。

王珠

王珠字仲淵，吉州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爲代，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王珠字仲淵，是吉州龍泉縣人。以孝順恭謹而聞名。高宗建炎年間，守父喪，有好幾根靈芝從墓旁長出，把竹子倒栽着作爲木樁，却又長出枝葉。紹興年間，又遭受母喪，又有雙竹靈芝的祥兆。

顔詡

顔詡，唐太師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吉州永新人。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匜架無主，厨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顔詡，是唐朝太師顔真卿的後代。顔真卿曾被貶謫到廬陵，所以顔詡成爲吉州永新縣人。顔詡從小失去了父親，兄弟幾人，事奉繼母以孝順而聞名。一門百口人，家法嚴肅，男女有序，少長和睦，匜架無主，厨饌相同。義居幾十年，每天都安安樂樂，家裏人没有看到過他的喜怒之色。七十多歲時去世。

張伯威

張伯威，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祥之子。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黄，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黄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伯威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刲左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崔均所居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張伯威，是大安軍人，武翼大夫、御前前軍正將張祥的兒子。光宗紹熙元年，武舉考中進士。調任神泉縣尉。祖母黄氏，年紀九十八歲，他不忍心到官任。黄氏得了血痢疾瀕於死亡，張伯威把左臂上的肉刲下來給她吃，她遂即痊愈了。繼母楊氏因爲婆婆病重，驚嚇得了病，張伯威又刲下臂上的肉做成粥讓她喝，她的病也好了。張伯威的妹妹嫁給崔均，她的婆婆王氏生病，他妹妹也刲下左臂的肉做成粥讓婆婆喝，到天亮時她的病就好了。知大安軍羅植在張伯威所住的地方設立純孝坊，在崔均所住的地方設立孝婦坊。事情被朝廷得知，詔令給張伯威升官，加倍賜給他妹妹束帛。

蔡定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游鄉校，稍稍有稱。郡獄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

蔡定字元應，是越州會稽人。家世低微并且貧寒。父親蔡革，靠爲郡獄的官吏寫文書來維持生活，資助蔡定使他求學，他游歷鄉校，逐漸被人稱贊。郡獄的官吏有一天因爲舞弄文法被拘捕，蔡革因而被牽累，已經七十多歲了，依法應當免於拘捕。審訊官任澤把他簿册上的年齡削減

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而革不得獨决。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圄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訴，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纆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訴。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叙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而把他拘捕起來，罪行和獄吏相等。已經判罪定案，郡府把它奏上。正等待朝廷的命令，所以都被長久地囚禁，蔡革不能單獨被判决。蔡定深切地悲痛父親在年老之時，因爲無辜而被投入監獄，發誓將用自身來贖出父親。多次到郡府號叫申訴，請求代替父親坐牢，府裏没有答應；請求加入部隊效力，也没有答應；請求隸屬五符作爲士兵，又没有答應。蔡定知道父親最終不能贖出，仰天大呼道："天啊！將要使我坐看着父親被繩索束縛住嗎！父親年老了，不應該被牽連；被雇傭寫文書，罪不該和獄吏等同。道理很明白了，却没有地方申訴。父親年老而受刑，我活着還有什麽益處呢？我打算死了，希望有司哀憐我而釋放父親，那麽我雖然死了也没有遺憾了！"於是事先寫好了墓志銘，又寫下狀子好像送到府上去那樣放到衣袖間，都叙述自己要死去的原因，希望一定要免除他父親的罪。在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日，自己跳入河中死去。府帥聽説後，驚異地説"真孝"，立刻命令放出蔡革，豐厚地爲蔡定準備棺殮的事情，并撫慰周濟他的家。

鄭綺

鄭綺，婺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奸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争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紿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絶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皆翔集不食。德珪之子文嗣，幼病僂，德璋鞠之如己子。

鄭綺，是婺州浦江人。善於讀書，精通《春秋穀梁》學。以嚴肅和睦治理家庭，九代没有分竈吃飯。第四代孫鄭德珪、鄭德璋，孝順友愛出自天性，白天并排坐在几案前，晚上在一個被子裏睡覺。鄭德璋一向剛正直率，和世間的事物多所抵觸，宋朝滅亡，仇人於是陷害他至死罪，將要到揚州依據文書接受逮捕。鄭德珪哀憐弟弟被誣陷，就假裝對他説："他們是想害我，和你有什麽相干？我去了他們的奸狀就得以被揭露，你去能不死嗎！"就整治行裝上路了。鄭德璋追趕他到了諸暨的道中，兄弟相抱頓足大哭，争着想去赴死。鄭德珪暗自打算阻止他前去，於是假裝告訴他自己不去，將要到半夜時，從小路跑去了。鄭德璋又追趕他到廣陵，鄭德珪已經死在獄中。鄭德璋聽説後，多次因悲痛而氣絶過去，背着他的尸體回家埋葬。在墓旁結廬居住兩周年，每次悲痛號哭，烏鳥都飛翔聚集在一起不

吃東西。鄭德珪的兒子鄭文嗣，從小就有傻病，鄭德璋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那樣撫養他。

鮑宗巖　鮑壽孫

有鮑宗巖者，字傳叔，徽州歙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有一個叫鮑宗巖的人，字傳叔，是徽州歙縣人。他的兒子鮑壽孫字子壽。宋朝末年，盜賊從里中興起。鮑宗巖到山谷中躲避，被盜賊抓住，把他綁在樹上，將要殺了他。鮑壽孫拜倒在前面願意代替父親去死，鮑宗巖說："我老了，祇有一個兒子供奉祖先的祭祀，怎能把他殺了？我願意自己死去。"盜賊把他們兩人都釋放了。

宋史卷四百五十七

列傳第二百十六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摶　种放　萬適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懌　徐復　孔旼　何群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岩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亹亹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中古聖人作《易經》的時候，在《遯》卦的上九爻說"遠走高飛隱遁，無不利"，《蠱》卦的上九爻說"不侍奉國君，祇承繼父業"。以上二爻由於陽德處於高位，因而都用隱逸相對。然而隱逸的品德在當代受到推崇，其由來久遠了。巢父、許由雖不見於經籍記載，難道是無中生有嗎。五代戰亂，避開人間的事應該很多。宋朝興起，以禮徵召隱逸之士，一再見於史載，然而高蹈遠舉像陳摶那樣的人物，最終也不能招來，難道這不是二卦之上九爻所說的那樣嗎。种放之流，召到朝廷上應對，勤勉不倦地諷勸君主，假使這樣的人出來做官，果然有符合《艮》卦所說的君子"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世人又怎能譏諷他們呢。作《隱逸傳》。

戚同文　楊慤

戚同文字同文，宋城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携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

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絶意禄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

戚同文字同文，是宋城楚丘人。世代是儒者。幼年成了孤兒，由祖母帶着撫養，他奉養祖母以孝敬聞名。祖母去世，日夜哀哭，幾天不進食，鄉人被他感動。

起初，他聽說同鄉人楊慤教授學生，每天都到他的學舍，因而楊慤教給他《禮記》，他隨即就能誦讀，每日背誦一卷，楊慤很驚奇就留下他。不到一年他就讀完了《五經》，楊慤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作妻子。從此更加勤奮讀書，成年不解衣帶休息。當時正值後晉末年喪亂，他摒

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

絶了利禄功名，又希望見到國家統一。於是以"同文"爲名字。楊慤曾勉勵他做官，同文說："老師不做官，我同文也不做官。"楊慤寄住在將軍趙直家時，得了病不能痊愈，就把家事托付給他。於是爲楊慤家三代人辦了喪事。趙直又對他以優厚禮遇相待，替他建築學舍招收學生，請教的人不遠千里而來。中榜及第的有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後來都登上臺閣高位。

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戚同文稟性純樸崇尚信義，他人有喪事就盡力救濟，宗族鄉里有貧窮的人則周濟他們，冬季時，多次解下衣裘給受凍的人。他不積聚財産，不營造房屋，有人勸他，他就說："人生最寶貴的是行義，何必用這些!"因此深爲鄉里推崇敬服。如有人不遵守孝悌之道，戚同文必定用爲善之道曉諭他。他很能識别人，與他交游的人都是當時的名士。他喜歡聽到别人的長處，從未説過别人的短處。他與宗翼、張昉、滕知白交友。生平不曾到過京城。他的長子戚維擔任隨州書記時，接他到身邊贍養，在漢東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戚同文喜愛作詩，著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曾因出使到隨州，與他一見就相互交好，多次與他唱和。楊徽之曾説陶隱居號爲堅白先生，而戚同文本性純粹樸直，以道義自我完善，就與他的門人追稱他號爲堅素先生。

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爲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

戚同文兩個兒子戚維、戚綸。戚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任曹王府翊善，積功授爲職方郎中，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一歲。戚綸本書另有傳記。

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城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

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城挨着戚同文舊居造房舍一百多間，收集圖書數千卷，招學生講學十分興盛。下詔賜給匾額成爲本府書院，任命戚綸的兒子奉禮郎戚舜賓主持書院，徵召曹城爲本府助教，委任本府幕官掌管書院。

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

楊慤，是虞城人。刻苦學習勤於立志，不求顯達。

宗翼　張昉(等)

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

宗翼，是蔡州上蔡人。父親爲虞城主簿，因而安家於此。他篤厚孝順恭敬謹慎，外出掙錢

母。好學强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户。見鄉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録》。

贍養母親。好學强記，經書一看就能默寫。於歐陽詢、虞世南、柳公權的書法都已得其楷法。善寫文章。隱居而不做官，家貧連一斗糧食也没有，却怡然自得，不曾因爲貧困而求人提携。他到街市買東西不講價錢，街市的人都知道他因而從不欺騙他。他曾説"晝與夜，是昏暗和明白的分别"，所以他在已經日落而未日出之間，從不出門。看見鄉里的小孩，待他們如同成年人，不曾欺騙他們。戚同文曾對他説："您勤勞謙虚有古人的風度，真是我的朋友。"去世時，八十多歲。他的兒子宗度，考中進士，官至侍御史，歷官爲京西轉運使，參加修編《太祖實録》。

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自有傳。

張昉有史官的才幹，歷官爲知雜御史、省郎，以殿中少監退休。其子張信，本書另有傳。

滕知白善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子涉，爲給事中。

滕知白善於作詩，做官到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他的兒子滕涉，爲給事中。

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强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户部副使，卒于光禄少卿。

高象先的父親高凝祐，曾任刑部郎中，以强幹著稱。高象先，淳化年間任三司户部副使，在光禄少卿任上去世。

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

郭成範最有文才，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因病辭職，爲司封員外郎退休，去世。

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涣、瀆、淵、冲、泳。涣子稷臣，瀆子堯臣，并進士及第。涣子夢臣，進士出身。

王礪侍奉母親十分恭謹，爲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官做到屯田郎中。兒子王涣、王瀆、王淵、王冲、王泳。王涣的兒子王稷臣，王瀆的兒子王堯臣，都是進士及第。王涣的兒子王夢臣，是進士出身。

陳摶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栖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

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四五歲時，曾在渦水岸邊嬉戲，有位青衣婦曾給他哺乳，從此日益聰明。長大後，讀經史百家的書，一看就能誦讀，全都不會遺忘，頗有詩名。後唐長興年間，進士考試不中，從此不求功名仕進，而以山水爲樂。自稱曾遇見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都是高尚的人，對陳摶説："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於是陳摶前往居住。從此服食煉氣不食五穀歷時二十多年，每天僅飲幾杯酒。後來移居華山雲臺觀，又住在少華石室。每次入睡，往往

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

一百多天不起床。

周世宗好黄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摶。

周世宗愛好道家金銀煉丹術，有人把陳摶的姓名上報，顯德三年，命令華州送陳摶到朝廷。把他留住在宫中一個多月，慢慢地問他的道術，陳摶回答説："陛下是四海的君主，應當把治理國家作爲大事，爲什麽留意於煉丹的事情呢?"世宗不責怪他，任命他爲諫議大夫，陳摶堅决辭謝不接受。世宗已知道他没有其他法術，就放他回到住處，詔令華州官長逢年過節慰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辭别朝廷赴任，世宗命令送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給陳摶。

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 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

宋太平興國年間陳摶來朝覲，太宗對他很優待。九年，又來朝覲，太宗待他的禮遇更加隆重，對宰相宋琪等説："陳摶獨善其身，不求權勢利禄，正是所謂方外之士。陳摶住在華山已有四十餘年，推算他的年齡將近一百歲。自稱曾經歷五代離亂，幸而天下太平，所以來朝覲。和他交談，很有收獲。"因而派遣宦官送陳摶到中書省，宋琪等從容地問他："先生得到沉静無爲的修養之道，可以教給别人嗎?"回答説："我是山野之人，對時世無用，也不懂得神仙煉丹的事情、吐納養生的道理，没有方術可以傳授。假使能在白日升天，對當世又有什麽益處呢? 當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的儀表，博通古今，深通治亂，真是有道仁聖的君主。這正是君臣同心同德、振興教化治理天下的時代，勤奮修煉，没有比這個任務更重要。"宋琪等人都稱贊他，把他的話告訴太宗。皇上更加器重他，下詔賜號爲希夷先生，并賜紫衣一襲，挽留陳摶在朝廷，命令有關部門增建修葺他所住的雲臺觀。皇上多次與他賦詩唱和，數月後放他還山。

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

端拱初年，陳摶忽然對弟子賈德昇説："你可以在張超谷鑿石造間洞室，我將在那兒休養。"二年秋七月，石室造成，陳摶親手寫了數百字的奏表，大概説："臣陳摶命數到了終結，難以眷戀聖朝，將在這個月二十二日死亡於蓮花峰下張超谷中。"到期就去世，肢體過了七天還温熱。有五色彩雲遮蔽洞口，將近一個月仍未散去。

口，彌月不散。

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

陳摶愛好讀《易經》，手不釋卷。曾自己取號爲扶摇子，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論述導養之術及煉丹之事。宰相王溥也著作八十一章來箋注原書旨意。陳摶又著有《三峰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有詩六百多首。

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

陳摶能料知别人的心思，他的齋中有個大瓢挂在墻上，道士賈休復心裏想要，陳摶已經得知他的心思，對賈休復説："你來不是爲别的，是想要我的瓢罷了。"叫侍者取下來給他，賈休復大驚，以爲陳摶是神仙。有個叫郭沆的人，少年時住在華陰，有一夜留宿在雲臺觀。陳摶半夜叫他趕緊回家，郭沆猶豫未决；過了一會兒，陳摶又説："可以不要回去了。"第二天，郭沆回家，果然他母親半夜突然心絞痛幾乎死去，一頓飯的工夫又好了。

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吕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顔，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幸華陰，至雲臺觀，閲摶畫像，除其觀田租。

華陰隱士李琪，自稱是唐朝開元時的郎官，已經幾百歲了，是常人中罕見的；關西逸人吕洞賓會劍術，一百多歲仍是童顔不老，步履輕快，片刻工夫能走數百里，世人以爲是神仙；這二人多次到陳摶齋中，人們都以爲奇異。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到華陰，來到雲臺觀，觀看陳摶的畫像，免除雲臺觀的田租。

許瓊　許永

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召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吕繼美等二十九人，并賜爵公士。真宗時，凡老人年百歲已上者，州縣以

又有一個叫許瓊的人，開封鄢陵人。開寶五年，他的兒子許永被罷免盧縣縣尉的職事，到匭使院上言："我七十五歲，父親許瓊九十九歲，大哥八十一歲，二哥七十九歲，乞求就近授一個官職，以便贍養。"皇上閲覽奏章，召見許永詢問，於是命令迎接他的父親趕來朝廷。許瓊得以在講武殿答對，皇上垂問許久，許瓊都能奏答，而且説話語氣不衰竭，説起唐末以來之事，歷歷可聽。皇上很高興他們父子都享有高壽，賜給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任許永爲鄢城縣令。這時，澶州、密州、齊州、沂州、萊州、江州、吉州、萬州、江陰軍、梁山軍等地，分别上奏八十歲以上的吕繼美等二十九人，都賜爵爲公士。真宗時，凡一百歲以上的老

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人，州縣把名字上報，都下詔賜給衣帛、米麥，讓官長慰問撫恤他們。

种放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群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

放得辟穀術，别爲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壺，溯長溪，坐磐石，采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説》、《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録》，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他父親种詡，是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种放沉默寡言而好學，七歲能寫文章，不與兒童們嬉戲。他父親曾讓他應舉進士，种放以學業未成，不可輕舉妄動。每次在嵩山、華山之間往來經過，有歸隱山林的想法。不久父親去世，幾個哥哥都謀求仕途，惟有种放與母親隱居在終南豹林谷的東明峰，搭間草屋，僅能遮擋風雨。种放以講學爲業，跟他學習的人很多，收取束脩來贍養母親，母親也安貧樂道，淡薄美味。

种放修得不食五穀之術，在峰頂另外修造堂屋，整天望着雲彩端坐。每當山洪暴漲，道路阻隔，糧食短缺斷絶，就吃芋頭栗子。生性嗜好飲酒，曾種秫自己釀酒，常常説空山清寂，聊以調養，因此自號爲雲溪醉侯。他頭戴幅巾，身穿短褐，背負着琴，携帶酒壺，追溯長溪的源頭，坐在磐石上休息，采山藥來助酒，常常整天這樣。當在月夜或到夜半時分，從豹林到州城七十里路，徒步與樵夫一起往返。生性不喜佛教，曾撕破佛經用來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説》、《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録》，頗爲人稱道。作了許多詩歌，自稱“退士”，曾作傳來表達自己的志向。

淳化三年，陝西轉運使宋惟幹上奏説他的才德品行，下詔派人去召种放來京。他母親生氣地説：“我常勸你不要聚徒講學。自己已經歸隱了，還寫文章做什麽？果然被人家知道而不能安然歸隱，我要拋棄你深入遠山了。”种放稱病不動身。他母親把他的筆硯都取來燒掉，與种放移居窮山僻壤，人迹罕至。太宗嘉獎他的志節，詔令京兆賜給他緡錢使他能贍養母親，不改變他的志向，有關部門逢年過節慰問。咸平元年母親去世，种放三天水漿没進口，在墳墓旁邊搭茅棚守喪。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上奏説种放貧窮不能安葬母親，詔令賜給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資助他辦喪事。

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游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賚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奉官周旺齎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岩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爲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爲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

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种放隱居三十年，十五年没到過城市，孝行純厚，可以此勉勵風俗，儉樸謙退恬靜，不比古人差。又詔令本府派遣官吏進山訪問，依禮送他趕往朝廷，贈給辦裝錢五萬，种放辭謝不起身。第二年，張齊賢出任京兆太守，又逐條陳述种放操行，請求表彰徵召。立即賜詔令說："你隱居山丘田園，博通古今，孝悌的行爲，被鄉里推崇，愛慕古人的遺風，汲取君子的常道。屢次閱覽封地王侯的上奏，更加顯揚避世的風采，渴望來到，符合我長久的等待。如今派遣供奉官周旺帶着詔書，召你趕來朝廷，賜給帛一百匹、錢十萬。"九月，种放來到朝廷，在崇政殿答對，裹頭巾見皇上，皇上命他坐下交談，問他民政邊防的事。种放說："英明的君王治國，愛護人民而已，惟應慢慢教化他們。"其餘的都謙讓不回答。當天授爲左司諫、直昭文館，賞賜頭巾衣服手板衣帶，住在都亭驛，由内廷官供給膳食。第二天，上表辭謝恩賞任命。皇上知道种放過去曾與陳堯叟交往，命令陳堯叟轉達聖意；又對宰相說："我尋求人才，以廣視聽，幫助治國。如果种放最終不喜入仕，也是可以順隨他的請求的。"中書省傳下詔令，种放說："我生病居住山林，皇上屢加禮遇徵召，然而我歸隱山林的本性，本來就不敢以祿仕作爲想望。然而主上虛懷待士，勤政廢食憂民之心，使我也不敢有把仕宦當成束縛自己之念。"於是詔令不聽從他的謙讓。幾天後，又召見，賜給紅色的衣服、象牙手板、犀角衣帶、銀魚袋，皇上親作五言詩以示榮寵，賜給昭慶坊宅第一處，還有帷帳雜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入朝謝恩那天，在學士院賜飯，從此多次召見答對。六年春，再次上表辭謝暫回故山，詔令允許他的請求。將要動身，又升爲起居舍人，命令館閣官在瓊林苑設宴餞行，皇上賜給七言詩三首，在座者也都賦詩。十月，派人進山安撫慰問，把他周圍的林泉居所畫成圖呈獻，特詔催促他入朝覲見。种放以病未愈爲由没有赴朝。

景德元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嘗因

景德元年十月，种放來朝見，上言說歸山很久，請求按月計算，不受薪俸，詔令特別供給。

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秦雍生徒多就而受業。二年，擢爲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復召宴賜詩。

他曾因爲看書賦咏詩歌，皇上説："种放詩歌的風格高古。聽説他歸山以後，獨居終日，默坐一室。樂於山水，也是他的天性。每次詢問，他都依據經典對答，有很多助益。我優待他，是爲了告誡浮虚競進的人。"种放每次到京城，秦雍地區的學生都趕來求學。二年，擢升爲右諫議大夫。上表乞求到嵩山少室養病，允許，命令河南府核察。召他在資政殿應對。在學士院設宴，王欽若及當直學士、舍人、待制都參加。宴罷，又在王欽若值宿房屋賜宴。种放上表請求免去都門餞行的禮遇。皇上多次派遣宦官慰問，賜給茶藥。這年冬天，又來朝見。三年，因爲哥哥喪事請假回終南安排葬禮，皇上又宴請并賜給詩作。

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之。"即遣内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栖心岩竇，屏迹囂塵，躡綺皓之遐踪，有曾、顔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符前席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覿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群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强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兹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

种放山居時有草屋五六間，平時吃野菜蕎麥。上表請求賜給太宗親筆書法及經史音注，都賜給他。十月，又到朝廷，皇上對宰相説："种放近來隱居山林，每次向他問事，很有可以采納的見解。朝廷雖封他爵禄官階，却還没有重用，即使衆議以爲他不知足，我擔心种放又要藏身隱退。"立即派遣宦官任文慶帶詔書曉諭他説："我治理天下，憂勤日夜，遍請人才，物色隱逸沉淪之士，想要訪問晤談，用來光大功業。因爲你一心栖居岩穴，絶迹喧鬧塵世，繼步綺里季的遥遠踪迹，有曾子、顔回的崇高德行，特旨舉行尊隱禮賢的典禮。果然符合前席求教的心意。每次咨詢的事情，完備周詳的説理論道，多被朕所采納。富有才謀，深得我心，很想重用。然而因爲衆情尚未瞭解，成命延誤。如今四方來歸，萬方思治，正在尊崇政治的根本，希望淳厚時世的風氣。你一定能够酌飲教化的源泉，采繪統一天下的法度，恢宏富國强兵的策略，陳述制禮作樂的規劃，返回樸素歸還淳厚，棄置刑獄止息訴訟，輔助我所不及，順利到達太平，在宰執機構任職，輔助糾正我的蒙昧。卿應體會此番優厚待遇，貢獻所有忠誠聰明，叙述經國的大計，訴説輔助君主的遠略，全都寫在奏章上，用來哺育我心。符合我薄德的偏陋，滿足外朝的觀聽，執掌中樞要務，潤澤天下公衆。"

放上言曰："臣讀書業文，實自

种放上言説："我讀書習文，實自父親師長

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無心於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埸兵偃，群黎鼓舞，庶彙胥悦。蒲帛之聘，寵涣岩谷，君命荐及，肅聽祗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賤。奉聖顔於咫尺，聆德音之教諭。列迹侍從，峨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漏，豈伊蒭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爲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况臣首獻納之行，不爲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疏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於諫署，庶少覩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唯兹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

的教誨，學習古人愛好隱退，本爲求山水之樂。想用天性來奉行最高之道，豈是對麋鹿山林有情意，其實是對於官爵没有心思。慶幸的是，國家教化成功，疆埸戰争停止，人民鼓舞，百姓歡悦。禮聘避世的賢者，恩寵充滿山谷，君命屢到，肅聽敬受。既然來到宫闕朝見，對輕賤山林有愧。在身邊侍奉聖上，聆聽皇上的教誨議論。混迹在侍從的行列，高戴冠冕諍言進諫。雖爲愚者一得之慮，却是盡忠心而一再陳述；然而天子的聖明，害怕不明事理的言論無補於事。如今又來訪問禮樂的制度，咨詢刑法政治的方略，雖然我是小器微材，但皇上想加以重用。想到沿革的適宜方面，在經歷三皇五帝的時代也是各有差異，一張一弛的道理，豈是一二言而能説明的。國家思謀建立根本體制，攀登進入富裕而長壽的王朝，思慕唐堯虞舜的廣有天下，總結歷代帝王的過失教訓，這豈是低下的人，膽敢參預論述的。方今道德大義彰明，鳳鳥駿馬般的人才來到，像我這樣的才能也儼然跟他們并駕同列。乞望皇上以知臣的明鑒來洞察，可憐我守節的志向，使得駕車而不發生翻車壓人的危害，使得爲器而避免溢流動蕩的過錯，收回過聽之言，使我的夙願得以實現。何况我初始獻言的行爲，不是因爲我没有官位；我參預清静悠閑的應對，不是因爲我被疏遠隔閡。又怎敢庸庸碌碌地附和，默默無言地違反平素懷抱呢？我願意忝列於諫官，希望對於朝廷制度小有觀察，這也是我有没有才能的適當安排，使官爵名符其實。惟有這保全的恩惠，仰望皇上給予仁愛聖明的賞賜。”

時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報，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虚伫日，無復醉山中。”

當時皇上先讓陳堯叟宣諭聖旨，陳堯叟親筆批閲种放的想法，种放説：“自從我被聘召，等到升遷諫院，無所報答，幸運真是多了。如今主上聖明，朝廷没有治政過失，我處在顯達的官位，就是加重我的過失。”等到皇上看了奏章，説：“种放能够守本分而誠懇謙讓，更爲值得嘉獎。”大中祥符元年，任命种放判集賢院，隨從封禪泰山，拜爲給事中。二年四月，請求歸山，皇上在龍圖閣爲他設宴餞行，命令學士即席賦詩，撰序。皇上作詩，末章説：“我心虚伫日，

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

無復醉山中。”當初，种放作詩曾有“溪上醉眠都不知”的詩句，所以提及。三年正月，又召赴朝廷，种放上表乞求恩賜告還，皇上親手寫詔特地回答他的請求。作歌賜給他，於是送衣服、器物錢幣，命令京兆府每季派遣幕僚進山慰問。四年正月，又來朝見，隨從祭祀汾陰，拜爲工部侍郎。

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詒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岩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禄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致争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采，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内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逾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

种放多次到朝廷，不久又還山，有人寫信嘲笑他多次出世入世的行爲，并且勸他放棄官位隱居山谷，种放没有回答。他終身不娶妻，尤其厭惡喧囂嘈雜，因此京城所賜宅第選在僻静地方。然因官禄賞賜已很優厚，晚年頗爲修飾車馬衣冠。在長安廣置良田，每年獲利甚豐，也有强買的事情，以至於争鬥訴訟，他的門人家族之流依仗他的勢力恣意横行。王嗣宗爲京兆尹時，种放曾經乘醉辱駡他。王嗣宗多次派人譴責种放不守法，於是逐條上報其事。皇上詔令工部郎中施護推問追究，適逢有赦免恩賞而停止。四月，請求歸山，皇上又賜宴遣送他。种放所住的山林，平民多隨意打樵采摘，特下詔令禁止。种放就上表遷居嵩山天封觀旁邊，皇上派遣宦官挨着興唐觀宅基建了一所宅第賜給他。他請假超過一百天，仍繼續給他薪俸。然而他還往來於終南，巡視他的田畝。每次出行都供給驛站乘騎，在路上有時自己詬駡驛站官吏，算計田賦的數目。當時的輿論漸漸看不起他。

嘗曲宴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

皇上曾在宫中設宴命令群臣賦詩，杜鎬因平素不作文章，所以誦讀《北山移文》來譏諷他。皇上曾經對近臣説：“种放爲我議事甚多，但外廷無人知道。”因而出示他所上的《時議》十三篇，篇目有：《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

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稿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歸

八年十一月乙丑，种放早晨起來，忽然取出先後所作章表奏疏草稿全部燒掉，穿上道士的衣服，召來門生們在他的住所聚會飲酒，行酒數次而死。訃聞報上，皇上甚爲嗟嘆傷悼，親自撰文

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録其侄世雍同學究出身。

派遣宦官朱允中前往祭悼。歸葬在終南，贈官工部尚書，録用他的侄子种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　韓伾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即爲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伾交游，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狂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擿科討論》計四十卷。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就能作詩。等到長大，喜好學問，精通《道德經》。與高錫族子高冕及韓伾交游，酬唱的詩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心以著述爲業，有《狂簡集》一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擿科討論》計有四十卷。

淳化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爲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强無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强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卒。

淳化年間，韓伾任翰林學士，由於召見應對，皇上問道："你早年在嵩陽時，當時的同輩人物是否有隱逸之士？"韓伾把萬適及楊璞、田誥作爲回答，皇上命令把他們都召到朝廷。詔書下來時田誥已去世。楊璞到朝廷後，在便殿應對，表示不願仕進，皇上賞賜給他束帛，賜給他的一個兒子進士出身，送他回還故鄉。萬適最後到，特旨授爲慎縣主簿。萬適平時身體健康無病，詔書下達時已有病，還是勉强赴朝答謝，舉止像山野人，人們都嘲笑他，過了數日去世。

田誥

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衮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矣。

田誥，歷城人。喜好著述，聚集學徒幾百人，其中考取進士到做官顯達的人接踵而出，因此聞名於當朝，宋惟翰、許衮都是他的弟子。田誥著作有一百多篇流傳於世，大都迂闊。每當構思必定藏在深草中，絶不聽人聲，不久從草中跳躍出來，就是一篇文章完成了。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於作詩歌，士大夫多有傳誦。他與畢士安尤其友好，每次騎牛往來郭店之間，自稱東里遺民。曾經拄杖進入嵩山窮絶深幽之處，構思寫作詩歌，總計幾年得詩一百多篇。楊璞被召見後，歸還故里，作了《歸耕賦》來表達自己的志向。真宗朝祭各皇陵時，途經鄭州，派人以茶帛賞賜他。去世時，享年七十八歲。

李瀆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

李瀆，河南洛陽人。他的六世祖李坦，任

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鄑，即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

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州閭化其儉德。

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静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瑩集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

馮翊縣令。李坦生李仲芳，任大理司直。李仲芳生李玄初，任福建觀察推官。李玄初生李鄑，就是李瀆的曾祖父，字堯封，在後梁做官，歷任滑、魏、宋三鎮留後，拜爲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時，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後，贈官太保。他的祖父李延昭，任殿中丞。父親李瑩字正白，善於作詞賦，爲廣順年間進士，被蒲帥張鐸徵召爲記室，因此在河中安家。乾德初年，右補闕蘇德祥推薦李瑩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出使江南，因接受李從善賄賂，被責罰貶授右贊善大夫，去世。

當初，李瑩在祭祀河神時生下李瀆，所以取名李瀆字河神，後來改字爲長源。李瀆淳樸淡泊喜好古風，博覽經史。十六歲時父親去世，服喪完畢之後，閉門不再求仕進。他家歷代多收集書畫，頗有奇妙的收藏。王祐主管河中，對他禮遇十分優厚，從此聞名於當時。李瀆往來於中條山中，自己不治理產業，住所林岩幽勝。他談論唐以來的衣冠教化人物，一一清楚生動。他很少著作文章。當地前後任的知州將領都待他很優厚。王旦、李宗諤和他是世交，常勸他做官，李瀆都不回答。他所騎的馬，曾經被同宗人借去，讓馬在街市中休息。有人見到就告訴李瀆，李瀆就把馬匹賣掉，他就是這樣厭惡喧囂。州縣巷里都被他儉樸的品德感化。

真宗祭祀汾陰時，直史館孫冕上言說李瀆有隱士操守，請求加以徵召，陳堯叟又推薦他。派人去召見，他以足病辭謝不出來。派遣宦官慰問，命令當地長官每年慰問安撫。明年，又派人慰問，李瀆自述他家世代傳承儒家墨家習慣清静避世的志向。他平素好酒，有人勸止他，回答說："扶弱養病，除酒外没有别的東西。隨從我的愛好，來過完此後的年歲，不也很快樂嗎！"他曾對他的兒子們說："山水足以娛悦性情，如果我醉酒而死，這正是我的心願。我將與你們永訣，你們應常在我左右。"於是在外房設卧床，與兒子們同住。一天，忽然説："剛纔有人到床下，誦詩説：'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説完就不見了，我該逝世了。"立即取出李瑩文集七

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十編以及書畫交給兒子們，催促家人置酒。一會兒，去世。當時是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享年六十三歲。

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兹晚節，彌卲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恤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差役。"

四年春，詔令說："前河中府處士李瀆，家世顯貴相傳，行爲儒雅方正，曠達隱逸自居，恬靜明智具備。及至晚節，愈尚清德，忽然去世，懷悼良深。特行盛典，以慰精魂。想來蓬萊仙閣的執掌文章官員，乃是儒林美好的官位。於是贈給生者財禮，同時推行恩賞。申命敕令守臣，優厚撫恤他的後人。這難道僅僅爲了表彰黄泉下的逝者，也完全能够使民風淳厚。特旨贈官秘書省著作佐郎，賜給他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慰問，除夏秋二稅外免除他家差役。"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

魏野字仲先，是陝州陝人。世代務農。他母親曾夢見張開衣袂到月亮中接得了兔子，就有了妊娠，生下魏野。長大後，嗜好吟咏，不求聞達。他住在州城東郊，親手種下竹子樹木，引來清泉環繞，旁邊對着雲山，景意幽絶。又鑿洞一丈見方，名叫樂天洞，前面築爲草堂，在其中彈琴，愛好者多帶着酒肴和他交游，整天長嘯吟咏。前後任州官，即使是武將舊相，都對他以禮相待，有的還親自來訪。趙昌言本性尤爲倨傲，却特别把魏野列爲賓客，告誡守門人魏野一到就通報。魏野不喜歡戴巾幘，無論貴賤，都是戴紗帽穿白衣相見，外出則騎白驢。路過的客人、名士與他往來留題會話，經常住幾宿纔離去。魏野作詩用心精苦，有唐人風格，多有警策之句。所著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年，契丹使者來到，曾説他們國得到魏野集上部，願求得全部，詔令給他。

祀汾陰歲，與李瀆并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岩藪，臣實愚戇，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疏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

祭祀汾陰那年，魏野與李瀆一同被薦舉，派遣陝令王希招請他們，魏野上言説："陛下向天地報告功成，聘請隱逸之士，我實在愚戇，天資性情懶散笨拙，幸逢聖世，得以安居鄉里，早年就樂於吟咏，實非風騷，没有想到皇上慈愛，深入搜訪。但因曾患有心病，尤其荒疏禮節，生來是麋鹿的天性，遇有束縛就發狂，豈能瞻望宫殿

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

天階，仰奉清平安寧的時代。希望收回成命，允許我守節的愚志，我在田野之間，永遠感謝皇帝之恩。"詔令州縣長官常常予以慰問撫恤，又派人把他住的地方畫下來觀看。五年四月，又派宦官慰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終，享年六十歲。州官上報他的行狀。

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恤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遁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軾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免其差徭。"

四年正月，詔令說："國家舉行表彰的命令，用來使丘園隱逸之士光耀，申令撫恤贈給的恩賞，用來安慰黄泉九壤下的隱逸，這是爲了褒獎隱逸之士而使風俗淳厚，已故陝州處士魏野，信守儒德，用心文章，看他詞風的清新，爲文士們推崇，却能篤守淳古的品行，傾慕隱居避世的風氣。不久前巡行，曾經予以聘請召見，却懇切叙述他忠誠的志向，願意實現《詩經·考槃》隱居之意。以後亡歿，深爲嗟悼！蘭臺清貴的官位，追補修飾幽居的門户，厚贈喪葬撫助的財禮，寬行免役的命令。誠致優禮，以顯令名。亡魂有知，欣此殊恩。准予特旨贈官秘書省著作郎，贈給他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予慰問，除夏秋二稅外免除他家徭役。"

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李瀆是魏野中表兄。李瀆去世訃聞傳來，魏野爲之慟哭，對他兒子説："我不能去，去也一定到不了。"衹派遣他兒子赴喪，纔過了六天魏野也去世，當時人們覺得很奇異。

邢敦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游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遁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游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爲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修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參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邢敦字君雅，不知是何地人，安家在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往很親密。太平興國初年，曾考進士而没有及第，憤然有隱遁的念頭。性格耿介孤僻，不隨便交友。樂於研習經史，精於術數之道，擅長繪畫，嗜好喝酒。有時在街市行走，有路過的旅客問他吉凶，大多不和他們説話。里閭中稱他爲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到亳州後回京，同城的人呈報他的事迹，王曾當時爲考制度使，把邢敦的名姓上報。詔令："邢敦早年就參預詞場，勤修仁義，超然隱退，已有年頭。如今閱覽公車上言，使他參任州學的官職，用來使儒業精進，使年老有德之人榮寵。准予爲許州助教。"邢敦辭讓而没有接受。乾興元年，無疾而終，享年七十四歲。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小時候成了孤兒，努力學習，不爲章句之學。性情恬淡好古，不熱衷榮利，家境貧窮到衣食不足，也很平静。起初自在旅游江、淮之間，很久之後返回杭州，在西湖孤山搭蓋住房，二十年未到過城市。真宗聽説他的名字，賜給粟帛，詔令當地長官逢年過節慰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時，經常去他廬中拜訪，清談一整天纔離去。林逋曾給自己在廬側修造墳墓。臨終作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的詩句。去世後，州官上報，仁宗爲之哀悼，賜謚號爲和靖先生，贈給喪資粟帛。

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録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林逋擅長寫行書，喜好作詩，他的詞清潤峭拔，多有奇句。常常已經成稿，接着就扔掉。有人對他説："爲何不録下來留給後世看?"林逋説："我本來隱迹林壑，而且不想用詩聞名一時，何況留名於後世呢!"然而好事者往往私自記下來，現今流傳下來的詩還有三百餘篇。

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内壙中。

林逋曾到臨江作客，當時李諮剛考中進士，還没有人知道他。林逋對人説："此公是輔佐的人才。"等到林逋去世，李諮正好罷免三司使而爲太守，便穿上素服，與他的門人守靈七天，安葬他，把他的遺句刻石放在墓穴中。

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林逋未曾娶妻，没有子嗣，教育哥哥的兒子林宥，考中進士甲科。林宥的兒子林大年，非常潔身自好，英宗時，爲侍御史，接連被御史臺調出掌刑獄，他拒絶不肯動身，被御史中丞唐介上奏，貶蘄州知州，死於任上。

高懌

高懌字文悦，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

高懌字文悦，荆南高季興的四世孫。幼年時成了孤兒，被外祖家收養。十三歲就能寫文章，通讀經史百家之書。他聽説种放隱居終南山，就在豹林谷造了房舍，跟從种放求教。种放認爲他傑出，不敢把他收爲弟子之列。與同時人張蕘、許勃號稱"南山三友"。

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録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

正逢朝廷詔令推舉隱逸之士，長安知府寇準聽説他的名望推薦了他，他辭謝不出來。景祐年間，録用國初侯王的後代，高懌推薦他弟弟高忻

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彦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禄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

做了官。等到范雍創建京兆府學時，徵召高懌給學生講授，聽講的常有幾十上百人。杜衍曾請求賜給他處士稱號，於是命爲大理評事，高懌堅決推辭。仁宗贊賞他的操守，賜號安素處士。詔令州縣逢年過節加以禮遇，賜給良田五百畝。文彦博上表説他精通經術，有超過世俗的品行，可以激勵風俗，詔令賜給宅第一處。嘉祐年間，任爲光禄寺丞，他又堅決推辭。曾夢見一道士拿着白色書簡聘他爲白鹿洞主，去世。

韓退

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喪，去隱嵩山。吴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有個叫韓退的人，稷山人。也從師种放。他母親去世後，他背土築墳，光着脚一直到喪期服完，離開而歸隱嵩山。吴遵路、石延年認爲他高風亮節。詔令賜給粟帛，賜號安逸處士，無疾而終。

徐復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禄，遂亡進取意。游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説。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説《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當初曾游歷京城，考進士而没有考中。回去後學習《易經》，精通流衍卦氣之法，爲自己卜筮得知不得禄位，便打消進取功名的念頭。在淮、浙之間游學多年，更加通曉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各家學説。有一天聽同鄉林鴻範講《詩經》，講到《詩經》用於音樂的道理，忽然若有所得。因而用樂器驗證，自此曉悟大樂，對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以及鐘磬大小規格、匏竹高下制度也都精通。正值仁宗重視音樂，詔令天下尋求通樂理的人，大臣推薦胡瑗，胡瑗製作鐘磬，大爲改變古法。徐復笑着説："聖人把樂聲寄寓於樂器中，如今不先求樂聲而更變樂器，這樣能用嗎!"後來胡瑗製造的樂器都没達到古樂的效果。

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説至九五盡而止。

范仲淹經過潤州，見到徐復問道："如今以衍卦之術占卜，四方異族没有變故吧?"徐復算定西方會有戰事，推算月日，與後來的情況没有一點差别。慶曆初年，與布衣郭京都被召見，皇帝問他天時人事，徐復回答説："用京房《易》學的卦來推算，今年所配的年月日時，當有小的差錯。剛失位而不中，大概天意是要加强君德吧?"皇帝又問："明年主什麼卦?"徐復説："《乾》卦用事。"説到《乾》卦九五爻停止。皇

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帝又問："前年京城颳黑風，應驗何事？"徐復說："應驗在內宫，豫王去世就是應驗。"第二天，任命徐復爲大理評事，堅决稱病推辭，於是賜號爲冲晦處士，補任他兒子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徐復品性高潔，但爲人處世從未自以爲異於常人，在杭州住了十多年後去世。

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産，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郭京，年輕時俠氣仗義，不置家産，平素好談論軍事。范仲淹、滕宗諒多次舉薦他。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税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禄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

孔旼字寧極，是孔子第四十六代孫。隱居在汝州龍興縣龍山的滍陽城。性情孤傲高潔，喜愛讀書。有田地幾百畝，納税常是鄉里表率。遇到荒年，把多餘的糧食賑濟不足的人，從未計較得失有無。聽到别人的善行像出於自己一樣，行動舉止必定依照禮法。所居方圓一百多里内，人們都愛慕他，在路上見到孔旼，常常整飭衣襟恭敬避讓。安葬他的父親，就在墓側築廬守喪三年，躺卧在破棺材中，每日僅吃米二十兩。廬中墻壁上長出幾十株紫芝。州官把他的仁義行爲上報，賜給粟帛，又免除他家的賦役。因爲近臣交相舉薦，授秘書省校書郎退休。過幾年，又召爲國子監直講，辭謝不赴任，遷任光禄寺丞。不久，起用爲龍興縣知縣，再次推辭，去世，贈官太常丞。

盗嘗入旼家，發其廪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盗掠奪其貲，旼追盗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盗賊曾到孔旼家偷盗，打開他家的糧倉，孔旼躲開他們，任他們取糧。有一次碰到盗賊搶奪羸弱的人的財物，孔旼追上去跟盗賊説話，用道義責備他們，又拿出金子給他們，讓他們歸還所搶的財物。他住在山中從未遇到毒蛇虎豹，有人對他説："君不要在夜間行路，這也很可怕。"孔旼説："無心則無畏。"晚年鑽研《周易》、《老子》，其他書也不再讀。畫了一張《太玄圖》張挂在墻上，外圍排列地方州縣部家，而用圓規劃出圖的中心，却空着什麽都不寫。孔旼説："《易經》所謂的寂然不動，與這没有什麽差别。"

何群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好古學，喜好慷慨激揚地議論，雖然學習考進士的課程，但并非他的喜好。慶曆年間，石介在太學，四方學

生來學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群乎？群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己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群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群爲“白衣御史”。

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説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説。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説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

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稿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録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生來學習的有幾千人，何群也從蜀地到來。正當講官會集學生們講學，石介説：“你們知道何群嗎？何群每日所思仁義而已，却不知道飢寒迫近自己。”衆人都注目仰望他。石介因而讓何群在他家住宿，叫弟子推舉他爲學長。何群更加自勵努力，著書幾十篇，與别人談論從不迎合别人，同舍生把何群當成“白衣御史”。

何群曾説：“如今的士人，説話隨意輕率，舉止放肆，衣冠也不如古人嚴整。”因此請求恢復古代衣冠。又上書説：“三代時取士，都是由鄉里推舉而行仁義的人。後世却專用文辭選取，文辭中對道爲害最大的莫過於賦，請求取消。”石介贊賞他的看法。正值御史諫官也説以賦取士無益於治道，詔令内外知制誥議論，都認爲進士科始於隋歷經唐幾百年，將相多出於進士，不能説得不到人才，况且祖宗這樣實行已經很久，不可以廢除。何群聽説他的主張行不通，於是慟哭，取出平生所作賦八百多篇燒掉。講官看到何群的賦既多又好，認爲他的行爲不合情理，把他逐出太學。何群直接回到家鄉，從此不再考進士。

嘉祐年間，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奏他行義之舉，賜號安逸處士。何群死後，趙抃守益州，上奏何群遺稿有益於時政，希望詔令果州抄録何群的文章獻上，并説：“他的文章不是像司馬相如的書那樣激發天子的奢侈之心。”奏議被擱置不答。

宋史卷四百五十八

列傳第二百十七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黄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詧　俞汝尚　陽孝本　鄧考甫　宇文之邵　吴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塈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群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游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游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仇，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户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住在縣北的梓桐山。博通群書，不鑽研章句之學，尤其喜好研究《易經》。與賈同、李冠齊名，有許多學生跟從他學習。咸平年間，契丹小股騎兵渡過黄河，他全家被掠走。於是王樵拋棄妻子，挺身入契丹境内尋找父母，多年未找到，回到東山，雕刻父母木身招魂安葬，建立祠堂畫了圖像，如他們還活着一樣侍奉他們，服喪六年，悲哀之情感動路人。又爲家族中的尊長依次服喪，向北方眺望嘆息説："像自己這樣的身世，難道可以與平常人一樣要求自己嗎!"於是與世俗屏絶，自稱贅世翁，衹以論兵練劍爲事。用一頭驢背負行李，自己徒步行走千里，晚年多次游歷塞下。上建議書給何承矩、耿望，請求滅遼復仇，未被采用。於是在城東南角砌磚把自己圍起來，稱爲"繭室"。在門上銘刻着："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才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危將死時，進入繭室自己掩上門户去世。治平末年，職方郎中向宗道爲淄州知州，尋訪繭室，但已築成民居。後來找到王樵外甥牟氏的兒子，纔知道王樵已被改葬。因而就在原地又築起繭室及祠堂，刻石碑記載此事。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游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彦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内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縣人，他的祖先是從河東遷徙來的。張愈俊偉有大志，曾四處游歷求學，多次考進士不中。寶元初年，上書談論邊防事務，請求出使契丹，使境外夷人互相攻打，來鞏固中原大國的勢力，他的言論非常豪壯。因爲使者的舉薦，授爲試秘書省校書郎，他希望把這個官授給他父親張顯忠而自己隱居在家。文彦博治理蜀地，爲他購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的故居讓他居住。母親去世，他一口鹽和乳酪也不吃。過了兩年，他把平時所持的柳杖種在墓地，忽然長出枝葉，後來長成合抱大樹。曾經六次被徵召而不應聘。喜歡下棋。以山水爲樂，遇到有興致時，雖然幾千里遠也傾家而往。因而浮游於湘、沅，游覽浙江，登上羅浮山，進入九疑山，買石載鶴返回故鄉。此後閉門著書，未完成，去世。

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趣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脱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峰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吴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游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户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他的妻子姓蒲名芝，賢德而有文才，爲他作哀悼文説："遠視以往古代，哲士實在很多，沿及秦、漢，遺風還是芳香濃厚。突出的英傑，卓然而超群，誰説過當今時代，也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是誰呢？就是白雲隱君。他曾經説過大丈夫在世，如果没有碰到機遇，做官不是自己的志向，就不可苟且求禄，在窮途末路中鑽營忙碌，這不是我的操守。我這一生是有限的，青少年時多難，雖然貧窮也自守志節，因而困頓却不潦倒。不把人間爵禄視爲尊貴，知命樂天，脱簪散髮，在露天中睡眠，在深山中聽泉。有千仞高的山峰，有彎曲的溪水幾條，這裏是仙人廣成子的遺迹，是吴興隱逸高蹈的地方。疏落的石塊鋪成行走的小路，靠着山林構築住屋，與麋鹿成爲一群，白天游玩夜晚休息。山嶺升起明月衝破行雲，秋天的霖雨灑落在竹林，清净的意藴怎能窮盡，真純的心志自己獲得，不拘的議論使自己忘懷憂慮，有什麽榮耀耻辱？初春染疾，閉門不出，豈料就此逝世，英姿永遠隔絶。賦詞哽噎，揮涕淚流，有誰不死，可惜他的才能賢德。去矣吾人，嗚呼哀哉！"

黄晞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自號聱隅子。著《歔欷瑣微論》十卷，以謂聱隅者枅物之名，歔欷者嘆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年輕時通曉經典，藏書幾千卷，有很多學生跟他交游，自己取號爲聱隅子。曾著《歔欷瑣微論》十卷，是講聱隅是樹木砍伐後又長出的枝條的名稱，歔欷是嘆息的聲音，瑣微是記述的辭句。石介在太學任職時，派遣學生按照禮節召聘他，黄晞藏在鄰居家不出來。樞密使韓琦上表推舉他，命爲太學助教退休。接受任命一晚後去世。

周啓明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周啓明字昭回，他的祖先是金陵人，後來入籍定居處州。起初用文章拜謁翰林學士楊億，楊億拿給同僚看，大受贊賞，從此知名。四次考進士都是第一名。景德年間，考賢良方正科，召見後，正逢東封泰山，有議事者説這一科本是因有災異而尋訪直言進諫而設的，并非太平之事，便回答停止此科。於是周啓明回家，教授弟子一百多人，不再有求仕的想法，鄉里人稱他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向朝廷表奏他的行舉，賜給粟帛。仁宗即位後，授爲試助教，依此官階供給糧餉。過了許久，特旨升任秘書省秘書郎。改爲太常丞，去世。周啓明學問深厚，藏書幾千卷，大多是他親手抄寫的，而且能背誦。著有古詩律詩、賦、箋、啓、雜文一千六百多篇。

代淵

代淵字藴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畋、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嘆曰："禄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絶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説》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虚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

代淵字藴之，祖籍是代州。唐朝末年，在導江避難，他家世代爲吏，積有陰德。代淵性情簡樸高潔，侍奉雙親以孝順聞名。曾隨從李畋、張達學習。四十歲時，鄉里人輪流來勸他去考進士，考中甲科，得官清水主簿。他感嘆説："榮禄不施給親屬，有什麽用?"於是回家教授學生，坐席經常滿員。安撫使推舉他爲鳳州團練推官，他不去赴任。益州知州楊日嚴又推舉他，於是任命爲太子中允退休。謝絶教學生，著作《周易旨要》、《老佛雜説》幾十篇。田況呈上他的著作，又從太常丞改爲祠部員外郎。晚年每天僅吃蔬菜，戴着褐巾游山玩水，自己取號爲虚一子。當地長官逢年過節予以慰問，他都淡泊以對，毫不考慮私利。嘉祐二年九月，得病，召來術士選擇

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絶。

死期，説是"丙申吉"，點頭答應，那一天沐浴之後去世。

陳烈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情耿介孤僻，誠心於孝敬友愛。爲父母服喪，一連五天一勺水都没喝，從壯年到老年，都像他們還活着一樣侍奉。學問品行端正，舉動遵循古禮，平時終日不説話，對待童僕如同對待賓客。鄉里人敬重他，有冠禮婚禮喪禮祭奠，請了他纔舉行。跟他學習的弟子常有幾百人。鄉里賢良的父兄訓導子弟，必定舉出陳烈的言行作示範。

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吕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吕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

他曾因鄉里推舉到京師考試没考中，於是停止應舉。有人勸他求官，他説："伊尹恪守道義，成湯三次用幣帛禮聘他；吕望已經老了，文王用車載他一同回去。如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成湯、文王之心，難道没有如伊尹、吕望那樣的先知先覺嗎？"仁宗多次下詔召用他，他都不去。有人問他緣故，他回答説："我還没有學成。"公卿大夫、太守、鄉老交相稱贊他的賢德。嘉祐年間，授爲本州教授，歐陽脩又上言推舉他，召爲國子直講，他都没有拜受。

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争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之士爲横辱所挫。"陶説遂不行。

不久福建提刑王陶説陳烈被他的妻子林氏訴訟，因此詆毁陳烈貪婪詭詐，乞求削奪他所受的恩寵。司馬光當時任諫官，率同僚爲他争辯説："臣等常常擔憂士人没有名節檢點的風氣，所以推舉陳烈來改變風俗。陳烈平生所持操守，是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庸之道的地方，但仍是守節之士，應當保全他。如果夫婦不和，就聽任他們離異，不要使守節之士被粗暴的耻辱所挫折。"王陶的建議纔没有行得通。

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廪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元祐初年，部使者重申推舉他，詔令遵從他的志向，以宣德郎退休。第二年，再次教授本州。在任上不接受俸禄，鄉人的饋贈也絲毫不取；家裏田租有剩餘，就廣爲周濟窮人。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孫侔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禄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交游，名聲高於當時。早年父親去世，侍奉母親極盡孝心。有志於入仕受禄來養親，因此多次考進士。到他母

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

親病危時，發誓終身不再求官。客居在江、淮之間，士大夫敬重他。

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吕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推官，皆不赴。

劉敞爲揚州知州，説他孝悌忠信，足以匡扶世道，糾正風俗，如果在朝廷尋求像他這樣的人，就是吕公著、王安石之類的人物。詔令任命爲揚州教授，他推辭不去。劉敞爲永興太守時，召他爲幕僚，也推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續推舉他，授忠武軍推官、常州推官，他都没有赴任。

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

他年輕時與王安石是朋友，王安石爲宰相時，路經真州與他相見，孫侔對他如同布衣之交。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初，王回、王令、常秩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唯侔以不仕始終。

當初，王回、王令、常秩與孫侔都享有盛名，王回、王令都早死，常秩作隱士没有堅持到底，惟有孫侔始終不入仕。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説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於虢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寧察訪定户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半，示優禮云。

劉易，忻州人。性情耿介剛烈，博學好古，喜談兵事。韓琦爲定州知州，獻上劉易所著的《春秋論》，被授爲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説書。他不能屈志來追求仕進，寓居在虢州的盧氏縣，練習不食五穀之術。趙抃再次舉薦他的品行道德，賜號爲退安處士。劉易作的詩，韓琦常寫在石頭上，有不合自己心意的就被劉易洗掉，韓琦又寫上。尹洙主管渭州軍事時，用重禮請他。狄青替代尹洙後，對他也很好。治平末年，去世，韓琦作文祭奠他説："剛强正直的性格，天下能與他相合的有幾人？淵博的學問，古人尚未達到的也有很多。"對他如此敬重。熙寧時察訪確定免役，詔令劉易家因賜處士號享有七品待遇，免役錢減半，表示優待禮遇。

姜潛

姜潛字至之，兖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况舉召試學士院，爲明州録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過門下，知封駁司吴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薦，徙兖州録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母，又薦爲國子直講、韓王宫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

姜潛字至之，兖州奉符人。跟從孫復學習《春秋》。因爲田况推舉被召試學士院，任爲明州録事參軍。因爲母親思鄉請求退休，敕令經門下省時，知封駁司吴奎密封退還，然後與韓絳共同上奏章推舉他，改任兖州録事參軍。又受吴奎徵召爲鄆州教授，吴奎升堂拜見他母親，又推薦他爲國子直講、韓王宫伴讀。姜潛謁見宗正允弼時，吏人帶着他急匆匆向庭院中走，他不管理，

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

熙寧初，詔舉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庶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庶文學行義，宜在臺閣。以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

庶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爲應山令，緣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喚來坐馬要離開，於是允弼以待客之禮相見。

熙寧初年，詔令推舉長期滯留不授任的候選官授給京官共有三十七人，姜潛也在入選之列。神宗聽說他賢能，召來延和殿應對，問他如何治國，他回答說："有《堯典》、《舜典》在，就看陛下如何治理好國家。"任陳留縣知縣，到任幾個月，青苗法下達，姜潛出錢，在縣城門上張榜公布青苗法，之後，又轉移到村落，過了三天都沒人響應。於是撤榜交給吏人說："百姓不願意啊！"因此惟獨該縣青苗錢沒散發。司農寺、開封府懷疑姜潛有意阻撓，分別派屬員查驗，發現姜潛都按照法令辦理。但條例司彈劾祥符縣不散發青苗錢，姜潛知道將不能免禍，於是稱病離職，縣民到開封府請求留下他，未被允許。後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考中進士，調任商水縣尉、壽春縣令。他興辦學校，尊禮教民，用來改變風俗。開墾淮河水濱農田一千頃，壽春縣得到治理。淮南王古堡壘在山間，逢上發大水，州太守建議取下堡壘的磚築城，連庶說："弓箭舞衣留傳百代，保藏在王府，不是因爲一定有用，是因爲古代的器物傳到今天，可作爲典範。"因此古堡得以保全。連庶因母親年老而乞求爲陳州監稅。曾送客出北門，看到夕陽西下風塵四起，百官往來不絕，激憤有感，當日就請求分司歸家。過了許久，翰林學士歐陽脩、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上言連庶的文學行義，認爲應在臺閣任職。任他爲崑山縣知縣，他推辭沒有接受。積功升任職方員外郎，去世。

連庶起初與弟弟連庠在家鄉，當時宋郊兄弟、歐陽脩都對他們很友愛。等到二宋尊貴顯達後，連庶不認同他們的志向，隱居二十年。守道好修，不是自己同道的人不與交往，不合自己的道義絲毫不能玷污。連庶死後，宋郊的孫子宋義年爲應山縣令，順應鄉人的意願，在法興僧舍修築祠堂，畫了二宋及連庶、連庠的遺像供奉。連庠也考中進士，勤於政事，被稱爲良吏，官至都官郎中。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詧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

嘗訪里人范百禄，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説乎?"百禄因從扣《太玄》，詧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遺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小時成了孤兒，由兄嫂撫養，章詧像侍奉父母那樣侍奉兄嫂。他博通經學，尤其精通《易經》、《太玄》，著有《發隱》三篇，明瞭用蓍草占卜的方法，通曉以數寓道的效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太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都以隱士推薦他，第一次賜給粟帛，第二次任命爲州助教，他没有就職。嘉祐年間，賜號爲冲退處士。王素當時爲知州，因而便把他居住的鄉更名叫處士，居住的里閭更名叫通儒，街坊叫冲退。章詧因此更加用道來自我完善，尊生養氣，憂喜、是非都不能攪亂他的心境。

章詧曾拜訪同鄉范百禄，對他説："你不吃五穀二十多年，如今體力還很充沛，你也曾通曉用氣治病的學説嗎?"范百禄因而跟從他請教《太玄》，章詧給他講解大意，又講解《攡》詞部分説："'人們所喜愛而又不足的，是善；所厭惡而又有餘的，是惡。君子能加强不足，摒棄有餘，這就是《太玄》的道旨所在。'這是揚子雲的仁義之心，賦予在《太玄》之中，不過是這樣叙述罷了。如果認爲研究他的思想是苦事，讀懂他的語言很艱難，沉溺在他的術數中而忽視包涵的仁義，這樣怎能談論其中的道呢?"熙寧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他兒子章禩，也喜好古學，曾經應行義敦遺詔。累世有隱德，故居現在還保存着。

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鄣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嘗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年輕時在鄣南崑山讀書，爲人彬彬有禮，不隨意發表議論。不合自己的意見，有時就不説話，如果説話就未曾説錯過。不肯料理生計之事，不因貧乏而失志，淡泊於權勢私利。聽到别人的善言善行，就記着不忘，常常對人説起。他考中進士科，曾到過各州縣，一點也没有投機進取之心。曾爲導江縣知縣，新繁縣縣令去世後，使者讓他任這空缺，供給他公田的收入，他推辭，未被允許，到任後就把資薪周濟已故縣令的家人。熙寧初年，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任蜀守時，以簡樸寧靜

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

治州，每日早晨退堂後就進書齋，官吏們都不敢到他那裏去，惟有俞汝尚一來就推門直入，相對清談到晚上。

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嘆美之。

王安石主持國事時，擔心當時的舊臣元老不支持自己，有人説俞汝尚有清廉的聲望，可以任爲御史，讓他挨個兒地彈劾元老重臣。驛使召俞汝尚到京城，他得知王安石舉薦他的用意後，堅決推辭，上了兩次奏章得以免任。親友中有人責備他不給子孫設身處地考慮，他笑着説："這就是爲他們置下的地啊。"回到家裏後仍然貧苦，没有忘記受禄以贍養父母。又跟從趙抃到青州，最後以屯田郎中退休。蘇軾、蘇轍、孫覺、李常都曾作詩文贊揚他。

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黄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偉，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游歷幾年，正當六月盛夏時，卧室熱得没法住，就搬出住在門旁，妻子黄氏過來看他，俞汝尚説："人活七十歲古來稀，我與夫人都過了七十，可以走了。"他妻子回答説："如果這樣我先走吧。"三天後去世。俞汝尚爲她辦喪事，寫銘文，叫來他的兒子們告訴説："我也要從此逝去了。"倚着几案死去，距離妻死纔十天。他的孫子俞偉，紹興年間爲敷文閣直學士。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遁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録，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縣人。學識廣博品行高尚，隱居在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都以隱士舉薦過他。蘇軾從海南歸來，拜訪并愛惜他，給他取號叫玉巖居士，曾直接到他的居室拜訪，知道他不曾娶妻，於是戲稱他是元德秀一類的人。陽孝本自稱爲陽城的後裔，因此蘇軾有詩説："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來贊揚他。隱居避世二十年，一時的名士都跟他交游。崇寧年間，推薦爲八行科，初次做官爲國子録，又轉爲博士，以直秘閣歸鄉，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鄧考甫

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户著書，不復言仕。

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考中進士，歷任陳留縣尉、萬載永明縣令、上饒縣知縣，多次升官爲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因受處罰而離官，從此閉門著書，不再説作官的事。

元符末，詔求直言。考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考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山，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寇，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

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諂諛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效，俗宜敦厚，而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雜是先。願以節義廉耻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日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

元符末年，詔令徵求直言。鄧考甫當時八十一歲，上書說：“擾亂天下的，是新法，新法頹風弊俗的禍患，將會說也說不完。如今應根據時勢更改，恢復從前舊法。”接着議論自從熙寧以來，權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數各種事例并一一指出那樣的人。蔡京嫉恨他，說他詆嘲朝廷，被削去官籍拘禁在筠州。崇寧年間撤除元祐黨人碑，釋放被逐的大臣，同類的五十三人中，有五十人得以返歸，惟有鄧考甫與范柔中、封覺民不在其內，最終死在筠州。將死時，讓小孫子鄧名世執筆，口述一百多字，大略說：“我自稱是山中宰相，是空有其才；自稱是文昌先生，是空有其名。不能在盛世得到重用，也没什麽遺憾的，這是天命吧。”他的著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共二百五十多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考中進士，任爲文州曲水縣令。轉運使把輕縑價格提高，讓縣裏賣給百姓。宇文之邵說：“本縣地處江下山上，地域狹小百姓貧困，耕田的人没有多少，正值年荒饑饉，羌族多次入侵，不能因求利再使百姓貧困。”轉運使惱怒。

正值神宗即位徵求直言，宇文之邵上疏說：“天下是一家。祖宗創業、守成的方法都在。陛下正在居喪，諂諛奸佞的人隱藏着還没有動作，此時正可以緬懷太祖、太宗等五位先皇的功德，時常好像他們就在自己的左右前後。京城，是全國的榜樣，風俗應敦厚，然而却崇尚奸詐刻薄浮誇奢靡。公卿大夫，是人民的表率，應以節操自勵，然而却争先以勢利混雜在一起。希望用節義廉耻的風氣來開導他們，使人人知道自重。千里的州縣，有利的事情未必能興辦，有害的事情未必能廢除，是轉運使、提點刑獄該管的事。百里的城邑，有利的事情未必能興辦，有害的事情未必能廢除，是州官該管的事。前日下達赦令，應屬於拖欠的一概免除，然而有關部門操之過急，催繳拖欠更加厲害，使皇上恩澤不能到下層，而平民更加窮困。如果選拔賢才擔任三司的官職，

後監番、聚、蹶、楀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滯淹，遠夸毗，來忠讜。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

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强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

吴瑛

吴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

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

再給州縣一點權力，那麼人民的疾苦就消除了。然後借鑒像番氏、聚氏、蹶氏、楀氏這些外勢力的盛衰來安定外戚，考察《棠棣》、《角弓》這樣的詩的涵義來使九族親近和睦，恢復已廢棄的典章，選拔埋没的人才，疏遠諂媚奸佞，招納忠臣直士。凡有措施，一定與大臣共同商議來擴揚其善，發號施令作威作福則應專制。這樣，天下人盼望的太平就可以拱手而待了。”

宇文之邵的奏疏没有得到回答，感嘆説：“我不能做官了。”於是退休，以太子中允歸鄉，當時還不到四十歲。從此他自强於鑽研學問，不改變志向，每日與朋友尋求研讀經史彈琴飲酒的樂趣，隱居十五年後去世。司馬光説：“我聽説志向不能實現，就把官禄看得輕如錙銖；道不同，就把富貴看得像糞土。如今在宇文之邵身上看到了。”范鎮也説：“宇文之邵居位於下而言論高尚，學識豐富而行爲篤誠，他比我小二十一歲却比我先挂冠而離開仕途，使我感到若有所失。”他受到兩位賢者這樣的推崇。

吴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因爲他父親龍圖閣學士吴遵路的庇蔭補任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黄州，任郴州知州，官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他任職期滿來到京城，當時四十六歲，就上書請求退休。公卿大夫知道後都一同努力挽留他，他却不聽勸説，大家都贊嘆敬服覺得比不上他，相跟着在都門爲他賦詩餞行，於是回鄉。

他在蘄州有田地，僅够自給自足。在溪水邊建築住房，種花釀酒，家事都交給子弟。有賓客來必定飲酒，飲酒必定喝醉，有時就困卧花間，客人離開也不再問。有人評品人物，他一句話也不應酬，衹催促僕人多斟酒，人們都喜愛他安樂平易并敬重他高尚的情操。曾有貴客拜訪他，吴瑛飲酒酣暢而唱歌，用樂器扣客人的頭打節拍，客人也不覺得是冒犯。他視財物如同糞土，他的妹夫擅自取了家財幾十萬借貸給人，那人不能償還，吴瑛哀憐地説：“這人有母親，不要再加重他的憂慮！”招他來燒了債券。有位門生爲他管

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盗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

理田事多年，忽然辭謝離去，說：“聽説有人説我記賬有欺騙行爲，從道義上講我不能留下。”吴瑛命人取來先後告狀的文書給他看，信都没有拆封。有盜賊入室行竊，他發覺却不説話，小偷要拿走他的被子，纔説道：“其他東西隨便你拿，現在夜裏正冷，請你放下我的被子。”他的真率曠達就像這類事情。

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至垂絶不亂。卒，年八十四。

哲宗朝有人舉薦他，召爲吏部郎中，就任蘄州知州，他都不出來。崇寧三年染病，於是閉門謝絶醫治，至垂危也未慌亂。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吴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閑曠，遁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踪，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松江漁翁，不知他的姓名。常駕小船在長橋游覽，往來於波浪之上，敲着船舷飲酒，酒酣唱歌自得其樂。紹聖年間，閩人潘裕從京城調官回鄉，經過吴江，遇到他覺得他是異人，起身作揖説：“我看先生的氣質相貌，本來就不是漁夫釣翁之類的人，請求賜我一些良言，來啓發我的蒙昧孤陋。”漁翁瞪着他説：“你不平凡，如有誠意，能上我的小船説話嗎？”潘裕欣然來到船上。漁翁説：“我厭倦喧鬧煩雜，喜好安閑，隱迹在這裏三十年了。小時候喜歡讀經史百家之書，後來看佛家書籍，如今都丢棄了。惟有飽食嬉戲，還有什麽要做的？”潘裕説：“先生修身養德如此。如今聖明皇帝在上，爲什麽不出世做官呢？”漁翁笑着説：“君子之道，有的出世有的入世，我雖然不能隱居在深山岩穴，追隨漢代東園公、綺里季的遺迹，却也傾慕老子的委曲求全的要義。况且培養志氣的人忘却形骸，養育形體的人忘却利害，獲得道行的人忘却心智，心智形體都忘却，則把車馬冠冕看做糞土了，我與你出世入世趨向不同，你要好自努力。”潘裕説：“我無能，幸而聽到先生的高論，請問你住在何處。”他説：“我的姓名都不想讓人知道，更何况居室呢！”飲完酒，長揖讓潘裕返回，自己摇槳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并居，前有空地丈

杜生，潁昌人。不知道他的姓名，同縣人稱他爲杜五郎。他住的地方離縣城三十里，有兩間屋子，和他的兒子一起住，屋前有一丈見方的空

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

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凉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韵閑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迹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地，就修了籬門，在世三十年没有走出門。

黎陽縣尉孫軫前往拜訪他。他很豁達，自稱説是村野之人没有才能，官人爲何來見。孫軫問他三十年不出門的原因，他笑着説："這是傳説之誤。"指着門外的一棵桑樹説："記得十五年前，也曾在下面乘凉，怎麽説没出門呢？我於時世没有用處，也不用求人，自然不出門了，有什麽可看重的呢。"問他以什麽爲生，他説："從前居住在城南，有五十畝田，和我的兄長一起耕種。等到兄長的兒子娶妻，估計耕種不足以贍養，於是把田都給了兄長，而自己帶妻子兒女到這裏，承蒙鄉人借給房屋，就住在這裏。我替人選擇吉日，還以醫療藥材來掙錢生活，有時也接不上。後來兒子能種田了，承蒙鄉里長者垂憐，給他三十畝田讓他耕種，還有餘力，又受雇爲人耕種，從此飯够吃了。鄉里人貧困，以醫術爲業的人許多。想到自己够吃，不應再求其他的收入，於是擇日子賣藥，此外不做其他了。"問他平時做什麽，他説："端坐罷了。""常看書嗎。"他説："二十年前，曾有人留下一册書，没有名目，其中多説虚名經，當時非常喜歡其中的議論，現在已經忘了，并且連書也丢了。"當時正是嚴冬，他僅穿着布袍草鞋，室内空空，而他却氣度安詳開朗，言詞精煉簡潔，是位有道之士。又問他兒子的爲人，他説："是個鄉村兒童，然而性情淳厚，不胡説，不敢嬉玩，偶爾僅到縣城買些鹽酪，我可以計算他的行程等他回來，直去直回，從没有往其他地方多游玩一步。"孫軫很感嘆，留連許久，方纔離去。後來孫軫到延安幕府，對沈括説起這件事，沈括當時在整理軍書，到了半夜，非常疲倦還未就寢，聽孫軫談到這件事，頓時忘了疲勞。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争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

順昌山人。靖康末年，有人逃難到順昌山中，深入山中發現了茅屋，茅屋主人的風度神采很好，走近與他交談，是位士君子。他奇怪地問道："你爲何帶着妻子兒女到這裏來呀？"來人對他説了原因。主人問："禍亂爲何而起？"大家争着告訴他，主人嘆息痛心良久，説："我父親是

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仁宗朝人，從嘉祐末年移居在這裏，從此不再出去，我所聽説的，衹知道有熙寧紀年，也不知道到如今有多少年了。"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别去。

南安翁。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時，曾經趕赴省試路過南安，正在日暮時，投宿在當地人家，茅屋幾間，竹林樹木茂密可愛。主人老翁雖是麻衣草鞋，但是言談舉止却宛然像讀書人。几案上書籍散亂，一看都是經、子類的書。陳元忠問他説："老人家教孩子讀書嗎?"他説："耕種園地爲生罷了。""也進城去嗎?"他説："十五年不出門了。"問道："藏書有什麽用?"他説："不過偶然有這些書罷了。"他們還説了一些别的話。過一會兒，風雨驟起，他的兩個兒子回來了，放下鋤頭給客人作揖，外貌不像農家孩子。老翁用豆羹招待客人，不再一起談下去，客人快天亮時告别。

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税，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瓮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虚矣。

陳元忠因有事留在城中，第二天，看見老翁慌慌張張地走着，陳元忠追上去問道："老人家説十五年不曾進城，爲什麽到這裏來?"説："我有急事不得不出門。"問他原因，是他的大兒子在城關外賣果子没上税，被關吏拘押。陳元忠爲此謁見監征，到那裏時他大兒子已被拘捕到州裏去了。老翁與他的小兒子都到了庭下，長子將受杖刑，老翁懇求太守説："我老邁無能，全靠這個兒子贍養，如果他經不起杖刑，那我明天就没有飯吃了。我願代他受刑。"小兒子説："父親大人怎麽能受杖，我願代替兄長。"大兒子又覺得罪責在自己，甘心受刑，三個人争而未决。小兒子到父親耳旁私語，好像有所請求，老翁喝叱了他，他兒子一定要上前。太守起了疑心，呼問他怎麽回事，回答説："父親原是帶職正郎，宣和年間多次任州縣長官。"老翁急忙拽他的衣服讓他退下，説："小兒發狂，胡説八道。"太守詢問誥命敕書在不在，小兒子説："捆成一束放在瓦罐中，埋在山下。"太守立即派吏人隨他兒子挖出取來，果然得到敕書，於是請老翁上坐，賠禮并放了他兒子。第二天，太守走訪其家，屋已經空了。

張墍

張墍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强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户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墍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

墍孝弟修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墍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張墍，字子厚，常州人。考中進士甲科。因爲没有其他兄弟，獨自贍養雙親，不忍片刻離開左右。親友强迫他做官，於是調爲青溪主簿，他也不去赴任。閉門讀書四十年，親手校書數萬卷，没有一個字出錯。苦讀經書著書寫作，到半夜也不就寢。元豐年間，近臣舉薦他操行高尚。到元祐時，大臣又舉薦他，起任教授潁州，他辭謝不赴任。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相上奏説："張墍將死在鄉村，後世一定認爲朝廷不用賢士。"蘇軾説得尤其懇切。詔令拜他爲秘書省校書郎，命令州縣致以禮節并敦促他上任，最終也没赴任。

張墍在家中孝敬父母，對朋友忠信，名聲被人所知，他循規守矩，從容不迫，被當時名流敬慕，以不去他家拜訪爲耻。崇寧四年，去世。第二年，詔令因爲他隱德於鄉村，聲譽顯著，賜謚正素先生。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第二百十八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卓　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隱逸(下)

徐中行　徐庭筠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逾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開始懂得學習時，聽説安定胡瑗講授道學，他的門徒又轉而相互傳授，就想前往跟他學習。到京城後，首先拜見范純仁，范純仁認爲他賢良，向司馬光推薦了他，司馬光説此人神清氣和，可以一同論道。正趕上福唐劉彝赴朝，得到胡瑗傳授的經書，經常研讀深入思考，刻苦攻讀而食不甘味，夏天不扇扇，冬天不點火爐，夜裏不能安睡一年多。於是徐中行回鄉修了間小屋，整天正襟危坐，没有人知道他的造詣達到什麽程度。父親去世，他赤着脚住在墓旁小屋，親自耕種贍養母親，竭盡他的全力，爲内外親眷及地方鄉里貧苦没有後代的人辦理十餘起喪葬。晚年教授學生，從灑掃應酬、格物致知講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不失本性，不越次序這纔算完成。

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

他有朋友羅適爲本路使臣，推舉他代替自己，又率領本部使者以在野隱逸的名分推薦他。崇寧年間，州官李諤又推舉他爲八行科。當時章惇、蔡京竊取國政，善良之士被逐盡，徐中行每

下。一日，去之黄巖，會親友，盡毁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慚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没，録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

次聽到推舉任命就流淚。一天，他到了黄巖，會見親友，把他的文章全部焚毁，戴幅巾拄藜杖，來到委羽山中。有位客人指責他假藉躲避舉薦邀取名聲，徐中行說："作爲人而没有道行，則與禽獸相同。假使我能够因爲八種品行而應科目，那麽那些未被推舉的人就不是人類了嗎？我正是要避開這種名聲，不是爲求得名聲啊。"客人慚愧地離開了。陳瓘被謫台州，聽説他的名聲而與他交往，到他去世後，記録下他的事迹，説他與山陽徐積齊名，稱他爲"八行先生"。

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嘆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

他有三個兒子，徐庭筠最小，童年就有志向，侍奉父兄孝敬友愛出於天性。服喪期間哀傷過度，服喪結束，十多年不忍娶妻。當時秦檜當政，科場中流行諂諛作假，試題中有歌頌中興的題目，徐庭筠嘆息説："今日豈是歌頌的時候啊！"論述了如今還不足以稱爲中興的原因有五條，看到的人指責他，徐庭筠説："我想不説謊，難道敢欺君嗎？"

黄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禄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

黄巖縣尉鄭伯熊任滿離開，請徐庭筠指教，庭筠説："富貴容易獲得，名節却難保持終身。願君安時而順應變化，昌明世道。"鄭伯熊采納他的忠告，成爲名臣。有詔令曾五次被推舉上禮部的人給予祠禄。徐庭筠正符合條件，他的親戚都勸他，他辭謝説："我曾經上密封奏章，説祠禄是多餘的官禄而没有用。既然心裏認爲不對，豈能親自去做呢？"

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脱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袤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

他的學問以誠實恭敬爲主，夜晚一定在上床後纔摘下頭巾，清晨必定戴上頭巾後纔起床，日常没有懶散的樣子，高興時没有嬉戲的語言，不事修飾，不隨意品評人物。聽説别人的一點好處，就記下姓名。遇到飢餓挨凍的人，就把自己的食物衣服給人。他租屋居住，從不憂愁。尤袤任太守時，聽説他的名聲，寫信給他表示敬意。

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遁，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説二徐"之句，且大

一天，他整車出行遍訪舊交，自由自在幾個月。回來後染上小病，端坐着閉目逝世，享年八十五歲。鄉人崇敬他，因爲他們父子都是隱士，稱他爲二徐先生。淳熙年間，常平使者朱熹巡察時，行拜墓前，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説二徐"之句，并用大字題寫爲"有宋高士二徐先生

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之墓”。

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絶六世矣。

徐庭筠的兄長徐庭槐、徐庭蘭，都有父風。孫子徐日升，刻苦學習并有操守，從此徐氏詩書不絶六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争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圃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時，他來到豫章東湖，築廬舍獨自居住，對待鄰居親善有禮，無論貴賤老幼都敬愛他，稱他爲蘇翁。他身高七尺，有漂亮的鬚髯，寡言少笑，布衣草鞋，整年不换，没有得過病。他披荆斬棘抬走碎石塊墾出園圃，種植耕耘，灌溉施肥，都很規範。雖在盛夏隆冬，土乾草凍，他的園子都没斷過蔬菜，濃鬱茂密，四季的果品都不缺少。味道比别的園子尤其優美，價格又與别人的没有兩樣，販賣者能賣出幾倍的價錢而且賣得又快，販者都是預付價錢。他夜晚織鞋，比皮鞋還堅韌結實，人們争相買來送給遠方的親友。因此他柴米不缺，有剩餘就用來借給急用錢者，借錢人過期不還，也一點都不放在心上。澆園的空隙，閉門高卧，或者整天正襟危坐，深奥莫測。

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册。二客怳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

年少時與張浚爲布衣之交，張浚任宰相後，送來書信金幣對豫章帥臣及轉運使説：“我的同鄉蘇雲卿，是管仲、樂毅一類的人物，隱迹江湖多年了。最近聽説他在東湖澆園，他的高風亮節，不是遣送書信能使他屈從的，請親自拜訪他的住處，一定要爲我請他來。”帥臣、轉運使私下裏尋找這個人，説：“這裏有澆園的蘇翁，没有叫雲卿的。”帥臣、轉運使於是屏退侍從，换上游人的衣着，來到他的園子裏，老翁揮鋤不看他們。帥臣、轉運使走近他作揖，老翁説：“二位客人從何處來？”請他們入室，室裏是土鍋竹几，地上没有一點塵土，案上有《西漢書》一册。二人怳然若失，暗地裏想這就是蘇雲卿。接着老翁汲泉水煮茶，氣氛漸漸融洽，隨即問他的家鄉是何地，他説：“廣漢。”客人説：“張德遠是廣漢人，老人家應當認識他。”老翁説：“是的。”客人又問：“德遠是什麽樣的人？”老翁説：“他是賢人。但善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行

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嘆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户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有餘而才識不足。」老翁接着問：「德遠現在是什麽官？」客人説：「如今朝廷起用張公，想要瞭解這事。」老翁説：「這恐怕不是他隨便能瞭解的。」客人起身説：「張公讓我們請您，共同成就大業。」接着出示信函金幣放在几案上。蘇雲卿鼻中隱隱作聲，好像在自責自嘆。二位客人竭力請他一起乘車，他辭謝不同意，客人約他第二天早晨前往謁見。一早就派人迎候，老翁的住處却門户大開，直接進去，信函金幣都没有打開，家具還像以前那樣，老翁已經逃走了，最終不知道他去了何地。

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針。」

帥臣、轉運使回覆使命，張浚拍案嘆息道：「没有及時求得他，我真是慚愧居其位不勤其事啊。」於是作文記載這件事，説道：「雲卿風節，高於傅霖。我盼着和他一起，共同成就當今大事。如今山高水遠，難以尋找。没有盡力儘早，我的罪過應受到指責。」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年少時喜好佛學，分析其道理并歸入儒學。後來又向郭曩氏學《易》，從「見乃謂之象」一句起深入。郭曩氏，世代家居南平，始祖在漢代時是嚴君平的老師，世代傳授《易》學，屬象數之學。有一天譙定到汴京，聽説伊川人程頤在洛陽講道，整衣前往拜見，放棄自己所學而向程頤學習。於是得以聆聽精深大義，造詣更加深厚，一身正氣而歸。後來程頤貶謫涪陵，就是譙定的家鄉，北山有岩穴，師友二人在那裏生活研習，涪陵人稱爲讀易洞。

靖康初，吕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説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饋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栖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

靖康初年，吕好問舉薦他，欽宗召他爲崇政殿説書，因與衆論不合，譙定辭謝没有就任。高宗即位，譙定還在汴京，右丞許翰又一次推舉他，詔令宗澤從水路送他到皇帝駐地。至惟揚後，住在館舍，非常貧困，一位宦官貴人偶然和他爲鄰，贈給他食物不接受，給他衣服也不接受，這人放下金子就走，譙定把金子放在袖子裏又還給了他，他自立的節操大抵如此。皇上將要任用他，正趕上金兵入侵，失去了譙定的住址。他又回四川，因爲喜愛青城大面的美景，就隱居在這裏，蜀地人稱他住的地方爲譙巖，敬重他而

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不敢直呼其名，而稱他爲譙夫子，有人畫了像祭供他，歷久而不衰。譙定的《易》學得之於程頤，又傳授給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獲得譙定學說的餘意。譙定後來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常常能見到他，世傳他已經成仙。

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册，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

當初，程頤的父親程珦曾經守備廣漢，程頤與他哥哥程顥都跟隨侍奉，游歷成都時，見到劈篾箍桶的匠人挾着一册書，走近看原來是《易經》，他們正想商議發問，篾匠却先問道："你們曾學過這個嗎?"因而指着"《未濟》男之窮"一句發問。二程謙遜地向他求教，他說："三個陽爻都位置不當。"二程兄弟豁然有所省悟，第二天再拜訪他，那人已離去了。後來袁滋到洛陽，向程頤請教《易經》，程頤説："《易》學在蜀地，爲何不前往求教?"袁滋入蜀訪求，很久没有所獲。後來在眉、邛之間遇見賣醬的薛翁，與他交談，大有收獲，不知道他獲得的是什麽内容。

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篾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胡憲、劉勉之、袁滋都是閩人，馮時行、張行成是蜀人，郭曩氏以及篾叟、醬翁都是蜀地的隱士。

王忠民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欒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内鄉，留軍中，事以師禮。

王忠民，潁陽人，世代以醫爲業。王忠民小時候就通曉經史，自靖康以來，多次向朝廷上書議論邊防利害，朝廷多次召他却不來。高宗渡江後，王忠民隱居不出，諸軍鎮如翟興等都器重他，但也招不到他；張浚授以迪功郎，他不接受。翟興把治所遷到欒川，王忠民向南躲避遷移，在内鄉遇到商虢鎮撫使董先，留在軍中，以師禮相待。

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琮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吕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禄。"上不許。忠民以誥寘櫝中，藏七寶山下，力懇

當時劉豫僭立，王忠民作了《九思圖》及定亂四卦象送給金主，以及鏤板印刷在僞境散發，用來闡明天下大義。紹興三年，翟琮向朝廷舉薦他的忠義貞節，特授以宣教郎，詔令董先從水路送他到皇上駐地。到了以後，宰相吕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到他都行拜禮，讓他住到政府。王忠民上奏疏辭官，說："臣憤恨金人無道，所以三次上書金主，請求放回二帝，本心是爲報國，并不是希望得到功名利禄。"皇上不允許。王忠民把誥書放在匣子裏，藏在七寶山下，力求

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

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離去。後又依附董先軍中，從此不再出仕。

當時又有叫蘇庠的人，丹陽人，是蘇紳的後代，蘇頌的族人。年少時能作詩，蘇軾見到他的《清江曲》，非常喜歡，由此而知名。徐俯舉薦他爲賢才，皇上特地召見他，堅決推辭；又命令守臣以禮從水路送他進京，蘇庠稱病不來，無疾而終。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逾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

紹興間，中書舍人吕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説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横，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

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侄。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從小努力學習，每日誦讀數千字。成人以後，因鄉里舉薦到太學。當時蔡京當權，禁止擁有元祐黨人的書籍，從此伊、洛之學問不通行。劉勉之找到這些書，每當深夜，同宿舍的學生都入睡，就偷偷地抄寫并默誦。譙定到了京城，劉勉之聽説他與程頤交游，精通《易》學，就以師禮相待。不久厭倦科舉，告别諸位生員回鄉，見到劉安世、楊時，他們都向他請教學業。到了家鄉，挨着縣城近郊搭間草屋，在裏面讀書，親自耕作自給，淡泊而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互往來，每日議論切磋學問。

紹興年間，中書舍人吕本中上疏奏明他的操守志向，特别召他到朝廷。當時秦檜正主張議和，憂慮劉勉之見到皇上秉持正論，就不引見，僅令他在後省策試并給了公文而已。劉勉之知道自己與秦檜不合，就稱病回家。閉門十幾年，學生接踵而至，根據他們的才能人品，給他們講解聖賢教學的途徑及從前賢哲的言行美德。他住的地方有條河名叫白水，人們就稱他爲白水先生。從趙鼎以下的賢士大夫都敬慕他并與他交友。後來秦檜日益横行，趙鼎被貶逐流放而死，賢臣被禁錮，劉勉之從此隱居。

劉勉之一株草也不亂拿。他妻子的娘家富有，没有兒子，算計着要把財産送給女兒，劉勉之不接受，把財産委托給妻子家族的賢者，命他供奉祖先。他的朋友朱松去世，把後事托付給他，并督促他兒子朱熹向劉勉之學習。劉勉之爲他治理家業，像自己子侄那樣教誨朱熹。朱熹的得道，是從劉勉之教導開始。紹興十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

胡憲字原仲，家居福建崇安。生性沉靜謹慎，不隨便説笑，長大後跟他的叔父胡安國學習。平時正襟危坐於同列，在適當的時候纔説話，雖在倉促應答時也没有慌忙改色，别人冒犯他也不計較。紹興年間以鄉貢進入太學。正趕上伊、洛之學被禁，胡憲悄悄與劉勉之學習伊、洛學説。後又向譙定學習《易經》，很久還没有心得，譙定説："你的本心被外物所牽連，因此不能有所發現，惟有學習能够明白。"胡憲嘆息着説："所謂學習，難道不是克己的功夫嗎?"從此一心放在學習上，不求爲人所知。一天早晨，他告别諸生回到故鄉，親自耕種并賣藥材，用來奉養雙親。胡安國稱贊他有隱士的節操。跟他交游的人日益增多，稱他爲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也很敬仰他。

折彦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彦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

折彦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同向朝廷舉薦他的操行節義，皇上特地召見他，胡憲因母親年老推辭。到折彦質入主樞密院事，又向皇上進言，催促他入朝更急，他力辭。於是賜給他進士出身，授官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胡憲仍然不就。太守魏矼派遣有名節操守的學生們到他居住的里巷下達詔令，并親筆寫信陳明大義，開導十分努力，胡憲不得已就任。每日與學生交談，教給他們做人的道理。聽的人開始覺得好笑，進而疑惑，時間長了觀察他的修身、養親、待人接物，没有一樣不是如他所説的，於是大家都心悦誠服。州人程元以忠厚著稱，龔何以廉潔著稱，胡憲把他們都請來參預教學，學生大受教化。

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榷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爲政大體，宗元不悦，憲復請祠而去。

因爲七年没有遷官，又因母親年高不喜歡住官舍，胡憲請求監南嶽廟回家鄉。長久以後，起任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當時將領張宗元徵收鹽税很急迫，私販鹽的人即便販賣一銖一兩也判重罪。胡憲告訴他爲政之道，張宗元不高興，胡憲又請求祠禄而離去。

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

秦檜正當權，賢臣零落四散，胡憲住在家中不出來。秦檜死後，授大理司直，還没有赴任，改爲秘書正字。到任之後，依次輪到他奏事，他

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

却得病不能上朝，於是上奏疏説："金人大修汴京的宫室，勢必要破壞盟約。如今元老、宿將惟有張浚、劉錡在，有見識的人都説金軍必定南下，除了這兩人誰也不能抵抗。希望立即起用他們，臣死而無憾。"當時他們兩人被許多毀謗所傷，没有人敢直言應當任用他們，惟獨胡憲首先提了出來。上疏後，隨即請求離任。皇上嘉獎他的忠誠，詔令改官級給他祠禄回鄉。

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藴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當初，胡憲與劉勉之都隱居，後來又與劉子翬、朱松交往。朱松將要去世時，囑咐他兒子朱熹跟從胡憲及劉勉之、劉子翬學習。朱熹自稱跟從三位君子交游，而事奉籍溪先生最久。當胡憲以館閣官被召時，正是秦檜禁言之後，胡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議論時事，太學士作了《五賢詩》來歌頌他們。人們開始相信胡憲不是苟且偷安而出仕，并惋惜他在位僅有半年，不知道他的才識。紹興三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郭雍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説》，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

郭雍字子和，他的祖先是洛陽人。父親郭忠孝，官至太中大夫，以師禮事奉程頤，著有《易説》，號兼山先生，本書另有傳。郭雍繼承他父親的學問，通曉世務，隱居在峽州，放浪於長楊山谷之間，號白雲先生。

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

乾道年間，被峽州太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舉薦於朝廷，徵召未赴任，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熟知他的賢能，常對輔佐大臣稱道他，命所在州縣逢年過節以禮慰問。後來又改封頤正先生，命監司派官前往詢問他要説的話，并記録下來呈進朝廷。這時候，郭雍已經八十三歲了。

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説曰：

淳熙初年，學者輯録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郭忠孝、郭雍共七家學説，編爲《大易粹言》刊行於世，其中記述郭雍的學説説：

> 《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羲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

> 《易》貫通天地人三才，包括萬事萬物的道理。伏羲氏畫八卦，得之於天而又知天。周文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得之於人而知人。伏羲氏畫八卦爲了天，天，是君道，

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

所以第五爻對於人來説是君。周文王重八卦爲了地，地，是臣道，所以第二爻對於人來説是臣。這是從上卦下卦兩個卦分開來説是這樣的。如果總合六爻來説，那麼第三爻第四爻都是人道，所以稱爲中爻。

《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

《乾》卦，“元亨利貞”，最初説四德。後來又説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因此四德稱作二義也可以。乾，是陽物。坤，是陰物。由《乾》這一卦而論，則元與亨是陽一類，利與貞是陰一類。這好像春夏秋冬雖分爲四季，但從陰陽來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天的所謂元亨利貞，就好像建立天的道理，有陰陽的類别。地的所謂元亨利貞，就好像建立地的道理，有柔剛的類别。人之所謂元亨利貞，就好像做人的道理，有仁與義的類别。

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又如《坤》卦的六五爻，坤雖然是臣道，但第五爻實際是君位，所以雖是柔德，却不妨礙爲了君主，猶如《乾》卦的九二爻，雖有君德，却不妨礙爲了臣。因此乾卦有兩君，但道德上并没有兩君；坤卦有兩臣，但道德上并没有兩臣。六五爻以柔居尊位，是下下的君主。江海之所以能作山谷之王的原因，是因爲善於使下居於下。下下原是坤德。黄色，是中色，却是顔色中最美的；裳，是下身的衣服，這是用最美的道德而使人居於下位。

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他對《易》的論説是如此的精到。淳熙十四年，去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顔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年聰敏努力學習。二十歲進入太學，有聲譽，跟他學習的人很多。侍御史柴瑾、祭酒顔師魯、博士林光朝很器重他。柴瑾每次上奏對答合皇上的心意，就説：“這是我的賓客劉愚給我説的。”顔師魯曾啓奏劉愚的德行技藝，皇上記起來説：“這是從前柴瑾

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説，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

舉薦的那個人。"太學上舍生初次授官，劉愚居第一位。調任江陵府教授，早晚爲學生講課，同僚也都來聽。劉愚更加謙遜，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知疲倦，常以隱居學道爲樂。

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核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廪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興學，士競知勸。

一年以後，守臣王藺寫信徵召劉愚，劉愚堅決推辭，此時他貧窮得不能回家。外調到安鄉縣任縣令，這時縣裏有拖欠賦稅數以萬計，劉愚核實數額，放寬期限，百姓没有見到官吏而賦稅已繳足。遇到年成歉收，劉愚要拿出常平倉米賑貸，縣丞不同意，劉愚説："如有罪過不會連累你。"於是拿出數千萬錢，召來商人買進別州的糧食并按原價出賣救濟，米價頓時平抑，還存儲了數千石糧食來防備饑荒旱災。縣裏有范仲淹讀過書的地方，他畫了范仲淹像立了祠堂，興辦學校，學生競相勉勵上進。

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

各司官員交相推薦，改官級，劉愚不喜歡仕進，於是退休。丞相余端禮，是他的同鄉，與劉愚有舊交，要召他來相府深談，他竟然不去。在城南結廬而居，殘垣敗壁，蓬蒿蕭索。他著書自得其樂，對《書》、《禮》、《論語》、《孟子》都有見解。八十三歲去世。他的老友與門生私下爲他起謚叫謙靖先生，後來又改謚號叫靖君，鄉人都供奉他。

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

他妻子徐氏在娘家時，她母親想把她嫁給姑家有錢的兒子，她哭着説："做有錢人的妻子，我不願意。"於是嫁給劉愚，住在破屋裏，專心紡織。劉愚曾經揣着白銀回來，徐氏生氣地説："我以爲你是賢人却如此，趕快把錢都還回去。"劉愚拿出文書給她看，原來是講課的報酬，她便作罷。劉愚有梁鴻的遺風。

子克、几、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韋。

兒子劉克、劉几、劉凡。劉克早年以詩聞名，葉適曾稱贊他可以繼承陶潛、韋應物的詩風。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

魏掞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起初取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從胡憲，與朱熹交游。兩次以鄉舉貢士應禮部考試不中。他曾在衢州太守章傑處爲賓客。趙鼎被貶謫而死後，他的兒子趙汾舉喪經過衢州。章傑一直不滿趙鼎，又爲了迎合

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艮齋"，自是人稱曰艮齋先生。

秦檜的心意，就派遣縣尉翁蒙之領兵埋伏搶取趙鼎平時與故交往來的書信。翁蒙之却先派人告訴趙汾把信燒掉，趙汾一行到了後他們一無所獲。章傑惱怒，要治翁蒙之的罪，把趙汾扣留在兵營，并且報告了秦檜。魏掞之寫信譴責章傑，長拜後自行回家。築室讀書，題室名爲"艮齋"，從此人們稱他爲艮齋先生。

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録。

閩帥汪應辰、建州太守陳正同知道他的賢能，向朝廷舉薦了他，當時的宰相阻撓此事，結果没有被召見。乾道年間，詔令舉薦隱士，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同表奏他的品行道義，皇上特地詔令召見他，魏掞之堅決推辭。當時的宰相陳俊卿，是閩人，很瞭解魏掞之，竭力召他。於是以平民朝見，極力陳說當時的政務，大致是勸皇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皇上嘉許他，賜給他同進士出身，暫爲學官太學録。

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掞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掞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取人"，又不報。遂丐去。

在此之前，學官培養虚名而自傲，不跟學生接觸。魏掞之就職後，每日讓學生進來，教誨他們，又增修學生宿舍，人人感激自勵。將行入學禮時，魏掞之請求廢除王安石父子的陪祭之位，追加程顥、程頤之位，列於祭祀禮之中，没有回覆。他又上言："太學的教育應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是通習世務。而今却專以空話取人"，又没有回覆。於是他請求離去。

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掞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救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方掞之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入。掞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以求其所未至。

正趕上福州副總管曾覿任職期滿回京，還在路上時，魏掞之多次上疏勸諫，并稱病閉門不出，又給陳俊卿寫信責備他没有阻止曾覿回京，非常懇切。於是以迎親爲由請求回鄉，動身幾日後，罷爲台州教授。在魏掞之没有動身時，曾覿已經到京門外很久了，等魏掞之離開後，纔敢入京。魏掞之在朝不到半年，回去以後，嘆息着說："皇上恩德如此深厚，而我的學識却不足以感悟聖意。"便住在艮齋，整理從前所得，以探求尚未達到的境地。

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舉，爲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

他在家的時候，謹慎對待喪禮祭祀，尊重禮法。他有一位叔父在南方客居，就從千里之外接來贍養，并在他死後按禮法安葬，還撫養了叔父的遺孤。福建的風俗是生下孩子多不撫養，他寫文章勸誡民衆，自此活下來的小孩很多。他又告

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爲粥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

訴官府，請求監督不安葬親屬的人，富人規定喪葬期限，窮人濟助錢財，而没有人主持後事的代爲掩埋。每逢荒年，他都施粥給飢民。後來又依據古代的社倉法，請求用官米借貸給百姓，到冬季收上來交納給社倉。監司平時很敬重魏掞之，捐了一千多斛米借給他，每年按規定收散救濟，百姓賴以度日。各鄉的社倉由於魏掞之首創而建立。

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

他與人交往，總是説别人的好處而勸止過失，對以禮節來訪的後輩，如有一點長處，就一定是盡心盡力扶持成就他。以至於有人誹謗他這樣做是爲了求名，他憂慮地説："假如做人都要躲避這種嫌疑，那麼爲善之路就要阻絶了。"他病重時，母親來看他，他不戴上頭巾就不見。告誡他的兒子"不要用僧巫俗禮來玷污我"。寫信召朱熹來，把後事委托給他而訣别。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後上思其直諒，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與掞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後來皇上想起他的正直誠實，想要任用他，大臣上奏他已經去世，於是追贈直秘閣官。朱熹平日志向與魏掞之相同。乾道年間，朱熹也被召用，將要動身時，聽説魏掞之離開京城，他便没有去。

安世通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原是西夏人。他父親有謀略，曾做武官，多次向當權者進言却不被任用，從此自己沉溺於酒而去世。安世通也隱居在青城山中不出來。

吴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

吴曦叛逆，安世通向成都帥楊輔寫信説："世通在山中，忽然聽説關外的變故，不覺大爲悲痛。世通雖是方外之人，而且我的父親大人也曾經用入道啓發我。但我認爲你最初收到吴曦的檄文時，就應當立即回信，陳述他的家世，以忠義來啓發他，召集官吏部屬軍民，穿素服悲號痛哭，因而散錢放糧，鼓動召集忠義之士，封閉劍門，發檄文到夔州、梓州，發動執仗正義的軍隊，以征討叛逆，有誰不願跟從？而如今士大夫都是酒缸飯袋，不明大義，還説要暫時屈服以保全生靈，不知輕重到這等地步！君王乃是父親，民衆乃是兒子，豈有棄父救子的道理？這不止是

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决，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

吴曦一人反叛，而是全部蜀士大夫的反叛。我聽説古代有叛民而没有叛官，如今吴曦反叛而士大夫却縮手縮脚聽天由命，這是驅使百姓反叛。而且吴曦雖是叛逆，還有所顧忌，未敢頒布新曆法、殺戮士大夫，僅以一紙空文相招，也以你的態度來推測民衆的向背。如今你却長久猶疑不决，像婦人女子那樣悲傷，你所謂暫停囚禁以長智慧的説法，我恐怕朝廷會失望的。凡是舉大事的人，成敗死生都應付之度外。我已經活到五十二歲了，古人説：‘可以活而活着，是福；可以死而死去，也是福。’我决不忍汗流滿面地頭頂上天，一同作叛民。”

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决，遂東如江陵，請吴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楊輔很有名望，蜀中士大夫都勸他舉義，而安世通之言尤其懇切。楊輔不能下决心，於是東去江陵，請求吴獵舉兵討伐吴曦。不久，吴曦敗亡，吴獵到蜀，舉薦忠義之士以安世通爲首。

卓行

父子有親，夫婦有别，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行傳》。

父子有親，夫婦有别，朋友有信，是天下共知并共同遵循的準則，於是其中有了卓越品行之人。徐積對待父母，劉庭式對待他的妻室，巢谷對待他的知己，都做到常人難以做到的地步。實行自己所難的事情而安然如常，難道不是卓越嗎？曾叔卿的不欺世，劉永一的不苟取，都是因一件事情而被終生稱譽，大概是有其原因的吧，豈能疏忽呢！因此撰寫《卓行傳》。

劉庭式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考中進士。蘇軾任密州太守時，劉庭式爲通判。當初，劉庭式進士没有及第時，商議娶同鄉人的女兒，已經定了婚約，但還没有送聘禮。劉庭式就在進士及第時，那女子却因病失明，女家以耕作度日非常貧窮，不敢再提婚事。有人勸劉庭式娶那家的小女兒，劉庭式笑道：“我的心已經答應她了，豈能有負我的初衷呀。”終於娶了她。生下幾個兒子，後來妻子去世，劉庭式爲她服喪一年多，不肯再娶。蘇軾問他道：“哀痛生於愛，愛生於美色。如今你的愛從何而生，哀痛從何而出呢？”劉庭

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式說：“我惟知喪失我妻而已。我如果因爲美色而産生愛，因爲愛而産生哀痛，那麼美色衰老，愛就消失，我的哀痛也將被忘懷，那麼凡是那些揚袖招摇過市，用眼神挑逗并用心招引的女子，都可以作妻子嗎？”蘇軾深爲感慨他的話。劉庭式後來監太平觀，在廬山終老，不再吃糧食，眼睛奕奕閃亮有紫光，上下山步履如飛，以高壽無疾而終。

巢谷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親巢中，巢谷繼承了他的學問，雖然樸直但却淵博。巢谷去京城考進士。他一向很有力氣，見有考武藝科的，心裏喜愛，於是放棄原來所學，收集弓箭，練習騎射，過了很久學成武藝却没考中武舉。他聽説西部邊境多驍勇之士，爲四方之冠，於是離開京城游歷秦鳳、涇原一帶。所到之處則與俊傑之士爲友，與韓存寶尤其友善，曾教他兵書。

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

熙寧年間，韓存寶爲河州將，有戰功，被稱爲熙河名將。正趕上瀘州蠻乞弟侵擾邊境，各州不能制服，命令韓存寶出兵討伐。韓存寶不熟悉蠻人之事，於是邀請巢谷到軍中向他詢問。等到韓存寶獲罪，將被逮捕，自己估計必死，對巢谷說：“我原是涇原的武夫，死并不可惜。但顧念妻子兒女不免受凍挨餓，這袋中有銀子數百兩，除了你没有可以托付送給他們的人了。”巢谷答應，於是就改换姓名，懷揣着銀子步行送到韓存寶兒子那裏，没有别人知道。韓存寶死後，巢谷逃亡在江、淮之間，大赦時纔出來。

蘇軾責黄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游。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

蘇軾貶責到黄州，他與巢谷是同鄉，幼年時就認識巢谷，因而和他交游。等到蘇軾和他弟弟蘇轍在朝做官時，巢谷却浮沉在家鄉，一次也未曾來相見。紹聖初年，蘇軾、蘇轍被貶謫嶺海，他們的親朋舊交不再交往，巢谷却激奮地在眉山説要徒步尋訪蘇氏兄弟，聽説的人都嘲笑他痴狂。

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

元符二年，巢谷終於前往，到梅州給蘇轍寫信説：“我萬里步行來看你，就没想顧全自己，如今已到梅州了，不過十天必定相見，那時死而

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閲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强資遣之。舟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

無憾了。"蘇轍驚喜地説："這不是當世之人，而是古人啊。"見面後，握手對泣，接着叙談平生，過了月餘也不覺相厭。當時巢谷已七十三歲，瘦弱多病，想去海南再見蘇軾，蘇轍憐憫地勸阻他説："你的用意雖好，然而循州至儋州數千里，還要渡海，不是老人能做的事。"巢谷説："我自己覺得還不會馬上就死，你不要勸阻我了。"看他袋中不到數千錢，蘇轍也正窮困，勉强資助些盤纏給他。坐船行至新會，有個蠻隸偷了他的行裝逃走，在新州被捉獲，巢谷接着去了新州，就病死在那裏。蘇轍聽説後，痛哭失聲，遺憾他不聽自己的話而致死，又對他不聽自己的話而按他的志願行事而欽佩。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性。三歲時父親去世，他天天要找父親哭得很傷心，母親讓他讀《孝經》，他就落淚不止。侍奉母親極其孝順，朝夕穿戴整齊問安。後來跟胡翼之學習。住在一間小屋，天寒僅有一件補過的裘衣，吃豆菽飲清水，胡翼之送給他食物，他也不接受。

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絶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

他應舉進京，不忍心拋下母親，他步行而讓母親乘車西行。考中進士，第一名許安國率領新進士來拜見他，并且送了百金向他祝賀，他謝絶不受。因爲父親名字叫"石"而終身不用石器，走路碰到石頭就避開不用脚踩，有人問他爲什麽，他説："我遇到石就傷心，想起我的父親，因此不忍心用脚踩。"母親去世，一連七天都没喝一口水漿，悲慟得吐血。在廬棚守墓三年，卧草席枕土塊，喪服不離身，雪夜伏在墓側，哭聲不絶。翰林學士呂溱路過廬墓時正好聽見，爲他流淚説："假使鬼神有知，也會落淚。"甘露此年降落大地，杏樹兩枝合成一枝。他服完喪，不撤几案，起居供奉都像母親在世一樣。

中年有聵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疏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户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

他中年患了耳疾，隱居在窮巷，而天下事没有不知道的。有客從南越來，徐積和他談論嶺表山川險峻平緩、鎮守防布疏密，口談手畫，如數家珍。客人感嘆道："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徐公能如此。"從少到老，每日作一首詩，作文章大

爲文率用腹稿，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策，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决。州以行聞，詔賜粟帛。

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户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

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惸，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多用腹稿，口授他兒子記録。曾向人借書籍，過了一宿後歸還，借書的人騙他説書中夾有金葉，他謝罪也不辯解，賣了衣服償還他。鄉人有了争訟的事，多找他裁決。州官奏上他的德行，詔令賜給糧帛。

元祐初年，近臣一起上言説："徐積贍養母親以孝著稱，居住在鄉里以廉正著稱，道義文學，享譽東南。如今年過五十，因耳疾不能出仕爲官。朝廷正詔令推舉中外學官，像徐積這樣的賢者，應在所舉之列。"於是任命他以揚州司户參軍之職任楚州教授。每次升堂，訓導學生説："諸君想要做君子，就要效自己之力，耗費自己的財物，如果無所作爲，是可以的；如果不效自己之力，不耗費自己的財物，爲何不做君子呢？鄉人輕賤君子，父母厭惡君子，因爲這個原因而不想做君子，是可以的。鄉人以君子爲榮，父母也想讓你成爲君子，爲什麽還不做君子呢？"又説："説自己認爲善良的話語，做自己認爲善良的行爲，想自己認爲善良的念頭，這樣還成不了君子的，是從來没有的。説不善的話，做不善的事，想不善的念頭，這樣而不成爲小人的，是從來没有的。"聽的人整齊衣服肅然敬聽。

幾年之後，使者又交相舉薦他，轉任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去世，享年七十六歲。政和六年，賜謚號爲節孝處士，給他的一個兒子封官。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曾鞏的族兄。家境貧苦，即使如此他仍不作虧心事。他曾買了西江的陶器，想拿到北方去交易，後來却没能去成。有個人想讓他轉賣給自己，他就給了那人。拿了錢後，問那人要去哪裏，那人説："想要像你以前打算的那樣罷了。"曾叔卿説："不行。我聽説北方剛發生了饑荒，陶器一定不會在此時出手，因此没有去。我豈能不以實情相告而耽誤了你。"那人就把錢取回離去了。他住在鄉里正直廉潔，不是應當接受的，雖一株草芥也不取。妻兒爲飢寒所困，還撫育孤苦之人，惟恐違背他的志向。他以進士出身而作官，官至著作佐郎。熙寧年

間，去世。

劉永一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爲人孝悌友愛廉潔恭謹。熙寧初年，巫咸水漲進縣城，很多人被淹死。劉永一手持長竿站在自己門前，看到别人的東西流入就用竿子挑出來。有位僧人在他家裏寄放了數萬錢，不久僧人去世，劉永一到縣裏自己講了這件事，請求把錢歸還僧人的弟子。有鄉人欠了債而不肯償還，他馬上燒了債券。他的善事大多如此。他的兄長劉大爲，是醫助教。爲親人居喪，不飲酒不吃肉，這樣一共過了三年。司馬光爲他作傳，認爲這是當今士大夫所難以做到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五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页数＝９９３９
ＳＳ号＝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５／！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９９３９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６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五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